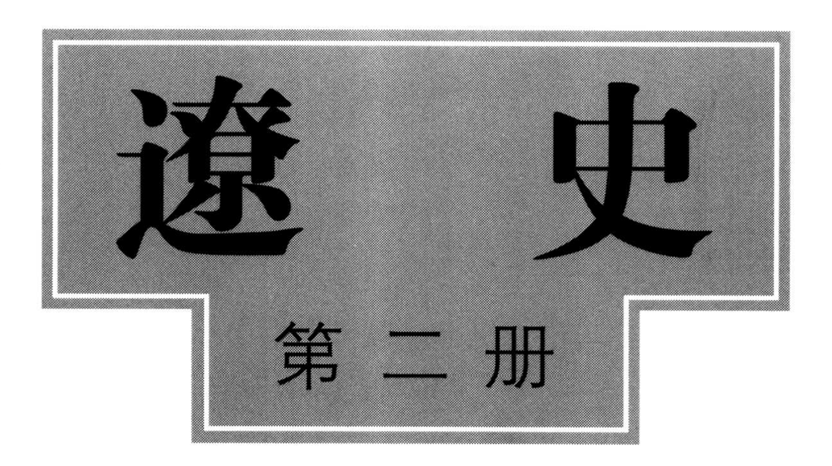


遼史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遼史

第二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遼史/曾棗莊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2-X

I.遼…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遼代-紀傳體②遼史-譯文 IV.K246.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4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遼　史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59　字數 1,47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2-X/K・95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遼史》2 册　　19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荼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踶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藺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䯗髀)　缶(缻)　黎(䓞)　襌(襢)
辯(譽訾詟)　蓋(葢)　勢(𫝑埶)　善(譱)
飆(飈飇)　剛(剄)　料(粁)　鷓(鷓)
餅(餠)　詬(訽)　躪(蹸)　舐(舓)
豺(犲)　穀(榖)　櫨(櫨)　疏(踈疎)
躔(蹍)　罐(鑵)　騮(駵驑)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髄)
嘲(謿)　侯(矦)　裸(躶)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榡欜櫦)
欸(欵)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𡍮埀)　奸(姧)　粦(燐)　腕(掔)
齪(躖)　殲(殱)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韀)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勦)　篷(篷)　舃(舄)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媲(媲)　淑(淑)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愆(僁諐僽)
鐙(鞾)　鯨(鱷)　鍥(鐭)　燕(鷰)
貂(鼦)　鞠(鞫)　煢(焭)　腰(䙅)
斗(斢)　絶(𢇍)　蛆(胆)　燁(爗)
陡(阧)　誑(誆)　麯(麴)　曄(曅)
扼(搤)　框(閶)　紝(絍)　彝(彜)
愕(愕)　髡(髠)　孺(穤)　癰(癕)
鋒(鑓鋒)　攬(擥擥)　潛(濳)　禹(㝢)
蜂(蠭)　雷(靁)　潛(潜)　輿(轝)

龥(籲)	燥(㷋)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遼史》全譯出版説明

《遼史》是記録遼朝史事的紀傳體史書。共一百六十卷,計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成書於元至正年間(1341—1368)。

遼是由契丹族創建的一個王朝。早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872—926)建國以後,遼就在朝廷設置監修國史官,並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居註》、《日曆》、《實録》等,以記載皇帝的言行和遼朝的重大事件。遼代先後進行了四次較大規模纂修呈進《實録》的工作。

金朝建立以後,曾兩度纂修《遼史》。第一次是在金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由耶律固主持修纂,但未能完稿,其弟子蕭永祺於皇統八年續修完稿,但未曾刊行。第二次修《遼史》是在章宗即位初開始,到泰和七年(1207)十二月完成,歷時十七年。參加修纂的史官有党懷英、郝俣、移剌益、陳大任等十餘人,後人稱之爲"陳大任《遼史》"。此書也未經金朝正式刊行。

元朝建立以後,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先後於中統二年(1261)、至元元年(1264)兩次提議修遼、金二史。但由於許多原因,修撰工作最終還是被擱置起來。仁宗與文宗年間,也曾詔修二史,但都因義例未定,而未能完稿。

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貼木兒、鐵木兒塔識、右丞太平、參議長仙、郎中孛里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之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這次修史的組織工作比較完善,以脱脱爲三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張起巖、歐陽玄、揭傒斯、吕思誠爲《遼史》總裁官,主要執筆者爲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四人。於至正三年四月開始修撰,四年三月完成,僅用十一個月的時間。

元修《遼史》是在前代編寫的基礎上增删修訂而成,其主要依據是以下史料:

一、耶律儼的《遼實録》。耶律儼,遼道宗時任參知政事,祚帝乾統三年(1103),監修國史,修《遼實録》七十卷,主要是依據遼朝的《起居註》、《日曆》、《實録》、《國史》等編纂而成,是元修《遼史》引證最多的著作之一。

二、陳大任的《遼史》。陳大任是金章宗時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專門從事修《遼史》,泰和七年(1207)十二月書成,世稱陳大任《遼史》。也是元修《遼史》引證最多的著作之一。

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葉隆禮號漁林,淳祐七年(1247)進士。任秘書丞期間奉詔編成《契丹國志》(又稱《契丹志》、《遼志》)。元修《遼史》,天祚一朝的《紀》、《傳》多採自《契丹國志》。

元修《遼史》,都總裁脱脱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脱脱至正元年(1341)出任右丞相,除了爲修撰《遼史》創造了物質條件,還爲修史而制定了正確的編纂方針,解決了久争不決的"奉正統"問題。在建立修史機構,挑選修史官員等方面,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遼史》是一部按傳統方法編纂的紀傳體史書。全書按紀、志、表、傳順序編排。

本紀計三十卷,記述了從開國皇帝太祖阿保機到天祚皇帝耶律延禧,遼朝九帝的歷史事跡和各代重大事件,記述每位皇帝的生平、經歷、政績等内容,也涉及到遼朝的政權建立,統治集團内部的權力之争等史事。

志三十三卷,其中《營衛志》三卷、《兵衛志》三卷、《地理志》五卷、《曆象志》三卷、《百官志》四卷、《禮志》六卷、《樂志》一卷、《儀衛志》四卷、《食貨志》二卷、《刑法志》二卷,内容涉及到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樂、禮儀等諸多方面。《遼史》的志雖然記事簡略,但仍可見契丹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從内容和裁治史料來看,都值得稱讚。如《兵衛志》分上中下三卷,中央軍隊、地方軍隊、邊防軍、正規軍、鄉軍、部族軍、親軍等,分門别類,一目瞭然。《營衛志》爲《遼史》獨創,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斡魯朵(宫帳)、捺鉢(行營)及部族的組織與歷史等重要史料。記敍了遼朝以軍事爲主,以軍事與畋漁相結合的社會組織的形成,以及部族的分布。《百官志》分"北面"、"南面"兩個主目,記載了遼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機構的設置、職官制度、官員品秩、封爵等内容。分記北、南官制,在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是研究契丹王朝的重要資料。《儀衛志》輿服内容分爲"國輿"和"漢輿","國服"與"漢服",儀仗分爲"國仗"、"渤海仗"、"漢仗"等,反映了鮮明的遼代社會的民族特點。

《遼史》立表,與他正史相比也是最多的。其内容分爲世表、部族表、屬國表、皇子表、公主表、外戚表、遊幸表等。故史家認爲,《遼史》體例上足可稱道的地方,就是在於立表很多。像皇子、皇族、外戚之類,功罪大者,將其列於表中,著明其世系官位,而把功罪作一個附録,省了許多筆墨。再把部族、屬國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作一個附録,又省了不少外國傳。

《遼史》列傳史文簡潔。《后妃傳》、《宗室傳》記載了宫廷后妃、皇室家族的宗族成員的情況。《名臣傳》是皇親國族、權臣功勛、重要官僚爲主體的人物傳記。《文學傳》主要記録了遼朝一代有造詣、有影響的文學之士。《二國外記》記録了高麗、西夏二國的歷史。《奸臣傳》記録受貶抑的人物之傳記。《逆臣傳》是反面人物的傳記。此外還有《能吏》、《卓行》、《列女》、《伶官》、《宦官》等傳。

《遼史》附有《國語解》一卷,對紀、傳、表、志中出現的許多有關官制、人事、物産、部族、地理、姓氏等契丹詞彙,作了譯解,是研究契丹語言文字及其歷史的珍貴資料。

《遼史》的優點或特點是,紀傳求實、志表極多、國語解獨特,有些志、表是其他正史中所没有的。但由於《遼史》成書去遼時較遠,文獻資料比較缺乏,時移世異,散佚又多,元人修史時成書亦過於倉促,因此書中前後重復、史實錯誤、疏漏牴牾之處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紀年差誤。如卷六《穆宗紀》:應曆二年(952)十二月,"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繫囚"。而同卷應曆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和十七年生日均繫於八月。據《太宗紀》載:"天顯六年八月庚申,皇子述律生,告太祖廟。"穆宗的生日爲八月無疑,十二月辛卯生日説有誤。卷六《穆宗紀》:"四年十二月辛酉朔,謁祖陵。""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來貢。"如果五年

爲正月辛未朔,那麽四年十二月就應當辛丑朔,辛酉有誤。類似錯誤文中多見。

二、《遼史》中契丹人的姓名是用漢字書寫的契丹語音,由於所用漢字極不統一,且名、字雜見,引起許多混亂。《遼史》卷八十九《楊皙傳》與卷九十七《楊績》,實爲一人,因“皙”“績”音相近,遂造成一人兩傳。

三、《契丹國志》、《東都事略》等書都記載了遼太宗會同元年建國號爲大遼,聖宗即位改國號爲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爲大遼。對於定、改國號這樣的重大事件,《遼史》中失於記載,可以説是一大疏漏。

《遼史》於元至正四年(1344)纂修完畢,次年刊刻,衹印了一百部,現印本已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所引《遼史》,很可能是元至正五年的最初刊本。明代有南監本、北監本。清代有乾隆殿本、四庫本、道光殿本。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用幾種元末明初的翻刻本殘本拼成百衲本。1974 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爲基礎,採用各種版本進行參校,改錯補漏,刊出新標點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遼史》全譯本以百衲本爲底本進行標點、翻譯。

《遼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郭齊、郭聲波、吴洪澤、刁忠民。

遼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遼史卷四十八

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南面(下)

南面京官

遼有五京。上京爲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隨宜設官，爲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五京并置者，列陳之；特置者，分列于後。

遼國有五京。上京爲皇都，凡是朝官、京官都有；其餘四京根據需要設官，建制不統一。大概西京邊防官多，南京、中京財賦官多。五京同設的，開列陳述；特設的，分列於後。

三京宰相府職名總目：

左相

右相

左平章政事

右平章政事

東京宰相府　聖宗統和元年，詔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

中京宰相府

南京宰相府

諸京内省客省職名總目：

某京某省使

某京某省副使　耶律蒲奴，開泰末爲上京内客省副使。

上京内省司

東京内省司　《地理志》，東京大内不置宫嬪，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

五京諸使職名總目：

某京某使　王棠，重熙中爲上京鹽鐵使。

知某京某使事　張孝傑，清寧間

三京宰相府職名總目：

左相

右相

左平章政事

右平章政事

東京宰相府　聖宗統和元年，詔命三京設置左右相、左右平章事。

中京宰相府

南京宰相府

各京内省客省職名總目：

某京某省使

某京某省副使　耶律蒲奴，開泰末年爲上京内客省副使。

上京内省司

東京内省司　《地理志》記載，東京大内不設宫嬪，衹以内省使、副使、判官管理有關事務。

五京各使職名總目：

某京某使　王棠，重熙年間爲上京鹽鐵使。

知某京某使事　張孝傑，清寧年間知户部使

知户部使事。

某京某副使　劉伸，重熙中爲三司副使。

同知某京某使事　道宗 大康三年見撻不也同知度支使事。

某京某判官　聖宗 太平九年見户部使判官。

上京鹽鐵使司

東京户部使司

中京度支使司

南京三司使司

南京轉運使司　亦曰燕京轉運使司。

西京計司

五京留守司兼府尹職名總目：

某京留守行某府尹事　聖宗 統和元年見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吴王 稍。

某京副留守　天祚 天慶六年見東京副留守高清臣。

知某京留守事　蕭惠，開泰二年知東京留守事。

某府少尹　聖宗 太平四年見臨潢少尹鄭弘節。

同知某京留守事　太平八年見中京同知耶律野。

同簽某京留守事　蕭滴洌，太平六年同簽南京留守事。

某京留守判官　室昉，天禄中爲南京留守判官。

某京留守推官　聖宗 開泰元年見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

上京留守司

東京留守司

中京留守司　太宗 大同元年命趙延壽爲中京留守，治鎮州。聖宗 統和十二年命室昉爲中京留守，治大定府。

南京留守司　太宗 天顯三年升

事。

某京某副使　劉伸，重熙年間爲三司副使。

同知某京某使事　道宗 大康三年有撻不也同知度支使事。

某京某判官　聖宗 太平九年有户部使判官。

上京鹽鐵使司

東京户部使司

中京度支使司

南京三司使司

南京轉運使司　也叫燕京轉運使司。

西京計司

五京留守司兼府尹職名總目：

某京留守行某府尹事　聖宗 統和元年有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吴王 稍。

某京副留守　天祚帝 天慶六年有東京副留守高清臣。

知某京留守事　蕭惠，開泰二年知東京留守事。

某府少尹　聖宗 太平四年有臨潢少尹鄭弘節。

同知某京留守事　太平八年有中京同知耶律野。

同簽某京留守事　蕭滴洌，太平六年任同簽南京留守事。

某京留守判官　室昉，天禄年間任南京留守判官。

某京留守推官　聖宗 開泰元年有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

上京留守司

東京留守司

中京留守司　太宗 大同元年命趙延壽爲中京留守，治所在鎮州。聖宗 統和十二年命室昉爲中京留守，治所在大定府。

南京留守司　太宗 天顯三年升東平郡爲南

東平郡爲南京，治遼陽。十三年以幽州爲南京，治析津。聖宗開泰元年改幽都府爲析津府。

西京留守司

五京都總管府職名總目：

某京都總管、知某府事

同知某府事　聖宗 太平五年見同知中京事蕭堯衮。

上京都總管府

東京都總管府

中京都總管府

南京都總管府

西京都總管府

五京都虞候司職名總目：

都虞候

上京都虞候司

東京都虞候司

南京都虞候司

西京都虞候司

中京都虞候司

五京警巡院職名總目：

某京警巡使

某京警巡副使

上京警巡院

東京警巡院

中京警巡院

南京警巡院

西京警巡院

五京處置使司職名總目：

某京處置使

上京處置司

東京處置司

中京處置司

西京處置司

南京處置司

五京學職名總目：

道宗 清寧五年，詔設學養士，頒經及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博士

京，治所在遼陽。十三年以幽州爲南京，治所在析津。聖宗 開泰元年改幽都府爲析津府。

西京留守司

五京都總管府職名總目：

某京都總管、知某府事

同知某府事　聖宗 太平五年見同知中京事蕭堯衮。

上京都總管府

東京都總管府

中京都總管府

南京都總管府

西京都總管府

五京都虞候司職名總目：

都虞候

上京都虞候司

東京都虞候司

南京都虞候司

西京都虞候司

中京都虞候司

五京警巡院職名總目：

某京警巡使

某京警巡副使

上京警巡院

東京警巡院

中京警巡院

南京警巡院

西京警巡院

五京處置使司職名總目：

某京處置使

上京處置司

東京處置司

中京處置司

西京處置司

南京處置司

五京學職名總目：

道宗 清寧五年，下詔設學養士，頒布儒學經書及古人所纂傳疏，設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博士

助教

上京學 上京别有國子監，見朝官。

東京學

中京學 中京别有國子監，與朝官同。

南京學 亦曰南京太學，太宗置。聖宗 統和十三年，賜水磑莊一區。

西京學

已上五京官。

上京城隍使司，亦曰上京皇城使：

上京城隍使 韓德讓，景宗時爲上京皇城使。

東京 渤海承奉官，聖宗 開泰八年耶律八哥奏，渤海承奉班宜設官以統之，因置。

渤海承奉都知押班

遼陽大都督府，太宗 會同二年置。

遼陽大都督 會同二年，都督曷魯泊等關防遼陽東都。

東京安撫使司：

東京安撫使

東京軍巡院，《地理志》，東京有歸化營軍千餘人，籍河 朔亡命於此，置軍巡院。

東京軍巡使

中京 文思院：

中京文思使 馬人望父佺爲中京文思使。

中京路按問使司：

中京路按問使 耶律和尚，重熙二十四年爲中京路按問使。

中京巡邏使司：

中京巡邏使 耶律古昱，開泰間爲中京巡邏使。

中京大内都部署司：

助教

上京學 上京另有國子監，見朝官。

東京學

中京學 中京另有國子監，與朝官相同。

南京學 也叫南京太學，太宗設置。聖宗統和十三年，賜水磑莊一區。

西京學

以上爲五京官。

上京城隍使司，也叫上京皇城使。内設：

上京城隍使 韓德讓，景宗時爲上京皇城使。

東京 渤海承奉官，聖宗 開泰八年，耶律八哥上奏，渤海承奉班應設官統帥，於是設置此官。内設：

渤海承奉都知押班

遼陽大都督府，太宗 會同二年設置。内設：

遼陽大都督 會同二年，都督曷魯泊等人駐兵防守遼陽東都。

東京安撫使司：

東京安撫使

東京軍巡院，《地理志》記載，東京有歸化營軍一千餘人，徵發河 朔一帶逃命在這裏的人，設置軍巡院。内設：

東京軍巡使

中京 文思院：

中京文思使 馬人望的父親馬佺曾任中京文思使。

中京路按問使司：

中京路按問使 耶律和尚，重熙二十四年爲中京路按問使。

中京巡邏使司：

中京巡邏使 耶律古昱，開泰年間爲中京巡邏使。

中京大内都部署司：

中京大內都部署　聖宗 開泰元年見中京大內都部署。

中京大內副部署

南京宣徽院：

南京宣徽使　道宗 壽隆元年見宣徽使耶律特末。

知南京宣徽院使事

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宣徽副使

同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處置使司，聖宗 開泰元年見秦王 隆慶爲燕京管內處置使。

燕京管內處置使

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蕭討古，乾亨初爲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南京馬步副指揮使

南京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馬軍都指揮使

南京馬軍副指揮使

南京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南京步軍副指揮使

南京栗園司

典南京栗園

雲州宣諭招撫使司：

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　二員。統和四年見韓眦哥、邢抱朴爲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

南面大蕃府官

黄龍府：

知黄龍府事　興宗 重熙十三年見知黄龍府事耶律甌里斯。

同知黄龍府事

黄龍府判官

黄龍府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中京大內都部署　聖宗 開泰元年有中京大內都部署。

中京大內副部署

南京宣徽院：

南京宣徽使　道宗 壽隆元年有宣徽使耶律特末。

知南京宣徽院使事

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宣徽副使

同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處置使司，聖宗 開泰元年有秦王 隆慶爲燕京管內處置使。內設：

燕京管內處置使

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蕭討古，乾亨初年爲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南京馬步軍副指揮使

南京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馬軍都指揮使

南京馬軍副指揮使

南京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南京步軍副指揮使

南京栗園司：

典南京栗園

雲州宣諭招撫使司：

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　二人。統和四年有韓眦哥、邢抱朴爲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

黄龍府內設：

知黄龍府事　興宗 重熙十三年有知黄龍府事耶律甌里斯。

同知黄龍府事

黄龍府判官

黄龍府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親軍副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馬軍副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步軍副指揮使

黄龍府學
博士
助教

興中府：

知興中府事　咸雍元年見知興中府事楊績。

同知興中府事
興中府判官
興中府學
博士
助教

南面方州官

遼東、西，燕、秦、漢、唐已置郡縣，設官職矣。高麗、渤海因之。至遼，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爲畿甸。二百餘年，城郭相望，田野益闢。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間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唯節度使朝廷命之，後往往皆歸王府。不能州者謂之軍，不能縣者謂之城，不能城者謂之堡。其設官則未詳云。

節度使職名總目：

某州某軍節度使

某州某軍節度副使

同知節度使事　耶律玦，重熙中同知遼興軍節度使事。

行軍司馬
軍事判官
掌書記　劉伸，重熙五年爲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
衙官

某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黄龍府侍衛親軍副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馬軍副指揮使
黄龍府侍衛步軍副指揮使

黄龍府學
博士
助教

興中府：

知興中府事　咸雍元年有知興中府事楊績。

同知興中府事
興中府判官
興中府學
博士
助教

遼東、遼西，燕、秦、漢、唐已設置郡縣，設置官職。高麗、渤海沿襲了這些官職。到遼時，五京并列，包括燕、代，都成了京城所在的地區。二百多年，城市縣邑相互看得見，田野開墾得更多。以節度爲首領，下有觀察、防禦、團練等使，以刺史、縣令分治，大略采用唐制。其中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匾，叫做"頭下州軍"；衹有節度使由朝廷任命，後來往往都歸王府。不能建州的叫軍，不能建縣的叫城，不能建城的叫堡。它們設官的情況則不清楚。

節度使職名總目：

某州某軍節度使

某州某軍節度副使

同知節度使事　耶律玦，重熙年間爲同知遼興軍節度使事。

行軍司馬
軍事判官
掌書記　劉伸，重熙五年爲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
衙官

某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
副指揮使
某馬軍指揮使司
指揮使
副指揮使
某步軍指揮使司
指揮使
副指揮使
上京道：
懷州 奉陵軍節度使司
慶州 玄寧軍節度使司
泰州 德昌軍節度使司
長春州 韶陽軍節度使司
儀坤州 啓聖軍節度使司
龍化州 興國軍節度使司
饒州 匡義軍節度使司
徽州 宣德軍節度使司
成州 長慶軍節度使司
懿州 廣順軍節度使司
渭州 高陽軍節度使司
鎮州 建安軍節度使司
東京道：
開州 鎮國軍節度使司
保州 宣義軍節度使司
辰州 奉國軍節度使司
興州 中興軍節度使司
海州 南海軍節度使司
淥州 鴨淥軍節度使司
顯州 奉先軍節度使司
乾州 廣德軍節度使司
貴德州 寧遠軍節度使司
瀋州 昭德軍節度使司
遼州 始平軍節度使司
通州 安遠軍節度使司
雙州 保安軍節度使司
同州 鎮安軍節度使司
咸州 安東軍節度使司
信州 彰聖軍節度使司
賓州 懷化軍節度使司

都指揮使
副指揮使
某馬軍指揮使司
指揮使
副指揮使
某步軍指揮使司
指揮使
副指揮使
上京道：
懷州 奉陵軍節度使司
慶州 玄寧軍節度使司
泰州 德昌軍節度使司
長春州 韶陽軍節度使司
儀坤州 啓聖軍節度使司
龍化州 興國軍節度使司
饒州 匡義軍節度使司
徽州 宣德軍節度使司
成州 長慶軍節度使司
懿州 廣順軍節度使司
渭州 高陽軍節度使司
鎮州 建安軍節度使司
東京道：
開州 鎮國軍節度使司
保州 宣義軍節度使司
辰州 奉國軍節度使司
興州 中興軍節度使司
海州 南海軍節度使司
淥州 鴨淥軍節度使司
顯州 奉先軍節度使司
乾州 廣德軍節度使司
貴德州寧遠軍節度使司
瀋州 昭德軍節度使司
遼州 始平軍節度使司
通州 安遠軍節度使司
雙州 保安軍節度使司
同州 鎮安軍節度使司
咸州 安東軍節度使司
信州 彰聖軍節度使司
賓州 懷化軍節度使司

懿州寧昌軍節度使司
蘇州安復軍節度使司
復州懷德軍節度使司
祥州瑞聖軍節度使司
中京道:
成州興府軍節度使司
興中府彰武軍節度使司
宜州崇義軍節度使司
錦州臨海軍節度使司
川州長寧軍節度使司
建州保静軍節度使司
來州歸德軍節度使司
南京道: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司
平州遼興軍節度使司
西京道:
雲中大同軍節度使司
雲内州開遠軍節度使司
奉聖州武定軍節度使司
蔚州忠順軍節度使司
應州彰國軍節度使司
朔州順義軍節度使司
觀察使職名總目:
某州軍觀察使
某州軍觀察副使
某州軍觀察判官　王鼎，清寧五年爲易州觀察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中京道:
高州觀察使司
武安州觀察使司
利州觀察使司
東京道:
益州觀察使司
寧州觀察使司
歸州觀察使司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使司

懿州寧昌軍節度使司
蘇州安復軍節度使司
復州懷德軍節度使司
祥州瑞聖軍節度使司
中京道:
成州興府軍節度使司
興中府彰武軍節度使司
宜州崇義軍節度使司
錦州臨海軍節度使司
川州長寧軍節度使司
建州保静軍節度使司
來州歸德軍節度使司
南京道: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司
平州遼興軍節度使司
西京道:
雲中大同軍節度使司
雲内州開遠軍節度使司
奉聖州武定軍節度使司
蔚州忠順軍節度使司
應州彰國軍節度使司
朔州順義軍節度使司
觀察使職名總目:
某州軍觀察使
某州軍觀察副使
某州軍觀察判官　王鼎，清寧五年爲易州觀察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中京道:
高州觀察使司
武安州觀察使司
利州觀察使司
東京道:
益州觀察使司
寧州觀察使司
歸州觀察使司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使司

上京道：
永州永昌軍觀察使司
静州觀察使司
團練使司職名總目：
某州團練使
某州團練副使
某州團練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東京道：
　安州團練使
防禦使司職名總目：
某州防禦使
某州防禦副使
某州防禦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東京道：
廣州防禦使司
鎮海府防禦使司
冀州防禦使司
衍州安廣軍防禦使司
州刺史職名總目：
某州刺史

某州同知州事　耶律獨攧，重熙中同知金肅軍事。

某州録事參軍　世宗天禄五年，詔州録事參軍委政事省差注。

州學
　博士
　助教

上京道五州：烏、降聖、維、防、招。

東京道三十七州：穆、賀、盧、鐵、崇、耀、嬪、遼西、康、宗、海北、巖、集、祺、遂、韓、銀、安遠、威、清、雍、湖、渤、郢、銅、

上京道：
永州永昌軍觀察使司
静州觀察使司
團練使司職名總目：
某州團練使
某州團練副使
某州團練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東京道：
　安州團練使
防禦使司職名總目：
某州防禦使
某州防禦副使
某州防禦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東京道：
廣州防禦使司
鎮海府防禦使司
冀州防禦使司
衍州安廣軍防禦使司
州刺史職名總目：
某州刺史

某州同知州事　耶律獨攧，重熙年間任同知金肅軍事。

某州録事參軍　世宗天禄五年，下詔州録事參軍委托政事省差遣注擬。

州學
　博士
　助教

上京道五州：烏州、降聖州、維州、防州、招州。

東京道三十七州：穆州、賀州、盧州、鐵州、崇州、耀州、嬪州、遼西州、康州、宗州、海北州、巖州、集州、祺州、遂州、韓州、銀州、安遠州、威州、清州、雍州、湖州、渤州、

涑、率賓、定理、鐵利、吉、麓、荆、勝、順化、連、肅、烏。

中京道十三州：恩、惠、榆、澤、北安、潭、松山、安德、黔、嚴、隰、遷、潤。

南京道八州：順、檀、涿、易、薊、景、灤、營。

西京道八州：弘、德、寧邊、歸化、可汗、儒、武、東勝。

縣職名總目：

某縣令

某縣丞

某縣主簿

世宗 天禄五年，詔縣主簿委政事省差注。

某縣尉

縣學，大公鼎爲良鄉縣尹，建孔子廟。

博士

助教

五京諸州屬縣，見《地理志》。縣有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等役。有破産不能給者，良民患之。馬人望設法，使民出錢免役，官自募人，倉司給使以公使充，人以爲便。

南面分司官

平理庶獄，采摭民隱，漢、唐以來，賢主以爲恤民之令典。官不常設，有詔，則選材望官爲之。

分决諸道滯獄使　聖宗 統和九年，命邢抱朴等五員，又命馬守琪等四員，分决諸道滯獄。

按察諸道刑獄使　開泰五年遣劉涇等分路按察刑獄。

采訪使　太宗 會同三年命于骨鄰爲采訪使。

郢州、銅州、涑州、率賓州、定理州、鐵利州、吉州、麓州、荆州、勝州、順化州、連州、肅州、烏州。

中京道十三州：恩州、惠州、榆州、澤州、北安州、潭州、松山州、安德州、黔州、嚴州、隰州、遷州、潤州。

南京道八州：順州、檀州、涿州、易州、薊州、景州、灤州、營州。

西京道八州：弘州、德州、寧邊州、歸化州、可汗州、儒州、武州、東勝州。

縣職名總目：

某縣令

某縣丞

某縣主簿

世宗 天禄五年，下詔縣主簿委托政事省差遣注擬。

某縣尉

縣學，大公鼎爲良鄉縣尹，修建孔子廟。

博士

助教

五京各州所屬縣，見《地理志》。縣有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等差役。有的人傾家蕩産也不能供給，百姓以此爲災難。馬人望立法，讓百姓出錢免役，官府自己招募人，倉司的給使以公使擔任。大家都認爲方便。

公平治理各種獄訟，瞭解百姓内心想法，漢、唐以來的賢主都以此爲體恤百姓的好法典。此官不常設，有詔書，就選有才能名望的官員擔任。

分决各道滯獄使　聖宗 統和九年，命邢抱朴等五人，又命馬守琪等四人，分頭决斷各道滯獄。

按察各道刑獄使　開泰五年派遣劉涇等分路按察刑獄。

采訪使　太宗 會同三年命于骨鄰爲采訪使。

南面財賦官

遼國以畜牧、田漁爲稼穡，財賦之官，初甚簡易。自涅里教耕織，而後鹽鐵諸利日以滋殖，既得燕、代，益富饒矣。

諸錢帛司職名總目：

某州錢帛都點檢　大公鼎爲長春州錢帛都提點。

長春路錢帛司　興宗 重熙二十二年置。

遼西路錢帛司

平州路錢帛司

轉運司職名總目：

某轉運使

某轉運副使

同知某轉運使

某轉運判官

山西路都轉運使司　楊皙，興宗 重熙二十年爲山西轉運使。

奉聖州轉運使司　聖宗 開泰三年置。

蔚州轉運使司

應州轉運使司

朔州轉運使司

保州轉運使司

已上并開泰三年置。

西山轉運使　聖宗 太平三年見西山轉運使郎玄化。

南面軍官

《傳》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遼自太祖以來，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則就用之，東、北二鄙，以農以工，有事則從軍政。計之善者也。

點檢司職名總目：

某都點檢　穆宗 應曆十六年見殿前都點檢耶律夷刺葛。

某副點檢　聖宗 太平六年見副點檢耶律野。

遼國以畜牧、田漁爲謀生職業，財賦官開初很簡易。自從涅里教民耕田紡織，以後的各種鹽鐵財利日漸增多，得到燕、代二州後，更加富饒。

各錢帛司職名總目：

某州錢帛都點檢　大公鼎曾爲長春州錢帛都提點。

長春路錢帛司　興宗 重熙二十二年設置。

遼西路錢帛司

平州路錢帛司

轉運司職名總目：

某轉運使

某轉運副使

同知某轉運使

某轉運判官

山西路都轉運使司　楊皙，興宗 重熙二十年爲山西轉運使。

奉聖州轉運使司　聖宗 開泰三年設置。

蔚州轉運使司

應州轉運使司

朔州轉運使司

保州轉運使司

以上均開泰三年設置。

西山轉運使　聖宗 太平三年見西山轉運使郎玄化。

《左傳》說：“雖然楚國有材，却爲晉所用。”遼自太祖以來，攻掠五代及宋的國境，得到他們的人就使用，東北二邊，平時從事農工生産，有事就從事軍政，這是好計謀。

點檢司職名總目：

某都點檢　穆宗 應曆十六年有殿前都點檢耶律夷刺葛。

某副點檢　聖宗 太平六年有副點檢耶律野。

同知某都點檢　道宗清寧九年見同知點檢司事耶律撻不也。

點檢司

殿前都點檢司

點檢侍衛親軍馬步司

諸指揮使司職名總目：

某軍都指揮使　聖宗統和二年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倬。

某軍副指揮使

某軍都監

某軍都指揮使司

某軍副指揮使司

并同前。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控鶴兵馬都指揮使司

侍衛漢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歸聖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聖宗統和五年，以宋降軍置七指揮署，左右廂，凡四十二員。七年，隸總管府。

　歸聖軍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歸聖軍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一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一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二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二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三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三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四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四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五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五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六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六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七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七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同知某都點檢　道宗清寧九年有同知點檢司事耶律撻不也。

點檢司

殿前都點檢司

點檢侍衛親軍馬步司

各指揮使司職名總目：

某軍都指揮使　聖宗統和二年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倬。

某軍副指揮使

某軍都監

某軍都指揮使司

某軍副指揮使司

并同前。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控鶴兵馬都指揮使司

侍衛漢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歸聖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聖宗統和五年，以宋降軍設置七指揮署，左右廂，共四十二人。七年，隸屬總管府。

　歸聖軍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歸聖軍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一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一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二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二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三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三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四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四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五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五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六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六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七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七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宣力軍都指揮使司
四捷軍都指揮使司
天聖軍都指揮使司
漢軍都指揮使司
諸軍都團練使職名總目：
某軍都團練使　趙思温，太祖神册二年爲漢軍都團練使。
某軍團練副使
某軍團練判官
漢軍都團練使司
諸軍兵馬都總管府職名總目：
某兵馬都總管　聖宗太平四年見兵馬都總管。
某兵馬副總管
同知某兵馬事
某兵馬判官
兵馬都總管府
歸聖軍兵馬都總管府

宣力軍都指揮使司
四捷軍都指揮使司
天聖軍都指揮使司
漢軍都指揮使司
各軍都團練使職名總目：
某軍都團練使　趙思温，太祖神册二年爲漢軍都團練使。
某軍團練副使
某軍團練判官
漢軍都團練使司
各軍兵馬都總管府職名總目：
某兵馬都總管　聖宗太平四年有兵馬都總管。
某兵馬副總管
同知某兵馬事
某兵馬判官
兵馬都總管府
歸聖軍兵馬都總管府

南面邊防官

三皇、五帝寬柔之化，澤及漢、唐。好生惡殺，習與性成。雖五代極亂，習於戰鬥者才幾人耳。宋以文勝，然遼之邊防猶重於南面，直以其地大民衆故耳。卒之親仁善鄰，桴鼓不鳴幾二百年。此遼之所以爲美也歟。

三皇、五帝以寬柔的政治潛移默化，德澤達到漢、唐。好生惡殺，習慣成自然。即使五代亂到極點，習慣戰鬥的人也衹是少數。宋以文勝，而遼的邊防還是重在南面，衹是因爲宋朝地大民多的緣故。結果親近仁厚，與鄰邦友好，近二百年戰鼓不鳴。這就是遼國被贊美的緣故吧。

易州飛狐招安使司　聖宗統和二十三年改安撫使司。
易州飛狐兵馬司　道宗咸雍四年改易州安撫司。
易州飛狐招撫司
西南面招安使司　耶律合住，景宗保寧初爲西南面招安使。
巡檢使司　耶律合住，景宗保寧中爲巡檢使。
五州都總管府　耶律速撒，穆宗應曆初爲義、霸、祥、順、聖五州都總管。
山後五州都管司　聖宗統和四

易州飛狐招安使司　聖宗統和二十三年改爲安撫使司。
易州飛狐兵馬司　道宗咸雍四年改爲易州安撫司。
易州飛狐招撫司
西南面招安使司　耶律合住，景宗保寧初年爲西南面招安使。
巡檢使司　耶律合住，景宗保寧年間爲巡檢使。
五州都總管府　耶律速撒，穆宗應曆初年爲義、霸、祥、順、聖五州都總管。
山後五州都管司　聖宗統和四年有蒲奴寧

年見蒲奴寧爲山後五州都管。

五州制置使司　聖宗開泰九年見霸、建、宜、白川、錦五州制置使。

三州處置使司　韓德樞，太宗時爲平、灤、營三州處置使。

霸州處置使司　統和二十七年廢。

爲山後五州都管。

五州制置使司　聖宗開泰九年有霸、建、宜、白川、錦五州制置使。

三州處置使司　韓德樞，太宗時爲平、灤、營三州處置使。

霸州處置使司　統和二十七年廢。

遼史卷四十九

志第十八

禮志(一)

理自天設，情由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豺梁獺，是生郊禘；窪尊燔黍，是生燕饗；蘪梩瓦棺，是生喪葬；儷皮緇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蓋本于忠。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適人情；徇情者稊稗綿蕝，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

理由天設置，情由人産生。以天理來節制情感，禮樂的功用就興起了。林中豺堤上獺祭，由此産生了郊祭之禮；深凹的酒樽，烤熟的黍米，由此産生了宴饗賓客之禮；以茅草瓦棺安葬，是葬禮的開始；成對的鹿皮，黑色的布，由此産生了婚禮冠禮。天皇創造帝王秩序，夏、商、周三代更加文雅。文采質實交替，都本於忠。靈活變化，改革弊端，與時代適應。衹有聖人能通此旨意，固守準則的人膠柱鼓瑟，不知變通，聚訟紛紜，不適合人情；曲從人情的人，禮儀瑣屑，不符合天理。秦、漢以下，君子不采用。

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遥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悃忱，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椎輪五禮，何以異兹？太宗克晋，稍用漢禮。

遼本來是朝鮮故地，箕子施行八條約束，流風遺俗，有所保存。從上世起，順應人情采取適當措施，隱隱約約還有崇尚質樸的風氣。遥輦胡剌可汗制定祭山禮儀，蘇可汗制定琴瑟儀制，阻午可汗制定祭天焚柴和再生的禮儀。感情樸實，費用節儉。崇敬上天，體恤災禍，施行恩惠，以孝爲本，出自真心誠意，大概得於膠柱鼓瑟的外表。太古以上，革創五禮，與此有什麽不同？遼太宗攻克晋，稍稍采用漢人禮儀。

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别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存其略，著于篇。

現今國史院有金人陳大任的《遼禮儀志》，都是遼的舊有國俗；又有《遼朝雜禮》，漢人禮儀多一些。另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的《遼志》，比陳大任的更詳盡。現保存這些禮制著作的大略，著於此篇中。

吉儀

祭山儀：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

祭山儀：在木葉山設置天神、地祇神位，向東；中間立君樹，前面種植群樹，用以象徵朝班；

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爲神門。皇帝、皇后至，夷離畢具禮儀。牲用赭白馬、玄牛、赤白羊，皆牡。僕臣曰旗鼓拽剌，殺牲，體割，懸之君樹。太巫以酒酹牲。禮官曰敵烈麻都，奏“儀辦”。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絳帶，懸魚，三山絳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皇后御絳帓，絡縫紅袍，懸玉佩，雙結帕，絡縫烏靴。皇帝、皇后御鞍馬。群臣在南，命婦在北，服從各部旗幟之色以從。皇帝、皇后至君樹前下馬，升南壇御榻坐。群臣、命婦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訖，復位。皇帝、皇后詣天神、地祇位，致奠；閤門使讀祝訖，復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隱以次致奠于君樹，遍及群樹。樂作。群臣、命婦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門樹；餘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皇帝、皇后升壇，御龍文方茵坐。再聲警，詣祭東所，群臣、命婦從，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隱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舉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婦右持酒，左持肉各一器，少後立，一奠。命惕隱東向擲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復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餅餌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執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訖，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飲福，受胙，復位，坐。在位者以次飲。皇帝、皇后率群臣復班位，再拜。聲蹕，一拜。退。

太宗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爲家神。於拜山儀過樹之後，增“詣菩薩堂儀”一節，

又相對種植兩樹，作爲神門。皇帝、皇后來到，夷離畢具備禮儀。犧牲用紅白馬、黑牛、紅白羊，都是雄性。僕臣叫旗鼓拽剌，殺牲，割體，挂在君樹。太巫以酒灑在牲畜身上。禮官喊敵烈麻都，奏“儀辦”樂。皇帝服金文金冠，穿白綾袍，繫紅帶，懸魚袋，三山絳垂，裝飾犀玉刀錯，穿絡縫烏靴。皇后戴絳帓，穿絡縫紅袍，懸玉佩，雙結帕，穿絡縫烏靴。皇帝、皇后御鞍馬。群臣在南，官婦在北，看清各部不同旗幟分别站列。皇帝、皇后到君樹前下馬，上南壇御榻前坐下。群臣、官婦分班排列，各就各位；合成一班，下拜畢，恢復原位。皇帝、皇后到天神、地祇神位前，祭奠；閤門使讀祝祭詞畢，回到座位坐下。北府宰相及惕隱以次致奠祭於君樹，以及其他。奏樂。群臣官婦退。皇帝率叔伯父之族人，三繞神門樹；其餘的人七圈。皇帝、皇后再拜，在位的人都再次下拜。上香，像開始那樣再次下拜。皇帝、皇后升壇，在有龍紋的方墊上坐下。兩次警報，到祭祀東面的地方，各臣和有封號的婦女跟隨，排班行列像開始那樣。巫穿白衣，惕隱以白巾拜并戴上。巫三次致辭，每次致辭，皇帝、皇后就拜一次，在位的人都拜一次。皇帝、皇后各舉兩杯酒，兩盤肉，再次祭奠。大臣、有封號的婦女右手舉酒，左手持一盤肉，稍後站立，祭奠一次。命惕隱向東扔掉。皇帝、皇后下拜六次，在位的人也下拜六次。皇帝、皇后回到原位坐下。命中丞敬奉茶果、餅餌各二盤，祭奠天神、地祇神位。執事郎君二十人拿着福酒、胙肉到皇帝、皇后面前。太巫奠酹結束，皇帝、皇后再次下拜，在位的人都再次下拜。皇帝、皇后拜一次，飲福酒，受胙肉，回到原位坐下。在位的人依次飲福酒。皇帝、皇后率領群臣恢復班位，再次下拜。説聲開路清道，下拜一次。退下。

遼太宗到幽州大悲閣，遷移白衣觀音像，在木葉山建廟，尊爲家神。在拜山儀過樹以後，增“到菩薩堂儀”一段，然後拜神，不是胡剌可汗原

然後拜神，非胡剌可汗之故也。興宗先有事于菩薩堂及木葉山 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冠服、節文多所變更，後因以爲常。神主樹木，懸牲告辦，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往往暗合于禮。天理人情，放諸四海而準，信矣夫。興宗更制，不能正以經術，無以大過於昔，故不載。

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稗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群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則賜敵烈麻都馬四匹、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

道宗 清寧元年，皇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

柴册儀：擇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壇。壇之制，厚積薪，以木爲三級壇，置其上。席百尺氈，龍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儀畢，八部之叟前導後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東北隅。拜日畢，乘馬，選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馳，仆，御者、從者以氈覆之。皇帝詣高阜地，大臣、諸部帥列儀仗，遥望以拜。皇帝遣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當選賢者。冲人不德，何以爲謀?"群臣對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願盡心，敢有他圖。"皇帝令曰："必從汝等所願，我將信明賞罰。爾有功，陟而任之；爾有罪，黜而棄之。若聽朕命，則當謨之。"僉曰："唯帝命是從。"皇帝于所

有的。遼興宗先要祭祀菩薩堂及木葉山 遼河神，然後再舉行拜山儀，冠服、禮節有很多變動，後來因襲成爲常禮。神主樹木，懸挂犧牲，報告備辦，列班排位，祭奠祝告，祝福，飲福酒，往往暗合禮制。天理人情，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對的，確實呵！興宗改革禮制，不能用經術訂正禮儀，比以前没有超過多少，因此不記載。

瑟瑟儀：如遇天旱，選擇吉利的日子舉行瑟瑟儀來求雨。求雨前，設置百柱天棚。到求雨時，皇帝在先帝神像前祭奠，於是射柳樹。皇帝射兩次，親王、宰相、執政大臣依次各射一次。射中柳樹人以標識柳樹人的冠服作抵押，没有射中的人以自己的冠服作抵押。不勝的向獲勝的人敬酒，然後各自歸還冠服。又在第二天，在天棚東南種植柳樹，巫以酒醴、黍稗敬獻種植柳樹的人，祝福。皇帝、皇后祭東方結束，子弟們射柳。參與典禮的皇族、國舅、群臣各有不同賜物。到第三日若下雨，就賜給敵烈麻都四匹馬、四套衣，没有下雨就以水澆他。

道宗 清寧元年，皇帝射柳結束，到風師壇，兩次下拜。

柴册儀：選擇吉祥的日子。舉行典禮前，設置柴册殿和柴册壇。壇制，堆積很厚的柴薪，用木頭建造三級壇，放在柴堆上。鋪上百尺氈，有龍紋的方墊。又設置再生母后搜索室。皇帝進入再生室，舉行再生儀結束，八部叟前面引路後面跟隨，左右輔助皇帝在册殿的東北角宣讀祭告神祇的册文。拜日結束，乘馬，選外戚中的老人駕馬。皇帝疾速奔馳，倒下，駕馬的人、跟隨的人用氈覆蓋在皇帝身上。皇帝到高土崗上，大臣、各部首領列儀仗，遠望并下拜。皇帝派使者下令説："先帝升天，有伯叔父兄在，應選賢能的人。我年幼無德，怎能爲國謀劃?"群臣回答説："我們因先帝厚恩和你的明德，都願盡心，哪敢有其他圖謀?"皇帝命令道："必定順從你們的願望，我將講究信用明確賞罰。你們有功，升任；你們有罪，棄黜。如果聽從我的命令，就應當出謀劃策。"大家都説："遵從皇帝的命令。"皇帝在所識

識之地，封土石以誌之。遂行。拜先帝御容，宴饗群臣。翼日，皇帝出册殿，護衛太保扶翼升壇。奉七廟神主置龍文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舉氈邊，贊祝訖，樞密使奉玉寶、玉册入。有司讀册訖，樞密使稱尊號以進，群臣三稱“萬歲”，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諸部帥進赭、白羊各一群。皇帝更衣，拜諸帝御容。遂宴群臣，賜賚各有差。

的地方，封土石作爲標志。於是離開。拜先帝遺像，宴饗群臣。第二天，皇帝從册殿出來，護衛太保輔助升壇。尊奉七廟神主，設置有龍紋的方墊。北府、南府宰相率領衆臣環繞侍立，各自舉起氈邊，贊祝完畢，樞密使捧玉寶玉册進入。有司讀完册文，樞密使稱尊號而進，群臣三呼“萬歲”，都下拜。宰相、北院、南院大王、各部首領進紅白羊各一群。皇帝離席，拜各位先帝遺像。於是宴會群臣，各有不同賞賜。

拜日儀：皇帝升露臺，設褥，向日再拜，上香。門使通，閤使或副、應拜臣僚殿左右階陪位，再拜。皇帝升坐。奏榜訖，北班起居畢，時相已下通名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各祗候。宣徽已下横班同。諸司、閤門、北面先奏事；餘同。教坊與臣僚同。

拜日儀：皇帝升上露臺，設置褥墊，向太陽拜兩次，上香。門使通告，閤使或副閤使、所有參拜臣僚在左右階陪位，拜兩次。皇帝升坐。奏榜完畢，北班問安結束，時相以下通報姓名并兩次下拜，不出班列，奏“聖躬萬福”，又兩次下拜，各自恭敬伺候。宣徽以下排班相同。各司、閤門、北面先奏事，其餘相同。教坊與臣僚相同。

告廟儀：至日，臣僚昧爽朝服，詣太祖廟。次引臣僚，合班，先見御容，再拜畢，引班首左上，至褥位，再拜。贊上香，揖欄内上香畢，復褥位，再拜。各祗候立定。左右舉告廟祝版，於御容前跪捧。中書舍人俯跪，讀訖，俯興，退。引班首左下，復位，又再拜。分引上殿，次第進酒三。分拜引出。

告廟儀：到那一天，群臣拂曉前穿好朝服，到太祖廟。依次引群僚們上前，合爲一班，先瞻仰皇帝遺容，兩次拜畢，引導爲首的從左上前，到褥位，再拜。喊上香，在欄内上香完畢，回到褥位，又跪拜。各祗候官站定。左右舉告廟祝板，在遺容前跪獻。中書舍人俯首跪拜，讀畢告文，站起，退下。引導爲首者從左退下，復位，再一次禮拜。分别引導上殿，依次喝三次酒。分開出殿。

謁廟儀：至日昧爽，南北臣僚各具朝服，赴廟。車駕至，臣僚於門外依位序立，望駕鞠躬。班首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舍人贊各祗候畢，皇帝降車，分引南北臣僚左右入，至丹墀褥位。合班定，皇帝升露臺褥位。宣徽贊皇帝再拜，殿上下臣僚陪位皆再拜。上香畢，退，復位，再拜。分引臣僚左右上殿位立，進御容酒依常禮。若即退，再拜。舍人贊“好去”，引退。禮畢。

謁廟儀：到這一天拂曉，南北臣僚各自穿上朝服，赴廟。皇帝到，臣僚在門外依位次順序站立，望皇帝鞠躬。班首不出班列，奏“聖躬萬福”。舍人唱贊，各自敬候完畢，皇帝下車，分别引南北臣僚左右進入，到丹墀褥位。合班位定，皇帝升露臺褥位。宣徽唱贊，皇帝兩次下拜，殿上殿下臣僚陪位都下拜兩次。上香完畢，退下，回到原位，下拜兩次。分别引臣僚從左右上殿位侍立，依常禮向遺像進酒。如果立即退下，則拜兩次。舍人唱贊詞“好去”，引退。典禮結束。

告廟、謁廟，皆曰拜容。以先

告廟，謁廟，都叫拜遺像。在先帝、先后生

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禮，自太宗始也。其後正旦、皇帝生辰、諸節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車駕行幸，亦嘗遣使行禮。凡瑟瑟、柴册、再生、納后則親行之。凡柴册、親征則告；幸諸京則謁。四時有薦新。

孟冬朔拜陵儀：有司設酒饌于山陵。皇帝、皇后駕至，敵烈麻都奏“儀辦”。閤門使贊皇帝、皇后詣位四拜訖，巫贊祝燔胙及時服，酹酒薦牲。大臣、命婦以次燔胙，四拜。皇帝、皇后率群臣、命婦，循諸陵各三匝。還宮。翼日，群臣入謝。

寶節儀：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國俘掠人民，或臣下進獻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親覽閑田，建州縣以居之，設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庫、錢粟，穹廬中置小氈殿，帝及后妃皆鑄金像納焉。節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廬之前。又築土爲臺，高丈餘，置大盤于上，祭酒食撒於其中，焚之，國俗謂之爇節。

歲除儀：初夕，敕使及夷離畢率執事郎君至殿前，以鹽及羊膏置爐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贊祝火神訖，閤門使贊皇帝面火再拜。

初，皇帝皆親拜，至道宗始命夷離畢拜之。

日及忌日行禮，從遼太宗開始。以後元旦、皇帝生日、各種節日都行禮。如果是忌日及皇帝出行，也曾派遣使臣行禮。凡是瑟瑟、柴册、再生、納后，就由皇帝親自行禮。凡是柴册、親自出征就告廟；到各京就謁廟。四時進獻時鮮果物。

孟冬初一拜陵儀：官府在皇帝陵墓設酒食。皇帝、皇后到，敵烈麻都奏“儀物備辦”。閤門使贊引皇帝、皇后到位拜四次結束，巫唱贊祝文，敬獻烤肉及時服，灑酒於地，進獻犧牲。大臣、有封號的婦女依次獻烤肉，四次下拜。皇帝、皇后率領群臣、有封號的婦女，沿着各個陵墓各繞三圈。回到皇宮。第二天，群臣入朝謝恩。

寶節儀：皇帝登位，凡是征伐反叛的國家，俘虜掠奪人口，或臣下進獻人口，或因犯罪爲官府没收的人户，皇帝親自觀覽閑田，設置州縣讓他們居住，設官管理他們的事務。到皇帝去世，所安置的人口、府庫、錢糧，穹廬中設小氈殿，皇帝、皇后都鑄金像存放殿中。節日、忌日、初一、十五，都在穹廬前祭奠。又築土爲臺，一丈多高，上面設大盤，祭祀的酒食撒在盤中，燒掉，遼國習俗叫爇節。

歲除儀：剛到晚上，敕使及夷離畢率領執事郎君到殿前，把鹽和羊膏放在爐火中燒。巫和大巫依次贊祝火神完畢，閤門使贊引皇帝面對火拜兩次。

開始，皇帝都親自下拜，到道宗時開始命夷離畢拜。

遼史卷五十

志第十九

禮志(二)

凶儀

喪葬儀：聖宗崩，興宗哭臨于菆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終，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門，就轀輬車，藉以素裀。巫者祓除之。詰旦，發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圖畫、馬駝、儀衛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畢，上哀册。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東向，再拜天地訖，乘馬，率送葬者過神門之木乃下，東向又再拜。翼日詰旦，率群臣、命婦詣山陵，行初奠之禮。升御容殿，受遺賜。又翼日，再奠如初。興宗崩，道宗親擇地以葬。道宗崩，菆塗于遊仙殿，有司奉喪服。天祚皇帝問禮于總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斬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餘官及承應人皆白皁衣巾以入，哭臨。惕隱、三父房、南府宰相、遥輦常衮、九奚首郎君、夷離畢、國舅詳穩、十閘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薦奠，進鞍馬、衣襲、犀玉帶等物，表列其數。讀訖，焚表。諸國所賻器服，親王、諸京留守奠祭、進賻物亦如之。先帝小斂前一日，皇帝喪服上香，奠酒，

喪葬儀：遼聖宗死，遼興宗到菆木塗椁的宫殿行哭臨禮。聖宗是在晚上四更斷氣，興宗率領群臣進入，在靈柩前三次祭奠。奉柩出殿到西北門，安放在喪車上，墊上絲床墊。巫師舉行除災去邪儀式。天明，靈車出發，送喪人持紼引路，到達祭祀的地方，共祭奠五次。太巫祈禱消災。皇族、外戚、大臣、各京官依次祭奠。於是把衣服、弓箭、鞍勒、圖畫、馬駝、儀衛等物都燒了。到達陵墓，安葬完畢，呈上哀册。皇帝到帷幄中，下令改火，面對着火祭奠，拜三次。又向東，兩次拜天地結束，乘馬，率領送葬的人經過神門木纔下馬，向東又拜兩次。第二天天明，率領群臣、有封號的婦女到陵墓，舉行初奠禮。升御容殿，接受賜遺物。第三天，再次如先前一樣祭奠。興宗死，道宗親自選地安葬。道宗死，在遊仙殿以菆木塗椁，官府敬上喪服。天祚皇帝向總知翰林院事耶律固詢問禮制，開始穿最重的喪服，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的喪服也一樣，其他官員及承應人都穿白皁衣巾進入，行哭臨禮。惕隱、三父房、南府宰相、遥輦常衮、九奚首郎君、夷離畢、國舅詳穩、十閘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依次進獻祭奠，進獻鞍馬、全套衣服、犀玉帶等物，上表開列數目。讀表結束，燒掉表文。各國贈送器物、衣服，親王、各京留守祭奠、進獻物品也像這樣。爲先帝穿衣服的前一天，皇帝穿喪服上香，以酒祭奠，行哭臨禮。當天晚上，北院樞密使、契丹行宫都部署進

哭臨。其夜，北院樞密使、契丹行宮都部署入，小斂。翼日，遣北院樞密副使、林牙，以所賵器服，置之幽宮。靈柩升車，親王推之，至食羖之次。蓋遼國舊俗，於此刑羖羊以祭。皇族、外戚、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靈柩降車，就輿，皇帝免喪服，步引至長福岡。是夕，皇帝入陵寢，授遺物于皇族、外戚及諸大臣，乃出。命以先帝寢幄，過於陵前神門之木。帝不親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辭陵而還。

入，爲死者穿衣。第二天，派遣北院樞密副使、林牙，以所贈器物衣服，放在墓中。靈柩升車，親王推車，到殺黑色公羊的位置。遼國舊有風俗，在這裏殺黑色公羊來祭祀。皇族、外戚、各京官州官依次祭奠。到達安葬的地方，靈柩下車，安放在運尸車上，皇帝脱下喪服，步行引到長福岡。這天晚上，皇帝入陵墓寢宮，把遺物授給皇族、外戚及各大臣，纔出來。命令把先帝寢宮帷幄運過陵墓前的神門木。皇帝不親自去，派遣近侍穿戴冠服前去。初次祭奠，皇帝、皇后率領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有封號的婦女都拜祭，沿陵墓繞三圈纔下來。再次祭奠，如前次一樣。辭别陵墓回去。

上謚册儀：先一日，於菆塗殿西廊設御幄并臣僚幕次。太樂令展宫懸於殿庭，協律郎設舉麾位。至日，北、南面臣僚朝服，昧爽赴菆塗殿。先置册、寶案于西廊下。閤使引皇帝至御幄，服寬衣皂帶。臣僚班齊，分班引入，嚮殿合班立定。引册案上殿至褥位，寶案次之，設於西階。閤使引皇帝自西階升殿。初行，樂作；至位立，樂止。宣徽使揖皇帝鞠躬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翰林使執臺盞以進，皇帝再拜。引至神座前，跪，奠三，樂作；進奠訖，復位，樂止。又再拜，陪位者皆再拜。引皇帝于神座前，北面立。捧册函者去蓋，進前跪。册案退，置殿西壁下。引讀册者進前，俯伏跪，自通全銜臣讀謚册。讀訖，俯伏興，復位。捧册函者置于案上，捧寶函者進前跪，讀寶官通銜跪讀訖，引皇帝至褥位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禮畢，引皇帝歸御幄。初行，樂作；至御幄，樂止。引臣僚分班出。若皇太后奠酒，依常儀。

上謚册儀：上謚册的前一天，在菆木塗椁的宫殿的西廊，設皇帝帷幄和臣僚幄幕位置，太樂令在殿廷陳列宫懸，協律郎設立指揮位。到上謚册這一天，北面、南面臣僚穿朝服，拂曉時到菆木塗椁的宫殿。先把册文、寶案放在西廊下。閤門使把皇帝引到帷幄中，穿寬衣繫皂帶。臣僚立齊，分班引入，面向殿合班立定。引册案上殿到褥位，其次是寶案，設在西階。閤門使引皇帝從西階升殿。開始前行就奏樂，到了位置立定就停止奏樂。宣徽使扶皇帝鞠躬，兩次下拜，陪位的人都下拜兩次。翰林使執臺盞上前，皇帝下拜兩次。引到神座前，跪下，祭奠三次，奏樂。祭奠結束，回到原位，停止奏樂。又拜兩次，陪位的人都拜兩次。引皇帝到神座前，北面站立。捧册函的人去掉函蓋，上前跪下。册案退下，放在殿西壁下。引讀册的人上前，俯身跪下，自報全稱官銜臣讀謚册。讀完，低頭起身，回到原位。捧册函的人把册文放在案上，捧寶函的人上前跪下，讀寶官自報官銜跪讀完畢，引皇帝到褥位下拜兩次，陪位的人都下拜兩次。典禮完畢，引皇帝回到帷幄。開始前行時，奏樂；回到帷幄後，停止奏樂。引臣僚分班退出。如果皇太后以酒祭奠，依照通常儀式。

忌辰儀：先一日，奏忌辰榜子，

忌辰儀：忌辰前一天，奏忌辰榜子，預先把

預寫名紙。大紙一幅，用陰面後第三行書“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謹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至日，應拜大小臣僚并皂衣、皂鞓帶，四鼓至時，於幕次前，在京於僧寺，班齊，依位望闕敘立。直日舍人跪右，執名紙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引退。名紙於宣徽使面付內侍奏聞。

宋使祭奠吊慰儀：太皇太后至菆塗殿，服喪服。太后於北間南面垂簾坐，皇帝於南間北面坐。宋使至幕次，宣賜素服、皂帶。更衣訖，引南北臣僚入班，立定。可矮墩以下，并上殿依位立。先引祭奠使副捧祭文南洞門入，殿上下臣僚并舉哀，至丹墀立定。西上閤門使自南階下，受祭文，上殿啓封，置於香案，哭止。祭奠禮物列殿前。引使副南階上殿，至褥位立，揖，再拜。引大使近前上香，退，再拜。大使近前跪，捧臺盞，進奠酒三，教坊奏樂，退，再拜。揖中書二舍人跪捧祭文，引大使近前俯伏跪，讀訖，舉哀。引使副下殿立定，哭止。禮物擔床出畢，引使副近南，面北立。勾吊慰使副南洞門入。四使同見大行皇帝靈，再拜。引出，歸幕次。皇太后别殿坐，服喪服。先引北南面臣僚并於殿上下依位立，吊慰使副捧書匣右入，當殿立。閤門使右下殿受書匣，上殿奏“封全”。開讀訖，引使副南階上殿，傳達吊慰訖，退，下殿立。引禮物擔床過畢，引使副近南，北面立。勾祭奠使副入。四使同見，鞠躬，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又再拜，立定。宣徽傳聖旨撫問，就位謝，再拜。引出，歸幕次。皇帝御南殿，服喪服。使副入見，如見皇太后儀，加謝遠接、撫

名字寫在紙上。大紙一張，在背面後第三行寫“文武百官宰臣某某以下謹到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到忌辰這一天，所有參拜的大小臣僚都穿皂衣，繫皂皮帶，到四鼓時分，在幕次前，京城在僧寺，班齊，按位置望宮闕依次站立。值日舍人跪在右邊，拿着署名紙在前，班首以下都兩次下拜。帶領退下。署名紙由宣徽使當面交內侍上奏。

宋使祭奠吊慰儀：太皇太后到菆木塗椁的宮殿，穿喪服。太后在北間南面挂上簾子坐下，皇帝在南間北面坐下。宋使到帷幕處，宣詔賜素服、皂帶。换衣完畢，引南北臣僚入班，站定。可矮墩以下，都上殿按位次站立。先引祭奠使、副使捧祭文從南洞門進入，殿上殿下臣僚舉哀，到殿前石階立定。西上閤門使從南階下，接受祭文，上殿開封，放在香案上，停止哭泣。祭奠禮物排列殿前。引祭奠使、副使從南階上殿，到褥位立定，作揖，拜兩次。引大使近前上香，退下，拜兩次。大使近前跪下，捧臺盞，進奠酒三杯，教坊奏樂，退下，拜兩次。讓中書二舍人跪捧祭文，引大使近前伏身跪下，讀完祭文，舉哀。引祭奠使、副使下殿立定，停止哭。禮物盛器運出完畢，引祭奠使、副使近南，朝北站立。引吊慰使、副使從南洞門進入。四使一同見去世皇帝靈，拜兩次。引出，回到帷幕處。皇太后坐别殿，穿喪服。先引北面、南面臣僚都在殿上殿下依位次站定，吊慰使、副使捧書匣從右面進入，當殿站立。閤門使從右面下殿接受書匣，上殿奏“封閉完整”。開匣讀完，引使、副使從南階上殿，傳達吊慰結束，退下，下殿站立。引禮物盛器經過完畢，引使、副使近南，北面站立。引祭奠使、副使進入。四使同見，鞠躬，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面謝天顏，又拜兩次，站定。宣徽使傳聖旨安撫慰問，在原位上謝恩，拜兩次。引出，回到帷幕處。皇帝到南殿，穿喪服。正使、副使入見，如見皇太后禮儀，加上謝遠接、撫問、湯藥，拜兩次。其次宣詔賜使、副使一并跟隨進入，祭奠使、副使另賜讀祭文慣例禮物。當天到館舍賜宴。高麗、

問、湯藥，再拜。次宣賜使副并從人，祭奠使副別賜讀祭文例物。即日就館賜宴。高麗、夏國奉吊、進賻等使禮，略如之。道宗崩，天祚皇帝問禮于耶律固。宋國遣使吊及致祭、歸賵，皇帝喪服，御遊仙之北別殿。使入門，皇帝哭。使者詣柩前上香，讀祭文訖，又哭。有司讀遺詔，慟哭。使者出，少頃，復入，陳賻賵于柩前，皇帝入臨哭。退，更衣，御遊仙殿南之幄殿。使者入見且辭，敕有司賜宴於館。

夏國奉吊、進獻財物等使節禮儀，大略與此相同。道宗死，天祚皇帝向耶律固詢問吊喪禮。宋國派遣使臣吊唁及祭奠、回贈禮物，皇帝穿喪服，在遊仙殿北的別殿進行。使臣入門，皇帝哭。使臣到靈柩前上香，讀完祭文，又哭。官府讀遺詔，大聲痛哭。使者出來，不久，又進入，在靈柩前陳列送葬禮物。皇帝進入，行哭臨禮。退下，换衣，到遊仙殿南的幄殿。使臣入見并告辭，詔令官府在館舍賜宴。

宋使告哀儀：皇帝素冠服，臣僚皂袍、皂鞓帶。宋使奉書右入，丹墀內立。西上閤門使右階下殿，受書匣；上殿，欄內鞠躬，奏"封全"。開封，於殿西案授宰相讀訖，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者右階上，欄內俯跪，附奏起居訖，俯興，立。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者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階下殿，於丹墀西，面東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祗候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再拜。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贊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賜衣物。引從人入，通名拜，奏"聖躬萬福"，出就幕，賜衣，如使者之儀。又引使者入，面殿鞠躬，贊謝恩。再贊"有敕賜宴"，再拜。贊祗候，出就幕次宴。引從人謝恩，拜敕賜宴，皆如初。宴畢，歸館。

宋使告哀儀：皇帝素冠、素服，臣僚皂袍、皂皮帶。宋使奉書從右面進入，石階內站立。西上閤門使從右階下殿，接受書匣，上殿，欄內鞠躬，奏"封閉完整"。開封，在殿西案交宰相讀完，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臣從右階上殿，欄內俯跪，附奏日常生活完畢，俯身站起來，立定。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臣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站起來，退下。舍人引使者從右階下殿，在石階西面，朝東鞠躬。通事舍人通報使臣名某敬候朝見，拜兩次。不出班，奏"聖躬萬福"，拜兩次。出班，謝面見皇帝，拜兩次。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拜兩次。贊祗候，引出，到帷幕處，宣詔賜衣物。引隨從人員進入，通報姓名拜見，奏"聖躬萬福"，出來到幄幕處，賜衣，與使臣禮儀相同。又引使臣進入，面向宮殿鞠躬，唱贊謝恩。再次唱贊"有敕賜宴"，拜兩次。贊祗候出到帷幕處參加宴會。引跟隨的人員謝恩，拜謝敕賜宴，都與開始相同。宴會結束，回到館舍。

宋使進遺留禮物儀：百官昧爽朝服，殿前班立。宋遺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內門，館伴副使引謝登位使就幕次坐。館伴大使與遺留使副奉書入，至西上閤門外氈位立。閤使受書匣，置殿西階下案。引進使引遺留物於西

宋使進遺留禮物儀：百官拂曉穿上朝服，殿前排班站立。宋遺留使、告登位使、副使入內門，館伴副使引謝登位使在帷幕處坐。館伴大使與遺留使、副使奉書進入，到西上閤門外氈位站立。閤使接受書匣，放在殿西階下几案上。引進使引遺留物從西上閤門進入，就從殿下橫門出。

上閤門入，即於廊下橫門出。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引宰臣押文武班起居，引中書令西階上殿，奏宋使見榜子。契丹臣僚起居，控鶴官起居。遺留使副西上閤門入，面殿立。舍人引使副西階上殿，附奏起居訖，引西階下殿，於丹墀東，西面鞠躬，通名奏"聖躬萬福"，如告哀使之儀。謝面天顏，謝遠接、撫問、湯藥。引遺留使從人見亦如之。次引告登位使副奉書匣，於東上閤門入，面殿立。閤使東階下殿，受書匣。中書令讀訖，舍人引使副東階上殿，附奏起居。引下殿，南面立。告登位禮物入，即於廊下橫門出。退，西面鞠躬，附奏起居，謝面天顏、遠接等，皆如遺留使之儀。宣賜遺留、登位兩使副并從人衣物，如告哀使。應坐臣僚皆上殿就位立，分引兩使副等於兩廊立。皇帝問使副"銜涉不易"，丹墀內五拜。各引上殿祗候位立。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通，漢人贊，殿上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酒肴、茶膳、饅頭畢，從人出水飯畢，臣僚皆起。契丹通，漢人贊，皆再拜，稱"萬歲"。各祗候。獨引宋使副下殿謝，五拜。引出。控鶴官門外祗候，報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

皇帝升殿坐下。宣徽使領殿前班問安結束，引宰臣領文武班問安，引中書令西階上殿，奏宋使見榜子。契丹臣僚問安，控鶴官問安。遺留使、副使從西上閤門進入，面對宮殿站立。舍人引使、副使從西階上殿，附奏日常生活完畢，引從西階下殿，在石階東，西面鞠躬，通報姓名奏"聖躬萬福"，如告哀使的儀式。謝面見皇帝，謝遠接、撫問、湯藥。引遺留使隨從人員拜見，儀式相同。其次引告登位使、副使奉書匣，從東上閤門進入，面向宮殿站立。閤門使從東階下殿，接受書匣。中書令讀完，舍人引正使、副使從東階上殿，附奏日常生活。引下殿，南面站立。告登位禮物進入，就從廊下橫門出。退下，西面鞠躬，附奏日常生活，謝面見皇帝、遠接等，都與遺留使的禮儀相同。宣詔賜給遺留、登位兩使、副使和隨從人員衣物，與告哀使相同。所有坐下的臣僚都上殿按位站立，分引兩使、副使等在兩廊站立。皇帝問候正使、副使"長途跋涉不容易"，正使、副使在石階內五次下拜。分別引上殿在敬候位站立。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通報，漢人稱頌，殿上臣僚都下拜，稱"萬歲"。唱贊後各自就座，上酒肴、茶膳、饅頭完畢，跟隨的人出水飯完畢，臣僚都起身。契丹通報，漢人稱頌，都拜兩次，稱"萬歲"。各自敬候。單獨引宋使、副使下殿謝恩，五次下拜。引出。控鶴官在門外敬候，報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

高麗、夏國告終儀：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并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到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

高麗、夏國告終儀：儀式前，在行宮左右下御帳，在東南設置使客帷幕。到舉行儀式這天，北面臣僚各穿常服，其餘臣僚都穿朝服，入朝。使者到帷幕處，官府以居喪皇子的表狀先呈樞密院，準備奏陳。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挨近御帳，相對站立，其餘臣僚依班位順序站立。引告終人使從右進入，到殿前石階，面向宮殿站立。引從右上殿，站立，作揖，稍前，下拜，跪奏完畢，宣詔詢問。如果居喪的太子已立，恭身接受聖旨。奏完，回到原位。如果居喪的太子未立，

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顔，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祇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叙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

不宣詔詢問。引從右面下石階，面向北鞠躬。通班結束，引他們面向宫殿拜兩次。不出班列，奏“聖躬萬福”，拜兩次。出班，謝面見皇帝，回到原位，拜兩次。出班，謝遠接，回到原位，拜兩次。唱贊敬候，退到帷幕處。再進入，像以前一樣向北鞠躬，通報辭行，拜兩次，叙戀宫闕，拜兩次。唱贊“好去”。禮儀完畢。

遼史卷五十一(上)

志第二十(上)

禮志(三)

軍儀

皇帝親征儀：常以秋冬，應敵制變或無時。將出師，必先告廟。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冑，祭諸先帝宮廟，乃閱兵。將行，牝牡麃各一爲禡祭。將臨敵，結馬尾，祈拜天地而後入。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師，以所獲牡馬、牛各一祭天地。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諜者，植柱縛其上，于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猬，謂之“射鬼箭”。

臘儀：臘，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詔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升輿，敵烈麻都以酒二尊、盤飧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圍中。皇太子、親王率群官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兔，群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及酒訖，賜群臣飲，還宮。應曆元年冬，漢遣使來賀，自是遂以爲常儀。統和中，罷之。

出軍儀：制見《兵志》。

皇帝親征儀：常在秋冬，應付敵人，控制事變，有時没有固定時間。將要出師，必定先告祭祖廟。於是立三神主祭祀：叫先帝，叫道路，叫軍旅。殺青牛白馬來祭天地。祭祀時，常靠着獨樹；没有獨樹，就在所住房舍舉行祀典。有時皇帝披甲戴盔，在宫廟祭祀各位先帝，於是檢閲軍隊。將出征時，以雌雄麃各一隻爲禡祭。將面臨敵人，結上馬尾，祈拜天地而後進入。攻下城市攻克敵人，祭天地，以白黑羊爲犧牲。班師回朝，以所繳獲的牡馬、牛各一祭天地。出師用死囚，還師以一間諜，立一柱子，把他們捆在柱子上，對着所去的方向亂射，箭多如刺猬毛，叫作“射鬼箭”。

臘儀：臘，十二月辰日。前一天，詔令司獵官選擇打獵的地方。臘日這一天，皇帝、皇后焚香拜太陽完畢，設置圍場，命獵夫在左右翼張開。司獵官奏已排列好，皇帝、皇后升車，敵烈麻都以兩杯酒、盤中食物奉進，北院、南院大王以下進獻馬和衣。皇帝下車，向東祭祀完畢，乘馬進入圍場中。皇太子、親王率領衆官進酒，分兩邊上前。皇帝獵獲第一隻兔子，群臣進酒祝壽，以酒賞賜群臣。到中午吃飯時，親王、大臣各自進獻所獵物。到喝完酒，賜群臣飲酒，回宫。應曆元年冬天，北漢遣使臣來祝賀，從此便作爲固定儀式。統和年間，纔停止。

出軍儀：儀制見《兵志》。

遼史卷五十一(下)

志第二十(下)

禮志(四)

賓儀

常朝起居儀：昧爽，臣僚朝服入朝，各依幕次。內侍奏“班齊”。先引京官班於三門外，當直舍人放起居，再拜，各祇候。次依兩府以下文武官，於丹墀內面殿立，竪班諸司并供奉官，於東西道外相向立定。當直閤使副贊放起居，再拜，各祇候。退還幕次，公服。帝升殿坐，兩府并京官丹墀內聲喏，各祇候。教坊司同北班起居畢，奏事。

燕京嘉寧殿，西京同文殿。朝服，幞頭、袍笏；公服，紫衫、帽。

正座儀：皇帝升殿坐，警蹕絕。契丹、漢人殿前班畢，各依位侍立。次教坊班畢，捲退。京官班入拜畢，揖於右横街西，依位班立。次武班入拜畢，依位立。文班入拜畢，依位立。北班入，起居畢，於左横街東，序班立。次兩府班入，鞠躬，通宰臣某官已下起居，拜畢，引上殿奏事。

已上六班起居，并七拜。內有不帶節度使，班首止通名，亦七拜。捲班，與常朝同。直院有旨入文班。留守司、三司、統軍司、制置司謂之京官；都部署司、宫使、副宫使，都承以下令史，北面主事以下隨駕諸司爲武官；館、閣、大理寺，堂後以下，

常朝起居儀：拂曉，臣僚穿上朝服入朝，各自在帷幕處依官秩排列。內侍奏“排列整齊”。先引京官排列到三門外，當值舍人免去問安，兩次下拜，各自敬候。接着依兩府以下文武官，在石階內對着宫殿站立，立班各司和供奉官，在東西道外面對面站定。當值閤門使、副使、宣贊免去問安，拜兩次，各自敬候。退回到帷幕處，穿官服。皇帝升殿坐下，兩府和京官在丹墀內唱喏，各自敬候。教坊司同北班問安完畢，奏事。

燕京嘉寧殿，西京同文殿。朝服，幞頭、袍笏；官服，紫衫、帽。

正座儀：皇帝升殿坐下，警戒聲停。契丹、漢人殿前排班完畢，各自按位次站立。其次教坊排班完畢，一起退下。京官排班入拜完畢，讓到右横街西，按位次排班站立。其次武班入拜完畢，按位次站立。文班入拜完畢，按位次站立。北班進入，問安完畢，在左横街東，按班次順序站立。其次兩府排班進入，鞠躬，所有宰臣某官以下問安，下拜結束，引上殿奏事。

以上六班問安，都七次下拜。其中有不帶節度使的，班首祇通報姓名，也拜七次。一起排班，與平常朝見相同。直院有旨入文班。留守司、三司、統軍司、制置司叫京官；都部署司、宫使、副宫使，都承以下令史，北面主事以下隨駕諸司爲武官；館、閣、大理寺，堂後以下，御史臺、隨駕閑員、令史、司天臺、翰林、醫官院

御史臺、隨駕閑員、令史、司天臺、翰林、醫官院爲文官。

天慶二年冬，教坊并服袍。

臣僚接見儀：皇帝御座，奏見榜子畢，臣僚左入，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官以下祗候見。引面殿鞠躬，起居，凡七拜。引班首出班，謝面天顔，復位。舞蹈，五拜，鞠躬。宣答問制，再拜。宣訖，謝宣諭，五拜。各祗候畢，可矮墩以上引近前，問“聖躬萬福”。傳宣問“跋涉不易”，鞠躬。引班舍人贊各祗候畢，引右上，准備宣問。其餘臣僚并於右侍立。

宣答云：“卿等久居鄉邑，來奉乘輿。時屬霜寒——或云炎蒸，諒多勞止。卿各平安好。想宜知悉。”

問聖體儀：皇帝行幸，車駕至捺鉢，坐御帳。臣僚公服，問“聖躬萬福”。贊再拜，各祗候。奏事。宣徽以下常服，教坊與臣僚同。

保大元年夏，特旨通名再拜，不稱宰臣。

車駕還京儀：前期一日，宣徽以下橫班，諸司、閤門并公服，於宿帳祗候。至日詰旦，皇帝乘玉輅，閤門宣諭軍民訖，導駕。時相以下進至內門，閤副勘箭畢，通事舍人鞠躬，奏“臣宣放仗”。禮畢。

勘箭儀：皇帝乘玉輅，至內門。北南臣僚於輅前對班立。勘箭官執雌箭，門中立。東上閤門使詣車前，執雄箭在車左立，勾勘箭官進。勘箭官揖進，至車約五步，面車立。閤使言“受箭行勘”。勘箭官拜跪，受箭；舉手勘訖，鞠躬，奏“內外勘同”。閤使言“准敕行勘”。勘箭官平立，退到門中舊位立，當胸執箭，贊“軍將門仗官近前”。門仗官應聲開門，舉

爲文官。

天慶二年冬天，教坊都穿袍。

臣僚接見儀：皇帝到座位上，奏見榜子完畢，臣僚從左面進入，鞠躬。通報文武百官宰臣某以下敬候拜見。引他們對着宫殿鞠躬，問安，共拜七次。引班首出班，謝面見皇帝，回到原位。行舞蹈禮，拜五次，鞠躬。宣問儀制，回答，拜兩次。宣問結束，謝宣諭，拜五次。各自敬候完畢，可矮墩以上引近前，問“聖躬萬福”。傳宣問“長途跋涉不容易”，鞠躬。引班舍人宣贊各自敬候完畢，引他們從右面上，準備宣問。其餘臣僚都在右面侍立。

宣答説：“你們長久住在鄉邑，來進奉皇上。時間正是霜寒季節——或説酷暑季節，料想很辛苦。你們各自安好，想來應該知道慰問之意。”

問聖體儀：皇帝出行，乘車到游獵之地，坐御帳中。臣僚穿上公服，問“聖躬萬福”。唱贊拜兩次，各自敬候。奏事。宣徽使以下官員穿常服，教坊與臣僚穿着相同。

保大元年夏天，特下詔旨通報姓名拜兩次，不稱宰臣。

車駕還京儀：皇帝還京前一天，宣徽使以下橫班，諸司、閤門使都穿官服，在皇帝住宿的帷帳等候。到還京這天早晨，皇帝乘玉車，閤門使宣旨曉諭軍民結束，導引皇帝車駕。時相以下進到內門，閤門副使勘驗箭符完畢，通事舍人鞠躬，奏“臣宣旨放車仗”。禮儀完畢。

勘箭儀：皇帝乘玉車，到內門。北面、南面臣僚在車前面相對排班站立。勘箭官手持雌箭，門中站立。東上閤門使到車前，持雄箭在車左站立，引勘箭官上前。勘箭官拱手上前，到車前約五步，面對車站立。閤門使説“接受箭進行勘對”。勘箭官跪拜，接受箭；舉手勘對完畢，鞠躬，奏“內外勘對相同”。閤門使説“根據敕命進行勘對”。勘箭官平身站立，退到門中原位站立，在胸前持箭，唱“軍將門仗官上前”。門仗官隨聲開門，隨聲從兩邊一起出來，并排在左右

聲兩邊齊出，并列左右，立。勘箭官舉右手贊“呈箭”，次贊“内出唤仗御箭一隻，准敕付左金吾仗行勘”。贊“合不合”，應“合、合、合”，贊“同不同”，應“同、同、同”訖。勘箭官再進，依位立，鞠躬，自通全銜臣某對御勘箭同，退門中立。贊“其箭謹付閤門使進入”。事畢，其箭授閤使，轉付宣徽。

宋使見皇太后儀：宋使賀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臣僚班齊，皇太后御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捲班。次契丹臣僚班起居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退於東面侍立。漢人臣僚東洞門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以下起居，凡七拜畢；贊各祗候。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中書令、大王西階上殿，奏宋使并從人榜子訖，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退於西面侍立。次引宋使副六人於東洞門入，丹墀内面殿齊立。閤使自東階下，受書匣，使人捧書匣者皆跪，閤使搢笏立，受書匣。自東階上殿，欄内鞠躬，奏“封全”訖，授樞密開封。宰臣對皇太后讀訖，引使副六人東階上殿，欄内立。使者揖生辰節大使少前，使者俯伏跪，附起居訖，起，復位立。次引賀皇太后正旦大使，附起居，如前儀。皇太后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舍人揖生辰大使并皇太后正旦大使少前，皆跪，唯生辰大使奏“來時聖躬萬福”，皆俯伏，興。引東階下殿，丹墀内面殿齊立。引進使引禮物於西洞門入，殿前置擔床。控鶴官起居，四拜，擔床於東便門出畢，揖使副退於東方，西面，皆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見，舞

兩邊，立定。勘箭官舉右手唱“呈箭”，接着唱“宫内出唤仗御箭一枝，根據敕命交給左金吾仗進行勘對”。唱“合不合”，回答“合、合、合”。唱“同不同”，回答“同、同、同”結束。勘箭官再上前，按位置站立，鞠躬，自己通報全部官銜臣某當着皇帝勘對箭相同，退到門中站立。唱“此箭恭謹交給閤門使進入”。事結束，箭授給閤門使，轉交宣徽使。

宋使見皇太后儀：宋使祝賀生辰、正旦。到這一天，臣僚拂曉入朝，使者到帷幕處。臣僚班列整齊，皇太后上殿坐。宣徽使率領殿前班問安完畢，捲班。接着契丹臣僚班問安完畢，引應坐臣僚上殿，按位置站立；其餘不應坐臣僚，退在東面侍立。漢人臣僚從東洞門進入，面對西面鞠躬。舍人鞠躬，通報某以下問安，共下拜七次完畢；宣贊各自敬候。引應坐臣僚上殿，按位次站立。中書令、大王從西階上殿，奏宋使及其隨從書匣到，按位置站立。其餘不應坐臣僚，退到西面站立。其次引宋使、副使六人從東洞門進入，石階内面對宫殿整齊站立。閤門使從東階下來，接受書匣，捧書匣的出使人都跪下，閤門使插笏站立，接受書匣。從東階上殿，欄楯内鞠躬，奏“封閉完整”結束，交給樞密開封。宰臣向皇太后讀完，引使、副使六人從東階上殿，欄内站立。使者讓生辰節大使稍稍上前，使者俯身跪下，隨即問安完畢，站起來，回到原位站立。其次引賀皇太后正旦大使，隨即問安，與前面的儀式相同。皇太后宣問“南朝皇帝聖體萬福”，舍人讓生辰大使和皇太后正旦大使稍稍上前，都下跪，衹有生辰大使奏“來時聖躬萬福”，都俯身，站起來。引他們從東階下殿，石階内面對宫殿整齊站立。引進使帶領禮物從西洞門進入，殿前設置盛器。控鶴官問安，拜四次，盛器從東便門出去完畢，讓正使、副使退到東面，面向西，都鞠躬。舍人鞠躬，通報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敬候拜見，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不出班列，奏“聖躬萬福”，兩次下拜；讓班首出班，謝面見皇太后完畢，回到原位，行舞蹈禮，下拜五次完

蹈，五拜畢；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揖班首出班，謝面天顏訖，復位，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引各使副西階上殿就位。勾從人兩洞門入，面殿鞠躬，通名，贊拜，起居，四拜畢，贊各祗候，分班引兩洞門出。若宣問使副“跋涉不易”，引西階下殿，丹墀内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引西階上殿，就位立。契丹舍人、漢人閤使齊贊拜，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湯、行茶。供過人出殿門，揖臣僚并使副起，鞠躬。契丹舍人、漢人閤使齊贊，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先引宋使副西階下殿，西洞門出，次揖臣僚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太后起。

宋使見皇帝儀：宋使賀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奏“班齊”，聲警，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捲班出。契丹臣僚班起居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并退於北面侍立。次引漢人臣僚北洞門入，面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官某以下起居，皆七拜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引首相南階上殿，奏宋使并從人榜子，就位立。臣僚并退於南面侍立。教坊入，起居畢，引南使副北洞門入，丹墀内面殿立。閤使北階下殿，受書匣，使人捧書匣者跪，閤使搢笏立，受於北階。上殿，欄内鞠躬，奏“封全”訖，授樞密開封。宰相對皇帝讀訖，舍人引使副北階上殿，欄内立。揖生辰大使少前，俯伏跪，附起居。俯伏興，復位立。大使俯伏跪，奏訖，俯伏興，退；引北階下殿，揖使副北方，南面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

畢，宣贊各上殿敬候，引各正使、副使從西階上殿就位。引隨從人員從兩洞門進入，面對宮殿鞠躬，通報姓名，唱贊下拜，問安，四次下拜完畢，宣贊各自敬候，分班引他們從兩洞門出。如果宣問正使、副使“長途跋涉不易”，引他們從西階下殿，在丹墀内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宣贊各自上殿敬候，引他們從西階上殿，按位次站立。契丹舍人、漢人閤門使一齊唱贊下拜，應坐臣僚和正使、副使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就各位，送湯送茶。供過人出殿門，讓臣僚和正使、副使起身，鞠躬。契丹舍人、漢人閤門使齊聲唱贊，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先引宋正使、副使從西階下殿，從西洞門出，其次讓臣僚出去完畢，報告閤門無事。皇太后起身。

宋使見皇帝儀：宋使祝賀生辰、正旦。到這一天，臣僚拂曉入朝，使者到帷幕處。奏“班齊”，叫警戒，皇帝升殿坐下。宣徽使領殿前班問安完畢，捲班出。契丹臣僚班問安完畢，引應坐臣僚班上殿，按位置站立；其餘不應坐臣僚，都退到北面站立。其次引漢人臣僚從北洞門進入，面對宮殿鞠躬。舍人鞠躬，通報某官某以下問安，都下拜七次完畢，引應坐臣僚上殿，按位置站立。引首相從南階上殿，奏宋使及隨從人榜書，按位置站立。臣僚都退到南面侍立。教坊進入，問安完畢，引宋朝正使、副使從北洞門進入，石階内面向宮殿站立。閤門使從北階下殿，接受書匣，捧書匣的人下跪，閤門使插笏站立，在北階接受書匣。上殿，欄楯内鞠躬，奏“封閉完整”，交給樞密開封。宰相向皇帝讀完，舍人引正使、副使從北階上殿，欄楯内站立。讓生辰大使稍前，俯身跪下，詢問起居。俯身起來，在原位站立。大使俯身跪下，奏事結束，俯身站起，退下；從北階引下殿，讓正使、副使到北面，面對南方鞠躬。舍人鞠躬，通報宋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敬候拜見，問安，七次下拜完畢；讓班首出班，謝面見皇帝，行舞蹈禮，拜完五次，

見，起居，七拜畢；揖班首出班，謝面天顏，舞蹈，五拜畢；出班，謝遠接、御筵、撫問、湯藥，舞蹈，五拜畢，贊各祗候。引出，歸幕次。閤使傳宣賜對衣、金帶。勾從人以下入見。舍人贊班首姓名以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贊再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出。舍人傳宣賜衣。使副并從人服賜衣畢，舍人引使副入，丹墀内面殿鞠躬。舍人贊謝恩，拜，舞蹈，五拜畢，贊上殿祗候。引使副南階上殿，就位立。勾從人入，贊謝恩，拜，稱“萬歲”。贊“有敕賜宴”，再拜，稱“萬歲”。贊各祗候。承受官引北廊下立。御床入，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舍人、漢人閤使齊贊拜，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卒飲，贊拜，應坐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酒，親王、使相、使副共樂曲。若宣令飲盡，并起立飲訖。放盞，就位謝。贊拜，并隨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行方茵地坐臣僚等官酒。若宣令飲盡，贊謝如初。殿上酒一行畢，贊廊下從人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若傳宣令飲盡，并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殿上酒三行，行茶、行肴、行膳。酒五行，候曲終，揖廊下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出。曲破，臣僚并使副并起，鞠躬。贊拜，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使副南階下殿，丹墀内舞蹈，五拜畢，贊各祗候。引出。次引衆臣僚下殿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聲蹕。

曲宴宋使儀：昧爽，臣僚入朝，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見之儀。宋

出班，謝遠接、御宴、撫問、送湯藥，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宣贊各自敬候。引出，回到帷幕處。閤門使傳詔賜對衣、金帶。引隨從人員以下入見。舍人宣贊班首以下姓名，兩次下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唱贊拜兩次，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引出。舍人傳詔賜衣。正使、副使和隨從人員穿賜衣完畢，舍人引正使、副使進入，石階内面對宫殿鞠躬。舍人唱贊謝恩，下拜，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宣贊上殿敬候。引正使、副使從南階上殿，按位置站立。引隨從人員進入，宣贊謝恩，下拜，稱“萬歲”。宣贊“有詔賜宴”，兩次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承受官引他們在北廊下站立。皇帝御座進入，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舍人、漢人閤門使齊聲唱贊下拜，應坐和侍立臣僚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飲酒結束，唱贊下拜，應坐臣僚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飲酒，親王、使相、正使、副使共賞樂曲。如果宣詔令飲盡，全部起立飲完。放下酒盞，就位謝恩。宣贊下拜，都隨即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其次方墊地上坐的臣僚等官飲酒。如果宣詔令飲盡，唱贊謝恩同前面一樣。殿上飲酒一輪完畢，宣贊廊下隨從人員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若傳詔令飲盡，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殿上飲酒三輪，送茶、送菜肴、送飲食。飲酒五輪，等到樂曲奏完，讓廊下隨從人員起身，宣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引出。樂曲驟然急響，臣僚和正使、副使都起身，鞠躬。宣贊下拜，應坐臣僚和正使、副使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引正使、副使從南階下殿，石階内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宣贊各自敬候。引出。其次引各臣僚下殿出去完畢，報告閤門無事。皇帝起身，喝令行人禁止通行。

曲宴宋使儀：拂曉，臣僚入朝，宋使到帳幕處。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都像初見的儀式。宋正使、副使跟隨翰林學士班，從

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洞門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謝宣召赴宴，致詞訖，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使副及方茵朵殿應坐臣僚并於西階上殿，就位立；其餘不應坐臣僚并於西洞門出。勾從人入，起居，謝賜宴，兩廊立，如初見之儀。二人監盞，教坊再拜，贊各上殿祗候。入御床，大臣進酒。舍人、閤使贊拜、行酒，皆如初見之儀。次行方茵朵殿臣僚酒，傳宣飲盡，如常儀。殿上酒一行畢，兩廊從人行酒如初。殿上行餅茶畢，教坊致語，揖臣僚、使副并廊下從人皆起立，候口號絶，揖臣僚等皆鞠躬。贊拜，殿上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贊廊下從人拜，亦如之。歇宴，揖臣僚起立，御床出，皇帝起，入閤。引臣僚東西階下殿，還幕次内賜花。承受官引從人出，賜花，亦如之。簪花畢，引從人復兩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復殿上位立。皇帝出閤，復坐。御床入，揖應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贊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樂曲。聲絶，揖兩廊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臣僚使副東西階下殿。契丹班謝宴出，漢人并使副班謝宴，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引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

賀生辰正旦宋使朝辭太后儀：臣僚、使副班齊，如曲宴儀。皇太后升殿坐，殿前契丹文武起居、上殿畢。

東洞門進入，向西鞠躬。舍人鞠躬，通報文武百官臣某以下問安，七次下拜。謝宣詔赴宴，致詞完畢，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宣贊各自上殿敬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大使、副使及方墊朵殿應坐臣僚都從西階上殿，按位置站立；其餘不應坐臣僚都從西洞門出。引隨從人員進入，問安，謝賜宴，兩廊站立，與初見儀式一樣。二人監督酒盞，教坊拜兩次，宣贊各自上殿敬候。皇帝御座進入，大臣進酒。舍人、閤門使唱贊下拜、飲酒，都像初見儀式。接着在方墊朵殿的臣僚飲酒，傳詔飲盡，按照固定儀式。殿上飲酒一輪完畢，兩廊隨從人員像開始那樣飲酒。殿上吃餅飲茶完畢，教坊致詞，讓臣僚、正使、副使和廊下隨從人員都起立，等到口號停止，讓臣僚等都鞠躬。唱贊下拜，殿上應坐和侍立臣僚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其次宣贊廊下隨從人員下拜，也像以前一樣。宴會停歇，讓臣僚起立，抬出皇帝御座，皇帝起身，入閤。引臣僚從東西階下殿，回到帷幕内賜花。承受官引隨從人員出，賜花，也跟前面儀式一樣。戴花完畢，引隨從人員仍在兩廊原位上站立。其次引臣僚、正使、副使從兩洞門進入，回到殿上位置站立。皇帝出閤，又坐下。皇帝御座進入，讓應坐臣僚、正使、副使和侍立臣僚鞠躬。唱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宣贊兩廊隨從人員，也像這樣。飲茶，飲酒，吃飯，吃果子，殿上行酒九輪，使相奏樂曲。曲聲停止，讓兩廊隨從人員起立，唱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位好走"，承受官引出。曲聲繁急，殿上臣僚、正使、副使都起立，唱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引臣僚、正使、副使從東西階下殿。契丹班謝宴後出去，漢人和正使、副使班謝宴，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宣贊"各位好走"。引出完畢，報告閤門無事。皇帝起身。

賀生辰正旦宋使朝辭太后儀：臣僚、正使、副使班齊，如同曲宴儀式。皇太后升殿坐下，殿前契丹文武官員問安、上殿完畢。宰臣奏宋正

宰臣奏宋使副、從人朝辭榜子畢，就位立。舍人引使副北洞門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辭，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戀闕，致詞訖，又再拜。贊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南階上殿，就位立。引從人，贊姓名，再拜；奏"聖躬萬福"，再拜，稱"萬歲"。贊"各好去"，引出。殿上揖應坐臣僚并使副就位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湯、行茶畢，揖臣僚并南使起立，與應坐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立。引使副六人於欄內拜跪，受書匣畢，直起立，揖少前，鞠躬，受傳答語訖，退。於北階下殿，丹墀內面殿鞠躬。舍人贊"各好去"，引出。臣僚出。

使、副使、隨從人員朝辭榜書完畢，按位置站立。舍人引正使、副使從北洞門進入，向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報宋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敬候辭別，拜兩次；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兩次下拜；出班，依戀朝廷，致詞完畢，又下拜兩次。宣贊各上殿敬候。舍人引他們從南階上殿，按位置站立。引隨從人員，唱贊姓名，拜兩次；奏"聖躬萬福"，拜兩次，稱"萬歲"。宣贊"各位好走"，引出。殿上讓應坐臣僚和正使、副使在原位上鞠躬。宣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送湯、送茶完畢，讓臣僚和宋使起立，跟應坐臣僚鞠躬。唱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站立。引正使、副使六人在欄內跪拜，接受書匣完畢，起立，讓稍前，鞠躬，接受傳話結束，退下。從北階下殿，在石階內面向宮殿鞠躬。舍人宣贊"各位好走"，引出。臣僚出。

賀生辰正旦宋使朝辭皇帝儀：臣僚入朝如常儀，宋使至幕次。於外賜從人衣物。皇帝升殿，宣徽、契丹文武班起居、上殿，如曲宴儀。中書令奏宋使副并從人朝辭榜子畢，臣僚并於南面侍立。教坊起居畢，舍人引使副六人北洞門入，丹墀北方，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辭，再拜；起居，戀闕，如辭皇太后儀。贊各祗候，平身立。揖使副鞠躬。宣徽贊"有敕"，使副再拜，鞠躬，平身立。宣徽使贊"各賜卿對衣、金帶、匹段、弓箭、鞍馬等，想宜知悉"，使副平身立。揖大使三人少前，俯伏跪，播笏，閤門使授別録賜物。過畢，俯起，復位立。揖副使三人受賜，亦如之。贊謝恩，舞蹈，五拜。贊上殿祗候，舍人引使副南階上殿，就位立。引從人，贊謝恩，再拜；起居，再拜；贊賜宴，再拜；皆稱"萬歲"。贊各祗候，承受

賀生辰正旦宋使朝辭皇帝儀：臣僚入朝如原來儀式，宋使到帷幕處。在外賜給隨從人員衣物。皇帝升殿，宣徽使、契丹文武班問安、上殿，如曲宴儀式。中書令奏宋正使、副使和隨從人員朝辭榜書完畢，臣僚都在南面站立。教坊問安完畢，舍人引正使、副使六人從北洞門進入，在石階北方，向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報宋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敬候辭別，拜兩次；問安，留戀朝廷，如辭別皇太后儀式。宣贊各自敬候，平身站立。讓正使、副使鞠躬。宣徽使宣贊"有敕詔"，正使、副使下拜兩次，鞠躬，平身站立。宣徽使宣贊"各賜你們對衣、金帶、匹段、弓箭、鞍馬等，料想應該知道"，正使、副使平身站立。讓大使三人稍前，俯身跪下，插笏，閤門使授給另外的賞賜物。完畢，俯身起立，回到原位站立。讓副使三人接受賞賜，也像這樣。宣贊謝恩，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上殿敬候，舍人引正使、副使從南階上殿，按位置站立。引隨從人員，宣贊謝恩，兩次下拜；問安，拜兩次；宣贊賜宴，拜兩次；都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承受引他們在兩廊站立。御床進入，皇帝飲

引兩廊立。御床入，皇帝飲酒，舍人、閤使贊臣僚、使副拜，稱"萬歲"，皆如曲宴。應坐臣僚拜，稱"萬歲"。就坐、行酒、樂曲，方茵、兩廊皆如之；行肴、行茶、行膳亦如之。行饅頭畢，從人起，如登位使之儀。曲破，臣僚、使副皆起立，拜，稱"萬歲"，如辭太后之儀。使副下殿，舞蹈，五拜。贊各上殿祇候，引北階上殿，欄內立。揖生辰、正旦大使二人少前，齊跪，受書畢，起立，揖磬折受起居畢，退。引北階下殿，丹墀內并鞠躬。舍人贊"各好去"，引南洞門出。次引殿上臣僚南北洞門出畢，報閤門無事。

高麗使入見儀：臣僚常服，起居，應上殿臣僚殿上序立。閤門奏榜子，引高麗使副面殿立。引上露臺拜跪，附奏起居訖，拜，起立。閤門傳宣"王詢安否"，使副皆跪，大使奏"臣等來時詢安"。引下殿，面殿立。進奉物入，列置殿前。控鶴官起居畢，引進使鞠躬，通高麗國 王詢進奉。宣徽使殿上贊進奉赴庫，馬出，擔床出畢，引使副退，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祇候見，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五拜。出班，謝遠接、湯藥，五拜。贊各祇候。使副私獻入，列置殿前。控鶴官起居，引進使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某官某以下進奉。宣徽使殿上贊如初。引使副西階上殿序立。皇帝不入御床，臣僚伴酒。契丹舍人通，漢人閤使贊，再拜，稱"萬歲"，各就坐。酒三行，肴膳二味。若宣令飲盡，就位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肴膳不贊，起，再拜，稱"萬歲"。引下殿，舞蹈，五拜。贊各

酒，舍人、閤門使宣贊臣僚、正使、副使下拜，稱"萬歲"，都像曲宴儀式。應坐臣僚下拜，稱"萬歲"。就座、飲酒、奏樂曲，方墊和兩廊上的人都一樣；送肉、茶、膳食也一樣。送饅頭完畢，隨從人員起身，如登位使儀式。樂曲演奏完畢，臣僚、正使、副使都起立，下拜，稱"萬歲"，像謝太后的儀式。正使、副使下殿，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上殿敬候，引他們從北階上殿，欄內站立。讓生辰、正旦大使二人稍前，一齊跪下，受書完畢，起立，屈身接受問安完畢，退下。引他們從北階下殿，石階內都鞠躬。舍人宣贊"各位走好"，引他們從南洞門出。接着引殿上臣僚從南北洞門出去完畢，報告閤門無事。

高麗使入見儀：臣僚穿平常服裝，問安，應上殿臣僚殿上按順序站立。閤門使奏榜書，引高麗正使、副使面對宮殿站立。引上露臺跪拜，附奏問安完畢，下拜，起立。閤門使傳宣"王詢平安吧"，正使、副使都跪下，大使奏"我們來時王詢平安"。引下殿，面對宮殿站立。進奉的物品進入，排放在殿前。控鶴官問安完畢，引進使鞠躬，通報高麗國 王詢進奉。宣徽使在殿上唱贊進奉物品入庫，馬出，擔床運出完畢，引正使、副使退下，向西鞠躬。舍人鞠躬，通報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敬候拜見，行舞蹈禮，五次下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兩次下拜。出班，謝面見皇帝，五次下拜。出班，謝遠接、湯藥，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正使、副使私人所獻物進入，排放在殿前。控鶴官問安，引進使鞠躬，通報高麗國謝恩進奉某官某以下進奉。宣徽使殿上宣贊與前面一樣。引正使、副使從西階上殿按順序站立。皇帝不登御座，臣僚陪伴飲酒。契丹舍人通報，漢人閤門使唱贊，兩次下拜，稱"萬歲"，各自就座。飲酒三輪，上兩種食品。如果宣詔令飲盡，在原位上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肴膳不宣贊，起立，兩次下拜，稱"萬歲"。引下殿，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引出，在幄幕內另差使臣陪

祗候。引出，於幕次内别差使臣伴宴。起，宣賜衣物訖，遥謝，五拜畢，歸館。

伴宴飲。起身，宣詔賜衣物結束，遠謝，五次下拜完畢，回到館舍。

曲宴高麗使儀：臣僚入朝，班齊，皇帝升殿。宣徽、教坊、控鶴、文武班起居，皆如常儀；謝宣宴，如宋使儀。贊各上殿祗候。契丹臣僚謝宣宴。勾高麗使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起居，謝宣宴，共十二拜。贊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就位立。大臣進酒，契丹舍人通，漢人閤使贊，上殿臣僚皆拜。贊各祗候，進酒。大臣復位立，贊應坐臣僚拜，贊各就坐行酒。若宣令飲盡，贊再拜，贊各就坐。教坊致語，臣僚皆起立。口號絶，贊再拜，贊各就坐。凡拜，皆稱“萬歲”。曲破，臣僚起，下殿。契丹臣僚謝宴，中書令以下謝宴畢，引使副謝，七拜。贊“各好去”。控鶴官門外祗候，報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來日問聖體。

曲宴高麗使儀：臣僚入朝，班齊，皇帝升殿。宣徽使、教坊、控鶴、文武班問安，都如通常儀式；謝宣詔賜宴，像宋使儀式。宣贊各自上殿敬候。契丹臣僚謝宣詔賜宴。引高麗使臣進入，向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報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問安，謝宣詔賜宴，共十二次下拜。宣贊各自上殿敬候，臣僚、正使、副使按位置站立。大臣進酒，契丹舍人通報，漢人閤門使宣贊，上殿臣僚都下拜。宣贊各自敬候，進酒。大臣回到原位站立，宣贊應坐臣僚下拜，宣贊各自就座飲酒。如果宣詔令飲盡，宣贊兩次下拜，宣贊各自就座。教坊致詞，臣僚都站起來。口號停止，宣贊兩次下拜，宣贊各自就座。凡下拜，都稱“萬歲”。樂曲演奏完畢，臣僚起身，下殿。契丹臣僚謝賜宴，中書令以下謝賜宴完畢，引正使、副使謝賜宴，七次下拜。宣贊“各位走好”。控鶴官門外敬候，報告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第二天問聖體安好。

高麗使朝辭儀：臣僚起居、上殿如常儀。閤門奏高麗使朝辭榜子，起居、戀闕，如宋使之儀。贊各上殿祗候，引西階上殿立。契丹舍人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中書令以下伴酒三行，肴膳二味，皆如初見之儀。既謝，贊“有敕宴”，五拜。贊“各好去”，引出，於幕次内别差使臣伴宴。畢，賜衣物，跪受，遥謝，五拜。歸館。

高麗使朝辭儀：臣僚問安、上殿如通常儀式。閤門使奏高麗使朝辭榜書，問安，留戀朝廷，像宋使的儀式。宣贊各自上殿敬候，引他們從西階上殿站立。契丹舍人唱贊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中書令以下陪伴飲酒三輪，肴膳兩種食物，都如初見儀式。謝恩畢，宣贊“有詔敕賜宴”，五次下拜。宣贊“各位走好”，引出，在帷幕内另差使臣陪伴宴飲。完畢，賜衣物，跪下接受，遠謝，五次下拜。回到館舍。

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到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俯興，復位。閤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安”。俯伏興，退，復位。引左下，到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閤

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臣僚按常規朝見皇帝完畢，引使者從左面進入，到石階，面對宫殿站立。引使者上露臺站立。讓稍前，跪拜，附奏問安結束，俯身起立，回到原位。閤門使宣問“某平安吧”，鞠躬聽旨，跪奏“某平安”。俯身起立，退下，回到原位。引使者從左面下去，到石階，面對宫殿站立。禮物從右面入，從左面出，

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祗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喏。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敕宴"，五拜。祗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

完畢，閤門使鞠躬，通報某國進奉使姓名等候拜見，共拜十七次。宣贊敬候，平身站立。有私人獻禮，完畢，讓使者鞠躬，宣贊"進奉的禮物收受完畢"。宣贊敬候，引他們從左面上殿，按位置站立。臣僚、使者齊聲唱諾。飲酒三輪，引使者從左面下去，到石階謝賜宴，拜五次。完畢，宣贊"有詔敕賜宴"，拜五次。敬候，從右面引出。禮儀完畢。在外賜宴，客省使陪伴宴飲，并賜衣物。

西夏使朝辭儀：常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祗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西夏使朝辭儀：常規朝見皇帝完畢，引使者從左面進入，通報某國某使敬候辭別，兩次下拜。不出班，問安，兩次下拜。出班，留戀朝廷，致詞，又拜兩次。賜衣物，謝恩如通常儀式。如果賜宴，拜五次。完畢，唱贊"走好"，從右面引出。

遼史卷五十二

志第二十一

禮志(五)

嘉儀(上)

皇帝受册儀：前期一日，尚舍奉御設幄於正殿北墉下，南面設御坐；奉禮郎設官僚、客使幕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設宫懸於殿庭，舉麾位在殿第二重西階上，東向；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設解劍席于東西階。設文官六品已上位横街南，東方西向；武官五品已上位横街南，西方東向。皆北上重行，每等異位。將士各勒所部六軍仗屯諸門。金吾仗、黄麾仗陳于殿庭。至日，押册官引册自西便門入，置册案西階上。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入，就位。侍中東階下，解劍履，上殿，欄外俯伏跪，奏"中嚴"；下殿，劍履，復位立。閤使西階上殿，欄外跪請木契；面殿鞠躬，奏"奉敕唤仗"。殿中監、少監、殿中丞等押金吾四色仗入，位臣僚後。協律郎入，就舉麾位。符寶郎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引文官四品至六品、武官三品至五品，就門外位。皇帝御輦至宣德門。宣徽使押内諸司班起居，引皇帝至閤，服衮冕。侍中東階下，解劍履，上殿，版奏外辦。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帝。内諸司出。協律郎舉麾，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鍾，左右鍾皆應，工人鼓柷，樂

皇帝受册儀：舉行儀式的前一天，尚書、舍人、奉御官在正殿北墻下設置幄幕，南面設置皇帝的座位；奉禮郎在東西朝堂設置官僚、客使的幄幕；太樂令在殿堂設置宫樂，在殿第二重西階上設舉旗位，向東；乘黄令陳設車輅；尚輦令奉御官陳設輿輦；尚書舍人奉御在東西階設解劍席。文官六品以上位横街南，東方向西；武官五品以上位横街南，西方向東。都雙行北上，每等位置不同。將士各自統率所管轄的六軍仗屯住各門。金吾仗、黄麾仗陳列在殿庭。到舉行儀式這一天，押册官帶册從西便門進入，把册案放在西階上。通事舍人引侍從班進入，到侍從的位置。侍中在東階下，解劍脱鞋，上殿，欄外俯身跪下，奏"中嚴"；下殿，佩劍穿鞋，在原位上站立。閤門使西階上殿，欄外跪下請給木契，面向宫殿鞠躬，奏"奉敕命唤仗"。殿中監、少監、殿中丞等押金吾四色仗進入，位置在臣僚後面。協律郎進入，到舉旗的位置。符寶郎到閤門奉迎。通事舍人引文官四品至六品、武官三品至五品，到門外位置。皇帝乘車至宣德門。宣徽使引押内各司班問安，引皇帝到閤，穿皇服戴皇冠。侍中在東階下，解劍脱鞋，上殿，版奏殿外已備辦。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宫内各司出。協律郎舉旗，太樂令令撞黄鐘韵律之鐘，左右鐘都應和，工人鼓柷，奏樂；皇帝就座，宣徽使宣贊扇合，奏樂停止；宣贊捲簾，開扇。符寶郎捧寶進入，左右金吾報告平安。通事舍人引

作；皇帝即御坐，宣徽使贊扇合，樂止；贊簾捲，扇開。符寶郎奉寶進，左右金吾報平安。通事舍人引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入門，樂作；就相向位畢，樂止。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合班，北向。東班西上，西班東上，起居，七拜。分班，各復位。通事舍人引押册官押册自西階下，至丹墀，當殿置香案册案。置册訖，樂作；就位，樂止。捧册官近後，東西相對立。舍人引侍從班并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贊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復位如初。捧册官就西階下解劍席，解劍履，捧册西階上殿，樂作；置册御坐前，東西立，北向。捧册官西墉下立，北上，樂止。讀册官出班，當殿立，贊再拜，三呼"萬歲"。就西階下解劍席，解劍履，西階上殿，欄内立，當御坐前。侍中取册，捧册官捧册匣至讀册官前跪，相對捧册。讀册官俯伏跪；讀訖，俯伏興。捧册官跪左膝，以册授侍中。侍中受册，以册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劍履訖，復當殿位。贊再拜，三呼"萬歲"，復分班位。舍人引侍從班、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贊拜，在位者皆拜；舞蹈、鞠躬如初。通事舍人引班首西階下，解劍履。上殿，樂作；就欄内位，樂止。俯伏跪，通全銜臣某等致詞稱賀訖，俯伏興。降西階下，帶劍，納舄，樂作；復位，樂止。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鞠躬。侍中臨軒西向，稱"有制"，皆再拜。侍中宣答訖，贊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復位。三品已上出，樂作；出門畢，樂止。侍中當御坐俯伏跪，通全銜奏"禮畢"，俯伏興。退，東階下殿，帶劍，納履，

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入門，奏樂；在面對面的位置站畢，奏樂停止。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合班，向北。東班從西面上，西班從東面上，問安，下拜七次。分班，各自回到原位。通事舍人引押册官押册書自西階下，到石階，對着宫殿設置香案册案。册書安放完畢，奏樂；到位置後，停止奏樂。捧册官靠近後面，東西面對面站立。舍人引侍從班同南班合班，像開初那樣向北。宣贊兩次下拜，在位的人都兩次下拜；行舞蹈禮，拜五次。分班，各自像開初那樣恢復原位。捧册官到西階下解劍席位，解劍脱鞋，捧册書從西階上殿，奏樂；把册書放在皇帝座前，東西站立，向北。捧册官西墻下站立，從北面上殿，奏樂停止。讀册官走出班列，當殿站立，宣贊兩次下拜，三呼"萬歲"。到西階下解劍席，解劍脱鞋，西階上殿，欄内站立，在皇帝座位前。侍中取册書，捧册官捧册匣到讀册官面前跪下，面對讀册官捧册。讀册官俯身跪下，讀完，俯身站起。捧册官跪左膝，以册書交侍中。侍中接受册書，以册書交執事的人，從西階下，佩劍穿鞋完畢，回到當殿位置。宣贊兩次下拜，三呼"萬歲"，再分班位。舍人引侍從班、南班合班，像開始那樣向北。宣贊下拜，在位的人都拜，像開始那樣，行舞蹈禮、鞠躬。通事舍人引班首從西階下，解劍脱鞋。上殿，奏樂；到欄内位置，停止奏樂。俯身跪下，通報全銜臣某等致詞稱賀完畢，俯身站起。從西階下，帶劍穿鞋，奏樂；回到原位，停止奏樂。宣贊下拜，在位的人都拜兩次，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侍中臨軒向西，稱"有制命"，都兩次下拜。侍中宣答完畢，宣贊都拜兩次，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分班各回原位。三品以上出去，奏樂；出門完畢，奏樂停止。侍中當着皇帝座位俯身跪下，通報全銜奏"禮畢"，俯身站起。退下，從東階下殿，帶劍穿鞋，回到原位。宣徽使宣贊合扇，下簾。太常博士、太常卿引皇帝起身，奏樂；到閣，停止奏樂。舍人引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下出門外，分班站立；接着引侍從班出，接着引兵部、吏部出，接着引金吾出，接着引起居

復位。宣徽使贊扇合，下簾。太常博士、太常卿引皇帝起，樂作；至閣，樂止。舍人引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下出門外，分班立；次引侍從班出，次兵部、吏部出，次金吾出，次起居郎、舍人出，次殿中監、少監押金吾細仗出，仍位臣僚後。次東西上閤門使於丹墀內鞠躬，奏衙內無事，捲班出。閤門使丹墀內鞠躬，奏“奉敕放仗”。出，門外文武班中間立，喚承受官。承受官聲喏，至閤使後，鞠躬，揖。閤使鞠躬，稱“奉敕放仗”。承受聲喏，鞠躬，揖，平身立，引聲“奉敕放仗”。聲絶，趨退。文武合班，再拜。舍人一員攝詞令官，殿前鞠躬，揖，稱“奉敕放黄麾仗”，出。放金吾仗亦如之。翼日，文武臣僚入問聖躬。

郎、舍人出，接着殿中監、少監押金吾細仗出，位置仍在臣僚後。接着東西上閤門使在石階内鞠躬，奏衙内無事，捲班出。閤門使在石階内鞠躬，奏“奉敕命放仗”。出來，門外文武班中間站立，喚承受官。承受官高聲答應，到閤門使後，鞠躬，作揖。閤門使鞠躬，稱“奉敕命放仗”。承受官高聲應答，鞠躬，作揖，平身站立，長聲説“奉敕命放仗”。聲音停止，躬身退下。文武官合班，兩次下拜。舍人一員兼詞令官，殿前鞠躬，作揖，稱“奉敕命放黄麾仗”，出來。放金吾仗也是如此。第二天，文武臣僚入朝向皇帝問安。

太平元年，行此儀，大略遵唐、晋舊儀。又有《上契丹册儀》，以阻午可汗柴册禮合唐禮雜就之。又有《上漢册儀》，與此儀大同小異，加以《上寶儀》。

太平元年，實行這種儀式，大體遵從唐、晋舊有儀式。又有《上契丹册儀》，以阻午可汗柴册禮加上唐禮混合而成。又有《上漢册儀》，與這種儀式大同小異，加上《上寶儀》。

册皇太后儀：前期，陳設於元和殿如皇帝受册之儀。至日，皇帝御弘政殿。册入，侍從班入，門外金吾列仗，文武分班。侍中解劍，奏“中嚴”。宣徽使請木契、喚仗皆如之。樂工入，閤使門外文武班中間立，喚承受官。承受官聲喏，趨至閤使後立。閤使鞠躬，揖，稱“奉敕喚仗”。承受官鞠躬，聲喏，揖，引聲“奉敕喚仗”。文武合班，再拜。殿中監押仗入，文武班入，亦如之。宣徽使押内諸司供奉官天橋班候。皇太后御紫宸殿，乘平頭輦，童子、女童隊樂引。至金鑾門，閤使奏内諸司起居訖，贊引駕，自下先行至元和殿。皇太后入西北隅閤内更衣。侍中解劍，

册皇太后儀：舉行儀式前，在元和殿的陳設如皇帝受册的儀式。到舉行儀式這天，皇帝到弘政殿。封册進入，侍從班進入，門外金吾列仗，文武分班。侍中解下佩劍，奏“中嚴”。宣徽使請木契、喚仗，都如同皇帝受册儀式。樂工進入，閤門使門外文武班中間站立，呼喚承受官。承受官高聲回答，趨身到閤門使後站立。閤門使鞠躬，作揖，稱“奉敕命喚仗”。承受官鞠躬，高聲唱諾，作揖，長聲稱“奉敕命喚仗”。文武合班，兩次下拜。殿中監押仗進入，文武班進入，也如同皇帝受册儀式。宣徽使押宫内各司供奉官在天橋排班等候。皇太后到紫宸殿，乘坐平頭車，童子、女童樂隊引路。到金鑾門，閤門使奏宫内各司問安完畢，宣贊官引導皇帝，從下先上到元和殿。皇太后進入西北角閤内更衣。侍中解下佩劍，上殿奏殿外已備辦。宣徽使接受奏版

上殿奏外辦。宣徽受版入奏。侍中降，復位。協律郎舉麾，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皇太后升坐。宣徽使贊扇合，簾捲，扇開，樂止。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左右金吾大將軍對揖，鞠躬，奏“軍國内外平安”。東上閤門副使引丞相東門入，西上閤門副使引親王西門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入，如儀，樂作；至位，樂止。文武班趨進，相向再拜，退復位。東西上閤門使、宣徽使自弘政殿引皇帝御肩輿至西便門下。引入門，樂作；至殿前位，樂止。宣徽使贊皇帝拜，問皇太后“聖躬萬福”，拜。皇帝御西閤坐，合班起居如儀。北府宰相押册，中書、樞密令史八人舁册，東西上閤門使引册，宣徽使引皇帝送册，樂作；至殿前置册位，樂止。宣徽使贊皇帝再拜，稱“萬歲”，群臣陪位，揖。翰林學士四人、大將軍四人舁册。皇帝捧册行，三舉武，授册。舁之西階上殿，樂作。置太后坐前，樂止。皇帝册西面東立。舍人引丞相當殿再拜，三呼“萬歲”，解劍，西階上殿，樂作；至讀册位，樂止。俯伏跪讀册訖，俯伏三呼“萬歲”，復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樂作；至殿前位，樂止。皇帝拜，舞蹈，拜訖，引皇帝西階上殿。至皇太后坐前位，俯跪；致詞訖，俯伏興。引西階下，至殿前位，拜，舞蹈，拜，鞠躬。侍中臨軒，宣太后答稱“有制”，皇帝再拜。宣訖，引皇帝上殿，樂作；至西閤，樂止。丞相、親王、侍從文武合班，贊拜，舞蹈，三呼“萬歲”如儀。丞相上賀，侍中宣答如儀。丞相以下出，舉樂；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宣徽索扇，扇合，下簾。皇太后起，舉樂；入閤，樂止。文武官

入奏。侍中下殿，回到原位。協律郎舉旗，奏樂。太樂令、太常卿引導皇太后上座位。宣徽使宣贊扇合，捲簾，奏樂停止。符寶郎捧寶放在皇太后座位右面。左右金吾大將軍面對面作揖，鞠躬，奏“軍國内外平安”。東上閤門副使引丞相從東門進入，西上閤門副使引親王從西門進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進入，按照儀式，奏樂；到位後，停止奏樂。文武班趨身上前，面對面拜兩次，退回原位。東西上閤門使、宣徽使從弘政殿引皇帝乘轎到西便門下。引入門，奏樂；到殿前位置，停止奏樂。宣徽使宣贊皇帝下拜，問皇太后“聖躬萬福”，下拜。皇帝到西閤坐下，合班按儀式問安。北府宰相押册，中書、樞密令史八人抬册，東西上閤門使引册，宣徽使引皇帝送册，奏樂；到殿前放在册位上，奏樂停止。宣徽使宣贊皇帝兩次下拜，稱“萬歲”，群臣陪位，作揖。翰林學士四人、大將軍四人抬册。皇帝捧着册書前行，舉足走三步，授册。抬到西階上殿，奏樂。放在太后座前，停止奏樂。皇帝在册的西面向東站立。舍人引丞相當殿兩次下拜，三呼“萬歲”，解下佩劍，從西階上殿，奏樂；到讀册位，奏樂停止。俯身跪下讀册完畢，俯身三呼“萬歲”，回到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奏樂；到殿前位，奏樂停止。皇帝下拜，行舞蹈禮，拜完，引皇帝從西階上殿。到皇太后座前位置，俯身跪下；致詞完畢，俯身站起。從西階引下，到殿前位置，下拜，行舞蹈禮，下拜，鞠躬。侍中到殿前平臺，宣贊皇太后回答“有制命”，皇帝兩次下拜。宣制完畢，引皇帝上殿，奏樂；到西閤，奏樂停止。丞相、親王、侍從文武合班，宣贊下拜，行舞蹈禮，按儀式三呼“萬歲”。丞相上賀表，侍中按儀式宣答。丞相以下出來，奏樂；出門，停止奏樂。侍中奏“禮儀完畢”，宣徽使索取宫扇，扇合，放下簾子。皇太后起身，奏樂；入閤，停止奏樂。文武官出門外分班侍從。兵部、吏部問安，金吾仗按儀式出去。閤門使奏“放仗”，都如同皇帝受册儀式。

出門外分班侍從。兵部、吏部起居，金吾仗出，如儀。閤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册之儀。

册皇后儀：至日，北南臣僚、内外命婦詣端拱殿幕次。皇后至閤，侍中奏“中嚴”，引命婦班入，就東西相向位立。皇帝臨軒，命使發册。使副押册至端拱殿門外幕次。侍中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舉麾，樂作；皇后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偃麾，樂止。引命婦合班面殿起居，八拜。皇后降坐，樂作；至殿下褥位，樂止。引册入，置皇后褥位前。侍中傳宣，皇后四拜，命婦陪位皆拜。引讀册官至皇后褥位前，俯伏跪讀訖，皇后四拜，陪位者皆拜。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册，置皇后坐前册案，退，西向侍立。命婦當殿稱賀，四拜。引班首東階上殿，致詞訖，東階下殿，復位，四拜。侍中奏宣答稱“有教旨”，四拜。宣答訖，四拜。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册使副等酒訖，侍中奏“禮畢”。承旨索扇，樂作，皇后起；入閤，樂止。分引命婦等東西門出。

册皇太子儀：前期一日，設幄坐于宣慶殿，設文武官幕次于朝堂，并殿庭板位，太樂令陳宫縣，皆如皇帝受册儀。守宫設皇太子次于朝堂北，西向；乘黄令陳金輅朝堂門外，西向；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陳宣慶門外；典儀設皇太子板位于殿横街南，近東北向；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樂縣東西；餘官如常儀。至日，門下侍郎奉册，中書侍郎奉寶綬，各置于案。令史二人絳服，對舉案立。寶案在横街北西向，册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并立案後。侍中板奏“中嚴”。皇太子遠游冠，絳紗袍，秉

册皇后儀：舉行儀式這天，南北臣僚、朝廷内外有封號的婦女到端拱殿帷幕處。皇后到閤，侍中奏“中嚴”，引有封號的婦女班進入，在東西面對面站立，皇帝到殿前平臺，命使者發册書。正使、副使押册書到端拱殿門外帷幕處，侍中奏殿外已備辦。有關官府的承旨索扇，扇上，舉旗，奏樂；皇后出閤升座，扇開，捲簾，放下旗幟，停止奏樂。引有封號的婦女面向宫殿問安，下拜八次。皇后下座位，奏樂；到殿下褥位，停止奏樂。引册進入，放在皇后褥位前。侍中傳宣，皇后拜四次，有封號的婦女陪位都下拜。引讀册官到皇后褥位前，俯身跪讀完畢，皇后下拜四次，陪位的人都下拜。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册，放在皇后座位前的册案上，退下，向西侍立。有封號的婦女當殿稱賀，四次下拜。引班首從東階上殿，致詞完畢，從東階下殿，回到原位，下拜四次。侍中奏宣答稱“有教旨”，四次下拜。宣答完畢，四次下拜。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册使、副使等酒完畢。侍中，奏“禮畢”。承旨索取扇，奏樂，皇后起身，入閤，停止奏樂。分别引有封號的婦女等人從東西門出去。

册皇太子儀：儀式前一天，在宣慶殿設置帷幕座位，在朝堂設文武官帷幕和殿庭板位，太樂令陳設宫樂，都像皇帝受册儀式。守宫在朝堂北設皇太子停留處，向西；乘黄令在朝堂門外陳設金車，向西；在宣慶門外陳設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典儀在殿横街南設皇太子板位，近東向北；在宫樂的東西兩面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置；其餘官員按通常儀式。到舉行儀式的這一天，門下侍郎捧册，中書侍郎捧寶綬，分别放在册案上。令史二人穿絳色袍服，相對舉案站立。寶案在横街西北向，册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都站在案後。侍中板奏“中嚴”。皇太子戴遠游冠，穿絳紗袍，持珪出來。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進入，在板位北面向宫殿站立。東宫官三師以

珪出。太子舍人引入，就板位北面殿立。東宫官三師以下皆從，立皇太子東南，西向。太子入門，樂作；至位，樂止。典儀贊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立太子東北，西向，門下侍郎引册案，中書侍郎取册，進授中書令，退復位。傳宣官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傳宣訖，再拜。中書令跪讀册訖，俯伏興。皇太子再拜，受册，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寶，進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寶，退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退，復位。舁案者以案退。典儀贊再拜，皇太子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皇太子升金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儀仗、鼓吹等并列宣慶門外，三師、三少諸宫臣於金輅前後導從，鳴鐃而行，還東宫。宫庭先設仗衛如式，至宫門，鐃止。皇太子降金輅，舍人引入就位坐，文武宫臣序班稱賀。禮畢。

下都跟從，站在皇太子東南方，向西。太子入門，奏樂；到位置後，停止奏樂。典儀宣贊皇太子下拜兩次，在位的人都拜兩次。中書令站在太子東北，向西，門下侍郎引册案，中書侍郎取册，進授中書令，退回原位。傳宣官稱“有制命”，皇太子兩次下拜。傳宣完畢，下拜兩次。中書令跪下讀册書完畢，俯身站起。皇太子下拜兩次，接受册書，退下交給左庶子。中書侍郎取寶，上前交給中書令。皇太子上前受寶，退下交給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退下，回到原位。升案的人升案退下。典儀宣贊兩次下拜，皇太子拜，在位的人都拜兩次。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下，奏樂；出門，奏樂停止。侍中奏“禮畢”。皇太子上金輅，左庶子以下兩邊侍奉，儀仗、鼓吹等排列在宣慶門外，三師、三少各個東宫大臣在金輅前後引導跟從，擊鐃前行，回東宫。宫庭按規定先設置仗衛，到宫門，停止擊鐃。皇太子從金輅上下來，舍人引入就座，東宫文武臣僚排班稱賀。禮儀完畢。

册王妃公主儀：至日，押册使副并讀册等官押册東便門入，持節前導至殿。册案置横街北少東。引使副等面殿立而鞠躬。侍中臨軒稱“有制”，皆再拜，鞠躬。宣制訖，舞蹈，五拜，引册於宣慶門出。使副等押領儀仗、册案，赴各私第廳前，向闕陳列。設傳宣受册拜褥，册案置褥左，去羃蓋。使副案右序立。受册者就位立，傳宣稱“有制”，再拜。宣制畢，舁册人舉册匣於褥前跪捧，引讀册者與受册者皆俯伏跪，讀訖，皆俯伏興。受册者謝恩，國王五拜，王妃、公主四拜。若册禮同日，先上皇太后册寶，次臨軒同制，遣使册皇后、諸王妃主，次册皇太子。

册王妃公主儀：到舉行儀式這一天，押册使、副使和讀册等官押册從東便門進入，手持符節在前面引路到殿上。册案放在横街北面稍東。引正使、副使等面對宫殿站立并鞠躬。侍中到殿前平臺稱“有制詔”，都下拜兩次，鞠躬。宣讀制詔完畢，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引册從宣慶門出去。正使、副使等押領儀仗、册案，到各私宅廳前，面向宫闕陳列。設置傳宣受册時下拜的褥墊，册案放在褥墊左面，去掉罩蓋。正使、副使在册案右面依次站立。受册的人到自己的位置上站立，傳宣稱“有制詔”，兩次下拜。宣讀制詔完畢，抬册人舉册匣在褥墊前跪捧，引讀册的人和受册的人都俯身下跪，讀完册書，都俯身站起。受册的人謝恩，國王五次下拜，王妃、公主四次下拜。如果册禮在同一天，就先上皇太后册寶，接着到殿前平臺上同下制詔，派遣使臣册立皇后、各王妃公主，接着册立皇太子。

皇帝納后之儀：擇吉日。至日，后族畢集。詰旦，后出私舍，坐于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平身立。少頃，拜，進酒于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遍，再拜。納幣，致詞，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詞，遍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遍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罂，捧縢，履黄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于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子孫者，再拜之，授以罂、縢。又詣諸帝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珮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遍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别殿，送后者退食于次。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于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奥坐，主婚禮。命執事者往來致辭于后族，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升，當御坐，皆再拜；又一拜，少進，附奏送后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者向當奥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后族之長跪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當奥者與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

皇帝納后之儀：選擇吉利的日子。到舉行納后儀這一天，皇后同族的人全部來到。早晨，皇后從私宅出來，坐在堂上。皇帝派遣使者和媒人，以牛羊牲禮酒食等大禮來到門前。執事的人報告後，使者和媒人進入謁見，兩次下拜，平身站立。過一會兒，下拜，進酒給皇后，接着進酒給皇后的父母、宗族、兄弟。都進酒後，兩次下拜。交納聘禮，致詞，兩次下拜完畢，皇后同族的人都坐下。惕隱夫人四次下拜，請皇后上車。皇后辭别父母、伯叔父母、兄長，各拜四次；對族中年長的人，都拜兩次。皇后上車，父母飲皇后所進酒，表達告誡的話，遍及使者、媒人、送行的人。發車，伯叔父母、兄長像前面那樣飲皇后的酒。教坊攔路贊頌祝賀，皇后命賜以禮物。皇后同族的人追上下拜，進酒，於是前行。將到宫門，宰相傳達敕命，賜酒給皇后，遍及送行的人。已經到達，惕隱率領皇帝族人恭敬迎接，兩次下拜。皇后的車子到達便殿東南七十步停下，惕隱夫人請皇后下車。帶着銀酒器，捧着袋，在黄道上行走。後面一人張開羊羔裘好像要加在皇后身上，前面一婦人捧着鏡退着走。在路上放馬鞍，皇后從上面經過。於是到神主室三次下拜，南北方向各拜一次，灑酒於地表示祭奠。向謁者拜一次。問安完畢，兩次下拜。接着到舅姑像前下拜，以酒祭奠。選皇族各婦下拜兩次，授以酒器和袋。又到各帝遺像前下拜，以酒祭奠。神賜與襲衣、珠玉、珮飾，下拜接受并穿上。皇后的姊、妹、陪拜的人，各賜以禮物。迎接的皇帝一族人、送行的皇后一族人全部賜酒，都成對飲完，皇后坐在另一殿中，送皇后的人退到宴食處。媒人傳達皇帝旨意，命送皇后的人在殿北排列。等皇帝就座，選一位尊貴的皇族中人坐在室内西南角，主持婚禮。命執事的人來來去去向皇后族人致詞，引皇后族人的年長者帶領送皇后的人上殿，面對皇帝座位，都兩次下拜；又拜一次，稍稍上前，隨即奏送皇后的話；退回原位，兩次下拜。皇后族人的年長者和送皇后的人向室内西南角皇族中尊貴的人三次下拜，向南北各拜一次，向謁者拜一次。皇后族中的年長者跪下問

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群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抵、戲馬，較勝以爲樂。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受賜者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别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酒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奥者。禮畢。

"聖躬萬福"，下拜兩次；重奏送皇后的話，又拜兩次。室内西南角皇族中尊貴的人與媒人進酒三圈，命送皇后的人拜兩次，都坐下，宴會結束。第二天，皇帝早晨起來，到先帝像前下拜，以酒祭奠完畢，又到殿中，宴請皇后族人及群臣，皇族、皇后族像開始一樣對飲，百戲、角抵、戲馬，比賽勝負以取樂。第三天，皇帝到殿，賜皇后族人和贈送行的人，各有不同。受賜的人下拜兩次，進酒，拜兩次。皇帝到另一殿中，有關官府進呈皇后衣服首飾的登記簿。行酒五遍，送行的人辭别完畢，皇帝族獻禮物給皇后族；皇后族以禮物謝皇族中尊貴的人。禮儀完畢。

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爲婚主，凡當奥者、媒者致詞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略如納后儀。擇吉日，詰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詣宫。俟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入見，致宴于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賜其婿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公主下嫁儀：選公主伯叔父一人爲主婚人，所有皇帝族中的尊貴者、媒人致詞的儀式，從送聘禮到禮成，大概與納后的儀式相同。選擇吉日，早晨，媒人去請娶公主家的人到宫廷。等候皇帝、皇后到便殿，率領族人入見。進酒結束，命皇族與公主家的族人相對飲酒。第二天，娶公主家的人以公主及皇婿率領族人入見，宴請皇帝、皇后。獻贈禮物給送行的人完畢，朝謁辭别。賜公主兩輛青幰車，花紋、車蓋都以銀裝飾，以駱駝駕車；一輛送終車，車樓全部是錦緞，銀螭，挂鐸，後面挂大氈，以牛駕車，載一隻羊，叫做祭羊，仿送終器具，直至覆尸儀物都有。賜給皇帝女婿朝服，四季套衣、鞍馬，一切所需的東西没有不具備的。選皇族一人，送到皇婿家。

親王女封公主者婚儀：仿此，以親疏爲差降。

親王女封公主者婚儀：仿公主下嫁儀式，根據親疏降低規格。

遼史卷五十三

志第二十二

禮志(六)

嘉儀(下)

皇太后生辰朝賀儀：至日，臣僚入朝，國使至幕，班齊，如常儀。皇太后升殿坐，皇帝東面側坐。契丹舍人殿上通名，契丹、漢人臣僚，宋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西兩洞門入，合班稱賀，班首上殿祝壽，分班引出，皆如正旦之儀。教坊起居，七拜，契丹、漢人臣僚入，進酒，皆如正旦之儀，唯宣答稱“聖旨”。皇帝降御座，進奉皇太后生辰禮物。過畢，皇帝殿上再拜，殿下臣僚皆再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引中書令、北大王西階上殿，奏契丹臣僚進奉。次漢人臣僚并諸道進奉。控鶴官置擔床，起居，四拜畢；引進使鞠躬，通文武百僚某官某以下、高麗、夏國、諸道進奉。宣徽使殿上贊進奉各付所司，控鶴官聲喏。擔床過畢，契丹、漢人臣僚以次謝，五拜。贊各祗候引出。教坊、諸道進奉使謝如之。契丹臣僚謝宣宴，引上殿就位立，漢人臣僚并宋使副東洞門入，面西謝宣宴，如正旦儀。贊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上殿就位立，亦如之。監盞、教坊上殿，從人入東廊立，皆如之。御床入，皇帝初進酒，臣僚就位陪拜。皇太后飲酒，殿上應坐、侍立臣僚皆

皇太后生辰朝賀儀：舉行儀式這天，臣僚入朝，國使到幕帷處，班齊，如通常儀式。皇太后升殿坐下，皇帝東面側坐。契丹舍人到殿上通報姓名，契丹、漢人臣僚，宋使、副使跟在翰林學士班後，從東西兩洞門進入，合班向皇太后祝賀，班首上殿祝壽，分班引出，都像正旦儀式。教坊問安，下拜七次，契丹、漢人臣僚進入，進酒，都像元旦儀式，衹是宣答稱“聖旨”。皇帝下御座，進奉皇太后生辰禮物。禮物運出後，皇帝殿上拜兩次，殿下臣僚都拜兩次。皇帝升座。引臣僚分班出來，引中書令、北大王從西階上殿，奏契丹臣僚進獻禮物。接着漢人臣僚和各道進獻禮物。控鶴官安置擔床，問安，四次下拜完畢；引進使鞠躬，通告文武百官某官某以下、高麗、夏國、各道進獻禮物。宣徽使殿上宣贊進獻的禮物分別交給有關官員，控鶴官高聲回答。擔床運出完畢，契丹、漢人臣僚依次謝恩，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引出。教坊、各道進奉使謝恩也像這樣。契丹臣僚謝傳宣賜宴，引上殿按位站立，漢人臣僚和宋使、副使從東洞門入，面向西謝傳宣賜宴，像元旦儀式。宣贊各自上殿敬候，臣僚、正使、副使上殿按位站立，也像元旦儀式。監盞、教坊上殿，隨從人員入東廊站立，都相同。運入皇帝所用矮桌，皇帝開始進酒，臣僚在位置上陪拜。皇太后飲酒，殿上應坐、侍立的臣僚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起立。皇太后飲完酒，親手賜皇帝酒。皇帝下跪，

拜，稱“萬歲”。贊各祗候，立。皇太后卒飲，手賜皇帝酒。皇帝跪，卒飲，退就褥位，再拜，臣僚皆陪拜。若皇帝親賜使相、臣僚、宋使副酒，皆立飲。皇帝升坐，贊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方裀朵殿臣僚酒，如正旦儀。一進酒，兩廊從人拜，稱“萬歲”，各就坐。親王進酒，如正旦儀。若皇太后手賜親王酒，跪飲訖，退露臺上，五拜。贊祗候。殿上三進酒，行餅茶訖，教坊跪，致語，揖，臣僚、使副、廊下從人皆立。口號絶，贊拜亦如之。行茶、行肴膳，皆如之。大饌入，行粥碗。殿上七進酒，使相、臣僚樂曲終，揖廊下從人起，拜，稱“萬歲”。“各好去”，承受官引兩門出。曲破，揖臣僚、使副起，鞠躬。贊拜，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臣僚、使副下殿。契丹臣僚謝宴畢，出。漢人臣僚、使副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出洞門畢，報閤門無事，皇太后、皇帝起。

飲完酒，退到褥位，下拜兩次，臣僚都陪拜。如果皇帝親自賜使相、臣僚、宋正使、副使酒，都站着飲酒。皇帝升座，宣贊應坐臣僚和正使、副使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就座。方裀朵殿臣僚飲酒，如元旦儀式。一進酒，兩廊隨從人員下拜，稱“萬歲”，各自就座。親王進酒，如元旦儀式。如果皇太后親手向親王賜酒，跪飲完畢，退到露臺上，五次下拜。宣贊敬候。殿上三次進酒，進餅進茶結束，教坊下跪，致語，揖，臣僚、正使、副使、廊下隨從人員都起立。口號停止，贊拜也像元旦儀式。進茶，進飯菜，都相同。主食進入，送粥碗。殿上七次進酒，使相、臣僚到樂曲結束時，讓廊下隨從人員起立，下拜，稱“萬歲”。“各位走好”，承受官引衆人從兩道門出去。樂曲演奏到第三闋，讓臣僚、正使、副使起立，鞠躬。宣贊下拜，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引臣僚、正使、副使下殿。契丹臣僚謝宴完畢，出來。漢人臣僚、正使、副使行舞蹈禮，下拜五次，宣贊“各位走好”。出洞門完畢，報告閤門無事，皇太后、皇帝起身。

應聖節，宋遣使來賀生辰、正旦，始制此儀，故詳見《賓儀》。

應聖節，宋派遣使臣來祝賀生辰、正旦，開始制定這種儀式，因此詳見《賓儀》。

凡五拜：拜，興。再拜，興。跪，搢笏，三舞蹈，三叩頭，出笏，就拜，興。拜，興。再拜，興。其就拜，亦曰俯伏興。

共五拜：下拜，起立。兩次拜，起立。跪下，插笏，行三次舞蹈禮，三次叩禮，取出笏，就地下拜，起立。下拜，起立。兩次拜，起立。就拜，也叫俯身起立。

《賓儀》，臣僚皆曰坐，於此儀曰高裀，與方裀别。

《賓儀》，臣僚都叫坐下，這種儀式叫高裀，與方裀不同。

皇帝生辰朝賀儀：臣僚、國使班齊，皇帝升殿坐。臣僚、使副入，合班稱賀，合班出，皆如皇太后生辰儀。中書令、北大王奏諸道進奉表目。教坊起居，七拜。臣僚東西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班首上殿進酒。宣徽使宣答，群臣謝宣諭，分班。奏樂，皇帝卒飲，合班。班首下

皇帝生辰朝賀儀：臣僚、國使班齊，皇帝升殿坐下。臣僚、正使、副使進入，合班祝賀，合班出去，都像皇太后生辰儀式。中書令、北大王奏各道進獻禮物表的目録。教坊問安，七次下拜。臣僚從東西門進入，合班兩次下拜。宣贊進酒，班首上殿進酒。宣徽使傳宣答覆，群臣謝傳宣曉諭，分班。奏樂，皇帝飲完酒，合班。班首下殿，分班出去，都像元旦儀式。進獻禮物都像

殿，分班出，皆如正旦之儀。進奉皆如皇太后生辰儀。皇帝詣皇太后殿，近上皇族、外戚、大臣并從，奉迎太后即皇帝殿坐。皇太后御小輦，皇帝輦側步從，臣僚分行序引，宣徽使、諸司、閤門攢隊前引。教坊動樂，控鶴起居，四拜。引駕臣僚并於山樓南方立候。皇太后入閤，揖使副并臣僚入幕次。皇太后升殿坐，皇帝東方側坐。引契丹、漢人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合班，起居，舞蹈，五拜。贊各祗候，面殿立。皇帝降御坐，殿上立，進皇太后生辰物。過畢，皇帝殿上再拜，殿上下臣僚皆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契丹臣僚入，謝宣宴。漢人臣僚、使副入，通名謝宣宴，上殿就位。不應坐臣僚出，從人入，皆如儀。御床入，皇帝初進皇太后酒，皇太后賜皇帝酒，皆如皇太后生辰儀。贊各就坐，行酒。宣飲盡，就位謝如儀。殿上一進酒畢，從人入就位如儀。親王進酒，行餅茶，教坊致語如儀。行茶、行肴膳如儀。七進酒，使相樂曲終，從人起。曲破，臣僚、使副起。餘皆如正旦之儀。

皇后生辰儀：臣僚昧爽朝。皇帝、皇后大帳前拜日，契丹、漢人臣僚陪拜。皇帝升殿坐，皇后再拜，臣僚殿下合班陪拜。皇帝賜皇后生辰禮物，皇后殿上謝，再拜，臣僚皆拜。契丹舍人通名，契丹、漢人臣僚以次入賀。盞入，舍人贊，舞蹈，五拜，起居不表"聖躬萬福"。贊再拜。班首上殿拜跪，自通全銜祝壽訖，引下殿，復位，鞠躬。贊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引宰臣一員上殿，奏百僚諸道進奉表目。教坊起居，七拜，不賀。控鶴官起居，四拜。諸道押衙附奏起居，賜宴，共八拜。契丹、漢人

皇太后生辰儀式。皇帝到皇太后殿，接近皇上的皇族、外戚、大臣都跟隨，事奉迎接太后到皇帝殿坐下。皇太后坐小車，皇帝在車旁步行跟隨，臣僚分行依次導引，宣徽使、各司、閤門使集合成隊在前導引。教坊奏樂，控鶴使問安，四次下拜。引導皇帝車駕的臣僚都在山樓南方站立等候。皇太后入閤，讓正使、副使和臣僚入帷幕處。皇太后升殿坐下，皇帝東方側面坐下。引契丹、漢人臣僚、正使、副使從兩洞門進入，合班，問安，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面向宮殿站立。皇帝下坐，殿上站立，向皇太后進獻生辰禮物。送禮完畢，皇帝殿上兩次下拜，宮殿上下臣僚都下拜。皇帝升座，引臣僚分班出去。契丹臣僚進入，謝傳宣賜宴。漢人臣僚、正使、副使進入，通報姓名謝傳宣賜宴，上殿到位置上。不應坐臣僚出去，隨從人員進入，都按儀式。皇帝用的矮桌進入，皇帝開始向皇太后進酒，皇太后賜酒給皇帝，都像皇太后生辰儀式。宣贊各自就座，飲酒。宣贊飲完，在位置上按儀式謝恩。殿上一次進酒完畢，隨從人員按儀式進入到位置上。親王進酒，進餅進茶，教坊按儀式致詞。按儀式進茶、進飯菜。七次進酒，使相樂曲結束，隨從人員起立。樂曲奏到第三闋，臣僚、正使、副使起立。其餘都像正旦儀式。

皇后生辰儀：臣僚黎明上朝。皇帝、皇后在大帳前拜太陽，契丹、漢人臣僚陪拜。皇帝升殿坐下，皇后下拜兩次，臣僚在殿下合班陪拜。皇帝賜皇后生辰禮物，皇后在殿上謝恩，兩次下拜，臣僚都下拜。契丹舍人通報姓名，契丹、漢人臣僚依次進入祝賀。酒盞進入，舍人宣贊，行舞蹈禮，五次下拜，祇問安，不說"聖躬萬福"。宣贊兩次下拜。班首上殿跪拜，自己通報全銜，祝壽完畢，引下殿，回到原位，鞠躬。宣贊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引臣僚一員上殿，奏百官各道進獻禮物表的目録。教坊問安，七次下拜，不祝賀。控鶴官問安，四次下拜。各道押衙附奏問安，賜宴，共八次下拜。契丹、漢人合班，進獻祝壽酒，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引

合班，進壽酒，舞蹈，五拜。引大臣一員上殿，欄外褥位搢笏，執臺盞進酒，皇帝、皇后受盞。退，復褥位。授臺出笏，欄内拜跪，自通全銜祝壽"臣等謹進千萬歲壽酒"訖，引下殿，復位，舞蹈，五拜，鞠躬。宣徽使奏宣答如儀，引上殿，搢笏執臺。皇帝、皇后飲，殿下臣僚分班，教坊奏樂，皆拜，稱"萬歲"。卒飲，皇帝、皇后授盞。引下殿，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引出。臣僚進奉如儀，宣宴如儀。教坊、監盞、臣僚上殿祗候如儀。皇后進皇帝酒，殿上贊拜，侍臣僚皆拜。皇帝受盞，皆拜。皇后坐，契丹舍人、漢人閤使殿上贊拜，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大臣進皇帝、皇后酒，行酒如儀。酒三行，行肴，行膳。又進皇帝、皇后酒。酒再行，大饌入，行粥。教坊致語，臣僚皆起立。口號絶，贊拜，稱"萬歲"，引下殿謝宴，引出，皆如常儀。

大臣一員上殿，欄外褥位插笏，執臺盞進酒，皇帝、皇后接受酒盞。退下，回到褥位。授給臺盞取出笏板，欄内跪拜，自己通報全銜，祝壽"我們恭謹進獻皇后壽酒"完畢，引下殿，回到原位，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宣徽使按儀式傳宣答覆，引上殿，插笏執臺盞。皇帝、皇后飲酒，殿下臣僚分班，教坊奏樂，都下拜，稱"萬歲"。飲完酒，皇帝、皇后交還酒盞。引下殿，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引出。臣僚按儀式進獻禮物，按儀式傳宣賜宴。教坊、監盞、臣僚按儀式上殿敬候。皇后進皇帝酒，殿上贊拜，侍臣百官都下拜。皇帝接酒盞，都下拜。皇后坐下，契丹舍人、漢人閤門使殿上贊拜，其他人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就各位。大臣向皇帝、皇后進酒，按儀式飲酒。飲酒三輪，進菜進飯食。又向皇帝、皇后進酒。兩次行酒後，主食進入，進粥。教坊致詞，臣僚都起立。口號停止，宣贊下拜，稱"萬歲"。引下殿謝賜宴，引出，都像通常儀式。

進士接見儀：其日，舉人從時相至御帳側，通名榜子與時相榜子同奏訖，時相朝見如常儀。畢，揖進士第一名以下丹墀内面殿鞠躬，通名，四拜。贊各祗候，皆退。若有進文字者，不退，奉卷平立。閤門奏受，跪左膝授訖，直起退。禮畢。

進士接見儀：這一天，舉人跟隨當時的宰相到皇帝帳旁，通報姓名摺帖和宰相摺帖共同上奏完畢，宰相按通常儀式朝見。完畢，讓進士第一名以下在石階内面向宫殿鞠躬，通報姓名，四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都退下。如果有進獻文章的人，不退下，捧文卷平身站立。閤門使奏接受獻文，跪左膝交獻完畢，直身起立退下。禮儀完畢。

進士賜等甲敕儀：臣僚起居畢，讀卷官奏訖，於左方依等甲唱姓名序立，閤門交收敕牒。閤使奏引至丹墀，依等甲序立。閤使稱"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賜卿敕牒一道，想宜知悉"，揖拜。各跪左膝，受敕訖，鞠躬，皆再拜。各祗候，分引左右相向侍立。候奏事畢，引兩階上殿，就位，齊聲喏，賜坐。酒三行，起，聲喏如初。退揖

進士賜等甲敕儀：臣僚問安完畢，讀卷官上奏結束，在左方按等甲點名依次站立，閤門交收敕牒。閤門使上奏引到石階，按等甲依次站立。閤門使稱"有敕命"，兩次下拜，鞠躬。舍人宣敕"各按等甲賜一道敕牒給你們，料想應該知道"，作揖下拜。各跪左膝，接受敕牒完畢，鞠躬，都下拜兩次。各自敬候，分引左右面對面侍立。候奏事完畢，引兩階上的人上殿，到各自位置，齊聲唱喏，賜坐。飲酒三輪，起身，像開始那樣齊聲唱諾。退出。禮儀完畢。牌印郎君飲

出。禮畢。牌印郎君行酒，閤使勸飲。

進士賜章服儀：皇帝御殿，臣僚公服引進士入，東方面西，再拜，揖就丹墀位，面殿鞠躬。閤使稱“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賜卿敕牒一道，兼賜章服，想宜知悉”，揖再拜。跪受敕訖，再拜。退，引至章服所，更衣訖，揖復丹墀位，鞠躬。贊謝恩，舞蹈，五拜。各祗候，殿東亭内序立。聲喏，坐。賜宴，簪花。宣閤使一員、閤門三人或二人勸飲終日。禮畢。

宰相中謝儀：皇帝常服升殿坐，諸班起居如常儀。應坐臣僚上殿，其餘臣僚殿下東西侍立，皆如宋使初見之儀。引中謝官左入，到丹墀面西立。舍人當殿鞠躬，通新受具官姓名祗候中謝。宣徽殿上索通班舍人就贊禮位，贊某官至。宣徽贊通班舍人二人對立，揖中謝官鞠躬。贊就拜位，舍人二人引面殿鞠躬。贊拜，中謝官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贊再拜。揖出班跪，叙官，致詞訖，俯伏興，復位。贊拜，舞蹈，五拜。又出班，中謝致詞如初儀，共十有七拜。贊祗候，引右階上殿，就位。揖應坐臣僚聲喏坐。供奉官行酒，傳宣飲盡。臣僚搢笏，執盞起，位後立飲；置盞，出笏。贊拜，臣僚皆再拜。贊各坐，搢笏，執盞，授供奉官盞。酒三行，揖應坐臣僚聲喏立。引中謝官右階下殿，至丹墀，面殿鞠躬。贊拜，舞蹈，五拜，引右出。臣僚皆出。丞相、樞密使同，餘官不升殿，賜酒，不帶節度使不通班，止通名，七拜。衆謝，班首一人出班中謝。

拜表儀：其日，先於東上閤門陳

酒，閤門使勸酒。

進士賜章服儀：皇帝上殿，臣僚穿官服引進士進入，站東方面向西，兩次下拜，到石階位置上，面對宫殿鞠躬。閤門使稱“有敕命”，兩次下拜，鞠躬。舍人傳宣敕命“各按等甲賜一道敕牒給你們，同時賜禮服，料想應該知道”，作揖拜兩次。跪下接受敕牒完畢，兩次下拜。退下，到禮服所，换衣完畢，讓回到石階位置，鞠躬。宣贊謝恩，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各自敬候，殿東亭内依次站立。大聲唱諾，坐下。賜宴，戴花。宣閤使一員、閤門三人或兩人勸飲一整天。禮儀完畢。

宰相中謝儀：皇帝穿常服升殿坐下，各班按常規禮儀問安。應坐臣僚上殿，其餘臣僚在殿下東西侍立，都像宋使初見儀式。引受命入謝的官員從左面進入，至石階向西站立。舍人在宫殿鞠躬，通報新受官銜姓名敬候謝恩。宣徽使在殿上要通班舍人到贊禮位置，宣贊某官到。宣徽使宣贊兩位通班舍人面對面站立，讓受命入謝官員鞠躬。宣贊到下拜位置，兩位舍人引他們面對宫殿鞠躬。宣贊下拜，受命入謝官員行舞蹈禮。下拜五次，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宣贊兩次下拜。讓出班跪下，銓叙官位，致詞完畢，俯身站起，回到原位。宣贊下拜，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又出班，受命入謝官員致詞像開始的儀式，共下拜十七次。宣贊敬候，引他們從右階上殿，到自己的位置。讓應坐臣僚高聲唱喏坐下。供奉官進酒，傳宣飲完。臣僚插笏，執酒盞起立，在座位後面站着飲酒，放下酒盞，取出笏板。宣贊下拜，臣僚都下拜。宣贊各自坐下，插笏，執酒盞，交給供奉官。飲酒三輪，讓應坐臣僚高聲唱諾起立。引受命入謝官員從右階下殿，到石階，面向宫殿鞠躬。宣贊下拜，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引他們從右出。臣僚都出去。丞相、樞密使同上。其餘官員不上殿，賜酒，不帶節度使的官員不通班，祇通報姓名，七次下拜。大家謝恩，班首一人出班爲受命官員謝恩。

拜表儀：這天，先在東上閤門陳設氈位，分

設氈位，分引南北臣僚、諸國使副於氈位合班。通事舍人二人舁表案，置班首前，揖鞠躬，再拜，平身。中書舍人立案側，班首跪，搢笏，興，捧表，跪左膝，以表授中書舍人。出笏，就拜，興，再拜。中書舍人復置表案上。通事舍人舁表案於東上閤門入，捲班，分引出。禮畢。

引南北臣僚、各國正使、副使到氈位合班。通事舍人二人抬表案，放在班首前，讓鞠躬，兩次下拜，平身站立。中書舍人站在案旁，班首跪下，插笏，起身，捧表。跪左膝，以表交中書舍人。取出笏板，就地下拜，起身，兩次下拜。中書舍人又放在表案上。通事舍人抬表案從東上閤門進入，捲班，分別引出。禮儀完畢。

元日，皇帝不御坐行此儀，餘應上表有故皆仿此。

正月初一，皇帝不到御座實行這種禮儀，其餘應上表都仿照這種儀式。

賀生皇子儀：其日，奉先帝御容，設正殿，皇帝御八角殿升坐。聲警畢，北南宣徽使殿階上左右立，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班首二人捧表立，讀表官先於左階上側立。二宣徽使東西階下殿受表，捧表者跪左膝授訖，就拜，興，再拜。各祗候。二宣徽使俱左階上授讀表官，讀訖，揖臣僚鞠躬。引北面班首左階上殿，欄內稱賀訖，引左階下殿，復位，舞蹈，五拜。禮畢。

賀生皇子儀：這天，事奉先帝像，設正殿，皇帝到八角殿就座。叫警戒完畢，北南宣徽使在殿階上左右站立，北南臣僚金冠盛裝，合班進入。班首二人捧表站立，讀表官先在左階上側身站立。兩宣徽使從東西階下殿接受表文，捧表的人跪左膝交授完畢，就地下拜，起立，兩次下拜。各自敬候。兩宣徽使都在左階上交給讀表官，讀完，讓臣僚鞠躬。引北面班首從左階上殿，欄內祝賀完畢，引他從左階下殿，回到原位，行舞蹈禮，五次下拜。禮儀完畢。

賀祥瑞儀：聲警，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立。班首二人各奉表賀，北南宣徽使左階下殿受表，上殿授讀表大臣。讀訖，揖殿下臣僚鞠躬，五拜畢，鞠躬。引班首二人左階上殿，欄內拜跪稱賀，致詞訖，引左階下殿，復位，五拜畢，鞠躬。宣答、聽制訖，再拜，鞠躬。謝宣諭，五拜畢，各祗候，分班侍立。禮畢，兩府奏事如常。

賀祥瑞儀：叫警戒，北南臣僚金冠盛裝，合班站立。班首二人各自奉表祝賀，北南宣徽使從左階下殿受表，上殿交給讀表大臣，讀表結束，讓殿下臣僚鞠躬，五次下拜完畢，鞠躬。引班首二人從左階上殿，欄內跪拜稱賀，致詞完畢，引他們從左階下殿，回到原位，五次下拜完畢，鞠躬。傳宣回答，聽讀制詔結束，兩次下拜，鞠躬。謝傳宣曉諭，五次下拜完畢，各自敬候，分班侍立。禮儀完畢，兩府按常規奏事。

乾統六年，木葉山瑞雲見，始行此儀。天慶元年，天雨穀，謝宣諭後，趙王進酒，教坊動樂，臣僚酒一行。禮畢，奏事。

乾統六年，木葉山出現祥瑞的雲彩，纔開始實行這一儀式。天慶元年，天上落下穀粒，謝傳宣告諭後，趙王進酒，教坊奏樂，臣僚飲酒一次。禮儀完畢，上奏國事。

賀平難儀：皇帝、皇后升殿坐，北南臣僚并命婦合班，五拜。揖班首二人出班，俯跪，搢笏，執表，舁案近前。閤使受表，置案上，皆再拜。

賀平難儀：皇帝、皇后升殿坐下，北南臣僚和有封號的婦女合班，五次下拜。讓班首二人出班，俯身下跪，插笏，執賀表，抬案靠近前面。閤門使接受賀表，放在案上，都兩次下拜。通事

通事舍人二人舁案，左階上殿，置露臺上。讀表官受，入讀表。對御讀訖，臣僚殿下五拜，鞠躬。引班首二人左右階上殿，欄内并立。先引北面班首少前，跪致詞訖，退復褥位。次引南面班首亦如之。畢，分引左右階下殿，復位，五拜，鞠躬。宣徽稱“有敕”，再拜，宣答“内難已平，與公等内外同慶”。謝宣諭，五拜。捲班。臣僚從皇帝，命婦從皇后，詣皇太后殿，見先帝御容，陪位皆再拜。皇太后正坐，稱賀，共十拜，并引上殿，賜宴如儀。

平難之儀，道宗 清寧九年，太叔重元謀逆，仁懿太后親率衛士與逆黨戰。事平，因制此儀。

正旦朝賀儀：臣僚并諸國使昧爽入朝，奏“班齊”。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訖，引契丹臣僚東洞門入，引漢人臣僚并諸國使西洞門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親王東階上殿，欄内褥位俯伏跪，自通全銜臣某等祝壽訖，伏興，退，引東階下殿，復位，舞蹈，五拜畢，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班首以下聽制訖，再拜，鞠躬。宣徽傳宣云：“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舍人贊謝宣諭，拜，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階上殿，奏表目訖，教坊起居，賀，十二拜，畢，贊各祗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西洞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引親王東階上殿，就欄内褥位，搢笏，執臺盞，進酒訖，退，復褥位。置臺，出笏，少前俯跪，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千萬歲壽酒。俯伏興，退，復褥位，與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俟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

舍人兩人抬案，從左階上殿，放在露臺上。讀表官受表，入殿讀表。面對皇上讀，臣僚在殿下五次下拜，鞠躬。引班首兩人從左右階上殿，欄内并排站立。先引北面班首稍稍上前，跪下致詞完畢，退回到褥位。接着引南面班首也是這樣。完畢，分别引他們從左右階下殿，回到原位，五次下拜，鞠躬。宣徽使稱“有敕命”，兩次下拜，傳宣回答“内難已經平定，與你們宫内宫外同慶”。謝傳宣曉諭，五次下拜。捲班。臣僚跟隨皇帝，有封號的婦女跟隨皇后，到皇太后殿，見先帝像，陪位的人都兩次下拜。皇太后正坐，衆人祝賀，共拜十次，都引上殿，按儀式賜宴。

平難的禮儀，道宗 清寧九年，太叔重元謀反，仁懿太后親自率領衛士與叛黨作戰。平定叛亂後，於是制定了這一儀式。

正旦朝賀儀：臣僚和各國使臣黎明入朝，奏“班齊”。皇帝升殿坐下，契丹舍人殿上通報完畢，引契丹臣僚從東洞門進入，引漢人和各國使臣從西洞門進入。合班，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平身站立。引親王從東階上殿，欄内褥位俯身下跪，自己通報全銜臣某等祝壽完畢，俯身起立，退下，引他們從東階下殿，回到原位，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完畢，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命”，班首以下聽制命完畢，兩次下拜，鞠躬。宣徽傳宣説：“恰逢新年，與你們同慶。”舍人宣贊謝傳宣曉諭，下拜，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分班引出，引班首從西階上殿，奏表目完畢，教坊問安，祝賀，下拜十二次，完畢，宣贊各自敬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和各國使臣從東西洞門進入，合班，兩次下拜。宣贊進酒，引親王從東階上殿，到欄内褥位，插笏，執臺盞，進酒結束，退下，回到褥位。放下臺盞，取出笏板，稍稍上前俯身跪下，自己通報全銜臣某等恭謹地進皇帝壽酒。俯身起立，退下，回到褥位，與殿下臣僚都兩次下拜，鞠躬。等候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命”，親王以下像開初的儀式那樣下拜兩次。傳宣説：“飲你們的壽酒，與你們

敕"，親王以下再拜如初儀。傳宣云："飲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舍人贊謝宣諭如初。贊各祗候，親王搢笏，執臺，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教坊奏樂，殿上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樂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飲，親王進受盞，復褥位，置臺盞，出笏。揖臣僚合班，引親王東階下殿，復位，鞠躬，再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皇帝起，詣皇太后殿，臣僚并諸國使皆從。皇太后升殿，皇帝東方側坐。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兩洞門入，合班稱賀，進酒，皆如皇帝之儀。畢，引出。教坊入，起居、進酒亦如之。皇太后宣答稱"聖旨"。契丹班謝宣宴，上殿就位立。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洞門入，丹墀東方，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已下謝宣宴，再拜；出班致詞訖，退復位，舞蹈，五拜。贊各上殿祗候，引宰臣以下并諸國使副，方裀朵殿臣僚，西階上殿就位立。不應坐臣僚并於西洞門出。二人監盞，教坊再拜。贊各上階，下殿謝宴，如皇太后生辰儀。

冬至朝賀儀：臣僚班齊，如正旦儀。皇帝、皇后拜日，臣僚陪位再拜。皇帝、皇后升殿坐，契丹舍人通，臣僚入，合班，親王祝壽，宣答，皆如正旦之儀。謝訖，舞蹈，五拜，鞠躬。出班奏"聖躬萬福"；復位，再拜，鞠躬。班首出班，俯伏跪，祝壽訖，伏興，舞蹈，五拜，鞠躬。贊各祗候。分班，不出，合班。御床入，再拜，鞠躬。贊進酒。臣僚平身。引親王左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搢笏，執臺盞，進酒。皇帝、皇后受盞訖，退就褥位，置臺，出笏，俯伏跪。少前，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

宫内宫外共同慶賀。"舍人像開始那樣宣贊謝傳宣曉諭。宣贊各自敬候，親王插笏，執臺盞，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教坊奏樂，殿上殿下臣僚都下拜，稱"萬歲"。宣贊各自敬候。停止奏樂，教坊兩次下拜。皇帝飲完酒，親王上前接酒盞，回到褥位，放下臺盞，取出笏板。讓臣僚合班，引親王從東階下殿，回到原位，鞠躬，兩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分班引出。皇帝起身，到皇太后殿，臣僚和各國使臣都跟隨。皇太后升殿，皇帝東面側身坐下。引契丹、漢人臣僚和各國使臣從兩洞門進入，合班祝賀，進酒，都與祝賀皇帝儀式一樣。完畢，引出。教坊進入，問安、進酒也相同。皇太后傳宣答覆稱"聖旨"。契丹班謝傳宣賜宴，上殿到自己的位置上站立。漢人臣僚和各國使臣從東洞門進入，在石階東方，向西鞠躬。舍人鞠躬，通報文武百官宰臣某以下謝傳宣賜宴，兩次下拜，出班致詞完畢，退回原位，行舞蹈禮，五次下拜。宣贊各自上殿敬候，引宰臣以下和各國正使、副使、方裀朵殿臣僚，從西階上殿在自己的位置上站立。不應坐臣僚都從西洞門出去。兩人監盞，教坊兩次下拜。宣贊各自上階，下殿謝賜宴，像皇太后生辰儀式。

冬至朝賀儀：臣僚班齊，像正旦儀式。皇帝、皇后拜太陽，臣僚陪位兩次下拜。皇帝、皇后升殿坐下，契丹舍人通報，臣僚進入，合班，親王祝壽，傳宣答覆，都像正旦儀式。謝恩完畢，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出班奏"聖躬萬福"；回到原位，兩次下拜，鞠躬。班首出班，俯身跪下，祝壽完畢，俯身站起，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宣贊各自敬候，分班，不出去，合班。運入皇帝用的矮桌，兩次下拜，鞠躬。宣贊進酒。臣僚平身站立。引親王從左階上殿，到欄內褥位，插笏，執臺盞，進酒。皇帝、皇后受盞完畢，退到褥位，放下臺盞，取出笏板，俯身跪下。稍稍上前，自己通報全銜臣某等恭謹地向皇上皇后進壽酒。俯身起立，退下，回到褥位，

千萬歲壽酒。俯伏興，退，復褥位，再拜，鞠躬。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宣答如正旦儀。親王搢笏，執臺，分班。皇帝、皇后飲酒，奏樂；殿上下臣僚皆拜，稱"萬歲壽"，樂止。教坊再拜，臣僚合班。親王進受盞，至褥位，置臺盞，出笏，引左階下殿。御床出。親王復丹墀位，再拜，鞠躬。贊祗候。分班引出。班首右階上殿奏表目進奉。諸道進奉，教坊進奉過訖，贊進奉收。班首舞蹈，五拜，鞠躬。贊各祗候。班首出，臣僚復入，合班謝，舞蹈，五拜，鞠躬。贊各祗候。分班引出。聲警，皇帝、皇后起，赴北殿。皇太后於御容殿，與皇帝、皇后率臣僚再拜。皇太后上香，皆再拜。贊各祗候。可矮墩以上上殿。皇太后三進御容酒，陪位皆拜。皇太后升殿坐。皇帝就露臺上褥位，親王押北南臣僚班丹墀内立。皇帝再拜，臣僚皆拜，鞠躬。皇帝欄内跪，祝皇太后壽訖，復位，再拜。凡拜，皆稱"萬歲"。贊各祗候。臣僚不出，皇帝、皇后側座，親王進酒，臣僚陪拜，皇太后宣答，皆如正旦之儀。臣僚分班，不出，班首右階上殿奏表目，合班謝宣宴，上殿就位如儀。御床入。皇帝進皇太后酒如初，各就座行酒，宣飲盡，如皇太后生辰之儀。皇后進酒，如皇帝之儀。三進酒，行茶，教坊致語，行肴膳，大饌，七進酒。曲破，臣僚起，御床出，謝宴，皆如皇太后生辰儀。

兩次下拜，鞠躬。殿下臣僚都下拜兩次，鞠躬。傳宣答覆與元旦儀式相同。親王插笏，執臺，分班。皇帝、皇后飲酒，奏樂；殿上殿下臣僚都下拜，稱"萬歲長壽"，奏樂停止。教坊兩次下拜，臣僚合班。親王上前接下酒盞，到褥位，放下臺盞，取出笏板，從左階引下殿。皇帝矮桌運出。親王回到石階位置，兩次下拜，鞠躬。宣贊敬候。分班引出。班首從右階上殿奏進奉禮物表目。各道進奉禮物，教坊進奉禮物完畢，宣贊收下進奉的禮物。班首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宣贊各自敬候。班首出，臣僚又進入，合班謝恩，行舞蹈禮，五次下拜，鞠躬。宣贊各自敬候。分班引出。叫警戒，皇帝、皇后起身，到北殿。皇太后在御容殿，與皇帝、皇后率領群臣再拜先帝像。皇太后上香，都兩次下拜。宣贊各自敬候。可矮墩以上官員上殿。皇太后三次向先帝像進酒，陪位的人都下拜。皇太后升殿坐下。皇帝到露臺上褥位，親王率南北臣僚在石階内站立。皇帝兩次下拜，臣僚都下拜，鞠躬。皇帝欄内跪下，向皇太后祝壽完畢，回到原位，兩次下拜。每次下拜，都呼"萬歲"。宣贊各自敬候。臣僚不出，皇帝、皇后旁邊坐下，親王進酒，臣僚陪着下拜，皇太后傳宣答覆，都像元旦儀式。臣僚分班，不出去，班首從右階上殿奏進奉禮物表目，合班謝傳宣賜宴，按儀式上殿到位。皇帝用的矮桌進入。皇帝像開始那樣向皇太后進酒，各就座飲酒，傳宣飲盡，像皇太后生辰儀式。皇后向皇太后進酒，像皇帝進酒儀式。進酒三次，進茶，教坊致詞，進菜食，進主食，七次進酒。樂曲奏到第三闋，臣僚起身，矮桌撤出，謝賜宴，都像皇太后生辰儀式。

立春儀：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賜坐。帝進御容酒，陪位并侍立皆再拜。一進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勝，等第賜幡勝。臣僚簪畢，皇帝於土牛

立春儀：皇帝出來到内殿，拜先帝像，北南臣僚在石階内合班，兩次下拜。讓矮墩以上官員入殿，賜坐。皇帝向先帝像進酒，陪位和侍立臣僚都再拜。進酒一次，臣僚下殿，左右面對面站立。皇帝戴金銀羅綵等所作飾物，按等第賜這種飾物。臣僚戴飾物完畢，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

前上香，三奠酒，不拜。教坊動樂，侍儀使跪進綵杖。皇帝鞭土牛，可矮墩以上北南臣僚丹墀內合班，跪左膝，受綵杖，直起，再拜。贊各祗候。司辰報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節度使以上上殿，撒穀豆，擊土牛。撒穀豆，許衆奪之。臣僚依位坐，酒兩行，春盤入。酒三行畢，行茶。皆起。禮畢。

重午儀：至日，臣僚昧爽赴御帳，皇帝繫長壽綵縷升車坐，引北南臣僚合班，如丹墀之儀。所司各賜壽縷，揖臣僚跪受，再拜。引退，從駕至膳所，酒三行。若賜宴，臨時聽敕。

重九儀：北南臣僚旦赴御帳，從駕至圍場，賜茶。皇帝就坐，引臣僚御前班立，所司各賜菊花酒，跪受，再拜。酒三行，揖起。

藏鬮儀：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鬮。或五或七籌，賜膳。入食畢，皆起。頃之，復坐行鬮如初。晚賜茶，三籌或五籌，罷教坊承應。若帝得鬮，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

大康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始行是儀。是日不御朝。

歲時雜儀：

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爲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居七日乃出。國語謂正旦爲“乃捏咿唲”。“乃”，正也；“捏咿唲”，旦也。

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爲幟，像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

次以酒祭奠，不拜。教坊奏樂，侍儀使跪下進獻綵杖。皇帝鞭打土牛，矮墩以上北南臣僚在石階內合班，跪左膝，接受綵杖後，直身起立，再拜。宣贊各自敬候。司辰報告春天到來，鞭打土牛三圈。矮墩停止鞭打，引節度使以上上殿，撒穀豆，打土牛。撒穀豆時，允許大家搶穀豆。臣僚按位置坐下，飲兩次酒，春盤進入。三次飲酒完畢，進茶。都起身。禮儀完畢。

端午儀：這一天，臣僚黎明到皇帝帳前，皇帝繫上長壽綵縷升車坐下，引南北臣僚合班，像石階合班儀式。有關官府分賜壽縷，讓臣僚跪下接壽縷，兩次下拜。引他們退下，隨皇帝到膳堂，三次飲酒。如果賜宴，臨時聽敕命。

重陽儀：南北臣僚早晨到皇帝帳前，隨皇帝到圍場，賜茶。皇帝就座，引臣僚到皇帝面前排班站立，有關官員分別賜菊花酒，跪下接酒，再拜。飲酒三次，讓起身。

藏鬮儀：這天，北南臣僚穿常服入朝，皇帝到天祥殿，臣僚按位次賜坐。契丹人向南，漢人向北，分群抓鬮。或五籌，或七籌，賜膳食。吃飯完畢，都起身。不久，又坐下像開始那樣抓鬮。晚上賜茶，或三籌，或五籌，教坊停止伺候。如果皇帝得鬮，臣僚進酒完畢，依次賜酒。

大康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實行這種儀式。這天不上朝。

歲時雜儀：

元旦，遼國風俗是用糯米飯和白羊髓做餅，餅丸如拳頭大小，每帳賜四十九枚。五更天時，各在帳內窗中把餅丸拋出去。雙數，奏樂，飲宴。單數，令十二位巫人搖鈴，執箭，繞帳呼喊歌唱，在帳內爐中爆鹽，燒地拍鼠，叫做驚鬼，過七天纔出。契丹語叫元旦爲“乃捏咿唲”，“乃”是正的意思；“捏咿唲”是旦的意思。

立春，婦人進獻春書，在青繒上畫旗幟，畫龍盤在旗幟上；或畫蟾蜍，在旗幟上寫“宜春”

"宜春"。

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鷄、二狗、三豕、四羊、五馬、六牛，七日爲人。其占，晴爲祥，陰爲災。俗煎餅食於庭中，謂之"熏天"。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國舅族蕭氏設宴，以延國族耶律氏，歲以爲常。國語是日爲"悍里尀"。"悍里"，請也；"尀"，時也。悍，讀若狎；尀，讀若頗。

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爲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爲樂。悉達太子者，西域淨梵王子，姓瞿曇氏，名釋迦牟尼。以其覺性，稱之曰"佛"。

三月三日爲上巳，國俗，刻木爲兔，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跪進酒，勝朋馬上飲之。國語謂是日爲"陶里樺"。"陶里"，兔也；"樺"，射也。

五月重五日，午時，采艾葉和綿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賜三事，君臣宴樂，渤海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國語謂是日爲"討賽咿唲"。"討"，五；"賽咿唲"，月也。

夏至之日，俗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

六月十有八日，國俗，耶律氏設宴，以延國舅族蕭氏，亦謂之"悍里尀"。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於宮西三十里卓帳宿焉。前期，備酒饌。翼日，諸軍部落從者皆動蕃樂，飲宴至暮，乃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中元，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昧爽，復往西方，隨行諸軍部落大噪

二字。

人日，凡是正月的日子，初一爲鷄日，初二爲狗日，初三爲猪日，初四爲羊日，初五爲馬日，初六爲牛日，初七爲人日。占卜，以晴天爲祥，陰天爲災。習俗是在庭中煎餅吃，叫作"熏天"。

二月初一是中和節，國舅一族蕭氏設宴，延請皇族耶律氏，年年如此。契丹語這天叫"悍里尀"。"悍里"是請的意思；"尀"是時的意思。悍，讀音如狎；尀，讀音如頗。

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和各州雕木像，以儀仗舞樂雜技引導跟隨，繞城作爲娱樂。悉達太子是西域淨梵王的兒子，姓瞿曇氏，名釋迦牟尼。因他去掉一切迷妄而覺悟，稱他爲"佛"。

三月三日是上巳，遼國風俗，刻木成兔，分群跑馬射木兔。先射中的爲勝，敗的一群下馬跪成一排進酒，勝的一群在馬上飲酒。契丹語把這天叫爲"陶里樺"。"陶里"是兔的意思，"樺"是射的意思。

五月五日，中午時，采艾葉和綿著衣，以七件奉送皇帝，南北臣僚各賜三件，君臣宴會娱樂，渤海厨師進艾糕。以五綵絲做成繩子纏在手臂上，叫作"合歡結"。又以綵絲彎彎曲曲做成人形戴在頭上，叫作"長命縷"。契丹語把這天叫作"討賽咿唲"。"討"是五的意思；"賽咿唲"是月的意思。

夏至這天，習俗叫"朝節"。婦人進綵扇，以脂粉袋相互贈送。

六月十八日，遼國風俗，耶律氏設宴，延請國舅一族蕭氏，也叫"悍里尀"。

七月十三日，晚上，皇帝在宫殿西面三十里的卓帳住宿。這以前，準備酒食。第二天，各軍各部落跟隨的人都演奏蕃樂，宴飲到黄昏，纔回行宫，叫作"迎節"。十五日是中元節，奏漢樂，舉行盛大宴會。十六日黎明，又往西方，隨行各軍各部落大喊三次，叫作"送節"。契丹語叫

三，謂之“送節”。國語謂之“賽咿唲奢”。“奢”，好也。

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國語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爲臡，鹿舌爲醬，又研茱萸酒，洒門户以禬禳。國語謂是日爲“必里遲離”，九月九日也。

歲十月，五京進紙造小衣甲、槍刀、器械萬副。十五日，天子與群臣望祭木葉山，用國字書狀，并焚之。國語謂之“戴辣”。“戴”，燒也；“辣”，甲也。

冬至日，國俗，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謂國人魂魄，其神司之，猶中國之岱宗云。每歲是日，五京進紙造人馬萬餘事，祭山而焚之。俗甚嚴畏，非祭不敢近山。

臘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樂飲酒，等第賜甲仗、羊馬。國語謂是日爲“炒伍侕尀”。“炒伍侕”，戰也。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産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箙，立於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殿，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産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卧木側，叟擊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

“賽咿唲奢”。“奢”是好的意思。

八月八日，遼國風俗，屠宰白狗，埋在寢帳前七步，讓狗嘴露出地面。後七天是中秋，把寢帳移到上面。契丹語叫“捏褐耐”，“捏褐”是犬，“耐”是頭。

九月九日，天子率領群臣各部族射虎，射得少的爲敗，罰他舉行重九宴。射虎完畢，選擇高處立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鹿舌爲肉醬，又研茱萸和酒，灑在門上祈禱消災。契丹語這天叫“必里遲離”，意思是九月九日。

十月，五京進獻一萬副紙做的小衣甲、刀槍、器械。十五日，天子與衆臣遥望祭祀木葉山，用契丹文字書寫狀詞，并焚燒掉。契丹語叫“戴辣”。“戴”是燒的意思，“辣”是甲的意思。

冬至這天，遼國風俗，屠宰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來和酒，皇帝遥望祭拜黑山。黑山在遼境北面，民間認爲是遼國人的魂魄，有神掌管，就像中國的岱宗。每年這天，五京進獻一萬多件紙造的人馬，祭山後燒掉。民間對此很畏懼，不祭不敢靠近黑山。

臘八這天，天子率領北南臣僚都穿軍裝，五更坐朝，奏樂飲酒，按等級賜甲仗、羊馬。遼國話叫這天爲“炒伍侕尀”。“炒伍侕”是戰爭的意思。

再生儀：每十二年舉行一次這種儀式。皇帝出生後本命年的前一年冬十二月，選擇吉日。在這天以前，宫門北面開闢一塊地方設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牌位車。在再生室東南，倒栽三叉樹木。這天，讓童子及産婆在再生室中。一婦人執酒，一老頭持箭和盛箭器，站在室外。官府請在先帝牌位車前進行祭奠。祭奠完畢，皇帝從寢殿出來，到再生室。群臣敬迎，兩次下拜。皇帝入再生室，脱下衣服，光脚。以童子跟隨，三次經過樹杈下。每次經過，産婆致詞，拂拭皇帝身子。童子七次經過樹杈，皇帝卧在木旁，老頭擊盛箭器説：“生男子。”太巫蒙上皇帝頭，起立，

首，興，群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于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襁褓、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于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群臣皆進襁褓、綵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群臣。

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欲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歲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禮，以起其孝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發于中心者，感發之妙，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群臣祝賀，兩次下拜。產婆從執酒婦那裏接過酒并進酒，太巫進奉包裹小兒的布被、綵結等物并贊頌祝禱。預先選擇七位老人，各爲皇帝取名并寫下繫在綵結上，都跪下進奉。皇帝選好的名字接受，賜禮物。兩次下拜，退下。群臣都進包裹小兒的布被、綵結等物。皇帝拜各先帝像，於是宴請群臣。

阻午可汗向後代垂示教訓做得很好呵！幼兒没有不愛慕父母的，嗜欲深而愛慕淺，有了妻兒孝心就衰減了。人人都是這樣，何況皇帝。再生儀，每十二年，讓天子行一次這種禮儀，以引起他的孝心。體驗真實，那麼思念父母的心就真切，像幼兒對父母一般的愛慕，就將油然發於内心，感發的微妙，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多好呵，阻午可汗對後代的垂示教訓。開始三過岐木，母親的辛勞能不思念嗎？最後拜先帝像，應該怎樣敬承宗廟呢？《詩經》說："思念你的祖先，繼承實行先人的德業。"

遼史卷五十四

志第二十三

樂 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舊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太常、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遼朝雜禮》，參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舊史稱聖宗、興宗都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向太常、儀鳳、教坊等部門徵求未能得到。根據《紀》、《志》、《遼朝雜禮》，參考史籍，定下可以知道的，用以補足一代闕文。

嗚呼！《咸》、《韶》、《夏》、《武》之樂，聲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爲《書》，寥乎希哉。遼之樂觀此足矣。

唉，《咸》、《韶》、《夏》、《武》的音樂，聲律失傳書籍佚亡，河間作《記》，司馬遷據以撰成《樂書》，已經很稀疏了。遼國音樂，看這一《樂志》就足够了。

國樂

遼有國樂，猶先王之風；其諸國樂，猶諸侯之風。故志其略。

遼有國樂，如先王遺風；各國樂，如諸侯遺風。因此記國樂大概情況。

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抵終之。是夜，皇帝燕飲，用國樂。

正月一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旦朝會，用大樂；樂曲演奏到第三闋後，用散樂；最後是雜技表演。當天晚上，皇帝宴飲，用國樂。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

七月十三日，皇帝到離行宮三十里的卓帳。十四日設宴，所有隨從各軍隨各部落奏樂。十五日中元節，舉行盛大宴會，用漢樂。

春飛放杏堝，皇帝射獲頭鵝，薦廟燕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春天放鷹杏堝，皇帝射獵獲頭鵝，祭祀宗廟、舉行宴會，數十位樂工以小樂器助酒。

諸國樂

太宗會同三年，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諸國使朝見，皇帝御便殿賜宴。端、朓起進酒，作歌舞，上爲舉觴極歡。

太宗會同三年，後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各國使臣朝見，皇帝到便殿賜宴。楊端、王朓起身進酒，唱歌跳舞，皇上爲他們舉杯，極其歡樂。

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如式燕飲，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會同三年端午這天，百官和各國使臣祝賀，按儀式宴飲，命回鶻、燉煌二使跳本國舞。

天祚 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頭魚酒筵，半酣，上命諸酋長次第歌舞爲樂。女直 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上謂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奏："阿骨打無大過，殺之傷向化之意。蕞爾小國，又何能爲。"

天祚 天慶二年，皇帝到混同江，舉行魚頭酒宴，半醉，皇上命各個酋長依次唱歌跳舞作爲娛樂。女真 阿骨打端立直視，以不能唱歌跳舞推辭。皇上對蕭奉先說："阿骨打英武豪邁，環視衆人不同尋常，可藉邊事殺了他。不這樣，恐怕會留下後患。"蕭奉先上奏說："阿骨打没有大過錯，殺了他會傷害大家歸附順化的心意。一點點大的小國，又能幹什麽。"

雅樂

自漢以後，相承雅樂，有古《頌》焉，有古《大雅》焉。遼闕郊廟禮，無頌樂。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得晋太常樂譜、宫懸、樂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自漢以後，雅樂相承，有古《頌》，有古《大雅》。遼國缺郊廟禮，没有頌樂。大同元年，太宗將從汴京回來，得到後晋太常樂譜、宫懸、樂架，讓有關官府先送到中京。

聖宗 太平元年，尊號册禮，設宫懸於殿庭，舉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階之上，協律郎各入就舉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將仗動，協律郎舉麾，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鍾，左右鍾皆應。工人舉柷，樂作；皇帝即御坐，扇合，樂止。王公入門，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初動，樂作；置册殿前香案訖，就位，樂止。舁册官奉册，初動，樂作；升殿，置册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樂止。大臣上殿，樂作；至殿欄内位，樂止。大臣降殿階，樂作；復位，樂止。王公三品以上出，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入閤，樂止。

聖宗 太平元年，舉行上尊號册禮，在殿庭設宫懸，舉旗位設在殿庭第三重西階上，協律郎分别進入到舉旗位置，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儀仗將動，協律郎舉旗，太樂令令撞黄鐘之鐘，左右鐘都應和。工人舉擊樂器，奏樂；皇帝到座位，合扇，停止奏樂。王公入門，奏樂；到位後，停止奏樂。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開始行進，奏樂；把香案放在册殿前完畢，到位置上，停止奏樂。抬册官進奉册書，開始前行，奏樂；升殿，把册書放在皇帝座位前，到西墉北上位，奏樂停止。大臣上殿，奏樂；到殿欄内位置，停止奏樂。大臣下殿階，奏樂；回到原位，停止奏樂。王公三品以上出去，奏樂；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下坐入閤，停止奏樂。

興宗 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之樂。

興宗 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樂。

聖宗 統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設宫懸、簨簴，太樂工、協律郎入。太后儀衛動，舉麾，《太和》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升御坐，簾捲，

聖宗 統和元年，册封承天皇太后，設宫懸、簨簴，太樂工、協律郎進入。太后儀衛前行，舉旗，奏《太和》樂。太樂令、太常卿導引太后升坐，捲簾，停止奏樂。文武三品以上進入，奏

樂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入門，《雍和》樂作；至殿前位，樂止。宰相押册，皇帝隨册，樂作；至殿前置册於案，樂止。翰林學士、大將軍舁册，樂作；置御坐前，樂止。丞相上殿，樂作；至讀册位，樂止。皇帝下殿，樂作；至位，樂止。太后宣答訖，樂作；皇帝至西閤，樂止。親王、丞相上殿，樂作；退班出，樂止。下簾，樂作；皇太后入内，樂止。

《舒和》樂；到位後，停止奏樂。皇帝入門，奏《雍和》樂；到殿前位置後，停止奏樂。宰相押封册，皇帝跟隨押封册，奏樂；到殿前把封册放在案上，停止奏樂。翰林學士、大將軍抬册，奏樂；放在皇帝座前，停止奏樂。丞相上殿，奏樂；到讀册位，停止奏樂。皇帝下殿，奏樂；到位後，停止奏樂。太后傳宣答覆完畢，奏樂；皇帝到西閤，停止奏樂。親王、丞相上殿，奏樂；退班出去，停止奏樂。下簾，奏樂；皇太后入内，停止奏樂。

册皇太子儀：太子初入門，《貞安》之樂作。

册皇太子儀式：太子初入門，奏《貞安》樂。

册禮樂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簴，樂工各一人；宫懸每面九簴，每簴樂工一人；樂簴近北置柷、敔各一，樂工各一人；樂簴内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樂簴西南武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樂簴東南文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協律郎二人；太樂令一人。

册禮樂工次序：四角各設一個樂鼓木架，樂工各一人；每面宫懸九個木架，每個木架樂工一人；樂架靠近北面各設柷一面，敔一面，樂工各一人；樂架内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零二人；樂架西南武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樂架東南文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協律郎二人；太樂令一人。

唐《十二和》樂，遼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順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廟，《肅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壽和》酌獻飲神，《太和》節升降，《舒和》節出入，《昭和》舉酒，《休和》以飯，《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唐《十二和》樂，遼國開初時使用：《豫和》樂祭祀天神，《順和》樂祭祀地神，《永和》樂祭享宗廟，《肅和》樂登歌以玉帛祭奠，《雍和》樂入載牲禮器接神，《壽和》樂酌酒進獻供神飲用，《太和》樂按節升降，《舒和》樂節制出入，《昭和》樂舉酒，《休和》樂進飯，《正和》樂皇后受册時演奏，《承和》樂太子受册時演奏。

遼《十二安》樂：初，梁改唐《十二和》樂爲《九慶》樂，後唐建唐宗廟，仍用《十二和》樂，晋改爲《十二同》樂。《遼雜禮》："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貞安》。"則是遼嘗改樂名矣。餘十《安》樂名缺。

遼《十二安》樂：開初，後梁改唐朝《十二和》樂爲《九慶》樂，後唐建唐宗廟，仍用《十二和》樂，後晋改爲《十二同》樂。《遼雜禮》説："皇帝出入，奏《隆安》樂；太子出入，奏《貞安》樂。"那麽遼曾改變樂名。其餘的十《安》樂缺名。

遼雅樂歌辭，文闕不具；八音器數，大抵因唐之舊。

遼演奏雅樂歌曲，没有文字記載，不一一列出；八音器數，大抵沿襲唐代情况。

八音：

八音：

金：鎛、鍾。
石：球、磬。
絲：琴、瑟
竹：籥、簫、篴。
匏：笙、竽。
土：壎。
革：鼓、鼗。
木：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徑三分爲本。道宗大康中，詔行秬黍所定升斗，嘗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

大樂

自漢以來，因秦、楚之聲置樂府。至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用之朝廷，別於雅樂者，謂之大樂。

晋高祖使馮道、劉昫册應天太后、太宗皇帝，其聲器、工官與法駕，同歸於遼。

聖宗統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隊樂引太后輦至金鑾門。

天祚皇帝天慶元年上壽儀：皇帝出東閤，鳴鞭，樂作；簾捲，扇開，樂止。太尉執臺，分班，太樂令舉麾，樂作；皇帝飲酒訖，樂止。應坐臣僚東西外殿，太樂令引堂上，樂升。大臣執臺，太樂令奏舉觴，登歌，樂作；飲訖，樂止。行臣僚酒遍，太樂令奏巡周，舉麾，樂作；飲訖，樂止。太常卿進御食，太樂令奏食遍，樂作；《文舞》入，三變，引出，樂止。次進酒，行臣僚酒，舉觴，巡周，樂作；飲訖，樂止。次進食，食遍，樂作；《武舞》入，三變，引出，樂止。扇合，簾下，鳴鞭，樂作；皇帝入西閤，樂止。

金：鎛、鐘。
石：球、磬。
絲：琴、瑟。
竹：籥、簫、篴。
匏：笙、竽。
土：壎。
革：鼓、鼗。
木：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一尺九寸管，管直徑三分爲根據。道宗大康年間，下詔用秬黍所定升斗，曾經制定音律。法則大體采用古律。

自漢以來，根據秦、楚的聲樂設置樂府。至隋高祖下詔尋求知音的人，鄭譯得到西域蘇祇婆七旦的聲樂，求得符合七音八十四調的說法，從此雅俗音樂，都是這種聲樂。朝廷用樂，與雅樂不同的，叫做大樂。

後晋高祖派馮道、劉昫上册書給應天太后、太宗皇帝，樂器、樂工官員和皇帝車駕，同歸遼國。

聖宗統和元年，上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隊樂引太后車駕到金鑾門。

天祚皇帝天慶元年上壽儀：皇帝從東閤出，鳴鞭、奏樂；捲簾，開扇，停止奏樂。太尉執臺，分班，太樂令舉旗，奏樂；皇帝飲酒完畢，停止奏樂。應坐臣僚在東西外殿，太樂令引到堂上，奏樂。大臣執臺，太樂令奏舉杯，升堂而歌，奏樂；飲完酒，停止奏樂。臣僚飲酒一遍，太樂令奏巡視一周，舉旗，奏樂；飲完酒，停止奏樂。太常卿進皇帝所用飲食，太樂令奏都食用過了，奏樂；《文舞》進入，三變，引出，奏樂停止。接着進酒，臣僚行酒，舉杯，往來一周，奏樂；飲完酒，停止奏樂。接着進食，都進食了，奏樂；《武舞》進入，三變，引出，奏樂停止。合扇，下簾，鳴鞭，奏樂；皇帝入西閤，停止奏樂。

大樂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樂。武后毁唐宗廟，《七德》、《九功》樂舞遂亡，自後宗廟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雲》樂代之，元會，第一奏《景雲》樂舞。杜佑《通典》已稱諸樂并亡，唯《景雲》樂舞僅存。唐末、五代板蕩之餘，在者希矣。遼國大樂，晉代所傳。《雜禮》雖見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蓋亦以《景雲》遺工充坐部；其坐、立部樂，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雲》四部樂舞而已。

玉磬，
方響，
搊箏，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葉，
大笙，
小笙，
觱篥，
簫，
銅鈸，
長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員鼓，
連鼗鼓，
貝。
以上皆二人，餘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

大樂器：出自唐太宗《七德》、《九功》的音樂。武則天皇后毁唐宗廟，《七德》、《九功》樂舞就已失傳，從此以後宗廟用隋代的《文》、《武》二舞。遼國朝廷用高宗《景雲》樂取代《文》、《武》二舞，元旦朝會，第一奏《景雲》樂舞。杜佑《通典》説各樂都已失傳，衹有《景雲》樂舞獨存。唐末、五代亂世之後，留存下來的很少。遼國大樂，是後晉傳下來的。《雜禮》見坐部左右樂工各一百零二人，也是以《景雲》樂工充坐部；坐、立部樂，從唐代起已失傳，可考的衹有《景雲》四部樂舞罷了。

玉磬，
方響，
搊箏，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葉，
大笙，
小笙，
觱篥，
簫，
銅鈸，
長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都是一人演奏。
毛員鼓，
連鼗鼓，
貝。
以上都是兩人演奏，其餘每種樂器樂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四部：

《景雲》舞八人，

《慶雲》樂舞四人，

《破陣》樂舞四人，

《承天》樂舞四人。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一曰娑陁力，平聲；二曰鷄識，長聲；三曰沙識，質直聲；四曰沙侯加濫，應聲；五曰沙臘，應和聲；六曰般贍，五聲；七曰俟利箑，斛牛聲。自隋以來，樂府取其聲，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

娑陁力旦：

正宮，

高宮，

中吕宮，

道調宮，

南吕宮，

仙吕宮，

黄鍾宮。

鷄識旦：

越調，

大食調，

高大食調，

雙調，

小食調，

歇指調，

林鍾商調。

沙識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雙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鍾角，

越角。

般涉旦：

中吕調，

正平調，

舞二十人，分爲四部：

《景雲》舞八人，

《慶雲》樂舞四人，

《破陣》樂舞四人，

《承天》樂舞四人。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也有七聲，叫做七旦：一叫娑陁力，平聲；二叫鷄識，長聲；三叫沙識，質直聲；四叫沙侯加濫，應聲；五叫沙臘，應和聲；六叫般贍，五聲；七叫俟利箑，斛牛聲。自隋以來，樂府取這些聲，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

娑陁力旦：

正宮，

高宮，

中吕宮，

道調宮，

南吕宮，

仙吕宮，

黄鐘宮。

鷄識旦：

越調，

大食調，

高大食調，

雙調，

小食調，

歇指調，

林鐘商調。

沙識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雙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鐘角，

越角。

般涉旦：

中吕調，

正平調，

高平調，
仙吕調，
黄鍾調，
般涉調，
高般涉調。

右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兹部》云。

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吕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

高平調，
仙吕調，
黄鐘調，
般涉調，
高般涉調。

以上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韵。都從濁音到清音，輪流更换聲音，下更濁，上更清。七七四十九調，其餘二十一調失傳。出自《九部》樂中的《龜兹部》。

大樂聲：各調中，度曲協音，樂聲共十種：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似十二雅律，律、吕各缺一種，與雅音不及商音相似。

散樂

殷人作靡靡之樂，其聲往而不反，流爲鄭、衛之聲。秦、漢之間，秦、楚聲作，鄭、衛寖亡。漢武帝以李延年典樂府，稍用西凉之聲。今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漢樂府之遺聲。晋天福三年，遣劉昫以伶官來歸，遼有散樂，蓋由此矣。

遼册皇后儀：呈百戲、角抵、戲馬以爲樂。

皇帝生辰樂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入。
酒三行：琵琶獨彈。
餅、茶、致語。
食入，雜劇進。
酒四行：闕。
酒五行：笙獨吹，鼓笛進。
酒六行：筝獨彈，築球。
酒七行：歌曲破，角抵。
曲宴宋國使樂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殷人作靡靡之樂，靡靡之音發展而不能回到正聲，變成鄭、衛之聲。秦、漢之間，秦、楚聲發展起來，鄭、衛之聲漸漸失傳。漢武帝以李延年掌管樂府，漸用西凉聲樂。現在的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是漢樂府的遺留之聲。後晋天福三年，派遣劉昫以伶官送到遼國，遼有散樂，是從這時開始的。

遼册皇后儀：呈獻百戲、摔跤、戲馬作爲娱樂。

皇帝生辰奏樂順序：
第一遍飲酒：演奏觱篥，唱歌。
第二遍飲酒：唱歌，伶人進入。
第三遍飲酒：獨彈琵琶。
進餅、進茶、致詞。
進食物，雜劇進入。
第四遍飲酒：缺。
第五遍飲酒：獨吹笙，進鼓笛。
第六遍飲酒：獨彈筝，築球。
第七遍飲酒：演唱第三闋歌曲，角抵。
曲宴宋國使臣奏樂順序：
第一遍飲酒：演奏觱篥，唱歌。
第二遍飲酒：唱歌。
第三遍飲酒：唱歌，伶人進入。

酒四行：琵琶獨彈。

餅、茶、致語。

食入，雜劇進。

酒五行：闕。

酒六行：笙獨吹，合《法曲》。

酒七行：箏獨彈。

酒八行：歌，擊架樂。

酒九行：歌，角抵。

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爲四竅之笛，以叶音聲，而被之弦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

散樂器：觱篥、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箏、方響、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雜戲：自齊景公用倡優侏儒，至漢武帝設魚龍曼延之戲，後漢有繩舞、自刳之伎，杜佑以爲多幻術，皆出西域。哇俚不經，故不具述。

鼓吹樂

鼓吹樂，一曰短簫鐃歌樂，自漢有之，謂之軍樂。《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有鼓吹樂。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搁鼓十二，

金鉦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鐃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第四遍飲酒：獨彈琵琶。

進餅、進茶、致詞。

進食物，雜劇進入。

第五遍飲酒：缺。

第六遍飲酒：獨吹笙，合《法曲》。

第七遍飲酒：獨彈箏。

第八遍飲酒：唱歌，敲擊架樂。

第九遍飲酒：唱歌，角抵。

散樂，以三音包括三才的含義，四聲調和四時之氣，應十二管的數目。截竹爲四孔笛，用以叶和音聲，加在弦歌上。三音：天音高揚，地音低抑，人音中和，都有聲無文。四時：春聲平，夏聲上，秋聲去，冬聲入。

散樂器：觱篥、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箏、方響、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雜戲：從齊景公用藝人侏儒起，到漢武帝設魚龍曼延戲，後漢有繩舞、自刳伎，杜佑認爲很多是幻術，都出自西域。淫哇俚俗不合常理，因此不一一記述。

鼓吹樂，又叫短簫鐃歌樂，從漢代起就有了，叫做軍樂。《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天子的車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儀仗隊都有鼓吹樂。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搁鼓十二人，

金鉦十二人，

大鼓一百二十人，

長鳴一百二十人，

鐃十二人，

鼓十二人，

歌二十四人，

管二十四人，

簫二十四人，

笳二十四人。

後部：
鼓吹丞二人，
大角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鐃十二，
笳二十四。

右前後鼓吹，行則導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

後部：
鼓吹丞二人，
大角一百二十人，
羽葆十二人，
鼓十二人，
管二十四人，
簫二十四人，
鐃十二人，
笳二十四人。

以上前後鼓吹，前行就導引皇帝車駕演奏，朝會就列仗，陳設而不演奏。

橫吹樂

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屬鼓吹令。

前部：
大橫吹百二十，
節鼓二，
笛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掆鼓十二，
金鉦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後部：
小橫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橫吹也是軍樂，與鼓吹樂分部同用，都屬鼓吹令。

前部：
大橫吹一百二十人，
節鼓二人，
笛二十四人，
觱篥二十四人，
笳二十四人，
桃皮觱篥二十四人，
掆鼓十二人，
金鉦十二人，
小鼓一百二十人，
中鳴一百二十人，
羽葆十二人，
鼓十二人，
管二十四人，
簫二十四人。

後部：
小橫吹一百二十四人，
笛二十四人，
簫二十四人，
觱篥二十四人，
桃皮觱篥二十四人。

百官鼓吹、橫吹樂，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損，見《儀衛志》。自周衰，先王之樂寖以亡缺，《周南》變爲《秦風》。始皇有天下，鄭、衛、

百官鼓吹、橫吹樂，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減，見《儀衛志》。自周衰，先王的樂曲漸漸失傳殘缺，《周南》變爲《秦風》。秦始皇占有天下，鄭、衛、秦、燕、趙、楚的樂曲交迭進入，

秦、燕、趙、楚之聲迭進，而雅聲亡矣。漢、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爲大樂、散樂；武事皆北音，是爲鼓吹、橫吹樂。雅樂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雅聲失傳了。漢、唐興盛，文事多爲西域音樂，這就是大樂、散樂；武事都是北方音樂，這就是鼓吹樂、橫吹樂。雅樂在的，樂器也雅，演奏的也是西域音樂。

遼史卷五十五

志第二十四

儀衛志(一)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渤海，立敬瑭，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之强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足以成一代之規模矣。

考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遼太祖從北方奮起，遼太宗繼承他的志向，沿襲他的事業，成就他的功績。於是占領渤海，立石敬瑭，攻破石重貴，把周、秦、兩漢、隋、唐遺留下來的文物全部收集并占有了。以皇帝使用的車子、宗廟的器物來區别等級，增加威嚴，以金符玉璽來發號施令。因此傳了九位君主二百多年，難道衹是因爲兵革好，士馬强嗎？文叫作儀，武叫作衛，足以成爲一代楷模。

考察遼代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輿服（上）

自黄帝而降，輿服之制，其來遠矣。禹乘四載作小車，商人得桑根之瑞爲大輅，周人加金玉，象飾益備。秦取六國儀物，而分别其用，先王之制，置而弗御。至漢中葉，鋭意稽古，然禮文之事，名存實亡，蓋得十一於千百焉。唐之車輅因周、隋遺法，損益可知。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絳，常服用宇文制，以紫、緋、緑、碧分品秩。五代頗以常服代朝服。遼國自太宗入晋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晋之遺制也。

考之載籍之可徵者，著《輿服篇》，冠諸《儀衛》之首。

自黄帝以下，車輿服飾制度，由來很早。禹乘四載作小車，商人得桑根的祥瑞作大車，周人加上金玉，裝飾更加完備。秦取六國儀物，分别使用，先王制度，棄置不用。到漢代中葉，决心稽考古制，然而禮文一類事情，名存實亡，衹不過還有千百分之十一罷了。唐代車輅沿襲周、隋遺留下來的法制，增減情況可以知道。祭服都是青色，朝服都是絳色，常服用北周宇文氏的制度，以紫、緋、緑、碧分官品爵秩。五代常以常服代替朝服。遼國自太宗入晋以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人服飾；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遼國服飾，它的漢服就是五代後晋遺留下來的形制。

考察典籍可以驗證的，作《輿服篇》，放在《儀衛志》的開頭。

國輿

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飾。禁制疏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隆，勢固然也。輯其可知著于篇。

契丹舊俗，熟悉騎馬奔馳。隨水草遷移，有氈車，承擔載重有大車，婦人乘馬，也有小車，富貴的人加上華麗的裝飾。禁制很少，崇尚適用罷了。皇帝、皇后更加隆重，勢位必定如此。輯録可知的著於文中。

大輿，柴册再生儀載神主見之。

大車，柴册儀再生儀見於載神主。

輿，臘儀見皇帝、皇后升輿、降輿。

輿，臘儀見於皇帝、皇后升輿、下輿。

總纛車，駕以御駝。祭山儀見皇太后升總纛車。

總纛車，以皇帝用的駱駝駕車。祭山儀式見於皇太后升總纛車。

車，納后儀見皇后就車。

車，納后儀式見於皇后上車。

青幰車，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駝，公主下嫁以賜之。古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遺意歟。

青幰車，螭頭、車蓋都以銀裝飾，用駱駝駕車，賜給出嫁的公主。古代王姬出嫁，車服不屬丈夫，比王后低一等。這是前代流傳下來的規矩吧。

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縣鐸，後垂大氈，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亦賜公主。

送終車，車樓純粹以錦裝飾，螭頭以銀裝飾，下懸鐸，後面懸垂大氈，以牛駕車。上載一隻羊，叫做祭羊，打算用來送終。也賜給公主。

椅，册皇太后儀，皇帝乘椅，自便殿輿至西便門。

椅，册封皇太后的儀式，皇帝乘椅，從便殿乘車到西便門。

鞍馬，祭山儀，皇帝乘馬，侍皇太后行。臘儀，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獵圍。瑟瑟儀，俱乘馬東行，群臣在南，命婦在北。

鞍馬，祭山儀式，皇帝乘馬，侍奉皇太后前行。臘儀，皇帝下車，向東祭祀完畢，乘馬入獵圍。瑟瑟儀，都乘馬東行，衆臣在南，有封號的婦女在北。

漢輿

太宗皇帝會同元年，晋使馮道劉昫等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册禮。自此天子車服昉見於遼。太平初行漢册禮，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盛唐輦輅，盡在遼廷矣。

太宗皇帝會同元年，後晋使臣馮道、劉昫等人準備車輅宗廟器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册禮。從此遼國的皇帝車服開始出現。太平初年實行漢人册禮，乘黄令陳設車輅，尚輦奉御陳設輿輦。盛唐輦輅，都在遼國朝廷使用了。

五輅：《周官》典輅有五輅。秦亡之後，漢創製。

五輅：《周官》典輅官有五輅。秦亡以後，漢代創製的。

玉輅，祀天、祭地、享宗廟、朝賀、納后用之。青質，玉飾，黄屋，左纛。十二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左建旂，十二斿，皆畫升龍，長曳

玉輅，祀天、祭地、祭獻宗廟、朝賀、納后使用。質地青色，以玉裝飾，黄色帳幔，車左以犛牛尾裝飾。十二鑾在衡木上，兩個鈴鐺在車軾上。雕龍的車杠左面插旗，旗下有十二個裝飾

地。駕蒼龍，金鍐，鏤錫，鞶纓十二就。遼國勘箭儀，皇帝乘玉輅至內門。聖宗開泰十年，上升玉輅自內三門入萬壽殿，進七廟御容酒。

物，都畫有飛升的龍，飾物很長，拖到地上。駕蒼龍，金馬冠、馬額有鏤金飾物，鞶纓十二圈。遼國勘箭儀，皇帝乘玉輅到內門。聖宗開泰十年，皇上升玉輅從內三門入萬壽殿，向七廟先帝像進酒。

金輅，饗射、祀還、飲至用之。赤質，金飾，餘如玉輅，色從其質。駕赤騮。

金輅，宴饗賓客并射箭、祭祀回來、征伐凱旋歸來飲於宗廟時使用。質地赤色，以金裝飾，其他像玉輅，顏色與質地一致。以赤騮馬駕車。

象輅，行道用之。黃質，象飾，餘如金輅。駕黃騮。

象輅，行路使用。質地黃色，畫象裝飾，其他如金輅。以黃騮馬駕車。

革輅，巡狩、武事用之。白質，革鞔。駕白翰。

革輅，巡狩、戰爭使用。質地白色，用皮革綳緊。以白馬駕車。

木輅，田獵用之。黑質，漆飾。駕黑駱。

木輅，田獵使用。質地黑色，塗漆裝飾。以尾、鬣黑色的白馬駕車。

車：制小於輅，小事乘之。

車：規格小於輅，小事乘用。

耕根車，耕藉用之。青質，蓋三重，餘如玉輅。

耕根車，耕種藉田使用。質地青色，車蓋三重，其他如玉輅。

安車，一名進賢車，臨幸用之。金飾，重輿，曲壁，八鑾在衡，紫油纁朱裹幰，朱絲絡網。駕赤騮，朱鞶纓。

安車，又叫進賢車，皇帝外出使用。黃金裝飾，車箱寬大，車壁彎曲，車上橫木有八鑾，紫油絳朱色的車幔，朱絲網絡，駕赤騮馬，朱色革帶。

四望車，一名明遠車，拜陵，臨吊則用之。金飾，青油纁朱裹通幰。駕牛，餘同安車。

四望車，又叫明遠車，拜陵墓、親臨祭吊使用。黃金裝飾，青油絳朱車幔。以牛駕車，其餘與安車相同。

涼車，赤質，省方、罷獵用之。赤質，金塗，銀裝。五綵龍鳳織，藤油壁，緋綠，蓮座。駕以橐駝。

涼車，質地赤色，天子巡行四方、停止打獵使用。質地赤色，塗金，以銀裝飾。織五彩龍鳳，藤油壁，緋紅色的彩帶，蓮花形的座位。以駱駝駕車。

輦：用人挽，本宮中所乘。唐高宗始制七輦。《周官》巾車有輦，以人組挽之。太平册禮，皇帝御輦。

輦：用人拉車，本來是宮中所乘。唐高宗開始製七輦。《周官》巾車有輦，以人用絲帶拉車。太平年間册禮，皇帝乘輦。

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壁畫雲氣金翅。前有軾，下有構欄。絡帶皆綉雲鳳，銀梯。主輦八十人。

大鳳輦，質地赤色，車頂有金鳳，車壁畫雲氣金翅。前有車軾，下有構欄。絡帶都綉有雲鳳，銀梯。掌管拉輦的八十人。

大芳輦。

大芳輦。

仙游輦。

仙游輦。

小輦，永壽節儀，皇太后乘小輦。

小輦，永壽節儀式，皇太后乘小輦。

芳亭輦，黑質，幕屋緋欄，皆綉

芳亭輦，黑色質地，幕帳緋欄，都綉雲鳳。

雲鳳。朱緑夾窗，花板紅網，兩簾四竿，銀飾梯。主輦百廿人。

大玉輦。

小玉輦。

逍遥輦，常行用之。棕屋，赤質，金塗，銀裝，紅絛。輦官十二人，春夏緋衫，秋冬素錦服。

平頭輦，常行用之。制如逍遥，無屋。册承天皇太后儀，皇太后乘平頭輦。

步輦，聖宗統和三年，駐蹕土河，乘步輦聽政。

羊車，古輦車。赤質，兩壁龜文、鳳翅，緋幰，絡帶、門簾皆綉瑞羊，畫輪。駕以牛，隋易果下馬。童子十八人，服綉。瑞羊輓之。

輿：以人肩之，天子用韝絡臂綰。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銀螭頭，緋綉鳳欄，上施錦褥，别設小床。奉輿十六人。

小輿，赤質，青頂，曲柄，緋綉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上有御座。奉輿二十四人。

皇太子車輅：

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册皇太子儀，乘黄令陳金輅，皇太子升、降金輅。

軺車，五日常朝、享宫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飾，紫幰朱裏。駕一馬。

四望車，吊臨用之。金飾，紫油纁通幰。駕一馬。

朱緑色的夾窗，花板紅網，兩簾四竿，以銀飾梯。掌管拉輦的一百二十人。

大玉輦。

小玉輦。

逍遥輦，平常使用。棕帳，質地赤色，塗金，以銀裝飾，紅絲帶。輦官十二人，春夏穿緋紅衣衫，秋冬穿素錦服裝。

平頭輦，平時外出使用。形制如逍遥車，没有帳幔。册封承天皇太后儀式，皇太后乘平頭輦。

步輦，聖宗統和三年，駐蹕土河，乘步輦處理朝政。

羊車，古代的輦車。質地赤色，兩壁繪有龜文、鳳翅，緋幔、絡帶、門簾都綉有瑞羊，車輪有繪畫。以牛駕車，隋朝换成果下馬駕車。童子十八人，穿綉衣。瑞羊拉車。

輿：以人抬，天子用臂套裹臂。

腰輿，前後各有兩長竿，金銀裝飾螭頭，緋紅色的綉鳳欄，欄上放錦褥，另設小床。侍奉腰輿的十六人。

小輿，質地紅色，車頂青色，車柄彎曲，緋紅色的綉絡帶。形制像鳳輦而要小一些，上有皇帝座位。侍奉小輿的有二十四人。

皇太子車輅：

金輅，跟隨祭祀、正冬大朝會以及納妃時使用。册封皇太子儀式，乘黄令陳設金輅，皇太子上、下金輅。

軺車，五日常規上朝、宴享宫内侍臣、出入行道使用。以金裝飾，紫油絳色車幔。一馬駕車。

四望車，親臨吊喪使用。以金裝飾，紫油絳色車幔。一馬駕車。

遼史卷五十六

志第二十五

儀衛志(二)

輿服(下)

國服

上古之人，網罟禽獸，食肉衣皮，以儷鹿韋掩前後，謂之韠。然後夏葛、冬裘之製興焉。周公陳王業，《七月》之詩，至於一日于貉，三月條桑，八月載績，公私之用由是出矣。

上古的人，網羅禽獸，吃獸肉穿獸皮，以一對鹿皮遮掩前後，叫做韠。以後夏天穿葛製衣服，冬天穿裘韠衣服。周公陳述王家事業，《七月》之詩，一日往搏狐貉爲裘，三月修整桑樹枝條以采桑葉，八月開始績麻，公私所用都由此出。

契丹轉居薦草之間，去邃古之風猶未遠也。太祖仲父述瀾，以遥輦氏于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爲樹藝、桑麻、組織之教，有遼王業之隆，其亦肇迹於此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篚，麋載而至。纖麗耎毳，被土綢木。於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詳國服以著厥始云。

契丹轉徙於豐草之間，離遠古風俗還不遠。太祖仲父述瀾，以遥輦氏于越之官，占領居住潢河肥沃的土地，開始設置城邑，教民種植、栽桑種麻、織布，遼國王業的興隆，也就從此開始。太祖稱帝於北方，太宗統一中國，紫銀鼠，羅綺盛器，成批運載而來。纖麗柔軟的絲絨，多用來蓋土纏木。於是制定衣冠制度，北班遼國制度，南班漢人制度，各自聽任他們的方便。詳究遼國服飾著於本篇開頭。

祭服：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盛。

祭服，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其隆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

大祭祀，皇帝戴有金文的金冠，穿白綾袍，紅腰帶，懸魚袋，三山垂紅。以犀玉刀錯裝飾，絡縫烏靴。

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靴。

小祭祀，皇帝戴硬帽，穿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穿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的烏靴。

臣僚、命婦服飾，各從本部旗幟之色。

臣僚、有封號婦女的服飾，各自遵從本部旗幟顏色。

朝服：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朝服衷甲，以備非常。其後行瑟瑟禮、大射柳，即此服。聖宗統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皇帝服實里薛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靴，謂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

臣僚戴氈冠，金花爲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檐，不擫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服紫窄袍，繫鞊鞢帶，以黄紅色絛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群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賜之。

公服：謂之"展裹"，著紫。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詔八房族巾幘。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勛戚之後及夷離堇副使并承應有職事人，不帶巾。

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紫衣。

常服：

宰相中謝儀，帝常服。高麗使入見儀，臣僚便衣，謂之"盤裹"。绿花窄袍，中單多紅緑色。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次之。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貂毛、羊、鼠、沙狐裘。

田獵服：

皇帝幅巾，擐甲戎裝，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捍腰。蕃漢諸司使以上并戎裝，衣皆左衽，黑緑色。

吊服：太祖叛弟剌哥等降，素服受之。

素服，乘赭白馬。

漢服

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

朝服：太祖在丙寅年登皇帝位，朝服中間有鎧甲，以防備突來事變。以後舉行瑟瑟禮、大射柳，就穿這種服裝。聖宗統和元年，册封承天皇太后，讓三品以上用漢人禮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時穿的服裝。

皇帝戴實里薛袞冠，穿絡縫紅袍，懸以犀玉裝飾的帶子和刀錯，絡縫靴，叫做國服袞冕。太宗换成錦袍、金帶。

臣僚戴氈冠，金花作裝飾，或加上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間儲存頭髮一束。或戴紗冠，形制像烏紗帽，没有帽檐，不壓雙耳。額前綴金花，上面結紫帶，帶末綴珠。穿紫色窄袍，鞍具繫帶，以黄紅色絲帶包裹皮革製成，用金玉、水晶、靛石綴上作裝飾，叫做"盤紫"。太宗换成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群臣中年齡大而有爵秩的，都賜這種服飾。

公服：叫做"展裹"，著紫服。興宗重熙二十二年，下詔八房族戴頭巾。道宗清寧元年，下詔不是勛戚的後代及夷離堇副使和承應有職的人，不帶頭巾。

皇帝戴紫皂色的幅巾，穿紫窄袍，束玉帶，或穿紅襖，臣僚也戴幅巾，穿紫衣。

常服：

宰相受命謝恩儀式，皇帝穿常服。高麗使入見儀式，臣僚穿便衣，叫做"盤裹"。绿花窄袍，中間單衣多爲紅緑色。地位顯貴的人披貂裘，以紫黑色爲珍貴，青色次一等。又有銀鼠裘，尤其潔白。地位低的人穿貂毛、羊、鼠、沙狐裘。

田獵服：

皇帝戴幅巾，穿套甲軍裝，以貂鼠或鵝項、鴨頭毛爲護腰。蕃、漢各司使臣以上都穿軍裝，衣襟都左掩，黑緑色。

吊服：太祖的叛弟剌哥等投降，穿戴白色冠服受降。

穿戴白色冠服，乘紅白色相間的馬。

黄帝開始制定冠冕章服，以後的帝王用來祀

祭以享。夏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爲祭服，通天、絳袍爲朝服，平巾幘、袍襴爲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備法駕，受文武百官賀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爲常。是年北歸，唐、晋文物，遼則用之。左右采訂，摭其常用者存諸篇。

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衮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爲升龍織成文，各爲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革帶、大帶，劍佩綬，舄加金飾。元日朝會儀，皇帝服衮冕。

朝服：乾亨五年，聖宗册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册承天太后儀，侍中就席，解劍脱履。重熙五年尊號册禮，皇帝服龍衮，北南臣僚并朝服，蓋遼制。會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國服；皇帝、南面臣僚漢服。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并漢服矣。常朝仍遵會同之制。

皇帝通天冠，諸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會、冬會服之。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褾領，朱襈裾，白裙襦，絳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佩劍綬，襪舄。若未加元

神、祭祖、上供。夏代收冠、殷代冔冠、周代弁冠用以上朝，端正冠帽纔坐下，用以區分尊卑和辨别禮儀所備物品。此後唐以冕冠、青衣爲祭服，通天、絳袍爲朝服，平巾幘、袍襴爲常服。大同元年正月初一，太宗皇帝入晋，乘坐帝王車駕，在汴京崇元殿受文武百官朝賀，從此以後作爲常規。當年北歸，唐、晋文物，遼國也開始使用。多方收集訂正，取常用的存於文獻中。

祭服：到遼滅亡，不建郊丘，不記載大裘冕服。

衮冕，祭祀宗廟、派遣上將軍出征、征伐凱旋歸來飲於宗廟、登皇帝位、加冠、娶后及元旦接受朝賀穿戴衮冕。以金裝飾，懸垂十二串白珠，以彩繩爲冠帶，顔色與繫印紐的絲帶相同，黄絲綿塞耳，以玉爲簪導。黑衣、絳裳十二章：八章在上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下衣，藻、粉米、黼、黻。衣袖衣領，織成騰飛的龍紋，分别爲六等。玄衣八章的龍、山以下，每章一行，每行十二，白紗的中單衣，白黑相間的衣領，青色袖口，鑲邊的前襟，青黑相間的華帶、大帶，劍佩綬帶，鞋以金裝飾。元旦朝會儀式，皇帝穿戴這種衮冕。

朝服：乾亨五年，聖宗册封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册封承天太后儀式，侍中到位，解下劍，脱掉鞋。重熙五年上尊號的册禮，皇帝穿綉龍的禮服，北南臣僚都穿朝服，這是遼制。會同年間，太后、北面臣僚穿遼國服裝；皇帝、南面臣僚穿漢人服裝。乾亨以後，大禮即使北面三品以上官員也用漢人服裝；重熙以後，大禮都穿漢人服裝。平時朝會仍遵循會同年間的服制。

皇帝通天冠，各種祭祀回來及冬至、初一日受朝賀、殿前平臺封拜王公、元日、冬日朝會，戴這種冠。冠上加金博山，附十二蟬鬢，冠首以珠翠裝飾。黑色大頭巾，以彩帶束髮，冠帶爲翠色，以玉和犀爲簪導。絳色的紗袍，白紗的中單衣，緄邊的衣領，朱邊前襟，白色下衣短襖，絳色的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以革帶佩劍綬，襪

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元日上壽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皇太子遠游冠，謁廟還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綾，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佩綬，襪舄與上同，後改用白襪、黑舄。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册皇太子儀，皇太子冠遠游，服絳紗袍。

親王遠游冠，陪祭、朝饗、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蟬。黑介幘，青綾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襈裾，白裙襦。革帶鈎艓，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襪舄，劍佩綬。二品以上同。

諸王遠游冠，三梁，黑介幘，青綾。

三品以上進賢冠，三梁，寶飾。

五品以上進賢冠，二梁，金飾。

九品以上進賢冠，一梁，無飾。

七品以上去劍佩綬。

八品以下同公服。

公服：勘箭儀，閤使公服，繫履。遼國嘗用公服矣。

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柘黄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靴。

皇太子遠游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鈎艓，假帶方心，紛鞶囊，白襪，烏皮履。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幘纓，簪導，謁見東宫及餘公事服之。絳紗

鞋。如果未加冠，就結一對童髻，空頂，黑色大頭巾，一對玉導，加上珠寶裝飾。元旦上壽儀式，皇帝戴通天冠，絳色紗袍。

皇太子遠游冠，拜謁宗廟回宫、元旦、冬至、初一入朝戴這種冠。冠有三條拱起的部位，加金附九個蟬釁，冠首有珠翠裝飾。黑色大頭巾，以彩帶束髮，冠帶爲翠色，以犀爲簪導。絳色的紗袍，白紗的中單衣，皂色衣領緄邊，緄邊的前襟，白色的下衣短襖，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的蔽膝。以革帶佩劍綬，襪鞋與上同，後改用白襪、黑鞋。未加冠，就結一對童髻，空頂，黑色大頭巾，一對玉導，加上珠寶裝飾。册封皇太子儀式，皇太子戴遠游冠，穿絳紗袍。

親王遠游冠，陪祭、朝饗、拜表、大事戴這種冠。冠有三條拱起的部位，加金附蟬釁。黑色大頭巾，青色的冠帶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衣，皂色衣領，緄邊的前襟，白色的下衣短襖。皮帶鈎艓，假帶曲領方心，絳紗的蔽膝，襪鞋，佩劍的絲帶。二品以上與此相同。

各王遠游冠，冠上有三條拱起的部位，黑色大頭巾，青色的冠帶。

三品以上進賢冠，冠上有三條拱起的部位，以珠寶裝飾。

五品以上進賢冠，冠上有兩條拱起的部位，以黄金裝飾。

九品以上進賢冠，冠上有一條拱起的部位，没有裝飾。

七品以上没有劍佩帶。

八品以下與公服相同。

公服：勘箭儀，閤使穿公服，繫鞋。遼國曾用公服。

皇帝翼善冠，初一上朝處理政務使用。柘黄袍，九環帶，白絹下衣短襖，六合靴。

皇太子遠游冠，五日常朝、元旦、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白色下衣短襖，革帶金鈎艓，假帶方心，雜花皮袋，白襪，烏皮鞋。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戴頭巾冠帶，簪導，謁見太子及其餘公事穿戴這種服飾。絳紗單衣，

單衣，白裙襦，帶鉤鰈，假帶方心，襪履，紛鞶囊。

六品以下，冠幘纓，簪導，去紛鞶囊，餘并同。

常服：遼國謂之"穿執"。起居禮，臣僚穿執。言穿靴、執笏也。

皇帝柘黄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起自宇文氏。唐太宗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皇太子進德冠，九琪，金飾，絳紗單衣，白裙襦，白襪，烏皮履。

五品以上，幞頭，亦曰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帶。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礪石、金魚袋；武官鞊鞢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烏皮六合靴。

六品以下，幞頭，緋衣，木笏，銀帶，銀魚袋佩，靴同。

八品九品，幞頭，緑袍，鍮石帶，靴同。

白色下衣短襖，帶鉤鰈，假帶方心，襪鞋，雜花皮袋。

六品以下，戴頭巾冠帶，簪導，没有雜花皮袋，其餘都相同。

常服：遼國叫做"穿執"。問安禮，臣僚穿這種常服。穿靴、執笏板。

皇帝柘黄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起自宇文氏。唐太宗貞觀以後，不是元旦、冬至受朝及大祭祀，都穿常服罷了。

皇太子進德冠，九琪，金飾，絳紗單衣，白色下衣短襖，白襪，烏皮鞋。

五品以上，頭巾，也叫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帶。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礪石、金魚袋，武官鞍具七件：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烏皮六合靴。

六品以下，頭巾，緋衣，木笏，銀帶，佩銀魚袋，靴相同。

八品九品，頭巾，緑袍，鍮石帶，靴相同。

遼史卷五十七

志第二十六

儀衛志(三)

符印

遥輦氏之世，受印于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遥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

遥輦氏時候，從回鶻受印。到耶瀾可汗向唐求印，武宗初次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附，下詔賜印綬。這時，太祖受位遥輦已十年。會同九年，太宗討伐晋國，末帝上表獻一傳國寶、三顆金印，天子符印於是歸遼。

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玉，螭紐，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魚鳥篆，子嬰以上漢高祖。王莽篡漢，平皇后投璽殿階，螭角微玷。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權，以歸于魏。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晋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僞諸國往往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僞。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晋所上玉璽于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傳國寶，秦始皇時製作，用藍玉、螭紐，六面，正面文字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魚鳥形的篆字，子嬰用以上獻漢高祖。王莽篡漢，平皇后把璽扔到殿階上，螭角微損。漢獻帝時失去，孫堅得於井中，傳到孫權，而歸魏國。魏文帝在肩際上用隸書刻“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改名爲“受命寶”，晋亡歸遼。從三國以來，篡位冒用帝號的各國往往模擬私造，歷代府庫所藏不一樣，没有人能辨真僞。聖宗開泰十年，以驛馬到中京取石晋所奉上玉璽。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賦》考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傳國璽在桑乾河遺失。

玉印，太宗破晋北歸，得于汴宫，藏隨駕庫。穆宗應曆二年，詔用太宗舊寶。

玉印，太宗破晋北歸，在汴京宫殿得到，藏在隨駕庫。穆宗應曆二年，下詔用太宗舊寶。

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印臣僚宣命。

御前寶，黄金鑄造，文字是“御前之寶”，臣僚宣命用此印。

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

詔書寶，文字是“書詔之寶”，凡是詔書、

書詔批答用之。

契丹寶，受契丹册儀，符寶郎捧寶置御坐東。

金印三，晋帝所上，其文未詳。

皇太后寶，制未詳。天顯二年，應天皇太后稱制，群臣上璽綬。册承天皇太后儀，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

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

皇太子寶，未詳其制。重熙九年册皇太子儀，中書令授皇太子寶。

印

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文官制誥。

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軍職制誥。

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宫都部署印，并銀鑄。文不過六字以上，以銀朱爲色。

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司印，并銅鑄，以黄丹爲色，諸税務以赤石爲色。

杓窊印，杓窊，鷙鳥之總名，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符契

自大賀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過刻木爲牌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魚。

金魚符七枚，黄金鑄，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于内府。

銀牌二百面，長尺，刻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馬牌"。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札給

批答都使用。

契丹寶，受契丹册封儀式，符寶郎捧寶放在皇帝座位東面。

三顆金印，晋帝所獻，刻印文字不清楚。

皇太后寶，形制不清楚。天顯二年，應天皇太后臨朝，衆臣上璽綬。册封承天皇太后儀式，符寶郎捧寶放在皇太后座位右面。

皇后印，文字是"皇后教印"。

皇太子寶，形制不清楚。重熙九年册封皇太子儀式，中書令授皇太子寶。

吏部印，文字是"吏部之印"，以銀鑄造，用於文官的制誥蓋印。

兵部印，文字是"兵部之印"，以銀鑄造，用於軍職官吏制誥蓋印。

契丹樞密院、契丹各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各行宫都部署印，都是以銀鑄造，文字不超過六個字，以銀朱爲色。

南北王以下内外各司印，都是以銅鑄造，以黄丹爲色，各税務以赤石爲色。

杓窊印，杓窊，鷙鳥總名，作爲印紐，取疾速的意思。行軍詔賜將帥使用。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就是這種。

從大賀氏八部用兵，就合契而動，不過是刻木爲二作爲合契。太祖受天命，换成金魚。

金魚符七枚，黄金鑄造，長六寸，各有字號，每枚金魚左右分合。有事，以左半先交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攏全同，然後纔發兵。軍事結束，送歸内府。

銀牌兩百面，長一尺，刻遼國字，文字爲"宜速"，又叫"敕走馬牌"。國家有重大事情，皇帝以銀牌親自交使者，親自書寫給驛馬多少。

驛馬若干。驛馬闕，取它馬代。法，晝夜馳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親臨，需索更易，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驛馬缺，以其他馬取代。按規定，一晝夜馬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到之處如天子親自到達，需索要更換馬，沒有人敢違抗。使者回來，皇帝親自授牌，親自封好交牌印郎君收管掌握。

木契，正面爲陽，背面爲陰，閤門喚仗則用之。朝賀之禮，宣徽使請陽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門，以契授西上閤門使云："授契行勘。"勘契官聲喏，跪受契，舉手勘契同，俯、興，鞠躬，奏"内外勘契同"。閤門使云："准敕勘契，行勘。"勘契官執陰面木契聲喏，平身立，少退近後，引聲云"軍將門仗官"，齊聲喏。勘契官云："内出喚仗木契一隻，准敕付左右金吾仗行勘。"勘契官云"合不合"，門仗官云"合"，凡再。勘契官云"同不同"，門仗官云"同"，亦再。勘契官近前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駕仗、勾畫都知某官某，對御勘同。"平身，少退近後，右手舉契云："其契謹付閤門使進入。"閤門使引聲喏，門仗官下聲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閤門使上殿納契，宣徽使受契。閤門使下殿，奉敕喚仗。

木契，正面爲陽，背面爲陰，閤門使呼儀仗就用它。朝賀禮，宣徽使請取陽面木契下殿，到殿門，以木契交西上閤門使說："給木契進行勘驗。"勘契官高聲唱喏，跪下受契，舉手勘契是否相同，俯身、起立，鞠躬，奏"内外勘契相同"。閤門使說："根據敕命勘契，進行勘驗。"勘契官執陰面木契高聲唱喏，平身站立，稍退靠後，長聲叫"軍將門仗官"，齊聲回答。勘契官說："宫内出喚仗木契一隻，根據敕命交付左右金吾仗勘驗。"勘契官問"合不合"，門仗官回答"合"，共兩次問答。勘契官問"同不同"，門仗官回答"同"，也是兩次。勘契官靠近前面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駕仗、勾畫都知某官某，面對皇上勘契相同。"平身站立，稍退靠後，右手舉契說："此契恭謹地交付閤門使進入。"閤門使長聲唱諾，門仗官以下也長聲唱喏。勘契官跪下交契，閤門使上殿交納木契，宣徽使接受木契。閤門使下殿，奉敕命呼喚儀仗。

木箭，内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宫，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如勘契之儀，詳具《禮儀志》。

木箭，内箭爲雄箭，外箭爲雌箭，皇帝外出使用。回宫，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如勘木契儀式，詳載《禮儀志》。

遼史卷五十八

志第二十七

儀衛志(四)

儀仗

帝王處則重門擊柝，出則以師兵爲營衛，勞人動衆，豈得已哉。天下大患生於大欲，不得不遠慮深防耳。智英勇傑、魁臣雄藩於是乎在，寓武備於文物之中，此儀仗所由設也。

帝王住下就重重宫門擊木梆巡夜，外出就以軍隊營衛，辛勞騷擾民衆，不得已呵！天下的禍患産生於欲望太大，不得不憂慮很遠，防備很嚴。存在聰明的英才，勇敢的豪傑，魁偉的大臣，雄據一方的藩國，在禮樂制度中包含武力防備，這就是設置儀仗的原因。

金吾、黄麾六軍之仗，遼受之晋，晋受之後唐，後唐受之梁、唐，其來也有自。耶律儼、陳大任舊《志》有未備者，兼考之《遼朝雜禮》云。

金吾、黄麾六軍的儀仗，遼繼承晋，晋繼承後唐，後唐繼承梁、唐，有它的來龍去脉。耶律儼、陳大任舊《遼志》有不完備的，同時考察《遼朝雜禮》。

國仗

王通氏言，舜歲徧四岳，民不告勞，營衛省、徵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麾，斥地萬里，經營四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旄頭豹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

王通説，舜每年徧巡四岳，百姓不叫辛勞，就在於營衛人數、徵斂需索很少。遼太祖匹馬轉戰，開闢土地上萬里，經營各方，未曾安居，所到之地都樂於跟隨，就是用的這種辦法。太宗同時控制中國，逐漸達到秦始皇、漢武帝時的禮儀典章，爲以後的遼帝所沿襲。天子的旗幟和以豹尾裝飾的車子，在五京之間奔馳，整年辛苦，車轍的印迹一個挨一個。百姓辛勞，財物匱乏，原因就在這裏。

遼自大賀氏摩會受唐鼓纛之賜，是爲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皆是物也。著于篇首，以見艱難創業之主，豈必厚衛其身云。

遼從大賀氏摩會接受唐旗鼓的賞賜，這就成了遼國儀仗。形制很簡陋，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都是這些儀仗。著於此篇的開頭，以表明艱難創業的君主，難道必定要嚴密保衛自己嗎?

十二神纛，

十二大神旗，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華蓋，
直柄華蓋。

遥輦末主遺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帳前。諸弟剌哥等叛，匀德實縱火焚行宫，皇后命曷古魯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于殿前。聖宗以輕車儀衛拜帝山。

渤海仗

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衛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守具儀衛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衛也。

漢仗

大賀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繼之，尚主封王，飫觀上國。開元東封，邵固扈從，又覽太平之盛。自是朝貢歲至于唐。遼始祖涅里立遥輦氏，世爲國相，目見耳聞，歆企帝王之容輝有年矣。遥輦致鼓纛於太祖帳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氣之所睥睨哉。

厥後交梁聘唐，不憚勞勤。至於太宗，立晋以要册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棄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是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于遼；周、宋按圖更製，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太宗會同元年，晋使馮道備車輅法物，上皇太后册禮；劉昫、盧重備禮，上皇帝尊號。

三年，上在薊州觀《導駕儀衛圖》，遂備法駕幸燕，御元和殿行入閤禮。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華蓋，
直柄華蓋。

遥輦末代君主遺留下來的儀制，迎接十二大神旗、天子旗鼓放在太祖帳前。諸弟剌哥等叛亂，匀德實放火燒行宫，皇后命曷古魯救火，僅得天子旗鼓。太宗登位，在殿前設置旗鼓、大神旗。聖宗以輕車儀衛拜帝山。

天顯四年，太宗到遼陽府，人皇王準備帝王用的羽衛迎接。乾亨五年，聖宗巡視東方，東京留守備辦儀衛迎接聖宗車駕。這是過去渤海國的儀衛。

大賀失活入朝到唐，娑固兄弟相繼入朝到唐，娶公主封王，飽覽唐京城。開元年間東封泰山，邵固護駕隨從，又看到了太平時代的盛况。從此每年朝貢到唐。遼始祖涅里立遥輦氏，世世代代任遼相，目見耳聞，歆羡企慕帝王的光輝已經多年。遥輦送鼓旗到太祖帳前，怎麽能够符合他的雄心霸氣所期望的呢？

以後與梁往還和出使唐，不怕疲勞。到太宗時，立晋而要册封禮儀，入汴京而收取宗廟禮器，從此各代的欲望，一下子就得到了。太原擅自爲帝，遼的力量不是不能對抗，而把全部宗廟禮器，先運到中京，像丢棄鞋子一樣地丢棄山河，没有稍加顧慮，其志向已可知道了。於是秦、漢以來的帝王文物盡入遼國；周、宋按圖另製，已不是原有文物。遼所看重的，這是大要，故特别撰述在這裏。

太宗會同元年，晋國使臣馮道備辦車輅禮器，上皇太后册禮；劉昫、盧重備辦禮儀，上皇帝尊號。

三年，太宗在薊州觀看《導駕儀衛圖》，於是備辦皇帝車駕到燕，到元和殿行入閤禮。

六年，備法駕幸燕，迎導御元和殿。

六年，備辦皇帝車駕到燕，迎導到元和殿。

大同元年正月朔，備法駕至汴，上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僚朝賀。自是日以爲常。二月朔，上御崇元殿，備禮受朝賀。三月，將幸中京 鎮州，詔收鹵簿法物，委所司押領先往。未幾鎮陽入漢，鹵簿法物隨世宗歸于上京。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問軍事，上報曰，朝會起居如禮。是月，太宗崩，世宗即位，鹵簿法物備而不御。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備辦皇帝車駕到汴京，太宗到崇元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賀。從此漸漸成爲常規。二月初一，太宗到崇元殿，設置禮儀接受朝賀。三月，將到中京 鎮州，下詔收取儀仗禮器，委命有關官府押領先往鎮陽。不久，鎮陽并入後漢，儀仗禮器隨世宗運回上京。四月，皇帝的大弟弟李胡派遣使者問軍中事務，太宗回答説："按禮儀朝會問安。"當月，太宗去世，世宗登位，儀仗禮器準備了但没有使用。

穆宗 應曆元年，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

穆宗 應曆元年，下詔朝會依照嗣聖皇帝的先例，用漢人禮儀。

景宗 乾亨五年二月，神柩升轀輬車，具鹵簿儀衛。六月，聖宗至上京，留守具法駕迎導。

景宗 乾亨五年二月，皇帝靈柩上轀輬車，備辦儀仗儀衛。六月，聖宗到上京，留守備辦皇帝車駕迎接導引。

聖宗 統和元年，車駕還上京，迎導儀衛如式。

聖宗 統和元年，車駕回到上京，迎接導引的儀衛按規定形式。

三年，駕幸上京，留守具儀衛奉迎。

三年，聖宗到上京，留守備辦儀衛恭敬迎接。

四年，燕京留守具儀衛導駕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賀。

四年，燕京留守備辦儀衛導引皇帝車駕入京，皇上到元和殿，百官朝賀。

是後，儀衛常事，史不復書。

這以後，儀衛是常事，史書不再記載。

鹵簿儀仗人數馬匹

步行擎執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馬擎執二百七十五人，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馬牽攏官五十二人，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攏官六十六人，坐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五人，内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縣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録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僕卿一人，鴻臚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一

步行擎執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馬擎執二百七十五人，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馬牽攏官五十二人，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攏官六十六人，坐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一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零五人，内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縣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録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僕卿一人，鴻臚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一人，兵部尚書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衛將軍三十五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

人，兵部尚書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衛將軍三十五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帥一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佽飛一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勛二人，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補闕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內差，侍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衛隊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四匹，進馬四匹，駕車馬二十八匹。人之數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馬之數凡千五百二十。

得諸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遼朝雜禮》者如是。至於儀注之詳，不敢傅會云。

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帥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佽飛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勛二人，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補闕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內差，侍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衛隊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零四匹，進馬四匹，駕車馬二十八匹。人數共四千二百三十九，馬數共一千五百二十。

得於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遼朝雜禮》的就是這些。至於儀注的詳細情況，不敢穿鑿附會。

遼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

食貨志(上)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强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内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群牧，逐類采摭，緝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略。

契丹舊的風俗，以馬爲富，以兵爲强。在原野放馬，普遍以民爲兵。有事作戰，張弓的騎兵、帶甲的武士，卯時下令，辰時就能集中。馬隨水草放牧，人仰奶酪爲生，挽强弓射獵物，以供日用，乾糧牧草，到處都有。以此制敵取勝，所向無敵。到了建立國家，内建宗廟朝廷，外設郡縣守令，制度一天天完善，經費一天天增多，上下相互模仿，帝王后妃所用衣服車馬漸多，而食貨用費逐漸緊張起來。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設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各司，用以掌管出納。它的制度等級雖不可盡知，而綱要散見於舊史。至於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錢幣、群牧，逐類采摘，編綴成篇，用以保存一代食貨的大略。

初，皇祖匀德實爲大迭烈府夷離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瀾爲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户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

開初，皇祖匀德實爲大迭烈府夷離堇，喜種植，善畜牧，觀察地利，教民耕種。仲父述瀾爲于越，勸令遼國人種植桑麻，學習織布。太祖平定諸弟叛亂，停止用兵，减輕賦税，專意於農業生産。曾因户口增多，糺轄疏遠，把北大濃兀分爲兩部，限以種植，各部效法。

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剋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

太宗會同初年，將要東獵，三剋上奏减少輜重，急速奔赴北山奪取物資，用以準備國用，不要妨害農務。不久詔令官府勸農桑，教紡織。因烏古的土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住，增加海勒水的好地作爲農田。三年，下詔以諧里河、

三年，詔以諧里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歐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强。"上深然之。是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

臚朐河附近地方，賜給南院歐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剌三石烈人，以從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請隨從臣僚，詢問軍國重要事務。左右回答説："軍國事務，愛民爲本。民富兵就足，兵足國家就强盛。"太宗深以爲然。當年，詔令各道徵兵，并告誡有敢傷害莊稼的按軍法論處。

應曆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非經費有餘，其能若是？

應曆年間，雲州進獻茁壯禾苗，當時認爲是重視農業的結果。保寧七年，北漢被宋兵侵犯，派使臣來乞求糧食，下詔賜糧食二十萬斛幫助漢。若不是經費有剩餘，能像這樣嗎？

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帑藏而代民税；螟蝗爲災，罷徭役以恤饑貧。"統和三年，帝嘗過藁城，見乙室奥隗部下婦人迪輦等黍過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逋民棄業，禾稼栖畝，募人穫之，以半給穫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蹂於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霜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税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穫，户出粟庤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園蕪廢者，則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産珍異。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連日。九年，燕地饑，户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

聖宗乾亨五年下詔説："五穀没有豐收，打開府庫而代民交税；螟蟲蝗蟲成災，停止徭役以體恤飢餓貧困的人。"統和三年，帝曾過藁城，見乙室奥隗部下婦人迪輦等黄米過熟而未收割，派人幫助收割。太師韓德讓説，戰争以後，逃亡百姓抛棄本業，莊稼倒在田裏，招募人收穫，以一半給收穫的人。政事令室昉也説，太行山以西各州戰事興起，民力凋敝，田穀多被邊兵蹂躪，請免今年租税。六年，有霜災旱災，受災百姓飢餓，下詔三司，過去以税錢折合糧食，估價不合實際，望增價以利民。又遷吉避寨的居民三百户到檀、順、薊三州，選擇肥沃的土地，供給耕牛和穀種。十三年，詔令各道設置義倉。這年秋天，參加義倉的百姓根據收穫多少，每户出糧儲存在義倉。義倉管事登記賬目。不豐足的年歲，發糧賑濟飢民。十五年，下詔免除南京過去欠下的義倉糧食，并禁止各軍官不按季節打獵放牧，妨害農業生産。開泰元年，下詔説："我想百姓徭役煩重，就多給工錢；年穀没有豐收，就開倉借糧；田園荒廢的，就供給耕牛、種子幫助他們。"太平初年聖宗到燕，燕地百姓因當年豐收進獻土産珍異。皇上禮遇年老的人，施惠鰥寡孤獨的人，接連幾天賜飲。九年，燕地饑荒，户部副使王嘉請求造船，招募熟習海運的人，運遼東糧食供給燕地，議事的人認爲道路危險不方便而作罷。

興宗即位，遣使閲諸道禾稼。是

興宗即位，派遣使臣視察各道莊稼。當年，

年，通括户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遂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户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爲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内，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會天祚播遷，耶律敵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群牧人户運鹽濼倉粟，人户侵耗，議籍其産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令盡償，衆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未絶遼，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

夫賦税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賦税，户丁之數無所於考。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爲户”訾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户，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

登記注册全部户口，下詔説：“我在早年，熟知種植。富有之家廣泛從事耕耘，却很少聽到輸納賦税；窮苦百姓不得種植，造成大量流亡。應全部檢括，普遍達到均平。”禁止各個職官不得擅自造酒，浪費糧食；有婚姻喪祭的，官府給文據纔讓造酒。

道宗初年，西北天空下穀三十里，春州斗糧六錢。當時西蕃多叛亂，道宗爲守禦打算，命耶律唐古監督耕種莊稼以供給西部軍隊。唐古率領民衆在臚朐河旁耕田，每年豐收。移屯鎮州，共十四年，積糧幾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因馬人望以前爲南京度支判官時，公私都很富裕，檢括户口，用法公平寬恕，於是遷官中京度支使。擔任此職半年，積糧十五萬斛，擢升左散騎常侍。遼的農業穀物到這時最爲豐盛。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多座城内，沿邊各州，各有和糴倉，根據祖宗的辦法，以陳糧换新糧，允許百姓自願借貸，收利息兩分。各地大約不下二三十萬石，即使多次興兵，未曾不够用。到天慶年間，金兵大舉入侵，全被金人占有。正好天祚帝流離遷徙，耶律敵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群牧人户運鹽濼倉糧食，人户侵占損耗糧食，商議要籍没他們的資産來賠償。雅里親自定糧價：糧食一車賠一隻羊，三車賠一頭牛，五車賠一匹馬，八車賠一匹駱駝。從者説：“現今一羊换粟二斗，還不能得到，這種價太低。”雅里説：“百姓有我就有。如果叫完全賠償，百姓怎能忍受?”事情雖未辦成，然而假使老天未絶滅遼國，此話也足以收買人心了。

賦税制度，自太祖任用韓延徽，纔開始制定國家用費。太宗登記五京户口以定賦税，户口數無法考證。聖宗乾亨年間，因上京“云爲户”錢財實際很富饒，善於逃避徭役，使貧民受害，於是强制各户，凡利錢够本，全部送歸官府，與百姓平均徭役。統和年間，耶律昭説，西北的人，每年農時，一人偵察敵情，一人耕種公田，二人充當官役。當時沿邊分別設置屯田戍兵，出

糺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故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税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統和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税户，并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税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

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麯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税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税，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也。

賣田土積累穀物以供給軍餉。因此太平七年下詔，各屯田在官府的糧食不能擅自借貸，在屯田的人盡力耕種公田，不交賦税，這是公田制度。其餘百姓應募，或耕種閑田，或耕種私田，則按畝出糧向公家交納賦税。統和十五年，募民耕種灤河空地，十年後纔開始收租，這是耕種官府閑田的制度。又下詔燕山前後没有納税的人户，都在密雲、燕樂兩縣，占田土，置家業，交賦税，這是私田制度。各部大臣隨從皇上征伐，擄掠民户，自己設置城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賦税，各歸頭下，衹有酒税送交上京，這是分頭下軍州賦税爲兩等。

在這以前，遼東新歸附的地方不實行專賣酒，鹽麯禁令也放鬆了。馮延休、韓紹勳相繼謀利，想與燕地平山例加約束，百姓患苦，於是造成大延琳的叛亂。連年下詔免租，百姓纔開始安定。南京每年交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每年交納三司税錢折糧食。開遠軍先例，百姓每年交税，斗糧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上表請求折六錢，也都是有利於民的善政。

遼史卷六十

志第二十九

食貨志(下)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産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離、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繈屬。聖宗統和初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税，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宫，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不鬻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并置榷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至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

徵收商税之法，是從太祖在炭山北設置羊城，以榷務勾通各道市易開始的。太宗得燕，設置南京，城北有市，儲備的各種貨物堆積如山，命官府進行徵税；其餘四京及其他州縣貨物出産販運買賣的地方，也同樣設置榷務。東平郡城中設置看樓，分爲南市、北市，中午前在市北交易，午後在市南交易。雄州、高昌、渤海也設立相互交易的市場，以便同南宋、西北各部、高麗交换貨物，因此女真以金、帛、布、蜜、蠟、各種藥材及鐵離、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的皮、牛羊駝馬、細毛織品等物，來同遼交易，道路上連續不斷。聖宗統和初年，燕京留守司説，百姓生活困難，請放鬆居庸關徵税，以便同燕山以西交易。又令官府曉諭各個行宫，布帛短窄不合尺度的，不在市場上出賣。第二年，下詔説因南府、北府市場人少，應率當部車一百乘趕集。開奇峰路以便同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都設置榷場。這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因作俸禄的羊缺得多，所部的人貧乏，請以瘦老的羊及皮毛交换南中的絹，上下都便利。到天祚叛亂，賦斂已重，交易法被破壞，財物越來越匱乏，百姓越來越貧困。

鹽筴之法，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别爲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剌濼，命取鹽給

鹽筴法，自太祖因所得漢人人數很多，就在八部中分古漢城另爲一部進行治理。城在炭山以南，有鹽池利益，就是後魏的滑鹽縣，八部都吃這裏的鹽。到征討幽州、薊州回來，住在鶴剌濼，命取鹽供給軍隊。從此以後，鶴剌濼的鹽更

軍。自後濼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晋，晋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榷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一時産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

多，上下都够用。會同初年，太宗有大功於晋，晋獻十六州地，而瀛州、莫州在其中，纔開始獲得河間煮海造鹽的利益，在香河縣設置榷鹽院，於是燕、雲往北暫吃滄州鹽。一時産鹽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各以其地歸五京計司統領。鹽的煎取制度，每年出産的數量，不能確切瞭解。

坑冶，則自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産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鐵；"曷术"，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産鐵礦，置采煉者三百户，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户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聖宗太平間，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興冶采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

坑冶，是從太祖兼并室韋開始的，此地出産銅、鐵、金、銀，這裏的人善於製作銅器、鐵器。又有曷术部多鐵；"曷术"，遼國話就是鐵的意思。曷术部設置三冶：柳濕河、三黜古斯、手山。神册初年，平定渤海，得廣州，原本是渤海的鐵利府，改叫鐵利州，此地鐵也多。東平縣本來是漢襄平縣舊地，産鐵礦石，設置三百户采礦煉鐵，隨賦納鐵。因各坑冶多在國的東部，因此東京設户部司，長春州設鐵帛司。太祖征討幽州、薊州，軍隊返回，到山脚，得銀、鐵礦，下令設坑冶。聖宗太平年間，在潢河北面的陰山及遼河的源頭，分别得到金、銀礦，興建坑冶進行采煉。從此以後到天祚結束，遼國都依賴於冶煉之利。

鼓鑄之法，先代撒剌的爲夷離堇，以土産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襲而用之，遂致富强，以開帝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和出内藏錢，賜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傭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

鼓鑄法，前代撒剌的爲夷離堇，因當地多産銅，開始製造錢幣。太祖是他的兒子，沿襲使用，於是達到富强，用以開創帝業。太宗設置五冶太師，總領各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儲存的錢，用以備軍需。景宗因舊錢不够用，開始鑄造乾亨新錢，錢因而流傳開來。聖宗開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於五計司，同時鑄造太平錢，新舊錢可互换使用。因此遼國的錢，遍布遼境。所以統和年間出内藏錢，賜南京各軍司。開泰年間，下詔各道，貧乏的百姓，有典當兒女的，計算工價每天十文；折够典當錢，把被典當的人還給他們的父母。每年春秋，以公家的錢宴飲將士，錢多得很，故東京所鑄的錢到清寧年間纔開始使用。當時，下詔禁止各路不得買賣銅鐵，以防私人鑄錢，又禁止把銅鐵賣到回鶻，法

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楊遵勗徵户部司逋户舊錢，得四十餘萬繦，拜樞密直學士；劉伸爲户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繦，擢南院樞密使；其以災沴，出錢以振貧乏及諸宫分邊戍人户。是時，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

律更嚴厲了。道宗一代，錢有四等：叫咸雍、大康、大安、壽隆，都因改年號而改换錢名。錢的邊孔、重量也無法考證。衹是下詔楊遵勗徵收户部司逃户舊錢，得四十多萬串，拜樞密直學士；劉伸爲户部使，每年入剩餘錢三十萬串，擢升南院樞密使；因災害出錢賑救貧困，各宫把錢分給戍邊人户。這時，雖未有錢串腐朽不可勝計的積蓄，也可稱爲富足了。到了道宗末年，經費浩大，鼓風鑄錢仍舊，國用不足。雖以海雲佛寺助錢千萬，接受而不拒絶，不久便禁止民間的錢不得出遼境。天祚一代，更鑄乾統、天慶兩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没有多餘的積蓄。

始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也，懲遥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爲馬群太保，上書猶言群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爲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匹，女直萬匹，直不古等國萬匹，阻卜及吾獨婉、惕德各二萬匹，西夏、室韋各三百匹，越里篤、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匹；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党項馬鬻于夏。以故群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每群不下千匹。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游

起初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時，苦於遥輦氏力單勢弱，於是安撫各部，賞罰分明，不隨意征討，根據百姓的利益所在而讓他們獲利，各種牲畜繁殖生長，上下富足。到太祖登位，討伐河東，攻下代北郡縣，繳獲牛、羊、駝、馬十多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伐女真，又繳獲二十多萬匹馬，在水草便利的地方分别畜牧，幾年所增無法統計。當時，搜括富人馬匹，馬數不顯增多，賜給大、小鶻軍一萬多匹馬，馬數不顯減少，就是因爲畜養放牧得法。咸雍五年，蕭陶隗爲馬群太保，上書還説群牧名存實亡，上下相互欺瞞，應檢括實數作爲固定徵籍。以後東丹國每年貢馬一千匹，女真一萬匹，直不古等國一萬匹，阻卜及吾獨婉、惕德各兩萬匹，西夏、室韋各三百匹，越里篤、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鐵驪等各部三百匹，并禁止朔州路的羊、馬進入宋，禁止吐渾、党項馬賣給西夏。因此各種牲畜滋生繁殖，到一百多萬，各司牧官依次進升官階。自太祖到興宗將近二百年，各種牲畜之多没有變化。天祚初年，馬還有幾萬群，每群不下一千匹。遼國祖先舊的制度，常選南征馬幾萬匹，在雄、霸、清、滄等州間放牧，以防備燕、雲情勢緊迫；又選幾萬匹馬供四時游獵；其餘就分地放牧。這種辦法是很好的。到了末年，多次與金人

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群牧私賣日多，畋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舊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

作戰，番漢戰馬損失十分之六七，即使加幾倍的價，終究買不到馬，就違法買官馬從軍。各群牧司私下賣馬越來越多，畋獵也不够用，於是被金人打敗，拋棄民衆，流離遷徙，直至滅亡。松漠以北的舊馬，都被大石林牙所有。

遼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况名數已見《本紀》，玆不復載。

遼的食貨可以見到的就是這些。至於鄰國每年所貢錢幣，各附屬國每年所貢土產，雖各朝軍國經費多靠此供應，然而不是遼國所出，况且名稱數量已見《本紀》，這裏不重載。

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爲。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時，黍稌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羨，振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

所謂冀北宜養馬，海濱宜曬鹽，用不着討論。遼的土地一半是沙石，一年有三個季節多寒冷，春秋耕種收穫要及時，黍稻高低因地制宜，不能與中原土地等同。然而遼自初年開始，農穀充盈，賑救饑荒，體恤難民，花費一點兒也不吝惜，旁及鄰國，充沛有餘，究竟是什麼辦法獲得這種厚利？這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爲勸農課税得人，規劃措施得法。

世之論錢幣者，恒患其重滯之難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興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東南，十纔一二。遼之方盛，貨泉流衍，國用以殷，給戍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楮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歟？此無他，舊儲新鑄，并聽民用故也。

世上論錢幣的人，常患錢幣沉重滯留難以獲得，鼓風鑄造不能供給，於是紙幣權宜的辦法興起。西北通船，比起東南，纔及其十分之一二。遼國正興盛時，錢幣流布，國用富足，供給戍守，獎賞征伐，賜與億萬，沒有聽說有所謂的紙幣，又是什麼辦法達到這種便利的呢？這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爲儲存的舊幣，鑄造的新幣，都聽任百姓使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爲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孟子說："普遍營利，即使荒年也不會衰敗。"人的努力衹要達到了，一個人就足以戰勝一時的災害，何况是一個國家呢！因此知道善於爲國謀劃的人，有辦法根據天時地利采取適宜的措施，沒有什麼地方不能滿足他的願望。吃的沒有比穀物更重要的，財貨沒有比錢更重要的，特記這兩件事，以表明遼初當權臣僚，也善於使他們的國家富裕。

遼史卷六十一

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蜂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鴟義，奸宄并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

所謂刑法始於用兵器而以維護禮制爲最終目的。上古時代，百姓有兵器，就像蜂有毒刺，自衛罷了。蚩尤開始作亂，百姓飛揚跋扈，犯法叛亂之人很多，哪能不用刑呢？唐堯虚心下問百姓，纔命伯夷、禹、后稷體恤百姓勞苦，伯夷降下典禮教民，而以刑斷絶百姓邪佞。因此説刑是始於用兵器而以維護禮制爲最終目的。先王順應天地四時而設六卿。秋是刑官，象徵萬物成熟可以決斷割取之時。秋承傳夏氣，由春色演變而成，可以推知。

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奸，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離堇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爲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擐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

遼以用武建立國家，禁暴止亂，首先要用刑。國初制定刑法，有超出"五服"、"三就"以外的，兵勢正擴張，没有時間用禮。到阻午可汗知道宗室雅里賢能，命他爲夷離堇來掌管刑法，難道不是像士師一樣，不是賢能的人不能擔任嗎？太祖、太宗經營疆土，身穿鎧甲的士卒，没有安寧的時候，威武勝過愛撫，是情理形勢的必然。子孫相繼承傳，刑法各有輕重；其間能够懂得根據情况而改變辦法，而以禮治爲最終目的的，祇有景宗、聖宗算是好的。

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又有籍没之法。流刑量罪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絶域。徒刑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

遼的刑法共有四種，叫死、流、徒、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類，又有籍没法。流刑根據罪行輕重，流放到邊境部族的地方，遠的流放到遼境以外，更遠的就罰他到與外界隔絶的地方。徒刑一爲終身，二爲五年，三爲一年半；終身徒刑的判杖刑五百，其餘依次遞減一百；又有黥刺法。杖刑自五十到三百，凡杖刑在五十以上的，以沙袋擊打懲處；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等刑

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之法。木劍、大棒之數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决以沙袋，先于脽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粗、細杖及鞭、烙法。粗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籍没之法，始自太祖爲撻馬狘沙里時，奉痕德堇可汗命，按于越釋魯遇害事，以其首惡家屬没入瓦里。及淳欽皇后時析出，以爲著帳郎君，至世宗詔免之。其後内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復没入焉；餘人則没爲著帳户；其没入宫分、分賜臣下者亦有之。木劍、大棒者，太宗時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沙袋者，穆宗時制，其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許。徒刑之數詳于重熙制，杖刑以下之數詳于咸雍制；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

具懲處之法。木劍、大棒擊打數有三，自十五到三十；鐵骨朵擊打有的五次，有的七次。有重罪的，將以沙袋擊打懲處，先在脽骨上及四周打擊他。拷訊的工具，有粗杖、細杖、鞭子、炮烙之法。粗杖擊打數爲二十，細杖數爲三，自三十到六十。鞭、烙數，凡烙三十次的合鞭三百，烙五十次的合鞭五百。被告各事應伏罪而不服的，以此刑審訊。有品級的官員因公事犯錯誤，百姓年齡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的，允許贖罪。贖銅數，杖一百的，交錢一千。也有八議、八縱法。籍没法，自太祖任撻馬狘沙里時開始，奉痕德堇可汗的命令，按問于越釋魯遇害事，以首惡家屬没入瓦里。到淳欽皇后時從瓦里分出來，作爲著帳郎君，到世宗時下詔赦免。以後内外親戚家屬及世代爲官之家，犯反叛等罪，仍籍没入瓦里；其餘的人就籍没入著帳户；也有籍没入宫中、分賜臣僚的人。木劍、大棒是太宗時制定。木劍前面平滑後面隆起，大臣犯重罪，想要寬免就用木劍打他。沙袋，穆宗時制定的，形制是用熟皮縫攏，長六寸，寬兩寸，柄一尺多長。徒刑數以重熙制度爲詳，杖刑以下數以咸雍制度爲詳；其餘不常用而無固定形式的，難以全部記載。

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决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磬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轘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摏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决。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炮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閑民使不爲變耳。歲癸酉，下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息民，群臣其副朕意，詳决之，無

太祖初年，各種事纔開始創立，犯罪的人按罪行輕重判决。以後懲治諸弟叛黨，因事臨時立法。對親王的隨從叛逆的，不在掌管郊野的官員那裏勒死，而從高崖投下殺死他；淫亂不守法度的，以五車分裂他的身體來殺死他；背叛父母的照此辦理；訕罵犯上的，以熟鐵錐戳他的嘴來殺死他。因跟隨而犯罪的，根據罪行輕重處以杖刑。杖有兩種：大的有五百錢重，小的有三百錢重。又爲梟首磔裂、活埋、射鬼箭、炮擲、肢解等刑。都屬重法，約束百姓使他們不敢叛亂。癸酉年，下詔説："我自北征以來，各地獄訟，積壓滯留的很多。現今停止戰爭，使百姓休養生

或冤枉。”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有遼欽恤之意，昉見于此。神册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巨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爲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鐘院以達民冤。

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會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謀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 拔離弭河，族造藥者。

世宗 天禄二年，天德、蕭翰、劉哥及其弟盆都等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劉哥，遣盆都使轄戛斯國。夫四人之罪均而刑異。遼之世，同罪異論者蓋多。

穆宗 應曆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禿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宫刑，仍付禿里以爲奴，因著爲令。十六年，諭有司：“自先朝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比聞楚古輩，故低置其標深草中，利人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然帝嗜酒及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鶻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逾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于無算。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尸于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蓋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衆。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及海里之死，

息，望群臣符合我的意願，審慎决獄，不要發生冤枉。”於是命令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處理。遼國恤民之意，始見於此。神册六年，平定各夷，太祖對侍臣説：“國家各種事務，大小各自不同，如果法度不明，那麽憑什麽治理國家，百姓又怎麽能知道禁令？”於是詔令大臣制定治理契丹及各夷的法律，漢人則以《律令》斷刑，并設鐘院以伸民冤。

到太宗時，治理渤海人完全根據漢人法律，没有改動。會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陰謀毒殺通事解里等人，已中毒的兩人，命令重杖，他的妻子流放于厥 拔離弭河，造藥的人被誅滅全族。

世宗 天禄二年，天德、蕭翰、劉哥及他的弟弟盆都等人謀反，天德被殺，蕭翰受杖刑，劉哥被流放，盆都被罰派到轄戛斯國。四人的罪相同而用刑不同。遼代，罪同而論處不同的很多。

穆宗 應曆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的奴僕海里强力凌辱拽剌禿里未成年的女兒，因法無明文，加以宫刑，并把海里交給禿里作奴僕，於是著爲法令。十六年，曉諭有關官府説：“自先朝以來，皇帝出行住宿地方，必定高立標志以禁止來往行人。近來聽説楚古等人，故意把很矮的標志設在深草中，誘人誤入，藉此榨取錢財。從今再有這樣的，以死論罪。”然而穆宗好酒和打獵，不顧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猪、鶻雉之類丢失、受傷、死去，以及私自回家，逃亡，告假逾期，受召而不按時到達，或因上奏答問稍不如意，或因飲食小事，或因犯罪的人而遷怒無罪的人，就加以炮烙鐵梳的酷刑，過重的刑罰無法計算。或者親手以刀刺人，斬首、撞擊、射殺、火燎，斷手足，燙爛肩股，折斷腰椎脛骨，劃破口，擊碎牙，棄尸野外，并令在棄尸的地方築室堆土，死的人達一百多。京師設置百尺深的牢來關囚犯。在他即位不久，爲女巫肖古的話所惑，取人膽合製延年藥，因此殺人很多。後來知道是女巫的欺詐，以響箭亂射女巫，騎馬把她踏死。到海里死時，由

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不絶。雖嘗悔其因怒濫刑，諭大臣切諫；在廷畏懦，鮮能匡救，雖諫又不能聽。當其將殺壽哥、念古，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壽哥等斃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應死。"帝怒，斬壽哥等，支解之。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凡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賴王子必攝等諫得免。已而怒頗德飼鹿不時，致傷而斃，遂殺之。季年，暴虐益甚，嘗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决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故及於難。雖云虐止褻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快情縱意之具邪。

於晚上長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被殺戮的，相繼不斷。雖曾後悔因爲發怒而濫施刑罰，曉諭大臣切實諫阻；但在朝大臣畏懼懦弱，少有能匡救的，即使規諫也聽不進。當他將要殺壽哥、念古時，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勸諫説："壽哥等殺死所掌管的野鷄，畏罪逃亡，按法不當處死。"穆宗發怒，斬壽哥等人，并支解他們。命官府盡取在押鹿人共六十五人，斬重犯四十四人，其餘都被痛打。其中有本想置於死地的，靠王子必攝等勸諫得以幸免。不久，因憤怒頗德未按時喂鹿，鹿受傷而死，就殺了頗德。晚年，暴虐更甚，曾對太尉化葛説："我喝醉酒時有處决不當的，酒醒後應復奏。"衹能這樣説説，終究不想悔改，因此被近侍殺害。雖説他衹是對褻狎近侍暴虐，上未虐殺大臣，下未虐殺百姓，然而刑罰制度，難道是帝王快情縱意的工具嗎？

景宗在潛，已鑒其失。及即位，以宿衛失職，斬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鎖，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復縶之。既而躬録囚徒，盡召而釋之。保寧三年，以穆宗廢鐘院，窮民有冤者無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鐘，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吴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按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五年，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纛，法應死，杖而釋之，庶幾寬猛相濟。然緩于討賊，應曆逆黨至是始獲而誅焉，議者以此少之。

景宗未即位時，已察知穆宗的過失。到即位後，以宿衛失職，斬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趙王喜隱自關押的地方擅自去掉械鎖，求見皇上自我辯解，景宗對他説："曲直未分，哪有出獄自我辯解的道理？"命令重新抓起來。接着親自録問囚犯，全部召集起來釋放了。保寧三年，因穆宗廢鐘院，窮苦百姓有冤屈没有地方投訴，故下詔恢復鐘院，并命鑄鐘，把詔書刻於鐘上，説明之所以廢而復設的用意。吴王稍被奴僕告發，官府請審訊，景宗説："我知道他被誣告，如果審問，怕其他人跟着誣告。"命斬誣告者以示衆。五年，近侍實魯里誤觸大神旗，按法應處死，施杖刑後釋放了，希望能寬猛相濟。然而景宗討賊遲緩，應曆叛黨到這時纔被誅，議事的人認爲這是他的不足之處。

聖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帝壯，益習國事，鋭意於治。當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詳慎。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

聖宗幼年繼位，睿智皇后臨朝稱制，留心斷决獄訟，常勸皇帝宜寬法律。皇帝長大後，更加熟悉國事，决心治好國家。當時改定的法令有十幾條，多符合人心，用刑又能詳察審慎。這以前，契丹同漢人相互毆打致死，刑罰輕重不均，到這時同等治罪。統和十二年，下詔契丹人若犯十惡罪，也按《律令》定罪。舊的法律，死囚在

《律》。舊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即聽收瘞。二十四年，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二十九年，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詔自今但犯罪當黥，即准法同科。開泰八年，以竊盜贓滿十貫，爲首者處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决流。嘗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决；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而親爲録囚。數遣使詣諸道審决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冤。

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其長佛奴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太峻，詔奪官。吏以故不敢酷。撻剌干乃方十因醉言宫掖事，法當死，特貰其罪。五院部民偶遺火，延及木葉山兆域，亦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爲法。至於敵八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盗論，止加杖罪。又那母古犯竊盗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盗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至于五則處死。若是者，重輕適宜，足以示訓。近侍劉哥、烏古斯嘗從齊王妻而逃，以赦，後會千齡節出首，乃詔諸近侍、護衛集視而腰斬之。於是國無倖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故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獄空聞。至開泰五年，諸道皆獄空，有刑措之風焉。

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

街上暴尸三天，到這時一晚上就聽任收埋。二十四年，下詔主人不是犯謀反大逆罪及流放死刑罪，奴婢不得告發；如果奴婢犯死罪，聽任送交官府，主人不得擅自殺奴婢。二十九年，按舊法，宰相、節度使世代選官之家的子孫犯罪，徒刑、杖刑與百姓一樣，衹免黥面，下詔從今以後衹要犯罪應受黥刑，就按法同樣治罪。開泰八年，認爲盗竊貪贓滿十貫，爲首的處死，此法太重，因此增至二十五貫，爲首的處死，從犯判處流放。曾敕命各地刑獄有冤，不能伸雪的人，任他們到御史臺陳訴，委官重新審理。過去大理寺承辦的獄訟，凡涉及復奏的，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審理；到這時開始設置少卿、少正主持裁决。還擔心不詳盡周到，又親自録問囚犯。多次派遣使臣到各道審理判决冤枉滯留案件，如邢抱朴等人，所到之處，人們自以爲無冤情了。

五院部百姓有自己弄壞鎧甲的，酋長佛奴杖殺了他，聖宗因他用法太嚴峻而發怒，下詔罷了他的官。官吏因此不敢濫用酷刑。撻剌干乃方十因喝醉酒談宫廷事，按法當處死，特别赦免了他的罪。五院部百姓偶然失火，燒到木葉山陵墓，也當處死，施杖刑後釋放了，并因而著爲法令。至於敵八哥開初盗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到被發覺時，以刀刺王令謙，幸而未被殺死。有關官府打算以盗竊論罪，衹加杖刑。又那母古犯盗竊罪十三次，都因情不可饒恕，以死刑論罪。於是下詔從今以後三次犯盗竊罪，刺額塗墨，判三年徒刑；盗竊四次刺臉塗墨，判五年徒刑；到了五次就處死。像這樣，輕重適宜，足以作爲訓誡。近侍劉哥、烏古斯曾跟隨齊王妻逃走，已赦，後來遇上千齡節纔出來自首，就詔令各近侍、護衛集中起來看他們被處以腰斬。於是國内没有僥幸的人，綱紀修治振舉，官吏都奉職守法，百姓都怕犯法。因此統和年間，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獄無犯人上奏。到開泰五年，各道獄中無犯人，有不用刑罰的風氣。

按慣例，樞密使不是國家重要職務，凡是獄

親决，凡獄訟惟夷離畢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以狡智相高，風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按輒申，及受請托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訟衹由夷離畢主持。到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密使，特别講究當官的才能，纔開始親自聽訟。當時的人輾轉而效仿，以狡獪的才智相標榜，風俗從此衰敗了。因此太平六年下詔説："我因爲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南、北二院分别治理，是想去掉貪臟枉法，除掉煩擾；如果貴賤不同就法律不同，必然出現怨恨。小民犯罪，必定難以驚動官府達到朝廷，衹有内族、外戚多仗恃恩寵進行賄賂，以圖苟免，這樣法制就廢棄了。從今以後貴戚因事被告發，不論事的大小，都令所在官府審問，一一申報北、南院復問得實後上奏，不審問就申報，及受人請托上奏的，以該犯人的罪行治罪。"七年，下詔内外大臣説："《制條》中有遺漏闕失及輕重失當的條款的，逐條上奏，商議增補、修改。"

遼史卷六十二

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興宗即位，欽哀皇后始得志，昆弟專權。馮家奴等希欽哀意，誣蕭浞卜等謀反，連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餘人與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餘輩，皆被大辟，仍籍其家。幽仁德于上京，既而遣人弒之。迫殞非命，中外切憤。欽哀後謀廢立，遷于慶州。及奉迎以歸，頗復預事，其酷虐不得逞矣。然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衆。

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盗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盗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有司奏："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奸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朕甚憫焉。"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盗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

興宗登位，欽哀皇后纔開始得志，兄弟專權。馮家奴等迎合欽哀旨意，誣陷蕭浞卜等謀反，連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餘人與仁德因婚親而受牽扯連坐的四十餘人，都被處死，并没收家産。把仁德皇后囚禁在上京，不久派人殺了她。被迫害而死於意外災禍，朝廷内外都切齒憤慨。欽哀後來陰謀廢興宗，立少子重元，事泄被遷於慶州。到興宗敬迎欽哀回來，又常常干預國事，而她的殘酷暴虐不能得逞了。然而興宗好名，喜歡變更，又沉溺佛教，專施小恩小惠，多次降詔赦免罪犯，釋放很多死囚。

重熙元年，下詔職事官因公事犯罪允許贖免，私事犯罪各據相關法律懲處。子弟及家人受賄賂，不知情的，衹懲處犯罪的人。在這以前，南京三司熔化三斤錢幣製作器皿，拿十貫錢離開南京，及盗賊送給同夥贓物折價達五貫者處死；到這時，銅超過三斤，拿錢離開南京及盗竊財物值二十貫錢以上的處死。二年，有關官府上奏："元年下詔説，犯重罪判終身徒刑的，加以杖刑，而又刺面塗墨。這相當於是犯一次罪而用三種刑罰，應免除刺面塗墨的刑法。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代選官人家的子孫，犯奸罪判徒刑的，不知是否要刺面塗墨?"皇上曉諭説："犯罪而改悔過錯重新做人的，也有可用的人，一旦刺面塗墨，一輩子是耻辱，我很憐憫他們。"後來犯終身徒刑罪的人，衹刺頸塗墨。奴婢犯逃亡罪，如果盗竊主人的財物，主人不得擅自刺面塗墨，聽任刺臂刺頸塗墨。犯盗竊罪的，第一次刺右臂，

左，至于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

再犯刺左臂，第三次盜竊刺頸右，第四次盜竊刺頸左，第五次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撰成，下詔有關部門自春分拜日那天起實行，并在各道頒行。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考古制。刑罰有死刑、流刑、杖刑及三等徒刑，共五種五百四十七條。

時有群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强盜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於枉法受賕，詐敕走遞，僞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郡王貼不家奴彌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皇后裹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没焉。寧遠軍節度使蕭白强掠烏古敵烈都詳穩敵魯之女爲妻，亦以后言免死，杖而奪其官。梅里狗丹使酒殺人而逃，會永壽節出首，特赦其罪。皇妹秦國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張隋，本宋所遣汋者，大臣覺之以聞。召詰，款伏，乃遽釋之。後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决杖三百，不徵償；小將軍决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决三百。聖宗之風替矣。

當時群牧人中有盜竊官印、以馬與人的，按法當處死，興宗説："爲一匹馬殺兩個人，不是太過分了嗎?"減死論罪。又有兄弟二人犯强盜罪當處死，因爲是弟弟跟隨哥哥搶劫，而且都没有兒子，特赦弟弟的死罪。至於貪臟枉法、收受賄賂，假傳聖旨放縱罪犯逃亡，僞造模仿皇帝手書，盜竊外國貢物，照例全部免除死罪。郡王貼不家奴彌里吉告發主人有怨恨責備朝廷的話，審訊後没有證據，應當按誣告治罪，因欽哀皇后從中説情，竟然没有加罪，也未斷案，交付主人，衹是由官府没收爲奴。寧遠軍節度使蕭白强制掠取烏古敵烈都詳穩敵魯的女兒爲妻，也以皇后一句話免死，僅施杖刑并罷官。梅里狗丹喝醉酒殺人後逃跑，恰值永壽節那天出來自首，特别赦免了他的罪。皇帝妹妹秦國公主生日，皇帝到她的府宅，伶人張隋，本來是宋派遣來盜竊機密的人，大臣發覺後上奏。召來責問，吐露實情服罪，却很快釋放了。後來下詔各個職官私下盜取官物的，以正式盜竊犯論罪。各帳郎君等在禁地射鹿，處三百杖刑，不作賠償；小將軍處杖刑二百以下；百姓犯此罪的處杖刑三百。聖宗時的風氣自此衰落了。

道宗清寧元年，詔諸官都部署曰："凡有機密事，即可面奏；餘所訴事，以法施行。有投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二年，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决罪囚，無致枉死獄中。下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决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凡强盜得實者，聽即决之。"四年，復詔左夷離畢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即决。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

道宗清寧元年，詔各宫都部署説："凡有機密事，可當面上奏；其他訴訟之事，按法施行。有投誹謗信的，投信人和讀信人都處死。"二年，命各郡長吏如各部條例，與下屬官吏共同判决罪囚，不要致使冤死獄中。下詔説："以前各路死刑都等待朝廷判决，因此獄訟留滯；從今以後凡是强盜屬實的，允許就地判决。"四年，又詔左夷離畢説："最近下詔外路死刑，允許所在官府判决。然而擔心未能全部弄清情况，或許有冤枉的。從今以後即使已經伏罪，仍令附近官府復查審問。無冤的然後判决，有冤的就開列上奏。"

覆問。無冤然後決之，有冤者即具以聞。”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存之。時校定官即重熙舊制，更竊盜贓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其重複者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大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條。條約既繁，典者不能遍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爲奸。故五年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

咸雍元年，詔無家的獄中囚犯，供給食糧。六年，帝因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不統一，於是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改定《條制》。凡與《律令》符合的，一一載上；不符合的，另外保留。當時校定官就重熙舊制，更改盜竊贓物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加到五十貫處死；又删掉重複的兩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令》一百七十三條，又新增七十一條，共七百八十九條，增加重編的到一千多條，都分類排列。以大康年間所定，又以《律令》、《條例》參校，繼續增添三十六條。以後因事繼續校定，到大安三年爲止，又增六十七條。條文既繁瑣，執法的人不能完全熟悉，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如何避免犯罪，犯法的人很多，官吏能够藉機幹壞事。因此五年下詔說：“法令是向百姓顯示威信的，用以治理好國家。簡單容易如天地，没有差誤如四時，使百姓可以迴避而不可違犯。最近命官府纂修刑法，然而不能明顯體現我的心意，撰寫很多條目，騙民犯罪，我很不以爲然。從今以後仍用舊法，其餘完全廢除。”

然自大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宮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以聞，即詔乙辛劾狀，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皆籍其家，仍賜皇后自盡。三年，乙辛又與其黨謀構昭懷太子，陰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告知樞密院事蕭速撒等八人謀立皇太子。詔按無狀，出速撒、達不也外補，流護衛撒撥等六人。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賞；否則悉行誅戮。乙辛教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自首“臣嘗預速撒等謀”，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按，至杖皇太子，囚之宮中別室，殺撻不也、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殺速撒等諸子；其幼稚及婦女、奴婢、家

然而從大康元年開始，北樞密院使耶律乙辛等人當權。宮中婢女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上奏，就詔乙辛審劾罪狀，於是說實有其事。道宗發怒，伶人趙惟一滅族，斬高長命，都没收家產，并命皇后自殺。三年，乙辛又與他的同黨陰謀構陷昭懷太子，悄悄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告知樞密院事蕭速撒等八人圖謀立皇太子爲帝。下詔按問没有證據，把速撒、達不也調離朝廷外出補官，流放護衛撒撥等六人。下詔告發首謀叛逆的人，加官重賞；否則全部處死。乙辛教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自首“我曾參預速撒等的陰謀”，於是登記姓名上告。道宗相信了，派乙辛等人審訊按問，以致杖打皇太子，囚禁在皇宮另一室中，殺了達不也、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殺死速撒等人的各個兒子；他們的幼兒、婦女、奴婢、家產，都全部没收，或分別賜與群臣。燕哥等僞造

産，皆籍没之，或分賜群臣。燕哥等詐爲太子爰書以聞，上大怒，廢太子，徙上京，乙辛尋遣人弑于囚所。帝猶不寤，朝廷上下，無復紀律。

太子供詞奏聞，道宗大怒，廢太子，把他遷到上京，乙辛不久派人到囚他的地方殺了他。道宗還是没有醒悟，朝廷上下，不再有紀律。

天祚乾統元年，凡大康三年預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還鄉里。至二年，始發乙辛等墓，剖棺戮尸，誅其子孫，餘黨子孫減死，徙邊，其家屬奴婢皆分賜被害之家。如耶律撻不也、蕭達魯古等，黨人之尤凶狡者，皆以賂免。至于覆軍失城者，第免官而已。行軍將軍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棄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鐫降决斷之外，悉從軍。賞罰無章，怨讟日起；劇盗相挺，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務繩以嚴酷，由是投崖、炮擲、釘割、臠殺之刑復興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獻祖廟。雖由天祚救患無策，流爲殘忍，亦由祖宗有以啓之也。

天祚乾統元年，凡大康三年被乙辛所陷害的人全部恢復官爵，抄没的家口財産發還，被流放的放還家鄉。到二年，纔發掘乙辛等人墳墓，打開棺材斬戮尸體，殺掉他們的子孫，餘黨子孫減免死罪，遷到邊地，將他們的家屬奴婢都分别賜給受害人家。如耶律撻不也、蕭達魯古等，尤其是凶殘狡猾的黨人，都以賄賂免罪。至於使軍隊覆没城池喪失的人，衹是罷官而已。行軍將軍耶律涅里等三人有在禁地射鹿的罪過，都被殺了。職官各局有過錯的人，降級决斷以外，全部發配從軍。賞罰没有章法，怨謗一天天增多；大盗相互引誘，叛逃一個接一個。天祚皇帝大爲驚恐，更加力求以嚴酷的刑罰治罪，投崖、炮擲、釘割、臠殺的刑罰又重新使用。有的在五京分尸，嚴重的甚至取心來獻祖廟。雖然是由於天祚無策救患，發展成爲殘忍，但也是由於祖宗開此先例。

遼之先代，用法尚嚴。使其子孫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擇，猶非祖宗貽謀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藉口，何所不至。然遼之季世，與其先代用刑同，而興亡異者何歟？蓋創業之君，施之于法未定之前，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施之于法既定之後，民復何所賴焉。此其所爲異也。傳曰："新國輕典。"豈獨權事宜而已乎？

遼的前代，用法崇尚嚴酷。假使他們的子孫都有君主的氣量，自己懂得有所選擇，還會反對祖宗遺留下來的法規；不幸一旦有昏庸殘暴的君主，稍稍引用祖宗的法律作爲藉口，那麽没有什麽酷刑不用的。然而遼代末年，與他們的先人用刑相同，而興亡不同，爲什麽呢？因爲創建帝業的君主，是在法未定下以前施用嚴刑，百姓還不敢以身試法；亡國的君主，是在法定後施用嚴刑，百姓還能靠什麽活命呢？這就是興亡不同的原因。傳説："新建的國家實行輕的法典。"難道衹是權宜之計嗎？

天祚末年，游畋無度，頗有倦勤意。諸子惟文妃所生敖盧斡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女兄適耶律撻曷里，女弟適耶律余覩，奉先乃誣告余覩等謀立晋王，尊天祚爲太上皇。遂戮撻曷里及其妻，賜文妃自盡。敖盧斡以不與謀得免。及天

天祚末年，游玩打獵没有限度，很有倦於勤政的意思。各子衹有文妃生的敖盧斡最賢能。蕭奉先是元妃的哥哥，深深忌妒敖盧斡。恰逢文妃的姐姐嫁給耶律撻曷里，妹妹嫁給耶律余覩，奉先就誣告余覩等人圖謀擁立晋王爲帝，尊天祚爲太上皇。於是殺戮撻曷里和他的妻子，賜文妃自殺。敖盧斡因未參與謀劃得以免死。到天祚西狩

祚西狩奉聖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盧斡，遂誅撒八，盡其黨與。敖盧斡以有人望，即日賜死。當時從行百官、諸局承應人及軍士聞者，皆流涕。

奉聖州時，又因耶律撒八等人想劫持擁立敖盧斡，於是殺了撒八和他的全部黨羽。敖盧斡因有聲望，當天就令他自殺。當時隨行百官、各局承應人及軍士聽到這一消息，都流淚了。

蓋自興宗時，遽起大獄，仁德皇后戕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遷昭懷太子，太子尋被害。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己亦幾殆，至是又自殺其子敖盧斡。傳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遼二百餘年，骨肉屢相殘滅。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噫！

從興宗時開始，驟然興起大獄，仁德皇后在囚禁她的地方被殺，遼國政事開始衰落。道宗殺了宣懿皇后，遷走昭懷太子，太子不久被殺害。天祚知道自己的父親冤枉，而自己也幾乎被害，到這時又自己殺了兒子敖盧斡。傳說："對親近的人都刻薄，就沒有什麼不刻薄了。"遼國二百多年，骨肉多次自相殘殺。天祚荒淫殘暴尤其突出，於是招致亡國。唉！

遼史卷六十三

表第一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動也，有恒度；地静也，有恒形；人動静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之所在而畀付焉。

天開闢於子時，地開闢於丑時，人生於寅時。天地人開始時，是没有分别的。天動，有固定的度數；地静，有固定的形狀；人的動静居止，没有規律。天主流動運行，地主儲蓄發泄，天地二氣没有什麽地方不能達到，衹要有人的地方就付與人。

庖犧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志》晚出，盍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

庖犧氏以下，炎帝氏、黄帝氏子孫很多，京城轄地的分封建國是有限的，王政德澤的布施是無窮的，因此君臨四方的人，多爲炎、黄二帝的子孫，而在歸化的土地以内本來同出於二帝。考察宇文周的《遼書》，遼本來是炎帝的後代，而耶律儼稱遼爲軒轅的後代。耶律儼的《遼志》後出，應遵從宇文周的《遼書》。炎帝後裔叫葛烏菟的，世世代代稱雄於北方邊陲，後來爲冒頓可汗所繼承，守住鮮卑山居住，叫鮮卑氏。不久，慕容燕攻破鮮卑氏，把他們的部落分解爲宇文、庫莫奚、契丹。契丹的名稱，在這時纔開始出現。

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别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剌部長涅里立迪輦組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遥輦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爲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屈戍幾百年，國勢復振。

隋、唐時候，契丹的君主叫大賀氏。武后派遣將領擊潰他們，大賀氏衰微，另一部的首領過折取代了他。過折不久滅亡，迭剌部的首領涅里立迪輦組里爲阻午可汗，改號遥輦氏。唐賜以國姓，叫李懷秀。不久李懷秀反叛唐，改封楷落爲王。而涅里的後代叫耨里思的，幫助李懷秀。楷落到屈戍近百年，國勢重新强大。

至耨里思之玄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於是

到耨里思的玄孫叫阿保機，功業蓬勃興起，叫世里氏，這就是遼太祖。當時世里氏與大賀、

世里氏與大賀、遥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

遥輦號稱"三耶律"。從那以後,國勢日益强大。開始於唐末,經歷五代、宋,共二百多年。

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摭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名稱隨時代變遷,文字在流傳中隨聲音變化而變化。這是語言文字相通,可以考知的。那些不可考知的,如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都是遼的祖先,而世系次序不能考證了。摭取那些可知的,作遼《世系表》。

帝統	契丹先世。
漢	冒頓可汗以兵襲東胡,滅之。餘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
魏	青龍中,部長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黄龍之北。
晋	鮮卑 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
元魏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别支也,至是始自號契丹。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松漠之間。道武帝 登國間,大破之,遂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太武帝 太平真君以來,歲致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始班諸國末,欣服。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以名馬文皮來貢,得交市于和龍、密雲之間。太和三年,高句麗與蠕蠕謀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内附,止於白狼水東。
北齊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親討之,至平州,乃趨長塹。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趨青山;安德王韓軌帥騎四千東斷走路。帝親逾山嶺奮擊,虜男女十餘萬,雜畜數十萬。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别部,所虜生口分置諸州。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内。
隋	開皇四年,率諸莫弗賀來謁。五年,悉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故地。六年,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諭解之。别部出伏等違高麗,率衆内附,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别部四千餘户違突厥來降,高祖給糧遣還;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有征伐,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則合符契。突厥 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殺吐屯。大業七年,貢方物。

唐	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鬥不利,輒遁保鮮卑山。武德初,大帥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來朝。二年,入犯平州境。六年,君長咄羅獻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師都 唐編户,我將擒之,不可易降者。"三年,摩會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契丹、奚首領從軍。還過營州,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大帥辱紇主據曲率衆來歸,即其部爲玄州,以據曲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窟哥舉部内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氏。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問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以辱紇主爲刺史。窟哥死,與奚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執松漠都督阿不固,獻于東都。窟哥二孫:曰枯莫離,彈汗州刺史、歸順郡王;曰盡忠,松漠都督。敖曹曾孫曰萬榮,歸誠州刺史。時營州都督趙文翽數侵侮其下,盡忠等怨望,與萬榮共舉兵,殺文翽,據營州,自號"無上可汗",推萬榮爲帥。不二旬,衆數萬,攻崇州,執擊討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將軍曹仁師等二十八將擊之,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戰西硤石 黄獐谷,王師敗績。進攻平州,不克。武后益發兵擊契丹。萬榮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拒戰,萬榮敗走。俄盡忠死,突厥 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别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聞盡忠死,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等率兵十七萬討萬榮,戰東硤石,敗績,孝傑死之,萬榮進屠幽州。又詔御史大夫婁師德等率兵二十萬擊之,萬榮乘鋭,鼓行而南,殘瀛州屬縣。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兵掩擊,大破萬榮,執何阿小,别將李楷固、駱務整降。萬榮委軍走,玄基與奚四面合擊,萬榮衆潰,東走。張九節設三伏待之。萬榮窮蹙,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卧林下。奴斬其首以獻,九節傳東都。契丹餘衆不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歸唐。 失活,玄宗賜丹書鐵券。開元四年,與奚長李大酺偕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仍置静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八部長皆爲刺史。五年,以楊氏爲永樂公主下嫁失活。六年,卒。 娑固,失活之弟,帝以娑固襲爵。開元七年十一月,娑固與公主來朝。衙官可突于勇悍,得衆心,娑固欲除之;事泄,可突于攻之,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及奚君李大酺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韓愈作可突干,劉昫、宋祁及《唐會要》皆作可突于。 鬱于,娑固從父弟也,可突于推以爲主,遣使謝罪,玄宗册立襲娑固位。開元十年,鬱于入朝,以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下嫁鬱于,卒。 咄于,鬱于之弟,襲官爵。開元十三年,咄于復與可突于猜阻,與公主來奔,改封遼陽王。 邵固,咄于之弟,國人共立之。開元十三年冬,朝于行在,從封禪泰山,改封廣化郡王,以陳氏爲東光公主下嫁邵固。十八年,爲可突于所弒,以其衆降突厥,東光公主走平盧。 屈列,不知其世系,可突于立之。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可突于。十二月,又破之,斬屈列及可突于等,傳首東都,餘衆散走山谷。

過折，本契丹部長，爲松漠府衙官，斬可突于及屈列歸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立之，封北平郡王。是年，可突于餘黨泥禮弑過折，屠其家，一子刺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自此，契丹中衰，大賀氏附庸於奚王，以通于唐，朝貢歲至。至德、寶應間再至，大曆中十三至，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至，元和中七至，太和、開成間四至。泥禮，耶律儼《遼史》書爲涅里，陳大任書爲雅里，蓋遼太祖之始祖也。

李懷秀，唐賜姓名，契丹名迪輦組里，本八部大帥。天寶四年降唐，拜松漠都督。安禄山表請討契丹，懷秀發兵十萬，與禄山戰潢水南，禄山大敗，自是與禄山兵連不解。耶律儼《紀》云，太祖四代祖耨里思爲迭刺部夷離菫，遣將只里姑、括里，大敗范陽安禄山于潢水，適當懷秀之世。則懷秀固遥輦氏之首君，爲阻午可汗明矣。

楷落，以唐封恭仁王，代松漠都督，遂稱契丹王。其後寖大，貞元四年，犯北邊，幽州以聞。自禄山反，河北割據，道隔不通，世次不可悉考。

契丹王屈戍，武宗會昌二年授雲麾將軍，是爲耶瀾可汗。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契丹舊用回鶻印，乞賜聖造，詔以"奉國契丹"爲文。《高麗古今録》作屈戍。

契丹王習爾，是爲巴剌可汗。咸通中，再遣使貢獻，部落寖强。

契丹王欽德，習爾之族也，是爲痕德菫可汗。光啓中，鈔掠奚、室韋諸部，皆役服之，數與劉仁恭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迭刺部耶律阿保機建旗鼓，自爲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爲王，盡有契丹國，遥輦氏遂亡。

蕭韓家奴有言，先世遥輦可汗洼之後，國祚中絶，自夷離菫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遼史參考，大賀氏絶于邵固，雅里所立則懷秀也，其間唯屈列、過折二世。屈列乃可突于所立，過折以别部長爲雅里所殺。唐史稱泥里爲可突于餘黨，則洼可汗者，殆爲屈列耶？

遼史卷六十四

表第二

皇子表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親九族，敬五宗，其揆一也。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吴、魯、燕、蔡、衛、晉、鄭，太史遷既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絶者置《列傳》，然王子侯猶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爲文無實，并諸侯削年而表，世君子韙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徙數封，朝不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碌碌然，抑又甚焉。

皇帝命官治天下，封王的都是家族中人。至於親九族，尊五宗，準則是一樣的。三代以上，分封建國長久，所以吴、魯、燕、蔡、衛、晉、鄭，太史司馬遷既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詳盡。自漢以下，分封建國實已消亡，還有封建的名稱，享世長的載於《世家》，後代已滅亡的放在《列傳》中，然而王子封侯的還可按年列表。班固認爲這類文字没有實際内容，同諸侯一起删去年，祇列表，世人認爲對。自魏以下，不是皇帝不能代代相傳，王侯一輩子多次改變封號，朝不保夕，於是入《列傳》。功業不能作爲後世榜樣，罪過不能作爲明顯的勸誡，碌碌無爲，那又更甚了。

今摘其功罪傑然者列諸《傳》；叙親親之恩，敬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略表見之，爲《皇子表》。

現在摘録功罪突出的列在《傳》中，叙述親愛親人，尊敬長輩的恩義。而没有其他事迹可記載的，大略列表記載，作《皇子表》。

帝系	名字	第行	封爵	官職	功	罪	薨壽	子孫
肅祖四子：昭烈皇后蕭氏生，懿祖第二，見《帝紀》。	洽昚，字牙新。	第一		迭剌部夷離菫	有德行。分五石烈爲七，六爪爲十一。			房在五院司。
	葛剌，字古昆。	第三		舍利			早卒。	房在六院司。
	洽禮，字敵輦。	第四		舍利				房在六院司。

懿祖四子：莊敬皇后蕭氏生，玄祖第三，見《帝紀》。	叔剌	第一		舍利			早卒。	
	帖剌，字痕得。	第二		九任迭剌部夷離菫。			卒年七十。	六院司，呼爲夷離菫房。
	褭古直，字巖母根。	第四		舍利	善射。		年幾冠，墮馬卒。	六院司，呼爲舍利房。
玄祖四子：簡獻皇后蕭氏生，德祖第四，見《帝紀》。	麻魯。	第一		舍利			早卒。	
	巖木，字敵輦。	第二	重熙中，追封蜀國王。	三爲迭剌部夷離菫。	身長八尺，多力，能裂麕皮。語音如鐘，彌里本嶺去家數里，嘗登嶺呼其從，家人悉聞之。		年四十五薨。	二子：胡古只、末掇。其後即三父房之孟父。
	釋魯，字述瀾。	第三	重熙中，追封爲隋國王。	于越	駢脅多力，賢而有智。先遥輦氏可汗歲貢于突厥，至釋魯爲于越，始免。教民種樹桑麻。		年五十七，爲子滑哥所弒。	子滑哥。其後即三父房之仲父。
德祖六子：宣簡皇后蕭氏生五子，太祖第一，見《帝紀》。	剌葛，字率懶。	第二		太祖即位，爲惕隱，改迭剌部夷離菫。	爲惕隱，討涅烈部，破之，改爲迭剌部夷離菫。從太祖親征，統本部兵攻下平州。	性愚險。破涅烈部而驕，與弟迭剌、安端等謀亂。事覺，按問，具伏，太祖令誓而捨之。太祖曰："汝謀此事，不過欲富貴爾。"出爲迭剌部夷離	自幽州南竄，爲人所殺。	子賽保。即三父房之季父。

						董。復謀爲亂，誘群弟據西山以阻歸路，太祖聞而避之，次赤水城。剌葛詐降，復使神速焚明王樓，大掠而去。至擘只、喝只二河，與追兵戰，衆潰。及鴨里河，女骨部人邀擊之，剌葛輕騎遁去。至楡河，先鋒敵魯生擒之。太祖念其同氣，不忍加刑，杖而釋之。神册二年，南奔。		
	迭剌，字雲獨昆。	第三		天顯元年，爲中臺省左大相。	性敏給。太祖曰：“迭剌之智，卒然圖功，吾所不及；緩以謀事，不如我。”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后謂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	與兄剌葛謀反，剌葛遁，迭剌與安端降，太祖杖而釋之。神册三年，欲南奔，事覺，親戚請免於上，又赦之。		

寅底石，字阿辛。	第四	重熙間，追封許國王。	太祖遺詔寅底石守太師、政事令，輔東丹王。		生而暗懦。與兄剌葛作亂，兵敗，太祖赦之。後復與剌葛遁至榆河，自刺不死，被擒，太祖釋之。	太祖命輔東丹王，淳欽皇后遣司徒劃沙殺于路。	孫阿烈。
安端，字猥隱。	第五	天禄初，以功王東丹國，賜號明王。	神册三年，爲惕隱。天顯四年，爲北院夷離堇。	神册三年，討平雲州。天顯元年，征渤海，破老相兵三萬餘人；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平之。太宗即位，有定策功，會同中，伐晉，率兵先出雁門，下忻、代。世宗初立，以兵往應，及李胡戰于泰德泉，敗之。	與兄剌葛謀亂，妻粘睦姑告變，太祖誓而免之。復叛，兵敗，見擒，杖而釋之。子察割弑逆被誅，穆宗赦通謀罪，放歸田里。		
蘇，字雲獨昆。	第六		神册五年，爲惕隱。六年，爲南府宰相。	言無隱情，太祖尤愛之。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求救，太祖命往救，解滄州圍。剌葛詐降，蘇往來其間。既平，蘇力爲多。天贊三年，與迭里略地西	在南府，以賄聞，民頗怨。	征渤海國還，薨。	已上并係季父房。

					南。天顯初，征渤海，攻破忽汗城，大諲譔降。性柔順，事上忠謹。太祖二十功臣，蘇居其一。			
太祖四子：淳欽皇后蕭氏生三子，太宗第二，見《帝紀》。	倍，小字圖欲，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改賜姓李，名贊華。	第一	神册元年，立爲皇太子。天顯元年，爲東丹國人皇王，建元甘露，稱制行事，置左右大相及百官，一用漢法。太宗立，詔居東平郡，升爲南京。太宗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謚讓國皇帝。統和中，更謚文獻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	唐遣人來招，倍浮海奔唐，唐人迎以天子儀衛，改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移鎮滑州。召入，遥領虔州節度使。	聰敏好學，通陰陽、醫藥、鍼灸之術，知音律，善畫，工文章。太祖征烏古、党項，倍爲先鋒都統。經略燕地，至定州。聞太祖與李存勗相拒于雲碧店，引兵馳赴，存勗退走。陳渤海可取之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太祖欲括户口，諫止，且勸乘勢攻忽汗城，夜圍降之。唐李從珂自立，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不可不討。"	外寬内忍，刻急，喜殺人。	唐主從珂將自焚，遣壯士李彦紳害之，薨年三十八，葬醫巫閭山。	子婁國、隆先、道隱。已下并係橫帳。

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	第三	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謚章肅皇帝。	天顯五年，兼天下兵馬大元帥。	勇悍多力。天顯五年，徇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太宗凡親征，常留守京師。	性酷忍，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世宗即位于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往擊，至泰德泉，爲安端、劉哥所敗。耶律屋質諫太后，李胡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民心畏公酷暴，無如之何!"太后曰："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曰：'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李胡往世宗軍議和，解劍而後見。和約定，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徙祖州。穆宗時，喜隱反，辭連李胡，囚之。	死于囚所，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	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

官人蕭氏生一子:	牙里果,字敵輦。	第四		自晋還,始爲惕隱。	性沉默,善騎射。	天顯三年,救耶律沙于定州,爲李嗣源所獲,至石晋立,始得還。	以病薨。	二子:敵烈、奚底,皆知名。
太宗五子:靖安皇后蕭氏生二子,穆宗第一,見《帝紀》。	罨撒葛	第二	會同元年,封太平王。世宗詔許與晋主往復以昆弟禮。景宗封齊王,贈皇太叔,謚欽靖。	穆宗委以國政。		謀亂,令司天魏璘卜日,覺,貶西北邊戍。景宗即位,撒葛懼,竄于大漠,召還,釋其罪。	保寧四年,病疽薨。	
官人蕭氏生三子:	天德,字苾扇。	第三			猛悍趫捷,人望而畏。太宗討石重貴,至望都,晋將杜重威率兵十萬先據河梁。上欲以計破之,募能斷糧道者,天德請以五千騎行。許之。從間道擊走衛送之軍,火其輜重。重威窮蹙乃降。會同三年,與邸用和使晋。世宗即位,遣天德護送太宗靈柩于上京。太后遣李胡拒世宗,遇耶律留哥等于泰德泉,戰甚力,敗之。	與李胡戰于泰德泉,太后聞之不悦,後不復用。與侍衛蕭翰謀反,繫獄。耶律留哥、盆都等辭連天德,并按之。天德斷鎖,不能出。	天祿二年,伏誅。	

	敵烈，字巴速菫。	第四	保寧初，封冀王。		多力善射。保寧初，宋人侵漢，與南府宰相耶律沙將兵往援，却敵而還。	與宣徽使耶律海思等謀反，事覺，穆宗釋之。乾亨初，宋主攻河東，至白馬嶺，敵烈以先鋒度澗，未半，宋軍逆擊，師潰。	歿于陣。	子哇哥，白馬嶺之敗俱歿。
	必攝，字箴菫。	第五	景宗封爲越王。		應曆間，族人恒特及蕭啜里有罪，欲亡，必攝密以聞。上以爲忠，常以侍從。上好畜鹿，有傷斃及逸去，即殺主者。適欲誅一監養鹿官，必攝諫而免。景宗時，討党項有功。		以疾薨。	
世宗三子：景宗第二。	吼阿不	第一 舊史《皇族傳》書在第三，且云未詳所出。按《景宗本紀》云，景宗皇帝，世宗第二子。又按舊史《本傳》云，景宗立，親祭于墓，追册爲皇太子。當是世宗嫡長子也。	景宗立，追册爲皇太子，謚莊聖。				早薨。墓號太子院。	

妃甄氏生一子：	只没，字和魯堇。	第三 舊史《皇族傳》書在第一。	景宗封爲寧王，保寧八年奪爵。統和元年，皇太后稱制，詔復舊爵。		敏給好學，通契丹、漢字，能詩。統和元年，應皇太后命，賦《移芍藥詩》。	應曆末，與宮人私通，上聞，怒，榜掠數百，刺一目而宮之，繫獄，將棄市。景宗即位，釋之，賜以所私宮人。保寧八年，妻造鴆毒，奪爵，貶烏古部。賦《放鶴詩》，徵還。		
景宗四子：睿智皇后蕭氏生三子，聖宗第一，見《帝紀》。	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奴。	第二	八歲封恒王。統和十六年，徙王梁國。開泰初，更王晋國，進王秦晋，追贈皇太弟。	初兼侍中。統和中，拜南京留守。開泰初，加守太師，兼政事令，尋拜大元帥，賜金券。	統和十七年南征，爲先鋒，至瀛州，遇宋將范庭召列陣以待。隆慶遣蕭柳擊敗之，逃入空壁，圍而盡殪。十九年，復敗宋人于行唐。		入覲，還至北安州，浴温泉，疾薨，葬醫巫閭山。	子五人：查葛、遂哥、謝家奴、驢糞、蘇撒。
	隆祐，小字高七，一字胡都堇。	第三	乾亨初，封鄭王。統和中，徙王吴，更王楚。開泰初，改王齊。謚仁孝。重熙間，改謚孝靖。	統和中伐宋，留守京師，拜西南面招討使。及征高麗，復留守京師，權知北院樞密使。出守東京。贈守太師。			開泰元年薨。	子三人：胡都古、合禄、貼不。
一子不詳所出：	藥師奴	第四					早卒，葬王子院。	

聖宗六子:欽哀皇后蕭氏生二子,興宗第一,見《帝紀》。	重元,小字孛吉只。	第二	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興宗立爲皇太弟,賜金券。道宗册爲皇太叔,免拜,不名,復賜金券。	歷南、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道宗拜天下兵馬大元帥。	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後雖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尊寵古未之有。	清寧九年,車駕秋獵灤水,重元子涅魯古與陳六、蕭胡覩等四百餘人謀反,誘脅弩手軍攻行宫。將戰,其黨多悔過效順,各奔潰。重元奔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	謀反,軍潰,自殺。	子涅魯古謀反,戰殁。
一子未詳所出:	别古特,字撒懶。	第三	重熙中,封柳城郡王。	太平七年,遥領彰信軍節度使,爲王子郎君班詳穩。重熙中,累遷契丹行宫都部署。	明敏,善射。討夏國,督戰有功。		討夏軍還,薨。	
僕隗氏生二子:	吴哥,字洪隱。	第四	燕王	開泰二年,爲惕隱,出爲南京留守。			薨于南京。	四世孫敵烈、术烈。术烈繼梁王雅里稱帝。
	狗兒,字屠魯昆。	第五	太平元年,拜南府宰相。				暴疾薨。	
姜氏生一子:	侯古,字訛里本。	第六	重熙十七年,封饒樂郡王。咸雍中,徙混同郡王。	重熙初,王子郎君班詳穩,後爲上京留守。			薨于上京。	

興宗三子:仁懿皇后蕭氏生三子,道宗第一,見《帝紀》。	和魯斡,字阿輦。	第二	重熙十七年,封越王。清寧初,徙王魯,進王宋魏。乾統三年,册爲皇太叔。	清寧中,拜上京留守,改南京留守。乾統初,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加守太師,免拜,不名。三年,爲惕隱,加義和仁壽之號,復守南京。	重元亂,和魯斡夜赴戰。	天祚即位,弛圍場之禁。和魯斡請曰:"天子以巡幸爲大事,雖居諒陰,不可廢也。"上以爲然,復命有司促備春水之行。	從獵于慶州,薨。	子三人:石篤、遠、淳。淳封秦晋王,稱帝。
	阿璉,字訛里本。	第三	重熙十七年,封許王。清寧初,徙陳王、秦王,進封秦越國。追封秦魏國王,謚欽正。	清寧中,出爲遼興軍節度使。咸雍間,歷西京、上京留守。			從車駕秋獵,以疾薨。	
道宗一子:宣懿皇后蕭氏生。	濬,小字耶魯斡。	第一	六歲封梁王,八歲立爲皇太子,謚昭懷,以天子禮葬。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	大康元年,兼領北、南院樞密使。	幼能言,好學知書。文帝屢曰:"此子聰慧,殆天授。"七歲從獵,連中二鹿,上謂左右曰:"祖先騎射絶人,威振天下,是兒雖幼,當不墜祖風。"後復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喜,爲設宴。		年二十,爲乙辛誣害,囚上京,見殺,葬玉峰山。	子天祚皇帝,諱延禧。

天祚六子:文妃生一子:	敖魯斡	第一 出繼大丞相耶律隆運後。	初封晉王。		喜揚人善,勸其不能,中外稱其長者。	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以敖盧斡有人望,與文妃密謀立之,不果,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不與謀,得免。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或勸之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失臣子之節!"聞者傷之。	保大二年,以得人心縊死。	
元妃生一子:	雅里,字撒鸞。	第二	七歲,欲立爲太子,别置禁衛,封梁王。天祚奔夏,衆推稱帝,改元神曆。					
四子未詳所出:	撻魯	第三	燕國王				早薨。	
	習泥烈	第四	趙王				從天祚至白水濼,爲金師所獲。	
	定	第五	秦王				至青塚濼,爲金師所獲。	
	寧	第六	許王				至青塚濼,爲金師所獲。	

遼史卷六十五

表第三

公主表

《春秋》之法，王姬下嫁書于策，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婚主故爾。古者，婦諱不出門，内言不出梱。公主悉列于《傳》，非禮也。然遼國專任外戚，公主多見《紀》、《傳》間，不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别爲《公主附表》。

《春秋》作史的方法，王家女子下嫁記載於策，因爲是魯公同姓國爲婚主的緣故。古代，婦女忌諱出門，内部言談不出閨閫。把公主全部列在《傳》中，是不符合禮制的。然而遼國專門任用外戚，公主多出現在《本紀》、《列傳》中，不得不用表把她們列出來。按禮，男女在不同地方長大成人，不應該與皇子并列，另作《公主附表》。

屬	母	名	封	下嫁	事	罪	薨	子
太祖一女：		質古		下嫁淳欽皇后弟蕭室魯。	幼爲奥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禮，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於奥，謂之“奥姑”。		未封而卒。	
太宗二女：		吕不古第一	應曆間，封汧國長公主。保寧中，進封燕國大長公主。	下嫁北府宰相蕭思温。			以疾薨。	
		嘲瑰第二		下嫁北府宰相蕭海璆。			應曆初，未封卒。	

世宗三女：	懷節皇后生。	和古典第一	保寧間，封秦國長公主。	下嫁侍中蕭啜里。			以疾薨。	
		觀音第二	保寧間，封晉國長公主。	下嫁蕭夏剌。				
		撒剌第三		下嫁蕭斡里。			未封卒。	
景宗四女：	睿智皇后生三女：	觀音女第一	封魏國公主，進封齊國。景福中，封燕國大長公主。	下嫁北府宰相蕭繼先。	皇后尤加愛，賜奴婢萬口。		重熙中薨。	
		長壽女第二	封吳國公主。統和初，進封衛國改封魏國長公主。	下嫁宰相蕭排押。			開泰六年薨。	
		延壽女第三	封越國公主，追贈越國。	下嫁蕭恒德。	性沉厚，睿智皇后於諸女尤愛。甚得婦道，不以貴寵自驕。		年二十一，以疾薨。	
	渤海妃生一女：	淑哥第四	無封號。	乾亨二年，下嫁盧俊。		與附馬都尉盧俊不諧，表請離婚，改適蕭神奴。		

聖宗十四女：	貴妃生一女：	燕哥 第一	封隨國公主，進封秦國。興宗封宋國長公主。	下嫁蕭匹里。				
	欽哀皇后生二女：	巖母堇 第二	開泰七年，封魏國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改封秦晉國長公主。清寧初，加大長公主。	下嫁蕭啜不。		改適蕭海里，不諧，離之。又適蕭胡覩，不諧，離之。乃適韓國王蕭惠。		
		槊古 第三	封越國公主，進封晉國。景福初，封晉蜀國長公主。清寧初，加大長公主。	下嫁蕭孝忠。	姿質秀麗，禮法自將。		以疾薨。	
	蕭氏生二女：蕭氏，國舅夷離畢房之女。	崔八 第四	封南陽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蕭孝先。			太平末，東京大延琳反遇害。	
		陶哥 第五	封長寧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蕭楊六。				
	蕭氏生一女：	鈿匿 第六	封平原郡主，進封荆國公主。	下嫁蕭雙古。				
	馬氏生一女：	九哥 第七	封潯陽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蕭璉。				

	大氏生一女：	長壽 第八	封臨海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大力秋。		駙馬都尉大力秋坐大延琳事伏誅，改適蕭慥古。		
	白氏生四女：	八哥 第九	封同昌縣主，進封公主。	下嫁劉三嘏。				
		十哥 第十	封三河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奚王蕭高九。				
		擘失 第十一	封仁壽縣主，進封公主。	下嫁劉四端。				
		泰哥 第十二		下嫁蕭忽烈。				
	李氏生一女：	賽哥 第十三	封金鄉郡主，進封公主。	統和中，下嫁蕭圖玉。	以殺奴婢，得罪。	薨於貶所。		
	艾氏生一女：	興哥 第十四		下嫁蕭王六。				
興宗二女：	仁懿皇后生二女：	跋芹 第一	封魏國公主。重熙末，徙封晉國，加長公主。	下嫁蕭撒八。		與駙馬都尉蕭撒八不諧，離之。清寧初，改適蕭阿速。以婦道不修，徙中京，又嫁蕭窩匿。		
		斡里太 第二	封鄭國公主。清寧間，加長公主。壽隆間，加大長公主。	下嫁蕭余里也。				

道宗三女：	宣懿皇后生三女：	撒葛只第一	封鄭國公主。咸雍中，徙封魏國。	下嫁蕭末。	端麗有智。		大康初薨。	
		糺里第二	封齊國公主，進封趙國。	下嫁蕭撻不也。	駙馬都尉撻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斡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訛都斡黨乙辛，惡之。未幾，訛都斡以事伏誅。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爲心，竟誅乙辛。		大安五年，以疾薨。	
		特里第三	封越國公主。乾統初，進封秦晉國大長公主。徙封梁宋國大長公主。	下嫁蕭酬斡。	公主從天祚出奔。明年，攻應州，留公主守輜重。金人圍之，公主奔行在所，天祚潛遁，爲金人所獲。	大康八年，以駙馬都尉蕭酬斡得罪，離之。大安初，改適蕭特末。爲都統，與金人戰，敗于石輦鐸，被擒。		
昭懷太子一女：		延壽	封楚國公主，徙封許國。乾統元年，進封趙國，加秦晉國長公主。	下嫁蕭韓家奴。	幼遭乙辛之難，與兄天祚俱養于蕭懷忠家。後李氏進《挾穀歌》，文帝感悟，召還宫。			
天祚六女：	文妃生一女：	余里衍	封蜀國公主。		爲金人所獲。			
	元妃生三女：				俱爲金人所獲。			
	宫人生二女：				俱爲金人所獲。			

遼史卷六十六

表第四

皇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窺覦，含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猶難之。雖其度量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憝固有，元勛實多。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遼太祖建國，衆弟都想竊位，包含容忍引誘扶持，不忍用刑，古代聖人也難於做到。雖然他的度量很大，然而治國的考慮是很遥遠的。整個遼代，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的人，大奸固然有，元勛也實在多。不表現他們，就没有人知道原委。作《皇族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五院夷離菫房洽昚			五院夷離菫敵魯古	北院大王圖魯窘				
六院郎君房葛剌								侍中陳家奴
			不知世次：	太子太傅棠古				

右系出肅祖昭烈皇帝。

以上爲肅祖昭烈皇帝子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六院夷離菫房帖剌	夷離菫罨古只							
	于越轄底	迭里特						
六院部舍利房褭古直			不知世次：	北院夷離菫斜涅赤			侄右皮室詳穩老古大王頗德	
				政事令撻烈				
				北院大王曷魯　南院大王吾也				

簡獻皇帝兄匣馬葛。	遙輦可汗時，本部夷離菫偶思。	阿魯敦于越曷魯	惕剌撒剌					
				太師斜軫	小將軍狗兒			

右系出懿祖莊敬皇帝。　　　　以上爲懿祖莊敬皇帝子孫。

横帳孟父房巖木楚國王	迭剌部夷離菫胡古只	撻馬狨沙里神速						
	迭剌部夷離菫末掇							
	迭剌部夷離菫楚不魯	北院樞密使安摶						
		左皮室詳穩撒給						
		孟父房，不知世次：		惕隱朔古				
				于越屋質			節度劉家奴	昭德節度孟簡
					党項節度使唐古			
		孟父房楚國王之後，不知世次：			匡義節度大悲奴			
					惕隱何魯掃古			
					滌冽		撒剌竹	
					漆水郡王頹昱			
					北院宣徽使敵祿			
					右皮室詳穩奚低			
					南院大王善補			

					侍中化哥　于越弘古			
					北院宣徽使馬六		南京宣徽使奴古達	
					燕王瑰引		于越仁先 惕隱許王義先 南面林牙信先	
仲父房隋國王釋魯	滑哥	痕只						
		于越洼		惕隱學古				
				東路統軍使烏古不				
				國留				
				昭德節度資忠				
				昭				
		于越休哥	于越高十	照				
				匡義節度馬哥				
		仲父房,不知世次:		北院大王的祿				
				北面林牙韓留				
				武定節度仙童				
				西北招討使塔不也				
	太祖從侄,不知所出:	于越魯不古	西平郡王賢適	大同節度觀音				

右系出玄祖簡獻皇帝。　　　　以上爲玄祖簡獻皇帝子孫。

季父房夷離堇剌葛	寅保							
	中京留守拔里							

左大相迭剌		鎮國節度合住						
許國王寅底石		中書令阿烈					混同郡王斡特剌	
	劉哥							
	盆都							
	化葛里							
	奚蹇							
明王安端	察割							
南府宰相蘇		尚父奴瓜		北院樞密使頗的	北院樞密使霞抹			
				惕隱蒲古	鐵驪			
鐸穩			太師豁里斯	惕隱燕哥				
		季父房，不知世次：		平章的烈				
				中京路按問使和尚				
				林牙高家		漆水郡王撻不也		
				南府宰相鐸魯斡		烏古部節度使普古		
				北面大王特麽				
				先鋒都監張奴				
				檢校太師吴九		林牙庶成		
						都林牙庶箴		
				罨古只				朗

右系出德祖宣簡皇帝。　　以上爲德祖宣簡皇帝子孫。

讓國文獻皇帝倍	平王隆先	陳哥						
	晉王道隱							
	婁國							
章肅皇帝李胡	宋王喜隱	留禮壽						
	衛王宛							
惕隱牙里果	南府宰相敵烈							
	室魯							
	北院大王奚底							

右系出太祖天皇帝。　　以上爲太祖天皇帝子孫。

冀王敵烈	蛙哥							

右系出太宗孝武惠文皇帝。　　以上爲太宗孝武惠文皇帝子孫。

皇太弟隆慶	魏國王查葛							
	豳王遂哥							
	陳王謝家奴							
	遼西郡王驢糞							
	漆水郡王蘇撒	祗候郎君王家奴						
		祗候郎君羅漢奴						

齊國王隆祐	周王胡都古							
	魏王合禄							

右系出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以上爲景宗孝成康靖皇帝子孫。

重元	涅魯古							
燕王吴哥				敵烈。术烈,稱帝				

右系出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　　以上爲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子孫。

皇太叔和魯斡	漆水郡王石篤							
	匡義節度遠							
	秦晋國王淳,稱帝							

右系出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以上爲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遼史卷六十七

表第五

外戚表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晋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爲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

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糯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爲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爲國舅別部。三族世預北宰相之選，自太祖神册二年命阿骨只始也。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爲一，與別部爲二。此遼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漢代外戚有王莽新室的災難，晋代宗室有八王的災難。遼國歷史上耶律、蕭氏十占八九，宗室、外戚，分成兩股相當的勢力，唇齒相依，輔翼國家，這或許是共同的。然而因此而興盛，也因此而滅亡，這又是此法的弊端。

契丹的外戚，開始是二審密氏，叫拔里，叫乙室已。到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來是回鶻糯思的後代。大同元年，太祖自汴京將要回來時，留下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叫蕭翰，以從中國的風俗，從此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均爲蕭姓。拔里二房，叫大父、少父；乙室已也是二房，叫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爲國舅別部。三族世世代代參與北宰相的選拔，自太祖神册二年命阿骨只爲北宰相就開始了。聖宗合并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爲一帳，與塔列葛國舅別部共爲二帳。這就是遼外戚的始末。作《外戚表》。

戚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蕭氏	五世祖胡母里	北府宰相敵魯		平章事討古							
			北府宰相幹								

景宗睿智皇后父思温	忽里没	北府宰相思温	北府宰相繼先，思温無嗣，睿智皇后命爲後。									
		馬群侍中术魯烈	蘭陵郡王撻凛	南京統軍慥古								
			大父房，不知世次：		林牙蕭和尚			北院樞密使革				
					北院宣徽使特末							
太祖淳欽皇后父月椀	阿扎谿只月椀	北府宰相阿古只				北府宰相排押						
世宗懷節皇后父阿古只						蘭陵郡王恒德	蘭陵郡王匹敵					
							東路統軍柳					
道宗宣懿皇后父惠				蘭陵郡王某		齊國王某	北院樞密使惠	西北招討使慈氏奴				
										兀古匿	蒲離不	
興宗仁懿皇后父孝穆						國舅詳穩陶瑰	大丞相孝穆	北院樞密使阿剌	趙國王別里剌	蘭陵郡王酬斡		
								北院宣徽使撒八				
							北院樞密使孝先	使相撒磨	蘭陵郡王得里底	磨撒		

							北院樞密使孝忠	南院樞密使阿速			
							北府宰相孝友				
								樞密副使胡覩			
			宰相撻列						龍虎衛上將軍忽古		
									臨海節度使拔剌		
太宗靖安皇后父室魯		駙馬都尉室魯									
		勉思									
			少父房,不知世次:		劵古,聖宗詩友。	南院樞密使朴					
					中書令乙薛						
					始平節度使訛都斡						
					國舅詳穩雙谷	南京統軍迭里得 黄八					
聖宗仁德皇后父隗因			不知房族世次:			隗因					
			國舅族,不知世次:			國舅、郡王高九	北府宰相术哲	蘭陵郡王撻不也			

				漢人行官都部署韓家					
			國舅別部，不知世次：	北府宰相只魯		八世孫、北選北府宰相塔列葛			
					七世孫臺哂				
			戚屬，不知世次：	令穩塔列	總知軍國海璙	烏古節度圖玉	南京統軍雙古	敵烈統軍訛都斡	

遼史卷六十八

表第六

游幸表

朔漠以畜牧射獵爲業，猶漢人之劭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游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別書《封禪》例，列于表，觀者固足以鑒云。作《游幸表》。

北方沙漠以畜牧射獵爲業，如漢人的精於農耕，謀生的財物從這裏出。自遼建國，建立五京，設置南北院，控制中國，而游獵的習俗，還沿襲舊俗。太祖經營四方，没有時間游幸；穆宗、天祚之世，游幸的事，史不勝書。現今援司馬遷另書《封禪》例，列於表，觀此書的固然足以作爲鑒戒。作《游幸表》。

太祖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七年							次烏林河觀漁。					
九年						射野馬於漠北。						
神册四年	射虎于東山。											幸遼陽故城。
五年					射龍于拽刺山陽水上，其龍一角，尾長足短，身長五尺，舌二尺。							
					有半，敕藏内庫。							

天贊二年		如平州。										
三年									次回鶻城。獵于野烏篤斡山。幸回鶻城。獵于西河石堰，得白兔。觀漁烏魯古河。			
天顯元年			幸天福城。									
太宗四年	獵于潢河。	獵于近地。				如涼陘。				出獵，獲虎。		
五年			蒐于近淀。			射柳。如沿柳湖。						
六年		獵于近山，獲虎。		觀銀冶。射柳。				障鷹于近山。				
七年			是春，蒐于潢水之曲。									獵于小滿得山。
九年					射柳。							
十年			蒐于滿德湖。						如金瓶濼。			
十一年						射柳。						
十二年						射柳。						
會同元年			射虎于松山。	觀伐木。								
三年		獵于盤山。					獵于炭山。					

六年								障鷹于合不剌山。				
七年							障鷹於炭山。					
九年			鈎魚于土河。			射柳。						
世宗五年							如太液谷，留飲三日。					
穆宗應曆三年						障鷹于輞山。獵于[illegible]羊山。	障鷹于圖鹿峪。					
四年		獵于郭里山。					障鷹于白羊山。					
五年									獵于西山。			
六年									擊鞠。	與群臣水上擊髀石爲戲。		
七年						射柳。	射柳。					獵于赤山。獵于拽剌山。
八年							獵赤山。					
九年					獵于鹿嶋南林。	獵于白鷹山。	射鹿于鳳凰門下。	射鹿於近山，迄于九月。				獵于黑山。
十年		獵于圖不得泉。如褭潭。獵于成吉得井。			射舐鹹鹿于鳳凰門。			次三石嶺，呼鹿射之。				獵于天梯山。
十一年			射鹿于遥斯嶺。			射鹿于赤山。射柳。						

十二年		獵于蘇隱山。				是夏，射舐鹹鹿于玉山。						
十三年	丁卯夜，觀燈。		獵，多獲雁鴨。還宮，飲至終夜。自是，晝出夜飲，迄于月終。		射柳。	是夏，獵于玉山。			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群臣。是秋，射鹿於黑山、拽剌山。			獵于三嶺。
十四年		如潢河。			獵于玉山。射卧鹿于白嶺山。	射舐鹹鹿于葛德泉。	射舐鹹鹿于赤山，呼鹿射之。					幸樞密使蕭護思第。
十五年									是秋，獵于黑山。			獵于七鷹山。
十六年	擊鞠。			以野鹿入馴鹿群，觀之，飲至竟日。			獵于玉山。					
十七年		如潢河。		駐蹕于褭潭。								獵于碓觜嶺。
十八年	幸太師女古第，宴飲終夜。	如褭潭。				避暑于褭潭。		射鹿于近山，三旬而返。	以菊花酒飲從臣。獵熊。	射鹿于皇威嶺。復射鹿、射彘。	射鹿于皇威嶺。	
十九年		幸鹿囿飲酒。至暮，幸五坊。										
景宗保寧元年								如秋山。		漁于赤山濼。		
二年						是夏，幸堝母城，進幸東京。						

三年					射柳。		如沿柳湖。	射鴨于惠民湖。獵于平地松林。獵于遼河之源。	獵于胡土白山。幸于越屋質第。	駐蹕于蒲瑰坂。		
四年						觀從臣射柳。	射柳。					
五年	如神得湖。如應州。								駐蹕于歸化州西硬坡。			
六年				幸冰井。								
七年	如查懶淀。											
八年		如金瓶濼。								如長濼。		
九年	如鹿嶋。									如老翁川。鈎魚于赤山濼。		
十年			獵于顛山。復如長濼。					獵于赤山。		漁于褱潭。		
乾亨元年	觀燈于市。				幸惠民湖。			幸冰井。				
二年			閏月，如南京賞牡丹。西幸。									如蒲瑰坂。獵于檀州之南。
三年		放鶻于溫泉南。		幸羊城濼。				獵于炭山。				
四年									獵于炭山。			
聖宗統和元年			從禽于近川，獲六鴇。幸甘露等寺。駐蹕長		幸興王寺。獵于益馬里坂。				獵于黑山。	駐蹕于老翁川。	鈎魚于近川。	

			濼。又駐蹕于閣甸旁山。獵于羖羅甸，大獲鹿豕。									
二年	幸近地。	如潢河。	獵于山榆甸。					幸鶴山觀障鷹。獵于嶺右。				
三年							次庫骨水山障鷹。畋于赤山。	障鷹于斜軫山。擊鞠。獵于赤山。	渡怕里水，觀海。		獵于東古山。	
四年	觀漁于新灣。獵于謁懶甸。				如炭山清暑。獵于燕山。			障鷹于炭山。獵于炭山。獵于畫達剌山。	獵于畫達剌山。駐蹕白楊嶺。	幸齊國公主第宴。		
五年		幸潞縣西，放鶻，擒鵝。		北幸，趣没打河避暑。			沿東山行獵。					
六年				幸延壽、延洪二寺，及秦國長公主第。			觀鹿于炭山。幸黎園、温湯。	射鹿于近山。駐蹕赤城南。				獵于沙河。
七年			擊鞠。	擊鞠。獵于新西道東。	射熊于虎特嶺。	幸秦國公主第。	障鷹于花山。幸秦國公主第。					獵于薊州之南甸。鈎魚于曲水濼。
八年			幸盤山諸寺。獵西括折山。									

九年		如曲水濼。						獵于盤道嶺。獵于炭山。				
十年					射鹿于湯山。				射鹿于蔚州南山。	射熊于紫荆口。		
十一年	幸延芳淀。											
十二年				如炭山清暑。				獵于東山。	獵于宰相山。獵于黑河南山。		漁于潞縣西濼。	獵于順州西甸。
十三年		幸延芳淀。							幸大王川。			
十四年	幸延芳淀。					擊鞠。						
十五年				幸延壽寺。				如秋山。				
十六年						獵于平地松林。						
十七年								獵于諸山。				
十九年		獵于崖頭川。		如高林嵎。			觀市。	駐蹕于昌平。幸南京。				漁于崖頭川。漁于閻崖。
二十年								獵于平地松林。	叉魚于遼河。			
二十一年					觀市。				獵于田里不魯斡。		鈎魚于周河。	
二十二年								獵于褭古狘。				

二十三年					獵于抹特凜谷。	獵于畫盧打山。獵于奴穆真峪。獵于吾魯真峪。獵于野葛嶺。獵于沙渚卷峪。獵于括只阿剌阿里山。獵于青林川，射熊，獲之。				獵于孩里迭扎剌。獵于虎特嶺。	獵于桑乾河。	
二十八年								幸榆林湯泉。				
二十九年						獵于沙嶺。						
三十年 開泰 元年	獵于賈曷魯林。幸興王寺。			捕魚于排得述魯濼。	幸上京。					幸中京。		
二年		獵于阿里濼。如薩堤濼。					獵于永安山。障鷹于緬山。畋于陷嶺。	獵于赤山。		鈎魚于長濼。		
三年		觀漁于瓌泥濼。	觀漁于三樹濼。弋鵝于薩堤濼。									
四年	獵于沙阜。獵于鍋林。			獵于牛山。獵于直舍山。								

五年				獵于潬河之西。								
六年					獵于狼林東。觀漁于蓮花濼。獵于羖羊堝。							
七年			如三樹濼。									
八年	如潬河。		獵于雪林。獵于石底水。		獵于樺山。獵于淺嶺山。獵于涅烈山。獵于跋恩山。		如秋山。障鷹于緬山。	獵于近甸。			幸中京。	幸開泰寺宴飲。幸秦晉長公主第作藏鬮宴。幸開泰寺。
九年	獵于馬盂山。			如大魚濼。				獵于果里白山。獵于崖頭川。獵于蕎麥山。獵于榆林。射唤鹿于倿勒水灘。射唤鹿于鐵里必山。獵于遼河之源。	獵于松山，獵于黑山。	觀漁于沙濼。		
太平元年				獵于潬河山。			獵于鶻子山。障鷹于只舍山。	獵于馬盂山。				
三年	觀漁于鴨淥江。	駐蹕于魚兒濼。	飛放于撻魯河。									

四年		如魚兒濼。	飛放于長春河。				獵于平地松林。		射兔于平川。			
五年				獵黑嶺西至銅河。				獵于檀州北山。射兔于平川。				
六年					避暑于永安山之凉陘。				獵于狼河。			
七年		如長春河飛放。					獵于黑嶺。					
八年	鈎魚、弋鵝于長春河。						駕至遼河源獵。					
九年				獵于陘山。								
十年							獵于沙嶺。	獵于平地松林。				
興宗景福元年							幸楚國公主帳。幸皇姊涅木袞第。					幸樞密延寧第。
重熙元年				清暑于別輦斗。	駐蹕于別嶺甸。		障鷹于習禮吉山。	駐蹕于遼河上源。	獵于習禮吉山。獵于牛山。	幸中京。		
三年	東幸。	射柳。			駐蹕于永安山。		東幸。射鹿。					
四年	東幸。			獵于娥兒山。								
五年	獵于平地松林。				鈎魚于赤項濼。次五鶻部，弋獵飲酒。	擊鞠。放海東青鶻于葦濼。擊鞠。		如秋山。獵于炭山之側。	獵于沙山。			

六年	獵于鴛鴦濼。	獵于野狐嶺。			擊鞠。幸于北護衛太保耶律合住帳，賜物，歡飲。	幸蕭孝穆第，醉飲。	射鹿于耶里山。			擊鞠。	幸晉國公主行帳。	
七年				射柳。獵金山。			擊鞠。射麃鹿于轄刺罷。射虎于東刺山。獵于頗羅扎不葛。		射鹿于鹿子嶺。獵于娥兒山。		擊鞠。	幸佛寺受戒。
八年	叉魚于治河。	獵于武清寨之葦甸。								擊鞠。		閏月，擊鞠。
九年				獵，至于月終。駐蹕于永安山清暑。						觀漁于混同江。飛放于韶陽軍。		駐蹕于永安山。
十年								射虎于醫巫閭山。幸外祖母齊國太妃之帳。	獵于敞都。	獵于烽臺山，親射虎，立斃。		
十一年		幸牛山濼。	如赤蝸濼。						閏月，幸南京，宴于皇太弟重元第，泛舟于臨水殿宴飲。			幸延壽寺飯僧。詔宋使觀擊鞠。
十二年								幸慶州諸寺焚香。獵于拽刺山。獵				

								于永安山。				
十三年					射鹿于拜馬山。					獵于陰山。		
十四年							獵于黑嶺。		獵于平川。			
十五年		如魚兒濼。			射鹿于淺林山。			南府宰相杜防生男，幸其居。觀穫。		幸秦國長公主帳。		
十六年					射鹿于訛魯古只山。		觀市。擊鞠。射鹿于都里也刺。幸慶州諸寺焚香。障鷹于直舍山。	障鷹于霞列山。射鹿于擊輪山。		觀擊鞠。	幸興王寺拜佛。	
十九年					獵于分金山。	獵于烏里嶺。	幸鷹坊使頗得帳。	射熊于醫巫閭山。	射鹿于索阿不山。		獵于不野山。	
二十年			如多樹濼。									
二十一年					獵于涼陘諸山。		擊鞠。觀市。幸聖濟寺。	幸溫湯。射虎于諸山。	射鹿于黑山。獵于玉山。獵于白鷹山。	觀燈。	觀擊鞠。獵于柳河。獵于平頂山。	
二十二年		獵于黑林。			射熊于曷朗底。	射鹿于門嶺。			駐蹕于訛魯昆坡。			
二十三年	獵于水涸川。	如奪里捨澤。				幸聖濟寺。擊鞠。	擊鞠。	獵于悦只吉。			擊鞠。	
道宗清寧二年									獵，射虎，獲之。			

十年							獵于赤山，以皇太后射獲大鹿，設宴。庚寅，獵，梁王濬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大喜，復設宴。		幸七金山三學寺。	幸北牡山。		
咸雍元年							幸黑嶺。					
二年						如藕絲淀。						
三年	幸沙奴特。		駐蹕于細葛泊。			幸魏王乙辛第。	獵于赤山。					
四年	北幸。			射柳。幸魏王乙辛第。								
六年									獵于木葉山。			
七年		如魚兒濼。										
九年			如黑水濼。				幸金河寺。	獵于三門口。				
大康三年						避暑于永安山。						
四年						獵于黑嶺。						
六年					獵于白石山。							
大安元年								射鹿于潑山。				
二年								射鹿于查沙。				

九年		獵于拖古烈。						獵于漫牙覩山。				
壽隆元年								射鹿查沙。				
二年											幸沙門恒策戒壇，問佛法。	
三年							射熊于排葛都。	射熊于沙只直山。				
五年							射熊于青崖。	射熊于覩里山。				
天祚皇帝乾統三年									獵于吾剌里山，虎傷獵夫。庚子，射熊于善山。			
四年					射鹿于沙只山。				射熊于瓦石剌山。			
六年								獵于撒不烈山。				
八年								獵于柏山。				
天慶二年				如斧柯水。								
四年								如慶州。射鹿于秋山。	駐蹕于藕絲淀。			
七年									獵于輞子山，虎傷獵夫。			

遼史卷六十九

表 第 七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敘四裔於篇末。秦、漢以降，各有其國，彼疆此界，道里雲邈。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種落，鄰國聘貢往來，焉能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概耳。

遼接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册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樹藝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爲，土産品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號，得其音而未得其字。歷代踵訛，艱於考索。

遼氏與諸部相通，往來朝貢，及西遼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也哉？其事則書於《紀》，部族則列於《表》云。

司馬遷作《史記》，在書末敘述四方邊遠之地。秦、漢以下，各有他們的國家，彼此的疆界，道路很遠。不能整體瞭解寰球，全面知道各個種族部落，鄰國的往來聘貢，哪能一一覽觀。或口傳心記，模寫一個梗概。

遼接五代，漢地遠近，載在簡册可以考見。西北沙漠一帶，種植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理，土産物品，得知它的大略而不知它的粗微。部落的名稱，姓氏的稱號，知道它們的讀音而不知道怎麽寫。歷代以訛傳訛，難於考察探索。

遼氏與各部落相通，往來朝賀進貢，及西遼所到的地方，見於《紀》、《傳》難道還少嗎？它的事迹則寫在《本紀》，部族則列在《表》中。

紀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太祖元年	黑車子室韋八部降。									討黑車子室韋。		
二年					皇弟惕隱撒剌討烏丸及黑車子室韋。							
三年										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西		

										北嗢娘改部族進奪車人。		
四年										烏馬山奚庫支及查剌底、鋤勃德等部叛，討平之。		
五年	西奚部、東奚部叛，討平之。											
神册元年							征突厥、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破降之。					
三年	皇弟安端爲惕隱，攻西南諸部。											
四年									征烏古部。			
六年			皇太子暨諸將分擊部落，以烏古、奚爲圖盧、涅離、奥畏三部。									
天贊元年						擊西南諸部。				分迭剌部爲二院。		
二年			討奚胡損，獲之，置奚墮瑰部。									

三年							擊山東部族,破之。		破胡母思山蕃部。			
天顯元年		奚部長勃魯恩、王郁從征有功,賞之。	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討之。									
三年太宗不改元					突呂不討烏古部。				突呂不獻烏古俘。		鼻骨德來貢。	
四年						突呂不獻烏古俘。						
五年						敵烈來貢。	烏古來貢。					
六年	敵烈來貢。					烏古來貢。		鼻骨德來貢。				
七年						烏古、敵烈來貢。						
九年						鼻骨德來貢。						
十一年						鼻骨德來貢。	于厥里來貢。					
十二年									鼻骨德來貢。			
會同元年		室韋進白麃。							黑車子室韋貢名馬。			
三年	烏古獻伏鹿國俘。							黑車子室韋來貢。	术不姑三部人來貢。			
四年	涅剌、烏隗二部上党項俘獲。乙室、品、	烏古來貢。于厥里來貢。				阿里底來貢。					术不姑來貢。女直來貢。	

	突舉三部上党項俘獲。											
五年		鼻骨德來貢。					鼻骨德、烏古來貢。术不姑、鼻骨德、于厥里來貢。					
六年						奚鋤勃德部進白麝。						
七年					黑車子室韋來貢。					鼻骨德來貢。		
八年						鼻骨德來貢。黑車子室韋來貢。		鼻骨德來貢。				
九年	鼻骨德奏軍籍。							烏古來貢。				
穆宗應曆元年												鼻骨德來貢。
二年									敵烈部來貢。			
三年								烏古、鼻骨德來貢。		敵烈部來貢。		
五年	鼻骨德來貢。											
六年										鼻骨德來貢。		
七年	鼻骨德來貢。											

十四年									黃室韋叛。			廣古只奏黃室韋掠馬牛，叛去。庫古只與黃室韋戰，敗之，降其衆。賜詔撫諭。烏古叛，掠居民財蓄。
十五年	烏古殺其酋長窣离底，降而復叛。	大黃室韋酋長寅底吉叛。五坊人四十户叛入烏古。	小黃室韋叛去，雅里斯、楚思等擊之，爲室韋所敗。遣使讓之。	庫古只奏室韋酋長寅底吉亡入敵烈。	敵烈來降。	烏古至河德濼，遣夷離菫畫里、夷離畢常思以擊之。丁丑，烏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蕭幹討之。				常思與烏古戰，大敗之。		
十七年	夷離畢骨欲獻烏古之俘。											
景宗保寧三年										鼻骨德來貢。		
四年							鼻骨德來貢。					
五年									鼻骨德部長曷魯撻覽來朝。			

八年									鼻骨德來貢。			
乾亨元年				敵烈來貢。								
聖宗統和元年										速撒奏降敵烈部。速撒奏叛蕃來降。		
二年		五國、隈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隈洼以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劍,仍便宜從事。從之。	劃離部人請今後詳穩只於當部選授,上以諸部官長惟在得人,詔不允。	耶律蒲寧、都監蕭勤德東征女直回,獻捷。								
三年			上閱諸部籍,以涅剌、烏隈二部額少役重故量免之。					乙室奧隗部黍過熟未穫,遣人以助收刈。	乙室姥隈部族副使進物。术不姑諸部來至近地。			
四年				頻不部節度使和盧覩、黄皮室詳穩解里等各上所獲兵甲。		姪里古部送輜重行宮。						
五年							涅剌部節度使撒葛里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					

六年					詔烏隈于厥部却貢貂鼠、青鼠皮，止以馬牛入貢。		以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路違命諸蕃。					
九年			振濟室韋、烏古部。						鼻骨德來貢。			
十二年								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部兵。				
十三年										鼻骨德來貢。		
十五年				罷奚五部歲貢麕鹿。	敵烈八部殺詳穩以叛，蕭撻凜追擊，獲其部族之半。					罷奚王諸部貢物。		
十六年			鼻骨德酋長來貢。									
十九年								撻盧骨部來貢。			閏月，鼻骨德來貢。	
二十一年				奧里等部來貢。			烏古來貢。					
二十二年			罷蕃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進貢。				蒲奴里、剖阿里等部來貢。					
二十三年							烏古來貢。			鼻骨德來貢。		

開泰元年	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朝。											
二年	烏古、敵烈叛，命右皮室詳穩延壽率兵討之。						烏古、敵烈皆復故地。					
三年	鐵驪來貢。			烏古叛。				八部敵烈殺其詳穩稍瓦，皆叛，詔南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撫之。釋所囚敵烈數人，令招諭其衆。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之俘。				
四年	耶律世良討敵烈得部。			耶律世良討叛命烏古，盡殺之。遣使賞軍前有功將校。					以旗鼓拽剌詳穩題里姑爲六部奚王。			
五年			鼻骨德酋長撒保特、賽剌等來貢。									

七年			命東北越里篤、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鐵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匹。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討叛命敵烈，滅之。						蒲奴里部來貢。			
八年			回跋部太師踏剌葛來貢。		曷蘇館惕隱阿不葛、辛相賽剌來貢。		回跋部太保麻門來貢。		曷蘇館惕隱阿不葛來貢。			
太平元年										敵烈酋長頗白來貢馬、駝。		
六年				蒲盧毛朵部内多有兀惹民户，詔索之。					术不姑諸部皆叛。	曷蘇館諸部長來朝。		曷蘇館部乞建旗鼓，許之。
七年		蒲盧毛朵部遣使來貢。	女直部、蒲盧毛朵部送來州收管。								查只底部民四百户來附。	
興宗重熙元年											五國酋長來貢。	
三年				振濟耶迷只部。								

十年		曷蘇館人户没入蒲盧毛朵部者，索還復業。										術不姑酋長來貢。
十二年				置回跋部詳穩、都監。	以斡朵、蒲盧毛朵部二使來貢不時，釋其罪，遣之。							
十三年				耶律歐里斯將兵攻蒲盧毛朵部。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斡魯母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仍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人户。詔選富者發之，餘令屯田于天德軍。	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黨項戰不利。					元昊率党項三部酋長來降。		
十五年		蒲盧毛朵界曷懶河人户來附。		蒲盧毛朵曷懶河一百八十户來附。			女直部長遮母率衆來附。					

十七年		振濟瑤穩、喇穩部。		蒲盧毛朵部大王蒲輦進舡工。		長白山太師柴葛、回跋太師撒剌都來貢方物。	婆離八部夷離菫虎骷等內附。	伐蒲奴里酋陶得里。				
十八年	耶律義先奏蒲奴里之捷。	耶律義先等執陶得里以獻。	烏古遣使送款。		五國酋長各率其部來附。回跋部長兀迭、臺札等來朝。五國節度使耶律仙童以降烏古叛人，授左監門衛上將軍。							
十九年				蒲盧毛朵部惕隱信篤來貢。高麗來貢。	遠夷拔思母部遣使來貢。	回跋、曷蘇館、蒲盧毛朵部各遣使進馬。						
二十一年							遣使詣五國及鼻骨德、烏古、敵烈四部捕海東青鶻。					
道宗清寧二年	詔二女古部與世預宰相、節度使之選者，免皮室軍役。											

三年	五國部長貢方物。											
八年					吾獨婉惕隱屯禿葛等乞歲貢馬、駝,許之。							
咸雍五年											五國剖阿里部叛命,左夷離畢蕭素颯討之。	五國酋長來降,仍獻方物。
六年										五國部長來朝。		
九年							八石烈敵烈人殺其節度使以叛,上詔隈烏古部軍分兩道擊之。					
大康元年										西北路叛命酋長遐搭、雛搭、雙古等來降。		
四年									五國部長來貢。			
七年	五國部長來貢。											
八年	五國諸酋長貢方物。											

九年									五國部長來貢。			
大安元年	五國酋長來貢良馬。											
三年				出絹賜隗烏古部貧民。			西北部渤海進牛。					
四年	五國諸部長來貢。									詔諸部官長親鞫獄訟。		
八年										阻卜酋長磨古斯殺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吐里耶律郭三發諸蕃部兵討之。		
九年										詔以戰馬三千給烏古部。烏古敵烈統軍使蕭朽哥奏討阻卜之捷。		
十年	惕德酋長來貢。			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陳家奴奏討茶札剌之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斡特剌	西北路招討司奏敵烈部入寇,統軍司兵與戰不利,招討司兵擊破之。	和烈葛部來貢。惕德酋長來貢。						是歲,惕德酋長萌得斯領所部來降,詔復舊地。頗里八部來寇,擊敗之。

				爲都統，夷離畢耶律禿朵爲副統，龍虎衛上將軍耶律胡呂爲都監，討磨古斯，遣積慶宮使蕭糺里監戰。								
壽隆元年	敵烈入寇，掠群牧馬，戍兵襲之，盡得所掠。			斡特剌奏耶覩刮之捷。			頗里八部酋長來附，且進方物。斡特剌奏磨古斯之捷。					
二年	市牛以給烏古、敵烈、隗烏古部貧民。	振達麻里別古部。						頗里八部進馬。				
三年	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陳家奴討西北諸部有功。							蒲盧毛朵部長率其部民來歸。	五國部長來貢。		蒲盧毛朵部來貢。	
五年						五國部長來貢。	惕德酋長禿的等來貢。			斡特剌奏討耶覩刮之捷。		
六年	斡特剌獲叛命磨古斯來獻。				烏古部討茶扎剌，破之。		耶覩刮諸部寇西北路。	斡特剌奏耶覩刮諸部之捷。		五國諸部長來貢。		

天祚乾統二年					斡特剌獻耶覩刮等部之捷。							
四年		鼻骨德遣使來貢。										
九年				五國部來貢。								
十年				五國部長來貢。								
天慶元年			五國部長來貢。									
二年	五國部長來貢。											
五年		饒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以蕭謝佛留等討之。										
六年								烏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捷不也等招之。		烏古部降。	東面行軍副統馬哥、余覩等攻曷蘇館,敗績。	
保大二年				金師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之,帝遁訛莎烈。			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破敵烈部叛命皮室,加太子太保。		都統馬哥討叛命敵烈部,克之。			聞金主撫定南京,遂由掃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					軍將耶律敵烈等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				耶律大石自金朝亡歸。復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			
四年	上北遁,謨葛失來迎,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封謨葛失爲神于越。									上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葛,以訛葛爲本部節度使。		

天祚播越，耶律大石立燕晋國王淳；淳死，與蕭妃奔天德軍。上誅妃，責大石。大石率衆西去，自立爲帝。所歷諸部，附見于後：

天祚流亡，耶律大石立燕晋國王淳；耶律淳死，與蕭妃奔天德軍。天祚殺蕭妃，貶責大石。大石率衆西去，自立爲帝。所經的各部，附見於後：

大黄室韋部	白達旦部	敵烈部	王紀剌部	茶赤剌部	也喜部	鼻骨德部
尼剌部	達剌乖部	達密里部	密兒紀部	合主部	烏古里部	阻卜部
普速完部	唐古部	忽母思部	奚的部	紀而畢部	乃蠻部	畏吾兒城
回回大食部	尋思干地	起而漫地				

遼史卷七十

表　第　八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松漠，最爲强盛。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將出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内帑。東西朔南，何啻萬里。視古起百里國而致太平之業者，亦幾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周占有天下，未約而會合的有八百多國。遼居松漠，最爲强盛。天命歸遼，建立國家，改换年號。號令法度，都遵循漢制。命將出軍，使各國稱臣。人民皆入版籍，貢賦都輸入内庫。東西北南，何止萬里。比起古代起於百里小國而達到太平大業的，也接近了。因此遼國的興盛不可不著於書。作《屬國表》。

紀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太祖元年												和州回鶻來貢。
神册元年	御正殿，受百僚暨諸國人使朝賀。											
三年		渤海、高麗、回鶻、阻卜、党項各遣使來貢。	高麗及西北諸蕃皆遣使來貢。回鶻獻珊瑚樹。									
四年								師次烏骨里國，分路擊				

								之，舉國歸附。				
五年						征党項。						
天贊二年						波斯國來貢。						
三年						西討吐渾、党項、阻卜。			大食國來貢。回鶻怕里遣使來貢。攻阻卜。	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	獲甘州回鶻烏母主可汗。	
四年		大元帥堯骨略地党項。		攻小番，下之。回鶻烏母主可汗遣使貢謝。						日本國來貢。	新羅國來貢。	
天顯元年		回鶻、新羅、吐蕃、党項、沙陀從征有功，賞之。濊貊、鐵驪、靺鞨來貢。改渤海國爲東丹國，忽汗城爲天福城。										
二年太宗不改元												女直國遣使來貢。
三年		達盧古來貢。						突厥來貢。				

六年	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貢。									鐵驪來貢。		
七年				女直來貢。							阻卜貢海東青鶻。	
八年	皇太弟李胡率兵伐党項。	吐渾、阻卜來貢。		党項來貢。		阻卜來貢。阿薩蘭回鶻來貢。	鐵驪來貢。阻卜來貢。术不姑來貢。			阻卜來貢。术不姑來貢。		
九年	党項貢駝、鹿。		女直來貢。									
十年			党項來貢。	吐谷渾酋長率衆内附。		吐渾來貢。						
十一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吐谷渾來貢。		吐渾來貢。				
十二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回鶻來貢。		鐵驪來貢。	
會同元年		鐵驪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進弓矢。西南邊大詳穩耶律魯不古奏党項之捷。	吐谷渾來貢。			吐谷渾、烏孫、靺鞨各來貢。				
二年			女直國來貢。				吐谷渾來貢。		阻卜來貢。		鐵驪、燉煌并遣使來貢。	

三年		女直來朝貢。						阻卜來貢。阻卜及賃烈國來貢。阻卜來貢。	女直國來貢。			
四年		鐵驪來貢。		魯不古伐党項回，獻俘。							吐谷渾降。阻卜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五年				鐵驪來貢。		素撒國人來貢。阻卜貢方物。	阻卜來貢。			党項逆命，伐之。		
六年						鐵驪來貢。					鐵驪來貢。	
七年					賃烈、要里等國來貢。			回鶻遣使請婚，不許。				
八年						回鶻來貢。吐谷渾來貢。紕没里、要里等國貢方物。					鐵驪來貢。	
九年	回鶻、女直來貢。		吐渾進生口。	吐渾白可久來附。	女直來貢。							
穆宗應曆元年												鐵驪來貢。
二年	女直來貢。		鐵驪貢鷹鶻。							回鶻及轄戛斯國來貢。		

三年			鐵驪來貢。					吐蕃、吐谷渾來貢。				
十二年								女直國貢鼻上有毛小兒。				
十三年					斡朗改國進花鹿生麝,視之。							
景宗保寧三年		漢遣使來告。				回鶻遣使來貢。	漢以宋人來攻,遣使來告。			吐谷渾來貢。		
五年	伐党項,破之,上俘獲之數。				女直國侵邊。阿薩蘭回鶻來貢。							
八年								女直國侵貴德州。				轄戛斯國遣使來貢。
九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二十一人來請宰相、夷離堇之職,以次授之。		回鶻遣使來貢。			耶律沙以党項降酋可醜買友來,賜詔撫諭。女直國遣使來貢。	吐谷渾叛入太原四百餘户,索而還之。	
十年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乾亨元年			女直國宰相遣使來貢。									

四年												討阻卜。
聖宗統和元年	党項十五部寇邊,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破之。破阻卜。韓德威討党項諸部。						韓德威破党項,上俘獲之數。					
二年								女直宰相海里等八族内附。				速撒等討阻卜,殺其酋長撻剌干。
三年										女直國宰相术里補來朝。		
四年										阻卜遣使來貢。	党項來貢。	
六年					閏月,阿薩蘭回鶻來貢。	党項太保阿剌恍來朝。		瀕海女直宰相速魯里來朝。				
七年		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党項遣使來貢。	阿思懶、于闐、轄烈三國來貢。吐蕃來貢。								于闐遣張文寶進内丹書。	
八年		于闐、回鶻各遣使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宰相阿海來朝。	阿薩蘭回鶻于越、達剌干遣使來貢。女直遣使來貢。			北女直國四部請内附。	阻卜遣使來貢。		女直遣使來貢。回鶻來貢。

九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突厥來貢。		女直國進唤鹿人。		阿薩蘭回鶻來貢。		
十年		兀惹來貢。	鐵驪來貢。				鐵驪來貢。			鐵驪來貢。	回鶻來貢。	
十一年	回鶻來貢。											
十二年		回鶻來貢。高麗來貢。	高麗遣使請所俘生口，詔贖還之。			回鶻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党項、吐谷渾來貢。阻卜來貢。		鐵驪來貢。	女直國以宋人由海道賂本國及説兀惹叛，遣使來告。
十三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高麗進鷹。		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兀惹歸款。鼻骨來貢。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高麗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	鐵驪遣使來貢鷹、馬。
十四年		回鶻遣使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韓德威奏討党項之捷。			鐵驪來貢。回鶻來貢。	回鶻來貢。				阿薩蘭回鶻遣使爲子求婚，不許。	
十五年	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兀惹酋長武周來降。女直國遣使來貢。	韓德威奏破党項之捷。	党項來貢。河西党項乞内附。兀惹烏昭慶乞歲時免進貢鷹、馬、貂皮，以其地遠，詔生辰、正旦外，并免。			鐵驪來貢。	党項酋長來貢。禁吐渾别部鬻馬於宋。		蕭撻凜奏討阻卜之捷。			

十六年		夏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鐵驪來貢。							
十七年						兀惹烏昭慶來降，釋之。						
十八年						阻卜叛酋鶻碾之弟鐵剌不率部民來附，鶻碾無所歸，繼降，詔誅之。						回鶻來貢。
十九年	回鶻進梵僧名醫。		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党項之捷。					達盧骨部來貢。	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吐谷渾之捷。		鼻骨德來貢。	
二十年	女直國宰相夷離底來貢。	女直國大王阿改遣其子出獨你、耶剌改、塞剌來朝。		鐵驪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進本國地里圖。						
二十一年			鐵驪來貢。	女直國來貢。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吉五部來貢。		党項來貢。阻卜酋長鐵剌里率諸部來降。	阻卜鐵剌里來朝。					
二十二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党項來貢。阻卜酋	南京女直國遣使獻所			

								鐵刺里來朝。鐵刺里求婚，許之。	獲烏昭慶妻子。			
二十三年			振党項部。回鶻來貢。	女直國及阿薩蘭回鶻各遣使來貢。鐵驪來貢。党項來寇。		阻卜酋鐵刺里遣使賀與宋和。	党項來貢。烏古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阿薩蘭回鶻遣使來，因請先留使者，皆遣之。					
二十四年						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						
二十五年									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討叛命阻卜，破之。			
二十六年					高麗進文化、武功兩殿龍鬚草地席。							蕭圖玉馳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刺里，撫慰而還。

二十八年					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伐甘州回鶻，破其屬郡肅州，盡俘其生口。詔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							
二十九年						詔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蕭圖玉安撫西鄙，置阻卜等部節度使。						
開泰元年	女直國太保蒲撚等來朝。							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户至賓州，賜絲絹以賞之。				
二年							化哥等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					
三年	阻卜酋長烏八朝貢，封烏八爲王。女直國及鐵驪各遣使來貢。			沙州回鶻曹順遣使來貢，回賜衣幣。								

四年		于闐國來貢。	耶律世良等破阻卜,上俘獲之數。女直國遣使來貢。									
五年	耶律世良與蕭善寧東討高麗,破之。	阻卜酋長來朝。	叛命党項酋長魁可來降。									
八年	鐵驪來貢。						詔阻卜依舊歲貢馬、駝、貂鼠、青鼠皮等物。					
九年							遣使賜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順衣物。		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順遣使來貢。	大食國王遣使爲其子册哥請婚,進象及方物。		
太平元年			大食國王復遣使請婚,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降之。				阻卜扎剌部來貢。			党項酋長曷魯來貢。		
二年					鐵驪遣使進兀惹人一十六户。							

六年		詔党項別部塌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	阻卜入寇，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		遣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			蕭惠攻甘州不克，師還。自是西阻卜諸部皆叛。我軍與戰，敗績，涅里姑、曷不呂皆殁於陣，遣惕隱耶律洪古等將兵討之。					
七年						詔蕭惠再討阻卜。							
八年	党項寇邊，破之。												
興宗重熙二年	女直國詳穩臺押率所部來貢。												
六年											阻卜酋長來貢。		
七年		高麗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屯禿古斯來朝。						
九年											女直國人侵邊，發黃龍府路鐵驪軍拒之。		

十年									夏國遣使獻所俘宋將及生口。		回鶻遣使來貢。	
十一年												以吐渾及党項多鬻馬于夏國，詔沿邊築障塞以防之。
十二年			高麗國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	夏國遣使進馬、駝。		阻卜大王屯禿古斯弟太尉撒葛里來朝。回鶻遣使來貢。		阻卜來貢。		夏人侵掠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問之。		
十三年			高麗遣使來貢。	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叛附夏國。	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	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求援使者窊邑改來，且乞以兵助戰，從之。	夏國遣使來朝。	夏國復遣使來詢。		獲叛命党項偵人，射鬼箭。元昊親執党項三部酋長來降。		
十四年				高麗遣使來貢。		阻卜大王屯禿古斯率諸酋長來朝。夏國遣使來朝。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十五年			高麗遣使來貢。									

十六年						阻卜大王屯秃古斯來朝,進方物。				鐵驪仙門來朝,以前此未嘗入貢,仍加右監門衛大將軍。		女直國遣使來貢。阿薩蘭回鶻王以公主生子,遣使來告。
十七年			鐵不得國遣使來,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	高麗遣使來貢。		阻卜進馬、駝二萬。						
十八年			高昌國遣使來貢。			阻卜來貢馬、駝、珍玩。						
十九年				高麗遣使來貢。	遠夷拔思母部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來賀伐夏之捷。	阻卜酋長豁得剌弟斡得來朝,加太尉遣之。	阻卜酋長喘只葛拔里斯來朝。			阻卜酋長豁得剌遣使來貢。	
二十年		吐蕃遣使來貢。										
二十一年											阿薩蘭回鶻遣使貢名馬、文豹。	
二十二年		阿薩蘭回鶻爲鄰國所侵,遣使求援。				高麗遣使來貢。	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諸部長進馬、駝。					

二十三年	夏國遣使貢方物。			高麗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吐蕃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	
道宗清寧二年						阻卜酋長來朝及貢方物。						
咸雍二年						回鶻來貢。阻卜酋長來貢。						
四年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五年			阻卜酋長叛,以南京留守晉王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領禁軍討之。			吐蕃遣使來貢。			晉王仁先遣人奏阻卜之捷。			
六年		阻卜酋長來朝,且貢方物。		西北路招討司以所降阻卜酋來。			阻卜酋長來朝。			西北路招討司擒阻卜酋長來獻,以所降阻卜酋長圖木同刮來。		
七年		女直國進馬。				吐蕃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八年						振易州貧民。高麗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九年										回鶻來貢。	高麗、夏國并遣使來貢。	
十年		阻卜諸酋長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大康元年						吐蕃來貢。						
三年						回鶻來貢。						
四年				高麗遣使乞賜鴨渌江以東地，不許。		阻卜酋長來貢。阻卜諸酋長進良馬。					回鶻遣使來貢。	
五年						阻卜酋長來貢。						
六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七年	女直國貢良馬。					阻卜余古赧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八年	鐵驪酋長貢方物。					阻卜酋長來貢。						
九年						阻卜酋長來貢。						
十年				女直國貢良馬及犬。	阻卜諸酋長來貢。							
大安二年			女直國來貢良馬。			阻卜諸酋長來朝。					高麗遣使謝封冊。	
三年			女直國來貢良馬。高麗遣使來貢。									

四年			免高麗歲貢。									
五年	高麗遣使來貢。				回鶻遣使貢良馬。							
六年			女直國遣使貢良馬。								高麗遣使來貢。	
七年						回鶻遣使貢方物。	回鶻遣使來貢異物,不納,厚賜遣之。		日本國遣鄭元等二十八人來貢。			
八年	阻卜諸酋長來降。			阻卜酋長來貢。					日本國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磨古斯殺金吾禿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禿里耶律郭三發諸蕃部兵討之。		
九年	磨古斯入寇。	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掃古追磨古斯還,都監蕭張九遇賊衆,與戰不利,二室韋、拽剌、北王府、特滿群牧、宮分等軍多陷于								有司奏磨古斯詣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遇害,附近阻卜酋長烏古扎叛去。達里底及拔思母并寇倒塌嶺路。阻卜酋		

		賊。								轄底侵掠西路馬群。		
十年	烏古扎等來降。達里底、拔思母二部入寇。	西南面招討司奏拔思母之捷。達里底入寇。	山北路副部署蕭阿魯帶奏達里底之捷。	閏月，達里底、拔思母二部來降。			阻卜來寇倒塌嶺，西路群牧及渾河北牧馬皆爲所掠。東北路統軍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盡獲所掠。			西北路統軍司獲阻卜酋拍撒葛、蒲魯等來獻。	惕德酋銅刮、阻卜酋的烈等來降。達里底及拔思母等來寇，山北副部署阿魯帶擊敗之。	西北路統軍司奏討磨古斯之捷。
壽隆元年	西南面招討司奏拔思母入寇，擊敗之。蕭阿魯帶等討拔思母，破之。	高麗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禿里底及圖木葛來朝貢。	阻卜酋長猛達斯來貢。				女直國遣使進馬。	
二年	西南面招討司討拔思母，破之。						阻卜來貢。			高麗來貢。		
三年		阻卜酋長猛撒葛及粘八葛酋長禿骨撒、梅里急酋長忽魯八等請復舊地，以貢方物。			斡特剌討阻卜，破之。				斡特剌遣人奏梅里急之捷。			西北路統軍司奏梅里急之捷。

五年	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母部。					阻卜來貢。						
六年						阻卜酋長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鐵驪來貢。
七年							阻卜、鐵驪酋長來貢。					
天祚乾統二年							阻卜入寇，斡特剌等戰敗之。					
三年	女直國梟蕭海里首，遣使來獻。									吐蕃遣使來貢。		
四年						吐蕃遣使來貢。						
六年							阻卜來貢。					
八年						西北路招討使蕭敵里率諸蕃酋長來朝。					高麗遣使來謝。	
九年			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									高麗遣使來貢。
十年						阻卜來貢。						

天慶二年						和州回鶻來貢。阻卜酋長來貢。						
三年						斡朗改國遣使來獻良犬。						回鶻遣使來貢。高麗遣使來謝。
四年			女直國遣使索叛人阿疎，不發。				女直國復遣使來取阿疎，不發，即遣侍御阿息保往問境上建城堡之故。	阿息保還，言女直國主之意，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城未能已。女直國遣師來攻。		女直國下寧江州。		鐵驪、兀惹叛歸女直。
五年	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女直國主名。女直國主遣塞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疎，還黃龍府於別地，然後圖之。		遣耶律張家奴、蒲蘇、阿息保、聶葛、紇石保、得里底等齎書使女直國，斥其名，冀以速降。		張家奴等以女直國主書來，復遣張家奴以往。	張家奴等還，女直國主復書，亦指其名，諭之使降。遣蕭辭剌使女直國，以書辭不屈，見留。	都統斡里朵等及女直軍戰于白馬濼，敗績。		女直軍下黃龍府。女直國主遣塞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六年					女直軍攻下瀋州。族人痕孛、鐸剌、吳十、撻不也、道							

					剌、酬斡、平甲、盧僕古、闢離剌、韓七、吴十、那也温、曷魯十三人皆歸女直國。							
七年	女直軍攻春州，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											都元帥秦晋國王淳遇女直軍，戰于蒺藜山，敗績。女直軍復攻拔顯州。是歲，女直國主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八年	遣耶律奴哥等使金國，復議和好。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民二百户歸金國。	耶律奴哥還，金主復書，大略言，如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	復遣奴哥使金國。		奴哥以書來，約不逾此月見報。復遣奴哥使金國，要以酌中之議。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書來，大略如前所約。	遣奴哥齎三國書詔、表牒，復使金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户歸附金朝。	金朝復遣胡突衮以書來，免所取質，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漢儀，可以如約。	奴哥、突迭復使金朝，議册禮。	突迭見留，奴哥還。金主復書謂，如不能從，勿復遣使。遣奴哥復使金朝。蕭寶、訛里野、特末、霍石、韓慶和、王伯	奴哥、突迭持金主書來。龍化州張應古、劉仲良、渤海二哥等率衆歸附金朝。		以議定册禮，遣奴哥使于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民户三千歸金。

		質,及還我行人與元給信牌,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可以如約。							龍等各率衆歸于金。			
九年	金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迎册禮。		遣知右夷離畢事蕭習泥烈、大理寺提點楊勉等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		阻卜補疎只等反。		金復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責册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衆歸金。		復遣蕭習泥烈、楊近忠先持册稿使于金。			遣使送贊謨以還。
十年		金復遣贊謨以書并撰到册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	以金朝所定册草内“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相同,復遣習泥烈持書議之。		金主親師攻上京,已攻外郛,留守撻不也出降。							
保大元年					南京統軍耶律余覩率將吏户歸于金。							

二年	金師克中京,進下澤州。	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群牧使謨魯斡歸金。聞金師將及,輕騎以遁。殿前點檢耶律高八率衛士歸金。	金師取西京。		夏國遣兵來援,爲金師所敗。		親遇金師,戰于石輦驛,敗績。夏國遣曹介來問起居。	奉聖州降金。	蔚州降金。	金師屯奉聖,上遁於落昆髓。	金主撫定南京。
三年	遼興軍、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降金。	興中府降金。歸德軍及隰、遷、潤三州款附金。		金師至居庸關,耶律大石被擒。金師圍輜重於青塚硬寨。金遣人以書來招,回書請和。金帥以兵送族屬東行,乃遣兵邀戰于白水濼,爲金師所敗。金帥以書來招,以書答之,金帥復書,不許請和。	回金帥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夏國王李乾順請臨其國。	册李乾順爲夏國皇帝。						

四年	金師來攻，上棄營北遁。特母哥歸金。							蕭揵不也、察剌歸金。	建州降金。	興中府降金。		
五年	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上過沙漠，金師忽至，徒步出走。	上至應州新城，爲金帥完顔婁室等所獲。										

遼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　世宗妃甄氏　穆宗皇后蕭氏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
興宗貴妃蕭氏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道宗惠妃蕭氏　天祚皇后蕭氏
天祚德妃蕭氏　天祚文妃蕭氏　天祚元妃蕭氏

《書》始嬪虞，《詩》興《關雎》。國史記載，往往自家而國，以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也。司馬遷列呂后于《紀》；班固因之，而傳元后於外戚之後；范曄登后妃于《帝紀》。天子紀年以敘事謂之《紀》，后曷爲而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也。

《尚書》從堯的女兒嫁給虞舜寫起，《詩經》開篇便是《關雎》。國家的史書記載史實，往往由家到國，以此作爲建立天下的根本。然而尊貴和卑賤的身份，是不能改變的。司馬遷將呂后列入《帝紀》；班固沿襲這一做法，却在外戚的後面爲元后立傳；范曄更將后妃記録在《帝紀》中。按年月記録天子的事迹叫做《紀》，憑什麽爲后妃作《紀》呢？自從晉朝的史書將后妃放在《列傳》的頭一篇，隋朝、唐朝以來，没有人能够改變這一做法。

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賦俚蹇"，尊稱曰"耨斡麼"，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嬪曰皇后。等以徽稱，加以美號，質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

遼國因襲突厥，稱呼皇后爲"可敦"，遼國話叫做"賦俚蹇"，尊稱叫"耨斡麼"，這是將她比作后土而母儀天下的意思。太祖稱帝，尊稱祖母爲太皇太后，母親爲皇太后，妻子爲皇后。依次各有美稱，又冠以佳號，比隋朝、唐朝質樸，較舊時習俗文雅。皇后的族系衹有乙室、拔里兩姓，世代主持遼朝國家大事。太祖仰慕漢高祖劉邦，因此耶律又作劉姓；將乙室、拔里比作相國蕭何，於是稱作蕭氏。

耶律儼、陳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其當著于篇。

耶律儼、陳大任所撰《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擇取其中恰當的著録於本篇中。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小字卓真。歸肅祖，生四子，見《皇子表》。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小字卓真。嫁給肅祖，生有四個兒子，參看《皇子表》。乾統三年，追尊爲昭烈皇后。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小字牙里辛。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知爲蕭氏，爲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乾統三年，追尊莊敬皇后。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小字牙里辛。肅祖曾經路過她家，説："同姓可以結交，異姓可以結婚。"得知是蕭氏，就爲懿祖聘娶了她。生有子女七人。乾統三年，追尊爲莊敬皇后。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小字月里朵。玄祖爲狠德所害，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陰圖害者，鞠之别帳。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簡獻皇后。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小字月里朵。玄祖被狠德殺害後，皇后守寡獨居，擔心難以幸免，就讓四個兒子前去投靠鄰居耶律臺押，纔得以平安。太祖出生，皇后因爲他骨骼相貌非同一般，害怕有人陰謀加害，將他養育在别的帳幕中。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爲簡獻皇后。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小字巖母斤。遥輦氏宰相剔刺之女。男女六人，太祖長子也。天顯八年崩，祔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小字巖母斤。遥輦氏宰相剔刺的女兒。有子女六人，太祖是長子。天顯八年去世，祔葬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爲宣簡皇后。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輦氏爲阿扎割只。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名叫平，小字月理朵。她的祖先是回鶻人糯思，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的女兒，在契丹右大部生下皇后。婆姑名叫月椀，在遥輦氏時任阿扎割只。

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謡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嫗"云。

皇后莊重果斷，有雄才大略。曾到遼河、土河交匯的地方，有女子乘坐青牛車，匆忙讓到路邊，忽然不見。没過多久，童謡唱道："青牛太婆，曾經讓路。"原來諺語稱土地神爲"青牛太婆"。

太祖即位，群臣上尊號曰地皇后。神册元年，大册，加號應天大明地皇后。行兵御衆，后嘗與謀。太祖嘗渡磧擊党項，黄頭、臭泊二室韋乘虚襲之，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

太祖即位後，臣僚們請求加封尊號，稱爲地皇后。神册元年，大册封，加號應天大明地皇后。太祖率軍出征，皇后經常參與謀劃。太祖曾越過沙漠攻打党項，黄頭室韋、臭泊室韋乘虚偷襲，皇后知道後，按兵不動，等他們來後，奮勇

破之，名震諸夷。

時晋王李存勗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悦，以爲謀主。吴主李昪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爲此？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其平渤海，后與有謀。

出擊，大敗他們，威名震懾各部落。

這時，晋王李存勗想結納爲援，把皇后當叔母來侍奉。幽州劉守光派遣韓延徽來求援，延徽不下拜，太祖惱怒，扣留了他，讓他牧馬。皇后説："堅守節操而不屈服，這是賢人，應優待使用他。"太祖於是召見韓延徽，同他交談，非常高興，把他作爲主要决策人。吴主李昪進獻猛火油，用水澆油，火勢更猛。太祖挑選三萬騎兵帶着猛火油去攻打幽州，皇后説："哪有爲試用油而去攻打别國的道理呢？"指着帳前的樹木説："没有皮可以生存嗎？"太祖説："不能。"皇后説："幽州有土地有百姓，也像樹有皮一樣。我用三千騎兵攻打他的四郊，用不了幾年，就會危困而來歸順我了，何必用火攻呢？萬一不能得勝，被中原王朝笑話，我們的部落不也解體了嗎！"太祖平定渤海，皇后也參與了謀劃。

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太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會同初，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

初，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爲東丹王。太祖崩，太宗立，東丹王避之唐。太后常屬意於少子李胡。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鎮陽，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李胡敗，太后親率師遇于潢河之横渡。賴耶律屋質諫，罷兵。遷太后于祖州。應曆三年崩，年七十五，祔祖陵，謚曰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太祖逝世，皇后代理朝政，暫時主管軍國大事。安葬太祖時，皇后打算以身殉葬，親戚和官吏們極力勸阻，因而砍下右手腕放進棺柩。太宗即位，尊稱爲皇太后。會同初年，加尊號爲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

當初，太祖曾説太宗必定振興我家，皇后想讓皇太子耶律倍讓位給他，太祖册封耶律倍爲東丹王。太祖逝世，太宗登位，東丹王躲到後唐。太后時常有意讓小兒子李胡繼承帝位。太宗逝世，世宗在鎮陽登位，太后惱怒，派遣李胡率兵迎擊。李胡戰敗，太后親自率領軍隊，在潢河横渡遭遇對方。幸而有耶律屋質的規勸，停戰。將太后移居祖州。應曆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祔葬祖陵，謚號爲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改爲現在的謚號。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温，淳欽皇后弟室魯之女。帝爲大元帥，納爲妃，生穆宗。及即位，立爲皇后。性聰慧潔素，尤被寵顧，雖軍旅、田獵必與。天顯十年崩，謚彰德，葬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温，淳欽皇后的弟弟室魯的女兒。太宗爲大元帥時，娶她爲妃子，生穆宗。太宗登位，立爲皇后。皇后禀性聰慧潔净，特别受到寵愛，即使行軍、狩獵時也必定相隨。天顯十年去世，謚彰德，埋葬在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改爲現在的謚號。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小字撒葛只，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之女。帝爲永康王，納之，生景宗。天禄末，立爲皇后。明年秋，生萌古公主。在蓐，察割作亂，弒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請畢收殮。明日遇害。謚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小字撒葛只，淳欽皇后的弟弟阿古只的女兒。世宗爲永康王時，娶了她，生景宗。天禄末年，立爲皇后。第二年秋天，生萌古公主。産褥期内，察割作亂，殺害太后和世宗。皇后乘坐步輦，徑直去見察割，請求爲死者收殮。第二天被殺害。謚號爲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改爲現在的謚號。

世宗妃甄氏

世宗妃甄氏，後唐宫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没。及即位，立爲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内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强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醫巫閭山，建廟陵寢側。

世宗妃子甄氏，後唐宫女，有姿色。世宗跟隨太宗南征時得到，深受寵愛，生寧王只没。等到世宗登位，立她爲皇后。皇后嚴明莊重，氣度嫻雅。治理宫庭有法度，不以私意相干涉。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雖然繼承了强盛的國力，但是他軟弱不振，虚度時光，皇后參預運籌，秘密獻上妙計，未被采用。察割作亂，被殺害。景宗登位，將兩位皇后埋葬在醫巫閭山，在陵寢旁邊建立廟陵。

穆宗皇后蕭氏

穆宗皇后蕭氏，父知璠，内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爲妃。及正位中宫，性柔婉，不能規正。無子。

穆宗皇后蕭氏，父親叫知璠，任内供奉翰林承旨。皇后出生時，雲氣馥郁，有很長時間。小時候就有禮貌有規矩。穆宗在藩鎮時娶她爲妃子。等到正式爲皇后後，性格柔順婉弱，不能規勸皇上。没有兒子。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諱綽，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早慧。思温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即位，選爲貴妃。尋册爲皇后，生聖宗。景宗崩，尊爲皇太后，攝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强，邊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軫、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斜軫、德讓參决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名叫綽，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的女兒。幼年時聰明過人。思温曾經觀看衆女兒掃地，衹有皇后掃得乾净，他高興地説："這個女兒肯定能振興家業。"景宗登位，選她爲貴妃。不久册封爲皇后，生聖宗。景宗逝世，尊她爲皇太后，代管國家政事。皇太后哭着説："孤兒寡母，宗族親屬豪强雄霸，邊境又不安寧，怎麽辦?"耶律斜軫、韓德讓進言："信任我們，還有甚麽可憂慮的!"於是，皇后與斜軫、德讓參議決斷重大的政事，委派于越休哥處理南邊事務。統和元年，上尊號爲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號爲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逝世，謚號爲聖神宣獻皇后。重熙

謚曰聖神宣獻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二十一年，改爲現在的謚號。

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后教訓爲多。

皇后明達治國之道，聽到好意見必定接受，因此臣子們都竭力盡忠。熟知軍政事務，澶淵之戰，親自駕馭兵車，指揮三軍，獎懲分明，官兵效命。聖宗號稱遼朝盛德之主，皇后教育訓導之功居多。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册爲齊天皇后。嘗以草莛爲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黄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爲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綉，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爲神仙。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的弟弟隗因的女兒。十二歲時，漂亮而有才華，被選進宮廷。統和十九年，册封她爲齊天皇后。皇后曾經用草莖製作宮殿模式，秘密地交給有關部門，吩咐他們建造清風、天祥、八方三座宮殿。宮殿建成後，更加受到寵愛優待。她乘坐的車設置龍頭鴟尾，用黄金裝飾。又造九龍輅、諸子車，用白金做佛塔模型，各有巧妙的構思。夏天秋天乘車走在山谷間，花木如畫，車子衣服交相錯雜，人們望見她還以爲是神仙。

生皇子二，皆早卒。開泰五年，宫人耨斤生興宗，后養爲子。帝大漸，耨斤詈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帝崩，耨斤自立爲皇太后，是爲欽哀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蕭匹敵謀逆。詔令鞫治，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欽哀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并祔慶陵。

皇后生有兩個兒子，都早死。開泰五年，宫女耨斤生興宗，皇后以他爲養子。聖宗病危，耨斤斥罵皇后説："老東西，寵愛也有盡頭啊!"近侍扶持皇后出去。聖宗逝世，耨斤自立爲皇太后，這就是欽哀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人迎合旨意，誣告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蕭匹敵陰謀反叛。詔令審訊查治，牽連到皇后。興宗聽説這件事後説："皇后侍奉先帝四十年，撫養教育我，應該爲太后；現在没有做太后，反而要懲處她，能行嗎?"欽哀皇后説："這個人如果存在，恐怕會成爲後患。"興宗説："皇后没有兒子并且年老，即使活着，也不能有所作爲。"欽哀皇后不聽，將仁德皇后遷移到上京。興宗春天打獵，欽哀皇后擔心興宗懷念仁德皇后撫養教育的恩情，急忙派人加害仁德皇后。使者到後，仁德皇后説："我的確没有罪，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等我洗浴之後再死，可以嗎?"使者離去。等他返回時，皇后已自殺，享年五十歲。這天，有人仿佛在木葉山北面見到皇后，乘坐青色蓋子車，侍從護衛很嚴整。追尊爲仁德皇后。同欽哀皇后一起祔葬慶陵。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黝面，狠視。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僕從皆升，異之。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的弟弟阿古只的五世孫女。臉色黝黑，目露凶光。她的母親曾經夢見金柱擎天，衆兒子想上去却辦不到；皇后最後到來，與奴僕侍從都升了上去，她的母親覺得她非同尋常。

久之，入宫。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鷄，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仁德皇后無子，取而養之如己出。后以興宗侍仁德皇后謹，不悦。聖宗崩，令馮家奴等誣仁德皇后與蕭浞卜、蕭匹敵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立爲皇太后，攝政，以生辰爲應聖節。重熙元年，尊爲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三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宫。六年秋，帝悔之，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后常不懌，帝崩，殊無戚容。見崇聖皇后悲泣如禮，謂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清寧初，尊爲太皇太后。崩，謚曰欽哀皇后。

過了很久，欽哀皇后進入後宫。曾爲承天太后拂拭卧榻，拾得金鷄，吞了下去，膚色光澤勝過平時。承天太后驚奇地説："這種現象，必然懷有出衆的兒子。"不久生下興宗。仁德皇后没有兒子，收留并撫養他就像自己親生的一樣。欽哀皇后因爲興宗恭敬地侍奉仁德皇后，所以不高興。聖宗逝世後，她便授意馮家奴等人，誣告仁德皇后與蕭浞卜、蕭匹敵等人陰謀叛亂，將仁德皇后遷居上京，殺害了她。自立爲皇太后，代理朝政，把自己的生日作爲應聖節。重熙元年，尊爲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三年，皇太后私自召集衆弟弟商議，打算立小兒子重元，重元將她的陰謀告訴了興宗。興宗收繳了太后的符璽，將她遷居慶州七括宫。六年秋天，興宗悔恨這種做法，親自駕車前去迎接太后，侍奉贍養更加孝順恭謹。太后經常不愉快，興宗逝世，她一點也没有哀痛之色。看到崇聖皇后悲痛哭泣合乎禮儀，便對她説："你的年齡還小，何必這樣悲哀痛心！"清寧初年，尊爲太皇太后。逝世後，謚號爲欽哀皇后。

后初攝政，追封曾祖爲蘭陵郡王，父爲齊國王，諸弟皆王之，雖漢五侯無以過。

欽哀皇后當初代理朝政時，追封她的曾祖爲蘭陵郡王，父親爲齊國王，每個兄弟都封王，即使像漢朝那樣加封五位王侯也比不過她。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弟孝穆之長女。性寬容，姿貌端麗。帝即位，入宫，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爲皇后。二十三年，號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道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九年秋，敦睦宫使耶律良以重元與其子涅魯古反狀密告太后，乃言于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的弟弟孝穆的大女兒。天性寬容，相貌端莊秀麗。興宗登位後，皇后入宫，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爲皇后。二十三年，賜號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道宗登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爲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九年秋天，敦睦宫使耶律良把重元和他的兒子涅魯古謀反的情狀秘密地告訴了太后，太后就對道宗説此事。道宗懷疑此事，太后説："這是

帝。帝疑之，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帝始戒嚴。及戰，太后親督衛士，破逆黨。大康二年崩，謚仁懿皇后。

國家大事，應當早作防備。"道宗纔開始戒嚴。等到交戰時，太后親自督率衛士，擊敗叛逆黨羽。大康二年逝世，謚號爲仁懿皇后。

仁慈淑謹，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瘠。嘗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勝寒栗。"寤，即命屋之，慈憫類此。

皇后慈祥謙恭，宮廷内外的人都感恩戴德。凡是元旦、生辰等節日，各國進貢的財物，都賜給貧窮的人。曾經夢見重元説："臣的尸骨在太子山北面，受不住寒冷。"醒來後，就命令爲他建造房屋，仁慈憐憫惻大抵如此。

興宗貴妃蕭氏

興宗貴妃蕭氏，小字三𡢃，駙馬都尉匹里之女。選入東宫。帝即位，立爲皇后。重熙初，以罪降貴妃。

興宗貴妃蕭氏，小字三𡢃，駙馬都尉匹里的女兒。選進東宫。興宗登位，立爲皇后。重熙初年，因罪降爲貴妃。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絶，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趙，納爲妃。清寧初，立爲懿德皇后。皇太叔重元妻以艷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后生太子濬，有專房寵。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宫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乾統初，追謚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的弟弟樞密使蕭惠的女兒。姿容超群，擅長作詩，善於談論，自己創作歌詞，尤其擅長彈琵琶。重熙年間，道宗爲燕趙王，娶她爲王妃。清寧初年，立爲懿德皇后。皇太叔重元的妻子以艷麗矜持，皇后見到她，告誡説："作爲富貴人家的婦女，何必這樣呢!"皇后生太子耶律濬，獨受寵愛。喜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以親近侍奉皇后。大康初年，宫中奴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告皇后與趙惟一私通，樞密使耶律乙辛據以上報。詔令耶律乙辛同張孝傑揭查罪狀，因而把誣告當成了事實。將趙惟一滅族，命令皇后自盡，將她的尸體送回家。乾統初年，追謚爲宣懿皇后，祔葬慶陵。

道宗惠妃蕭氏

道宗惠妃蕭氏，小字坦思，駙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譽之，選入掖庭，立爲皇后。居數歲，未見皇嗣。后妹斡特懶先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于帝，離婚，納宫中。八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爲惠妃，徙乾陵，斡特懶還其家。頃之，其母燕國夫人厭魅梁王，伏誅。貶妃爲庶人，幽于宜州，諸弟没入興聖宫。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

道宗惠妃蕭氏，小字坦思，駙馬都尉霞抹的妹妹。大康二年，因耶律乙辛贊譽她，被選進宫廷，立爲皇后。過了幾年，還没有孕育皇子。皇后的妹妹斡特懶先嫁給耶律乙辛的兒子綏也，皇后對道宗説她宜於生子，因而讓她離婚，接進宫中。八年，皇孫延禧封爲梁王，降皇后爲惠妃，遷居乾陵，斡特懶回到家中。不久，她的母親燕國夫人用巫術詛咒梁王，伏法。貶蕭惠妃爲平民，幽禁在宜州，衆弟弟没籍入興聖宫爲奴。天慶六年，召她回宫，封太皇太妃。兩年後，奔往

後二年，奔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黑頂山，去世，埋葬在太子山。

天祚皇后蕭氏

天祚皇后蕭氏，小字奪里懶，宰相繼先五世孫。大安三年入宫。明年，封燕國王妃。乾統初，册爲皇后。性閑淑，有儀則。兄弟奉先、保先等緣后寵柄任。女直亂，從天祚西狩，以疾崩。

天祚皇后蕭氏，小字奪里懶，宰相繼先的五世孫女。大安三年進入後宫。第二年，封爲燕國王妃。乾統初年，册封爲皇后。稟性嫻淑，有禮儀法度。兄弟奉先、保先等人因爲皇后受寵而執掌權柄。女真作亂，皇后跟着天祚往西逃走，因病逝世。

天祚德妃蕭氏

天祚德妃蕭氏，小字師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壽隆二年入宫，封燕國妃，生子撻魯。乾統三年，改德妃，以柴册禮，封撻魯爲燕國王，加妃號贊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德妃蕭氏，小字師姑，北府宰相常哥的女兒。壽隆二年進入後宫，封爲燕國妃，生下兒子撻魯。乾統三年，改封德妃，因柴册禮，封撻魯爲燕國王，蕭德妃加號贊翼。撻魯逝世，蕭德妃因悲傷而去世。

天祚文妃蕭氏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悦之，匿宫中數月。皇太叔和魯斡勸帝以禮選納，三年冬，立爲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以柴册，加號承翼。

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播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倦勤之意。諸皇子敖盧斡最賢，素有人望。元妃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的女兒。乾統初年，天祚到耶律撻葛宅第，看見文妃而喜歡她，將她在宫中藏匿了幾個月。皇太叔和魯斡勸説天祚依禮儀聘娶她，三年冬天，立爲文妃。生下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後，更加受到寵幸。因柴册禮，加號承翼。

文妃擅長吟詩。女真作亂，日漸受到侵侮困迫。天祚打獵游玩，毫不憂慮，忠臣多被疏遠斥黜。文妃作詩諷諫，歌詞是："不要嗟嘆塞上啊，漫天塵埃；不要傷心多難啊，畏懼夷人。不如堵塞奸邪之路啊，選用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啊，激勵壯士捐軀；可以早晨掃清漠北啊，晚上安枕燕、雲。"又有詩道："丞相上朝啊劍佩鏘鳴，衆官側目啊静寂無聲。養成外患啊嗟嘆何益，害盡忠臣啊處罰不明。親戚并居啊重職要位，家中暗養啊黨羽衛兵。可憐古代啊秦朝天子，還向後宫中啊想望太平。"天祚看到詩而銜恨她。自天祚流離遷徙以來，差不多半數的郡縣都已失去，天祚有退位的意思。衆皇子中敖盧斡最爲賢明，素來就有聲望。元妃的哥哥蕭奉先十分忌憚晉王敖盧斡，誣告南軍都統耶律余覩陰謀立晉王，因爲文妃涉嫌此事，命令她自殺。

天祚元妃蕭氏

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

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妃的妹妹。

妃之妹。年十七，册爲元妃。性沉静。嘗晝寢，近侍盗貂裀，妃覺而不言，宫掖稱其寬厚。從天祚西狩，以疾薨。

十七歲時，册封爲元妃。禀性沉静。曾經在白天睡覺，近侍偷盗貂皮夾衣，蕭元妃已醒來却不聲張，皇宫中人稱贊她寬厚。跟隨天祚向西逃跑，因病逝世。

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毁無譽；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蠛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欽哀狠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論曰：遼國人以鞍馬爲家，后妃們往往擅長射箭駕車，行軍打獵，没有不跟隨的。例如應天皇后奮力抗擊室韋，承天太后在澶淵統軍，仁懿皇后親自擊敗重元，前所未有，這也是遼國的習俗。靖安皇后没有遭到詆毁，也没有得到贊譽；齊天皇后精巧的構思，是奢侈的導因；宣懿皇后創作歌曲，知曉音樂，難道是招致誣蠛的原因嗎？文妃善於作詩諷諫，却説她陰謀私立兒子，這就不對了。像簡憲皇后在艱危之中保護孤子，懷節皇后的從容就義，雖然是忠烈男子，又怎能超過她們。欽哀皇后凶狠殘暴，殺害正宫皇后，興宗不能防備和阻攔他的母親，可惜啊！

遼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二

宗室

義宗倍（子）平王隆先　晋王道隱　章肅皇帝李胡（子）宋王喜隱
順宗濬　晋王敖盧斡

義宗耶律倍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内摯。神册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嘗從征烏古、党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户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的大兒子，母親是淳欽皇后蕭氏。義宗小時候聰明好學，表面寬容，其實凶狠。神册元年春，立爲皇太子。當時太祖問侍臣説："受命於天的君主，應當尊天敬神。其中有大功德的，我打算祭祀他，先祭祀誰?"侍臣都用佛祖回答。太祖説："佛教不是中原的宗教。"耶律倍説："孔子是大聖人，爲萬世所尊奉，應當爲先。"太祖非常高興，於是建造孔子廟，下詔讓皇太子春秋致禮祭奠。

義宗曾經參與征討烏古、党項，擔任先鋒都統，并且攻打燕京地區。太祖西征，留他守衛京師，耶律倍趁機陳獻奪取渤海的計謀。天顯元年，參與征討渤海。攻占扶餘城，太祖打算清理户口，耶律倍諫阻説："現在剛剛得到土地就要清理户籍，百姓必定不得安寧。如果乘着破竹之勢，徑直到忽汗城，必然會攻克。"太祖采納了這個建議。耶律倍同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在晚上包圍了忽汗城，大諲譔走投無路，請求投降。不久又叛變，太祖擊敗了他。將他的國名改爲東丹，爲其城市取名天福，以耶律倍爲人皇王主持東丹國事。又賜給天子的冠冕服飾，以甘露爲年號，行使皇帝職權，設置左右大次四名丞相以及衆官員，都采用漢人的制度。每年上貢布十五萬餘匹，馬一千匹。太祖告諭他説："這個地方瀕

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

臨大海，不能長久居住，之所以留你安撫治理，是爲了體現我愛護百姓的用心。"太祖即將還朝，耶律倍作詩呈獻。拜見太祖告辭，太祖說："有你治理東方，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耶律倍放聲大哭着出來。於是太祖往儀坤州而去。不久，各部屬大都叛亂，大元帥討伐平定了他們。太祖的訃告傳來，耶律倍立即奔赴陵園。耶律倍知道皇太后有意要立德光，就對大臣們說："大元帥的功德遍及人神，朝廷内外一致歸向，應當成爲國家的君主。"於是同臣子們一起向太后請求，從而讓出了帝位。於是大元帥登皇帝位，這就是太宗。

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静。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宫，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

太宗登位後，耶律倍被懷疑，於是把東平作爲南京，將耶律倍遷居到那裏，并將那裏的百姓全都遷走，又設置衛士暗中窺視他的動静。耶律倍到南京後，命令王繼遠撰寫《建南京碑》，在西宫建造藏書樓，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聽說此事，派遣使者拿着書信渡海秘密召見耶律倍。耶律倍於是到海上游獵。使者第二次來，耶律倍對近侍說："我把天下讓給了主上，現在反而受到懷疑。還不如到别的國家去，藉以獲取吴太伯那樣的名聲。"於是在海上樹立木牌，刻詩道："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帶高美人，載着書籍，渡海離去。

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遥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絶。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晋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彦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

後唐用天子儀仗迎接耶律倍，耶律倍坐在船艙中，官員們陪席祝壽。到了汴京，拜見明宗。明宗把莊宗的妃子夏氏嫁給耶律倍作妻子，賜姓東丹，爲他取名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任命耶律倍爲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又賜姓李，名叫贊華，調遣他鎮守滑州，挂銜虔州節度使。耶律倍雖然身在異國，但是時常思念他的親人，問安的使者從不間斷。後來明宗的養子從珂殺害他的君主自立爲帝，耶律倍秘密報告太宗說："從珂殺害君主，何不討伐他。"等到太宗立石敬瑭爲後晋君主，派兵攻打洛陽時，從珂打算自焚，召耶律倍同他一道自焚，耶律倍不答應，從珂派遣壯士李彦紳殺害了他，時年三十八歲。有一位僧人收殮掩埋了他。石敬瑭進入洛陽，身穿喪服哭耶律倍，按王的禮儀暫時安葬。後來太

位，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

宗將他改葬到醫巫閭山，謚號爲文武元皇王。世宗登位，謚號爲讓國皇帝，陵墓叫顯陵。統和年間，改謚號爲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爲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爲義宗，并謚兩位王后爲端順、柔貞。

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絶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爲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各有傳。

耶律倍當初買書達一萬卷，藏在醫巫閭山絶頂上的望海堂中。他通曉陰陽，知曉音律，精通醫藥、針灸技術。擅長用遼、漢文字寫文章，曾翻譯《陰符經》。善於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都收入宋朝秘府中。然而性情刻薄急躁，喜好殺人，婢女侍妾稍有過錯，常常加以刳割灼燒。夏氏害怕他因而請求削髮爲尼。他有五個兒子：最大的是世宗，其次是耶律婁國、耶律稍、耶律隆先、耶律道隱，各自有傳。

平王耶律隆先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税，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平王爲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親是大氏。景宗登位，纔封他爲平王。不久，兼政事令，留守東京。減輕賦税，減省刑罰，救濟鰥夫寡婦，多次推薦賢能的士子。後來同統軍耶律室魯一起討伐高麗有功勞，回來後去世，埋葬在醫巫閭山的道隱谷中。平王爲人聰明，學問淵博，善於作詩，有《閬苑集》刊行於世。

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轘裂于市。

保寧末年，平王的兒子陳哥與渤海官屬一起謀殺他的父親，起兵作亂，景宗下令將他在街市上五馬分尸。

晋王耶律道隱

晋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静，有文武才，時人稱之。景宗即位，封蜀王，爲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荆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晋王。

晋王道隱，字留隱，母親是高氏。道隱出生在後唐，人皇王被李從珂殺害，當時道隱年齡還小，洛陽的僧人將他藏匿并撫養，因此名叫道隱。太宗滅掉後唐，回到京城，下令將外羅山地區賜給道隱居住。道隱性格深沉安静，具有文才武略，當時的人都稱道他。景宗登位，封他爲蜀王，擔任上京留守。乾亨元年，調升他鎮守南京，號令嚴肅，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過了幾年，改封荆王。統和初年，病亡，追封晋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

論曰：自古以來新建立的國家，傳到第一代太子就讓位，難道是容易多見的嗎？遼朝的義宗，可以説很突出了。但是讓出帝位却受到懷疑，難道不是在建立年號行使皇帝權力的時候就

也。束書浮海，寄迹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絶，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卞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兹矣。

有兆頭了嗎？這就是君主和臣子一時違背禮制的過錯啊。捆扎書籍，漂洋過海，移居他國，不忘親人，不斷地問候起居，他的心是很值得諒解的。看他當初因爲敬仰吴泰伯的賢德而有遠走他鄉的打算，最後又因爲痛恨陳恒的罪惡而有請求征討的舉動，志趣的高遠，大約已經見於早年先祭祀孔子的言論了。有善行却不得善終，天道責難他，能説不是性急好殺所招致的嗎。儘管如此，在整個遼朝，聖君明主繼承大統，都是他的子子孫孫，對高尚德行的報應，顯然在這裏了。

章肅皇帝耶律李胡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内，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

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趨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的第三子，母親是淳欽皇后蕭氏。小時候勇猛有力，而禀性殘酷，稍不如意便在人的臉上刺字，或者把人投進水火中。太祖曾經觀看兒子們睡覺，看見李胡將頸項縮進卧具中，説："這個兒子必定不如其他兒子。"又曾經在很冷的時候，命令三個兒子采柴。太宗不加選擇地采集，最先回來；人皇王揀選乾柴捆扎而回，最後到；李胡采集既少又丢棄很多，回來後，將手放進衣袖中站立不動。太祖説："老大乖巧，老二老成，小的就差了。"可是母親却深愛李胡。

天顯五年，派遣他攻占代北，進攻寰州，俘獲很多人回來，於是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經常留李胡守衛京城。世宗在鎮陽登位，太后十分生氣，命令李胡率領軍隊迎擊世宗，到泰德泉，被耶律安端、耶律留哥打敗。太后同世宗在潢河兩岸布陣，各自訴説起兵的原因。耶律屋質勸阻太后説："主上已經登位，應當承認他。"當時李胡在旁邊，臉上現出怒色説："有我在，兀欲怎麽能够登位？"屋質説："你殘酷暴虐不得人心，怎麽行！"太后回頭對李胡説："過去我和太祖愛你勝過其他兒子，諺語説：'受偏愛的兒子不能保護祖業，不容易娶到的媳婦不能主持家務。'我不是不想立你，是你自己不行啊。"等到集衆議事時，世宗讓李胡解下佩劍説話。訂下和約後，李胡奔赴上京。恰好有人告李胡同太后圖謀廢立，於是將李胡遷居祖

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謚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

州，禁止他出入。

穆宗時，李胡的兒子耶律喜隱謀反，供辭牽連到李胡，於是將李胡囚禁。死在獄中，享年五十歲，埋葬在玉峰山西谷。統和年間，追封謚號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改謚號爲章肅，皇后的謚號爲和敬。兩個兒子：宋王耶律喜隱、衛王耶律宛。

宋王耶律喜隱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置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喜隱輕僄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渾户。稍見進用，復誘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築圜土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耶律喜隱，字完德，雄健偉岸，長於騎射，封爲趙王。應曆年間，陰謀反叛，事情敗露，穆宗親臨審問取得罪狀，因爲是親族所以放了他。過了不久，重新反叛，進了監獄。景宗登位，喜隱聽説有赦免罪犯的命令，擅自取下刑具去朝拜。景宗憤怒地説："你是有罪的人，怎麽能够擅自離開監獄呢。"下令處死看守，重新把喜隱關進監獄。等到改年號爲保寧時，纔赦免了他，將皇后的姊姊嫁給他，恢復他的爵位，封他爲宋王。喜隱輕浮，没有恒心，稍一得志就驕傲。皇上曾經召見，他不按時到達，皇上憤怒地鞭打他，喜隱因此憤怒怨恨，圖謀作亂。喜隱被貶黜後又被起用，恰好看見景宗寫給劉繼元的書信，措辭謙卑遜讓，勸諫説："本朝對北漢來説是前輩，像信中這樣措辭，恐怕會有損國格吧。"景宗隨即更改了信中的辭意。任命喜隱爲西南面招討使，命令他往河東搜索吐渾人户。喜隱逐漸受到提拔任用，又引誘衆小人謀反。皇上下令將他的手脚械繫起來，構築監獄，將他囚禁在祖州。有宋朝投降過來的士兵二百多人打算劫獄扶立喜隱，因爲城墻堅固進不去，於是扶立他的兒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活捉了留禮壽。留禮壽伏法，命令喜隱自殺。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

論曰：李胡殘暴凶狠，驕傲自大，太祖知道他不成器却不能教育他，太后不知道他凶惡反而溺愛他，當初因爲耶律屋質的勸諫决定立世宗，却又圖謀廢世宗而立李胡。兒子孫子相繼作亂被處死，并且牽連到李胡自身，值得哀嘆啊。自太祖朝以來，耶律剌葛、耶律安端最先發動叛亂，太祖既不殺他們，又重新任用他們，固然是有皇

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呼，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帝的氣量。但是衹有太祖的本領足够駕馭他們，或許纔是對的。自李胡以來，同宗封王的人圖謀不軌，没有哪一朝没有這種事，遼朝内部的叛亂，與遼朝相始終。此後繼位的君主，雖然用嚴厲的法紀來禁止這種事，但是最終也不能禁止。哎，創立基業傳給後代的君主，爲子孫後代的打算，可以不審慎嗎！

順宗耶律濬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絶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爲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是道宗的大兒子，母親是宣懿皇后蕭氏。小時候就能説會道，喜好學習，知書達禮。道宗曾經説過："這個孩子聰明穎慧，大概是天所授予的吧。"六歲時，封爲梁王。第二年，跟着道宗去打獵，連發三箭都射中獵物，道宗環視兩旁的人説："我家祖祖輩輩以來，騎馬射箭精絶過人，威震天下。這個孩子雖説還小，也不失祖先的威風。"後來遇見十隻鹿，射殺其中九隻。道宗十分高興，爲他設宴。八歲時，立爲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

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爲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構陷太子，陰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宫使耶律撒剌、知院蕭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按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别室，以耶律燕哥鞫按。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爲款伏。上大怒，廢太子爲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

當母親被害時，太子憂形於色。耶律乙辛擔任北院樞密使，常常不能自安。正在這時護衛蕭忽古謀殺乙辛，事情敗露，進了監獄。副點檢蕭十三對乙辛説："臣子百姓之心屬意於太子，您不是名門世家出身，太子一旦即位，我們將何處容身！"於是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一起圖謀誣陷太子，私下指使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宫使耶律撒剌、知院蕭速撒、護衛蕭忽古圖謀廢立皇帝。道宗下詔審訊，没有證據，未加懲治。乙辛又指使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人説："查剌先前所告并非虚妄，其實我也參與了謀劃，打算殺死耶律乙辛等人，然後立太子。我如果不説出來，怕事情敗露後一同受罰。"道宗相信了他的話，將太子幽禁在另外設置的房間中，派耶律燕哥審訊他。太子陳述冤屈説："我是皇太子，還有什麽可追求的呢。你要替我辯明冤屈。"燕哥是乙辛的黨羽，將太子的話改成服罪。道宗非常生氣，將太子貶斥爲平民。太子將要離京時，説："我有什麽罪要受到這種處罰！"蕭十三喝斥

囚圜堵中。乙辛尋遣達魯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紿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

他上車，派衛士將車門關上。將他遷徙到上京，囚禁在監獄裏。乙辛很快又派遣蕭達魯古、撒八去殺害了太子，太子當時纔二十歲，上京留守蕭達得上報謊稱太子病逝。道宗哀憐他，命令主管部門將他埋葬在龍門山。道宗打算召見太子的妻子，乙辛悄悄派人殺害了她。

帝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峰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道宗後來知道了太子的冤屈，無比悔恨，加謚號爲昭懷太子，用天子禮儀將他重新埋葬在玉峰山。乾統初年，追尊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爲順宗，妻子蕭氏加謚號爲貞順皇后。有一個兒子，名叫延禧，就是天祚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絶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奸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論曰：道宗知道昭懷太子的賢能，却不能辨别耶律乙辛的欺詐，竟然斷絶了父子之情，讓千秋萬世的人爲他惋惜。耶律乙辛衹知道替自己打算，却不知道君和臣之間的大義，難道還知道有太子嗎！奸詐邪惡的臣子使家庭和國家遭受禍亂到這等地步，可以不警惕嗎，可以不警惕嗎！

晋王耶律敖盧斡

晋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齔，馳馬善射，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晋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宫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閲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

晋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的大兒子，母親是文妃蕭氏。他童年時，善於跑馬射箭，過繼給大丞相耶律隆運作後嗣，封爲晋王。他天性喜歡稱道别人的長處，掩飾别人的短處。當時宫廷中看見讀書的人便加以斥黜，敖盧斡曾經進入寢殿，遇見小底茶剌讀書，就拿過來看。正碰上衆王子到來，敖盧斡悄悄把書放進衣袖中隨後歸還給茶剌，説:"不要讓别人看見。"一時間號稱忠厚。

及長，積有人望，内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長大後，深孚衆望，朝廷内外多歸心於他。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他的母親文妃秘密謀劃立他爲皇帝，事情敗露，余覩投降金人，文妃伏法，敖盧斡實際上没有參與謀劃，免予處罰。保大二年，耶律撒八等人又圖謀立他爲皇帝，未能成功。天祚皇帝知道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心加以殺戮，下令勒死他。有人勸敖盧斡逃亡，敖盧斡説："怎麽能够爲了小小的軀體，却喪失掉臣子的大節呢。"於是去受死。聽到這件事的人都爲他傷心。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論曰：天祚不守君道，臣下謀立他的兒子，他恰好藉口殺掉了這個兒子。敖盧斡看重君父的命令，不逃跑而受死，像申生一樣的恭順啊！

遼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

耶律曷魯　蕭敵魯 阿古只　耶律斜涅赤 老古 頗德
耶律欲穩　耶律海里

耶律曷魯

耶律曷魯，字控温，一字洪隱，迭剌部人。祖匣馬葛，簡憲皇帝兄。父偶思，遥輦時爲本部夷離菫，曷魯其長子也。

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游，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爲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弑其父釋魯，太祖顧曷魯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今彼歸罪臺哂爲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曷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

居久之，曷魯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

太祖爲撻馬狘沙里，參預部族事，曷魯領數騎召小黄室韋來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會討越兀與烏古部，曷魯爲前鋒，戰有功。

及太祖爲迭剌部夷離菫，討奚部，其長术里逼險而壘，攻莫能下，

耶律曷魯，字控温，一字洪隱，迭剌部人。祖父叫匣馬葛，是簡憲皇帝的兄長。父親叫偶思，遥輦時擔任本部夷離菫，曷魯是他的長子。

曷魯天性質樸厚道。童年時，和太祖一道游玩，叔父釋魯覺得他不一般，説："振興我們家族的，必定是這兩個孩子。"太祖長大後，兩人互相交换裘衣馬匹定交，然而曷魯侍奉太祖更加恭謹。正碰上耶律滑哥殺害了他的父親釋魯，太祖看着曷魯説："滑哥弑父，估計我必定不會放過他，將要反咬我。現在他嫁禍給蕭臺哂作爲開脱，我姑且答應他。這個賊子我不會忘記的！"從此，曷魯經常佩刀跟隨太祖，以防不測。

過了很久，曷魯的父親偶思病重，召唤曷魯説："阿保機神奇的謀略是上天授予的，你帶領弟弟們忠心輔佐他。"不久太祖來探問病情，偶思拉着他的手説："你是當世的傑出人才。我的兒子曷魯，將來可以依靠他辦事，我已經吩咐他了。"不久又把别的兒子囑托給太祖。

太祖擔任撻馬狘沙里，參預部族中事務，曷魯率領幾名騎兵召集小黄室韋前來歸附。太祖素來就有大志，又知曷魯是賢才，軍國事務不與曷魯商議不予施行。正趕上討伐越兀和烏古部，曷魯爲前鋒，作戰有功勞。

等到太祖擔任迭剌部夷離菫，討伐奚部，他們的酋長术里靠近天險建造堡壘，無法攻克，就

命曷魯持一笴往諭之。既入，爲所執，乃説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離堇於奚豈有輘轢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離堇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耳。夷離堇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术里感其言，乃降。

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剌部夷離堇。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

會遥輦痕德堇可汗殁，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離堇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爲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齮齕於鄰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遥輦九營棋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

派遣曷魯拿着一隻箭杆去勸告他。曷魯進去後，被拘捕，就勸奚人説："契丹和奚言語相通，實際上是同一個國家。我們的夷離堇對奚族哪裏有傾軋之心呢？漢人殺死我們的祖先奚首，夷離堇恨之入骨，日夜尋求報復。衹是力量孤單弱小，所以派我向奚族求援，送上箭來表示信用。夷離堇接受天命，用恩德撫慰下屬，因此能够擁有這麽多的人。現在奚族殺我，違背天意，没有比這更不吉利的了。而且連年戰禍，就會從此開始，難道是你們國家的好事嗎？"术里被他的話感動，就投降了。

太祖擔任于越，執掌國家政事，打算任命曷魯爲迭剌部夷離堇。曷魯推辭説："賊子在您身旁，我不敢遠離。"太祖討伐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派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援。曷魯伏兵在桃山，等趙霸的隊伍過去半數後攔腰截斷敵軍，同太祖合兵掩擊，斬殺俘獲很多人，於是降服室韋。太祖在雲州會見李克用，當時曷魯陪侍，李克用回頭看見他，覺得他雄健，問："這偉男子是誰？"太祖説："我的同族曷魯。"

正逢遥輦痕德堇可汗去世，臣子們遵從遺命請立太祖。太祖推辭説："過去我的祖先夷離堇雅里曾經因爲不應當登位而辭讓，現在你們又説這種話，爲什麽呢？"曷魯進言説："從前我們祖先辭讓，是因爲遺命没有提到，祥瑞没有出現，衹是受到衆人推戴罷了。現在已故君主的遺言還在耳邊，上天和衆人的推許，如同符節相合。天意不可以拒絶，人心不可以違背，君主的命令不可以不聽。"太祖説："遺命固然如此，你怎麽知曉天道呢？"曷魯説："聽説于越出生時，神奇的光彩與天相連，奇異的香味充滿篷帳，夢中受到天神教誨，龍神賜予金佩。天道没有私心，必定報應有道德的人。我們國家勢力衰弱，長期被相鄰部落毁傷，因此誕生聖人以期振興國家。可汗知道天意，因此有這個命令。况且遥輦九營像棋子一樣分布，不是没有可以登位的人；大小臣僚和百姓歸心于越，就是天意啊。過去于越伯父釋魯曾經説過：'我好比蛇，兒子好比龍。'天時人事，機不可失。"太祖還是不答應。

吾心，而亦俯隨耶?”曷魯曰:“在昔夷離堇雅里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阻午爲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隳。委質他國，若綴斿然。羽檄蜂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即皇帝位，命曷魯總軍國事。

當天晚上，單獨召見曷魯責備説:“衆人拿遺命逼迫我，你不明白我的心意，竟然也要俯首追隨他們嗎?”曷魯説:“在過去夷離堇雅里雖然擁戴的人多，也不答應登位，却立阻午爲可汗。相傳十多代，君臣的名分紊亂，紀綱的體統隳壞。委身臣服於别的國家，如大權旁落，被人擺布。檄文戰書如同群蜂飛舞，百姓疲於奔命。振興王業的氣數，確實在今天。順應天意人心，服從遺命，不可以放棄啊。”太祖方纔同意。第二天，登皇帝位，任命曷魯總管軍國事務。

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剌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宫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魯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命曷魯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迭剌部夷離堇。時民更兵焚剽，日以抏敝，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乃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既備禮受册，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遼言盛名也。

當時制度没有建立，國家的用度不够充實，侍從還没有具備，而且族弟耶律剌葛等人常常覬覦帝位。太祖宫行營開始設置腹心部，挑選各部族中豪强健壯的二千多人充實進去，派遣曷魯和蕭敵魯總管他們。不久衆弟兄叛亂，太祖任命曷魯總領軍事，討伐平定了他們，因功升任迭剌部夷離堇。當時百姓們歷經士兵的燒殺搶掠，日漸凋敝，曷魯安撫整治有方，畜牧業更加興旺，百姓因而富裕。於是討伐烏古部，打敗了他們。他們從此震懾，不敢再叛亂。於是請求制定朝廷禮儀、建立年號，率領官吏們奉上尊號。太祖完成禮儀接受册封後，任命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遼語就是盛名的意思。

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爲前鋒。神册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可汗州西，敗其軍，遂圍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曷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曷魯等以軍少無援，退。三年七月，皇都既成，燕群臣以落之。曷魯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詔立石紀功。清寧間，命立祠上京。

後來太祖討伐西南各少數部族，曷魯多次擔任前鋒。神册二年，跟隨太祖迫近幽州，同後唐節度使周德威在可汗州西面交戰，打敗了他的軍隊，包圍了幽州，没有攻克。太祖因爲當時天熱撤軍，留下曷魯和盧國用守衛營壘。不久後唐的救兵相繼到來，曷魯等人因爲軍隊少没有援兵，撤退。三年七月，皇都建成後，宴請衆官僚慶賀皇都落成。這天曷魯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七歲。埋葬曷魯後，把他的墳墓命名爲宴答，山爲于越峪，下詔建立石碑記述他的功績。清寧年間，命令在上京建立祠堂。

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聖德寬仁，群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剌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

當初，曷魯病危，太祖親自來探病，問他想説什麽。曷魯説:“陛下聖德寬厚仁慈，衆生都順心如意，帝王的事業興隆。我已經承蒙寵愛，即使閉上眼睛也没有遺憾。衹是分散迭剌部議而未決，希望儘快辦好這件事。”他去世時，太祖

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爲心云。子惕剌、撒剌，俱不仕。

流着眼淚説：“這個人如果再活三五年，我的計劃没有不成功的。”後來太祖對二十一位功臣，都作了比擬，把曷魯比作心。曷魯的兒子惕剌、撒剌，都没有做官。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蓍龜，謀成戰勝，可謂算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吴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論曰：曷魯以心腹近親，擔負運籌帷幄的重任，預言像卜筮一樣靈驗，老謀勝算，可以説是算無遺策了。他們君臣之間相交的真誠，或許正如吴漢同光武一樣。信任那些可以信任的人，是明智的，太祖做到了這一點。所以説，衹有聖人纔瞭解聖人，衹有賢人纔瞭解賢人，太祖同曷魯差不多就是如此。

蕭敵魯

蕭敵魯，字敵輦，其母爲德祖女弟，而淳欽皇后又其女兄也。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輦氏時嘗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關遁歸國，由是世爲决獄官。

蕭敵魯，字敵輦，他的母親是德祖的妹妹，淳欽皇后又是他的姐姐。五世祖叫胡母里，遥輦氏時曾經出使後唐，後唐將他扣留在幽州。一天晚上，扭斷關鎖逃回國，從此世代擔任决獄官。

敵魯性寬厚，膂力絶人，習軍旅事。太祖潜藩，日侍左右，凡征討必與行陣。既即位，敵魯與弟阿古只、耶律釋魯、耶律曷魯偕總宿衛。拜敵魯北府宰相，世其官。太祖征奚及討劉守光，敵魯略地海濱，殺獲甚衆。頃之，剌葛等作亂，潰而北走。敵魯率輕騎追之，兼晝夜行。至榆河，敗其黨，獲剌葛以獻。太祖嘉之，錫賚甚渥。後討西南夷，功居諸將先。神册三年十二月卒。

敵魯性情寬厚，臂力過人，熟悉軍事。太祖没有登位時，敵魯天天隨侍身旁，大凡征戰討伐必定加入軍隊行列中。太祖登位後，敵魯同弟弟阿古只、耶律釋魯、耶律曷魯一起總管值宿警衛。任命敵魯爲北府宰相，讓他世代承襲這一官職。太祖討伐奚人以及討伐劉守光，敵魯攻占海濱，殺死俘獲很多人。不久，耶律剌葛等人作亂，潰敗後向北逃跑。敵魯率領輕騎追擊他們，晝夜兼行。追到榆河，打敗了剌葛的黨羽，生擒剌葛回來獻俘。太祖嘉獎他，獎賞特别豐厚。後來征討西南少數部族，功勞排在衆將領的前面。神册三年十二月去世。

敵魯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少衄，必勝乃止。以故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只。

敵魯有膽量和智謀，打聽到敵人的處所就馬上趕去，親冒箭石，前後作戰從未稍有閃失，必定要取勝後纔停止。因此在太祖的功臣行列中，用手來比喻他。他的弟弟是阿古只。

蕭阿古只

阿古只，字撒本。少卓越，自放不羈。長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輒洞貫。太祖爲于越時，以材勇充任使。既即位，與敵魯總腹心部。剌葛之亂也，淳欽皇后軍黑山，阻險

蕭阿古只，字撒本。小時候就超過一般人，自我放任不受約束。長大後驍勇善射，臨陣勇往直前。每每射穿敵人的盔甲盾牌。太祖擔任于越時，阿古只憑着有才力而又勇武充當差使。太祖登位後，阿古只與蕭敵魯總管腹心部。耶律剌葛

自固。太祖方經略奚地，命阿古只統百騎往衛之。逆黨迭里特、耶律滑哥素憚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剌葛既北走，與敵魯追擒于榆河。神册初元，討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諸郡縣，又下之，敗周德威軍。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職。天贊初，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太祖西征，悉諉以南面邊事。攻渤海，破扶餘城，獨將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渤海既平，改東丹國。頃之，已降郡縣復叛，盗賊蜂起。阿古只與康默記討之，所向披靡。會賊游騎七千自鴨渌府來援，勢張甚。阿古只帥麾下精鋭，直犯其鋒，一戰克之，斬馘三千餘，遂進軍破回跋城。以病卒。

作亂，淳欽皇后在黑山駐軍，依據險阻固守。太祖正在經營奚地區，命令阿古只帶領一百名騎兵前去保衛淳欽皇后。叛黨耶律迭里特、耶律滑哥向來怕阿古只的勇敢和謀略，互相告誡説："這個人不可以侵犯。"剌葛向北逃走後，阿古只同敵魯在榆河追到并擒獲了他。神册元年，阿古只討伐西南少數部族有功勞；攻打山西各郡縣，又占領了這些地方，打敗了周德威的軍隊。三年，因功升任北府宰相，讓他世代承襲這一職位。天贊初年，同王郁一起攻占燕、趙地區，攻破磁窯鎮。太祖西征，將南面邊防事務都托付給阿古只。阿古只攻占渤海，攻破扶餘城，獨自帶領騎兵五百人，打敗渤海老相的軍隊三萬人。平定渤海後，改稱東丹國。不久，已經投降的郡縣又叛亂，盗賊蜂起。阿古只同康默記一起討伐他們，所向披靡。正好碰上盗賊的七千游騎從鴨渌府來支援，氣焰很囂張。阿古只率領部下精鋭，直接衝擊盗賊的前鋒，僅僅一仗就戰勝了他們，斬殺三千多人，於是進軍攻破回跋城。因病去世。

功臣中喻阿古只爲耳云。子安團，官至右皮室詳穩。

在功臣中，太祖將阿古只比喻成耳朵。兒子安團，官做到右皮室詳穩。

耶律斜涅赤

耶律斜涅赤，字撒剌，六院部舍利褭古直之族。始字鐸盌，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樽酒飲而愈，遼言酒樽曰"撒剌"，故詔易字焉。

耶律斜涅赤，字撒剌，六院部舍利褭古直的族人。最初字鐸盌，早先隸屬太祖幕下，曾經患病，賜一杯酒給他飲下就痊愈了，遼國話稱酒樽爲"撒剌"，因此下詔讓他改字撒剌。

太祖即位，掌腹心部。天贊初，分迭剌部爲北、南院，斜涅赤爲北院夷離堇。帝西征至流沙，威聲大振，諸夷潰散，乃命斜涅赤撫集之。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從太子大元帥率衆夜圍忽汗城，大諲譔降。已而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噪登陴，敵震慴，莫敢禦，遂破之。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侄老古、頗德。

太祖登位，他掌管腹心部。天贊初年，分迭剌部爲北、南院，斜涅赤擔任北院夷離堇。太祖向西征討到達流沙，聲威大振，各少數部族都被打垮而逃散，命令斜涅赤招集安撫他們。等到討伐渤海，攻破扶餘城，斜涅赤跟着太子大元帥率領衆人在晚上包圍忽汗城，大諲譔投降，不久又叛變，太祖命令衆將官分别從不同地方攻打他。第二天早晨，斜涅赤激勵士兵，擊鼓呼叫着登上女墻，敵人震慴，没有人敢於抗禦，終於攻破了忽汗城。天顯年間去世，終年七十歲，位居佐命功臣之一。侄兒老古、頗德。

耶律老古

老古，字撒懶，其母淳欽皇后姊

耶律老古，字撒懶，他的母親是淳欽皇后的

也。老古幼養宫掖，既長，沉毅有勇略，隸太祖帳下。既即位，屢有戰功。剌葛之亂也，欲乘我不備爲掩襲計，紿降。太祖將納之，命老古、耶律欲穩嚴號令，勒士卒，控轡以防其變。逆黨知有備，懼而遁。以功授右皮室詳穩，典宿衛。太祖侵燕、趙，遇唐兵雲碧店，老古恃勇輕敵，直犯其鋒。戰久之，被數創，歸營而卒。太祖深悼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姐姐。老古小時候養在宫廷中，長大後，沉着果敢，有勇有謀，隸屬在太祖帳下。太祖登位後，老古多次建立戰功。耶律剌葛作亂，打算乘我未作防備時發動突然襲擊，因而詐降。太祖打算接納他，命令老古、耶律欲穩嚴明號令，控制士兵，抓緊馬繮以提防他叛變。叛黨知道有防備，驚慌逃跑。因功被任命爲右皮室詳穩，主管值宿守衛。太祖進攻燕、趙地區，在雲碧店遭遇後唐的軍隊，老古仗恃勇敢輕視敵人，直接迎擊敵人的前鋒。奮戰了很長時間，身上多處負傷，回到軍營就死去。太祖深深地哀悼、惋惜他，他是佐命功臣之一。

耶律頗德

頗德，字兀古鄰。弱冠事太祖。天顯初，爲左皮室詳穩，典宿衛，遷南院夷離堇，治有聲。

石敬瑭破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時頗德勒兵爲援。敬達遁，敬瑭追至晉安寨圍之，頗德領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會同初，改迭剌部夷離堇爲大王，即拜頗德，既而加采訪使。

舊制，肅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宗室號三父房，稱横帳，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稱著帳。耶律斜的言，横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并。太宗詔在廷議，皆曰然，乃詔横帳班列居上。頗德奏曰："臣伏見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隱上。今横帳始圖爵位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玆又耻與同列。夫横帳與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異？"帝乃諭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從。"詔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

頗德狀貌秀偉，初太祖見之曰："是子風骨異常兒，必爲國器。"後果然。卒年四十九。

耶律頗德，字兀古鄰。二十歲時跟隨太祖。天顯初年，擔任左皮室詳穩，主管值宿守衛，升任南院夷離堇，處理政事享有聲望。

石敬瑭在太原北打敗張敬達的軍隊，當時頗德率領軍隊作爲後援。張敬達逃跑，石敬瑭追到晉安寨包圍了他，頗德帶領輕騎襲擊潞州，截斷了他的糧道。後唐衆將領害怕，殺死張敬達來投降。會同初年，改迭剌部夷離堇爲大王，以此任命頗德，不久又加任采訪使。

從前的制度是，肅祖以下的宗室稱爲院，德祖宗室號稱三父房，稱爲横帳，官吏們的兒子兄弟以及没收户籍的人稱爲著帳。耶律斜的説，横帳的隊列，不該同北、南院并排。太宗下詔在朝廷上討論，都説應該如此，就命令横帳的隊列排在前面。頗德上奏説："臣下認爲按照官制，北、南院大王的品秩在惕隱之上。現在横帳開始貪圖高爵位，希望與北、南院一起參加任命；這會兒又把同北、南院大王并列看成耻辱。横帳和各宗族一樣都是臣子，隊列爲什麽不同？"太宗曉諭衆官員説："我不清楚這件事，你們不應該當面答應。"下詔依然遵從過去的制度。頗德倔强耿直，不屈不撓，大抵如此。

頗德身體相貌清秀偉岸，當初太祖見到他説："這孩子的風骨與普通孩兒不同，必定成爲國家的有用之才。"後來果然如此。終年四十九歲。

耶律欲穩

耶律欲穩，字轄刺干，突呂不部人。祖臺押，遥輦時爲北邊拽剌。簡獻皇后與諸子之罹難也，嘗倚之以免。太祖思其功不忘，又多欲穩嚴重，有濟世志，乃命典司近部，以遏諸族窺覬之想。欲穩既見器重，益感奮思報。太祖始置宫分以自衛，欲穩率門客首附宫籍。帝益嘉其忠，詔以臺押配享廟廷。及平剌葛等亂，以功遷奚迭剌部夷離堇。從征渤海有功。天顯初卒。

耶律欲穩，字轄剌干，突吕不部人。祖父臺押，遥輦時擔任北邊拽剌。簡獻皇后和兒子們遭受禍患時，曾經依靠臺押躲過災難。太祖没有忘記他的功績，又贊賞欲穩的嚴謹穩重，有拯救天下的志向，就命令他主管親近部族，藉以遏制各族非分之想。欲穩受到器重後，更加感激振奮以圖報恩。太祖開始設置宫分用來自衛，欲穩帶領門下賓客最先歸入宫分户籍。太祖更加賞識他的忠誠，下詔在宗廟中附祭臺押。等到平定耶律剌葛等人的叛亂後，因功升任奚迭剌部夷離堇。參與征討渤海有功勞。天顯初年去世。

後諸帝以太祖之與欲穩也爲故，往往取其子孫爲友。宫分中稱“八房”，皆其後也。弟霞里，終奚六部禿里。

後來各朝皇帝把太祖對欲穩的稱贊作爲理由，往往選取他的子孫作爲朋友。宫分中稱作“八房”的，都是他的後代。弟弟霞里，官做到奚六部禿里。

耶律海里

耶律海里，字涅剌昆，遥輦昭古可汗之裔。太祖傳位，海里與有力焉。初受命，屬籍比局萌覬覦，而遥輦故族尤觖望。海里多先帝知人之明，而素服太祖威德，獨歸心焉。以故太祖托爲耳目，數從征討。既清内亂，始置遥輦敞穩，命海里領之。

耶律海里，字涅剌昆，遥輦昭古可汗的後裔。太祖繼承帝位，海里出了大力。太祖剛剛接受遺命時，屬下部族相繼圖謀不軌，而遥輦舊部族尤其怨望。海里贊賞先帝知人之明，而且向來佩服太祖的威信和品德，獨自歸心於太祖。因此太祖將他看作耳目，多次帶着他征討。清除内亂後，開始設置遥輦敞穩，命令海里擔任這一官職。

天顯初，征渤海，海里將遥輦糺，破忽汗城。師般，卒。

天顯初年，征討渤海，海里率領遥輦糺，攻克忽汗城。軍隊撤回後，海里去世。



遼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

耶律敵刺　蕭痕篤　康默記 延壽
韓延徽 德樞 紹勳 紹芳 資讓　韓知古 匡嗣 德源 德凝

耶律敵刺

耶律敵刺，字合魯隱，遥輦鮮質可汗之子。太祖踐阼，與敞穩海里同心輔政。太祖知其忠實，命掌禮儀，且諉以軍事。後以平内亂功，代轄里爲奚六部吐里，卒。

敵刺善騎射，頗好禮文。

耶律敵刺，字合魯隱，遥輦鮮質可汗的兒子。太祖登位，耶律敵刺和敞穩海里同心協力輔佐政事。太祖知道他忠誠可靠，任命他掌管禮儀，并且把軍事托付給他。後來因爲平定内亂有功，代替轄里擔任奚六部吐里，去世。

敵刺擅長騎馬射箭，很講究禮節儀式。

蕭痕篤

蕭痕篤，字兀里軫，迭刺部人。其先相遥輦氏。痕篤少慷慨，以才能自任。早隸太祖帳下，數從征討。既踐阼，除北府宰相。痕篤事親孝，爲政尚寬簡。

蕭痕篤，字兀里軫，迭刺部人。他的祖先在遥輦氏那裏當過宰相。痕篤小時候慷慨激昂，以才智能力自許。早年隸屬太祖帳下，多次跟隨征戰討伐。太祖登位後，任命他爲北府宰相。痕篤侍奉父母孝順，治理政事崇尚寬緩簡明。

康默記　康延壽

康默記，本名照。少爲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一切蕃、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上意。

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决重輕，不差毫厘。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爲不冤。頃之，拜左尚書。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五年，爲皇都夷離畢。會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水寨，俘馘甚衆。

天贊四年，親征渤海，默記與韓

康默記，原名照。少年時任薊州衙校，太祖攻占薊州得到他，喜愛他的才幹，收他爲部下。所有牽涉到蕃人和漢人的事務，都囑托默記酌情處理，全都合乎太祖的心意。

當時各部族剛剛歸附，法令條文尚未完備，默記推斷法律的道理，判决或輕或重，不差毫厘。受到法律制裁的人，每個人都不覺得冤枉。不久，升任左尚書。神册三年，開始建造都城，默記督察役事，人人都努力勞作，一百天就完工了。神册五年，擔任皇都夷離畢。正碰上太祖出兵居庸關，命令默記率領漢軍進逼長蘆水寨，殲滅俘虜了許多敵人。

天贊四年，太祖親自出征渤海，默記和韓知

知古從。後大諲譔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既拔，與韓延徽下長嶺府。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只平之。

既破回跋城，歸營太祖山陵畢，卒。佐命功臣其一也。

孫延壽，字胤昌。少倜儻，謂其所親："大丈夫爲將，當效節邊垂，馬革裹尸。"景宗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既成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遥授保大軍節度使。乾亨三年卒。

古隨同出征。後來大諲譔叛變，太祖命令衆將官進攻他。默記負責逼近東門，率領勇士搶先登城。破城後，又同韓延徽攻占長嶺府。軍隊撤回來後，已經攻占的城市大多叛變，默記同蕭阿古只一起平定了他們。

攻破回跋城後，回來營建太祖陵墓完畢，去世。他是佐命功臣之一。

康默記的孫子延壽，字胤昌。小時候豪邁灑脱，對他的親朋說："大丈夫任將領，應該在邊疆盡忠，馬革裹尸。"景宗破格提拔他爲千牛衛大將軍。宋人進攻南京，衆將領排成陣列後，延壽獨自在陣地前面奮勇衝擊，敵人就潰逃了。因功遥授保大軍節度使。乾亨三年去世。

韓延徽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夢殷，累官薊、儒、順三州刺史。

延徽少英，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爲幽都府文學、平州録事參軍，同馮道祗候院，授幽州觀察度支使。後守光爲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諫曰："彼秉節弗撓，賢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爲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

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即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悦，賜名曰匣列。"匣列"，遼言復來也。即命爲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親夢殷，相繼擔任薊州、儒州、順州刺史。

延徽小時候就出衆，燕帥劉仁恭覺得他是奇才，召他爲幽都府文學、平州録事參軍，同馮道一起在祗候院，升任幽州觀察度支使。後來劉守光爲帥，派延徽來訪，太祖惱怒他不屈服，扣留他。述律皇后勸阻說："他堅持使節而不屈從，是個賢德的人啊，怎麽能够困辱他？"太祖召見韓延徽，同他交談，符合自己的心意，立即命他參預軍事。在攻打党項、室韋，征服其他部族中，延徽的謀劃居多。於是請求建立城鎮，劃分市井鄉里，讓降服的漢人居住。又替他們指定配偶，教他們開荒種地，讓他們休養生息，因此逃跑的人很少。

過了很久，延徽十分懷念自己的故鄉，賦詩表達情懷，於是逃回了後唐。不久他和另一位將領王緘有隔閡，害怕招來禍患，就到幽州探望親人，躲藏在老朋友王德明家中。德明問他要到哪裏去，延徽回答："我打算重新到契丹去。"德明認爲這樣做不妥當，延徽笑着說："他們失去了我，就如同失去左右手，所以他們見了我必定高興。"他回來後，太祖詢問原因，延徽說："忘記親人是不孝，背棄君主是不忠。臣下雖然脱身逃跑了，但臣下的心忠於陛下，所以臣下又回來了。"太祖非常高興，賜名叫匣列。"匣列"，遼

外事悉令參決。

語就是再次到來的意思。隨即任命他爲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宫廷内外的事情全都讓他參與決策。

天贊四年，從征渤海，大諲譔乞降。既而復叛，與諸將破其城，以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師還，太祖崩，哀動左右。

天贊四年，韓延徽隨從太祖征討渤海，大諲譔請求投降。不久又叛亂，延徽同其他將領一起攻破他的城池，因功升爲左僕射。又和康默記一起攻打長嶺府，占領了這座城市。軍隊回國後，太祖逝世，延徽的哀痛使左右隨員都爲之感動。

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爲政事令。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

太宗時，封延徽爲魯國公，依舊擔任政事令。出使後晋回來，改任南京三司使。

世宗朝，遷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設張理具，稱盡力吏。天禄五年六月，河東使請行册禮，帝詔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册晋帝禮，從之。

世宗時，升任南府宰相，建立政事省，從設立到治理，可以説是盡心盡力的官吏。天禄五年六月，河東使者來請求舉行册封的大禮，皇帝命令延徽擬定禮節儀式，延徽奏請全部遵照太宗册封晋帝的儀式，皇上同意他的意見。

應曆中，致仕。子德樞鎮東平，詔許每歲東歸省。九年卒，年七十八。上聞震悼，贈尚書令，葬幽州之魯郭，世爲崇文令公。

應曆年間，韓延徽退休。他的兒子德樞鎮守東平，皇帝下令准許德樞每年回東方探望父親。應曆九年，韓延徽去世，享年七十八歲。皇上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悲痛，贈官爲尚書令，把他埋葬在幽州的魯郭，世代爲崇文令公。

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爲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樞。

當初，延徽逃回南邊，太祖夢見一隻白鶴從帷帳中飛出；等到他回來，又夢見白鶴飛回帷帳中。第二天早晨，他對侍臣説："延徽回來了。"不久，延徽果然回來了。太祖初期，許多事情都剛剛創立，大凡營建都城，建造宫殿，理順君主和臣子的關係，規定地位和身份，使法度井井有條，都是延徽的功勞。韓延徽是佐命功臣之一。兒子叫德樞。

韓德樞

德樞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是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真英物也！"未冠，守左羽林大將軍，遷特進太尉。

韓德樞剛滿十五歲時，太宗見到了他，對韓延徽説："這個孩子是你家的福星，是國家的寶貝，真是傑出的人才啊！"韓德樞未滿二十歲，官守左羽林大將軍，升特進太尉。

時漢人降與轉徙者，多寓東平。丁歲災，饑饉疾厲。德樞請往撫字之，授遼興軍節度使。下車整紛剔蠹，恩煦信孚，勸農桑，興教化，期月民獲蘇息。

當時漢族人投降和流浪而來的人，大多寓居東平。遇到荒年，又是飢餓，又是疾病，又有災疫。德樞請求前去安頓收養他們，被任命爲遼興軍節度使。到任後整頓秩序剔除蠹害，恩德分明，情義誠實，鼓勵務農養蠶，振興政教風化，一個月就使百姓獲得休養生息。

入爲南院宣徽使，遥授天平軍節度使，平、灤、營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已而加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封趙國公。保寧元年卒。孫紹勳、紹芳。

德樞進京擔任南院宣徽使，挂銜天平軍節度使，平州、灤州、營州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不久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封爲趙國公。保寧元年去世。孫子叫紹勳、紹芳。

韓紹勳

紹勳，仕至東京户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韓紹勳，官做到東京户部使。碰上大延琳反叛，紹勳被俘獲，責駡而不屈服，叛賊用鋸子肢解他，紹勳痛駡到死。

韓紹芳　韓資讓

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時廷議征李元昊，力諫不聽，出爲廣德軍節度使。聞敗，嘔血卒。

韓紹芳，重熙年間任參知政事，加官兼侍中。當時朝廷主張征討李元昊，紹芳竭力勸阻，未被接受，出任廣德軍節度使。聽到本朝打敗仗的消息後，吐血而死。

孫資讓，壽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宋徽宗嗣位，遣使來報，有司按籍，有“登寶位”文，坐是出爲崇義軍節度使。改鎮遼興，卒。

韓紹芳的孫子資讓，壽隆初年拜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正逢宋徽宗繼承皇位，派遣使者來報訊，有關部門檢查文書，其中有“登寶位”的文字，資讓因受這件事牽連而出任崇義軍節度使。改派他鎮守遼興，去世。

韓知古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爲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資用。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長於謀劃，有見識和器量。太祖平定薊地時，知古六歲，被淳欽皇后的哥哥欲穩收養。皇后入選爲嬪妃，知古隨從入宫，但没有機會拜見皇帝。過了很久，仗恃自己有本領，不滿意自己的不得志，脱身逃跑，給人當僕役來解决温飽。

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神册初，遥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

他的兒子匡嗣能够親近太祖，因而乘機談到知古。太祖召見知古同他交談，認爲是賢才，命他參與謀議。神册初年，挂銜彰武軍節度使。時間一長，對他的信任越加深厚，讓他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當時禮儀的規定粗疏簡略，知古依照舊的典章，參酌本朝的風俗，同漢人的禮儀綜合而成，使國人便於瞭解而實行。

頃之，拜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爲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

不久，知古被任命爲左僕射，同康默記一道率領漢軍征討渤海有功，升任中書令。天顯年中去世，是佐命功臣之一。兒子叫匡嗣。

韓匡嗣

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宫，皇后視之猶子。應曆十年，爲太祖廟詳穩。

韓匡嗣因爲擅長醫術，在長樂宫當班，皇后看待他就如同自己的兒子。應曆十年，擔任太祖

後宋王喜隱謀叛，辭引匡嗣，上置不問。

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頃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寧末，以留守攝樞密使。

時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爲備。匡嗣詆之曰："寧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勝逼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惕隱休哥侵宋，軍于滿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軍氣甚鋭，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噪薄我，衆蹙踐，塵起漲天。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衆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其衆走易州山。獨休哥收所棄兵械，全軍還。

帝怒匡嗣，數之曰："爾違衆謀，深入敵境，爾罪一也；號令不肅，行伍不整，爾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竄，爾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弗備，爾罪四也；捐棄旗鼓，損威辱國，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諸內戚徐爲開解，上重違其請。良久，威稍霽，乃杖而免之。

既而遥授晉昌軍節度使。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討使，卒。睿智皇后聞之，遣使臨吊，賻贈甚厚。後追贈尚書令。五子：德源，德讓——後賜名隆運，德威，德崇，德凝。德源、德凝附傳，餘各有傳。

韓德源

德源，性愚而貪，早侍景宗邸。及即位，列近侍。保寧間，官崇義、

廟詳穩。後來宋王喜隱圖謀不軌，供辭牽連到匡嗣，皇上置之不問。

當初，景宗還在王府時，就喜歡匡嗣。即位之後，任命匡嗣爲上京留守。不久，封爲燕王，改任南京留守。保寧末年，匡嗣以留守代理樞密使。

當時耶律虎古出使宋朝回來，說宋人必定要奪取河東，應當事先做好準備。匡嗣詆毁他說："哪有這樣的事！"不久宋人果然攻取太原，乘勝迫近燕地。匡嗣和南府宰相耶律沙、惕隱耶律休哥侵擾宋，在滿城部署軍隊，剛剛擺好陣勢，宋人請求投降。匡嗣想接受，休哥說："他們的軍隊士氣很高，估計這是誘惑我們。應當整頓士兵以便抵禦。"匡嗣不聽。一會兒宋軍擂鼓大喊着逼近我方，士兵相互踐踏，塵土飛揚，遮蔽天空。匡嗣慌忙曉諭衆將領，不必抵擋宋軍的鋒芒。大家在奔逃中，又遇到伏兵截斷了重要通道，匡嗣丢棄旗幟戰鼓逃跑，他的部衆逃往易州山中。惟獨休哥收拾丢棄的武器，全軍撤回。

皇帝惱怒匡嗣，數落他說："你違反大家的計謀，深入敵境，這是你的第一條罪狀；號令不嚴，隊伍不整齊，這是你的第二條罪狀；丢下我的軍隊，脱身逃竄，這是你的第三條罪狀；偵察失去時機，防守不作準備，這是你的第四條罪狀；扔掉旗幟戰鼓，折損威風，辱没國家，這是你的第五條罪狀。"急令殺掉他。皇后帶領衆妃子慢慢地替匡嗣開脱解釋，皇上難以拒絶她們的請求。過了好一會兒，怒氣稍稍緩和，纔改用杖刑，免他一死。

不久匡嗣挂銜晉昌軍節度使。乾亨三年，改爲西南面招討使，去世。睿智皇后聽到這一消息，派遣使者前去吊唁，贈予特别豐厚的喪葬費用。後來又追贈爲尚書令。他的五個兒子：德源，德讓——後來賜名隆運，德威，德崇，德凝。德源、德凝附列此傳，其餘的每人都有傳記。

韓德源，生性愚蠢而貪婪，早年供職於景宗王府。等到景宗即位時，位列近侍。保寧年間，

興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賄名，德讓貽書諫之，終不悛，以故論者少之。後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遥攝保寧軍節度使。乾亨初卒。

官爲崇義軍、興國軍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師。因爲他有受賄的名聲，德讓寫信規勸他，但他始終不知悔改，因此議論者都看不起他。後來加官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挂銜保寧軍節度使。乾亨初年去世。

韓德凝

德凝，謙遜廉謹。保寧中，遷護軍司徒。開泰中，累遷護衛太保、都宫使、崇義軍節度使。移鎮廣德，秩滿，部民請留，從之。改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益答叛，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卒于官。

子郭三，終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家奴，終南院宣徽使；高十，終遼興軍節度使。

韓德凝，謙虚廉謹。保寧年間，升任護軍司徒。開泰年間，積官升任護衛太保、都宫使、崇義軍節度使。改派他鎮守廣德，任期滿時，所部百姓請求留任，朝廷同意了。改任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益答叛亂，德凝平定了他們。升任大同軍節度使，死在任上。

韓德凝的兒子郭三，官做到天德軍節度使。孫子高家奴，官做到南院宣徽使；高十，官做到遼興軍節度使。

遼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五

耶律覿烈 羽之　耶律鐸臻 古 突呂不　王郁　耶律圖魯窘

耶德覿烈

耶律覿烈，字兀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離董之後。父偶思，亦爲夷離董。

耶律覿烈，字兀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離董的後代。父親叫偶思，也任夷離董。

初，太祖爲于越時，覿烈以謹願寬恕見器使。既即位，兄曷魯典宿衛，以故覿烈入侍帷幄，與聞政事。神册三年，曷魯薨，命覿烈爲迭剌部夷離董，屬以南方事。會討党項，皇太子爲先鋒，覿烈副之。軍至天德、雲内，分道并進。覿烈率偏師渡河力戰，斬獲甚衆。

當初，太祖擔任于越時，覿烈以忠厚寬容受到重用。太祖即位後，覿烈的哥哥曷魯主管宿值守衛，因此覿烈到宫帷中供職，參預朝政大事。神册三年，曷魯去世，皇帝任命覿烈爲迭剌部夷離董，把南方的事務交付給他。正趕上討伐党項，皇太子任先鋒，覿烈做他的副手。軍隊抵達天德、雲内，分作兩路齊頭并進。覿烈率領偏師渡河力戰，消滅俘虜了很多敵人。

天贊初，析迭剌部爲北、南院，羅夷離董。時大元帥率師由古北口略燕地，覿烈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錫賚甚厚。從伐渤海，拔扶餘城，留覿烈與寅底石守之。

天贊初年，將迭剌部分成北院、南院，各設夷離董。當時大元帥率領部隊從古北口攻取燕地，覿烈進攻燕山以西地區，所到之處城堡都被攻占，太祖嘉奬他的功勞，賞賜特别豐厚。又參與討伐渤海，打下扶餘城後，留覿烈和耶律寅底石一起守衛這座城市。

天顯二年，留守南京。十年卒，年五十六。弟羽之。

天顯二年，覿烈任南京留守。天顯十年去世，終年五十六歲。弟弟羽之。

耶律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群，長嗜學，通諸部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

耶律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小時候豪爽出衆，長大後好學，通曉各部族語言。太祖創業初期，羽之多次參與軍事謀略。

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爲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剌不逾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

天顯元年，渤海平定後，立皇太子爲東丹王，任命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當時人心尚未安定，左大相耶律迭剌不滿一個月就去世，羽之工作勤懇，威望和信任同時建立。

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

太宗即位，羽之上表説："我大聖天皇剛剛擁有東方土地時，選擇賢明的助手來安撫當地百姓，不認爲我愚笨而任命了我。事關國家利害，我不敢不上報。渤海過去畏懼南朝，所以依據險阻自衛，住在忽汗城。現在距離上京遥遠，既不能起作用，又不能解除戍兵，究竟爲什麽呢？先帝因爲他們離心，乘隙而來，因此不戰而勝。上天授予，世人推戴，是那個時候的事了。他們的殘餘種族日漸繁衍滋生，現在居住遠處，恐怕會成爲後患。梁水這個地方是他們的故鄉，土地遼闊肥沃，又有森林、鐵礦、鹽場、漁場之利。乘他們還弱小，將他們遷徙回去，纔是永世長久的計策啊。他們回到故鄉，又獲得森林、鐵礦、鹽場、漁場的利益，必定安居樂業。然後挑選兵丁以便護衛我國的左方，突厥、党項、室韋共同輔佐我國的右方，就可以安坐着制服南方國家，統一天下，完成祖先没有完成的功業，傳給後代無盡的福澤。"表章奏上，皇帝高興地采納了這個意見。這一年，皇帝下令將東丹國百姓遷居梁水，當時都説這種做法好。

人皇王奔唐，羽之鎮撫國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會同初，以册禮赴闕，加特進。表奏左次相渤海蘇貪墨不法事。卒。子和里，終東京留守。

人皇王奔往後唐，羽之鎮撫東丹國人，一切如故。因功加官守太傅，升任中臺省左相。會同初年，因爲册封大禮來到京城，加官爲特進。上表揭發左次相渤海蘇貪財受賄不守法紀的事。去世。他的兒子叫和里，官做到東京留守。

耶律鐸臻

耶律鐸臻，字敵輦，六院部人。祖蒲古只，遥輦氏時再爲本部夷離菫。耶律狼德等既害玄祖，暴横益肆。蒲古只以計誘其黨，悉誅夷之。

耶律鐸臻，字敵輦，六院部人。祖父叫蒲古只，在遥輦氏時兩次擔任本部夷離菫。耶律狼德等人殺害玄祖後，强暴横蠻，更加放肆。蒲古只用計誘惑他的黨羽，全部誅殺了他們。

鐸臻幼有志節，太祖爲于越，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遣使求轅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

鐸臻小時候就有志氣節操，太祖任于越，鐸臻常常在太祖身旁。後來太祖即位，後梁派遣使者來索求做車轅、車軸的木材，太祖爲此事犯難。鐸臻説："梁朝名爲索求木材，實際是試探我的虚實。應回答説：'木材生長的地方，必定是深山絶谷，有神靈主宰，必須用白鼻子紅毛驢祈禱祭祀，然後可以砍伐。'這麽一來，他們就没有話説了。"事情果然像他説的那樣。

天贊三年，將伐渤海，鐸臻諫

天贊三年，太祖打算討伐渤海，鐸臻勸阻

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及淳欽皇后稱制，惡鐸臻，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召之，使者欲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嘆，趣召釋之。天顯二年卒。弟古、突吕不。

道："陛下如果先打渤海，那麽西夏必定騷擾我的後方。請先討伐西夏，就可以解除後顧之憂。"太祖聽從了他的建議。等到淳欽皇后攝政，不喜歡鐸臻，囚禁了他，發誓説："鐵鎖腐朽，纔會放你。"不久又召見他，使者想除去鐵鎖，鐸臻推辭道："鐵鎖還没有腐朽，可以去除嗎?"皇后聽説這件事，贊賞感嘆，急忙召見，釋放了他。天顯二年去世。弟弟耶律古、突吕不。

耶律古

古，字涅剌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爲于越，嘗從略地山右。會李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變，太祖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後皆如言，以故錫賚甚厚。

耶律古，字涅剌昆，初名霞馬葛。太祖任于越時，耶律古跟隨他攻打燕山以西地區。太祖在雲州會見李克用，耶律古陪同，克用覺得他不一般，説："這個男兒骨相不同普通人，不應當讓他跟隨身旁。"因此太祖很疑忌他。當時太祖正在西方討伐，衆兄弟發動叛亂，聽到叛亂的消息，太祖問耶律古參與没有，回答説没有。太祖高興地説："我没有憂患了。"急忙召耶律古來商議。耶律古陳述消滅敵人的計策，後來的事都如同他預料的一樣，因此賞賜非常豐厚。

神册末，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詳穩老古，與唐兵戰于雲碧店。老古中流矢，傷甚，太祖疑古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耻居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對曰："臣於古無可疑者。"上意乃釋。老古卒，遂以古爲右皮室詳穩。

神册末年，太祖南伐，派耶律古輔助右皮室詳穩耶律老古，同後唐兵在雲碧店交戰。老古中飛箭，傷勢很重，太祖懷疑耶律古暗害他。耶律古知道皇上的心思，跪着説："陛下疑心我把在老古手下作爲羞耻嗎？趁現在老古還活着，請派人去問他。"太祖派人問老古，老古回答説："我對耶律古没有什麽可懷疑的。"皇上纔釋疑。老古去世，就任命耶律古爲右皮室詳穩。

既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他死後，太祖對臣僚説："耶律古死，好比高大的松樹自己倒下，不是我砍倒它的。"

耶律突吕不

突吕不，字鐸衮。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吕不贊成爲多。未幾，爲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决獄法》。

耶律突吕不，字鐸衮。小時候聰敏好學，事奉太祖受到器重。等到設製契丹大字，突吕不幫助促成的功勞居多。不久，擔任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第二年，受詔命撰寫《决獄法》。

太祖略燕，詔與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突吕不射其馬蹶，擒之。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爲大元

太祖攻打燕地，命令突吕不同皇太子以及王郁一起攻打定州。軍隊回到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領部衆來偷襲，突吕不射倒他的馬，擒獲了他。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爲大元帥，突吕

帥，突吕不爲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逾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鬥志。大元帥將修攻具，突吕不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悦，賜賚優渥。

車駕西征，突吕不與大元帥爲先鋒，伐党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大元帥東歸，突吕不留屯西南部，復討党項，多獲而還。太祖東伐，大諲譔降而復叛，攻之，突吕不先登。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于永興殿壁。班師，已下州郡往往復叛，突吕不從大元帥攻破之。

淳欽皇后稱制，有飛語中傷者，后怒，突吕不懼而亡。太宗知其無罪，召還。天顯三年，討烏古部，俘獲甚衆。伐唐，以突吕不爲左翼，攻唐軍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晉主石敬瑭入洛。及大册，突吕不總禮儀事，加特進檢校太尉。會同五年卒。

王郁

王郁，京兆萬年人，唐義武軍節度使處直之孽子。伯父處存鎮義武，卒，三軍推其子郜襲，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郜遣處直拒于沙河。兵敗，入城逐郜，郜奔太原。亂兵推處直爲留後，遣人請事梁王。梁與晉王克用絶好，表處直爲義武軍節度使。

初郜之亡也，郁從之。晉王克用妻以女，用爲新州防禦使。處直料晉必討張文禮，鎮亡，則定不獨存，益自疑。陰使郁北導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爲嗣。郁自奔晉，常恐失父心，得使，大喜。神册六年，奉表送款，舉室來降，太祖以爲養子。未

不爲副帥，打下平州後，進軍燕、趙地區，攻下曲陽、北平。大軍到達易州，易州人來阻擊，跨過濠溝列陣。李景章出城投降，説城中的人没有鬥志。大元帥打算修造攻城的器具，突吕不勸阻道："我軍遠來，人馬疲憊，勢必不能久留。"於是停止攻城。撤軍回來，大元帥把突吕不的謀略講給太祖聽，太祖非常高興，給予突吕不優厚的賞賜。

皇帝西征，突吕不和大元帥任先鋒，討伐党項有功，太祖到水精山犒勞軍隊。大元帥回到東部，突吕不留駐西南部，又討伐党項，俘獲很多人回來。太祖東征，大諲譔投降後又叛變，攻打他時，突吕不首先登城。平定渤海後，突吕不奉詔在永興殿的墻壁上銘刻太祖的功德。撤回軍隊後，已經攻克的州郡往往又反叛，突吕不跟隨大元帥攻破了這些城市。

淳欽皇后攝政，有人造謡中傷他，皇后惱怒，突吕不恐懼而逃走。太宗知道他没有罪，召他回來。天顯三年，討伐烏古部，俘獲了很多人。討伐後唐，以突吕不爲左翼，攻打唐軍的霞沙寨，迫使對方投降。十一年，護送晉主石敬瑭進入洛陽。等到舉行册封大禮，突吕不總管禮節儀式，加官爲特進檢校太尉。會同五年去世。

王郁，京兆萬年人，唐義武軍節度使處直的庶子。王郁的伯父處存鎮守義武，去世，三軍推舉他的兒子王郜繼承父親的職位，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打定州，王郜派遣處直到沙河阻擊。軍隊戰敗，朱全忠進城趕走王郜，王郜奔往太原。亂兵推舉處直爲留後，派人請求投靠梁王。後梁和晉王李克用絶交，上表推薦處直爲義武軍節度使。

當初，王郜逃走時，王郁跟隨着他。晉王李克用把女兒嫁給了王郁，任命他爲新州防禦使。處直預料後晉必定討伐張文禮，鎮州失陷，那麽定州也不能單獨存在，自己更加犯疑。暗中讓王郁到北邊引導契丹進入塞内以便牽制晉兵，并且答應以王郁爲嗣子。王郁自從逃到後晉，時常擔心失去父愛，得到使命後，非常高興。神册

幾，郁兄都囚父，自爲留後，帝遣郁從皇太子討之。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

六年，王郁上表投誠，帶着全家來投降，太祖把他作爲養子。不久，王郁的兄長王都囚禁父親，自己做留後，皇帝派王郁跟隨皇太子去討伐他。來到定州，王都堅守城墻不出戰，皇太子掠取當地百姓後返回。

明年，從皇太子攻鎮州，遇唐兵于定州，破之。天贊二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趙，攻下磁窯務。從太祖平渤海，戰有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改崇義軍節度使。

第二年，王郁跟隨皇太子攻打鎮州，在定州遭遇後唐軍，打敗了他們。天贊二年秋天，王郁和蕭阿古只攻打燕、趙地區，攻克磁窯務。王郁跟隨太祖平定渤海，作戰有功，加官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改任崇義軍節度使。

太祖崩，郁與妻會葬，其妻泣訴於淳欽皇后，求歸鄉國，許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婿，主已被弑，此行夫妻豈能相保。願常侍太后。"后喜曰："漢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嘗與李克用約爲兄弟故也。尋加政事令。還宜州，卒。

太祖逝世，王郁和妻子一起參加葬禮，他的妻子哭着告訴淳欽皇后，請求回歸故鄉，淳欽皇后答應了她的要求。王郁上奏説："我本是唐主的女婿，唐主已經被殺害，這次去我夫妻怎麽能够保全。情願永遠侍奉太后。"皇后高興地説："漢人當中，衹有王郎最忠孝。"這是因爲太祖曾經和李克用結爲兄弟的緣故。不久加官爲政事令。回到宜州，去世。

耶律圖魯窘

耶律圖魯窘，字阿魯隱，肅祖子洽昚之孫，勇而有謀略。太宗立晋之役，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離菫，歿于兵，帝即以其職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

耶律圖魯窘，字阿魯隱，肅祖的兒子洽昚的孫子。勇敢而有謀略。在太宗扶立後晋的戰役中，他的父親敵魯古擔任五院夷離菫，死在戰爭中，皇帝就把他的官職授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任北院大王，皇帝曾經屏退左右近侍同他商議大事，他應聲回答，符合皇上的心意。

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争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爲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爲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廑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爲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争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鋭騎先絶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强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

圖魯窘參與討伐石重貴，杜重威率領十多萬部衆在滹沱河橋列陣堅守，力戰幾天，不能前進。皇帝説："兩軍争奪渡橋，人馬疲乏，有什麽妙計呢？"衆將領請求撤軍，以後再説，皇帝同意這麽做。圖魯窘臉色嚴肅地進言説："我私下認爲陛下如果樂於安逸，那麽小心地防守四方邊境就可以了；既然打算擴大疆域，出動軍隊向遠處進攻，怎麽能不勞皇上操心？如果半途而廢，正好被賊人利用，必定失陷南京，損失所屬城鎮。如果這樣，就會無休止地争戰，我們的百姓没有安枕休息的日子了。而且他們步行我們騎馬，何必擔心不會獲勝呢。何況漢人脚力弱而行動遲緩，如果挑選精鋭騎兵先截斷他們的運糧通道，事情就没有辦不到的了。"皇帝高興地説：

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明年春，卒軍中。

“國家强盛，國中的人就賢明；海洋巨大，海中的魚就大。”於是截斷對方的運糧通道，多次出動軍隊用來牽制對方的兵力，重威果然投降了，就像圖魯窘説的一樣。圖魯窘因功獲得的賞賜特别豐厚。第二年春天，死在軍中。

論曰：神册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群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喻，豈偶然哉！討党項，走敵魯，平剌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冤，頗德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勳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歟？稱爲佐命固宜。

論曰：神册初年，將相大臣都來自平民，因輔佐王業，以獲取功名，他們固然是當時之才，但也是太祖以誠相待，不獨斷專行，能够全部采納衆人的策略而爲自己所用。他們利用天賜的機會而建立功勞，以至有心腹、耳目、手足的比喻，難道是偶然的嗎！討伐党項，趕跑蕭敵魯，打敗耶律剌葛，平定渤海，功績够偉大了。像康默記決斷獄訟毫無冤枉，耶律頗德堅持己見不屈不撓，韓延徽建立禮儀法度，韓紹勳守節而死，耶律圖魯窘預料敵情取得勝利，或許就是器量博大的人不在近處有作爲，本領高深的人功業在遠方吧？稱他們爲“佐命”功臣自然是恰當的。

遼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

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　高模翰　趙思温　耶律漚里思　張礪

耶律解里

耶律解里，字潑單，突呂不部人。世爲小吏。解里早隸太宗麾下，擢爲軍校。天顯間，唐攻定州，既陷，解里爲唐兵所獲，晋高祖立，始歸國。太宗貰其罪，拜御史大夫。

耶律解里，字潑單，突呂不部人。世代爲小吏。解里早年隸屬太宗手下，升任軍校。天顯年間，後唐攻打定州，定州失陷，解里被後唐兵俘獲，晋高祖登位，解里纔歸國。太宗赦免了他的罪過，任御史大夫。

會同九年伐晋，師次滹沱河，奪中渡橋，降其將杜重威。上命解里與降將張彦澤率騎兵三千疾趨河南，所至無敢當其鋒。既入汴，解里等遷晋主重貴于開封府。彦澤恣殺掠，亂宫掖，解里不能禁，百姓騷然，莫不怨憤。車駕至京，數彦澤罪，斬于市，汴人大悦；解里亦被詰責，尋釋之。

會同九年討伐後晋，軍隊抵達滹沱河，奪取中渡橋，使晋軍大將杜重威投降。皇上命令解里和降將張彦澤一起率領三千騎兵疾速奔赴黄河以南，所到之處沒有人敢抵擋他們的鋒芒。進入汴京，解里等將後晋主石重貴遷居到開封府。彦澤恣意殺人搶劫，淫亂後宫，解里不能禁止，百姓騷動，没有不怨憤的。皇帝來到京城，宣布彦澤的罪狀，在鬧市將他殺了，汴京人十分高興；解里也受到譴責，不久又赦免了他。

天禄間，加守太子太傅。應曆初，置本部令穩，解里世其職，卒。

天禄年間，解里加官守太子太傅。應曆初年，設置本部令穩，解里世襲這一職位，去世。

耶律拔里得

耶律拔里得，字孩鄰，太祖弟剌葛之子。太宗即位，以親愛見任。會同七年，討石重貴，拔里得進圍德州，下之，擒刺史師居璠等二十七人。九年，再舉兵，次滹沱河，降杜重威，戰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國軍節度使，總領河北道事。師還，州郡往往叛，以應劉知遠，拔里得不能守而歸。

耶律拔里得，字孩鄰，太祖的弟弟剌葛的兒子。太宗登位，拔里得憑着親戚和友愛的關係受到重用。會同七年，討伐石重貴，拔里得進軍圍困德州，攻克了這座城，擒獲刺史師居璠等二十七人。會同九年，再次興兵，駐扎滹沱河，降服杜重威，戰功居多。太宗進入汴京，拔里得因功被任命爲安國軍節度使，總領河北道事。軍隊撤回後，州郡往往反叛，以響應劉知遠，拔里得守不住，衹得撤回。

世宗即位，還中京留守，卒。

世宗即位，拔里得升任中京留守，去世。

耶律朔古

耶律朔古，字彌骨頂，横帳孟父之後。幼爲太祖所養。既冠，爲右皮室詳穩。從伐渤海，戰有功。

耶律朔古，字彌骨頂，横帳孟父的後代。幼年時被太祖領養。成年以後，擔任右皮室詳穩。參與討伐渤海，作戰有功。

天顯七年，授三河烏古部都詳穩。平易近民，民安之，以故久其任。會同間，爲惕隱。時晋主石重貴渝盟，帝親征，晋將杜重威擁衆拒滹沱。月餘，帝由他渡濟。朔古與趙延壽據中渡橋，重威兵却，遂降。是歲，入汴。

天顯七年，任命他爲三河烏古部都詳穩。他平易近人，百姓安於他的治理，因此任職時間久。會同年間，擔任惕隱。當時後晋主石重貴違背盟約，皇帝親征，後晋將領杜重威率領部衆在滹沱河阻擋。一個多月後，皇帝從别的渡口過了河。朔古和趙延壽占據中渡橋，重威的部隊敗退，重威就投降了。這一年，進入汴京。

世宗即位，朔古奉太宗喪歸上京，佐皇太后出師，坐是免官，卒。

世宗即位，朔古護送太宗的遺體回上京，協助皇太后調撥軍隊，因爲這個緣故被罷官，去世。

耶律魯不古

耶律魯不古，字信寧，太祖從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國字，魯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修國史。

耶律魯不古，字信寧，太祖的堂侄。當初，太祖制定契丹國文字，魯不古因協助促成的功勞，被任命爲林牙、監修國史。

後率偏師，爲西南邊大詳穩，從伐党項有功。會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人求援，魯不古導送于朝，如其請。帝親率師往援，魯不古從擊唐將張敬達于太原北，敗之。會同初，從討党項，俘獲最諸將，師還。

後來率領偏師，擔任西南邊大詳穩，參與討伐党項有功。正逢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被他的君主討伐，派人來求援，魯不古將使者引送到京城，答應了他的請求。皇帝親自率領軍隊前去支援，魯不古在太原北面參與攻打後唐將領張敬達，打敗了他。會同初年，參與討伐党項，俘獲超過其他將領，軍隊返回。

天禄中，拜于越。六年，爲北院大王。終年五十五。

天禄年間，任命他爲于越。六年，爲北院大王。終年五十五歲。

趙延壽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邧，令蓨。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蓨，其裨將趙德鈞獲延壽，養以爲子。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親劉邧，爲蓨縣令。後梁開平初年，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攻陷蓨縣，他的副將趙德鈞得到延壽，作爲養子。

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即位，封其女爲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樞密使。明宗子從榮恃權跋扈，内外莫不震慴，延壽求補外避之，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爲樞密使，鎮

延壽從小容貌俊美，喜好經史典籍。後唐明宗早先把女兒嫁給他作妻子，等到即位後，封他的女兒爲興平公主，任命延壽爲駙馬都尉、樞密使。明宗的兒子李從榮依仗權勢欺上壓下，宫廷内外的人没有不恐懼的，延壽請求到外地做官以便避開他，於是出任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

許州。石敬瑭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往討。會敬達敗保晉安寨，延壽與德鈞往救，聞晉安已破，走團栢峪。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

年，加封魯國公，又擔任樞密使，鎮守許州。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後唐派張敬達前去討伐。等到張敬達戰敗退守晉安寨，延壽和德鈞前去救援，聽說晉安寨已經丟失，就逃往團栢峪。太宗追上他們，延壽和他的養父一起投降。

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爲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昂圖報。

第二年，德鈞去世，任命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爲燕王。等到改幽州爲南京，延壽升任留守，總管燕山南面的事務。天顯末年，因爲延壽的妻子在後晉，皇帝下令接她回來。從此延壽更加鬥志昂揚，力圖報效。

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六年冬，晉人背盟，帝親征，延壽爲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敗晉軍于南樂，獲其將賽項羽。軍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逆，破之。至頓丘，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橋，則晉不足平。"上然之。適晉軍先歸澶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壽將輕兵逆戰；上親督騎士突其陣，敵遂潰。師還，留延壽徇貝、冀、深三州。

會同初年，皇帝到他的府第，加官爲政事令。六年冬天，後晉背棄盟約，皇帝親征，延壽任先鋒，攻克貝州，被任命爲魏、博等州節度使，封爲魏王。在南樂擊敗後晉的軍隊，活捉敵將賽項羽。延壽駐軍在元城，後晉將領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應戰，延壽擊潰了他們。來到頓丘，正趕上連綿大雨，皇帝打算撤軍。延壽勸道："晉軍駐扎在河畔，不敢出戰，如果徑直攻進澶州，奪取他們的渡橋，那麽後晉就不難平定了。"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恰在這時後晉軍先回澶州，高行周到析城，延壽率領輕兵迎戰；皇上親自帶領騎兵衝進敵人的陣地，敵人就潰敗了。軍隊回國後，留延壽攻占貝州、冀州、深州。

八年，再伐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紿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即歸。"晉人以爲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滹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清，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留延壽與耶律朔古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掃厥衆降。上喜，賜延壽龍鳳赭袍，且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迎謁馬首。

八年，再次討伐後晉，後晉主派延壽的親屬趙行實拿着書信來招降。當時後晉人堅守城墻不出戰，延壽騙他們說："我在契丹的時間長，但怎能忘記父母之邦呢。如果你們派軍隊迎接，我就回來。"後晉人信以爲真，就派杜重威率領部隊迎接他。延壽抵達滹沱河，占領了中渡橋，同後晉軍奮戰，親手殺死敵將王清，兩軍相持。太宗暗地從别的渡口過河，留延壽和耶律朔古一起占據橋梁，敵人無法奪取，多次打敗他們，杜重威帶領全體部衆投降。皇上很高興，賜給延壽龍鳳赭袍，并且說："漢兵都歸你所有，你應當親自前去安撫慰問。"延壽來到軍營，杜重威、李守貞到馬前迎拜。

後太宗克汴，延壽因李崧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爲，魏

後來太宗攻克汴京，延壽請李崧替他要求做皇太子，皇上說："我對魏王即使割捨肌肉也不吝惜，但是皇太子必須天子的兒子纔可以做，魏

王豈得爲也?”蓋上嘗許滅晋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先。至是以崧達意,上命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

世宗即位,以翊戴功,授樞密使。天禄二年薨。

高模翰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

天顯十一年七月,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鋭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許之。九月,徵兵出雁門,模翰與敬達軍接戰,敗之,太原圍解。敬瑭夜出謁帝,約爲父子。帝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卒,士氣益振。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鼠竄晋安寨,模翰獻俘于帝。會敬瑭自立爲晋帝,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諭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册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于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群臣皆稱萬歲。

及晋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爲統軍副使,與僧遏前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是冬,兼總左右鐵鷂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三月,敕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焰焰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

王哪裏做得呢?”皇上曾經答應消滅後晋後,以中原封延壽爲帝,因此摧毁堅城,打敗敵人,延壽常常一馬當先。這時延壽藉李崧表達自己的意願,皇上下令升遷延壽的官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呈上起草的官銜是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皇上塗掉了“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

世宗即位,因爲延壽有擁戴的功勞,任命他爲樞密使。天禄二年去世。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臂力,長於騎馬射箭,喜好談論兵法。當初,太祖平定渤海,模翰逃避到高麗,高麗王把女兒嫁給他。因罪逃了回來。又因爲酗酒後殺人進了監獄,太祖知道他有才能,赦免了他。

天顯十一年七月,後唐派張敬達、楊光遠率領五十萬大軍進攻太原,氣焰很囂張。石敬瑭派人來求救,太宗答應了。九月,招集部隊開雁門關,模翰和敬達軍交戰,擊敗了他,解了太原之圍。敬瑭連夜出城拜見皇帝,相約爲父子。皇帝召見模翰等人賞賜酒菜,親自犒賞士兵,士氣更加振奮。第二天,再次交戰,又打敗了敬達。敬達逃竄到晋安寨,模翰把俘虜獻給皇帝。等到敬瑭自立爲後晋皇帝,光遠殺掉敬達來投降,各州城都被攻克。皇上告諭模翰説:“我自從起兵以來,打了一百多仗,你的功勞第一,即使古代的名將也無法超過你。”於是授任上將軍。會同元年,册封大禮完成後,在二儀殿宴請官吏們和各國使者。皇帝指着模翰説:“這是我國的勇將,我統一天下,就是這個人出的力啊。”官吏們都歡呼萬歲。

等到後晋背叛盟約,皇上出師南伐。模翰任統軍副使,和僧遏一起向前挺進,攻克赤城,打下德、貝等寨。這年冬天,模翰統領左右鐵鷂子軍,攻下瓦橋關以南城市幾十座。三月,命虎官楊覃奔赴乾寧軍,却被滄州節度使田武名圍困,模翰和趙延壽一起商量前去救援。一會兒有光從模翰的眼睛中射出,縈繞旗幟槍矛間,光焰如同流星,持續了好長時間。模翰高興地説:“這是

祥。"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略地鹽山，破饒安，晋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太傅。

上天幫助我的好兆頭啊！"於是出兵，消滅了許多敵人，因功加官爲侍中。攻占鹽山，打下饒安，後晋人驚恐不安，不敢同他作戰。加官爲太傅。

晋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軍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義必敗。其晋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手詔褒美，比漢之李陵。頃之，杜重威等復至滹沱河，帝召模翰問計。上善其言曰："諸將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橋。及戰，復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英鋭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貽後裔。"已而杜重威等降。車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愁郡開國公，賜璽書、劍器。爲汴州巡檢使，平氾水諸山土賊，遷鎮中京。

後晋派魏府節度使杜重威帶領三十萬部隊來相拒，模翰對一旁的部將說："用兵的方法在於正義而不在於人多。以多壓少，如果不是正義的就必定失敗。或許指的就是後晋吧！"第二天早晨，用部下三百人迎戰，殺掉敵方先鋒梁漢璋，其餘敵人敗逃。皇帝親手寫嘉獎令，把他比作漢朝的李陵。不一會兒，杜重威等人又來到滹沱河，皇帝召見模翰詢問計策。皇帝誇獎他的計策說："衆將領都比不上你。"於是命令模翰守衛中渡橋。等到交戰時，又打敗了敵人，皇上說："我站在高處觀看雙方軍隊的氣勢，衹見你英勇無敵，好比老鷹追逐野鷄和兔子。應當畫成圖畫挂在麟閣，爵位由你的後代繼承。"不久杜重威等人就投降了。皇帝進入汴京，模翰加官特進檢校太師，封爲愁郡開國公，賞賜璽書、劍器。任汴州巡檢使，平定氾水周圍山上的盜賊，調任鎮守中京。

天禄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曆初，召爲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九年正月，遷左相，卒。

天禄二年，加官開府儀同三司，賞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曆初年，召他擔任中臺省右相。抵達東京後，父老歡迎他說："你出身行伍，致身富貴，是家鄉的榮耀，即使是司馬相如、朱買臣等人也比不過你啊。"應曆九年正月，升任左相，去世。

趙思温

趙思温，字文美，盧龍人。少果鋭，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温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久之，日見信用。與梁戰於莘縣，以驍勇聞，授平州刺史，兼平、營、薊三州都指揮使。

趙思温，字文美，盧龍人。少年時果斷敏鋭，體力過人，隸屬燕帥劉仁恭部下。李存勗討伐燕。思温率領偏師阻擊。飛箭射中他的眼睛，他撕開衣裳擦乾血，仍連續作戰。被存勗的部將周德威擒獲，存勗賞識他雄壯而解開他的繩索。時間一長，逐漸受到信任和重用。與後梁在莘縣作戰，思温以驍勇出名，被任命爲平州刺史，兼平、營、薊三州都指揮使。

神册二年，太祖遣大將經略燕地，思温來降。及伐渤海，以思温爲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餘城。身被

神册二年，太祖派大將攻取燕地，思温來投降。等到討伐渤海，讓思温擔任漢軍都團練使，奮戰攻克扶餘城。身受多處創傷，太祖親自替他

數創，太祖親爲調藥。

太宗即位，以功擢檢校太保、保静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救，上命思温自嵐、憲間出兵援之。既罷兵，改南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賜協謀静亂翊聖功臣，尋改臨海軍節度使。會同初，從耶律牒蠟使晋行册禮，還，加檢校太師。二年，有星隕于庭，卒。上遣使賻祭，贈太師、魏國公。子延照、延靖，官至使相。

調藥。

太宗即位，思温因功擢升檢校太保、保静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後唐兵進攻太原，石敬瑭派人來求救，皇上命令思温從嵐、憲之間出兵增援。停戰後，思温改任南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賜號協謀静亂翊聖功臣，不久改爲臨海軍節度使。會同初年，跟隨耶律牒蠟出使後晋舉行册封大禮，回國後，加官爲檢校太師。二年，有流星隕落在庭院中，思温去世。皇上派使者送來安葬費用，贈太師、魏國公。兒子延照、延靖，官做到使相。

耶律漚里思

耶律漚里思，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負勇略，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

會同間，伐晋，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搏雉，晋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内厩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悦，優加賞賚。

既而晋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據水勒戰。漚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回視衆所指，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

是年，總領敵烈皮室軍，坐私免部曲，奪官，卒。

耶律漚里思，六院夷離堇蒲古只的後代。有勇有謀，每逢作戰都披着厚重的鎧甲，揮舞鐵矛，所向披靡。

會同年間，討伐後晋，皇上到黄河打獵，正碰上海東青鶻搏擊雉鳥，後晋人隔着河水用鴿子將它吸引過去。皇上環視身旁的人説："誰能爲我捉住這個人?"漚里思要來皇家馬厩中的馬，渡過黄河擒獲了那個人，并且殺掉幾個援救的人回來。皇上非常高興，給予他優厚的賞賜。

不久後晋將領杜重威在望都迎戰，依仗河水抗拒。漚里思匹馬衝入敵陣，其他官兵也跟着衝了上去。漚里思被包圍，部衆説陣地薄弱的地方可以衝出去，漚里思説："恐怕那裏有别的防備吧。"竟自引兵從敵兵多的地方衝了出來；回頭看部衆指的地方，都是大壕溝。他預料敵情大多和這相類似。

這一年，漚里思總領敵烈皮室軍，因私自赦免部下的罪過，被罷官，去世。

張礪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爲掌書記，遷翰林學士。會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礪爲招討判官，從趙德鈞援張敬達于河東。及敬達敗，礪入契丹。

後太宗見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未幾，謀亡歸，爲追騎所

張礪，磁州人。當初在後唐任掌書記，升任翰林學士。時逢石敬瑭起兵，後唐主任命張礪爲招討判官，跟隨趙德鈞到河東增援張敬達。等到敬達戰敗，張礪來到契丹。

後來太宗見張礪剛强正直，有文采，任命他爲翰林學士。張礪臨事必定暢所欲言，毫無顧忌，皇上更加看重他。不久，打算逃回去，被追

獲。上責曰："汝何故亡?"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鬱鬱，以是亡耳。"上顧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 礪去，可再得耶?"遂杖彥英而謝礪。

趕的騎兵抓獲。皇上責問他說："你爲什麼要逃跑?"張礪回答說："我不習慣北方的風土習俗、飲食、住宿，心情常常悶悶不樂，因此逃跑。"皇上回頭看着通事高彥英說："我曾經告誡你要好好款待這個人，爲什麼竟使得他流離失所而逃走? 張礪跑了，能够再得到嗎?"於是用杖打彥英來向張礪謝罪。

會同初，升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從太宗伐晉。入汴，諸將蕭翰、耶律郎五、麻答輩肆殺掠，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聽。改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會同初年，張礪升任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跟隨太宗討伐後晉。進入汴京，將領蕭翰、耶律郎五、麻答等隨意殺人搶掠，張礪上奏說："現在大遼剛剛得到中原，應該用中原人治理，不應專用國人以及左右近臣。如果政策法令錯失，人心就不服，即使得到了也會失去。"皇上不聽。改任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頃之，車駕北還，至欒城崩。時礪在恒州，蕭翰與麻答以兵圍其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於先帝言國人不可爲節度使? 我以國舅之親，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爲宣武軍節度使，汝獨以爲不可。又譖我與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答以礪大臣，不可專殺，乃救止之。是夕，礪恚憤卒。

不久，皇帝回歸北方，到欒城去世。當時張礪在恒州，蕭翰和麻答派兵圍困他的府第。張礪正好卧病在床，出來見他們。蕭翰數落他說："你爲什麼在先帝面前説國人不可以做節度使? 我身爲國舅，又有征戰討伐的功勞，先帝留我守汴京，任命我爲宣武軍節度使，惟獨你認爲不可以這樣做。又説我和解里喜歡搶掠財物子女。現在一定要殺你。"急令將他鎖起來。張礪大聲說："這是國家的大體，關係到國家安危，我確實説過那些話。要殺就殺，有什麼必要用鎖呢?"麻答因爲張礪是大臣，不可擅自殺死，於是阻止蕭翰殺張礪。這天晚上，張礪悲憤地去世。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久也，而會同之師次滹沱矣。豈群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 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 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勋雖著，至於覬覦儲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成末釁以虧俊功，如解里者，何譏焉!

論曰：當初，後晉借重遼兵而奪取天下，因此以臣子侍奉君父的禮節來侍奉遼朝，割讓土地來當壽禮，繳納布帛來當貢品。時間不長，在會同年間軍隊已開到滹沱了。難道是衆將帥貪功黷武導致這樣的結果嗎? 還是所謂言不由衷呢? 高模翰把功名保持到死，稱得上良將。像趙延壽的功績雖然卓著，但到了覬覦太子位置的地步，就錯了。利令智昏，不值得評議。至於鑄成小錯而虧損大功，像耶律解里這樣的人，何必譏諷他呢!

遼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七

耶律屋質　耶律吼何魯不　耶律安摶　耶律洼
耶律頹昱　耶律撻烈

耶律屋質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静，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

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横渡，隔岸相拒。

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决勝負。然人心一摇，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

耶律屋質，字敵輦，世系出自孟父房。他天性純樸沉静，有器度識見，重視信諾。遇到意外事情，能够從容地對待和處理，旁人不能猜度。學問淵博，懂得天文。

會同年間，任惕隱。太宗逝世，衆大臣擁立世宗。太后聽説這件事後，特别生氣，派皇子李胡率兵迎擊，在泰德泉遭遇耶律安端、耶律劉哥等人，大敗而回。李胡拘捕了世宗所有臣僚的家屬，告訴看守説："我打仗不能得勝，先殺死這些人。"大家都喧嚷不安地相互説："如果真開戰，就是父子兄弟相殘殺了!"大軍駐扎在潢河横渡，隔岸相持。

當時屋質跟隨太后，世宗因爲屋質善於運籌，打算施行離間計，於是藉故送上一封信，用來試探太后。太后得到信後，就給屋質看。屋質讀完信，説道："太后協助太祖平定天下，所以臣下願意竭盡全力。如果太后懷疑臣下，臣下即使想竭力盡忠，可能嗎？爲眼下着想，不如談判和解，事情必定能够成功；如果不這樣做就應該儘快交戰，以决勝負。但是人心一旦動摇，給國家帶來的禍患不小，希望太后裁决審察。"太后説："我如果懷疑你，怎麽肯拿信給你看呢?"屋質回答説："李胡、永康王都是太祖的子孫，皇位没有移交外族，有什麽不可以呢？太后應當考慮長遠的策略，和永康王講和。"太后説："誰可以派遣去呢?"屋質回答説："太后不懷疑臣下的

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

話，臣下請求前去。萬一永康王聽臣下勸解，就是國家的福分。”太后就派屋質送信給皇帝。

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决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

皇帝叫宣徽使耶律海思回信，辭句大多不謙恭。屋質勸阻說：“信中有這樣的意思，國家的憂患還不能終止啊。能够解除怨恨使國家安定，那麽臣下認爲没有什麽比和好更妥善的了。”皇帝說：“他們是烏合之衆，怎麽能够打得過我？”屋質說：“就算打不過，對親骨肉又能怎麽樣！何況還不清楚誰能取勝。假定說僥幸取勝，被李胡拘禁的衆臣僚的家屬就不會有活人了。從這點考慮，衹有和解是最好的。”旁邊的臣僚聽了大驚失色。皇帝過了好久纔問道：“怎樣和解？”屋質回答說：“和太后相見，各自消除怒氣和怨恨，和解并不困難；如不能和解，决一死戰也不晚。”皇帝同意這一看法，就派海思拜見太后商議和解。來回往返了好幾天，和議纔談妥。

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説。”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

雙方剛見面時，互相埋怨指責，一點也没有和解的意思。太后對屋質說：“你應當替我籌劃一下。”屋質進言說：“太后和大王如果能够消除怨恨，臣下纔敢陳述看法。”太后說：“你儘管說。”屋質借來拜見者的籌具拿在手上，對太后說：“從前人皇王健在，爲什麽要立嗣聖？”太后說：“立嗣聖，這是太祖的遺命。”又問：“大王爲什麽擅自即位，不稟告至尊的親人？”皇帝說：“人皇王該立却不得立，所以就離開了。”屋質嚴肅地說：“人皇王捨棄父母之國而投奔後唐，做兒子的道理應當是這樣的嗎！大王見到太后，一點也不謙恭，一味尋找怨恨；太后出於偏愛，假托先帝的遺命，隨意傳授帝位。像這樣怎麽還敢指望和解，應當立即交戰。”扔下籌具就退出去了。太后哭着說：“過去太祖遭逢同族兄弟的叛亂，天下受到殘害，創傷尚未平復，難道可以再來一次内亂嗎！”於是取了一支籌具。皇帝說：“父親不做而兒子想做，又是誰的罪過啊。”也取來籌具拿着。左右臣僚爲之感動，放聲大哭。

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

太后又對屋質說：“和議既已確定，帝位究竟歸誰呢？”屋質說：“太后如果傳授給永康王，順天意合人心，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李胡厲聲說：“我在，兀欲怎能得立！”屋質說：“禮法

"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

規定，有嫡系子孫在，不傳帝位給庶出胞弟。過去嗣聖得立爲帝，尚且以爲不對，何况你暴戾殘忍，衆人大多怨恨謗訕。衆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改變啊。"太后回頭對李胡説："你也聽到這些話了吧？這實在是你自己造成的！"於是答應立永康王。

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

皇帝對屋質説："你和我的族屬最親近，爲什麽反而輔助太后？"屋質回答説："臣下認爲國家最爲重要，不可輕率給人，所以這麽做。"皇帝喜愛他的忠誠。

天禄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潜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鞫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翰，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戛斯國。

天禄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被逮進監獄，惕隱耶律劉哥和他的弟弟盆都勾結天德等人作亂。耶律石剌秘密地告訴了屋質，屋質急忙帶他晋見皇帝，説明這件事。劉哥等人不服，這件事便擱置不提了。不久，劉哥邀請皇帝觀看博戲，捧着酒杯爲皇帝祝壽，袖子中藏着刀，上前敬酒。皇帝察覺了，下令拿下他，親自審問這件事。劉哥發誓，皇帝又不再追問。屋質上奏説："應當讓劉哥和石剌對質，不可總是寬恕。"皇帝説："你替我審問他們。"屋質率領佩劍的士兵前去審訊他們，天德等服罪。於是斬殺天德，杖打蕭翰，遷徙劉哥，派盆都出使轄戛斯國。

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宫，與群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

天禄三年，屋質上表列舉泰寧王耶律察割搞陰謀的事，皇上不相信。五年，擔任右皮室詳穩。秋天，皇帝在行宫祭奠讓國皇帝，和臣僚們都喝醉了，察割殺了皇帝。屋質聽到有人説"穿紫色衣服的不可放過"，就换了衣服出來，急忙派人召集各王子，并且通知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伐叛賊。當時壽安王已回帷帳，屋質派遣弟弟耶律冲前去迎接。壽安王到後，還猶豫不決。屋質説："大王是嗣聖的兒子，叛賊如果得到您，必定不會放過。臣僚們將侍奉誰，國家將依靠誰？萬一落入叛賊手中，後悔也來不及了。"壽安王纔醒悟過來。衆將領聽説屋質已經出來，相繼都跟着來了。黎明時調集軍隊，出乎叛賊的意外，包圍了他們，於是斬殺了察割。

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産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

叛亂平定後，穆宗即位，對屋質説："我的生命，實在是出於你一手相救。"任命他主持國事，把叛賊黨羽的財産全部賞賜給他，屋質堅决

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

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屋質以聞，帝命受之。五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推辭。應曆五年，任北院大王，總管山西事務。

保寧初年，宋軍圍困太原，派屋質率軍前去增援，到白馬嶺，派遣精兵連夜從小路前進，飛快地進駐太原西面，敲響戰鼓舉起火把。宋軍以爲大軍已到，害怕得連夜逃跑。屋質因功加官爲于越。四年，北漢劉繼元派使者來進貢，送禮物給屋質，屋質把這事報告了皇帝，皇帝命令他接受。五年五月去世，終年五十七歲。皇帝沉痛悼念，停止上朝三天。後來道宗下詔在上京立廟祭祀，樹立石碑記載他的功績。

耶律吼

耶律吼，字曷魯，六院部夷離堇蒲古只之後。端愨好施，不事生産。太宗特加倚任。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莅事清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時晋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辭多踞慢，吼言晋罪不可不伐。及帝親征，以所部兵從。既入汴，諸將皆取内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

耶律吼，字曷魯，六院部夷離堇蒲古只的後代。他端重樸實，樂於施捨，不從事生産。太宗特别倚重他。會同六年，任南院大王，處理事務清晰簡明，人們不敢因爲他年紀小而輕視他。當時後晋主石重貴上奏表不稱臣，辭句多傲慢，耶律吼説後晋有罪不可不討伐。等到皇帝親自率兵征討，耶律吼以自己統率的部隊跟從。攻入汴京，各將領都取内府中的金銀珍寶，耶律吼獨自選取馬甲，皇帝嘉奬他。

及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爲。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壓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耶律安摶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爲世宗。

皇帝在欒城去世時，没有遺詔，軍隊中憂慮害怕，不知怎麽辦好。耶律吼拜會北院大王耶律洼，商議説："皇位不可一天空缺。如果請示太后，帝位就必定屬於李胡。李胡暴戾殘忍，怎麽能統治百姓。一定要滿足人們的願望，就應當立永康王。"耶律洼同意這一看法。恰好耶律安摶到來，意見和耶律吼一致，於是商定立永康王，這就是世宗。

頃之，以功加采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球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官户五十。時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天禄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魯不。

不久，耶律吼因功加官爲采訪使，并賜給珍寶財物。耶律吼推辭説："我的職位已經很高，哪敢再追求財富！我的堂弟的球的孩子們因犯罪被没籍爲奴，陛下可憐他們，將其釋放，那麽我受的恩賜就够了。"皇帝説："耶律吼捨棄重賞，來爲族人求情，他的賢德很高超啊。"答應了他的請求，仍舊賞給他宫户五十户。當時有人選取當代名流作《七賢傳》，耶律吼是七賢之一。天禄三年去世，終年三十九歲。兒子叫何魯不。

耶律何魯不

何魯不，字斜寧，嘗與耶律屋質

耶律何魯不，字斜寧，曾經和耶律屋質一起

平察割亂。穆宗以其父吼首議立世宗，故不顯用。晚年爲本族敞史。

及景宗即位，以平察割功，授昭德軍節度使，爲北院大王。時黃龍府軍將燕頗殺守臣以叛，何魯不討之，破於鴨渌江。坐不親追擊，以至失賊，杖之。乾亨間卒。

耶律安摶

耶律安摶，曾祖巖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爲本部夷離堇。父迭里，幼多疾，時太祖爲撻馬狘沙里，常加撫育。神册六年，爲惕隱，從太祖將龍軍討阻卜、党項有功。天贊三年，爲南院夷離堇，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斬甚衆。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鞫，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

安摶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毁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既長，寡言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摶密自結納。

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决。時安摶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摶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摶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於是安摶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洼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

平定耶律察割的叛亂。穆宗因爲他的父親耶律吼首先倡議立世宗，所以不予重用。晚年擔任本族敞史。

等到景宗即位，因何魯不平定察割的功勞，授予昭德軍節度使，任北院大王。當時黃龍府將領燕頗殺掉守臣作亂，何魯不討伐他，在鴨渌江將他擊敗。因爲不親自追擊，以致放過叛賊，被杖打。乾亨年間去世。

耶律安摶，曾祖巖木，玄祖的長子；祖父楚不魯，是本部的夷離堇。父親迭里，小時候多病，當時太祖爲撻馬狘沙里，經常給予撫養和教育。神册六年，迭里任惕隱，跟隨太祖率領龍軍征討阻卜、党項有功。天贊三年，任南院夷離堇，征討渤海，攻打忽汗城，俘虜和斬殺的敵兵很多。太祖逝世，淳欽皇后代理國事，想讓大元帥繼承皇位。迭里建議説，帝位應當先由正室的長子繼承，現在東丹王奔赴朝廷，應當立東丹王。由此違背了旨意，以追隨東丹王的罪名，下詔將他關進監獄。審訊時，施加炮烙之刑，不認罪，被殺，家屬被收爲奴僕。

安摶從小就像成年人，爲父親守喪，哀傷過度，看見的人都爲他傷心。太宗多次給予安慰開導，曾經説："這個孩子將來必成大器。"安摶長大後，很少説笑，重視承諾，行動遵循規矩，侍奉母親最爲孝順。因爲父親無罪而死，没有安葬，不參與宴飲娱樂。世宗在王府時，特别同情安摶，安摶暗自和他結交。

太宗討伐後晋返回，走到欒城逝世，衆將領打算立世宗，因爲李胡和壽安王在朝廷，猶豫不决。當時安摶值宿警衛，世宗秘密召他來詢問計策。安摶説："大王聰明本分，待人寬厚，是人皇王的嫡出長子；先帝雖然有壽安王，但天下屬望多數在大王。現在如果不作决斷，後悔就來不及了。"正好有人從京城來，安摶便在軍中假傳李胡的死訊，大家都以爲是真的。於是安摶拜會北、南二位大王商討世宗即位事宜。北院大王耶律洼聽説後，馬上站起來説："我們倆正在商議這件事。先帝曾經想把永康王作爲繼承人，今天

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家啓釁。"安摶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况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决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

這件事有我們在，誰敢不服從！衹是怕不報告太后而立皇帝，會給國家引來禍患。"安摶回答說："大王既然知道先帝想把永康王作爲繼承人，何况永康王賢明，人心樂於歸順。現在天下剛剛安定，稍微遲緩就會延誤大事。如果報告太后，必定立李胡。况且李胡殘忍暴戾，路人皆知，果真讓他繼承帝位，國家將怎麽辦？"南院大王耶律吼說："這話對啊。我們的主意打定了！"於是集合部隊，召集各將領侍奉世宗在太宗的靈柩前即位。

帝立，以安摶爲腹心，總知宿衛。是歲，約和于潢河横渡。太后問安摶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摶以父死爲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摶爲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决焉。然性太寬，事循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天禄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討，由是中外短之。

皇帝即位後，把安摶作爲心腹，總管宿衛。這一年，在潢河横渡和太后講和。太后問安摶說："我和你有什麽嫌隙？"安摶拿父親的死作爲回答，太后默然。等到設置北院樞密使，皇上命安摶出任，賜給奴婢一百人，寵愛信任無與倫比，有事都讓他决斷。然而安摶稟性過分寬容，處理事務因循苟且，對豪强猾吏横行霸道不能制止。天禄末年，耶律察割興兵進犯皇帝御幄，安摶又不加討伐，因此宫廷内外都指責他。

穆宗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復委用。應曆三年，或誣安摶與齊王罨撒葛謀亂，繫獄死。侄撒給，左皮室詳穩。

穆宗即位，因爲安摶擁立世宗的緣故，不再任用他。應曆三年，有人誣告安摶與齊王耶律罨撒葛謀反，被關進獄中死去。侄兒撒給，任左皮室詳穩。

耶律洼

耶律洼，字敵輦，隋國王釋魯孫，南院夷離堇綰思子。少有器識，人以公輔期之。

耶律洼，字敵輦，隋國王釋魯的孫子，南院夷離堇綰思的兒子。少年時就有器度見識，人們以王公和輔相期待他。

太祖時，雖未官，常任以事。太宗即位，爲惕隱。天顯末，帝援河東，洼爲先鋒，敗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會同中，遷北院大王。及伐晋，復爲先鋒，與梁漢璋戰於瀛州，敗之。

太祖時，耶律洼雖然没有做官，但常常處理一些事務。太宗即位，耶律洼任惕隱。天顯末年，皇帝救援河東，耶律洼爲先鋒，在太原北面打敗了張敬達的軍隊。會同年間，升任北院大王。等到討伐後晋，又爲先鋒，和梁漢璋在瀛州交戰，打敗了他。

太宗崩於欒城，南方州郡多叛，士馬困乏，軍中不知所爲。洼與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諸將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世宗

太宗在欒城逝世，南方的州郡大多反叛，士兵和馬匹困乏，軍隊不知該做什麽。耶律洼和耶律吼决定立世宗，於是命令衆將領説："皇上歸天，帝位無主，永康王是人皇王的嫡出長子，是天意人心所屬望，應當立爲皇帝。有不服從的，按軍法處置。"衆將領都説："是。"世宗即位，

即位，賜官户五十，拜于越。卒，年五十四。

賜給他官户五十户，任命他爲于越。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耶律頹昱

耶律頹昱，字團寧，孟父楚國王之後。父末掇，嘗爲夷離堇。

頹昱性端直。會同中，領九石烈部，政濟寬猛。世宗即位，爲惕隱。天禄三年，兼政事令，封漆水郡王。

及穆宗立，以匡贊功，嘗許以本部大王。後將葬世宗，頹昱懇言於帝曰："臣蒙先帝厚恩，未能報；幸及大葬，臣請陪位。"帝由是不悦，寢其議。薨。

耶律頹昱，字團寧，孟父楚國王的後代。父親末掇，曾經擔任夷離堇。

頹昱稟性正直。會同年間，領九石烈部，爲政寬猛相濟。世宗即位，任惕隱。天禄三年，兼政事令，封爲漆水郡王。

等到穆宗登位，因匡輔贊助的功勞，曾經答應讓他做本部大王。後來在將要安葬世宗的時候，頹昱懇切地對皇帝説："臣下蒙受先帝的厚恩，没有能够報答；幸而趕上大葬，臣下請求參與安葬先帝。"皇帝因此不高興，取消了以他爲本部大王的擬議。去世。

耶律撻烈

耶律撻烈，字涅魯衮，六院部郎君褭古直之後。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

會同間，爲邊部令穩。應曆初，升南院大王，均賦役，勸耕稼，部人化之，户口豐殖。時周人侵漢，以撻烈都統西南道軍援之。周已下太原數城，漢人不敢戰。及聞撻烈兵至，周主遣郭從義、尚鈞等率精騎拒於忻口。撻烈擊敗之，獲其將史彦超，周軍遁歸，復所陷城邑，漢主詣撻烈謝。及漢主殂，宋師來伐，上命撻烈爲行軍都統，發諸道兵救之。既出雁門，宋諜知而退。

耶律撻烈，字涅魯衮，六院部郎君褭古直的後代。他深沉穩重多智謀，有擔負重任的才能。年齡四十尚未做官。

會同年間，撻烈任邊部令穩。應曆初年，升任南院大王，平均賦役，鼓勵耕種，農人受到感化，户口大增。當時後周人入侵北漢，派撻烈統領西南道的軍隊增援北漢。後周已經攻下太原好幾座城市，北漢人不敢交戰。等到聽説撻烈的部隊來了，後周主派遣郭從義、尚鈞等人率領精鋭的騎兵在忻口拒戰。撻烈打敗了他們，俘獲了他們的將領史彦超，後周軍逃回，收復了失陷的城鎮，北漢主拜會撻烈致謝。等到北漢主去世，宋朝的軍隊來進攻，皇上任命撻烈爲行軍都統，調發各道的軍隊救援北漢。出雁門關，宋軍探聽到消息後撤退。

保寧元年，加兼政事令，致政。乾亨初，召之。上見鬚髮皓然，精力猶健，問以政事，厚禮之。以疾薨，年七十九。

撻烈凡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爲周、宋所并者，撻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邊幅，百姓無稱，年穀屢稔。時耶律屋質居北院，撻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議以

保寧元年，撻烈加官兼政事令，辭官還鄉。乾亨初年，又召見他。皇上看見他的鬍子、頭髮都白了，但精力還充沛，向他請教政事，給予優厚的禮遇。撻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撻烈每逢用兵，賞罰嚴明，很得士兵的心。北漢勢單力弱，却不被後周、宋朝所吞并，撻烈是有功勞的。在治所不修邊幅，百姓無所稱美，而年年豐收。當時耶律屋質在北院，撻烈在南院，都有政績，朝廷評議稱他們爲"富民大王"。

爲“富民大王”云。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摶、吼、洼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贊曰：立繼承人必須是嫡子，這是禮的規定。太宗逝世，要不是耶律安摶、耶律吼、耶律洼謀劃而又能決斷，策立世宗；要不是耶律屋質正直而又能勸諫，杜絶太后的偏心，挫折李胡的殘暴，成就了橫渡的和約，那麽内亂將由誰來平定呢？這四位大臣，差不多建立了《春秋》記載的莫大之功啊。

遼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八

耶律夷臘葛　蕭海瓈　蕭護思　蕭思温　蕭繼先

耶律夷臘葛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宫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

應曆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爲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疑諸王有異志，引夷臘葛爲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賜宫户。

時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尸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

遼法，麝歧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麝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悦，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匹，及黑山東抹真之地。

後穆宗被弑，坐守衛不嚴，被誅。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宫分人檢校太師合魯的兒子。

應曆初年，夷臘葛以父親的官蔭入宫做近侍。幾年後，纔擔任殿前都點檢。當時皇上剛剛即位，懷疑衆王子有叛亂的意圖，將夷臘葛看作貧賤時的朋友，一切機密大事都必定要和他謀劃，升他爲寄班都知，并賞賜宫户。

當時皇上酗酒，多次因小事殺人。有個看護野鷄的人因誤傷野鷄而逃跑，抓獲後打算殺掉他，夷臘葛勸阻説："這個罪狀不應當處死。"皇帝竟然殺了他，把尸首交給夷臘葛説："收殮你的老朋友吧！"夷臘葛并不因此停止勸諫。又有監鹿詳穩丢失一頭鹿，被投進獄中等死，夷臘葛又勸阻説："人命最重要，怎麽能因爲一頭動物而殺人呢?"過了好久，那人纔被赦免。

遼朝的法規，雄鹿生有歧角的，祇有天子能够射獵。正趕上秋季打獵，善於學鹿鳴叫的人唤來一頭雄鹿，皇帝命令夷臘葛射獵，雄鹿應弦而倒。皇上非常高興，賞賜他金、銀各一百兩，名馬一百匹，以及黑山以東抹真的土地。

後來穆宗被弑，夷臘葛因爲守衛不嚴密的罪過，被處死。

蕭海瓈

蕭海瓈，字寅的哂。其先遥輦氏時爲本部夷離堇；父塔列，天顯間爲本部令穩。

海瓈貌魁偉，膂力過人。天禄

蕭海瓈，字寅的哂。他的祖先在遥輦氏時任本部夷離堇；父親塔列，天顯年間任本部令穩。

海瓈身材魁偉，體力過人。天禄年間，娶明

間，娶明王安端女藹因翁主。應曆初，察割亂，藹因連坐，繼娶嘲瑰翁主。上以近戚，嘉其勤篤，命預北府宰相選。頃之，總知軍國事。

時諸王多坐反逆，海璆爲人廉謹，達政體，每被命按獄，多得其情，人無冤者，由是知名。漢主劉承鈞每遣使入貢，必别致幣物，詔許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輟朝二日。

蕭護思

蕭護思，字延寧，世爲北院吏。累遷御史中丞，總典群牧部籍。應曆初，遷左客省使。未幾，拜御史大夫。時諸王多坐事繫獄，上以護思有才幹，詔窮治，稱旨，改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

上晚歲酗酒，用刑多濫，護思居要地，踖踖自保，未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年五十七卒。

蕭思温

蕭思温，小字寅古，宰相敵魯之族弟忽没里之子。通書史。太宗時爲奚秃里太尉，尚燕國公主，爲群牧都林牙。思温在軍中，握齱修邊幅，僚佐皆言非將帥才。尋爲南京留守。

初，周人攻揚州，上遣思温躡其後，憚暑不敢進，拔緣邊數城而還。後周師來侵，圍馮母鎮，勢甚張。思温請益兵，帝報曰："敵來，則與統軍司并兵拒之；敵去，則務農作，勿勞士馬。"會敵入束城，我軍退渡滹沱而屯。思温勒兵徐行，周軍數日不動。思温與諸將議曰："敵衆而鋭，戰不利則有後患。不如頓兵以老其

王耶律安端的女兒藹因翁主。應曆初年，耶律察割作亂，藹因受連累被處死，海璆續娶嘲瑰翁主。皇上因爲他是近親，誇獎他勤政誠實，任命他作爲北府宰相的人選。不久，海璆主管軍國大事。

當時諸王大多受到叛逆的牽連，海璆的爲人廉正謹慎，明達政體，經常受命按察獄事，大多能得知實情，没有受到冤枉的人，海璆因此著名。北漢主劉承鈞每次派遣使者進貢，必定另外送給海璆錢財寶物，皇帝下詔允許他接收。海璆五十歲去世，皇帝哀悼他，停止上朝兩天。

蕭護思，字延寧，世代爲北院吏。護思多次升遷至御史中丞，總管群牧部的簿籍。應曆初年，升遷爲左客省使。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當時諸王大多因爲犯罪進入監獄，皇上認爲護思有才幹，命令他竭力懲治，符合旨意，改任北院樞密使，并且下令讓他世代作爲宰相的人選。護思推辭説："我的子孫是否賢能還不知道，能得到一個客省使職位就足够了。"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

皇上晚年酗酒，濫用刑罰，護思處在重要的地位，祇知保護自己，從無一句匡正之言，因此評論的人都輕視他。護思五十七歲時去世。

蕭思温，小字寅古，宰相敵魯的堂弟忽没里的兒子。精通經史典籍。太宗時任奚秃里太尉，娶燕國公主，任群牧都林牙。思温在軍中，氣量狹小，講究衣着、儀表，僚佐都説他不是將帥之才。不久，任南京留守。

當初，後周人攻打揚州，皇上派遣思温在他們的後面跟踪追擊，思温害怕暑熱不敢前進，攻下邊境上的幾座城市就回來了。後來後周的軍隊入侵，包圍了馮母鎮，氣勢特别囂張。思温請求增加援兵，皇帝回答説："敵人來了，就和統軍司一起合兵抗敵；敵人走了，就從事農業，不必使士兵和馬匹辛勞。"等到敵人進入束城，我軍撤退，渡過滹沱河後駐扎下來。思温率領部隊慢慢行走，後周的軍隊幾天没有行動。思温和衆將

師，躡而擊之，可以必勝。"諸將從之。遂與統軍司兵會，飾他説請濟師。周人引退，思温亦還。

領商議説："敵人衆多而且精鋭，作戰失利就會有後患。不如屯駐軍隊來拖疲對方，以後跟踪追擊，可以取勝。"衆將領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和統軍司的士兵會合，假托别的理由請求增兵。後周軍撤退，思温也返回。

已而，周主復北侵，與其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并進，圍瀛州，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計所出，但云車駕旦夕至；麾下士奮躍請戰，不從。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邊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請親征。會周主榮以病歸，思温退至益津，僞言不知所在。遇步卒二千餘人來拒，敗之。是年，聞周喪，燕民始安，乃班師。

不久，後周主又向北進犯，和他的將領傅元卿、李崇進等分幾路同時進攻，圍困瀛州，攻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即將迫近固安。思温不知所措，衹是説皇帝馬上就到；手下軍士踴躍請戰，思温不答應。不久，失陷易州、瀛州、莫州等地，京城附近的人都震驚害怕，往往逃入西山。思温因爲邊防失利，害怕朝廷懲罰自己，上表請求親征。恰巧後周主柴榮因病退回，思温撤退到益津，撒謊説不知後周軍在哪裏。遇到二千多步兵來阻擋，思温打敗了他們。這一年，聽説後周主病亡，燕地的百姓纔得安寧，於是撤軍。

時穆宗湎酒嗜殺，思温以密戚預政，無所匡輔，士論不與。十九年，春蒐，上射熊而中，思温與夷離畢牙里斯等進酒上壽，帝醉還宫。是夜，爲庖人斯奴古等所弒。思温與南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女里等立景宗。

當時穆宗沉湎於酒，喜好殺人，思温以近親參預朝政，没有加以挽救，因此受到輿論的譴責。十九年，春天打獵，皇上射中熊，思温和夷離畢牙里斯等人進酒祝壽，皇帝醉後回宫。當天晚上，被厨工斯奴古等殺害。思温和南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女里等立景宗。

保寧初，爲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預其選。上册思温女爲后，加尚書令，封魏王。從帝獵閭山，爲賊所害。

保寧初年，任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下令讓他世代參與宰相的人選。皇上册立思温的女兒爲皇后，思温加官爲尚書令，封爲魏王。跟從皇帝在閭山打獵，被叛賊殺害。

蕭繼先

蕭繼先，字楊隱，小字留只哥。幼穎悟，叔思温命爲子，睿智皇后尤愛之。乾亨初，尚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蕭繼先，字楊隱，小字留只哥。從小聰明，叔父思温認他爲兒子，睿智皇后特别喜愛他。乾亨初年，娶齊國公主，拜爲駙馬都尉。

統和四年，宋人來侵，繼先率邏騎逆境上，多所俘獲，上嘉之，拜北府宰相。自是出師，繼先必將本府兵先從。拔狼山石壘，從破宋軍應州，上南征取通利軍，戰稱捷力。及親征高麗，以繼先年老，留守上京。卒，年五十八。

統和四年，宋人來侵犯，繼先率領巡邏的騎兵在邊境上迎擊，俘獲的人很多，皇上誇獎他，任命他爲北府宰相。從此出師，繼先必定率領本府士兵首先追隨。占領狼山石壘，參與在應州攻克宋軍，皇上南征奪取通利軍，繼先作戰號稱迅捷有力。等到皇帝親征高麗，因爲繼先年老，留他守衛上京。繼先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繼先雖處富貴，尚儉素，所至以

繼先雖然身處富貴，但崇尚儉樸，他所到之

善治稱，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戚里。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并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籲天”；堯之伐苗民也，吕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之，夷臘葛之諫，凜凜庶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爲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强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群臣於造次動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温處位優重，耽禄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璆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處都以長於治理著稱，因此率兵作戰，從來没有失利，在外戚中名聲很大。

論曰：嗚呼！君主的過失，没有比濫殺無辜更大的了。湯聲討桀，數落他的罪狀説“同時向天地神祇祭告無罪屈死的人”；武王討伐紂，數落他的罪狀説“無罪的人向上天呼吁”；堯討伐苗人，吕侯追述苗人的罪狀説“殺戮無辜”。考察上述史實可以這麽説，耶律夷臘葛的勸諫，儼然有古時候君子的風範。雖然這樣説，但善於勸諫的人并不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勸諫。大概必須事先從心術的細微處預知，如同察看脉象的人，在疾病發生之前就予以治療，就容易奏效。穆宗沉湎於酒喪失賢德，是他憑藉富强的國力來自我放蕩已經很久了。假使臣僚們在他隨意亂來的時候，這邊勸阻那邊諫諍，提醒并警告他，防止他過度，那麽又怎麽會弄到這種地步呢。從這裏可以知道蕭護思、蕭思温所處地位優越重要，却一味貪戀俸禄取悦於君主，真是卑鄙小人！像蕭海璆的斷决獄事，蕭繼先的長於治理，可以説是稱職的官吏吧。

遼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九

室昉　耶律賢適　女里　郭襲　耶律阿没里

室昉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户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識，其精如此。

會同初，登進士第，爲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册禮，詔昉知制誥，總禮儀事。天禄中，爲南京留守判官。應曆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上多昉有理劇才，改南京副留守，决訟平允，人皆便之。遷工部尚書，尋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

統和元年，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太后聞而嘉獎。二年秋，詔修諸嶺路，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時，昉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

八年，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初，晉國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

室昉，字夢奇，是遼國南京人。從小恭謹樸實，專心學習，二十年不出門，即使是同鄉人也不相識，他就是這樣精誠。

會同初年，室昉考中進士，任盧龍巡捕官。太宗進入汴京接受册封大禮，命令室昉知制誥，總管禮儀事務。天禄年間，任南京留守判官。應曆年間，歷次升遷任翰林學士，出入宫廷禁地十餘年。保寧年間，兼政事舍人，皇上多次詢問古今治亂得失之道，他的回答令皇上滿意。皇上稱贊室昉有治理大事的才幹，改任他爲南京副留守，判決案件平正公允，人人都對他滿意。升任工部尚書，不久改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不久，任爲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官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年，監修國史。

統和元年，室昉告老退休，没有批准。進獻《尚書·無逸篇》勸諫，太后聽説後嘉獎他。二年秋天，皇帝下令修建各山嶺的道路，室昉調發民夫二十萬，一天就完工。這時，室昉和韓德讓、耶律斜軫互相友善，同心輔佐政事，整頓清除弊端，知無不言，致力於安撫百姓，減輕賦税，因而法度整飭清明，朝廷没有不同的議論。

統和八年，室昉又請求退休。皇帝下令室昉上朝可以免除跪拜，賜給他几案手杖，太后派閤門使李從訓拿着詔書慰勞問安，讓他常住在南京，封爲鄭國公。當初，晉國公主在南京建立佛寺，皇上答應賜給匾額。室昉上奏説："詔書對無名的寺院全部加罪。現在因爲公主的請求而賞

上從之。表進所撰《實録》二十卷，手詔褒之，加政事令，賜帛六百匹。

賜匾額，不僅違背了以前下的詔書，而且還怕這種風氣更加熾盛。”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室昉上表進獻所編撰的《實録》二十卷，皇帝親手寫詔書贊揚他，加官爲政事令，賞賜帛六百匹。

九年，薦韓德讓自代，不從。上以昉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病劇，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年七十五。上嗟悼，輟朝二日，贈尚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

統和九年，室昉推薦韓德讓替代自己，皇帝不答應。皇上因爲室昉年老苦於寒冷，賞賜貂皮被褥，允許乘坐小車上朝。室昉的病勢加重，皇帝派翰林學士張幹到他的府上授予他中京留守，加封爲尚父。去世，享年七十五歲。皇上嗟嘆哀悼，停止上朝兩天，贈官爲尚書令。室昉生前留言不許厚葬。他擔心别人的贊美過譽，所以自己寫好了墓志。

耶律賢適

耶律賢適，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

耶律賢適，字阿古真，是于越魯不古的兒子。特别愛好學習，有大志，爲人滑稽，玩世不恭，人們都不瞭解他。衹有于越耶律屋質器重他，曾經告訴别人説：“這個人主持國政，天下幸運得很。”

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静退，游獵自娱，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會討烏古還，擢右皮室詳穩。景宗在藩邸，常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疏絶，由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

應曆年間，朝廷大臣大多因爲言論受到譴斥，賢適樂得隱退，以出游打獵自樂，同親戚朋友談論都不涉及時事。等到討伐烏古回來，升任右皮室詳穩。景宗在王府時，經常同韓匡嗣、女里等人一起游玩，言論時有譏諷，賢適勸景宗應當儘早和他們疏遠絶交，因此穆宗始終不懷疑景宗，這是賢適的功勞。

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尋遥授寧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踐阼，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爲腹心，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爲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首職，罔敢偷惰，累年滯獄悉決之。

景宗登位，賢適因功加官爲檢校太保，不久遥授寧江軍節度使，賜號推忠協力功臣。當時皇帝剛剛即位，懷疑各王可能萌發非分之想，暗中把賢適作爲心腹，加官爲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天，拜任北院樞密使，兼侍中，賜號保節功臣。三年，任西北部兵馬都部署。賢適忠誠敏捷，推誠待人，即使休息時也不忘政務。因此官吏們都把職責放在首位，不敢苟且懶惰，多年的積案都得到了判決。

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熏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賢適患之，言于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允，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疾

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恃寵放肆，以及皇帝的姨母、保姆勢焰熏灼。一時間行賄請托，門庭若市。賢適爲此感到憂患，向皇帝進言，没有回答；因病辭職，又不答允，下令鑄造手印來處理事務。乾亨初年，病情加劇，皇帝

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

答應了賢適辭職的請求。第二年，封爲西平郡王，去世，享年五十三歲。兒子叫觀音，爲大同軍節度使。

女里

女里，字涅烈衮，逸其氏族，補積慶宫人。應曆初，爲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群侍中。

女里，字涅烈衮，散失了他的姓氏宗族，補充爲積慶宫人。應曆初年，任習馬小底，因母親去世離任。有一天他來到雅伯山，見到一個巨人，驚慌而逃。巨人阻止他説："不要怕，我是土地神。你在這裏埋葬你的母親後，應當迅速奔赴京城，必定顯貴。"女里聽從了土地神的話，積官升任馬群侍中。

時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宫，待遇殊厚，女里亦傾心結納。及穆宗遇弑，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衛。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宫都部署，賞賚甚渥，尋加守太尉。北漢主劉繼元聞女里爲上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禮。

當時景宗在王府，因女里出自本宫，對他的待遇特别優厚，女里也傾心結交。等到穆宗被弑，女里奔赴景宗處。當天晚上，糾集五百禁兵保衛景宗。景宗即位後，女里因擁戴有功，加官爲政事令、契丹行宫都部署，賞賜很豐厚，不久加官守太尉。北漢主劉繼元聽説女里受到皇上信任，每逢他的生日必定送來賀禮。

女里素貪，同列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氈裘爲枲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爲笑。其貪猥如此。

女里素來貪婪，同僚蕭阿不底也喜好受賄，兩人互相友善。某人的氈裘衣服被枲耳的果實挂住，有人開玩笑説："如果遇到女里、阿不底，必定全部取走它們！"作爲笑話流傳。女里就是這樣貪婪卑鄙。

保寧末，坐私藏甲五百屬，有司方按詰，女里袖中又得殺樞密使蕭思温賊書，賜死。

保寧末年，因爲女里私藏鎧甲五百副，有關部門正在審訊他，又從他的衣袖中搜到謀殺樞密使蕭思温的叛賊的書信，因此命令他自殺。

女里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迹，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

女里善於識别馬匹，曾經在郊野行走，看見幾匹馬的脚印，他指着其中一個説："這是非凡的駿馬啊！"用自己的馬交换它，果然是駿馬。

郭襲

郭襲，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識治體。久淹外調。景宗即位，召見，對稱旨，知可任以事，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

郭襲，不知何處人。他生性端正耿直，懂得治國大體。長期滯留在地方任職。景宗即位，召見他，對答令皇上滿意，知道他可以承擔大事，任爲南院樞密使，不久加官兼政事令。因爲皇帝多次巡游打獵，郭襲上書勸諫説："過去唐高祖愛好打獵，蘇世長説不滿一百天算不上快樂，高祖當天就停止打獵，史書上稱頌他的美德。臣下想到聖祖創業艱難，修治道德，安排政事，宵衣旰食，毫不懈息。穆宗追求無限的欲望，不顧國

内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游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橛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况南有强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爲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賜協贊功臣，拜武定軍節度使，卒。

家大事，天下的人都愁悶怨恨。陛下繼承帝位，國内翕然盼望中興之治。十多年間，征伐不斷，而寇賊未滅；年穀雖然豐登，但戰争創傷還没有平復。正該小心地修身反省，以作長遠打算。我從旁聽説陛下恣意巡游打獵，勝過從前。萬一出現馬嚼子和車軸折斷的事件，搏擊猛獸而被反咬的變故，後悔又怎麽來得及呢？何况南邊有强敵伺機而動，聽到消息後難道不會動心嗎？臣下希望陛下節制追逐禽獸暢飲美酒的歡樂，爲百姓和國家考慮，就會有永久的太平。”皇上閲後稱好，賜號協贊功臣，封武定軍節度使，去世。

耶律阿没里

耶律阿没里，字蒲鄰，遥輦嘲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

保寧中，爲南院宣徽使。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斜軫參預國論，爲都統。以征高麗功，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燕，上親征，阿没里爲都監，屢破敵軍。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没里立禁捕法，盗始息。

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没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致仕，卒。

耶律阿没里，字蒲鄰，遥輦嘲古可汗的四世孫。從小聰明。

保寧年間，任南院宣徽使。統和初年，皇太后代理國政，阿没里和耶律斜軫一起參與國事的計議，任都統。因爲征討高麗有功，升任北院宣徽使，加官爲政事令。四年春天，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犯燕地，皇上親征，阿没里任都監，多次打敗敵軍。十二年，皇上行宫盗賊很多，阿没里設立拘捕法則，盗賊纔被平息。

在這之前，叛亂者的家族，兄弟不知情的也受到牽連治罪。阿没里勸諫道：“兄弟雖説是同胞，但禀性各不相同，一人進行謀反，即使并不知情，也要因牽連而受到懲罰，這是懲罰了無罪的人。從現在起，即使是住在一起的兄弟，對不知情的人不要牽連治罪。”太后嘉獎他并采納了這一個建議，記下來作爲法令。阿没里退休，去世。

阿没里性好聚斂，每從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請爲豐州，就以家奴閻貴爲刺史，時議鄙之。子賢哥，左夷離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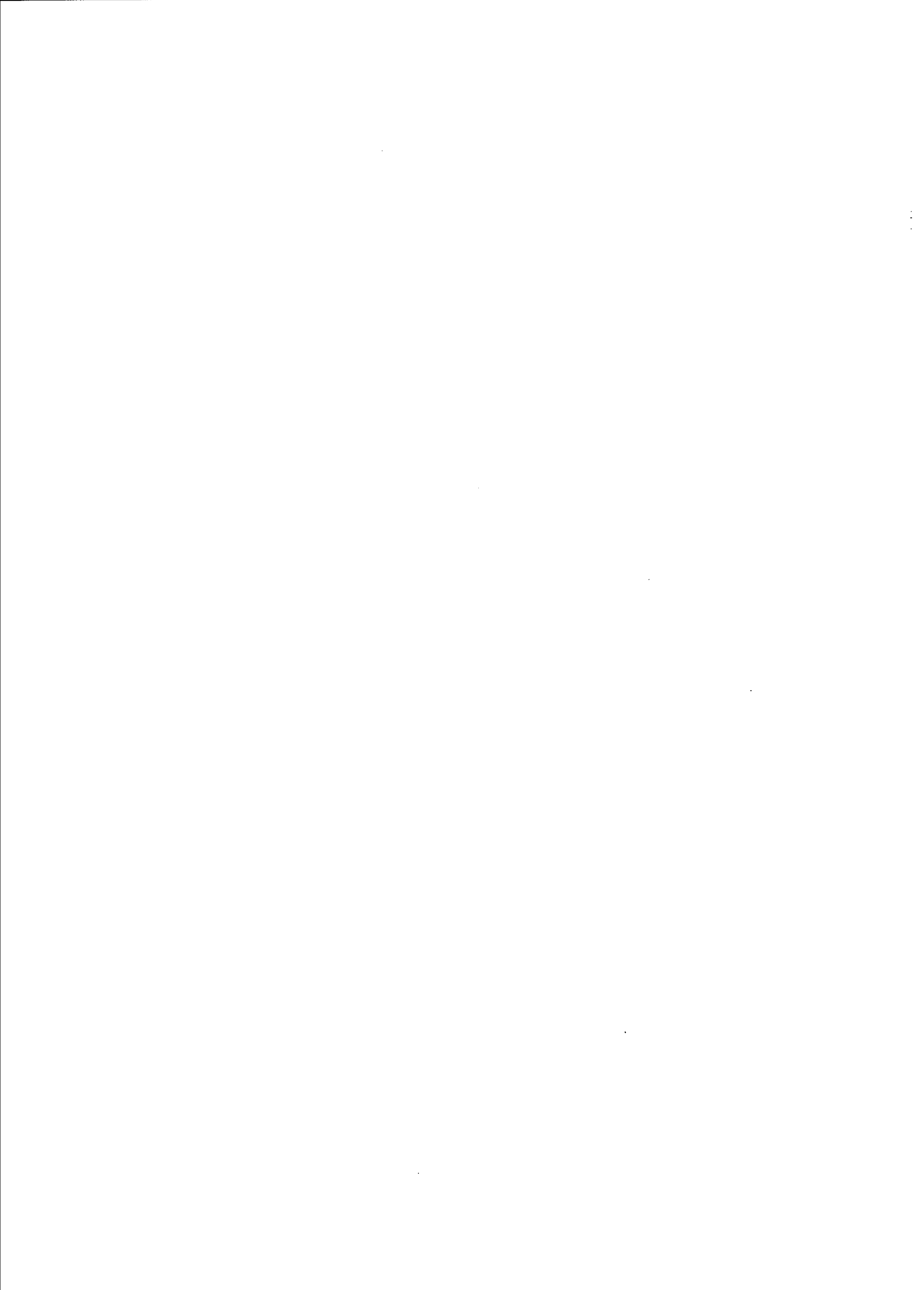
阿没里生性好聚斂，他把每次參與征討所掠奪的人口，聚集起來建立城市，請求作爲豐州，讓家奴閻貴任刺史，時論很鄙視他。兒子叫賢哥，爲左夷離畢。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醟虐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群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没里請免同氣之

論曰：景宗時代，人人盼望中興，難道是他念念不忘各種功績的結果？大概承接穆宗酗酒肆虐之後，做好事比較容易吧；也是臣僚們大多賢惠，從左右協助的功勞。室昉進獻《無逸》之篇，郭襲陳獻諫阻打獵的奏疏，耶律阿没里請求

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鑒者也。

免除兄弟們的牽連治罪，所謂仁人的言論，它的收獲廣博啊。耶律賢適忠誠耿直，也是近世的名臣。女里貪婪卑鄙，後世的人應當引以爲戒。



遼史卷八十

列傳第十

張儉　邢抱朴　馬得臣　蕭朴　耶律八哥

張儉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産，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

張儉，宛平人。禀性正直誠實，不追求外表的修飾。統和十四年，考中進士第一名，調任雲州幕官。按照過去的規矩，皇帝經過之處，當地長官應當有所進獻。聖宗到雲中打獵，節度使進言說："臣下的境内没有别的土産，衹有幕僚張儉，他是一代之寶，願意奉獻他。"在這之前，皇上夢見四個人在旁侍奉，賞賜每人兩口食物，等到聽到張儉的名字，纔明白夢的意思。召見張儉，見他容貌舉止質樸無華；問到當世之務，張儉隨口奏説了三十多件事。從此皇上對他的寵遇不同一般，歷任清高顯貴的官職，號稱幹練明達。

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眷倚，參知政事吴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

開泰年間，張儉多次升任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任武定軍節度使，調任鎮守大同。六年，張儉入朝任南院樞密使。皇帝正寵愛倚重他，參知政事吴叔達和他不相投合，皇帝惱怒，貶叔達爲康州刺史，任張儉爲左丞相，封爲韓王。皇帝病重，張儉接受遺詔輔立太子，這就是興宗。興宗賜張儉爲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任太師、中書令，加封尚父，改封陳王。

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

重熙五年，皇帝親臨禮部貢院并親自考試進士，都是張儉啓發。進見時皇帝不直呼其名，賜給詩作予以贊美。張儉衹穿粗綢衣服，吃飯没有第二種菜，月薪如有剩餘，就周濟親戚朋友。隆冬時節，張儉在便殿奏事，皇帝見他穿的袍子又舊又難看，秘密地命令近侍用火夾在他衣服上穿

“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没矣。”乃從之。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

洞作爲記號，結果多次看見他都没有更換衣服。皇帝問他原因，張儉回答說：“我穿這件袍子已經三十年了。”當時崇尚奢侈靡麗，所以張儉用這種行動對皇帝加以諷諫。皇上憐憫他的清苦貧寒，讓他任意選取內府中的財物，張儉奉詔，衹拿三匹布就出來了，因此更加受到誇獎和器重。張儉有五個弟弟，皇上打算全部賜予進士及第，張儉堅決推辭。有關部門抓獲八名强盜，殺掉他們後，纔抓到真正的盜賊。他們的家屬申訴冤枉，張儉三次請求爲受冤者昭雪。皇上勃然大怒說：“你想要我償命嗎！”張儉說：“八家的老幼無處伸冤，稍稍加以撫恤，使他們能够收尸掩埋，就可以安慰生者和死者了。”於是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張儉擔任宰相二十多年，對政事的補益很多。

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悦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二十二年薨，年九十一，敕葬宛平縣。

張儉退休回家，正碰上宋朝的國書用辭不合禮節，皇上打算親征。親臨張儉的府第，尚食先去準備飯菜，張儉推辭了；張儉進獻葵菜湯和乾飯，皇帝吃得津津有味。皇上慢慢地詢問計策，張儉盡力陳説利害，并且説：“祇需派遣一名使者前去責問他們，何必遠勞皇帝親征呢？”皇上高興地放棄了親征。又在張儉的府第賞賜宴席，器具玩好都送給了他。重熙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一歲，皇帝下令埋葬在宛平縣。

邢抱朴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也。抱朴性穎悟，好學博古。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邢簡的兒子。抱朴生性聰明，喜好學習，博通古事。

保寧初，爲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加禮部侍郎。統和四年，山西州縣被兵，命抱朴鎮撫之，民始安，加户部尚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録》。決南京滯獄還，優詔褒美。十年，拜參知政事。以樞密使韓德讓薦，按察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協人望。尋以母憂去官，詔起視事。表乞終制，不從；宰相密諭上意，乃視事。人以孝稱。及耶律休哥留守南京，又多滯獄，復詔抱朴平決之，人無冤者。改

保寧初年，抱朴任政事舍人，知制誥，多次升官至翰林學士，加官爲禮部侍郎。統和四年，燕山以西的州縣遭受戰亂，命令抱朴前去鎮守撫慰，百姓纔得到安定，加官爲户部尚書。升任翰林學士承旨，和室昉一起編修《實録》。他判決南京長久不決的積案回來，皇上特意下詔嘉獎他。十年，拜任參知政事。因樞密使韓德讓的推薦，巡察考核各道守令賢能與否從而貶斥或提升他們，大得人望。不久因他母親去世而離職，下詔命令他復職辦事。抱朴上表請求守完母喪，皇帝不答應；宰相秘密地把皇上的旨意告訴他，他纔出來任職。人們以孝道稱贊他。等到耶律休哥

南院樞密使，卒，贈侍中。

留守南京，又增加了長期不決的積案，再次下詔讓抱朴前去評定判決，没有寃枉一個人。改任南院樞密使，去世，贈官爲侍中。

初，抱朴與弟抱質受經于母陳氏，皆以儒術顯，抱質亦官至侍中，時人榮之。

當初，抱朴和弟弟抱質向母親陳氏學習經書，都以儒學顯貴，抱質也官至侍中，當時的人以此爲榮。

馬得臣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

馬得臣，南京人。喜好學習，博通古事，善於寫文章，尤其善於寫詩。保寧年間，多次升遷任政事舍人、翰林學士；經常參與朝廷的議事，以正直著稱。乾亨初年，宋朝的軍隊多次侵犯邊境，任命得臣爲南京副留守，又任翰林學士承旨。

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閲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録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

聖宗即位，皇太后代理國事，得臣兼侍讀學士。皇上閲讀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篇《紀》，得臣就抄録這三位皇帝行爲處事可供效法的章節進獻。等到隨同皇帝討伐宋朝的時候，得臣進言説，投降的不可殺，逃跑的不可追，三心二意的另當别論。皇帝下令聽從他的建議。不久得臣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

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曰：

當時皇上打馬球没有節制，得臣上書規勸説：

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宫，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

臣下認爲，房玄齡、杜如晦是隋末的書生，假如不遇見唐太宗，怎能成爲一代名相呢？臣下雖然没有才幹，但陛下在東宫時，臣下有幸位列侍從，現在又得以侍奉皇上讀書，却未能對聖明有所補益。陛下曾經拿貞觀、開元時的事詢問臣下，臣下請求略作陳述。

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内殿；玄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

臣下聽説唐太宗侍奉太上皇宴飲完畢，就拉着小車子送到内殿；玄宗和兄弟們歡飲，全用家人的禮節。陛下繼承祖先的帝位，親自侍奉太后，可謂最孝順了。臣下更希望在定時探親之餘，和睦六親，增加愛敬，那麽陛下親近親人的品行，就比得過唐太宗、玄宗兩位皇帝了。

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

臣下又聽説唐太宗、玄宗兩位皇帝專心玩味經書和史書，多次召引公卿大臣講學，一直講到太陽偏西。所以當時天下一致

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

追隨這種風氣，文治興隆。現在陛下留意典籍，解釋章句，臣下希望陛下探討經書的義理，進一步鑽研并專心施行，唐太宗、玄宗兩位皇帝的政績就不難達到了。

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球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横馳騖，不顧上下之分，争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群臣之願也。

臣下又聽説唐太宗射猪，唐儉諫阻他；玄宗以鷹助獵，韓休規勸他；兩位皇帝没有誰不高興聽從的。現在陛下以騎馬打球爲快樂，臣下愚昧，思考這件事，有三點不適宜的，所以不躲避刑罰而陳説。我以爲君主和臣下一同游戲，不免要相互争搶，君主搶到了，臣下就慚愧，對方輸了己方就高興，這是第一個不適宜。躍馬揮杖，縱横飛奔，不顧皇上和臣下的身份，争先取勝，有失人臣的禮節，這是第二個不適宜。輕視皇帝的尊嚴，貪圖一時的歡樂，萬一發生馬嚼子或籠頭的斷失，這種情况對國家、太后怎麼交待呢？這是第三個不適宜。倘若陛下不以臣下的話爲迂腐，稍稍賜予省覽，這就是天下的福氣，臣僚們的心願啊。

書奏，帝嘉嘆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

書上奏之後，皇帝贊嘆了很久。得臣不久去世，贈官太子太保，下詔有關部門給予安葬。

蕭朴

蕭朴，字延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爲聖宗詩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長，博學多智。開泰初，補牌印郎君，爲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牙。帝問以政，朴具陳百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悦曰："吾得人矣！"擢左夷離畢。時蕭合卓爲樞密使，朴知部署院事，以酒廢事，出爲興國軍節度使，俄召爲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明年，拜北府宰相，遷北院樞密使。時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别嫡庶，由是争訟紛起。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朝議多取决之。封蘭陵郡王，進王恒，加中書令。及大延琳叛，詔安撫東京，以便宜從事。

蕭朴，字延寧，國舅少父房的族人。父親勞古，因善於寫文章，成爲聖宗的詩友。蕭朴從小就像老成的人，等到長大，學問淵博，智謀很多。開泰初年，補官牌印郎君，任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不久改任南面林牙。皇帝拿政事問他，蕭朴陳述百姓的疾苦，國家用度節餘和虧損，皇帝高興地説："我得到人才了！"提升他爲左夷離畢。當時蕭合卓任樞密使，蕭朴知部署院事，因爲飲酒耽誤了公事，貶爲興國軍節度使，不久召他任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第二年，任北府宰相，升任北院樞密使。當時太平日久，皇帝用心於筆墨，開始繪製族譜和玉牒用來區别嫡族和庶族，從此争論和訴訟紛紛而來。蕭朴有做官的才能，能够瞭解皇帝的心意。敷陳上奏符合旨意，朝廷議事大多采用他的意見來作决定。封他爲蘭陵郡王，進封恒王，加官爲中書令。等到大延琳反叛時，皇帝命令他安撫東

京，讓他見機行事。

興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所誣被害，朴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爲之嘔血。重熙初，改王韓，拜東京留守。及遷太后于慶州，朴徙王楚，升南院樞密使。四年，王魏。薨，年五十，贈齊王。子鐸剌，國舅詳穩。

興宗即位，皇太后代理國事，國家大事一概委任給弟弟孝先。正當仁德皇后因被馮家奴誣告而被殺害時，蕭朴多次陳訴皇后的冤枉，没有回答。每當想到這件事情，蕭朴都爲之吐血。重熙初年，改封韓王，任東京留守。等到將太后徙居慶州的時候，蕭朴改封楚王，升任南院樞密使。四年，封爲魏王。去世，享年五十歲，贈爲齊王。兒子叫鐸剌，爲國舅詳穩。

耶律八哥

耶律八哥，字烏古鄰，五院部人。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統和中，以世業爲本部吏。未幾，升閘撒狘，尋轉樞密院侍御。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扈從有功，擢上京留守。

耶律八哥，字烏古鄰，五院部人。從小聰慧，書看一遍就能背誦。統和年間，繼承世襲的官位，擔任本部官吏。不久，升任閘撒狘，很快轉官任樞密院侍御。正趕上宋將曹彬、米信侵犯燕地，八哥因護衛皇帝有功，提升上京留守。

開泰四年，召爲北院樞密副使。頃之，留守東京。七年，上命東平王蕭排押帥師伐高麗，八哥爲都監，至開京，大掠而還。濟茶、陀二河，高麗追兵至。諸將皆欲使敵渡兩河擊之，獨八哥以爲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乃危道也；不若擊於兩河之間。"排押從之，戰，敗績。明年，還東京，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統領之，上從其言，置都知押班。後以茶、陀之敗，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卒。

開泰四年，召八哥爲北院樞密副使。不久，留守東京。七年，皇上命令東平王蕭排押率領軍隊討伐高麗，八哥爲都監，打到開京，大肆搶掠後返回。渡過茶、陀兩條河後，高麗的追兵趕到。衆將領都想讓敵人渡過兩條河後再行掩擊，惟獨八哥認爲不行，他説："敵人如果渡過河，就必定會拼死作戰，這是危險的計策；不如在兩條河之間襲擊敵人。"排押聽從了他的意見，在兩條河之間作戰，排押的軍隊潰敗。第二年，八哥返回東京，上奏説渤海承奉官應當有官員統領，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設置都知押班。後來因爲茶河、陀河的潰敗，八哥被削去使相，降爲西北路都監，去世。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甄别守令，大愜人望。兩决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藎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爲盛。

論曰：張儉的名字應了皇帝的夢，於是得到皇帝的知遇。穿舊袍子不换，意在敦勸淺陋的習俗。功業著稱於兩朝，當世稱他爲賢相，并不過分。邢抱朴甄别守令，大得人望。兩次判决長期未决的積案，老百姓没有冤獄。馬得臣引用盛唐的治績來規勸皇帝。蕭朴痛心皇后受到誣害，以至於吐血。這四個人，都以明曉經學取得職位，像這樣竭盡忠心，是很相稱的。聖宗所得人才，在這時爲最盛。

遼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十一

耶律室魯 歐里斯　王繼忠　蕭孝忠　陳昭袞　蕭合卓

耶律室魯

耶律室魯，字乙辛隱，六院部人。魁岸，美容儀。聖宗同年生，帝愛之。甫冠，補祗候郎君。未幾，爲宿直官。

及出師伐宋，爲隊帥，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統軍使蕭撻覽略地趙、魏，有功，加檢校太師，爲北院大王。攻拔通利軍。宋和議成，特進門下平章事，賜推誠竭節保義功臣。

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人空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絹，彼此利之。拜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韓德讓知北院，職多廢曠，室魯拜命之日，朝野相慶。

從上獵松林，至沙嶺卒，年四十四，贈守司徒、政事令。二子：十神奴、歐里斯。十神奴，南院大王。

耶律室魯，字乙辛隱，六院部人。身材魁偉，容貌俊美。和聖宗同一年出生，皇帝喜愛他。耶律室魯剛滿二十歲，補官爲祗候郎君。不久，任宿直官。

等到出兵討伐宋朝時，室魯任隊帥，跟隨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統軍使蕭撻覽攻占趙、魏，有功勞，加官爲檢校太師，任北院大王。攻下通利軍。與宋朝和議成功，特進門下平章事，賜號推誠竭節保義功臣。

因本部缺少很多用作俸祿的羊，部人窮困，請求用老弱的羊和皮毛，每年交換南部的絹，這樣對雙方都有利。拜任北院樞密使，封爲韓王。自從韓德讓知北院以來，職事大多荒廢，室魯被任命之日，朝廷内外共同慶賀。

室魯跟隨皇上到松林打獵，抵達沙嶺去世，享年四十四歲，追贈守司徒、政事令。兩個兒子：十神奴、歐里斯。十神奴爲南院大王。

耶律歐里斯

歐里斯，字留隱。少有大志，未冠，補祗候郎君。

開泰初，爲本部司徒。秩滿閑居，徵爲郎君班詳穩。遷右皮室詳穩，將本部兵，從東平王蕭排押伐高麗，至茶、陀二河，戰不利。歐里斯獨全軍還，帝嘉賞。終西南面招討使。

耶律歐里斯，字留隱。從小有大志，不滿二十歲，補官爲祗候郎君。

開泰初年，歐里斯任本部司徒。任期滿後閑居無事，被徵召爲郎君班詳穩。升任右皮室詳穩，率領本部士兵，跟隨東平王蕭排押討伐高麗，到茶、陀兩條河之間，作戰失利。惟獨歐里斯全軍撤回，皇帝嘉獎他。官至西南面招討使。

王繼忠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爲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

統和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户部使，以康默記族女女之。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

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繼忠弧矢、鞭策及求和札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息戰。每敕邊事，嚴諭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衆所具悉，爾亦備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當别使往請。"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宫户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

開泰五年，爲漢人行宫都部署，封琅邪郡王。六年，進楚王，賜國姓。上嘗燕飲，議以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蕭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繼忠爲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拜樞密使。

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懷玉，仕至防禦使。

王繼忠，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在宋朝做官任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

統和二十一年，宋朝派遣繼忠屯駐定州的望都，率輕騎窺視我軍，遇到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人，俘獲了他。太后知道他的賢能，授任户部使，把康默記的侄女嫁給了他。繼忠自己也感激昂揚，事事必定竭盡全力。宋朝因爲繼忠是前朝的舊臣，每逢派遣使者來，都必定有附帶的賞賜給他，聖宗允許他接受。

統和二十二年，宋朝的使者來訪，送給繼忠弓箭、馬鞭與求和公文，公文中有這樣的話："自從我即位，愛護和養育百姓。不想動用武力，衹是想停止戰争。每每發布邊防命令，嚴厲告誡守臣。對於北方百姓，不許稍有侵擾，大家全都知道，你也一概明瞭。從前已讓知雄州何承矩表達這一誠意，從此以後杳無回音。你可秘密禀告，如果答應講和，就當另外派人前來請和。"下詔讓繼忠和宋朝的使者相見，允許講和。因繼忠家没有奴隸，賞賜宫户三十户，加官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

開泰五年，繼忠任漢人行宫都部署，封爲琅邪郡王。六年，進封楚王，賜他姓耶律。皇上曾經在宴飲的時候，商議以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繼忠説："合卓雖然有辦理公文案卷之才，但不識大體；蕭敵烈才幹和品行都具備，可以擔任。"皇上没有采納他的意見，竟自任用了合卓。等到派遣合卓討伐高麗，繼忠任行軍副部署，攻打興化鎮，一個多月還没有攻克。軍隊返回後，皇上説他有知人之明，任樞密使。

太平三年，繼忠辭官，去世。兒子懷玉，官做到防禦使。

蕭孝忠

蕭孝忠，字撒板，小字圖古斯。志慷慨。開泰中，補祗候郎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殿前都點檢。太平中，擢北府宰相。

重熙七年，爲東京留守。時禁渤海人擊球，孝忠言："東京最爲重鎮，

蕭孝忠，字撒板，小字圖古斯。慷慨有大志。開泰年間，補官爲祗候郎君，娶越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歷官升至殿前都點檢。太平年間，提升爲北府宰相。

重熙七年，孝忠任東京留守。當時禁止渤海人打馬球，孝忠進言："東京最爲重鎮，没有追

無從禽之地，若非球馬，何以習武？且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從之。

十二年，入朝，封楚王，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并爲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追封楚國王。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爲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官户守冢。子阿速，終南院樞密使。

逐禽獸的地方，如果没有馬球，用什麽習武呢？况且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分别彼此？應該解除這一禁令。”朝廷聽從他的意見。

重熙十二年，孝忠入朝，封爲楚王，任北院樞密使。國朝的制度，把契丹人、漢人分别由北院、南院樞密統治，孝忠上奏説：“一個國家兩個樞密，風俗因此不同。假若合并爲一個，那麽天下就幸運得很了。”事情還没來得及施行，孝忠去世。追封爲楚國王。皇帝穿着素服親自前來哀悼，赦免幾個死囚，來爲孝忠求福。安葬這天，皇上親臨，賜給宫户守墓。兒子阿速，官至南院樞密使。

陳昭袞

陳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譯鞮，勇而善射。統和中，補祗候郎君，爲奚拽剌詳穩，累遷敦睦宫太保，兼掌圍場事。

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吕德懋賦以美之。

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討都監，卒。

陳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擅長翻譯，勇猛而且善於射箭。統和年間，補官爲祗候郎君，任奚拽剌詳穩，歷官升至敦睦宫太保，兼掌圍場事。

開泰五年秋天，大獵，皇帝射虎，因馬跑得太快，箭來不及發出。老虎發怒，奮起虎威直奔皇帝。左右臣僚驚慌而逃，昭袞捨棄坐騎，捉住老虎的兩隻耳朵騎了上去。老虎駭怕，立即逃跑。皇上命令衛士追趕射虎，昭袞大叫着阻止他們。老虎雖然翻過山，昭袞終究没有掉到地上。伺機拔出佩刀殺死老虎。運到皇帝面前，皇上對他慰問犒勞了很長時間。當天就擺設宴席，把席上的金銀器具全部賜給了他，特别加賜節鉞，提升他爲圍場都太師，賜他姓耶律，命令張儉、吕德懋作詩來贊美他。

昭袞調任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任西南面招討都監，去世。

蕭合卓

蕭合卓，字合魯隱，突吕不部人。始爲本部吏。統和初，以謹恪，補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合卓爲中丞，以太后遺物使宋。還，遷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三年，爲左夷離畢。

合卓久居近職，明習典故，善占對，以是尤被寵渥，升北院樞密使。

蕭合卓，字合魯隱，突吕不部人。最初爲本部官吏。統和初年，因爲他謹慎謙恭，補官爲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樞密使韓德讓推薦合卓任中丞，帶着太后遺物出使宋朝。回來後，升任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三年，任左夷離畢。

合卓長時間在朝中做官，熟知典章制度和掌故，善於隨口應對，因此特别受到厚愛，升任北

時議以爲無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樞密使王繼忠侍宴，又譏其短。帝頗不悅。六年，遣合卓伐高麗，還，時求進者多附之；然其服食、僕馬不加于舊。帝知其廉，以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豪貴奔趨于門。

院樞密使。當時議論認爲他没有完美的德行，不可重用；南院樞密使王繼忠陪同皇帝宴飲，又譏刺他的短處。皇帝很不高興。開泰六年，派遣合卓討伐高麗，回來後，一時間乞求進升的人多依附他；但他的衣服飲食、奴僕馬匹并没有比過去增多。皇帝知道他廉潔，把親屬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下詔允許親戚朋友贈送禮物，富豪權貴都往他的家攀附。

太平五年，有疾，帝欲臨視，合卓辭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帝從之。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慎勿舉勝己者。"朴出而鄙之。是日卒。子烏古，終本部節度使。

太平五年，合卓患病，皇帝打算親自去探視，合卓推辭説："我没有功勞，却承蒙重用。現在容貌憔悴，恐怕陛下見到後傷心。"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正逢北府宰相蕭朴來探問病情，合卓握着他的手説："我死後，你必定任樞密使，千萬不要推薦勝過自己的人。"蕭朴出來後鄙視他。合卓在這天去世。兒子烏古，官做到本部節度使。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鑒，奚足尚哉！孝忠、昭衮，皆有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朴毋舉勝己者任樞密，其誤國之罪大矣！

論曰：統和時期的衆臣僚中，在朝廷中名聲昭著的人很多。耶律室魯任樞密使，朝廷内外交相慶賀，必定有得民心的地方。王繼忠既然不能以死報國，即使溝通了南北兩朝的和議，具有知人之明，又哪裏值得尊崇！蕭孝忠、陳昭衮，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蕭合卓臨死，教蕭朴不要推薦勝過自己的人任樞密，他貽誤國家的罪過就大了！

遼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德威 滌魯 制心　耶律勃古哲　蕭陽阿
武白　蕭常哥　耶律虎古 磨魯古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子也。統和十九年，賜名德昌；二十二年，賜姓耶律；二十八年，復賜名隆運。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的兒子。統和十九年，賜名爲德昌；二十二年，賜姓耶律；二十八年，又賜名爲隆運。隆運穩重厚道有智謀，精通治國之道，喜好建功立業。

侍景宗，以謹飭聞，加東頭承奉官，補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軍節度使，代其父匡嗣爲上京留守，權知京事，甚有聲。尋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糺詳穩奚底、統軍蕭討古等敗歸，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禦。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隆運邀擊，又破之。以功拜遼興軍節度使，徵爲南院樞密使。

隆運侍奉景宗，以謹慎細心聞名，加東頭承奉官，補授樞密院通事，轉調爲上京皇城使，挂銜彰德軍節度使，替代他的父親匡嗣任上京留守，權知京事，頗有聲望。不久又替代父親鎮守南京，當時人以他爲榮。宋軍奪取河東，侵略燕地，五院糺詳穩奚底、統軍蕭討古等戰敗後回城，宋軍包圍南京，招降和攻打急切，人心不穩。隆運登上城樓，日夜守禦。援軍到來，解圍。等到在高梁河交戰，宋軍敗逃，隆運在中途襲擊，打敗了他們。因功任遼興軍節度使，徵召爲南院樞密使。

景宗疾大漸，與耶律斜軫俱受顧命，立梁王爲帝，皇后爲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統和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將十萬衆來侵，隆運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師還，與北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上言山西四州數被兵，加以歲饑，宜輕税賦以來流民，從之。六年，太后觀擊鞠，胡里室突隆

景宗病勢危急，隆運和耶律斜軫一起接受遺詔，立梁王爲帝，皇后爲皇太后，代理國事，隆運總管值宿守衛的事務，太后更加寵信他。統和元年，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宋朝派遣曹彬、米信率領十萬大軍入侵，隆運跟隨太后出兵打敗了他們，加官守司空，封爲楚國公。軍隊返回，隆運和北府宰相室昉共同執掌國事。隆運上奏説燕山以西四州多次遭受戰亂，加上災荒，應當減輕賦税招徠流民，朝廷聽從。六年，太后觀看打馬球，胡里室衝撞隆運落馬，太

運墜馬，命立斬之。詔率師伐宋，圍沙堆，敵乘夜來襲，隆運嚴軍以待，敗走之，封楚王。九年，復言燕人挾奸，苟免賦役，貴族因爲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趙智戒諭，從之。

后下令立刻殺掉他。下詔命隆運率領軍隊討伐宋，包圍了沙堆，敵人乘着夜色前來偷襲，隆運嚴陣以待，打敗了他們，封爲楚王。九年，又上奏說燕人奸猾，用不正當的手段請求免除賦税勞役，貴族乘機中飽私囊，可派北院宣徽使趙智前去警告他們，朝廷聽從了。

十一年，丁母憂，詔强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運代爲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興化功臣。十二年六月，奏三京諸鞫獄官吏，多因請托，曲加寬貸，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又表請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真大臣之職。"優加賜賚。服闋，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會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薨，詔隆運兼之。久之，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及請平諸郡商賈價，并從之。

統和十一年，隆運爲母親守喪，下詔讓他節哀任職。第二年，室昉退休，讓隆運代任北府宰相，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號興化功臣。十二年六月，上奏説三京地區審理案件的官吏，大多因爲受人請托，有意寬大，或者胡亂施行拷打，請求給予禁止。皇上批准了他的奏本。他又上表請求委任賢才去除奸邪，太后高興地說："引薦賢才輔佐政事，正是大臣的職責。"從優加以賞賜。服喪期滿，兼攝太保、兼政事令。恰遇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去世，命隆運兼任其職。很久後，任大丞相，進封齊王，總管南北二樞密院、南北二宰相府事務。因南京、平州年成歉收，隆運上奏請求免除百姓的農具錢，并且請求平抑各郡商人貿易的物價，朝廷都采納。

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及河，許宋成而還。徙王晋，賜姓，出宫籍，隸橫帳季父房後，乃改賜今名，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

統和二十二年，跟隨太后南征，到了黄河，與宋朝締約而回。改封晋王，賜姓耶律，遷出他在宫衛的户籍，隸屬於橫帳季父房後，於是改賜現在的名字，地位在親王之上，賜給田宅和陪葬地。

從伐高麗還，得末疾，帝與后臨視醫藥。薨，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謚文忠，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無子。清寧三年，以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天祚立，以皇子敖盧斡繼之。弟德威，侄制心。

耶律隆運參與討伐高麗回來，四肢癱瘓，皇帝和皇后親自前來看病問藥。隆運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贈尚書令，謚號爲文忠，官府給予安葬用具，在乾陵旁爲他建廟。隆運没有兒子。清寧三年，以魏王耶律貼不的兒子耶魯作爲他的嗣子。天祚即位，以皇子敖盧斡繼承耶魯爲後嗣。隆運的弟弟叫德威，侄兒叫制心。

耶律德威

德威，性剛介，善馳射。保寧初，歷上京皇城使，儒州防禦使，改北院宣徽使。乾亨末，丁父喪，强起復職，權西南招討使。統和初，党項寇邊，一戰却之。賜劍許便宜行事，領突吕不、迭剌二糺軍。以討平稍古

耶律德威，生性剛直，善於騎馬射箭。保寧初年，歷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禦使，改任北院宣徽使。乾亨末年，爲父親守喪，勉强出來任職，代理西南招討使。統和初年，党項入侵邊境，德威一戰便打退了他們。皇帝賞賜寶劍，允許他見機行事，不必先上報。統領突吕不、迭剌

葛功，真授招討使。

二糺軍。因平定稍古葛的功勞，正式任命他爲招討使。

夏州李繼遷叛宋内附，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璽書褒獎。與惕隱耶律善補敗宋將楊繼業，加開府儀同三司、政事門下平章事。未幾，以山西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諭，繼遷托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

夏州李繼遷背叛宋朝，前來歸附，德威請求接納他。得到繼遷以後，其他部族都來臣服，皇帝下詔書嘉獎德威。德威和惕隱耶律善補一起打敗宋將楊繼業，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政事門下平章事。不久，因爲燕山以西的城鎮大多淪陷，德威被罷免了兵權。李繼遷受賄賂，暗中懷有二心，德威奉命率兵前去勸諭，繼遷藉口要西征不出來相見，德威至靈州擄掠後返回。

年五十五卒，贈兼待中。子秀金，終彰國軍節度使。二孫：謝十、滌魯。謝十終惕隱。

德威在五十五歲時去世，贈官兼侍中。兒子秀金，最終任彰國軍節度使。兩個孫子：謝十、滌魯。謝十最終爲惕隱。

耶律滌魯

滌魯，字遵寧。幼養宫中，授小將軍。重熙初，歷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點檢，拜惕隱，改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請減軍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後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阻卜貢物，事覺，决大杖，削爵免官。俄起爲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尋爲東北路詳穩，封混同郡王。

耶律滌魯，字遵寧。從小生長在宫中，授小將軍。重熙初年，歷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點檢，任惕隱，改任西北路招討使，封爲漆水郡王，請求裁減軍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後來因爲私自索取回鶻使者的水獺毛皮衣，以及私自索取阻卜上貢的物品，事被發覺，判處大杖之刑，削去爵位，免掉官職。不久，起用他爲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任烏古敵烈部都詳穩，不久後任東北路詳穩，封爲混同郡王。

清寧初，徙王鄧，擢拜南府宰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漢。大康中薨，年八十。

清寧初年，改封滌魯爲鄧王，提升他任南府宰相。因年老請求還鄉，改封漢王。大康年間去世，享年八十歲。

滌魯神情秀徹，聖宗子視之，興宗待以兄禮，雖貴愈謙。初爲都點檢，扈從獵黑嶺，獲熊。上因樂飲，謂滌魯曰："汝有求乎？"對曰："臣富貴逾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優遇，身歿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没，四時之薦享，諸孫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願畢矣。"詔免籍，復其產。子燕五，官至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滌魯神態清秀，聖宗把他看作兒子，興宗將他敬爲兄長，他雖然顯貴却更加謙恭。當初擔任都點檢，隨從皇帝在黑嶺打獵，捕獲熊。皇上因此高興地飲酒，詢問滌魯説："你有要求嗎？"滌魯回答説："臣下富貴已經過分，不敢再有别的奢望。衹是臣下的叔父曾受前朝的優待，身死之後，不肖兒子因犯罪被籍没爲奴，一年四季的祭祀，如果在衆孫子中，能够赦免一人來主持，臣下的心願就了却了。"皇帝下詔免除奴籍，發還家產。滌魯的兒子燕五，官至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耶律制心

制心，小字可汗奴。父德崇，善

耶律制心，小字可汗奴。父親德崇，擅長醫

醫，視人形色，輒决其病，累官至武定軍節度使。

制心善調鷹隼。統和中，爲歸化州刺史。開泰中，拜上京留守，進漢人行宫都部署，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樞密副使蕭合卓用事，制心奏合卓寡識度，無行檢，上默然。每内宴歡洽，輒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樂耶?"制心對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爲憂耳。"

太平中，歷中京留守、惕隱、南京留守，徙王燕，遷南院大王。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贈政事令，追封陳王。

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醖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

術，看人面色，就能斷定他的病，多次升官到武定軍節度使。

制心擅長調教鷹隼。統和年間，任歸化州刺史。開泰年間，任上京留守，晋升漢人行宫都部署，封爲漆水郡王。因爲他是皇后的外弟，恩惠和禮遇日益增加。樞密副使蕭合卓當權，制心上奏説合卓缺少見識氣度，没有品行，皇上默然無語。每逢宫内宴飲歡聚，制心總是迴避。皇后不高興地説："你不樂意嗎?"制心回答説："富貴寵幸很少能够長久的，因此擔憂罷了。"

太平年間，制心歷任中京留守、惕隱、南京留守，改封燕王，升任南院大王。有人勸説制心信奉佛教，他回答説："我不懂佛法，衹要心裏没有私欲，就差不多了。"一天，他洗澡更衣後躺下，家人聽見有音樂聲，詫異地進屋來看，制心已經逝世了。享年五十三歲。贈官政事令，追封爲陳王。

制心鎮守上京的時候，酒禁正嚴，有人抓獲了私自釀酒的人，制心將酒一飲而盡，笑着不加問罪。他死的那天，治下百姓就像哀悼父母一樣。

耶律勃古哲

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隱，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勇悍，善治生。保寧中，爲天德軍節度使，歷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討平党項羌阿理撒米、僕里鼈米，遷南院大王。

聖宗即位，太后稱制，會群臣議軍國事，勃古哲上疏陳便宜數事，稱旨，即日兼領山西路諸州事。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等侵燕，勃古哲擊之甚力，賜輸忠保節致主功臣，總知山西五州。

會有告勃古哲曲法虐民者，按之有狀，以大杖决之。八年，爲南京統軍使，卒。子爻里，官至詳穩。

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隱，六院夷離堇蒲古只的後代。勇敢剽悍，善於經營家業。保寧年間，任天德軍節度使，歷任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因討平党項羌阿理撒米、僕里鼈米，升任南院大王。

聖宗即位，太后代理國事，恰遇臣僚們計議軍國大事，勃古哲上疏陳述實施有利的幾件事，太后滿意，命他即日兼領山西路各州事。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等侵犯燕地，勃古哲與宋人作戰有功，賜號輸忠保節致主功臣，總管燕山以西五州。

時逢有人控告勃古哲徇情枉法殘害百姓，按察得實，判處他大杖刑。八年，任南京統軍使，去世。勃古哲兒子爻里，官至詳穩。

蕭陽阿

蕭陽阿，字稍隱。端毅簡嚴，識遼、漢字，通天文、相法。父卒，自

蕭陽阿，字稍穩。剛毅嚴明，認識遼字、漢字，精通天文、相法。父親去世，他從五蕃部親

五蕃部親挽喪車至奚王嶺，人稱其孝。

自挽着喪車到奚王嶺，人們稱他是孝子。

年十九，爲本班郎君。歷鐵林、鐵鷂、大鷹三軍詳穩。乾統元年，由烏古敵烈部屯田太保爲易州刺史。幸臣劉彦良嘗以事至州，怙寵恣横，爲陽阿所沮。彦良歸，妄加毁訾，尋遣人代陽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即日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古涅里、順義、彰信等軍節度使，權知東北路統軍使事。聞耶律狼不、鐸魯斡等叛，獨引麾下三十餘人追捕之，身被二創，生擒十餘人，送之行在。坐不獲首惡，免官。未幾，權南京留守，卒。

陽阿十九歲時，做本部郎君。歷任鐵林、鐵鷂、大鷹三軍詳穩。乾統元年，由烏古敵烈部屯田太保改任易州刺史。寵臣劉彦良曾經因事到易州，恃寵驕横，被陽阿制止。彦良回朝，造謠詆毁陽阿，不久朝廷就派人替代陽阿。易州百姓一千餘人入朝請求留任陽阿，即日任命他爲武安州觀察使。歷任烏古涅里、順義、彰信等軍節度使，權知東北路統軍使事。得知耶律狼不、鐸魯斡等叛亂，陽阿獨自帶領部下三十多人追捕他們，身上兩處受傷，活捉十多個人，押送到行宫。因爲没有抓獲首犯，被罷免官職。不久，代理南京留守，去世。

武白

武白，不知何郡人。爲宋國子博士，差知相州，至通利軍，爲我軍所俘。詔授上京國子博士。改臨潢縣令，遷廣德軍節度副使。

武白，不知是什麽地方人。爲宋朝國子博士，去相州任知州，到通利軍，被我軍俘獲。皇帝任命他爲上京國子博士。改任臨潢縣令，升遷爲廣德軍節度副使。

先是，有訟宰相劉慎行與子婦姚氏私者，有司出其罪。聖宗詔白鞫之，白正其事。使高麗還，權中京留守。時慎行諸子皆處權要，以白斷百姓分籍事不直，坐左遷。

在此之前，有人控告宰相劉慎行和兒媳姚氏私通，有關部門開脱了他的罪名。聖宗命令武白審訊他，武白懲治了他的罪行。武白出使高麗回來，代理中京留守。當時劉慎行的兒子們都處在權貴的位置，以武白判决平民瓜分家産事不公允，將他貶官。

未幾，遷尚書左丞，知樞密事，拜遼興軍節度使。致仕，卒。

不久，武白升任尚書左丞，知樞密事，拜任遼興軍節度使。辭官，去世。

蕭常哥

蕭常哥，字胡獨堇，國舅之族。祖約直，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父實老，累官節度使。

蕭常哥，字胡獨堇，國舅族人。祖父約直，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父親實老，多次升官至節度使。

常哥魁偉寡言。年三十餘，始爲祗候郎君。歷本族將軍、松山州刺史。壽隆二年，以女爲燕王妃，拜永興宫使。及妃生子，爲南院宣徽使，尋改漢人行宫都部署。乾統初，加太子太師，爲國舅詳穩。二年，改遼興軍節度使，召爲北府宰相，以柴册

常哥身材魁偉，寡言少語。三十多歲時，纔任祗候郎君。歷任本族將軍、松山州刺史。壽隆二年，因女兒爲燕王妃，任永興宫使。等到王妃生下兒子，常哥任南院宣徽使，不久改任漢人行宫都部署。乾統初年，加官太子太師，任國舅詳穩。二年，改任遼興軍節度使，召爲北府宰相，因柴册禮，加官爲侍中。

禮，加兼侍中。

天慶元年，致仕，卒，謚曰欽肅。

天慶元年，常哥辭官，去世，謚號爲欽肅。

耶律虎古

耶律虎古，字海鄰，六院夷離堇覿烈之孫。少穎悟，重然諾。

耶律虎古，字海鄰，六院夷離堇覿烈的孫子。從小聰明，重守信用。

保寧初，補御盞郎君。十年，使宋還，以宋取河東之意聞于上。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僭號之國，宋皆并收，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與匡嗣慮不及此。"授涿州刺史。

保寧初年，虎古補官爲御盞郎君。十年，出使宋朝回來，把宋朝奪取河東的意圖告訴皇上。燕王韓匡嗣說："根據什麼知道這一意圖呢?"虎古說："每個冒用帝號的國家，宋朝都并吞了，衹有河東還未攻下。現在宋朝講論軍事練習戰術，意圖必定在於北漢。"匡嗣竭力阻止，虎古纔閉口。第二年，宋朝果然討伐北漢。皇帝因爲虎古能預料，所以器重他，於是說："我和匡嗣都没有料到這件事。"授任涿州刺史。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召赴京師。與韓德讓以事相忤，德讓怒，取護衛所執戎仗擊其腦，卒。子磨魯古。

統和初年，皇太后代理國事，召虎古赴京城。和韓德讓因事相互頂撞，德讓惱怒，奪取護衛所拿的兵器打他的頭部，虎古去世。兒子叫磨魯古。

耶律磨魯古

磨魯古，字遥隱，有智識，善射。統和初，拜南面林牙。四年，宋侵燕，太后親征。磨魯古爲前鋒，手中流矢，拔而復進。太后既至，磨魯古以創不能戰，與北府宰相蕭繼先巡邏境上。累遷北院大王。

耶律磨魯古，字遥輦，有智謀見識，擅長射箭。統和初年，任南面林牙。四年，宋朝侵犯燕地，太后親征。磨魯古爲前鋒，手被流箭射中，拔掉後又繼續向前。太后到來後，磨魯古因傷不能戰鬥，和北府宰相蕭繼先一起在邊境上巡邏。多次升遷至北院大王。

六年，伐宋，爲先鋒，與耶律奴瓜破其將李忠吉于定州。以疾卒于軍。

統和六年，討伐宋朝，磨魯古爲先鋒，和耶律奴瓜一道在定州打敗敵將李忠吉。磨魯古因病在軍中去世。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王齊、晋，抑有寵於太后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滌魯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論曰：韓德讓在統和年間，兼任將相，克敵制勝，引進賢才輔佐國家，功業卓著。至於賞賜姓名，封爲齊王、晋王，難道是受寵於太后纔取得的嗎?宗族中如德威平定党項，滌魯完善宗廟的祭祀，制心不苟且合流，家聲遠揚，難道没有來由嗎！像耶律勃古哲的忠誠，蕭陽阿的孝順，武白的正直，也都是文質彬彬的一代良臣啊。

遼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十三

耶律休哥 馬哥　耶律斜軫　耶律奚低　耶律學古 烏不呂

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釋魯，隋國王。父綰思，南院夷離菫。休哥少有公輔器。初，烏古、室韋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斡討之。應曆末，爲惕隱。

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

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鋭，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噪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面戍兵，爲北院大王。

明年，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衆退走入城。宋陣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父釋魯，爲隋國王。父親綰思，爲南院夷離菫。休哥少年時就有王公輔相的氣度。當初，烏古、室韋兩個部落叛亂，休哥跟隨北府宰相蕭斡討伐他們。應曆末年，爲惕隱。

乾亨元年，宋軍侵犯燕地，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戰敗，南京被包圍。皇帝命令休哥替代奚底，率領五院的軍隊前去救援。在高梁河與大批敵人遭遇，休哥和耶律斜軫分爲左右兩翼，打敗了敵軍。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萬多人，休哥負傷三處。第二天早晨，宋主逃走，休哥因傷不能騎馬，乘輕便小車追到涿州，未追上而回軍。

當年冬天，皇上命令韓匡嗣、耶律沙討伐宋朝，以報圍困南京之仇。休哥率領本部士兵跟隨匡嗣等在滿城作戰。第二天即將開戰時，宋人請求投降，匡嗣相信此事。休哥説："他們的隊伍整齊而又精鋭，必定不肯屈服，這是迷惑我們罷了。應該嚴陣以待。"匡嗣不聽勸説。休哥領兵登高瞭望，一會兒宋軍大量涌出，擂鼓大喊着迅速衝過來。匡嗣倉猝間不知怎麽辦，士兵扔掉旗幟、戰鼓逃跑，於是戰敗。休哥整集軍隊上前衝擊，敵人纔退却。皇帝下詔讓他總管南部戍兵，任北院大王。

第二年，皇帝親征，包圍了瓦橋關。宋軍來救援，守城將領張師突圍出來。皇帝親自督戰，休哥斬殺張師，其餘敵衆退逃回城中。宋軍在易

于水南。將戰，帝以休哥馬介獨黄，慮爲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横尸滿道，靫矢俱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悦，賜御馬、金盂，勞之曰："爾勇過于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

水南岸列陣。將要開戰時，皇帝因爲衹有休哥的馬匹、鎧甲是黄色的，擔心被敵人認出，就賜給黑甲、白馬，换去原來的鎧甲、馬匹。休哥率領精鋭騎兵渡過易水，打敗宋軍，追殺到莫州。宋軍一路上尸横遍地，箭囊、箭頭全部丢棄，休哥活捉數名敵將來奉獻。皇帝很高興，賜給御馬、金盂，慰勞他説："你的勇猛勝過你的名聲，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樣，何必擔心不能取勝呢？"軍隊返回後，任于越。

聖宗即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歧溝、涿州，陷固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鋭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絶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于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鋭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爨，促兵往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太后旋旆，休哥收宋尸爲京觀。封宋國王。

聖宗即位，太后代理國事，命休哥總管南面軍務，讓他不待奏報見機行事。休哥調度戍邊的士兵，創立輪休法，鼓勵農桑，整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人又來侵犯，宋將范密、楊繼業兵出雲州；曹彬、米信兵出雄州、易州，奪取歧溝、涿州，攻占固安，設置軍屯。當時北院、南院、奚部的軍隊尚未到來，休哥勢弱，不敢出戰。夜間讓輕騎出没在兩軍之間，攻殺單弱之軍以威懾其餘的部衆；白天就用精鋭部隊虚張聲勢，使他們因防禦而勞累，以削弱他們的戰鬥力。又在樹林中設伏兵，截斷他們的糧道。曹彬等因爲糧食接續不上，退守白溝。一個多月後，又回來。休哥率輕兵迫近他們，等到他們睡覺吃飯時，就襲擊那些離開隊伍單獨外出的人，一邊戰鬥，一邊後退。因此宋朝軍隊自顧不暇，結成方陣，在陣地兩邊挖掘戰壕而後行進。軍隊缺水没有井，就濾爛泥中的水解渴，一共四天纔到達涿州。聽説太后大軍到了，曹彬等冒雨逃跑。太后添加精鋭的士兵，追上了宋軍。他們精疲力盡，用糧車環繞着保衛自己，休哥包圍了他們。到了夜晚，曹彬、米信領着幾名騎兵逃走，其餘部衆都潰散。休哥追到易州東面，聽説宋軍還有數萬人，瀕臨沙河燒火煮飯。就催促士兵前去襲擊。宋軍望見人馬揚起的塵土急忙逃竄，落到岸下互相踐踏而死的人超過半數，沙河水爲之不流。太后凱旋而歸，休哥收集宋軍的尸體封土成大墳以炫耀武功。封爲宋國王。

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爲界。書奏，不納。及太后南征，休哥爲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

休哥又上奏説，可以乘宋軍虚弱的時候，攻占土地到黄河爲界。書奏上後，没有采納他的意見。等到太后南征時，休哥爲先鋒，在望都打敗

讓以數萬騎并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哥率鋭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計，獻于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

宋軍。當時宋將劉廷讓率數萬騎兵沿着海邊進軍，約定和李敬源會師，揚言奪取燕地。休哥聽説後，預先派兵扼守要道。正好太后大軍到來，交戰，殺掉敬源，廷讓逃到瀛州。七年，宋朝派遣劉廷讓等乘暑熱多雨來攻打易州，衆將領都害怕迎戰；惟獨休哥率領精鋭士兵在沙河之北迎擊，殺死殺傷數萬人，繳獲的物資不可勝計，獻給朝廷。太后嘉獎他的功勞，下詔免除跪拜、不直呼他的名字。從此宋朝不敢向北進犯。當時宋人想要制止小兒啼哭，就説：“于越來了！”

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

休哥因爲燕地的百姓窮困，所以減省賦役，照顧孤寡，告誡戍邊士兵不要侵犯宋朝的邊境，即使馬、牛跑到北邊來了也要退還他們。遠近都受到感化，邊境因此安寧。十六年，去世。當天晚上，雨雪使樹木凝結成冰。聖宗下詔在南京爲他建立祠廟。

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

休哥智略深遠，料敵如神。每次作戰獲勝，把功勞讓給其他將領，因此士兵都樂於爲他效力。身經百戰，從來没殺過一名無辜的人。兩個兒子：高八，官至節度使；高十，官至于越。孫子叫馬哥。

耶律馬哥

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悦。

耶律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馬哥以閑職進見，皇上問：“你信佛嗎？”馬哥回答説：“臣下每天早晨誦讀太祖、太宗以及祖先的遺訓，没有閑暇信佛。”皇帝很高興。

清寧中，遷唐古部節度使。咸雍中，累遷匡義軍節度使。大康初，致仕，卒。

清寧年間，馬哥升任唐古部節度使。咸雍年間，多次升官爲匡義軍節度使。大康初年，辭官，去世。

耶律斜軫

耶律斜軫，字韓隱，于越曷魯之孫。性明敏，不事生産。

耶律斜軫，字韓隱，于越曷魯的孫子。生性聰明敏捷，不以謀生爲職業。

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温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侄，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改南院大王。

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温推薦斜軫有治國的才能，皇上説：“我知道他，祇是閑散游蕩，怎麼能受管束呢？”思温回答説：“外表雖然閑散游蕩，内心却不可限量。”皇上於是召見斜軫，問他政事，他隨口應答，切合實際，皇帝器重他。把皇后的侄女嫁給他，令他節制西南面各軍，援助河東。改任南院大王。

乾亨初，宋再攻河東，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褫而退。是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争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

乾亨初年，宋朝再次進攻河東，斜軫跟隨耶律沙到白馬嶺遭遇敵人，耶律沙等作戰失利，斜軫趕上去，命令部下萬箭齊發，敵人喪膽而敗退。當年秋天，宋軍攻占河東，乘勝襲擊燕地，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和蕭討古一起迎戰，失敗，退到清河北面駐扎。斜軫用奚底等的青旗軍在得勝口引誘敵人，敵人果然争相奔來。斜軫從他們的背後掩擊，奮勇打敗了他們。及至高梁河之戰時，斜軫和耶律休哥分左右兩翼夾擊，大敗宋軍。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爲北院樞密使。會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厄，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于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統和初年，皇太后代理國事，斜軫更加受到重用，擔任北院樞密使。恰逢宋將曹彬、米信從雄州、易州出兵，楊繼業從代州出兵。太后親自率領軍隊救燕，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攻下燕山以西各郡，分别派兵駐守，自己駐扎在代州。斜軫到定安，遭遇賀令圖軍，打敗了他，追到五臺，斬殺數萬人。第二天，到達蔚州，敵人不敢出戰，斜軫寫帛書射到城上，將招撫的意圖曉諭他們。暗中聽説宋軍來救援，斜軫命令耶律題子乘夜伏兵在險要處，等敵人到時出擊。守城的人看見救兵到了，突圍而出。斜軫攻擊他們的後部，兩支敵軍一起崩潰，追到飛狐，斬殺二萬多人，於是奪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又領兵前來，斜軫在飛狐迎擊，打敗了他們。在渾源、應州的宋軍，都棄城逃跑。斜軫聽到繼業出兵，就命蕭撻凜在途中設伏兵。第二天早晨，繼業的軍隊到來，斜軫聚集部衆作出戰鬥的態勢。繼業揮舞旗幟向前，斜軫假裝敗退。伏兵衝出，斜軫進攻，繼業敗逃，到狼牙村，全軍潰散。繼業被流箭射中，被活捉。斜軫責駡他説："你和我國争勝三十多年，今天有何面目相見！"繼業祇説死罪罷了。當初，繼業在宋朝以驍勇聞名，人稱楊無敵，最先建議修築邊寨的計策。來到狼牙村，心中厭惡它，想要避開却來不及。被生擒後，三天就死了。

斜軫歸闕，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庶子狗兒，官至小將軍。

斜軫回京，因功加官守太保。跟隨太后南伐，在軍中去世。太后親臨哀悼，賜給安葬用具。庶子狗兒，官至小將軍。

耶律奚低

耶律奚低，孟父楚國王之後。便弓馬，勇於攻戰。景宗時，多任以軍事。

耶律奚低，孟父楚國王的後代。慣於射箭騎馬，勇於攻戰。景宗時，多次把軍事交給他。

統和四年，爲右皮室詳穩。時宋將楊繼業陷山西郡縣，奚低從樞密使斜軫討之。凡戰必以身先，矢無虛發。繼業敗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爲功。

統和四年，奚低任右皮室詳穩。當時宋將楊繼業攻占燕山以西郡縣，奚低跟隨樞密使耶律斜軫討伐他。每逢交戰必定一馬當先，箭無虛發。繼業在朔州南面戰敗，藏在深林中。奚低望着戰袍的影子射箭，繼業落下馬。在這之前，有軍令必須活捉繼業，奚低因此未能立功。

後太后南伐，屢有戰績。以病卒。

後來太后南征，奚低多次建立戰功。因病去世。

耶律學古

耶律學古，字乙辛隱，于越洼之庶孫。穎悟好學，工譯鞮及詩。保寧中，補御盞郎君。

耶律學古，字乙辛隱，于越耶律洼的庶出孫子。聰明好學，擅長翻譯和作詩。保寧年間，補官爲御盞郎君。

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侵燕，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遥授保静軍節度使，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乾亨元年，宋軍攻克河東後，乘勝侵犯燕地，學古奉命前去增援。剛剛到南京，宋軍打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勢焰更加囂張，將城圍了三周，學古挖地洞進城。城中百姓懷有二心，學古設計穩住懷有二心的人，根據情況防禦，白天晚上都毫不鬆懈。恰遇三百多敵兵乘夜登城，學古打退他們。正好援軍趕到，包圍解除。學古打開城門列陣，四面鳴鼓，當地百姓大聲高呼，聲震天地。不久高粱河大捷。學古因功挂銜保静軍節度使，任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二年，伐宋，乞將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時南境未静，民思休息，學古禁寇掠以安之。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以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黄爲疑兵。是夜，適獨虎峪舉烽火，遣人偵視，見敵俘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自是學古與潘美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功爲惕隱，卒。弟烏不吕。

乾亨二年，討伐宋朝，學古請求率領漢軍，皇帝同意他的請求，改任彰國軍節度使。當時南面邊境尚未安寧，百姓渴望休養生息，學古禁止搶劫以便安定百姓。剛巧宋將潘美率兵分幾路入侵，學古因爲軍隊太少，所以虛張旗幟，參雜成年人和小孩作爲疑兵。這天晚上，恰遇獨虎峪舉烽火，派人探看，發現敵人搶劫村野，學古襲擊他們，全部繳獲所搶財物，擒獲了他們的將領。從此學古和潘美各守邊境，不再互相侵犯，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因功升任惕隱，去世。弟弟烏不吕。

耶律烏不吕

烏不吕，字留隱。嚴重，有膂力，善屬文。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

耶律烏不吕，字留隱。威嚴莊重，有體力，長於寫文章。統和年間討伐宋，多次以軍事委任他。

嘗與爻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爻直訟于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烏不吕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

烏不吕曾和爻直不和，因而説："你是奴才，懂得什麽?"爻直告到北院樞密使韓德讓那裏。德讓惱怒，問道："你從哪裏得到這個奴才呢?"烏不吕回答説："三父不同籍貫時也容易得到。"德讓笑着放過了他。

後從蕭恒德伐蒲盧毛朵部，以功爲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爲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吕嘗不遜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况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加金紫崇禄大夫、檢校太尉。

後來烏不吕跟隨蕭恒德討伐蒲盧毛朵部，因功升任東路統軍都監。等到德讓任大丞相，舉薦他擔任統軍使，太后説："烏不吕曾經對你不恭順，有什麽長處值得推薦呢?"德讓上奏説："臣下辱居相位，對臣下尚且不服從，何况其他人。因此知道他可任用。如果任命他，就必定可以鎮撫各蕃部。"太后聽從了這個意見，加封烏不吕爲金紫崇禄大夫、檢校太尉。

而弟國留以罪亡，烏不吕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國留，紿曰："太后知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留至，送有司，坐誅。其後，退歸田里，以疾卒。

他的弟弟國留因犯罪而逃亡，烏不吕和他的母親都受審訊。他擔心禍害到母親，暗中派人召見國留，騙他説："太后知道事情的冤枉，你儘管回來不必害怕。"國留回來，被送交有關部門，認罪伏法。此後，烏不吕辭官回鄉，因病去世。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鋭，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論曰：宋朝乘着攻克太原的鋭氣，用軍隊圍困燕京，接着派曹彬、楊繼業等分路進攻。這兩次戰役，遼朝也岌岌可危啊！耶律休哥在高梁河奮勇抗擊，敵軍崩潰；耶律斜軫在朔州活捉楊繼業，很快收復失地。宋朝從此不再深入，國家牢固，邊境安寧，即使比配古代名將，也無愧了。但是如果没有耶律學古在南京穩住那些懷有二心的人，兩位將軍的功績，大概也難建立。所以説，國家以人才爲重，的確如此。

遼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十四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蕭幹 討古　耶律善補　耶律海里

耶律沙

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嘗相遥輦氏。應曆間，累官南府宰相。景宗即位，總領南面邊事。保寧間，宋攻河東，沙將兵救之，有功，加守太保。

耶律沙，字安隱。他的祖先曾在遥輦氏時任宰相。應曆年間，耶律沙多次升遷至南府宰相。景宗即位，總領南面邊事。保寧年間，宋軍進攻河東，耶律沙率領軍隊前去增援，有功，加官守太保。

乾亨初，宋復北侵，沙將兵由間道至白馬嶺，阻大澗遇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耶律抹只等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爲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穩都敏、詳穩唐筈等五將俱没。會北院大王耶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

乾亨初年，宋軍又向北侵犯，耶律沙率領部隊從小路到白馬嶺，隔着大澗遭遇敵人。耶律沙和衆將領想等後軍到了再交戰，冀王耶律敵烈、監軍耶律抹只等以爲趕緊攻擊敵人爲好，耶律沙不能阻止。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過一半，受到宋人的伏擊，士兵潰散。敵烈和他的兒子蛙哥、耶律沙的兒子德里、令穩都敏、詳穩唐筈等五位將領全都戰死。正逢北院大王耶律斜軫軍趕到，萬箭齊發，敵軍纔退却。

沙將趨太原，會漢駙馬都尉盧俊來奔，言太原已陷，遂勒兵還。宋乘鋭侵燕，沙與戰于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軫等邀擊，敗宋軍。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驢車，間道而走。上以功釋前過。

耶律沙準備救援太原，正巧北漢駙馬都尉盧俊來投靠，説太原已經失陷，於是率領部隊返回。宋軍乘着鋭氣侵犯燕地，耶律沙和他們在高梁河交戰，稍稍後撤，遇到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等在途中攔擊，打敗了宋軍。宋主連夜逃跑，來到涿州，改穿便服乘坐驢車，從小路逃走。皇上因爲他的功勞，赦免了他以前的罪過。

是年，復從韓匡嗣伐宋，敗績，帝欲誅之，以皇后營救得免。睿智皇后稱制，召賜几杖，以優其老。復從伐宋，敗劉廷讓、李敬源之軍，賜賚優渥。統和六年卒。

這一年，耶律沙又跟隨韓匡嗣討伐宋朝，戰敗，皇帝打算處死他，因爲皇后的營救纔得到赦免。睿智皇后代理國事，召見他，賜給几案手杖，作爲對他年老的優待。耶律沙又跟隨討伐宋朝，打敗劉廷讓、李敬源的軍隊，賞賜特别豐厚。統和六年去世。

耶律抹只

耶律抹只，字留隱，仲父隋國王之後。初以皇族入侍。景宗即位，爲林牙，以幹給稱。保寧間，遷樞密副使。

宋攻河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將兵往援，抹只監其軍。及白馬嶺之敗，僅以身免。宋乘鋭攻燕，將奚兵翊休哥擊敗之。上以功釋前過。是年冬，從都統韓匡嗣伐宋，戰于滿城，爲宋將所紿，諸軍奔潰，獨抹只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璽書褒諭，改南海軍節度使。乾亨二年，拜樞密副使。

統和初，爲東京留守。宋將曹彬、米信等侵邊，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繕守禦備。及車駕臨幸，抹只與耶律休哥逆戰于涿之東，克之，遷開遠軍節度使。

故事，州民歲輸税，斗粟折錢五，抹只表請折錢六，部民便之。統和末卒。

耶律抹只，字留隱，仲父隋國王的後代。最初以皇族入宫爲近侍。景宗即位，任林牙，以幹練聞名。保寧年間，升任樞密副使。

宋軍攻打河東，南府宰相耶律沙任都統，率領軍隊前去增援，抹只監督這支軍隊。在白馬嶺戰敗時，抹只隻身逃脱。宋軍乘着鋭氣進攻燕地，抹只率領奚兵協助耶律休哥打敗了他們。皇上因爲他的功勞赦免了他以前的罪過。這年冬天，抹只跟隨都統韓匡嗣討伐宋朝，在滿城交戰，被宋將欺騙，各軍都潰散，惟獨抹只的隊伍不亂，慢慢收拾旗鼓而回。皇帝下詔書嘉奬他，改任南海軍節度使。乾亨二年，任樞密副使。

統和初年，任東京留守。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犯邊疆，抹只帶領軍隊到南京，首先修繕防守器具。等到皇帝親臨，抹只和耶律休哥一起在涿州東面迎戰，打敗了宋軍，升遷爲開遠軍節度使。

按過去的慣例，州中百姓每年納税，一斗糧食折合五錢，抹只上表請求折合六錢，所部百姓因此得利。統和末年去世。

蕭幹

蕭幹，小字項烈，字婆典，北府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

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幹善，使人召之。幹曰："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安王。賊平，上嘉其忠，拜群牧都林牙。復以伐烏古功，遷北府宰相，改突吕不部節度使。

乾亨初，宋伐河東，乘勝侵燕，詔幹拒之，戰于高梁河。耶律沙退走，幹與耶律休哥等并力戰敗之，上手敕慰勞。自是每征伐必參决軍事。加政事令。二年，宋兵圍瓦橋，夜襲我營，幹及耶律匀骨戰却之。

時皇后以父呼幹。及后爲皇太后

蕭幹，小字項烈，字婆典，北府宰相敵魯的兒子。生性質樸正直。

當初，耶律察割作亂，他的黨羽胡古只和蕭幹友好，派人來召他。蕭幹説："我怎麽能够追隨叛臣賊子！"將來人捆起來送交壽安王。叛賊平定後，皇上嘉奬他的忠誠，任群牧都林牙。又因討伐烏古的功勞，升任北府宰相，改任突吕不部節度使。

乾亨初年，宋軍進攻河東，乘勝侵犯燕地，詔命蕭幹阻擊他們，在高梁河交戰。耶律沙退逃，蕭幹和耶律休哥等協力打敗了宋軍，皇上親手寫敕書予以慰勞。從此每逢征戰，蕭幹都必定參與裁决軍事。加官爲政事令。二年，宋軍包圍瓦橋關，乘夜襲擊我方軍營，蕭幹和耶律匀骨一起打退了他們。

當時皇后以父親稱呼蕭幹。等到皇后爲皇太

稱制，幹數條奏便宜，多見聽用。統和四年卒。侄討古。

后并代理國事時，蕭幹多次上奏陳述便於實施的事務，大多得到采用。統和四年去世。侄兒討古。

蕭討古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應曆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密告於上，上嘉其忠，詔尚朴謹公主。保寧末，爲南京統軍使。

蕭討古，字括寧，生性忠誠簡樸。應曆初年，纔入宫爲近侍。正碰上冀王耶律敵烈、宣徽使耶律海思謀反，討古和耶律阿列秘密告訴皇上，皇上嘉獎他的忠誠，下詔讓他娶朴謹公主。保寧末年，任南京統軍使。

乾亨初，宋侵燕，討古與北院大王奚底拒之，不克，軍潰。討古等不敢復戰，退屯清河。帝聞其敗，遣使責之曰："卿等不嚴偵候，用兵無法，遇敵即敗，奚以將爲!"討古懼。頃之，援兵至，討古奮力以敗宋軍。上釋其罪，降爲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卒。

乾亨初年，宋軍侵略燕地，討古和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一起抵抗，抵擋不住，軍隊潰敗。討古等不敢再戰，退到清河駐守。皇帝聽説他戰敗，派遣使者責備他説："你們不嚴密地偵察瞭望，用兵没有方法，遇到敵人就打敗仗，怎麽能够做將領!"討古害怕。不久，援軍抵達，討古奮力打敗宋軍。皇上赦免了他的罪過，降官爲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討古去世。

耶律善補

耶律善補，字瑶昇，孟父楚國王之後。純謹有才智。

耶律善補，字瑶昇，孟父楚國王的後裔。純樸慎重有才智。

景宗即位，授千牛衛大將軍，遷大同軍節度使。及伐宋，韓匡嗣與耶律沙將兵由東路進，善補以南京統軍使由西路進。善補聞匡嗣失利，斂兵還。乾亨末，與宋軍戰于滿城，爲伏兵所圍，斜軫救之獲免。以失備，大杖决之。

景宗即位，授任千牛衛大將軍，升任大同軍節度使。在討伐宋朝時，韓匡嗣和耶律沙率領軍隊從東路進攻，善補任南京統軍使由西路進攻。善補得知匡嗣失利，收兵返回。乾亨末年，和宋軍在滿城交戰，被伏兵圍困，耶律斜軫援救他脱險。因失於防備，被判處大杖之刑。

統和初，爲惕隱。會宋來侵，善補爲都元帥逆之，不敢戰，故嶺西州郡多陷，罷惕隱。以其叔安端有匡輔世宗功，上愍之，徵善補爲南府宰相，遷南院大王。

統和初年，善補任惕隱。恰遇宋軍入侵，善補任都元帥迎擊，不敢交戰，因此青嶺以西州郡大多失陷，被罷免惕隱。因他的叔父安端有輔佐世宗的功勞，皇上哀憐他，徵調善補爲南府宰相，升任南院大王。

會再舉伐宋，欲攻魏府，召衆集議。將士以魏城無備，皆言可攻。善補曰："攻固易，然城大巨量，若克其城，士卒貪俘掠，勢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鎮，各出援兵，内有重敵，何以當之?"上乃止。

等到再度討伐宋朝，皇上打算攻打魏府，召集部衆商議。將士們認爲魏府城中没有防備，都説可以攻打。善補説："攻打固然容易，但是城大不可預料，假使攻克了這座城市，士兵貪圖擄掠，勢必不能遏止。况且旁邊大的城鎮又多，分别派出援兵，城内又有大敵，怎麽抵擋呢?"皇上於是作罷。

善補性懦，守静。凡征討，憚攻戰，急還，以故戰多不利。年七十四卒。

善補生性懦弱，安於恬静。凡是征討，都懼怕交戰，急忙返回，所以作戰大多失利。七十四歲時去世。

耶律海里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里得之長子。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里得的長子。耶律察割作亂，海里的母親的魯參加，派人召海里，海里拒絶了她。叛亂平息，的魯因爲兒子的緣故獲得赦免。

海里儉素，不喜聲利，以射獵自娱。雖居閑，人敬之若貴官然。保寧初，拜彰國軍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爲南院大王。及曹彬、米信等來侵，海里有却敵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臣。

海里勤儉樸素，不貪圖名利，以打獵自樂。即使閑居時，别人也敬仰他像貴官一樣。保寧初年，任彰國軍節度使，升任惕隱。任期滿後，稱病不再做官。過了很久，又任南院大王。等到曹彬、米信入侵，海里有打退敵人的功勞，賜號資忠保義匡國功臣。

帝屢親征，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静，户口增給，時議重之。封漆水郡王，遷上京留守，薨。詔以家貧給葬具。

皇帝多次親征，海里在南院十多年，以寬容安定爲治，户口增加，當時的輿論很看重他。封爲漆水郡王，升任上京留守，去世。下詔因海里家貧賜給安葬費用。

論曰：當高梁、朔州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既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論曰：當高梁河、朔州大捷時，擔任副職的將官如耶律沙和耶律抹只，就因爲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而賴以得功，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像蕭幹、耶律海里拒絶耶律察割的招誘，蕭討古告發耶律海思的叛變，就不止有戰功而已。他們比起耶律善補的怯懦來，難道不是好得多嗎？

遼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　蕭觀音奴　耶律題子　耶律諧理　耶律奴瓜
蕭柳　高勳　奚和朔奴　蕭塔列葛　耶律撒合

蕭撻凜

蕭撻凜，字駝寧，思温之再從侄。父术魯列，善相馬，應曆間爲馬群侍中。

蕭撻凜，字駝寧，思温的再從侄。父親术魯列，擅長相馬，應曆年間任馬群侍中。

撻凜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保寧初，爲宿直官，累任薫劇。統和四年，宋楊繼業率兵由代州來侵，攻陷城邑。撻凜以諸軍副部署，從樞密使耶律斜軫敗之，擒繼業于朔州。六年秋，改南院都監，從駕南征，攻沙堆，力戰被創，太后嘗親臨視。明年，加右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師，遥授彰德軍節度使。

撻凜從小忠厚，有才智謀略，通曉天文。保寧初年，任宿直官，多次承擔重任。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率領軍隊從代州入侵，攻占城鎮。撻凜爲諸軍副部署，跟隨樞密使耶律斜軫打敗宋軍，在朔州抓獲繼業。六年秋天，改任南院都監，跟隨皇上南征，攻打沙堆，奮力作戰受傷，太后曾親臨看望。第二年，加官爲右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師，挂銜彰德軍節度使。

十一年，與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破之，高麗稱臣奉貢。十二年，夏人梗邊，王太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宫分軍討之，撻凜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并委撻凜。師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奬，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賦，以述其功。撻凜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絶邊患，從之。俄召爲南京統軍使。

統和十一年，撻凜和東京留守蕭恒德討伐高麗，打敗他們，高麗稱臣納貢。十二年，夏人修築邊防，王太妃奉命總領烏古和永興宫分軍討伐他們，撻凜任阻卜都詳穩。大凡軍隊中發號施令，太妃全都委托給撻凜。軍隊返回後，撻凜因功加官兼侍中，封爲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掉詳穩反叛，逃到西北邊遠的地方，撻凜率領輕騎追逐他們，趁機討伐阻卜尚未臣服的部落，各蕃部每年上貢的土産充滿京城，從此以後來往就像一家人一樣。皇上賜詩嘉奬他，命令林牙耶律昭作賦，用來記述他的功勞。撻凜因爲各部落叛亂、歸附反覆無常，上表請求修建三座城池來杜絶邊疆禍患，皇上聽從了這一意見。不久撻凜被召任南京統軍使。

二十年，復伐宋，擒其將王先知，破其軍于遂城，下祁州，上手詔獎諭。進至澶淵，宋主軍于城隍間，未接戰，撻凜按視地形，取宋之羊觀、鹽堆、鳧雁，中伏弩卒。明日，輤車至，太后哭之慟，輟朝五日。子慥古，南京統軍使。

統和二十年，再次討伐宋朝，擒獲他們的將領王先知，在遂城擊潰他們的軍隊，攻克祁州，皇上親手寫詔書嘉獎勉勵他。進軍到澶淵，宋主駐軍在城壕間，尚未交戰，撻凜視察地形，奪取宋軍的羊觀、鹽堆、鳧雁，中暗箭而死。第二天，靈車到京，太后哭得很傷心，停止朝事五天。兒子慥古，爲南京統軍使。

蕭觀音奴

蕭觀音奴，字耶寧，奚王搭紇之孫。統和十二年，爲右祗候郎君班詳穩，遷奚六部大王。先是，俸秩外，給獐鹿百數，皆取於民，觀音奴奏罷之。

蕭觀音奴，字耶寧，奚王搭紇的孫子。統和十二年，任右祗候郎君班詳穩，升任奚六部大王。在這以前，俸禄之外，另給獐鹿一百頭，全部取自平民，觀音奴上奏予以免除。

及伐宋，與蕭撻凜爲先鋒，降祁州，下德清軍，上加優賞。同知南院事，卒。

等到討伐宋，觀音奴和蕭撻凜爲先鋒，迫使祁州歸降，攻克德清軍，皇上給予優厚的賞賜。爲同知南院事，去世。

耶律題子

耶律題子，字勝隱，北府宰相兀里之孫。善射，工畫。保寧間，爲御盞郎君。九年，奉使于漢，具言兩國通好長久之計，其主繼元深加禮重。

耶律題子，字勝隱，北府宰相兀里的孫子。善於射箭，擅長繪畫。保寧年間，任御盞郎君。九年，奉命出使北漢，詳細論述兩國和好長久之計，北漢主劉繼元對他備加禮遇和器重。

統和二年，將兵與西邊詳穩耶律速撒討陀羅斤，大破之。四年，宋將楊繼業陷山西城邑，題子從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擊之，敗賀令圖於定安，授西南面招討都監。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題子聞之，夜伏兵道傍。黎明，宋兵果來，過未半而擊之；城中軍出，斜軫復邀之。兩軍俱潰，奔飛狐，地隘不得進，殺傷甚衆。賀令圖復集敗卒來襲蔚州，題子逆戰，破之，應州守將自遁。進圍寰州，冒矢石登城，宋軍大潰。當斜軫擒繼業于朔州，題子功居多。

統和二年，率領部隊和西邊詳穩耶律速撒一起討伐陀羅斤，大敗他們。四年，宋將楊繼業攻占燕山以西城鎮，題子跟隨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襲擊宋軍，在定安打敗賀令圖，被任命爲西南面招討都監。宋軍守禦蔚州告急，求派救兵，題子聽到這個消息，連夜伏兵在路旁。天剛亮時，宋軍果然來了，過去不到一半就予以襲擊；城中的軍隊出來，斜軫又攔腰截擊。兩支宋軍都潰散，逃奔飛狐，地勢狹窄不能進，死傷很多。賀令圖又召集殘兵前來襲擊蔚州，題子迎戰，打敗了他，應州的守城將領逃跑。進軍包圍寰州，冒着箭石登城，宋軍大敗。當時斜軫在朔州抓獲楊繼業，題子的功勞居多。

是年冬，復與蕭撻凜由東路擊宋，俘獲甚衆。後聞宋兵屯易州，率兵逆之，至易境而卒。

這年冬天，題子又和蕭撻凜一道由東路攻擊宋，俘獲很多。後來得知宋軍駐守易州，題子率領軍隊去攻打，到易州邊境去世。

初，題子破令圖，宋將有因傷而仆，題子繪其狀以示宋人，咸嗟神

當初，題子打敗賀令圖時，宋將中有人因受傷而倒地，題子畫出他的形狀拿給宋人看，全都

妙。

贊嘆畫得神妙。

耶律諧理

耶律諧理，字烏古鄰，突舉部人。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攻山西，諧理從耶律斜軫擊之，常居先鋒，偵候有功。是歲，伐宋，宋人拒於滹沱河，諧理率精騎便道先濟，獲其將康保威，以功詔世預節度使選。

耶律諧理，字烏古鄰，突舉部人。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攻打燕山以西地區，諧理跟隨耶律斜軫迎擊，時常作先鋒，偵察有功。這一年，討伐宋朝，宋人在滹沱河對陣，諧理率領精鋭騎兵從便道率先渡河，抓獲他們的將領康保威，因爲有功皇帝下詔讓他世代預選節度使。

太平元年，稍遷本部節度使。六年，從蕭惠攻甘州，不克。會阻卜攻圍三剋軍，諧理與都監耶律涅魯古往救，至可敦城西南，遇敵，不能陣，中流矢卒。

太平元年，諧理逐漸升遷爲本部節度使。六年，跟隨蕭惠攻打甘州，没有攻克。恰遇阻卜圍攻三剋軍，諧理和都監耶律涅魯古前去救援，到可敦城西南，遭遇敵人，來不及列陣，中流箭而死。

耶律奴瓜

耶律奴瓜，字延寧，太祖異母弟南府宰相蘇之孫。有膂力，善調鷹隼。

耶律奴瓜，字延寧，太祖異母弟弟南府宰相耶律蘇的孫子。有體力，善於調養鷹隼。

統和四年，宋楊繼業來侵，奴瓜爲黄皮室糺都監，擊敗之，盡復所陷城邑。軍還，加諸衛小將軍。及伐宋，有功，遷黄皮室詳穩。六年，再舉，將先鋒軍，敗宋游兵于定州，爲東京統軍使，加金紫崇禄大夫。從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戰失利，削金紫崇禄階。

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入侵，奴瓜任黄皮室糺都監，打敗了他，全部收復失陷的城鎮。軍隊返回後，加官爲諸衛小將軍。等到討伐宋時，奴瓜有功，升任黄皮室詳穩。六年，再次出兵，奴瓜率領先頭部隊，在定州打敗宋朝的游兵，擔任東京統軍使，加官爲金紫崇禄大夫。跟隨奚王和朔奴討伐兀惹，因作戰失利，削去金紫崇禄官階。

十九年，拜南府宰相。二十一年，復伐宋，擒其將王繼忠于望都，俘殺甚衆，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二十六年，爲遼興軍節度使，尋復爲南府宰相。開泰初，加尚父，卒。

統和十九年，拜任南府宰相。二十一年，又討伐宋朝，在望都抓獲宋軍將領王繼忠，俘虜和殺死的人很多，因功加官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二十六年，奴瓜任遼興軍節度使，不久再任南府宰相。開泰初年，加封爲尚父，去世。

蕭柳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幼養于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膂力絶人。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的弟弟阿古只的五世孫。從小養育在伯父排押家中，知識豐富，擅長作文，體力過人。

統和中，叔父恒德臨終，薦其才，詔入侍衛。十七年，南伐，宋將范庭召列方陣而待。時皇弟隆慶爲先鋒，問諸將佐誰敢當者，柳曰："若

統和年間，叔父恒德臨終時，推薦他的才能，皇帝下令入宫爲侍衛。十七年，南征，宋將范庭召排列方陣相待。當時皇帝的弟弟隆慶爲先鋒，問衆將佐誰敢當先，蕭柳説："如果有駿馬，

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甲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陣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敵少却。隆慶席勢攻之，南軍遂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衆皆披靡。時排押留守東京，奏柳爲四軍兵馬都指揮使。

明年，爲北女直詳穩，政濟寬猛，部民畏愛。遷東路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留復任，許之。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師還，致仕。

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詼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寢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就願意當先。”隆慶授給他好馬。蕭柳攬着繮繩，告訴衆將領說：“陣地如果鬆動，各位趕緊進攻。”於是飛馬向前，敵人稍稍後退。隆慶勢如捲席，宋朝的軍隊便亂作一團。蕭柳中了流箭，裹好傷口又參戰，敵衆都潰散了。當時排押留守東京，上奏推薦蕭柳任四軍兵馬都指揮使。

第二年，蕭柳任北女真詳穩，爲政寬猛相濟，所部百姓敬畏和愛戴他。升任東路統軍使，任期滿後，百姓希望他留任，朝廷同意。蕭柳參與討伐高麗，碰到大蛇擋路，走在前面的人請求避開，蕭柳說：“壯士哪能害怕它呢!”拔劍斬斷大蛇。軍隊返回後，蕭柳退休。

蕭柳性格滑稽，即使皇帝和臣僚宴會，他也無所顧忌地戲謔取笑，當時人把他比作藝人。臨終時，他告訴别人說：“我從小就有輔佐皇帝的志向，不能直接如願，所以就藉說笑來進言，希望萬一有所補益，藝人之名何必避諱呢!”一會兒，披着睡衣而坐，呼喚說：“我去了!”說完便去世。耶律觀音奴收集蕭柳所寫的詩一千篇，取名爲《歲寒集》。

高勳

高勳，字鼎臣，晉北平王信韜之子。性通敏。仕晉爲閤門使。會同九年，與杜重威來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館使。好結權貴，能服勤大臣，多推譽之。

天禄間，爲樞密使，總漢軍事。五年，劉崇遣使來求封册，詔勳册崇爲大漢神武皇帝。應曆初，封趙王，出爲上京留守，尋移南京。會宋欲城益津，勳上書請假巡徼以擾之，帝然其奏，宋遂不果城。十七年，宋略地益津關，勳擊敗之，知南院樞密事。

景宗即位，以定策功，進王秦。保寧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請疏畦種稻，帝欲從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必有異志。果令種稻，引水爲畦，設以京叛，官軍何

高勳，字鼎臣，後晉北平王信韜的兒子。生性通達敏捷。在後晉時官爲閤門使。會同九年，和杜重威一道來歸降。太宗進入汴京，任命他爲四方館使。喜好結納權貴，能够殷勤服侍大臣，很多人都推許他。

天禄年間，高勳任樞密使，總管漢軍事務。五年，劉崇派遣使者來請求册封，皇帝命令高勳册封劉崇爲大漢神武皇帝。應曆初年，高勳被封爲趙王，出任上京留守，不久移任南京。宋朝準備修建益津城，高勳上書請求假托巡查邊疆來騷擾他們，皇帝批准他的奏章，宋朝於是没有建成城池。十七年，宋軍進攻益津關，高勳打敗他們，主持南院樞密事務。

景宗即位，高勳因爲决策擁立的功勞，晋封秦王。保寧年間，因爲南京郊區空地很多，請求耕田種稻，皇帝打算聽從這一建議。林牙耶律昆在朝廷揚言說：“高勳這本奏章，必定懷有二心。如果讓他種稻，引水建造田畦，假使憑藉京城反

自而入?"帝疑之，不納。尋遷南院樞密使。以毒藥饋駙馬都尉蕭啜里，事覺，流銅州。尋又謀害尚書令蕭思温，詔獄誅之，没其産，皆賜思温家。

叛，國家的軍隊從哪裏攻進去呢?"皇帝疑心這件事，没有采納。不久升任南院樞密使。用毒藥饋贈駙馬都尉蕭啜里，事情被發覺，流放銅州。不久又謀害尚書令蕭思温，皇帝下令在獄中殺死他，没收他的家産，全部賜給思温家。

奚和朔奴

奚和朔奴，字籌寧，奚可汗之裔。保寧中，爲奚六部長。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以耶律休哥領南邊事，和朔奴爲南面行軍副部署。四年，宋曹彬、米信等來侵，和朔奴與休哥破宋兵于燕南，手詔褒美。軍還，怙權撾無罪人李浩至死，上以其功釋之。六年冬，南征，將本部軍由别道進擊敵軍於狼山，俘獲甚衆。

八年，上表曰："臣竊見太宗之時，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衮，誥命大常衮班在酋長左右，副常衮總知酋長五房族屬，二宰相匡輔酋長，建明善事。今宰相職如故，二常衮别無所掌，乞依舊制。"從之。

十三年秋，遷都部署，伐兀惹。駐于鐵驪，秣馬數月，進至兀惹城。利其俘掠，請降不許，令急攻之。城中大恐，皆殊死戰。和朔奴知不能克，從副部署蕭恒德議，掠地東南，循高麗北界而還。以地遠糧絶，士馬死傷，詔降封爵，卒。子烏也，郎君班詳穩。

奚和朔奴，字籌寧，奚可汗的後裔。保寧年間，爲奚六部酋長。

統和初年，皇太后代理國事，讓耶律休哥治理南邊事務，和朔奴任南面行軍副部署。四年，宋將曹彬、米信等入侵，和朔奴與休哥在燕南打敗宋軍，皇帝親手寫詔書嘉獎。軍隊返回後，和朔奴依仗權勢毒打無罪的李浩致死，皇上因爲他的功勞赦免了他。六年冬，南征，率領本部軍從另外的道路到狼山襲擊敵軍，抓獲很多人。

統和八年，和朔奴上表説："臣下聽説在太宗的時候，奚六部有兩位宰相、兩位常衮，皇帝下令大常衮的班列在酋長左右，副常衮總掌酋長五房族屬，兩位宰相輔佐酋長，職責分明。現在宰相的職責依舊，兩位常衮却没有别的可掌管，請求恢復過去的制度。"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統和十三年秋天，和朔奴升任都部署，討伐兀惹。駐扎在鐵驪，厲兵秣馬幾個月，進軍到兀惹城。貪圖擄掠，兀惹請求投降不允許，下令趕緊攻城。城中十分恐慌，都拼死奮戰。和朔奴知道不能攻克，聽從副部署蕭恒德的建議，攻掠東南地區，沿着高麗北方邊界返回。因爲戰地遥遠糧草斷絶，士兵、馬匹或死或傷，皇帝下令降他的封爵，去世。和朔奴的兒子烏也，爲郎君班詳穩。

蕭塔列葛

蕭塔列葛，字雄隱，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魯，遥輦氏時嘗爲虞人。唐安禄山來攻，只魯戰于黑山之陽，敗之。以功爲北府宰相，世預其選。

塔列葛仕開泰間，累遷西南面招討使。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諭伐宋事，約元昊出别道以會。十二年，改

蕭塔列葛，字雄隱，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魯，在遥輦氏時曾任掌管山澤的人。唐將安禄山前來攻打，只魯在黑山的南面迎戰，打敗了他。因功任北府宰相，世代參預宰相的人選。

塔列葛在開泰年間開始做官，多次遷官任西南面招討使。重熙十一年，出使西夏，告知討伐宋朝一事，約元昊從另一條道出師相會。十二

右夷離畢、同知南京留守，轉左夷離畢，俄授東京留守，以世選爲北府宰相，卒。

年，改任右夷離畢、同知南京留守，調任左夷離畢，不久被任命爲東京留守，因爲是世代承襲的候選人，所以出任北府宰相，去世。

耶律撒合

耶律撒合，字率懶，乙室部人，南府宰相歐禮斯子。天禄間始仕。應曆中，拜乙室大王，兼知兵馬事。

乾亨初，宋來侵，詔以本部兵守南京，與北院大王奚底、統軍蕭討古等逆戰，奚底等敗走，獨撒合全軍還。上諭之曰："拒敵當如此。卿勉之，無憂不富貴。"加守太保。統和間卒。

耶律撒合，字率懶，乙室部人，南府宰相歐禮斯的兒子。天禄年間開始做官。應曆年間，任乙室大王，兼知兵馬事。

乾亨初年，宋軍入侵，皇帝命令撒合用本部兵防守南京，和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統軍蕭討古一起迎戰，奚底等戰敗逃走，惟獨撒合全軍撤回。皇上告諭他說："迎擊敵人就該這樣。你繼續努力，不必擔心不富貴。"加官守太保。統和年間去世。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理、奴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凜爲統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論曰：遼朝在統和年間，多次起兵討伐宋朝，各將領如耶律諧理、耶律奴瓜、蕭柳等都有攻占城鎮抓獲敵將的功勞。最後，以蕭撻凜任統軍，徑直抵達澶淵。將要和宋軍決戰時，撻凜中箭，我軍失去倚仗，和議纔達成。或許是上天厭倦了戰亂，所以讓南北的百姓得到休養生息吧！

遼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六

耶律合住　劉景　劉六符　耶律褭履　牛温舒
杜防　蕭和尚 特末　耶律合里只　耶律頗的

耶律合住

耶律合住，字粘衮，太祖弟迭刺之孫。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初以近族入侍，每從征伐有功。保寧初，加右龍虎衛上將軍。以宋師屢梗南邊，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監、招安、巡檢等使，賜推忠奉國功臣。

耶律合住，字粘衮，太祖的弟弟迭剌的孫子。從小不貪玩樂，處理事情精明果斷，長於談論。最初因是皇親入宮做近侍，多次跟隨出征有功勞。保寧初年，加官爲右龍虎衛上將軍。由於宋軍多次阻斷南面邊塞，任合住爲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監、招安、巡檢等使，賜號推忠奉國功臣。

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乂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拜左金吾衛上將軍，秩滿，遥攝鎮國軍節度使，卒。

合住長期負責邊防，雖然有戰勝俘獲敵人的功勞，但務求安定，不妄生事端求取功名。鄰國敬畏，所統屬的地區平安無事。宋朝多次派人來結交，希望轉達議和的意向。合住上表彙報這件事，皇帝同意議和。安定邊境，籠絡并使敵國歸順，合住出了大力。任左金吾衛上將軍，任期滿後，挂銜鎮國軍節度使，去世。

合住智而有文，曉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謂合住一言，賢於數十萬兵。

合住聰明而有知識，通曉軍政。鎮守范陽時，曾經帶領數名騎兵徑直到雄州北門，和該郡守將立馬陳述兩國利害，以及後周軍隊侵犯邊疆的始末。慷慨陳辭，兩旁的下屬們都覺得他豪壯。從此，邊境多年無戰事。有識之士認爲合住的一句話，勝過十萬大軍。

劉景

劉景，字可大，河間人。四世祖怦，即朱滔之甥，唐右僕射、盧龍軍節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

劉景，字可大，河間人。四世祖劉怦，就是朱滔的外甥，爲唐朝右僕射、盧龍軍節度使。父親守敬，爲南京副留守。

景資端厚，好學能文。燕王趙延壽辟爲幽都府文學。應曆初，遷右

劉景天資端重厚道，愛好學問，善於寫文章。燕王趙延壽召他爲幽都府文學。應曆初年，

拾遺、知制誥，爲翰林學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蕭思温上急變，帝欲俟秋出師，景諫曰："河北三關已陷于敵，今復侵燕，安可坐視！"上不聽。會父憂去。未幾，起復舊職。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數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發，非也。"上亦不報。

升任右拾遺、知制誥，爲翰林學士。九年，後周人侵犯燕地，留守蕭思温上報緊急事變，皇帝打算等到秋天出兵，劉景規勸道："河北的三關已被敵人占領，現在又侵犯燕地，怎麽能坐視呢！"皇上不聽。劉景因父親的喪事離職。不久，應召復職。一天，應召起草赦書。起草好後，放了幾個月還不公布。劉景上奏説："唐朝的制度，赦書每天傳送五百里。現在拖延日期而不發布，是不對的啊。"皇上也不作回答。

景宗即位，以景忠實，擢禮部侍郎，遷尚書、宣政殿學士。上方欲倚用，乃書其笏曰："劉景可爲宰相。"頃之，爲南京副留守。時留守韓匡嗣因扈從北上，景與其子德讓共理京事。俄召爲户部使，歷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統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師。子慎行，孫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具《六符傳》。

景宗即位，因爲劉景忠誠可靠，擢升他爲禮部侍郎，升任尚書、宣政殿學士。皇上正打算重用他，於是在他的手板上寫道："劉景可任宰相。"不久，任南京副留守。因爲當時留守韓匡嗣隨同北上，所以劉景和他的兒子德讓共同處理南京事務。不久召任户部使，歷任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統和六年辭官，加官兼侍中。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太子太師。兒子慎行，孫子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都記録在《六符傳》中。

劉六符

劉六符，父慎行，由膳部員外郎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上多即宴飲行誅賞，慎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稟行"。爲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貴乃免，出爲彰武軍節度使。賜保節功臣。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世。玄終上京留守。常歷三司使、武定軍節度使。嘏、端、符皆第進士。嘏、端俱尚主，爲駙馬都尉。三嘏獻聖宗《一矢斃雙鹿賦》，上嘉其贍麗。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四端以衛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張女樂，竟席不顧，人憚其嚴。還，拜樞密直學士。

劉六符，父親慎行，由膳部員外郎多次升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當時皇上大多在宴會時施行賞罰，慎行勸諫説："根據喜怒施加刑罰或賞賜，恐怕不够妥當。"皇帝醒悟，告諭政府説："從今天起宴會時，有刑罰或賞賜的事情，第二天稟報後施行。"慎行任都統，討伐高麗，因延誤軍期交由法官審治，由於是權貴纔免於論處，出任彰武軍節度使。賜號保節功臣。兒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一德早死。二玄最終任上京留守。五常歷任三司使、武定軍節度使。三嘏、四端、六符都考中進士。三嘏、四端都娶公主爲妻，爲駙馬都尉。三嘏獻給聖宗《一矢斃雙鹿賦》，皇上稱贊他的辭藻富麗典雅。與公主不和，投奔宋朝；回來後，將他處死。四端以衛尉少卿的身份出使宋朝慶賀生日，在宴會上，大肆鋪排歌舞伎，四端直到宴會結束都没有回頭來看，人們都懼怕他的威嚴。回來後，任樞密直學士。

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遷

六符有志氣和節操，善於寫文章。重熙初

政事舍人，擢翰林學士。十一年，與宣徽使蕭特末使宋索十縣地。還，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會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復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海内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况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符爲三司使以受之。

年，升任政事舍人，擢升爲翰林學士。十一年，和宣徽使蕭特末一起出使宋朝索回十縣土地。回來後，任漢人行宮副部署。恰遇宋朝派遣使者用增加歲幣來交換十縣，六符又和耶律仁先出使宋朝，商定用“進貢”的名稱，宋人感到爲難。六符説：“本朝兵强將勇，四海之内人所共知，人人都願意和宋朝争鬥。如果放任他們擄掠來填飽欲望，和‘進貢’兩字哪一個嚴重些？何况大軍駐守燕地，萬一向南挺進，用什麼去抵禦？顧慮小節，遺忘大禍，後悔莫及！”宋朝於是答應，每年納款都稱作“貢”。六符回朝，加官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到宋朝的銀錢交來時，任命六符爲三司使前去驗收。

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出爲長寧軍節度使，俄召爲三司使。

六符和參知政事杜防有隔閡，杜防因爲六符曾經接受宋朝的賄賂，揭發這件事，六符被貶爲長寧軍節度使，不久召任三司使。

道宗即位，將行大册禮，北院樞密使蕭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莫若黄川。”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上從其議。尋以疾卒。

道宗即位，準備舉行册封大禮，北院樞密使蕭革説：“舉行大禮置辦儀仗器物，必須選擇廣闊的地方，没有比黄川更恰當的了。”六符説：“不對。典禮儀式是國家的大事，帝王的音樂不能在野外演奏。眼下中京是全國的中心，朝覲時各得其所，應當在中京舉行大禮。”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不久因病去世。

耶律褭履

耶律褭履，字海鄰，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風神爽秀，工于畫。重熙間，累遷同知點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覩爲夏人所執，奉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永興宮使、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褭履將娶秦晋長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謂褭履曰：“能去婢，乃許爾婚。”褭履以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褭履善畫，寫聖宗真以獻，得減，坐長流邊戍。復以寫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

耶律褭履，字海鄰，六院夷離堇蒲古只的後代。神采清秀，擅長繪畫。重熙年間，屢次升官至同知點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覩被夏人扣留，褭履奉命前去索討，往返三次後將他帶回，調任永興宮使、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褭履準備娶秦晋長公主的孫女，她的母親同公主的奴婢有嫌隙，告訴褭履説：“能够除去奴婢，就同意你的婚事。”褭履用計殺掉奴婢，婚事告成。事情被發覺，有關部門判處他死刑。褭履善於繪畫，畫聖宗像獻上，得以減刑，因罪長期流放邊防。又因爲畫像，應召任同知南院宣徽事。出使宋朝恭賀正旦，畫宋朝皇帝的像帶回來。

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聞重

清寧年間，褭履又出使宋朝。宋朝皇帝賞賜宴席，花瓶遮着面容，没有看清楚。辭别宋朝皇帝時，褭履僅僅看了一眼，來到邊境，拿畫像給

元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帝責讓之。宴酣，顧褒履曰："重元事成，卿必得爲上客！"褒履大慚。咸雍中，加太子太師，卒。

餞别的人看，都驚訝畫得神妙。耶律重元反叛，他没有即時起兵援救朝廷。叛賊平定後，進宫祝賀，皇帝責備他。宴樂盡興，皇帝回頭對褒履説："重元的事情成功，你必定能够成爲上賓！"褒履非常慚愧。咸雍年間，加官爲太子太師，去世。

牛温舒

牛温舒，范陽人。剛正，尚節義，有遠器。咸雍中，擢進士第，滯小官。大安初，累遷户部使，轉給事中、知三司使事。國、民兼足，上以爲能，加户部侍郎，改三司使。壽隆中，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攝中京留守。部民詣闕請真拜，從之。召爲三司使。

乾統初，復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温舒與蕭得里底使宋。方大燕，優人爲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温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還，加中書令，卒。

牛温舒，范陽人。剛毅正直，崇尚氣節，有大才。咸雍年間，考中進士，長期做小官。大安初年，多次升遷至户部使，調任給事中、知三司使事。國家、百姓都富足，皇上認爲他能幹，加官爲户部侍郎，改任三司使。壽隆年間，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代理中京留守。所部百姓到宫門前請求正式任命他，皇上聽從這一請求。召任三司使。

乾統初年，温舒再任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西夏被宋朝攻打，前來請求調解。温舒和蕭得里底出使宋朝。在盛大的宴會上，藝人穿着道士的服裝，索要泥土藥爐。藝人説："泥土太少不能調和。"温舒急忙起身，用手把土收進懷中。宋朝皇帝詢問原因，温舒回答説："我奉天子威嚴的命令來調和，如果不聽從，就應當捲起泥土收回去。"宋人十分驚恐，於是答應西夏求和。温舒回國，加官爲中書令，去世。

杜防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累遷起居郎、知制誥，人以爲有宰相器。太平中，遷政事舍人，拜樞密副使。

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稹來告，請與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拜參知政事。韓紹芳、劉六符忌之，防待以誠。十二年，紹芳等罷，愈見信任。十三年，拜南府宰相。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賜名王門奴。以進奏有誤，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十七年，復召爲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儒臣賦詩，防爲冠，賜金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考中進士甲科，多次升遷至起居郎、知制誥，人們認爲他有宰相之才。太平年間，升任政事舍人，任樞密副使。

重熙九年，西夏人侵犯宋朝。宋朝派遣郭稹來相告，請求與西夏講和，皇上命令杜防出使西夏調解。雙方如約停止了戰争，各自退出侵占的土地，杜防被任命爲參知政事。韓紹芳、劉六符忌恨他，杜防却以誠相待。十二年，紹芳等罷官，杜防更加受到信任。十三年，任南府宰相。十五年，杜防的兒子出生，皇帝來到他的宅第，賜名爲王門奴。杜防因爲進奏出了差錯，離朝任武定軍節度使。十七年，再次召任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天，祭祀仁德皇后，下詔讓文臣賦詩，

帶。

道宗諒陰，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寧二年，上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上嘆悼不已，賻贈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謚曰元肅。子公謂，終南府宰相。

蕭和尚

蕭和尚，字洪寧，國舅大父房之後。忠直，多智略。開泰初，補御盞郎君，尋爲内史、太醫等局都林牙。使宋賀正，將宴，典儀者告，班節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國之使相禮。且以錦服爲貺，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預宴。"宋臣不能對，易以紫服，位視執政，使禮始定。

八年秋，爲唐古部節度使，卒。弟特末。

蕭特末

特末，字何寧。爲人機辨任氣。太平中，累遷安東軍節度使，有能稱。十一年，召爲左祗候郎君班詳穩。未幾，遷左夷離畢。重熙十年，累遷北院宣徽使。明年，與劉六符使宋，索十縣故地，宋請增銀、絹十萬兩、匹以易之。歸，稱旨，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詔城西南渾底甸。還，復爲北院宣徽使，卒。

耶律合里只

耶律合里只，字特滿，六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重熙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充宋國生辰使，館于白溝驛。宋宴勞，優者嘲蕭惠河西之敗。合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興中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較哉?"宋人慚服。帝聞之曰："優伶失辭，何可傷兩國

杜防爲第一，賜給金帶。

道宗居喪，杜防任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寧二年，皇上告諭杜防說："我因爲你年老嗜酒，不想用繁重的事務煩勞你。朝廷的事情，你總管大要就行了。"不久，任右丞相，加封爲尚父，去世。皇上惋惜哀悼不已，加倍贈給安葬費用，官府給予安葬用具，贈官爲中書令，謚號爲元肅。兒子公謂，官至南府宰相。

蕭和尚，字洪寧，國舅大父房的後代。忠誠正直，足智多謀。開泰初年，補官爲御盞郎君，不久任内史、太醫等局都林牙。出使宋朝恭賀正旦，即將開宴時，主管儀式的人告訴他，班列在節度使下面。和尚說："班次這樣，是不把我當作大國的使者來禮待。而且以錦服相贈，就像對待蕃部一樣。如果真這樣做，我不參加宴會。"宋朝官吏不能回答，給他換成紫色衣服，位列比照宰相，使者的禮節纔確定下來。

開泰八年秋天，和尚任唐古部節度使，去世。弟弟特末。

蕭特末，字何寧。爲人機敏明辨，任性使氣。太平年間，多次升官任安東軍節度使，有能幹的稱譽。十一年，應召擔任左祗候郎君班詳穩。不久，升任左夷離畢。重熙十年，多次升官任北院宣徽使。第二年，和劉六符一道出使宋朝，索取十縣舊地，宋朝請求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來代替。回國，符合皇上的旨意，加官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皇帝命令他在西南渾底甸修建城堡。回來後，再任北院宣徽使，去世。

耶律合里只，字特滿，六院夷離菫蒲古只的後代。重熙年間，多次升官任西南面招討都監。充任宋國生辰使，住在白溝驛。宋朝設宴慰勞，藝人譏嘲蕭惠河西之敗。合里只說："勝敗是兵家常事。我朝嗣聖皇帝抓獲石重貴，至今興中還有石家寨。蕭惠的一次敗仗，哪裏值得計較呢?"宋人羞愧。皇帝聽到這件事後說："藝人說錯了話，怎麼可以損傷兩國的友好關係!"將他鞭打

交好!"鞭二百，免官。

清寧初，起爲懷化軍節度使。七年，入爲北院大王，封豳國公。歷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穩，加兼侍中。致仕，卒。

合里只明達勤恪，懷柔有道。置諸賓館及西邊營田，皆自合里只發之。

耶律頗的

耶律頗的，字撒版，季父房奴瓜之孫。孤介寡合。重熙初，補牌印郎君。清寧初，稍遷知易州。去官，部民請留，許之。

咸雍八年，改彰國軍節度使。上獵大牢古山，頗的謁于行宫。帝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爲宋所侵，烽堠内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拜北面林牙。後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頗的往定疆界。還，拜南院宣徽使。

大康四年，遷忠順軍節度使，尋爲南院大王，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召拜南府宰相，賜貞良功臣，封吴國公，爲北院樞密使。廉謹奉公，知無不爲。大安中致仕，卒。子霞抹，北院樞密副使。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符啓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頗的、合里只輩銜命出使，幸不辱命。褭履殺人婢以求婚，身負罪釁，畫其主容，以冀免死，亦可醜也。

二百下，罷免官職。

清寧初年，起用合里只爲懷化軍節度使。七年，進京任北院大王，封爲豳國公。歷任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穩，加官兼侍中。辭官後去世。

合里只豁達勤懇，有籠絡别國的謀略。設置各賓館以及在西邊屯田，全都出自合里只的建議。

耶律頗的，字撒版，季父房奴瓜的孫子。方正耿直，孤僻難相處。重熙初年，補官爲牌印郎君。清寧初年，逐漸升遷爲易州知州。離任時，所部百姓請求留任他，朝廷同意。

咸雍八年，改任彰國軍節度使。皇上在大牢古山打獵，頗的到行宫拜見。皇帝詢問邊防事宜，頗的回答説："從應州南邊到天池，都是我們耕種和放牧的土地。清寧年間，守邊將領不小心，被宋朝侵占，烽火臺向内遷移，似乎不恰當。"道宗贊同這個意見，任命他爲北面林牙。後來派人出使宋朝，索回被侵占的土地，命令頗的前去確定邊界。返回後，任南院宣徽使。

大康四年，頗的升任忠順軍節度使，不久任南院大王，改任同知南京留守事，應召任南府宰相，賜號貞良功臣，封爲吴國公，任北院樞密使。廉潔奉公，該辦的事没有不辦的。大安年間辭官，去世。兒子霞抹，爲北院樞密副使。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和，休養軍隊，安頓百姓，他考慮得很長遠啊。劉六符生事邀功，哪裏是國家之利啊？牛温舒、杜防、耶律頗的、耶律合里只這些人領命出使，幸好没有辱没使命。耶律褭履殺害别人的奴婢以求婚，身負罪惡，畫上君主的容貌，以求免死，也够可耻的了。

遼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撒八 孝先 孝友　蕭蒲奴　耶律蒲古　夏行美

蕭孝穆

蕭孝穆，小字胡獨堇，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父陶瑰，爲國舅詳穩。

孝穆廉謹有禮法。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都監。開泰元年，遥授建雄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是年术烈等變，孝穆擊走之。冬，進軍可敦城。阻卜結五群牧長查刺、阿覩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乃嚴備禦以待，餘黨遂潰。以功遷九水諸部安撫使。尋拜北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八年，還京師。

太平二年，知樞密院事，充漢人行宫都部署。三年，封燕王、南京留守、兵馬都總管。九年，大延琳以東京叛，孝穆爲都統討之，戰于蒲水。中軍稍却，副部署蕭匹敵、都監蕭蒲奴以兩翼夾擊，賊潰，追敗之于手山北。延琳走入城，深溝自衛。孝穆圍之，築重城，起樓櫓，使内外不相通，城中撤屋以爨。其將楊詳世等擒延琳以降，遼東悉平。改東京留守，賜佐國功臣。爲政務寬簡，撫納流徙，其民安之。

興宗即位，徙王秦，尋復爲南京留守。重熙六年，進封吴國王，拜北

蕭孝穆，小字胡獨堇，淳欽皇后的弟弟阿古只的五世孫。父親陶瑰，爲國舅詳穩。

孝穆廉潔謹慎有禮節。統和二十八年，多次升遷任西北路招討都監。開泰元年，挂銜建雄軍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這一年术烈等叛亂，孝穆打跑了他們。冬季，進軍可敦城。阻卜勾結五群牧長查剌、阿覩等人，企圖内外相應，孝穆全部殺掉他們，於是嚴加防備以待，其餘的黨羽於是潰散。因功升任九水諸部安撫使。不久拜任北府宰相，賜號忠穆熙霸功臣，加官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八年，返回京城。

太平二年，孝穆知樞密院事，充漢人行宫都部署。三年，封爲燕王、南京留守、兵馬都總管。九年，大延琳占據東京反叛，孝穆任都統討伐他，在蒲水交戰。中軍稍微後退，副部署蕭匹敵、都監蕭蒲奴從兩翼夾擊，叛賊潰散，追到手山北面，打敗他們。延琳逃進城，加深壕溝保衛自己。孝穆包圍東京城，在城墻外再修城堡，架起樓櫓，使城内城外互不相通，城中撤掉房屋燒火做飯。敵將楊詳世等抓獲延琳來投降，遼東全部平定。改任東京留守，賜號佐國功臣。他處理政事務求寬鬆簡明，安撫和招納流民，治下的百姓得以安定。

興宗即位，孝穆改封秦王，不久再任南京留守。重熙六年，進封爲吴國王，任北院樞密使。

院樞密使。八年，表請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又陳諸部及舍利軍利害，從之。由是政賦稍平，衆悦。九年，徙王楚。時天下無事，户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順旨。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晋，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鑾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蒸民樂業，南北相通。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强，然勛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决，書奏不報。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十二年，復爲北院樞密使，更王齊，薨。追贈大丞相、晋國王，謚曰貞。

八年，上表請求登記全國户口以便均衡徭役，又陳述各部以及舍利軍的利害，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從此徵收賦税平均，大家都很高興。九年，改封楚王。當時天下太平無事，户口增加，皇上年富力强，常常提到後周奪取的十縣，激昂慷慨，有南伐的志向。臣僚們大都順應皇帝的旨意。孝穆勸諫説："從前太祖南伐，以無功告終。嗣聖皇帝消滅後唐扶立後晋，後來因爲石重貴反叛，長驅直入汴京；皇帝的車馬剛剛凱旋，他們就反過來侵犯。從此以後連續作戰二十多年，得以和好。百姓安居樂業，南北互相通好。現在國家同過去相比，雖然稱得上富强，但功臣、宿將大多去世。况且宋人没有過錯，陛下不應當毁棄先帝的盟約。"當時皇帝的主意已經打定，奏本交上去後没有回音。孝穆因年老請求退休還鄉，皇帝不答應。十二年，孝穆再任北院樞密使，改封齊王，去世。追贈大丞相、晋國王，謚號爲貞。

孝穆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嘆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目所著文曰《寶老集》。二子阿剌、撒八，弟孝先、孝忠、孝友，各有傳。

孝穆雖然是皇后的近親，但地位越高越加小心。太后有所賞賜，孝穆總是推辭不受。妻子兒女都没有驕矜的神色。和人交往，始終如一。他所推薦的都是忠誠正直的人。曾對人説："樞密選擇賢才録用，什麽事情辦不成？如果親自處理煩瑣小事，那麽大事就會積壓了。"自從蕭合卓憑着才幹進升，此後轉相仿效，不識大體。孝穆感慨説："不能移風易俗，祇顧安守爵位，做臣子的道理是這樣的嗎？"當時稱他爲"國寶臣"，將他所著的文集取名爲《寶老集》。兩個兒子叫阿剌、撒八，弟弟孝先、孝忠、孝友，各自有傳。

蕭撒八

撒八，字周隱。七歲，以戚屬加左右千牛衛大將軍。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性廉介，風姿爽朗，善球馬、馳射。帝每燕飲，喜諧謔。撒八雖承寵顧，常以禮自持，時人稱之。以柴册禮恩，加檢校太傅、永興宫使，總領左右護衛，同知點檢司事。尚魏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北院宣徽使，

蕭撒八，字周隱。七歲時，因爲是外戚的緣故加官爲左右千牛衛大將軍。重熙初年，補官爲祗候郎君。撒八耿直廉正，風姿爽朗，長於打馬球和跑馬射箭。皇帝每逢宴會時，喜歡取笑。撒八雖然受到寵愛，但常常以禮節自持，當時的人都稱道他。因柴册禮的恩典，加官爲檢校太傅、永興宫使，總領左右護衛，同知點檢司事。娶魏國公主，任駙馬都尉，任北院宣徽使，總掌朝廷

仍總知朝廷禮儀。重熙末，出爲西北路招討使、武寧郡王。居官以治稱。

清寧初薨，年三十九，追封齊王。

禮儀。重熙末年，出任西北路招討使、武寧郡王。在任上以政治清明著稱。

清寧初年去世，終年三十九歲，追封爲齊王。

蕭孝先

孝先，字延寧，小字海里。統和十八年，補祇候郎君。尚南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開泰五年，爲國舅詳穩。將兵城東鄙，還，爲南京統軍使。太平三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尋加太子太傅。五年，遷上京留守。以母老求侍，復爲國舅詳穩。改東京留守。會大延琳反，被圍數月，穴地而出。延琳平，留守上京。十一年，帝不豫，欽哀召孝先總禁衛事。

興宗諒陰，欽哀弒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浞卜、蕭匹敵等謀居多。及欽哀攝政，遥授天平軍節度使，加守司徒，兼政事令。重熙初，封楚王，爲北院樞密使。孝先以椒房親，爲太后所重。在樞府，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朝多側目。三年，太后與孝先謀廢立事，帝知之，勒衛兵出宫，召孝先至，諭以廢太后意。孝先震懾，不能對。遷太后于慶州。孝先恒鬱鬱不樂。四年，徙王晋。後爲南京留守，卒，謚忠肅。

蕭孝先，字延寧，小字海里。統和十八年，補官爲祇候郎君。娶南陽公主，任駙馬都尉。開泰五年，任國舅詳穩。率領軍隊到東部邊境修建城堡，回來後，任南京統軍使。太平三年，任漢人行宮都部署，不久加官爲太子太傅。五年，升任上京留守。因母親年老請求侍奉，再任國舅詳穩。改任東京留守。適逢大延琳反叛，孝先被圍困幾個月，挖地洞出城。延琳被平定後，孝先留守上京。十一年，皇帝病重，欽哀皇后召孝先總領禁衛事。

興宗居喪，欽哀弒仁德皇后，孝先和蕭浞卜、蕭匹敵等人的謀劃居多。等到欽哀攝政，挂銜天平軍節度使，加官守司徒，兼政事令。重熙初年，封爲楚王，任北院樞密使。孝先因爲是后族的近親，受到太后的重用。在樞密府時，好惡不分，胡作非爲，權力超過君主，朝中官吏大多爲之側目。三年，太后和孝先圖謀廢立皇帝的事情，被皇帝知道後，命令衛兵出宫，召來孝先，把廢黜太后的意思告訴了他。孝先驚恐，不能回答。遷移太后到慶州。孝先常常鬱鬱不樂。四年，改封晋王。後爲南京留守，去世，謚號爲忠肅。

蕭孝友

孝友，字撻不衍，小字陳留。開泰初，以戚屬爲小將軍。太平元年，以大册，加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太保，賜名孝友。

重熙元年，累遷西北路招討使，封蘭陵郡王。八年，進王陳。先是，蕭惠爲招討使，專以威制西羌，諸夷多叛。孝友下車，厚加綏撫，每入貢，輒增其賜物，羌人以安。久之，濅成姑息，諸夷桀驁之風遂熾，議者譏其過中。

蕭孝友，字撻不衍，小字陳留。開泰初年，因爲是外戚的緣故官爲小將軍。太平元年，因爲大册禮，加官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太保，賜名孝友。

重熙元年，累經升遷任西北路招討使，封爲蘭陵郡王。八年，進封陳王。在此之前，蕭惠任招討使，專用威力控制西羌，各部落大多反叛。孝友到任，多加安撫，每逢進貢時，就增加賞賜物品，羌人得以安定。過了很久，逐漸變成無原則的寬容，因而助長了各部落桀驁不馴的風氣，當時人譏諷他失當。

十年，加政事令，賜効節宣庸定遠功臣，更王吴。後以葬兄孝穆、孝忠，還京師，拜南院樞密使，加賜翊聖協穆保義功臣，進王趙，拜中書令。丁母憂，起復北府宰相，出知東京留守。會伐夏，孝友與樞密使蕭惠失利河南，帝欲誅之，太后救免。復爲東京留守，徙王燕，改上京留守，更王秦。

十年，加官爲政事令，賜號効節宣庸定遠功臣，改封吴王。後來因爲安葬兄長孝穆、孝忠，返回京城，任南院樞密使，加賜爲翊聖協穆保義功臣，進封趙王，任中書令。爲母親守喪，喪期滿起任爲北府宰相，出任東京留守。討伐西夏，孝友和樞密使蕭惠在黄河以南失利，皇帝打算處死他，因太后相救而免死。再任東京留守，改封燕王，調任上京留守，改封秦王。

清寧初，加尚父。頃之，復留守東京。明年，復爲北府宰相。帝親製誥詞以褒寵之。以柴册恩，遥授洛京留守，益賜純德功臣，致仕，進封豐國王。

清寧初年，加封爲尚父。不久，又留守東京。第二年，再任北府宰相。皇帝親自撰寫誥詞以示對他的褒獎和愛寵。因柴册禮的恩典，挂銜洛京留守，加賜爲純德功臣，退休，進封豐國王。

坐子胡覩首與重元亂，伏誅，年七十三。胡覩在《逆臣傳》。

孝友因兒子胡覩率先參與耶律重元的叛亂，受牽累被處死，年齡七十三歲。胡覩在《逆臣傳》中有傳。

蕭蒲奴

蕭蒲奴，字留隱，奚王楚不寧之後。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既冠，意氣豪邁。

蕭蒲奴，字留隱，奚王楚不寧的後代。從小孤單貧困，受雇爲醫家牧牛。損傷别人的莊稼，多次受到鞭打的羞辱。醫師曾經看見蒲奴熟睡時，有蛇纏身，感到詫異。教他讀書，聰明好學。没有幾年，涉獵經史典籍，練習騎馬射箭。二十歲後，意氣豪邁。

開泰間，選充護衛，稍進用。俄坐罪黥流烏古部。久之，召還，累任劇，遷奚六部大王，治有聲。

開泰年間，蒲奴被選充護衛，逐漸受到提拔。不久，因犯罪被黥面後流放烏古部。過了很久，應召返回，多次擔當重任，升任奚六部大王，處理政事有聲譽。

太平九年，大延琳據東京叛，蒲奴爲都監，將右翼軍，遇賊戰蒲水。中軍少却，蒲奴與左翼軍夾攻之。先據高麗、女直要衝，使不得求援，又敗賊于手山。延琳走入城。蒲奴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蒲奴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堅守不敢出。既被擒，蒲奴以功加兼侍中。

太平九年，大延琳占據東京反叛，蒲奴爲都監，率領右翼軍，在蒲水和反賊遭遇交戰。中軍稍稍後撤，蒲奴和左翼軍夾攻反賊。預先占據高麗、女真要道，使反賊不能求援，又在手山打敗反賊。延琳逃跑入城。蒲奴不挂鞍轡就騎馬馳騁，追殺其餘的反賊。不久，大軍包圍東京，蒲奴征討各反叛的城鎮，平定吼山的反賊，延琳堅守城池不敢出戰。延琳被抓獲後，蒲奴因功加官兼侍中。

重熙六年，改北阻卜副部署，再授奚六部大王。十五年，爲西南面招

重熙六年，蒲奴改任北阻卜副部署，再次被任命爲奚六部大王。十五年，任西南面招討使，

討使，西征夏國。蒲奴以兵二千據河橋，聚巨艦數十艘，仍作大鉤，人莫測。戰之日，布舟于河，綿亘三十餘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輒取之。大軍既失利，蒲奴未知，適有大木順流而下，勢將壞浮梁，斷歸路，操舟者爭鉤致之，橋得不壞。明年，復西征，懸兵深入，大掠而還，復爲奚六部大王。致仕，卒。

西征夏國。蒲奴率兵二千人占據黄河浮橋，聚集大船幾十艘，製作大鉤，别人不知他想幹什麼。交戰當天，排列船隻在黄河上，綿亘三十多里。派人等候在上流，遇有飄浮物就撈取。大軍失利後，蒲奴還不知道，剛好有大木順流而下，勢必會毁壞浮橋，斷絶歸路，駕船的人争相鉤取大木，浮橋得以不壞。第二年，再次西征，孤軍深入，大肆掠奪後返回，再任奚六部大王。退休，去世。

耶律蒲古

耶律蒲古，字提隱，太祖弟蘇之四世孫。以武勇稱。統和初，爲涿州刺史，從伐高麗有功。開泰末，爲上京内客省副使。太平二年，城鴨渌江，蒲古守之，在鎮有治績。五年，改廣德軍節度使，尋遷東京統軍使。莅政嚴肅，諸部懾服。九年，大延琳叛，以書結保州。夏行美執其人送蒲古，蒲古入據保州，延琳氣沮。以功拜惕隱。十一年，爲子鐵驪所弑。

耶律蒲古，字提隱，太祖的弟弟耶律蘇的四世孫。以勇武著稱。統和初年，任涿州刺史，參與征討高麗有功。開泰末年，任上京内客省副使。太平二年，在鴨渌江修築城堡，蒲古守衛這座城堡，在任上處理政務有功。五年，改任廣德軍節度使，不久升任東京統軍使。處理政事嚴肅認真，各部落威服。九年，大延琳反叛，用書信結納保州。夏行美扣留信使送交蒲古，蒲古進城據守保州，延琳沮喪。因功任惕隱。十一年，蒲古被兒子鐵驪所弑。

夏行美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時行美總渤海軍于保州。延琳使人説欲與俱叛，行美執送統軍耶律蒲古，又誘賊黨百人殺之。延琳謀沮，乃嬰城自守，數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錫賚甚厚。明年，擢忠順軍節度使。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反叛，當時行美在保州總領渤海軍。延琳派人游説，想要他一起反叛，行美扣留使者送交統軍耶律蒲古，又誘殺反賊的黨羽一百人。延琳的陰謀挫敗，於是環城固守，幾個月後被攻破。行美因功加官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賞賜特别豐厚。第二年，提升爲忠順軍節度使。

重熙十七年，遷副部署，從點檢耶律義先討蒲奴里，獲其酋陶得里以歸。致仕，卒。上思其功，遣使祭于家。

重熙十七年，行美升任副部署，跟隨點檢耶律義先征討蒲奴里，俘獲他們的酋長陶得里返回。退休，去世。皇上思念他的功勞，派遣使者到他家祭吊。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劍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蕭孝穆之諫南侵，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瞋目語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爲治之本，親煩碎爲失大臣

論曰：没有君子，難道還能有國家嗎？當遼朝擒獲大延琳，平定遼東時，那時衆將領的功績多偉大啊！怪不得他們要彈劍拍手，鼓起餘勇以威風天下了。蕭孝穆諫阻南侵，他的防患意識多麽深遠啊，這哪裏是睁大眼睛叫嚷災難的人所能懂得的啊！至於論述移風易俗是治國的根本，親

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爲“國寶臣”，宜矣。孝先預弑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熏灌，爲國巨蠹，雖功何議焉？

自處理瑣碎小事是喪失大臣的體統，又是多麼深刻而明白。稱爲“國寶臣”，恰當啊。蕭孝先參預殺害仁德皇后的計劃，好比依靠城池來逃避烟熏水灌，作爲國家的大蠹蟲，即使有功勞，又何必去評議他呢？

遼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八

蕭敵烈 拔剌　耶律盆奴　蕭排押 恒德 匹敵　耶律資忠
耶律瑶質　耶律弘古　高正　耶律的琭　大康乂

蕭敵烈

蕭敵烈，字涅魯衮，宰相撻烈四世孫。識度弘遠，爲鄉里推重。始爲牛群敞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穩。

統和二十八年，帝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韙之。

明年，同知左夷離畢事。改右夷離畢。開泰初，率兵巡西邊。時夷離堇部下閘撒狘撲里、失室、勃葛率部民遁，敵烈追擒之，令復業，遷國舅詳穩。從樞密使耶律世良伐高麗，還，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拜上京留守。

敵烈爲人寬厚，達政體，廷臣皆謂有王佐才。漢人行宫都部署王繼忠薦其材可爲樞密使，帝疑其黨而止。爲中京留守，卒。族子忽古，有傳。

蕭敵烈，字涅魯衮，宰相撻烈的四世孫。見識度量廣博深遠，受到鄉里的推崇。最初任牛群敞史。皇帝得知他賢能，召爲近侍，升任國舅詳穩。

統和二十八年，皇帝對臣僚們説："高麗康肇弑其君主王誦，扶立王誦的族兄王詢而自己任宰相，大逆不道啊。應當起兵聲討他的罪惡。"臣僚們都説可以。敵烈勸諫道："國家連年征討，士兵疲敝。何况陛下正服喪，年成歉收，創傷尚未復原。海島小國，城壘完整堅固。勝了算不上威武，萬一失利，難免帶來後悔。不如派遣一名使者，前去責問他弑君的緣故。他如果認罪就算了；如不認罪，就等服喪期滿，年成豐收後起兵，也不算晚。"當時命令已經下達，他的意見雖然没有被采納，却受到有識之士的稱道。

第二年，敵烈同知左夷離畢事。改任右夷離畢。開泰初年，率領士兵巡視西部邊境。當時夷離堇部下閘撒狘撲里、失室、勃葛帶領治下百姓逃走，敵烈追趕并抓獲他們，讓他們恢復舊業，敵烈升任國舅詳穩。跟隨樞密使耶律世良討伐高麗，返回後，加官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任上京留守。

敵烈爲人寬容厚道，明瞭治國的根本，朝廷大臣都稱他具有輔佐君王的才能。漢人行宫都部署王繼忠推薦他的才幹可以擔任樞密使，皇帝懷疑他們是朋黨因而擱置。任中京留守，去世。侄

弟拔剌。

蕭拔剌

拔剌，字別勒隱。多智，善騎射。開泰間，以兄爲右夷離畢，始補郎君，累遷奚六部禿里太尉。太平末，大延琳叛，拔剌將北、南院兵往討，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却。至手山，復與賊遇。拔剌乃易兩院旗幟，鼓勇力戰，破之。上聞，以手詔褒獎，賜内厩馬。

重熙中，遷四捷軍詳穩，謝事歸鄉里。數歲，起爲昭德軍節度使，尋改國舅詳穩，卒。

耶律盆奴

耶律盆奴，字胡獨董，惕隱涅魯古之孫。景宗時，爲烏古部詳穩，政尚嚴急，民苦之。有司以聞，詔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細故究問，恐損威望。"尋遷馬群太保。

統和十六年，隱實燕軍之不任事者，汰之。二十八年，駕征高麗，盆奴爲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爲三以抗我軍：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盆奴率耶律弘古擊破三水營，擒肇，李玄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遁去。盆奴入開京，焚其王宫，乃撫慰其民人。上嘉其功，遷北院大王，薨。

蕭排押

蕭排押，字韓隱，國舅少父房之後。多智略，能騎射。

統和初，爲左皮室詳穩，討阻卜有功。四年，破宋將曹彬、米信兵于望都。凡軍事有疑，每預參決。尋總永興宫分糺及舍利、拽剌、二皮室等軍，與樞密使耶律斜軫收復山西所陷

子忽古，有傳。弟弟拔剌。

蕭拔剌，字別勒隱。多智謀，長於騎馬射箭。開泰年間，因兄長任右夷離畢，纔補官爲郎君，歷次升遷任奚六部禿里太尉。太平末年，大延琳反叛，拔剌率領北院、南院軍前去征討，在蒲水相遇，南院軍稍稍後退。到手山，再與反賊相遇。拔剌於是交換兩院的旗幟，鼓足勇氣奮力作戰，擊潰了反賊。皇上聽説後，親手寫詔書給予嘉獎，賜給宫廷馬厩中的馬。

重熙年間，拔剌升任四捷軍詳穩，辭職回到故鄉。幾年後，起用爲昭德軍節度使，不久改任國舅詳穩，去世。

耶律盆奴，字胡獨董，惕隱涅魯古的孫子。景宗時，任烏古部詳穩，處理政務主張從嚴從快，百姓爲之受苦。有關部門將此事上報，降詔説："盆奴擔當一個地區的重任，因小事予以追究，恐怕有損威望。"不久改任爲馬群太保。

統和十六年，暗地查實燕軍中不稱職的人，淘汰了他們。二十八年，皇帝征討高麗，盆奴爲先鋒。到銅州，高麗將領康肇兵分三路對抗：一路扎營在銅州西面，占據三條河交匯處，康肇在中間；一路安營在靠近銅州的山上；一路依城安營。盆奴率領耶律弘古攻破三河交匯處的營寨，抓獲康肇，李玄蘊等軍望風而逃。正巧大軍抵達，斬殺三萬多人，追到開京，在西嶺擊潰敵人。高麗王王詢聽説邊城失守，逃走。盆奴進入開京，焚毁他的王宫，於是安慰他的平民百姓。皇上嘉獎他的功勞，升任北院大王，去世。

蕭排押，字韓隱，國舅少父房的後代。足智多謀，長於騎馬射箭。

統和初年，排押任左皮室詳穩，征討阻卜有功。四年，在望都擊潰宋將曹彬、米信軍。凡是軍事上有疑難，排押常參與決策。不久，總領永興宫分糺以及舍利、拽剌、二皮室等軍，和樞密使耶律斜軫一起收復燕山以西失陷的城鎮。當年

城邑。是冬，攻宋，隸先鋒，圍滿城，率所部先登，拔之，改南京統軍使。尚衛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歷北、南院宣徽使。條上時政得失，及賦役法，上嘉納焉。十五年，加政事令，遷東京留守。二十二年，復攻宋，將渤海軍，下德清軍。後蕭撻凜卒，專任南面事。宋和議成，爲北府宰相。

聖宗征高麗，將兵由北道進，至開京西嶺，破敵兵，斬數千級。高麗王詢懼，奔平州。排押入開京，大掠而還。帝嘉之，封蘭陵郡王。開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討使。五年，進王東平。

排押爲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時議多之。七年，再伐高麗，至開京，敵奔潰，縱兵俘掠而還。渡茶、陀二河，敵夾射，排押委甲仗走，坐是免官。

太平三年，復王豳，薨。弟恒德。

蕭恒德

恒德，字遜寧。有膽略而善謀。統和元年，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南面林牙。從宣徽使耶律阿没里征高麗，還，改北面林牙。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耶律休哥與恒德議軍事，多見信用，爲東京留守。

六年，上攻宋，圍沙堆，恒德獨當一面。城上矢石如雨，恒德意氣自若，督將士奪其陴。城陷，中流矢，太后親臨視，賜藥。攻長城口，復先登，太后益多其功。時高麗未附，恒德受詔，率兵拔其邊城。王治懼，上表請降。

十二年八月，賜啓聖竭力功臣。從都部署和朔奴討兀惹，未戰，兀惹請降。恒德利其俘獲，不許。兀惹死

冬天，攻打宋朝，排押隸屬先鋒，包圍滿城，率領所部搶先登城，攻占了滿城，改任南京統軍使。娶衛國公主，拜爲駙馬都尉，加官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歷任北院、南院宣徽使。上奏陳述時政得失，以及賦役法，皇上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十五年，加官爲政事令，升任東京留守。二十二年，再次進攻宋朝，排押率領渤海軍，攻克德清軍。後來蕭撻凜去世，排押專門負責南面事務。與宋朝和談成功，任北府宰相。

聖宗征討高麗，排押率軍由北道進攻，到開京西嶺，擊潰敵軍，斬殺數千人。高麗王王詢懼怕，逃往平州。排押進入開京，大肆搶掠後返回。皇帝嘉奬他，封爲蘭陵郡王。開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討使。五年，進封東平王。

排押處理政事寬容而又善於決斷，各部落敬畏和愛戴他，百姓富裕，當時人大加稱道。七年，再次討伐高麗，抵達開京，敵人逃散，排押放任士兵擄掠後返回。渡茶河、沱河時，敵人從兩岸放箭，排押丢棄武器逃走，因此被免官。

太平三年，排押又爲豳王，去世。弟弟恒德。

蕭恒德，字遜寧。有膽識才略而長於謀劃。統和元年，娶越國公主，任駙馬都尉，改任南面林牙。跟隨宣徽使耶律阿没里征討高麗，返回後，改任北面林牙。正遇宋將曹彬、米信侵犯燕地，耶律休哥同恒德商議軍事，恒德受到信任和使用，爲東京留守。

統和六年，皇上攻打宋朝，包圍沙堆，恒德獨擋一面。城上箭石如雨，恒德神色自若，督促將士奪取女墻。攻進城後，恒德中流箭，太后親臨看視，賞賜藥物。攻打長城關口，又率先登上，太后更加贊賞他的功勞。當時高麗尚未歸順，恒德接受詔命，率軍攻克他們的邊城。王治害怕，上表請降。

統和十二年八月，賜號啓聖竭力功臣。跟隨都部署和朔奴征討兀惹，尚未交戰，兀惹請求投降。恒德貪圖俘獲，拒不答應。兀惹死戰，城池

戰，城不能拔。和朔奴議欲引退，恒德曰："以彼倔强，吾奉詔來討，無功而還，諸部謂我何！若深入多獲，猶勝徒返。"和朔奴不得已，進擊東南諸部，至高麗北鄙。比還，道遠糧絶，士馬死傷者衆，坐是削功臣號。

十四年，爲行軍都部署，伐蒲盧毛朵部。還，公主疾，太后遣宫人賢釋侍之，恒德私焉。公主恚而薨，太后怒，賜死。後追封蘭陵郡王。子匹敵。

未能攻克。和朔奴提議準備撤退，恒德說："因爲他們桀驁不馴，我奉詔前來討伐，無功而回，各部落如何看待我！假使深入而多有俘獲，勝於空手而回。"和朔奴不得已，進擊東南各部落，直到高麗北邊。及至返回時，路遠糧絶，士兵和馬匹死傷很多，因此被削去功臣封號。

統和十四年，恒德任行軍都部署，討伐蒲盧毛朵部。回來後，公主患病，太后派宫人賢釋來侍奉，恒德和她私通。公主悲憤而死，太后惱怒，命令恒德自殺。後來追封爲蘭陵郡王。兒子匹敵。

蕭匹敵

匹敵，字蘇隱，一名昌裔。生未月，父母俱死，育于禁掖。既長，尚秦晋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殿前副點檢。統和八年，改北面林牙。太平四年，遷殿前都點檢，出爲國舅詳穩。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劫掠鄰部，與南京留守蕭孝穆往討。孝穆欲全城降，乃築重城圍之，數月，城中人陰來納款，遂擒延琳，東京平，以功封蘭陵郡王。

蕭匹敵，字蘇隱，一名昌裔。出生不滿月，父母全都去世，養育在皇宫中。長大後，娶秦晋王公主，爲駙馬都尉，任殿前副點檢。統和八年，改任北面林牙。太平四年，升任殿前都點檢，出任國舅詳穩。九年，渤海大延琳反叛，搶掠相鄰部落，匹敵和南京留守蕭孝穆前去征討。孝穆想要全城歸降，於是再建城墻圍困他們，幾個月後，城中人暗地來降服，於是抓獲大延琳，東京平定，匹敵因功封爲蘭陵郡王。

十一年，聖宗不豫。先是，欽哀與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敵嘗爲后所愛，忌之。時護衛馮家奴上變，誣后弟浞卜與匹敵謀逆，以皇后攝政，徐議當立者。公主竊聞其謀，謂匹敵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國以全其生！"匹敵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他國。"及欽哀攝政，殺之。

太平十一年，聖宗病重。在此之前，欽哀和仁德皇后有嫌隙，因匹敵曾受到皇后的寵愛，所以忌恨他。當時護衛馮家奴密告反叛事件，誣衊皇后的弟弟蕭浞卜和匹敵圖謀不軌，讓仁德皇后攝政，慢慢商定可以扶立的皇帝。公主暗中探聽到他們的陰謀，告訴匹敵說："你即將無罪被殺。與其死，不如逃往女真國保全性命！"匹敵說："朝廷怎麽會根據流言殺害忠良呢。寧死不去别國。"等到欽哀攝政，殺害了匹敵。

耶律資忠

耶律資忠，字沃衍，小字札剌，系出仲父房。

兄國留善屬文，聖宗重之。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將奔女直國，國留追及奴，殺之，阿古自經。阿古母有寵于太后，事聞，太后怒，將殺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訣别，問以後

耶律資忠，字沃衍，小字札剌，族系出自仲父房。

兄長國留長於寫文章，聖宗很看重他。當時内弟的妻子阿古和奴僕私通，即將逃到女真國，國留追上奴僕，殺掉了他，阿古上吊自殺。阿古的母親受到太后寵愛，告知此事，太后惱怒，準備處死國留。皇帝估計不能相救，派人訣别，詢

事。國留謝曰："陛下憫臣無辜，恩漏九泉，死且不朽！"既死，人多冤之。在獄著《兔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資忠博學，工辭章，年四十未仕。聖宗知其賢，召補宿衛。數問以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開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

初，高麗内屬，取女直六部地以賜。至是，貢獻不時至，詔資忠往問故。高麗無歸地意。由是權貴數短於上，出爲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麗，留弗遣。資忠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帝與群臣宴，時一記憶曰："資忠亦有此樂乎？"九年，高麗上表謝罪，始送資忠還。帝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資忠對曰："臣不才，不敢奉詔。"乃以爲林牙，知惕隱事。初，資忠在高麗也，弟昭爲著帳郎君，坐罪没家産。至是，乃復横帳，且還舊産，詔以外戚女妻之。

是時，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有寵，資忠不肯俯附，詆之。帝怒，奪官。數歲，出知來遠城事，歷保安、昭德二軍節度使。

聖宗崩，表請會葬。既至，伏梓宫大慟曰："臣幸遇聖明，横被構譖，不獲盡犬馬報。"氣絶而蘇，興宗命醫治疾。久之，言國舅侍中無憂國心，陛下不當復用唐景福舊號，於是用事者惡之，遣歸鎮，卒。弟昭，有傳。

耶律瑶質

耶律瑶質，字拔里堇，積慶宫人。父侯古，室韋部節度使。

問他死後之事。國留辭謝説："陛下憐憫我無辜，恩澤直達九泉，我死了也不朽！"死後，很多人都覺得他冤枉。在獄中所著《兔賦》、《寤寐歌》，受到世人稱道。

資忠博學，擅長寫作詩文，年齡四十尚未做官。聖宗知道他的賢能，召補宿衛。多次以古今治亂相問，資忠回答毫無隱瞞。開泰年間，任命爲中丞，寵愛日益隆厚。

當初，高麗歸順，割女真六部土地作爲賞賜。這時，上貢不按時到達，下詔讓資忠前去詢問原因。高麗没有歸還土地的意思。因此權貴多次向皇帝指責他，貶爲上京副留守。開泰三年，再次出使高麗，被扣留不放。資忠常懷念君主和親人，有所著述，取名《西亭集》。皇帝和臣僚們宴樂，不時念叨説："資忠也有這樣的快樂嗎？"開泰九年，高麗上表謝罪，纔送資忠回國。皇帝到郊外迎接他，同車而回，命令大臣設宴慰勞，款留他在宫中好幾天。告訴他説："我打算委屈你擔任樞密，怎麽樣？"資忠回答説："臣下没有才能，不敢接受詔命。"於是任他爲林牙，知惕隱事。當初，資忠在高麗時，弟弟耶律昭任著帳郎君，因犯罪被没收家産。到這時，纔恢復横帳的職務，發還過去的家産，下詔把外戚的女兒嫁給他。

這時，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受寵，資忠不肯俯首依附，受到詆毁。皇帝惱怒，罷免了他的官職。幾年後，起用爲知來遠城事，歷任保安、昭德二軍節度使。

聖宗逝世，資忠上表請求參加葬禮。資忠趕到後，伏在棺材上大聲痛哭説："臣下有幸遇上聖明的君主，却意外地受到誣陷，不能竭盡犬馬之勞。"氣絶後蘇醒，興宗命令醫師給他治病。過了很久，訴説國舅侍中没有憂國之心，陛下不應當再用唐朝景福的舊年號，因此當權的人厭惡他，派遣他返回藩鎮，去世。弟弟耶律昭，有傳。

耶律瑶質，字拔里堇，積慶宫人。父親侯古，爲室韋部節度使。

瑶質篤學廉介，有經世志。統和十年，累遷至積慶宫使。聖宗嘗諭瑶質曰："聞卿正直，是以進用。國有利害，爾言宜無所隱。"由是所陳多見嘉納。

上征高麗，破康肇軍于銅州，瑶質之力爲多。王詢乞降，群臣議皆謂宜納。瑶質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奸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清野無所獲。其衆阻險而壘，攻之不下，瑶質以計降之。擢拜四蕃部詳穩。

時招討使耶律頗的爲總管，瑶質耻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舊臣，今既垂老，乞還新命，覬得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處是任。"且命無隸招討，得專奏事到部。戢暴懷善，政績顯著。卒于官。

瑶質勤學而廉潔耿直，有治理國家的志向。統和十年，多次升遷到積慶宫使。聖宗曾告諭瑶質説："聽説你正直，所以進用你。事關國家利害，你上言應當無所隱瞞。"由此他所陳述的意見大都受到贊賞采納。

皇上征討高麗，在銅州擊潰康肇軍，瑶質的功勞居多。王詢請降，臣僚們商議都説應當接納。瑶質説："王詢剛剛敗了一仗，急忙請求歸降，這是欺騙罷了；假若接受他投降，恐怕會墮入他的奸計。等他勢窮力盡時，接受投降也不晚。"不久王詢果然逃走，堅壁清野一無所獲。他的部衆依據險阻作堡壘，未能攻克，瑶質用計使他們投降。升任四蕃部詳穩。

當時招討使耶律頗的爲總管，瑶質以位居其下爲耻辱，上表説："臣下是前朝舊臣，現在已經年老，請求收回新近的任命，希望能够常常侍奉在陛下身旁。"皇帝説："我不讓你長期處在這個職位。"并且讓他不隸屬於招討，得以直接奏事到部中。懲惡揚善，政績顯著。死在任上。

耶律弘古

耶律弘古，字盆訥隱，遥輦鮮質可汗之後。統和初，嘗以軍事任爲拽剌詳穩，尋徙南京統軍使。十三年，徇地南鄙，克敵於四岳橋，斬首百餘級。攻宋，以戰功遷東京留守，封楚國公。後伐高麗，副先鋒耶律盆奴，擒康肇于銅州。

三十年，西北部叛，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討之。及典禁軍，號令整肅，諸部多降。尋遷侍中，卒。

耶律弘古，字盆訥隱，遥輦鮮質可汗的後代。統和初年，曾因軍事任命爲拽剌詳穩，不久調任南京統軍使。十三年，進攻南邊城鎮，在四岳橋打敗敵人，斬殺一百多人。進攻宋朝，弘古因戰功升任東京留守，封爲楚國公。後來討伐高麗，爲先鋒耶律盆奴的副手，在銅州抓獲康肇。

統和三十年，西北部反叛，弘古跟隨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征討他們。及至主管禁軍，號令嚴肅，各部落大多歸降。不久升任侍中，去世。

高正

高正，不知何郡人。統和初，舉進士第，累遷樞密直學士。

上將伐高麗，遣正先往諭意。及還，遷右僕射。時高麗王詢表請入覲，上許之，遣正率騎兵千人迓之。館于路，爲高麗將卓思正所圍，正以勢不可敵，與麾下壯士突圍出，士卒死傷者衆。上悔輕發，釋其罪。

高正，不知是何地人。統和初年，考中進士，多次升遷任樞密直學士。

皇上準備討伐高麗，派遣高正先去告知此意。返回後，升任右僕射。當時高麗王王詢上表請求來朝見，皇上同意了，派遣高正率領騎兵一千人迎接他。駐扎在途中，被高麗將領卓思正圍困，高正因爲勢力不能抗敵，與手下壯士一起突圍出來，士兵死傷很多。皇上後悔輕率出兵，赦

明年，遷工部侍郎，爲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五年卒。

免了他的罪過。

第二年，高正升任工部侍郎，爲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五年去世。

耶律的琭

耶律的琭，字耶寧，仲父房之後。習兵事，爲左皮室詳穩。

耶律的琭，字耶寧，仲父房的後代。熟習軍事，任左皮室詳穩。

統和二十八年，伐高麗，的琭率本部軍與盆奴等擒康肇、李玄藴于銅州。帝壯之曰："以卿英才，爲國戮力，真吾家千里駒也!"乃賜御馬及細鎧。

統和二十八年，討伐高麗，的琭率領本部軍和耶律盆奴等一起在銅州抓獲康肇、李玄藴。皇帝覺得他勇敢，説："以你的卓越才能，爲國盡力，真是我家的千里馬啊!"於是賜給御馬和精緻的鎧甲。

明年，爲北院大王，出爲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年七十二卒。

第二年，的琭任北院大王，出任烏古敵烈部都詳穩。七十二歲時去世。

大康乂

大康乂，渤海人。開泰間，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黄龍府，善綏撫，東部懷服。榆里底乃部長伯陰與榆烈比來附，送于朝，且言蒲盧毛朵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詔從其請。康乂領兵至大石河駝準城，掠數百户以歸。未幾卒。

大康乂，渤海人。開泰年間，多次升遷任南府宰相，出知黄龍府，擅長安撫，東邊部落歸服。榆里底乃部酋長伯陰和榆烈比前來依附，康乂護送到朝廷，并且上奏説蒲盧毛朵界内渤海人很多，請求掠奪他們。降詔聽從他的請求。康乂帶領軍隊到大石河駝準城，掠取幾百户人返回。不久，去世。

論曰：高句驪弑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簞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乃乘險旅拒，俾智者竭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顓顓獨居一海之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况乎殘毁其宫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論曰：高句驪殺死他的君主王誦而立王詢，遼國興師問罪，他們正該簞食壺漿相迎，掃除房屋相待；竟然依仗險阻聚衆抗拒，使聰明人竭盡智謀，勇敢者窮盡精力。雖然奪取了他們的重要據點，但他們依然愚昧無知地獨居一海之中而洋洋自得。或許收服人心要用恩德而不能用武力吧？何况毁壞他的宫室，拘捕他的百姓，就是所謂的用燕人討伐燕人嗎？嗚呼！朱崖的放棄，是捐之的功勞，蕭敵烈的勸阻也有類似的功勞。

遼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九

耶律庶成 庶箴 蒲魯 楊晳 耶律韓留 楊佶 耶律和尚

耶律庶成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陳六，季父房之後。父吴九，檢校太師。

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脉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脉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决疑議。偕林牙蕭韓家奴等撰《實録》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蕭德修定法令，上詔庶成曰："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爲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

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絀爲"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帝知其誣，詔復本族，仍遷所奪官，卒。

庶成嘗爲林牙，夢善卜者胡吕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當離婚。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産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有詩文行于世。弟庶箴。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陳六，季父房的後代。父親吴九，爲檢校太師。

庶成從小好學，讀書過目不忘。精通遼、漢文字，尤其擅長寫詩。重熙初年，補官爲牌印郎君，多次升官任樞密直學士。和蕭韓家奴分别進獻《四時逸樂賦》，皇帝嘆賞。當初，契丹醫師很少知道切脉和研究藥方，皇上命令庶成翻譯藥方和脉理方面的書予以推行，從此人人都熟習，即使各部族也懂得醫術。常常進入宫中，參與决斷疑難問題。和林牙蕭韓家奴等一起編寫《實録》和《禮書》。和樞密副使蕭德修改審定法律，皇上詔令庶成説："現在法律輕重不相稱，法律是治理的先决條件，人命攸關，不可不慎重。你要度量輕重，選擇合適的修改審定。"庶成參考古今，校正訛誤，編成書進獻，皇帝看後認爲很好。

正當庶成受到進用時，被妻子胡篤誣陷，因罪解除官職，貶斥爲"庶耶律"。出使吐蕃共十二年，清寧年間纔返回。皇帝知道他冤枉，詔令恢復他本來的族姓，依舊擔任罷免前的官職，去世。

庶成曾任林牙，夢見擅長占卜的胡吕古占卜説："官職止於林牙，因爲妻子獲罪。"及至送交法官，依法應當離婚。胡篤恰好懷孕，到期難産而死。剖腹察看，胎兒用手抱心，知道的人認爲是誣陷丈夫的報應。庶成有詩文流傳於世。弟弟庶箴。

蕭律庶箴

庶箴，字陳甫，善屬文。重熙中，爲本族將軍。咸雍元年，同知東京留守事，俄徙烏衍突厥部節度使。九年，知薊州事。

耶律庶箴，字陳甫，擅長寫文章。重熙年間，任本族將軍。咸雍元年，同知東京留守事，不久調任烏衍突厥部節度使。九年，知薊州事。

明年，遷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

第二年，庶箴升任都林牙。上表請求增加本國姓氏說："我朝創業以來，法制整飭清明。衹是姓氏僅分爲二，耶律和蕭罷了。當初太祖制訂契丹大字，取各部族鄉鎮里社的名稱，續作一篇，附在卷末。臣下請求加以推廣，使各部族分別建立姓氏，使男女婚姻符合典章禮儀。"皇帝以爲舊的制度不可匆忙改正，不聽。

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孟簡表賀。頃之，乙辛復爲樞密使，專權恣虐。庶箴私見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安。聞者鄙之。八年，致仕，卒。子蒲魯。

大康二年，貶出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庶箴和耶律孟簡上表祝賀。不久，乙辛再任樞密使，專權肆虐。庶箴私自拜見乙辛哭泣說："先前上表，并非庶箴的心願啊。"乙辛相信了他的話，他纔得以安心。知道此事的人都鄙視他。八年，退休，去世。兒子蒲魯。

耶律蒲魯

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

耶律蒲魯，字乃展。從小聰明好學，剛七歲時，就能記誦契丹大字。學習漢文，不到十年，博通典籍。

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尋命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轉通進。

重熙年間，蒲魯考中進士。主考認爲國家制度中没有契丹人考試進士的條例，奏聞皇上，皇上因爲庶箴擅自讓兒子參加科舉，鞭打他二百下。不久任命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刻寫成獻上。皇帝嘆賞，回頭對左右臣僚說："文才如此，必定不懂武事。"蒲魯上奏說："臣下接受家庭教育時，又練習騎馬射箭，在同輩中也可應酬。"皇帝不相信。等到隨從打獵時，蒲魯三箭射中三隻兔，皇帝爲之驚奇，轉官爲通進。

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寧初卒。

這時，父親庶箴曾寄來《戒諭詩》，蒲魯用賦回答，衆人稱頌賦文典雅。蒲魯受寵日益隆厚。清寧初年去世。

楊皙

楊皙，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秘書省校書郎。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爲著作佐郎。

楊皙，字昌時，安次人。小時候就精通《五經》大義。聖宗聽說他聰明，下詔考試詩歌，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太平十一年，考中進士乙科，擢任著作佐郎。

重熙十二年，累遷樞密都承旨，權度支使。登對稱旨，進樞密副使。歷長寧軍節度使，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

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與姚景行同總朝政。請行柴册禮。封趙國公。以足疾，復知興中府。咸雍初，徙封齊。召賜同德功臣、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給宰相、樞密使兩廳傔從，封趙王。屢請歸政，益賜保節功臣，致仕。大康五年，例改遼西郡王，薨。

耶律韓留

耶律韓留，字速寧，仲父隋國王之後。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重，工爲詩。統和間，召攝御院通進。開泰三年，稍遷烏古敵烈部都監，俄知詳穩事。敵烈部叛，將宫分軍，從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加千牛衛大將軍。

重熙元年，累遷至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睹天顔。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耶！"詔進《述懷詩》，上嘉嘆。方將大用，卒。

楊佶

楊佶，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弱冠，聲名籍甚。

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歷校書郎、大理正。開泰六年，轉儀曹郎，典掌書命，加諫議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入爲

重熙十二年，楊皙接連升官至樞密都承旨，權度支使。覲見應對符合旨意，晋升樞密副使。歷任長寧軍節度使，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

清寧初年，入朝知南院樞密使，和姚景行共同掌管朝廷政事。請求舉行柴册禮。封爲趙國公。因腿脚有病，再知興中府。咸雍初年，改封齊國公，召入朝賜號同德功臣、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拜任樞密使，改封晋國公。給予宰相、樞密使兩廳的侍從，封爲趙王。楊皙多次請求辭職，加賜爲保節功臣，退休。大康五年，依例改封遼西郡王，去世。

耶律韓留，字速寧，仲父隋國王的後代。有卓越的識見，專一的操行和道義，舉止莊重，擅長寫詩。統和年間，應詔攝御院通進。開泰三年，逐漸升遷爲烏古敵烈部都監，不久知詳穩事。敵烈部反叛，韓留率領宫分軍，跟隨樞密使耶律世良討伐平定他們，加官千牛衛大將軍。

重熙元年，韓留屢次升遷至同知上京留守，改任奚六部禿里太尉。生性不苟且迎合，因而受到樞密使蕭解里的忌恨。皇上打算召用韓留，解里説他眼睛有病不能看，擬議於是作罷。四年，應召擔任北面林牙。皇帝説："我早就打算用你，聽説你有病，因此等到現在。"韓留説："臣下過去有眼病，纔幾個月罷了，但也不至於昏花。衹是我笨拙，不能侍奉權貴，所以不能早日見到陛下的容顔。若非陛下聖明洞察，那麼愚臣哪裹有今天呢！"奉詔進獻《述懷詩》，皇上贊嘆。正要重用他時，去世。

楊佶，字正叔，南京人。從小聰明異常，自己能讀書成句，認識他的人都爲之驚奇。二十歲時，名聲已很大。

統和二十四年，楊佶考中進士第一名，歷任校書郎、大理正。開泰六年，調轉爲儀曹郎，主管文書和誥命，加官諫議大夫。出知易州，處理政務崇尚簡明，徵發必定守期約信。入朝任大理

大理少卿。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八年，燕地饑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振乏絶，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之。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佶迎送，多唱酬，詢每見稱賞。復爲翰林學士。

少卿。多次升官任翰林學士，文章號稱得體。統和八年，燕地發生饑荒和瘟疫，百姓大多流離餓死，讓楊佶同知南京留守事，打開倉庫，賑救窮困，貧民百姓賣掉子女的算清工價後放出他們。宋朝派遣梅詢恭賀千齡節，下詔讓楊佶迎送，唱和酬答很多，梅詢常常加以贊賞。再任翰林學士。

重熙元年，升翰林學士承旨。丁母憂，起復工部尚書。歷忠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

重熙元年，晋升翰林學士承旨。爲母親守喪，喪期滿起任爲工部尚書。歷任忠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官特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任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

十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灤陽水失故道，歲爲民害，乃以己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上御清凉殿宴勞之，即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減吕望之遇文王！"佶對曰："吕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上悦。其居相位，以進賢爲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

統和十五年，楊佶出任武定軍節度使。境内大旱，莊稼即將枯槁。楊佶到任的晚上，雨水充足。百姓歌唱道："怎樣使我活？蒼天降雨。誰能安慰我？楊公作主。"灤陽水泛濫，每年都成爲百姓的禍害，楊佶就用自己的俸禄建造長橋，人們不愁過河。等到被召回時，郡中百姓攀扶車轅哭泣相送。皇上到清凉殿設宴慰勞他，當天就任命爲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上説："你今天不減吕望遇上文王！"楊佶回答説："吕望比臣下的幸遇還晚十年。"皇上很高興。楊佶位居宰相時，以引進賢才爲己任，事事都總掌大綱，指定各部門辦理，人人都樂於爲他效力。

三請致政，許之，月給錢粟傔隸，四時遣使存問。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楊佶三次請求辭職，終於准許，每月賜給錢糧和奴僕，一年四季派遣使者問候他。去世。有《登瀛集》流行於世。

耶律和尚

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

耶律和尚，字特抹，族系出自季父房。善於滑稽幽默。

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時帝篤于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每侍宴飲，雖詼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宫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十六年，出爲懷化軍節度使，俄召爲御史大

重熙初年，補授祗候郎君。當時皇帝一意親近親戚，凡是三父的後代，都列出父輩和兄弟的排行次第，對和尚尤其親熱。但是每逢聚宴飲酒，和尚雖然幽默，但從没有一句錯話，因此皇上更加器重他。歷任積慶宫、永興宫使，接連升遷到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十六年，出任懷化軍節度使，不久召爲御史大夫。二十三

夫。二十三年，因大册，加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徙中京路按問使，卒。

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爲"酒仙"云。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蒲魯矣。楊晳爲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概見。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佶哉。

年，因爲大册封，加官爲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調任中京路按問使，去世。

和尚素來有美德，多次用財物救濟親友，人們都愛戴和推重他。但他嗜酒而不管事，因此得不到重用。有人説起此事，他回答道："我不是不知道，但人生就像風中的燈、石上的火，不飲酒又要幹什麼呢?"晚年更加貪杯，人們稱他爲"酒仙"。

論曰：耶律庶成修定法律，不容許統治百姓的人舞文弄法，顛倒輕重。耶律庶箴雖曾上表請求增加姓氏，以符合典章禮儀，但隨風俯仰，就有愧於他的兒子蒲魯了。楊晳受到皇上寵愛，不斷加封王爵，但功業却一無所見。不過懂得愛民治國之大要的人，大概就是楊佶吧。

遼史卷九十

列傳第二十

蕭阿剌　耶律義先 信先　蕭陶隗　蕭塔剌葛　耶律敵祿

蕭阿剌

蕭阿剌，字阿里懶，北院樞密使孝穆之子也。幼養宮中，興宗尤愛之。重熙六年，爲弘義宮使。累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東京留守。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平郡王。尋尚秦晉國王公主，與駙馬都尉。

蕭阿剌，字阿里懶，北院樞密使孝穆的兒子。從小養育在宮中，興宗特別喜愛他。重熙六年，爲弘義宮使。接連升遷任同知北院樞密使，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東京留守。二十一年，任西北路招討使，封爲西平郡王。不久娶秦晉國王公主，爲駙馬都尉。

清寧元年，遺詔拜北府宰相，兼南院樞密使，進王韓。明年，改北院樞密使，徙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剌爭之不得，告歸。上由此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瑟瑟禮，入朝陳時政得失。革以事中傷，帝怒，縊殺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剌何罪而遽見殺?"帝乃優加賻贈，葬乾陵之赤山。

清寧元年，阿剌遵奉皇帝死前留下的詔書任北府宰相，兼南院樞密使，進封韓王。第二年，改任北院樞密使，改封陳王，和蕭革一起執掌國家政事。蕭革善奉承不守法紀，阿剌規勸他不聽，請假回家。皇上因此憎恨他，委任爲東京留守。恰逢舉行瑟瑟禮，阿剌入朝陳述時政得失。蕭革藉故中傷，皇帝惱怒，吊死了阿剌。皇太后來不及營救，大聲痛哭說："阿剌有什麼罪而突然被殺?"皇帝於是賜給優厚的喪葬財物，安葬在乾陵的赤山。

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以謂阿剌若在，無重元、乙辛之亂。

阿剌生性忠誠果斷，識時務，有治國救民的才能。評論的人認爲阿剌如果在世，就没有耶律重元、耶律乙辛的叛亂。

耶律義先

耶律義先，于越仁先之弟也。美風姿，舉止嚴重。重熙初，補祗候郎君班詳穩。十三年，車駕西征，爲十二行糺都監，戰功最，改南院宣徽使。

耶律義先，于越仁先的弟弟。風姿俊美，舉止莊重。重熙初年，補官爲祗候郎君班詳穩。重熙十三年，皇帝西征，義先任十二行糺都監，戰功最多，改任南院宣徽使。

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

當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恃寵專權，義先痛

權，義先疾之，因侍宴，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群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又於上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上愕然。

恨他，趁陪宴的機會，進言給皇帝說："蕭革狡詐諂佞喜歡作亂，一旦重用，必定貽誤國家。"言辭很激切，没有聽從。另一天陪宴，皇上讓臣僚們賭勝負，負者罰一大杯酒。義先正好和蕭革一組，失意地說："臣下即使不能引進賢才摒退小人，也怎能和國賊比賽呢！"皇帝阻止他說："你醉了！"義先厲聲怒駡不停。皇上十分生氣，賴皇后援救，得以緩解。第二天，皇上告訴蕭革說："義先無禮，應當罷黜他。"蕭革回答說："義先天性忠誠爽直，現在因酒後失言而罷黜，誰還敢指責别人的過錯？"皇上認爲蕭革忠實正直，更加信任他。義先抑鬱不得志，但議論事情未曾受影響。又在皇上面前玩游戲，義先禱告說："從前指責别人的罪過，冒犯皇帝的威嚴。今天孤注一擲，可以表白我的忠誠。"很快擲得堂印，皇上很吃驚。

十六年，爲殿前都點檢，討蒲奴里，多所招降，獲其酋長陶得里以歸，手詔褒獎，以功改南京統軍使，封武昌郡王。奏請統軍司錢營息，以贍貧民。未期，軍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隱，進王富春，薨，年四十二。

重熙十六年，義先任殿前都點檢，征討蒲奴里，很多人投降，抓獲他們的酋長陶得里回朝，皇帝親手寫詔書嘉獎，因功改任南京統軍使，封爲武昌郡王。上奏請求用統軍司錢所獲利息，來資助貧困百姓。尚未到期，軍用器具完備齊整，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二十一年，拜任惕隱，進封富春王，去世，享年四十二歲。

義先常戒其族人曰："國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義尤不可爲。"其接下無貴賤賢否，皆與均禮。其妻晋國長公主之女，每遇中表親，非禮服不見，故内外多化之。清寧間，追贈許王。弟信先。

義先時常告誡同族人說："國中三父房，都是皇帝的兄弟，不孝不義的事尤其不能做。"他對待部下不論貴賤賢否，都給予平等的禮遇。他的妻子是晋國長公主的女兒，每逢接待中表親戚時，不穿禮服不見客，因此家裏家外的人多受到感化。清寧年間，追贈爲許王。弟弟信先。

耶律信先

信先，興宗以其父瑰引爲刺血友，幼養于宫。善騎射。

耶律信先，興宗和他的父親瑰引是刺臂血結成的盟友，所以從小就將他收養在宫中。信先長於騎馬射箭。

重熙十四年，爲左護衛太保，同知殿前點檢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班詳穩。上問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與陛下分如同氣，然不及王封。儻使蒙恩地下，臣願畢矣。"上曰："此朕遺忘之過。"追封燕王。

重熙十四年，信先任左護衛太保，同知殿前點檢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班詳穩。皇上詢問他的願望，信先說："先父瑰引和陛下在名分上如同兄弟，但没有能够封王。假如讓他在地下蒙受恩澤，臣下的願望就滿足了。"皇上說："這是我遺忘的過失。"追封爲燕王。這年，跟隨

是年，從蕭惠伐夏，敗於河南，例被責。

蕭惠討伐西夏，在河南戰敗，照例受到斥責。

清寧初，爲南面林牙，卒。

清寧初年，信先任南面林牙，去世。

蕭陶隗

蕭陶隗，字烏古鄰，宰相轄特六世孫。剛直，有威重。

蕭陶隗，字烏古鄰，宰相轄特的六世孫。剛正直率，有威嚴。

咸雍初，任馬群太保。素知群牧名存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録其實數，牧人畏服。陶隗上書曰："群牧以少爲多，以無爲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不若括見真數，著爲定籍，公私兩濟。"從之。畜産歲以蕃息。

咸雍初年，陶隗任馬群太保。他早就知道群牧名存實亡，於是遍查舊的登記簿，扣除老弱病殘，登録確實數目，牧人敬服。陶隗上書說："群牧以少爲多，以無爲有。上下互相欺騙，積弊成風。不如審核真實數目，寫成固定賬本，公私兼顧。"朝廷聽從了這個建議。牲畜每年都得以繁衍。

大康中，累遷契丹行宫都部署。上嘗謂群臣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思、蕭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各譽所長，陶隗獨默然。上問："卿何不言？"陶隗曰："斡特剌懦而敗事；阿思有才而貪，將爲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基禍。"上曰："陶隗雖魏徵不能過，但恨吾不及太宗爾！"然竟以阿思爲樞密使。由是阿思銜之。

大康年間，陶隗積官升任契丹行宫都部署。皇上曾詢問臣僚們說："北樞密院是軍國的重任，長期缺乏人選，耶律阿思、蕭斡特剌兩人誰更適當？"臣僚們分别稱贊他們的長處，惟獨陶隗默默無言。皇上問道："你爲什麽不發言？"陶隗說："斡特剌怯懦而壞事；阿思有才却貪婪，將要成爲禍根。不得已而任命，壞事的還勝過種禍的。"皇上說："陶隗即使是魏徵也不能勝過他，衹恨我比不上唐太宗！"竟然以阿思爲樞密使。因此阿思懷恨陶隗。

九年，西圉不寧，阿思奏曰："邊隅事大，可擇重臣鎮撫。"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誠如聖旨。"遂拜西南面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賊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産，陶隗不急追捕，罪當死，詔免官。久之，起爲塌母城節度使。未行，疽發背卒。

大康九年，西部邊境不安寧，阿思上奏說："邊疆事大，可選擇大臣鎮撫。"皇上說："陶隗怎樣？"阿思說："正如聖旨。"於是任西南面招討使。阿思暗中和蕭阿忽帶誣告說盜賊搶掠漠南牧馬以及居民牲畜，陶隗不趕緊追捕，論罪應當處死，下詔免除官職。過了很久，起用爲塌母城節度使。尚未上路，背生毒瘡而死。

陶隗負氣，怒則須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决之。雖上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爲阿思所陷，時人惜之。二子，曰圖木、轄式，阿思死，始獲進用。

陶隗負氣不屈，惱怒時鬚髯直立。每當有重大的討論時，陶隗必定毅然决斷。即使皇上面有難色，也從不退縮。見到權貴没有絲毫屈服，竟自受到阿思的誣陷，當時的人都爲他痛惜。兩個兒子，名叫圖木、轄式，阿思死後，纔得以進用。

蕭塔剌葛

蕭塔剌葛，字陶哂，六院部人。

蕭塔剌葛，字陶哂，六院部人。素來剛直。

素剛直。太祖時，坐叔祖臺哂謀殺于越釋魯，没入弘義宫。世宗即位，以舅氏故，出其籍，補國舅别部敞史。

太祖時，因叔祖臺哂謀殺于越耶律釋魯而受牽連，没籍進弘義宫。世宗即位，因舅氏的緣故，取消他的奴籍，補官爲國舅别部敞史。

或言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塔剌葛曰："彼縱忍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塔剌葛捉察割耳，强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爲？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强笑曰："何戲之虐也！"

有人説泰寧王耶律察割有無視君主之心，塔剌葛説："他縱然忍心做不義之事，但誰肯追隨呢！"有一天陪宴，飲酒盡興，塔剌葛捉住察割的耳朵，强迫他飲酒説："皇上固然知道你傲慢狠毒，然而因爲你是皇親，所以加以憐憫，讓你留在身旁。姑且看你的才幹能做什麽？如果長期怙惡不悛，就衹能自取滅族之禍！"察割不能回答，勉强笑着説："爲什麽戲謔得這般殘酷啊！"

天禄末，塔剌葛爲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亂，塔剌葛醉詈曰："吾悔不殺此逆賊！"尋爲察割所害。

天禄末年，塔剌葛任北府宰相。等到察割作亂時，塔剌葛醉駡説："我後悔没有殺掉這個逆賊！"不久就被察割殺害。

耶律敵禄

耶律敵禄，字陽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膂力。

耶律敵禄，字陽隱，孟父楚國王的後代。生性質樸爽直，體力超群。

察割作亂，敵禄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嘉其忠。

耶律察割作亂，敵禄聞訊，進見壽安王，慷慨陳詞説："希望得到精兵幾百人，擊潰叛賊黨羽。"壽安王贊賞他的忠誠。

穆宗即位，爲北院宣徽使。上以飛狐道狹，詔敵禄廣之。明年，將兵援河東，至太原，與漢王會于高平，擊周軍，敗之，仍降其衆。忻、代二州叛，將兵討之。會耶律撻烈至，敗周師於忻口。師還，卒。

穆宗即位，敵禄任北院宣徽使。皇上因爲飛狐道路狹窄，下詔命敵禄加寬道路。第二年，率軍增援河東，到太原，與北漢王在高平相會，進攻後周軍，打敗了他們，招降他們的部衆。忻、代二州反叛，敵禄率軍前去征討。正巧耶律撻烈到來，在忻口打敗後周軍隊。軍隊撤回後，敵禄去世。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阿剌以諂諛不法折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塔剌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察割，其心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辨，國焉得無亂哉！

論曰：忠臣衹知有國家，却不知有自身，因此痛恨惡人而不逃避禍患。蕭阿剌用諂諛違法論斷蕭革，蕭陶隗以必種下禍根評論耶律阿思，蕭塔剌葛用多行不義、衹能自取滅族之罪責駡耶律察割，他們的用心稱得上忠誠了。話一説出禍患就隨之而來。哎，奸邪和正義既不能辨别，國家哪能没有禍亂呢！

遼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耶律韓八　耶律唐古　蕭术哲 藥師奴　耶律玦　耶律僕里篤

耶律韓八

耶律韓八，字嘲隱，倜儻有大志，北院詳穩古之五世孫。

耶律韓八，字嘲隱，倜儻而有大志，北院詳穩耶律古的五世孫。

太平中，游京師，寓行宫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爲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官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决，帝召韓八馳驛審録，舉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群牧馬，闕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

太平年間，游歷京城，住在行宫旁邊，衹有裝衣服的袋子和一匹馬而已。皇帝穿着便服悄悄外出打獵，碰見後問他説："你是什麽人?"韓八不認識皇帝，隨口回答説："我是北院部人韓八，前來尋求官職。"皇帝和他交談，知道他有大才，暗中記住了他。正巧北院上奏説南京有疑案長期不能判决，皇帝召韓八乘驛馬兼程趕去審理，滿朝文武驚訝。韓八酌情處理，没有冤枉一人。皇上嘉獎他。登記群牧馬匹，其中缺少兩匹，同事不停地查問追尋；韓八一概不予追究，就率先上奏，皇帝更加信任他。

景福元年，爲左夷離畢，徙北面林牙，眷遇優異。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復爲左夷離畢。十二年，再爲北院大王。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爲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無舊蓄，桅無新衣。遣使吊祭，給葬具。

景福元年，韓八任左夷離畢，調任北面林牙，寵愛非常優厚。重熙六年，改任北院大王，處理政事務求寬大仁慈，再任左夷離畢。十二年，再任北院大王。入朝，皇帝從容地告訴他説："你守衛邊境的責任重大，應當充實府庫、賑濟貧民來報答我。"奉詔後，更加竭盡忠誠，知無不言，大多便民利民。去世，享年五十五歲。皇上聞訊，哀悼痛惜。去世那天，篋中没有儲蓄，架上没有新衣。皇帝派遣使者祭吊，賜給安葬用具。

韓八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韓八平素不屑於小事，喜怒不外露。曾經遺失坐騎，家奴用同顔色的馬替代，韓八幾個月都没有察覺。

耶律唐古

耶律唐古，字敵隱，于越屋質之庶子。廉謹，善屬文。

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遷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唐古部詳穩。嚴立科條，禁奸民鬻馬於宋、夏界。因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嘉之，詔邊郡遵行，著爲令。

朝議欲廣西南封域，黑山之西，綿亘數千里，唐古言："戍壘太遠，卒有警急，赴援不及，非良策也。"從之。西蕃來侵，詔議守禦計，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朐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

重熙間，改隗衍党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是年，致仕。乞勒其父屋質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孝寺。卒，年七十八。

蕭术哲

蕭术哲，字石魯隱，孝穆弟高九之子。以戚屬加監門衛上將軍。

重熙十三年，將衛兵討李元昊有功，遷興聖宮使。蒲奴里部長陶得里叛，术哲爲統軍都監，從都統耶律義先擊之，擒陶得里。术哲與義先不協，誣義先罪，免官。稍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坐事下獄，以太后言，杖而釋之。

清寧初，爲國舅詳穩、西北路招討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留畜産，令主者鬻之以償。後族弟胡覩到

耶律唐古，字敵隱，于越屋質的庶子。廉正謹慎，善於寫文章。

統和二十四年，唐古記述父親安定百姓懲治盜賊的方略進獻，補官爲小將軍，升任西南面巡檢，歷任豪州刺史、唐古部詳穩。嚴格訂立法律條例，禁止商人賣馬到宋朝、西夏境內。由此而陳述消弭私販、安定邊境的辦法。太后嘉獎他，下詔邊郡遵照施行，成爲法令。

朝廷討論打算擴大西南疆域，從黑山以西，綿亘幾千里，唐古說："邊防營壘太遠，突然有緊急情況，來不及趕去救援，不是好策略。"聽從了他的意見。西蕃入侵，下詔商議防守的策略，令唐古鼓勵并督促耕田播種以供給西軍，在臚朐河旁種田，當年大豐收。第二年，調任駐守鎮州，共十四年，儲備糧食幾十萬斛，一斗米僅值幾錢。

重熙年間，改任隗衍党項部節度使。在此之前，修建可敦城來鎮守西部疆域。各部族放任百姓畜養牲口，反而招致敵人搶劫。重熙四年，唐古上疏說："自從建成可敦城以來，西蕃多次爲害邊疆，每每煩勞遠征。年深月久，國力耗盡。不如重新戍守從前的疆土，減輕戍役。"没有回音。當年，辭官。請求將他父親屋質的功績刻在石上，皇帝令耶律庶成撰文，刻石在上京崇孝寺。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蕭术哲，字石魯隱，孝穆的弟弟高九的兒子。因爲是外戚而加官監門衛上將軍。

重熙十三年，术哲率領衛兵征討李元昊有功，升任興聖宮使。蒲奴里部酋長陶得里叛亂，术哲任統軍都監，跟隨都統耶律義先攻打他們，抓獲陶得里。术哲與義先不和，因誣蔑義先而犯罪，罷免官職。起用爲西南面招討都監，因犯罪入獄，由於太后勸解，施用杖刑後赦免了他。

清寧初年，术哲任國舅詳穩、西北路招討使，私用公糧三百斛，及至换任時，留下牲畜，讓主管部門賣掉後作爲賠償。後來堂弟胡覩到任

部發其事，帝怒，决以大杖，免官。尋起爲昭德軍節度使，徵爲北院宣徽使。九年，上以术哲先爲招討，威行諸部，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訓士卒，增器械，省追呼，嚴號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十年，入朝，封柳城郡王。

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爲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所忌，誣术哲與護衛蕭忽古等謀害乙辛。詔獄無狀，罷相，出鎮順義軍。卒，追王晉、宋、梁三國。侄藥師奴。

後揭發了此事，皇帝惱怒，判處大杖之刑，罷免官職。不久起任昭德軍節度使，召爲北院宣徽使。九年，皇上因爲术哲早先曾任招討，威名流傳各部落，所以再次任命爲西北路招討使。訓練士兵，增加器械，減省勞役，嚴明號令。敵人不敢侵犯，邊境安然無事。十年，入朝，封爲柳城郡王。

咸雍二年，任北府宰相，受到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的忌恨，誣告术哲與護衛蕭忽古等謀害乙辛。下詔審訊却没有罪證，罷免宰相，出外鎮守順義軍。去世，追封晉國王、宋國王、梁國王。侄兒藥師奴。

蕭藥師奴

藥師奴，幼穎悟，謹禮法。補祗候郎君。

大康中，爲興聖宫使，累遷同知殿前點檢司事。上嘉其宿衛嚴肅，遷右夷離畢。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求解，帝命藥師奴持節使宋，請罷兵通好，宋從之。拜南面林牙，改漢人行宫副部署。

乾統初，出爲安東軍節度使，卒。

蕭藥師奴，從小聰明，謹守禮節法度。補官爲祗候郎君。

大康年間，藥師奴任興聖宫使，歷升任同知殿前點檢司事。皇上嘉獎他宿衛嚴肅，提升右夷離畢。西夏王李乾順被宋朝攻打，請求調解，皇帝令藥師奴帶着符節出使宋朝，請求停戰通好，宋朝聽從了這一建議。任南面林牙，改任漢人行宫副部署。

乾統初年，藥師奴出任安東軍節度使，去世。

耶律玦

耶律玦，字吾展，遥輦鮮質可汗之後。

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累遷知北院副部署事。入見太后，后顧左右曰："先皇謂玦必爲偉人，果然。"除樞密副使，出爲西南面招討都監，歷同簽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皇弟秦國王爲遼興軍節度使，以玦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秦國王爲西京留守，請玦爲佐，從之，歲中獄空者三，召爲孟父房敞穩。

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宫户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

耶律玦，字吾展，遥輦鮮質可汗的後代。

重熙初年，應召編修國史，補授符寶郎，幾經升遷任知北院副部署事。入宫拜見太后，太后回頭望着左右侍臣説："先帝認爲耶律玦必定成爲偉人，果然如此。"任命爲樞密副使，出任西南面招討都監，歷任同簽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皇弟秦國王任遼興軍節度使，讓耶律玦同知使事，所糾正的事情很多。十年，再任樞密副使。咸雍初年，兼北院副部署。等到秦國王任西京留守時，請求耶律玦爲僚佐，朝廷聽從了這一要求。一年中監獄空了三次，徵召爲孟父房敞穩。

耶律玦不愛財物，皇帝知道他貧窮，賜給宫户十户。皇帝曾對宰相説："契丹没有比耶律玦

者，漢人則劉伸而已。然熟察之，玦優於伸。”先是，西北諸部久不能平，上遣玦問狀，執弛慢者痛繩之。以酒疾卒。

耶律僕里篤

耶律僕里篤，字燕隱，六院林牙突呂不也四世孫。開泰間，爲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蕭朴薦之，遷率府率。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徽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

重熙十六年，知興中府，以獄空聞。十八年，伐夏，攝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人侵金肅軍，敗之，斬首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群牧數被寇掠，遷倒塌嶺都監以治之，桴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芻粟，請貳，帝命僕里篤副之，以稱職聞。

清寧初，歷長寧、匡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質，終倒塌嶺都監。

論曰：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朮哲經略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敢犯。玦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以幹敏爲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冑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更忠誠正直的人，漢人忠誠的就是劉伸罷了。但是仔細觀察他們，耶律玦還勝過劉伸。”在此之前，西北各部落長期不能平定，皇上派遣耶律玦訊問情狀，捉拿懈怠的人予以嚴懲。耶律玦因酒病逝。

耶律僕里篤，字燕隱，六院林牙突呂不也的四世孫。開泰年間，任本班郎君。有捕獲盜賊的功勞，樞密使蕭朴推薦他，升任率府率。太平年間，同知南院宣徽事，歷升任彰聖軍節度使。

重熙十六年，僕里篤知興中府，以獄空聞名。十八年，討伐西夏，攝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西夏人侵犯金肅軍，僕里篤打敗了他們，斬首級一萬多，加官右武衛上將軍。當時靠近邊境的牧群多次被敵人搶劫，擢升僕里篤爲倒塌嶺都監，予以治理，警鼓不再敲響。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芻粟，申請副手，皇帝命令僕里篤協助他，以稱職聞名。

清寧初年，僕里篤歷任長寧、匡義二軍節度使，退休。咸雍年間去世。兒子阿固質，官至倒塌嶺都監。

論曰：耶律韓八因皇帝微服出行，纔受到使用。等到委任職事後，灑脱而識大體，沒有辜負皇上的知遇。耶律唐古、蕭朮哲治理西北邊境，鼓勵農耕，儲積糧食，訓練士兵，敵人不敢入侵。耶律玦以忠誠正直受到皇上稱贊，耶律僕里篤以幹練而爲宰相僚佐，在任上都以獄空聞名。這幾個人，哪裏衹是穿甲戴盔的勇士，豈不也是李牧、程不識一類的人吧。

遼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蕭奪剌　蕭普達　耶律侯哂　耶律古昱
耶律獨攧　蕭韓家奴　蕭烏野

蕭奪剌

蕭奪剌，字挼懶，遥輦洼可汗宫人。祖涅魯古，北院樞密副使。父撒抹，字胡獨堇，重熙初補祇候郎君，累遷北面林牙。十九年，從耶律宜新、蕭蒲奴伐夏，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如人烟聚落，多國人陷没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拜大父敞穩，知山北道邊境事。清寧初，歷西南面、西北路招討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蕭奪剌，字挼懶，遥輦洼可汗宫人。祖父涅魯古，爲北院樞密副使。父親撒抹，字胡獨堇，重熙初年補爲祇候郎君，多次升遷任北面林牙。十九年，跟隨耶律宜新、蕭蒲奴討伐西夏，到蕭惠戰敗的地方，抓獲偵察放哨的人，知道人烟聚集處，很多是本國人淪陷於此而不能返回的，撒抹將他們全部抓回國，任大父敞穩，知山北道邊境事。清寧初年，歷任西南面、西北路招討使，加官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去世。

奪剌體貌豐偉，騎射絶人。由祇候郎君升漢人行宫副部署。後爲烏古敵烈統軍使，克敵有功，加龍虎衛上將軍，授西北路招討使。因陳北邊利害，請以本路諸部與倒塌嶺統軍司連兵屯戍。再表，不納。改東北路統軍使。

奪剌體貌魁偉，騎馬射箭超過衆人。由祇候郎君升任漢人行宫副部署。後來任烏古敵烈統軍使，打敗敵人有功勞，加官龍虎衛上將軍，授任西北路招討使。陳述北部邊防的利弊，請求用本路各部和倒塌嶺統軍司軍隊聯合駐守。兩次上表，没有采納。改任東北路統軍使。

乾統元年，以久練邊事，復爲西北路招討使。北阻卜耶覩刮率鄰部來侵，奪剌逆擊，追奔數十里。二年，乘耶覩刮無備，以輕騎襲之，獲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

乾統元年，因奪剌熟悉邊防事務，再任西北路招討使。北阻卜耶覩刮率領鄰近部落入侵，奪剌迎擊，追趕了幾十里。二年，乘耶覩刮没有防備，用輕騎襲擊他，繳獲戰馬一萬五千匹，繳獲的牛羊也有如此之數。

先是，有詔方面無事，招討、副統軍、都監内一員入覲。是時同僚皆闕，奪剌以軍事付幕吏而朝，坐是免官。改西京留守，復爲東北路統軍

在此之前，有詔令説西北方面平安，招討、副統軍、都監内一員進京朝見。這時同僚全都缺員，奪剌把軍事托付幕僚而來朝見，因此被免職。改任西京留守，再任東北路統軍使。死在任

使。卒于官。

上。

蕭普達

蕭普達，字彈隱。統和初，爲南院承旨。開泰六年，出爲烏古部節度使。七年，敵烈部叛，討平之，徙烏古敵烈部都監。遣敵烈騎卒取北阻卜名馬以獻，賜詔褒獎。重熙初，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討諸蕃有功。

普達深練邊事，能以悦使人。有所俘獲，悉散麾下，由是大得衆心。歷西南面招討使。党項叛入西夏，普達討之，中流矢，歿于陣。帝聞，惜之，賻贈加厚。

蕭普達，字彈隱。統和初年，任南院承旨。開泰六年，出任烏古部節度使。七年，敵烈部叛亂，普達討伐平定了他們，改任烏古敵烈部都監。派遣敵烈騎兵奪取北阻卜名馬進獻，賜給詔書嘉獎。重熙初年，改任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征討各蕃部有功。

普達諳練邊防事務，能讓人高興地聽命。凡所俘獲的人口與財物，全部分給部下，因此很得大家的歡心。歷任西南面招討使。党項反叛而歸順西夏，普達討伐他們，中流矢，死在戰場。皇帝聞訊，爲之惋惜，賞賜的安葬財物特别豐厚。

耶律侯哂

耶律侯哂，字禿寧，北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祖查只，北院大王。父忽古，黄皮室詳穩。

侯哂初爲西南巡邊官，以廉潔稱，累遷南京統軍使，尋爲北院大王。重熙十一年，党項部人多叛入西夏，侯哂受詔，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徙東京留守。十三年，與知府蕭歐里斯討蒲盧毛朵部有功，加兼侍中。致仕，卒。

耶律侯哂，字禿寧，北院夷離菫蒲古只的後代。祖父查只，爲北院大王。父親忽古，爲黄皮室詳穩。

侯哂當初任西南巡邊官時，以廉潔著名，多次升遷任南京統軍使，不久任北院大王。重熙十一年，党項部人大多叛逃到西夏，侯哂奉詔，巡察西邊沿河要地，廣泛修建城堡以便鎮守邊塞，調任東京留守。十三年，和知府蕭歐里斯一起征討蒲盧毛朵部有功，加官兼侍中。退休，去世。

耶律古昱

耶律古昱，字磨魯菫，北院林牙突吕不四世孫。有膂力，工馳射。

開泰間，爲烏古敵烈部都監。會部人叛，從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以功詔鎮撫西北部。教以種樹、畜牧，不數年，民多富實。中京盜起，命古昱爲巡邏使，悉擒之。上親征渤海，將黄皮室軍，有破敵功，累遷御史中丞，尋授開遠軍節度使，徙鎮歸德。

重熙二十一年，改天成軍節度使，卒于官，年七十，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子：宜新，兀没。

宜新，重熙間從蕭惠討西夏。惠

耶律古昱，字磨魯菫，北院林牙突吕不的四世孫。有體力，擅長跑馬射箭。

開泰年間，古昱任烏古敵烈部都監。正遇該部落人叛變，古昱跟隨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叛亂，因功奉詔鎮撫西北部。以種樹、畜牧相教，没有幾年，百姓大多富裕。中京盜賊興起，任命古昱爲巡邏使，全部抓獲了盜賊。皇上親征渤海，古昱率領黄皮室軍，有擊潰敵人的功勞，多次升遷任御史中丞，不久任命爲開遠軍節度使，調任鎮守歸德。

重熙二十一年，古昱改任天成軍節度使，死在任上，享年七十歲，贈官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個兒子：宜新，兀没。

宜新，重熙年間跟隨蕭惠征討西夏。蕭惠戰

敗績，宜新一軍獨全，拜北院大王。

兀沒，大康三年爲漢人行宫副部署。乙辛誣害太子，詞連兀沒，帝釋之。是秋，乙辛復奏與蕭楊九私議宫壼事，被害。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敗，宜新一軍獨自保全，任北院大王。

兀沒，大康三年任漢人行宫副部署。耶律乙辛陷害太子，訟詞牽連到兀沒，皇帝赦免了他。當年秋天，乙辛又奏告他和蕭楊九私議宫壼之事，被殺害。乾統年間，贈官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耶律獨攧

耶律獨攧，字胡獨堇，太師古昱之子。

耶律獨攧，字胡獨堇，太師古昱的兒子。

重熙初，爲左護衛，將禁兵從伐夏有功，授十二行糺司徒。再舉伐夏，獨攧括山西諸郡馬。還，遷拽剌詳穩。西南未平，命獨攧同知金肅軍事，夏人來侵，擊敗之，進涅剌奥隗部節度使。

重熙初年，獨攧爲左護衛，率領禁兵參與討伐西夏有功，任命爲十二行糺司徒。再次討伐西夏，獨攧搜刮燕山西各郡的馬匹。回朝後，升任拽剌詳穩。西南尚未平定，任命獨攧同知金肅軍事，西夏人入侵，獨攧打敗了他們，晋升涅剌奥隗部節度使。

清寧元年，召爲皇太后左護衛太保。四年，改寧遠軍節度使。東路饑，奏振之。歷五國、烏古部、遼興軍三鎮節度使，四捷軍詳穩。大康元年卒，追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阿思，有傳。

清寧元年，獨攧應召任皇太后左護衛太保。四年，改任寧遠軍節度使。東路饑荒，獨攧上奏請求予以賑濟。歷任五國、烏古部、遼興軍三鎮節度使，四捷軍詳穩。大康元年去世，追贈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兒子阿思，有傳記。

蕭韓家奴

蕭韓家奴，國舅之族。性端簡，謹愿，動循禮法。清寧中，爲護衛太保。大康二年，遷知北院樞密副使。三年，經畫西南邊天池舊塹，立堡寨，正疆界，刻石而還，爲漢人行宫都部署。是年秋獵，墮馬卒。

蕭韓家奴，國舅族人。天性端重簡樸，恭謹誠實，舉動遵循禮節法度。清寧年間，任護衛太保。大康二年，升任知北院樞密副使。三年，整治西南邊天池舊塹壕，修建堡寨，修正疆界，立碑以記其事而後返回，任漢人行宫都部署。當年秋天打獵，落馬而死。

蕭烏野

蕭烏野，字草隱，其先出興聖宫分，觀察使塔里直之孫也。性孝悌，尚禮法，雅爲鄉黨所稱。

蕭烏野，字草隱，他的祖先出自興聖宫分，是觀察使塔里直的孫子。天性孝悌，崇尚禮法，很受鄉里的稱讚。

重熙中，補護衛，興宗見其勤恪，遷護衛太保。清寧九年，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亂，以功加團練使。時敵烈部數爲鄰部侵擾，民多困弊，命烏野爲敵烈部節度使，恤困窮，省徭役，不數月，部人以安。尋以母老，歸養于家。母亡，尤極哀毁。服闋，

重熙年間，烏野補爲護衛，興宗見他勤懇謙恭，擢升護衛太保。清寧九年，輔助耶律仁先平定耶律重元的叛亂，因功加官爲團練使。當時敵烈部多次受到相鄰部落的侵擾，百姓大多窮困，於是任命烏野爲敵烈部節度使，撫恤貧民，減省徭役，没有幾個月，敵烈部人得以安寧。不久因母親年老，回家侍奉母親。母親去世，烏野悲哀

歷官興聖、延慶二宫使，卒。

已極。服喪期滿，歷任興聖、延慶二宫使，去世。

論曰：烏古 敵烈，大部也，奪剌爲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詳穩，悦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哂巡邊以廉稱；古昱鎮撫而民富；獨攧駐金肅而夏人不敢東獵。噫！部人内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論曰：烏古 敵烈是大部落，蕭奪剌任統軍，打敗敵人有功勞；蕭普達任詳穩，人們樂於受其指揮。西北是重鎮，耶律侯哂巡察邊境以廉潔著稱；耶律古昱鎮撫而百姓富裕；耶律獨攧駐守金肅而西夏人不敢東侵。唉！烏古 敵烈部人歸順，西北方面得以安寧，雖説是朝廷處理得當，但各將領的功勞也是不可低估的啊。

遼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蕭惠 慈氏奴　蕭迂魯 鐸盧斡　蕭圖玉　耶律鐸軫

蕭惠

蕭惠，字伯仁，小字脱古思，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

初以中宫親，爲國舅詳穩。從伯父排押征高麗，至奴古達北嶺，高麗阻險以拒，惠力戰，破之。及攻開京，以軍律整肅聞，授契丹行宫都部署。開泰二年，改南京統軍使。未幾，爲右夷離畢，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以遼東重地，非勛戚不能鎮撫，乃命惠知東京留守事。改西北路招討使，封魏國公。

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徵兵諸路，獨阻卜酋長直剌後期，立斬以徇。進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直剌之子聚兵來襲，阻卜酋長烏八密以告，惠未之信。會西阻卜叛，襲三剋軍，都監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諧理、阿不吕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西南。諧理、阿不吕戰殁，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陣，敵出不意攻我營。衆請乘時奮擊，惠以我軍疲敝，未可用，弗聽。烏八請以夜斫營，惠又不許。阻卜歸，惠乃設伏兵擊之。前鋒始交，敵敗走。惠爲招討累年，屢遭侵掠，士馬疲困。七年，左遷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尋遷南京統軍使。

蕭惠，字伯仁，小字脱古思，淳欽皇后的弟弟阿古只的五世孫。

最初因爲是皇后的親屬，擔任國舅詳穩。跟從伯父排押征討高麗，到奴古達北嶺，高麗據險對抗，蕭惠奮力作戰，打敗了他們。等到攻打開京時，以軍紀嚴肅聞名，任契丹行宫都部署。開泰二年，改任南京統軍使。不久，擔任右夷離畢，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廷議論認爲遼東是重地，如不是有功勞的皇親國戚就不能鎮撫，於是任命蕭惠知東京留守事。改任西北路招討使，封爲魏國公。

太平六年，討伐回鶻阿薩蘭部，向各路徵調軍隊，惟獨阻卜酋長直剌誤期，蕭惠立刻將他斬首示衆。進軍到甘州，攻打并包圍甘州三天，没有攻克而返回。這時，直剌的兒子聚集士兵前來偷襲，阻卜酋長烏八暗中相告，蕭惠不相信此事。適逢西阻卜叛亂，襲擊三剋軍，都監耶律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耶律諧理、耶律阿不吕等率軍三千前來救援，在可敦城西南遭遇敵人。諧理、阿不吕戰死，士兵潰散。蕭惠匆忙列陣，敵人出其不意地攻打我方營壘。大家請求乘機奮勇出擊，蕭惠認爲我軍疲憊，不可出動，没有采納。烏八請求乘夜偷襲敵營，蕭惠又不同意。阻卜軍撤退，蕭惠便設伏兵襲擊他們。前鋒剛剛交戰，敵人敗逃。蕭惠擔任招討使多年，多次受到侵犯搶掠，兵馬疲乏。七年，降爲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不久升南京統軍使。

興宗即位，知興中府，歷順義軍節度使、東京留守、西南面招討使，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鄭王，賜推誠協謀竭節功臣。重熙六年，復爲契丹行宫都部署，加守太師，徙王趙。拜南院樞密使，更王齊。

興宗即位，蕭惠知興中府，歷任順義軍節度使、東京留守、西南面招討使，加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爲鄭王，賜號推誠協謀竭節功臣。重熙六年，再任契丹行宫都部署，加官守太師，改封趙王。任南院樞密使，改封齊王。

是時帝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群臣議。惠曰："兩國强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帝從惠言，乃遣使索宋十城，會諸軍于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歲幣請和。惠以首事功，進王韓。十二年，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帥府事，又爲北樞密使。

這時皇帝打算統一天下，圖謀奪取三關，召集臣僚們商議。蕭惠説："兩國的强弱，陛下考慮得很清楚。宋人連年西征，軍隊勞累，百姓疲困，陛下親自率領六軍前去，必定獲勝。"蕭孝穆説："我們先朝和宋朝和好，没有罪而討伐他國，理虧在我；何况勝敗還不可預料。希望陛下仔細考慮。"皇帝聽從了蕭惠的意見，於是派遣使者索取宋朝的十座城池，并在燕地聚集各軍。蕭惠和皇太弟率領軍隊逼近宋朝邊境，宋人害怕丢失十座城池，答應增加歲幣來求和。蕭惠因首先倡議的功勞，進封韓王。十二年，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帥府事，又擔任北院樞密使。

十三年，夏國李元昊誘山南党項諸部，帝親征。元昊懼，請降。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帝從之。詰旦，進軍。夏人列拒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我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詔班師。

重熙十三年，夏國李元昊誘降陰山南面党項各部落，皇帝親征。元昊害怕，請求投降。蕭惠説："元昊忘掉世代的恩典，萌發奸計，皇帝親臨，他不全部歸還搶走的部落。蒼天引誘他的野心，又使他來奉迎。蒼天賜與却不謀取，後悔怎麽來得及？"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第二天凌晨，進軍。西夏人在黄河西邊設置拒馬，躲在盾牌後站立，蕭惠打敗了他們。元昊逃走，蕭惠指揮先鋒和右翼軍邀擊他。西夏一千多人突圍出來，我軍迎擊。忽然颳起大風，飛沙眯眼，軍隊混亂，西夏人乘機進攻，踐踏致死的人不可勝計。下詔回師。

十七年，尚帝姊秦晋國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年，帝復征夏國。惠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我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

重熙十七年，娶皇帝的姐姐秦晋國長公主，任駙馬都尉。第二年，皇帝再次征討夏國。蕭惠從黄河南面進軍，戰艦糧船綿亘幾百里。進入敵境後，偵察瞭望的人不能到遠處，鎧甲載在車上，戰士不能騎馬。衆將領全都請求防備不測，蕭惠説："諒祚必定親自迎候皇帝，有什麽空閑顧及我？毫無道理地設防，衹是勞累自己罷了。"幾天中，我軍都没有扎營。哨兵報告西夏軍隊到

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衆。師還，以惠子慈氏奴殁于陣，詔釋其罪。

了，蕭惠正在追問謊報的罪過，諒祚軍已經從山坡衝下來。蕭惠和部下來不及穿戴鎧甲就逃走。追兵射擊蕭惠，差點没有躲過，戰士死傷很多。軍隊撤回後，因蕭惠的兒子慈氏奴死在陣上，下詔赦免他的罪過。

十九年，請老，詔賜肩輿入朝，策杖上殿。辭章再上，乃許之，封魏國王。詔冬夏赴行在，參决疑議。既歸，遣賜湯藥及他錫賚不絶。每生日，輒賜詩以示尊寵。清寧二年薨，年七十四，遺命家人薄葬。訃聞，輟朝三日。

重熙十九年，因年老請求退休，下詔讓他乘坐肩輿上朝，拄杖上殿。辭職的奏章上了兩次，纔獲准退休，封爲魏國王。下詔讓他冬夏趕赴行在，參與决斷疑難問題。蕭惠回家後，皇上派人賜給湯藥以及其他賞賜從不間斷。每逢生日，就賞賜詩作來表示尊寵。清寧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遺言讓家人從簡安葬。訃告送到朝廷，停止朝事三天。

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據要地，禄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闕乏。陛下猶有所賜，貧於臣者何以待之。"帝以爲然。故爲將，雖數敗衄，不之罪也。

蕭惠天性寬厚，克勤克儉。興宗讓蕭惠任意選取珍寶財物，蕭惠説："臣下因爲是外戚而占據要職，俸禄足够養我，奴婢一千多人，不爲缺乏。陛下還要賞賜，又如何對待比臣下還要貧困的人呢?"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所以蕭惠爲將領，雖然多次慘敗，皇帝也不加罪於他。

弟虚列，武定軍節度使。二子：慈氏奴，兀古匿。兀古匿終北府宰相。

弟弟虚列，任武定軍節度使。兩個兒子：慈氏奴，兀古匿。兀古匿最後任北府宰相。

蕭慈氏奴

慈氏奴，字寧隱。太平初，以戚屬補祇候郎君。上愛其勤慎，升閘撒狘，加右監門衛上將軍。

蕭慈氏奴，字寧隱。太平初年，因爲是外戚而補官祇候郎君。皇上喜愛他勤懇謹慎，擢升閘撒狘，加官右監門衛上將軍。

西邊有警，授西北路招討都監，領保大軍節度使。政濟恩威，諸部悦附。入爲殿前副點檢，歷烏古敵烈部詳穩。征李諒祚，爲統軍都監，與西北路招討使敵魯古率蕃部諸軍由北路趨凉州，獲諒祚親屬。夏人扼險以拒，慈氏奴中流矢卒，年五十一，贈中書門下平章事。

西面邊境有警報，慈氏奴被任命爲西北路招討都監，領保大軍節度使。處理政事恩威相濟，各部落心悦誠服。入朝任殿前副點檢，歷任烏古敵烈部詳穩。討伐李諒祚，慈氏奴爲統軍都監，和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敵魯古率領蕃部各軍由北路趕到凉州，抓獲諒祚親屬。西夏人扼守險要相抗拒，慈氏奴中流箭而死，終年五十一歲，贈官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迂魯

蕭迂魯，字胡突堇，五院部人。父約質，歷官節度使。

蕭迂魯，字胡突堇，五院部人。父親約質，歷任節度使。

迂魯重熙間爲牌印郎君。清寧九年，國家既平重元之亂，其黨郭九

迂魯在重熙年間任牌印郎君。清寧九年，朝廷平定耶律重元的叛亂後，他的黨羽郭九等人逃

等亡，詔迂魯追捕，獲之，遷護衛太保。咸雍元年，使宋議邊事，稱旨，知殿前副點檢事。

五年，阻卜叛，爲行軍都監，擊敗之，俘獲甚衆。初軍出，止給五月糧，過期糧乏，士卒往往叛歸。迂魯坐失計，免官，降戍西北部。未行，會北部兵起，迂魯將烏古敵烈兵擊敗之，每戰以身先，由是釋前罪，命總知烏古敵烈部。

九年，敵烈叛，都監耶律獨迭以兵少不戰，屯臚朐河。敵烈合邊人掠居民，迂魯率精騎四百力戰，敗之，盡獲其輜重。繼聞酋長合术三千餘騎掠附近部落，縱兵躡其後，連戰二日，斬數千級，盡得被掠人畜而還。值敵烈黨五百餘騎劫捕鷹户，逆擊走之，俘斬甚衆，自是敵烈勢沮。

時，敵烈方爲邊患，而阻卜相繼寇掠，邊人以故疲弊。朝廷以地遠，不能時益援軍，而使疆圉帖然者，皆迂魯力也。帝嘉其功，拜左皮室詳穩。

會宋求天池之地，詔迂魯兼統兩皮室軍屯太牢古山以備之。大康初，阻卜叛，遷西北招討都監，從都統耶律趙三征討有功，改南京統軍都監、黄皮室詳穩。未幾，遷東北路統軍都監，卒。弟鐸盧斡。

蕭鐸盧斡

鐸盧斡，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

大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斡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

亡，下詔令迂魯追捕，抓獲了他們，升任護衛太保。咸雍元年，出使宋朝，商議邊境事宜，符合旨意，擢知殿前副點檢事。

咸雍五年，阻卜反叛，迂魯任行軍都監，打敗了他們，俘獲的人很多。當初軍隊出發時，祇給五個月的糧食，過了五個月後，糧食缺乏，士兵往往叛逃歸去。迂魯因爲失策，被免官，降職戍守西北部。尚未出發，北部敵來，迂魯率領烏古敵烈軍打敗了他們，每逢交戰都一馬當先，因而赦免了前次的罪過，任命他總知烏古敵烈部。

咸雍九年，敵烈叛亂，都監耶律獨迭因兵少不敢迎戰，駐守臚朐河。敵烈聚集邊遠之人搶劫當地百姓，迂魯率領精鋭騎兵四百人奮力作戰，打敗了他們，繳獲他們的所有輜重。接着又聽説酋長合术的三千多騎兵劫掠鄰近部落，迂魯派兵在他們後面追擊，連續交戰兩天，斬首級幾千，全部獲取被搶走的人畜而回。正遇敵烈黨羽五百多名騎兵擄掠鷹户，迂魯迎擊趕走了他們，斬殺和抓獲了很多人，從此敵烈部一蹶不振。

當時，敵烈部正在爲害邊疆，阻卜也相繼入侵，邊疆百姓因此疲憊。朝廷因地方僻遠，不能按時增派援軍，而使邊疆安然無事，都是迂魯的功勞。皇帝嘉獎他的功勞，任左皮室詳穩。

宋朝索求天池的疆土，下詔令迂魯同時統領左右兩皮室軍駐守太牢古山以爲防備。大康初年，阻卜叛亂，迂魯升任西北招討都監，跟從都統耶律趙三征討有功，改任南京統軍都監、黄皮室詳穩。不久，擢升東北路統軍都監，去世。弟弟鐸盧斡。

蕭鐸盧斡，字撒板。從小機警聰明不同於普通兒童。三歲時失去母親，哭得特别傷心，看到的人都爲之悲傷。長大後，魁偉沉毅，愛好學習，擅長寫文章，有才幹。三十歲時纔做官，受到朝野的推重，在北院供職，知聖旨事。

大康二年，耶律乙辛再度入掌樞密府，鐸盧斡素來和蕭巖壽友善，乙辛妄加罪名，將他貶官

部。坐皇太子事，特恩减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韵，不減古人。

壽隆六年卒，年六十一。乾統初，贈彰義軍節度使。

戍守西北部。因皇太子事受連累，靠特恩得以免死，被禁錮終身。在邊疆十多年，太子事漸漸平反，纔得以返回家鄉，閉門隱居，謝絶人事往來。有一天來到河邊，聽到野鷄鳴叫，將孔子“時哉”的話重復了三次，寫作古詩三首表達情懷。當時的名士稱贊他情操高雅，不減古人。

壽隆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乾統初年，贈官彰義軍節度使。

蕭圖玉

蕭圖玉，字兀衍，北府宰相海瓈之子。

蕭圖玉，字兀衍，北府宰相海瓈的兒子。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以戚屬入侍。尋爲烏古部都監。討速母縷等部有功，遷烏古部節度使。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後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長牙懶。既而牙懶復叛，命討之，克肅州，盡遷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師還，詔尚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

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節度使。”上從之。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開泰元年十一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却之，屯于窩魯朵城。明年，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引兵來救，圖玉遣人誘諸部皆降。帝以圖玉始雖失計，後得人心，釋之，仍領諸部。請益軍，詔讓之曰：“叛者既服，兵安用益？且前日之役，死傷甚衆，若從汝謀，邊事何時而息。”遂止。

統和初年，皇太后代理國事，圖玉因爲是外戚而入宫爲近侍。不久任烏古部都監。征討速母縷等部落有功，擢升烏古部節度使。統和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後來用本路軍隊討伐甘州，招降他們的酋長牙懶。不久牙懶又叛變，圖玉奉命討伐他，攻克肅州，將當地百姓全部移居到土隗口老城。軍隊返回，下詔讓他娶金鄉公主，拜爲駙馬都尉，加官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

圖玉上奏章説：“阻卜現在已經歸順，應當各自分别爲部，用節度使來統治。”皇上聽從了這個建議。此後，節度使往往不成材，所部百姓因怨恨而打算叛亂。開泰元年十一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掉本部節度使，往西逃到窩魯朵城，大約就是古代所謂的龍庭 單于城。不久，阻卜再度叛亂，在可敦城包圍了圖玉，氣焰很囂張。圖玉讓各軍一齊射退了他們，駐扎在窩魯朵城。第二年，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率兵來救，圖玉派人誘勸各部落，各部落全都歸降。皇帝因爲圖玉最初雖然失算，但後來却得人心，所以赦免了他，依舊總領各部落。圖玉請求增加軍隊，降詔責備他説：“叛亂的人既已歸服，軍隊有何必要增加？何况前些時候的戰争，死傷很多，如果聽從你的主意，邊事何時纔能平息。”於是不再增加軍隊。

會公主坐殺家婢，降封郡主，圖玉罷使相。尋起爲烏古 敵烈部詳穩。以老代，還卒。子雙古，南京統軍使。孫訛篤斡，尚三韓郡王 合魯之女骨浴公主，終烏古 敵烈部統軍使，

公主因爲殺死家奴，降爲郡主，圖玉罷免使相。不久起用爲烏古 敵烈部詳穩。因年老被替代，回家後去世。兒子雙古，爲南京統軍使。孫子訛篤斡，娶三韓郡王 合魯的女兒骨浴公主，最後任烏古 敵烈部統軍使，以善戰聞名於世。

以善戰名于世。

耶律鐸軫

耶律鐸軫，字敵輦，積慶宫人。仕統和間。性疏簡，不顧小節，人初以是短之。

耶律鐸軫，字敵輦，積慶宫人。在統和年間開始做官。天性疏略，不顧小節，人們起初因爲這一點而指摘他。

後侵宋，分總羸師以從。及戰，取緋帛被介胄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俄授東北詳穩。開泰二年，進討阻卜，克之。

後來侵犯宋朝，鐸軫率領疲弱的軍隊相隨。及至交戰時，取紅布披在甲胄上作爲標志，快跑猛衝，出入敵人的陣地，殺死很多人。太后望見後很高興，召見并告訴他説："你這樣努力，怎能不成功呢！"重重賞賜他。從此多以軍中事務托他擔當。不久任命爲東北詳穩。開泰二年，進討阻卜，打敗了他們。

重熙間，歷東北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十七年，城西邊，命鐸軫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由别道進，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御戰艦絶河擊之，大捷而歸，親賜巵酒。仍問所欲，鐸軫對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駑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鐸軫衣裙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卒于官，年七十。子低烈，歷觀察、節度使。

重熙年間，歷任東北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十七年，在西部邊境修建城堡，命令鐸軫選擇地點和建造戰艦，建成樓船一百三十艘。上面安置士兵，下面站立馬匹，規模雄壯堅實，符合旨意。等到西征時，下詔令鐸軫率兵從另一條道路進軍，在黄河邊上會師。敵軍隔着黄河列陣，皇帝乘坐戰艦渡過黄河打擊他們，大勝而回，親自賞賜鐸軫一巵酒。問他想要什麽，鐸軫回答説："臣下有幸蒙受聖上的恩賜，得以使出駑鈍之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有什麽要求呢？"皇帝更加器重他，親手在鐸軫衣裙上寫道："愛國忠君，舉世無雙。"鐸軫死在任上，享年七十歲。兒子低烈，歷任觀察使、節度使。

論曰：初，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狃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况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魯斡高情雅韵，鐸軫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論曰：當初，遼朝圖謀收復三關，蕭惠贊同討伐宋朝之舉，而宋人增加歲幣請求講和。貪圖一勝，調動軍隊到西夏，因而智勇全無用場，潰敗接踵而來。難道不是貪圖小利，丢掉長遠打算而使然嗎。何况得不償失，利益果真在哪裏？同時的衆將領安撫邊疆，像蕭迂魯的忠誠勤懇而不居功，蕭鐸魯斡的高尚情操，耶律鐸軫的清廉雖然比不上蕭惠，却没有邀功啓釁的罪過，也差不多有君子的風範。

遼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　耶律斡臘　耶律速撒　蕭阿魯帶
耶律那也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世良

耶律化哥

耶律化哥，字弘隱，孟父楚國王之後。善騎射。乾亨初，爲北院林牙。

耶律化哥，字弘隱，孟父楚國王的後代。擅長騎馬射箭。乾亨初年，爲北院林牙。

統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諜者，知敵由海路來襲，即先據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遷北院大王。十六年，復侵宋，爲先鋒，破敵于遂城，以功遷南院大王，尋改北院樞密使。

統和四年，南侵宋朝，化哥抓獲間諜，知道敵人從海路前來襲擊，就搶先占據平州要地。事情平息後，任上京留守，擢升北院大王。十六年，再次侵犯宋朝，化哥爲先鋒，在遂城打敗敵人，因功升任南院大王，不久改任北院樞密使。

開泰元年，伐阻卜，阻卜棄輜重遁走，俘獲甚多。帝嘉之，封豳王。後邊吏奏，自化哥還闕，糧乏馬弱，勢不可守，上復遣化哥經略西境。化哥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進。敵望風奔潰，獲羊馬及輜重。

開泰元年，化哥討伐阻卜，阻卜丢棄輜重逃走，抓獲很多人。皇帝嘉獎他，封爲豳王。後來戍邊官吏上奏説，自從化哥回朝，糧食缺乏，馬匹羸弱，勢必不能防守，皇上又派遣化哥治理西部邊境。化哥和戍邊將領縱兵深入，得知蕃部違抗命令居住在翼只水，化哥領兵徐徐前進。敵人望風逃散，化哥繳獲羊馬和輜重。

路由白拔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裹里繼至，謂化哥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化哥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上使按之，削王爵。以侍中遥領大同軍節度使，卒。

路經白拔烈，遇到阿薩蘭回鶻，化哥劫掠了他們。都監裹里接着到來，告訴化哥説："你錯了！這個部落其實是歸順的。"化哥全部送還所抓來的人。各蕃部從此不再歸順。皇上派人審查這件事，削去化哥的王爵。以侍中挂銜大同軍節度使，去世。

耶律斡臘

耶律斡臘，字斯寧，奚迭剌部人。趫捷有力，善騎射。

耶律斡臘，字斯寧，奚迭剌部人。矯捷有力，擅長騎馬射箭。

保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

保寧初年，斡臘補爲護衛。皇帝在頡山打

適豪猪伏叢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厩人鶻骨翼之，斡臘復射而斃。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

獵，有豪猪伏在叢莽中，皇帝射中了它，猪突然竄出。駕車的托滿丢棄繮繩而躲避，養馬的鶻骨讓到一旁，斡臘又發箭射死了豪猪。皇帝贊賞他。在赤山打獵，恰遇奔跑的鹿揚起頭角衝突前來，道路狹窄不能避開，即將冒犯皇帝。斡臘用身體擋住它，鹿碰撞後仆倒。皇帝對他説："我因爲打獵，兩次面臨危險，都依靠你得以避免，方纔發現了你的忠心。"擢升護衛太保。

從樞密使耶律斜軫破宋將楊繼業軍于山西。統和十三年秋，爲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依埤堄虚構戰棚，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知不能下，欲退。蕭恒德謂師久無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猶勝空返。斡臘曰："深入，恐所得不償所損。"恒德不從，略地東南，循高麗北鄙還。道遠糧絶，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惟斡臘以前議得免。

斡臘跟隨樞密使耶律斜軫在燕山以西打敗宋將楊繼業。統和十三年秋天，爲行軍都監，跟隨都部署奚王和朔奴討伐兀惹烏昭度，幾個月後抵達他所在的城市，昭度請求投降。和朔奴貪圖擄掠，下令從四面猛烈進攻。昭度率衆死守，靈活機動地防禦，依據矮墻虚架戰棚，引誘我軍登上女墻，很快撤去支柱，登上去的人全部戰死。和朔奴知道不能攻克，打算撤退。蕭恒德説出師時間長而没有功勞，怎麽交代，不如深入敵境大肆搶掠，也還勝過空手而回。斡臘説："深入敵境，恐怕得不償失。"恒德不聽勸説，進攻東南，沿着高麗北部邊境返回。路途遥遠，糧食斷絶，人馬折損很多。下詔罷免各將領的官職，惟獨斡臘因爲前面的議論得以免罪。

尋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爲東京留守。開泰中卒。

不久，斡臘加官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任東京留守。開泰年間去世。

耶律速撒

耶律速撒，字阿敏，性忠直簡毅，練武事。應曆初，爲侍從，累遷突吕不部節度使。歷霸、濟、祥、順、聖五州都總管，俄爲敦睦宫太師。保寧三年，改九部都詳穩。四年，伐党項，屢立戰功，手詔勞之。

耶律速撒，字阿敏，天性忠誠正直，簡明果斷，精練武藝。應曆初年，爲侍從，多次升官任突吕不部節度使。歷任霸州、濟州、祥州、順州、聖州五州都總管，不久擔任敦睦宫太師。保寧三年，改任九部都詳穩。四年，討伐党項，多次建立戰功，皇上親手寫詔書慰勞他。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西邊甫定，速撒務安集諸蕃，利害輒具以聞，太后益信任之。凡臨戎，與士卒同甘苦，所獲均賜將校。賞順討逆，威信大振。在邊二十年卒。

統和初年，皇太后代理國事，西部邊疆剛剛安定，速撒致力於安撫各蕃部落，利弊都開列奏聞，太后更加信任他。凡到軍中，都和士兵共甘苦，所繳獲的物品全都賜給將校。獎賞順從的，討伐叛逆者，威信大振。在邊疆二十年後去世。

蕭阿魯帶

蕭阿魯帶，字乙辛隱，烏隗部人。父女古，仕至糺詳穩。

蕭阿魯帶，字乙辛隱，烏隗部人。父親女古，官做到糺詳穩。

阿魯帶少習騎射，曉兵法。清寧間始仕，累遷本部司徒，改烏古敵烈統軍都監。

阿魯帶從小練習騎馬射箭，知曉兵法。清寧年間開始做官，多次升官任本部司徒，改任烏古敵烈統軍都監。

大安七年，遷山北副部署。九年，達理得、拔思母二部來侵，率兵擊却之。達理得復劫牛羊去，阿魯帶引兵追及，盡獲所掠，斬渠帥數人。是冬，達理得等以三百餘人梗邊，復戰却之，斬首二百餘級，加金吾衛上將軍，封蘭陵縣公。壽隆元年，第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郡公，改西北路招討使。

大安七年，阿魯帶升任山北副部署。九年，達理得、拔思母兩個部落入侵，阿魯帶率領軍隊打退了他們。達理得又搶劫牛羊而去，阿魯帶領兵追到，全部繳獲搶走的東西，斬殺魁首幾人。當年冬天，達理得等讓三百多人阻斷邊塞，阿魯帶又打退了他們，斬首級兩百多，加官金吾衛上將軍，封爲蘭陵縣公。壽隆元年，論功行賜，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爵位爲郡公，改任西北路招討使。

乾統三年，坐留宋俘當遣還者爲奴，免官。後被徵，以老疾致仕，卒。

乾統三年，阿魯帶因爲扣留應當遣返的宋朝戰俘爲奴，被免官。後來受到徵召，因年老退休，去世。

耶律那也

耶律那也，字移斯輦，夷離菫蒲古只之後。父斡，嘗爲北剋，從伐夏戰歿。季父趙三，始爲宿直官，累遷至北面林牙。咸雍四年，拜北院大王，改西南面招討使。大康中，西北諸部擾邊，議欲往討，帝以爲非趙三不可，遂拜西北路招討使，兼行軍都統，平之，以功復爲北院大王。

耶律那也，字移斯輦，夷離菫蒲古只的後代。父親耶律斡，曾經擔任北剋，參與討伐西夏而戰死。叔父趙三，最初爲宿直官，多次升官到北面林牙。咸雍四年，任北院大王，改任西南面招討使。大康年間，西北各部落騷擾邊境，朝廷商議準備前去征討，皇帝認爲非趙三去不可，於是任西北路招討使，兼行軍都統，平定了他們，因功再任北院大王。

那也敦厚才敏。上以其父斡死王事，九歲加諸衛小將軍，爲題里司徒，尋召爲宿直官。大康三年，爲遥輦剋。大安九年，爲倒塌嶺節度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長磨古斯叛，與招討都監耶律胡吕率精騎二千往討，破之。那也薦胡吕爲漢人行宫副部署。壽隆元年，復討達理得、拔思母等有功，賜詔褒美，改烏古敵烈部統軍使，邊境以寧。部民乞留，詔許再任。乾統六年，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

那也敦厚而才思敏捷。皇上因他的父親耶律斡爲國捐軀，所以那也九歲時就加官爲諸衛小將軍，爲題里司徒，不久召任宿直官。大康三年，任遥輦剋。大安九年，任倒塌嶺節度使。第二年冬天，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反叛，那也和招討都監耶律胡吕率領精鋭騎兵二千人前往征討，擊潰了他們。那也推薦胡吕擔任漢人行宫副部署。壽隆元年，又討伐達理得、拔思母等有功，賜給詔書嘉獎，改任烏古敵烈部統軍使，邊境因此安寧。治下百姓請求留任，降詔准許再任。乾統六年，任中京留守，改任北院大王，去世。

那也爲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鬥訟，親核曲直，不尚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别是非，何事迫脅

那也爲人廉潔，擅長治理民事，每逢有人打官司，那也親自查驗是非曲直，不崇尚嚴厲，他常常説："大凡治理百姓，本來就應分辨是非，

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何必藉威逼來樹立威信呢?"因此所到之處都以政績和教化著稱。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何魯掃古，字烏古鄰，孟父房之後。重熙末，補祗候郎君。清寧初，加安州團練使。大康中，歷懷德軍節度使、奚六部禿里太尉。詔與樞密官措畫東北邊事，改左護衛太保。侍上，言多率易，察無他腸，以故上優貸之。

耶律何魯掃古，字烏古鄰，孟父房的後代。重熙末年，補官爲祗候郎君。清寧初年，加官安州團練使。大康年間，歷任懷德軍節度使、奚六部禿里太尉。奉詔與樞密官籌劃東北邊事，改任左護衛太保。何魯掃古侍奉皇上，言語多輕率，察覺他没有别的用心，因此皇上特别寬待他。

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討使事。時邊部耶覩刮等來侵，何魯掃古誘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衆，以功加左僕射。復討耶覩刮等，誤擊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監張九討之，不克，二室韋與六院部、特滿群牧、宫分等軍俱陷于敵。何魯掃古不以實聞，坐是削官，决以大杖。

大安八年，何魯掃古知西北路招討使事。當時沿邊部落耶覩刮等入侵，何魯掃古誘勸北阻卜酋長磨古斯攻打他們，抓獲很多人，因功加官左僕射。再次討伐耶覩刮等，誤打了磨古斯，北阻卜因此抗命。何魯掃古派遣都監蕭張九討伐他們，没有攻克，二室韋和六院部、特滿群牧、宫分等軍全部陷入敵手。何魯掃古不以實情上報，因此削去官職，判處大杖之刑。

壽隆間，累遷惕隱，兼侍中，賜保節功臣。道宗崩，與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乾統中，致仕，卒。

壽隆年間，何魯掃古多次加官升任惕隱，兼侍中，賜爲保節功臣。道宗逝世，何魯掃古和宰相耶律儼一起總管山陵事務。乾統年間，退休，去世。

耶律世良

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及世譜。上書與族弟敵烈争嫡庶，帝始識之。

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思敏捷，熟悉本朝典故和世譜。上書和堂弟敵烈争論嫡庶，皇帝纔認識了他。

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病，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末，爲北院大王。

當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患病，皇帝問:"誰可接替你?"德讓説:"世良可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又問北院的人選，德讓説:"没有超得過世良的人。"統和末年，世良任北院大王。

開泰初，因大册禮，加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爲都監，往禦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爲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

開泰初年，因大册禮，加官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當時沿邊部落抗命，詔令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率領軍隊，以世良爲都監，前去抵禦他們。第二年，化哥返回，打算撤軍。世良上書説:"化哥以爲無事而返回，却不考慮軍隊疲勞糧食缺乏，敵人已經逃走，怎麽能够長期堅守?如果增加兵力，就可獲勝。"皇帝即命令化哥增加兵力，和世良追趕敵人。到達安真河，大

真河，大破而還。自是，邊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密使。

三年，命選馬駝于烏古部。會敵烈部人夷剌殺其酋長稍瓦而叛，鄰部皆應，攻陷巨母古城。世良率兵壓境，遣人招之，降數部，各復故地。

四年，伐高麗，爲副部署。都統劉慎行逗留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明年，至北都護府，破追兵于郭州。以暴疾卒。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斡臘之戒深入，速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邪？

勝而回。從此，邊境得以安寧。世良因功封爲岐王，任北院樞密使。

開泰三年，朝廷下令在烏古部挑選馬匹、駱駝。恰遇敵烈部人夷剌殺害他們的酋長稍瓦而反叛，相鄰部落全都響應，攻克巨母古城。世良率領軍隊迫近境内，派人招降他們，招降了幾個部落，各自返回故地。

開泰四年，討伐高麗，世良任副部署。都統劉慎行逗留誤期，被押送回京城，世良獨自進軍。第二年，抵達北都護府，在郭州擊潰追兵。因暴病而去世。

論曰：大國籠絡小國要用恩德，控制他們要用威力。恩德不足以籠絡，威力不足以控制，要想使人歸服就困難了。耶律化哥一味擄掠，因而各蕃部落不再歸附，耶律何魯掃古誤打磨古斯，因而阻卜抗命。這都是貪求眼前的功勞，却不考慮日後的禍患，怎麽評議他們的功勞呢？像耶律斡臘的力戒深入，耶律速撒的致力於安撫，也是才能出衆的人吧？

遼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　耶律馬六　蕭滴洌　耶律適禄　耶律陳家奴
耶律特麽　耶律仙童　蕭素颯　耶律大悲奴

耶律弘古

耶律弘古，字胡篤堇，樞密使化哥之弟。統和間，累遷順義軍節度使，入爲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出爲彰國軍節度使，兼山北道兵馬都部署，徙武定軍節度使。六年，拜惕隱，討阻卜有功。聖宗嘗刺臂血與弘古盟爲友，禮遇尤異，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耶律弘古，字胡篤堇，樞密使化哥的弟弟。統和年間，多次升官任順義軍節度使，入朝任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官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出任彰國軍節度使，兼山北道兵馬都部署，調任武定軍節度使。六年，任惕隱，征討阻卜有功。聖宗曾經刺臂出血和弘古結盟爲友，對他的禮遇特别優厚，任南府宰相，改任上京留守。

重熙六年，遷南院大王，御製誥辭以寵之。十二年，加于越。帝閔其勞，復授武定軍節度使，卒。訃聞，上哭曰："惜哉善人！"喪至，親臨奠焉。

重熙六年，弘古升任南院大王，皇帝親自寫誥辭來褒寵他。十二年，加官爲于越。皇帝擔心他太勞累，又任命爲武定軍節度使，去世。得到訃告，皇上哭着説："可惜啊好人！"遺體運到後，皇帝親臨祭奠。

耶律馬六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的後代。天性寬容和善，擅長諧謔，親戚朋友聚會，滿座爲之傾倒。淡泊名利。

與耶律弘古爲刺血友，弘古爲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初，遷旗鼓拽剌詳穩。爲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遷崇德宫使，爲惕隱，御製誥辭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輔，帝常以兄呼之。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達，終南京宣徽使。

馬六和耶律弘古是刺臂血而結成的朋友，弘古任惕隱，推薦他補爲宿直官。重熙初年，升任旗鼓拽剌詳穩。爲人謹慎而能容人，有人當面凌辱，他恬然如同没有聽見，不評論世事。因此皇上更加親近他。三年，擢升崇德宫使，任惕隱，皇帝親自寫誥辭來褒獎他。任北院宣徽使，寵愛超過宰輔，皇帝常常以兄長相稱。改爲遼興軍節度使，去世，享年七十歲。兒子奴古達，官至南京宣徽使。

蕭滴冽

蕭滴冽，字圖寧，遥輦鮮質可汗宫人。

重熙初，遥攝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奉詔使宋，傷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還，決以大杖，降同簽南京留守事。遥授静江軍節度使，歷群牧都林牙，累遷右夷離畢。以才幹見任使。

會車駕西征，元昊乞降，帝以前後反覆，遣滴冽往覘誠否。因爲元昊陳述禍福，聽命乃還。拜北院樞密副使，出爲中京留守。十九年，改西京留守，卒。

耶律適祿

耶律適祿，字撒懶。清寧初，爲本班郎君，稍遷宿直官。

乾統中，從伐阻卜有功，加奉宸。歷護衛太保，改弘義宫副使。時上京梟賊趙鍾哥跋扈自肆，適祿擒之，加泰州觀察使，爲達魯虢部節度使。

天慶中，知興中府，加金吾衛上將軍。爲盗所殺。

耶律陳家奴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懿祖弟葛剌之八世孫。

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逐鹿圍内，鞭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健捷比海東青鶻，授御盞郎君。歷鷹坊、尚厩、四方館副使，改徒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綵二百段。兄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

清寧初，累遷右夷離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悦，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

蕭滴冽，字圖寧，遥輦鮮質可汗宫人。

重熙初年，滴冽挂銜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奉詔出使宋朝，脚受傷而跛，没有報告就前去了，皇帝爲此惱怒。等他回來，判處大杖之刑，降官爲同簽南京留守事。挂銜静江軍節度使，歷任群牧都林牙，多次升官任右夷離畢。以才幹受到任用。

適逢皇帝西征，元昊請降，皇帝因爲他前後反覆，所以派遣滴冽前去察看是否誠心。滴冽給元昊陳述禍福，直到他歸順後纔返回。拜任北院樞密副使，出任中京留守。重熙十九年，改任西京留守，去世。

耶律適祿，字撒懶。清寧初年，任本班郎君，升任宿直官。

乾統年間，適祿參與討伐阻卜有功，加官奉宸。歷任護衛太保，改任弘義宫副使。當時上京梟賊趙鍾哥跋扈放肆，適祿抓獲了他，加官泰州觀察使，擔任達魯虢部節度使。

天慶年間，適祿知興中府，加官金吾衛上將軍。被盗賊殺害。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懿祖的弟弟葛剌的第八世孫。

重熙年間，陳家奴補官爲牌印郎君。因值日不到，降至本班。適逢皇帝打獵，陳家奴在圍場内追趕鹿，被鞭打二百下。當時耶律仁先推薦説陳家奴矯健如同海東青鶻，任命爲御盞郎君。歷任鷹坊、尚厩、四方館副使，改任徒魯古皮室詳穩。到太后的生日時，陳家奴獻上詩作和馴鹿。太后嘉獎他，賜給珠寶二串，雜綵二百段。兄長撒鉢去世，陳家奴得到訃文，没有請示就離去。皇帝惱怒，鞭打了他。

清寧初年，陳家奴多次升官任右夷離畢。正好皇帝和燕國王全都射中了鹿，燕國王當時年僅九歲，皇帝很高興，陳家奴奉命進獻詩作。皇帝

賜。後皇太子廢，帝疑陳家奴黨附，罷之。

滿意，脱下衣服賜給他。後來皇太子被廢黜，皇帝懷疑陳家奴是黨羽，罷免了他。

時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爲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匹，討諸部，擒其酋送于朝。偵候者見馬踪，意寇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按，陳家奴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寧。

當時西北各部落入侵邊疆，以陳家奴爲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給一副甲、二匹馬，征討各部落，抓獲他們的酋長送交朝廷。偵察瞭望的人看見馬蹄印，猜測敵寇到了，陳家奴派人報告元帥，耶律愛奴看着蹄印説："這是野馬啊！"即將出外打獵時，敵寇到了，愛奴戰死。有關部門審訊他，陳家奴不服，降詔赦免了他。陳家奴因此感激，事事都竭盡全力。後來各部落又入侵，陳家奴率領軍隊三次出征，全都獲勝，邊境於是安寧。

以老告歸，不從。道宗崩，爲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陳家奴因年老請求退休，没有批准。道宗逝世，陳家奴爲山陵使。退休，八十歲時去世。

耶律特麽

耶律特麽，季父房之後。重熙間，爲北剋，累遷六部禿里太尉。

耶律特麽，季父房的後代。重熙年間，爲北剋，多次升官任六部禿里太尉。

大安四年，爲倒塌嶺節度使。頃之，爲禁軍都監。是冬，討磨古斯，斬首二千餘級。十年，復討之。既捷，授南院宣徽使。壽隆元年，爲北院大王。四年，知黄龍府事，薨。

大安四年，特麽任倒塌嶺節度使。不久，任禁軍都監。這年冬天，討伐磨古斯，斬首級二千多。十年，再度討伐他們。得勝後，特麽被任命爲南院宣徽使。壽隆元年，任北院大王。四年，知黄龍府事，逝世。

耶律仙童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爲宿直官，累遷惕隱、都監。以寬厚稱。

耶律仙童，仲父房的後代。重熙初年，爲宿直官，多次升官任惕隱、都監。以寬厚著稱。

蒲奴里叛，仙童爲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又擊烏隗叛，降其衆，改彰國軍節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黄龍府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忠順、武定二軍節度使。致仕，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卒。

蒲奴里反叛，仙童任五國節度使，率領軍隊討伐他們，抓獲他們的酋長陶得里。又討伐烏隗的叛亂，迫使他們投降，改任彰國軍節度使，任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黄龍府事，擢升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任忠順、武定二軍節度使。辭官，封爲蔣國公。咸雍初年，改封許國公，去世。

蕭素颯

蕭素颯，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熙間始仕，累遷北院承旨、彰愍宫使。

蕭素颯，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熙年間開始做官，多次升官任北院承旨、彰愍宫使。

清寧初，歷左皮室詳穩、右夷離畢。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颯討

清寧初年，素颯歷任左皮室詳穩、右夷離畢。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反叛，素颯討伐使其投

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

子謀魯斡，字回璉，初補夷離畢郎君，遷文班太保。大康中，改南京統軍使，爲右夷離畢。與樞密使耶律阿思論事不合，見忌，出爲馬群太保。北部來侵，謀魯斡破之，以功遷同知烏古 敵烈統軍，仍許便宜行事。後以讒毁，降領西北路戍軍，復爲馬群太保，卒。

降，帶領他們的酋長前來朝貢。皇帝嘉獎他的功勞，調任北院林牙，改任南院副部署，去世。

兒子謀魯斡，字回璉，最初補官夷離畢郎君，升任文班太保。大康年間，改任南京統軍使，任右夷離畢。和樞密使耶律阿思論事不合，受到忌恨，出任馬群太保。北邊部落入侵，謀魯斡擊潰他們，因功升任同知烏古 敵烈統軍，并准許他可以不奏報而處理事務。後來因爲讒言，被降職領西北路戍軍，再任馬群太保，去世。

耶律大悲奴

耶律大悲奴，字休堅，王子班聶里古之後。

大康中，歷永興 延昌宫使、右皮室詳穩。會阻卜叛，奉詔招降之。壽隆二年，拜殿前都點檢。乾統初，歷上京留守、惕隱，復爲都點檢，改西南面招討使。請老，不許。天慶中，留守上京，領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諸司等事。以彰國軍節度使致仕，卒。

大悲奴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

耶律大悲奴，字休堅，是王子班聶里古的後代。

大康年間，大悲奴歷任永興 延昌宫使、右皮室詳穩。阻卜反叛，大悲奴奉詔招降他們。壽隆二年，拜任殿前都點檢。乾統初年，歷任上京留守、惕隱，再任都點檢，改任西南面招討使。因年老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天慶年間，留守上京，領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諸司等事。以彰國軍節度使退休，去世。

大悲奴舉止嫻雅，喜好禮節儀表，受到當時人的稱贊。

論曰：遼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勢，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衆莫與争而能然邪？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黄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强也。又况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論曰：遼朝從神册以後，憑藉富强的國力，對内修整法度，對外從事征討，當時各將領奮起神威，風馳電掣，討伐西夏，征討党項，打敗阻卜，平定敵烈。各部落震懾，一聽到鼙鼓聲就膽喪股戰。這可以説是威武之國了。大凡戰勝攻取，必定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的人，是前面的史書記載還不足以闡發這些呢，還是上天所授予的，衆人不能與之相争而能這樣呢？儘管如此，但武器就是凶器，可以收藏却不可以玩弄；争鬥衹是小事，可以遏止却不可以招引。這就是黄石公所説的柔能克剛，弱能制强。又何况仁人是無敵的。遼朝的君臣如果智慧足够遵守這些道理，那麽金人果真能够乘他們疲弊而在後面緊追嗎？所以面對耶律弘古一類的將領們，不可能没有感慨。

遼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 撻不也　耶律良　蕭韓家奴　蕭德
蕭惟信　蕭樂音奴　耶律敵烈　姚景行　耶律阿思

耶律仁先

耶律仁先，字糺鄰，小字查剌，孟父房之後。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

耶律仁先，字糺鄰，小字查剌，孟父房的後代。父親瑰引，爲南府宰相，封爲燕王。

仁先魁偉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鶻剌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爲北面林牙。

仁先魁偉清秀，有智謀。重熙三年，補授護衛。皇帝和他討論政事，覺得他有才幹。仁先趁此難得的機遇，毫無隱諱地進言。被任命爲宿直將軍，多次升官任殿前副點檢，改任鶻剌唐古部節度使，不久召任北面林牙。

十一年，升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産，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同知南京留守事。

重熙十一年，仁先升任北院樞密副使。當時宋朝請求增加歲幣銀絹來補償十縣的土地物産，仁先和劉六符出使宋朝，商議國書稱"貢"，宋朝爲此犯難。仁先説："過去石晉報答本朝的恩德，割地奉獻，後周人侵犯并奪取了這些地方，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宋人無話回對。於是商定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依舊稱"貢"。回國後，任同知南京留守事。

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爲契丹行宫都部署，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宫雜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爲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吴王。

重熙十三年，討伐西夏，留仁先鎮守邊疆。不久，奉召擔任契丹行宫都部署，奏請恢復了王子班郎君和各宫雜役。十六年，升北院大王，上奏説現在南北兩院户口繁盛，請求免除其他部落的助役，朝廷聽從。十八年，再次討伐西夏，仁先和皇太弟耶律重元爲前鋒。蕭惠在黄河南面失利，皇帝還想進軍，仁先竭力諫阻，方纔停止。後爲知北院樞密使，升東京留守。女真依仗險阻，不停地入侵，仁先請求開山疏通道路來控制他們，邊疆百姓安居樂業。封爲吴王。

清寧初，爲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譖，出爲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爲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覩等忌之，請以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

清寧初年，仁先任南院樞密使。因耶律化哥的詆毁，出任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改封隋王。六年，再任北院大王，百姓到幾百里外歡迎他，如同見到父親和兄長。當時北院、南院樞密官耶律涅魯古、蕭胡覩等人忌恨他，請求以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上奏説：“仁先是前朝大臣，品德高尚，不應當離京外任。”再次拜任南院樞密使，改封許王。

九年七月，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爲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宫。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爲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枑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剌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宫，蕭塔剌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爲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

清寧九年七月，皇上在太子山打獵，耶律良奏告耶律重元謀反，皇帝召見仁先告訴他這件事。仁先説：“這個人凶狠，臣下本來早就懷疑他了。”皇帝催促仁先逮捕他。仁先告辭，并説：“陛下應當謹慎地做好準備！”還没來得及替戰馬披甲，重元就進入行宫了。皇帝打算到北院、南院，仁先説：“陛下如果捨棄侍衛出走，反賊必定緊隨其後；何況南院、北院大王的心思還不可測度。”仁先的兒子撻不也説：“聖旨怎麽能違背呢？”仁先惱怒，擊打他的頭部。皇帝醒悟，把討伐叛賊的事情全部委托給仁先。於是環繞戰車作爲軍營，拆掉木架當作武器，率領屬下官吏和近侍三十多騎在木架外面列陣。及至交戰，賊衆大多投降。耶律涅魯古中箭落馬，被抓獲，重元受傷敗退。仁先因五院部蕭塔剌的住所最近，急忙召見他，分别派人招集各軍。黎明，重元帶領二千奚人侵犯行宫，蕭塔剌的軍隊恰好趕到。仁先預料賊勢不能長久，想等他們沮喪時再進攻。於是背靠軍營列陣，乘機奮勇出擊，賊衆逃散，追殺二十多里，重元和幾名騎兵逃走。皇帝握着仁先的手説：“平定叛亂都是你的功勞啊。”加號尚父，進封宋王，擔任北院樞密使，皇帝親自撰文褒奬他，下詔畫《灤河戰圖》來表彰他的功績。

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爲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惸，禁奸慝，宋聞風震服。議者以爲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

咸雍元年，加官于越，改封爲遼王，和耶律乙辛共同掌管北院樞密事務。乙辛依恃寵愛，不守法紀，仁先阻止他，因此受到忌恨，出任南京留守，改封晉王。仁先撫恤孤苦伶仃的人，禁止奸詐邪惡之事，宋朝聞風震懾。當時的人認爲自從于越耶律休哥以來，祇有仁先一個人罷了。

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爲西北

阻卜塔里干違背命令，仁先任西北路招討

路招討使，賜鷹紐印及劍，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候，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别部把里斯、禿没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

使，賞賜鷹紐印和劍，皇上告諭説："你遠離朝廷，每件事都等到稟告後施行，恐怕失去機會，處理政事可以先行後奏。"仁先加强放哨，扼守敵人的要道，籠絡并使敵人歸服，凡事都有條有理。塔里干再次入侵，仁先迎擊，追殺八十多里。大軍接着趕到，又打敗了他們。另外的部落把里斯、禿没等前去救援，看見塔里干多次受挫，不敢交戰而投降。北部邊疆於是安定。

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撻不也。

咸雍八年，仁先去世，享年六十歲，遺言讓家人從簡安葬。弟弟義先、信先，各自都有傳記。兒子撻不也。

耶律撻不也

撻不也，字胡獨堇。清寧二年，補祗候郎君，累遷永興宫使。以平重元之亂，遥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前點檢司事。歷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穩。

耶律撻不也，字胡獨堇。清寧二年，補官爲祗候郎君，多次加官任永興宫使。因平定耶律重元的叛亂，挂銜忠正軍節度使，賜號定亂功臣，同知殿前點檢司事。歷任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穩。

大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敵禄爲招討使之後，朝廷務姑息，多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撻不也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

大康六年，撻不也被任命爲西北路招討使，帶領各部酋長來朝貢，加官兼侍中。自從蕭敵禄擔任招討使之後，朝廷務求姑息，大多選擇温柔敦厚的人充任職守，各部落漸漸驕横起來。撻不也的容忍尤其嚴重，邊防更加廢弛，不久改任西南面招討使。

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紿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鋭，不及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兼侍中，謚曰貞憫。

阻卜酋長磨古斯入侵，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何魯掃古作戰失利，下詔令撻不也替代他。磨古斯出任酋長，原是撻不也推薦的，到這時又派人誘勸磨古斯歸降。磨古斯詐降，撻不也在鎮州西南沙漠間迎接，約束士兵不得妄動。敵人到來，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他們來勢凶猛，没有等到交戰就逃走了，撻不也於是被殺害，享年五十八歲。贈官兼侍中，謚號爲貞憫。

撻不也少謹愿，後爲族嫠婦所惑，出其妻，終以無子。人以此譏之。

撻不也從小誠實，後來被同族寡婦誘惑，休掉妻子，最終没有子嗣。人們因此譏諷他。

耶律良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是著帳郎君的後代 。出生在乾州，讀書在醫巫閭山。學問既已淵博，還打算進入南山修習學業，朋友勸阻他説："你没有奴僕車馬，却要奔跑到遥遠的地方，

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

即使見聞勝過別人，也已到垂暮之年。現在如果步入仕途，已經綽綽有餘。"耶律良說："能否顯達是命運決定的，不是你能明白的。"不聽勸說，逗留幾年後返回。

重熙中，補寢殿小底，尋爲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厩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

重熙年間，耶律良補爲寢殿小底，不久，爲燕趙國王近侍。因家境貧寒，下詔讓他乘坐御馬。升修起居注。皇帝到秋山打獵，耶律良進獻《秋游賦》，皇上嘉獎了他。

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爲敦睦宫使，兼權知皇太后宫諸局事。

清寧年間，皇上到鴨子河，耶律良寫作《捕魚賦》。因此漸漸受寵愛，升任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上奏請求編集皇帝寫的詩文，取名爲《清寧集》。皇上把耶律良的詩集命名爲《慶會集》，親自作序。不久，任敦睦宫使，兼權知皇太后宫諸局事。

良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托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意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馳至行宫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宫都部署。

耶律良得知耶律重元和兒子涅魯古謀反，但因爲皇帝專誠地愛護親族，不敢匆忙上奏，於是秘密告訴了皇太后。太后托病，召來皇帝説出這件事。皇帝對耶律良説："你想離間我們骨肉嗎?"耶律良説："臣下如果妄語，甘願伏身被斬。陛下不預先防備，恐怕會落入反賊的奸計。如果召見涅魯古而不來，就可以驗證這件事。"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使者登門，涅魯古打算殺害他，把他羈押在帷帳下。使者用佩刀割斷帷幕逃出來，奔跑到行宫把情況報告了皇帝，纔相信。叛亂平息後，耶律良因功升任漢人行宫都部署。

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爲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帝嗟悼，遣重臣賻祭，給葬具，追封遼西郡王，謚曰忠成。

咸雍初年，耶律良同知南院樞密使事，任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不久去世。皇帝哀悼他，派遣大臣助祭，賜給安葬用具，追封爲遼西郡王，謚號爲忠成。

蕭韓家奴

蕭韓家奴，字括寧，奚長渤魯恩之後。性孝友。太平中，補祗候郎君，累遷敦睦宫使。伐夏，爲左翼都監，遷北面林牙。俄爲南院副部署，賜玉帶，改奚六部大王，治有聲。

蕭韓家奴，字括寧，是奚酋長渤魯恩的後代。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太平年間，補官爲祗候郎君，多次升官任敦睦宫使。討伐西夏，韓家奴爲左翼都監，擢升北面林牙。不久擔任南院副部署，賜給玉帶，改任奚六部大王，處理政事享有聲譽。

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

清寧初年，韓家奴被封爲韓國公，歷任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爲蘭陵郡王。九年，皇

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耶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爲福！"獵夫投仗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

上在太子山打獵，韓家奴得知耶律重元作亂，奔跑到皇上駐地。皇帝匆忙中打算躲進北、南大王院，韓家奴和耶律仁先拉着馬繮堅决諫阻，皇帝纔没有去。第二天早晨，重元又引誘奚部獵人前來。韓家奴獨自出來曉諭他們説："你們背棄正道，效忠叛逆，不過是自取滅族。不如悔過，變禍爲福！"獵人拋棄兵器歸服。韓家奴因功升任殿前都點檢，封爲荆王，賜號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

咸雍二年，遷西南面招討使。大康初，徙王吴，賜白海東青鶻。皇太子爲乙辛誣構，幽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四年，復爲西南面招討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蘭陵，薨。子楊九，終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咸雍二年，韓家奴升任西南面招討使。大康初年，改封吴王，賜給白色海東青鶻。皇太子被耶律乙辛陷害，拘禁在上京。韓家奴上書盡力陳述皇太子的冤枉，没有回音。四年，再任西南面招討使。依照慣例削去一字王爵，改封蘭陵王，去世。兒子楊九，官至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贈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德

蕭德，字特末隱，楮特部人。性和易，篤學好禮法。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宫都部署，賜宫户十有五。

蕭德，字特末隱，楮特部人。隨和平易，專心學習，愛好禮法。太平年間，領牌印、直宿，多次升官任北院樞密副使，陳述進奏詳細清楚，大多符合皇上的旨意。奉詔和林牙耶律庶成編修《律令》，改任契丹行宫都部署，賜給宫户十五户。

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爲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轉南京統軍使。九年，復爲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

清寧元年，蕭德升任同知北院樞密使，封爲魯國公。皇上因爲蕭德受到前朝寵愛，拜任南府宰相。五年，調任南京統軍使。九年，再任南府宰相。耶律重元作亂，蕭德衝鋒奮戰，斬獲涅魯古首級獻上，按功勞封爲漢王。

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二。

咸雍初年，蕭德請求告老還鄉，皇帝特意下詔書不准許。過了很久，加封尚父，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蕭惟信

蕭惟信，字耶寧，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賴，南府宰相。曾祖烏古，中書令。祖阿古只，知平州。父高八，多智數，博覽古今。開泰初，爲北院承旨，稍遷右夷離畢，以幹敏稱，拜南府宰相。累遷倒塌嶺節度使，知興

蕭惟信，字耶寧，楮特部人。高祖霞賴，爲南府宰相。曾祖烏古，爲中書令。祖父阿古只，知平州。父親高八，富於心計，博古通今。開泰初年，任北院承旨，漸漸升任右夷離畢，以幹練敏捷著稱，拜任南府宰相。多次升官任倒塌嶺節度使，知興中府，再任右夷離畢。陵青引誘衆人

中府，復爲右夷離畢。陵青誘衆作亂，事覺，高八按之，止誅首惡，餘并釋之。歸奏，稱旨。

惟信資沉毅，篤志于學，能辨論。重熙初始仕，累遷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趙國王傅，帝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十七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尋復職，兼北面林牙。

清寧九年，重元作亂，犯灤河行宮，惟信從耶律仁先破之，賜竭忠定亂功臣。歷南京留守、左右夷離畢，復爲北院樞密副使。大康中，以老乞骸骨，不聽。樞密使耶律乙辛譖廢太子，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信數廷爭，不得復。告老，加守司徒，卒。

作亂，事情被發覺，高八審訊這件事，僅僅誅殺首惡，將其餘的人全部開釋。回朝奏報，符合聖意。

惟信天資沉靜果斷，對學問專心致志，長於辯論。重熙初年開始做官，直至升任左中丞。十五年，調任燕趙國王傅，皇帝告諭他說："燕趙身邊的人大多當面阿諛，聽不到忠言，漸漸養成習性。你應當用道理規勸，使他懂得君臣父子的道義。有不能留在王府的人，把名字報來。"惟信用禮義來輔導他。十七年，擢升北院樞密副使，因事獲罪被免官。不久復職，兼北面林牙。

清寧九年，耶律重元作亂，侵犯灤河行宮，惟信跟隨耶律仁先打敗了他，賜號竭忠定亂功臣。歷任南京留守、左夷離畢、右夷離畢，再任北院樞密副使。大康年間，因年老請求還鄉，沒有批准。樞密使耶律乙辛誣陷而廢除了太子，宫廷内外都知道太子的冤枉，却没有敢於申說的人，惟信雖然多次在朝廷争辯，但太子却没有得以復位。因年老請求退休，加官守司徒，去世。

蕭樂音奴

蕭樂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敞穩突吕不六世孫。父拔剌，三歲居父母喪，毁瘠過甚，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興宗獵奚山，過拔剌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剌得見上。年甫十歲，氣象如成人。帝悦之，錫賚甚厚。既長，有遠志，不樂仕進，隱于奚王嶺之插合谷。上以其名家，又有時譽，就拜舍利軍詳穩。

樂音奴貌偉言辨，通遼、漢文字，善騎射擊鞠，所交皆一時名士。年四十，始爲護衛。平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剋，俄爲旗鼓拽剌詳穩。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榾柮犀并玉吐鶻。拜五蕃部節度使，卒。子陽阿，有傳。

蕭樂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敞穩突吕不的第六世孫。父親拔剌，三歲時爲父母守孝，哀傷過度而特别消瘦，被家奴奚列阿不收養。重熙初年，興宗在奚山打獵，路過拔剌的住所，奚列阿不告訴近臣，拔剌得以拜見皇上。拔剌年齡剛剛十歲，氣度就像成年人。皇帝喜歡他，賞賜很豐厚。長大後，有遠大志向，不樂意進身做官，隱居在奚王嶺的插合谷。皇上因爲他出身名門，又有當世聲譽，就地任命爲舍利軍詳穩。

樂音奴體貌魁偉，言語動聽，通曉遼、漢文字，長於騎馬射箭打馬球，所交往的都是一時名士。四十歲時，纔爲護衛。平定耶律重元的叛亂，因功升任護衛太保，改任本部南剋，不久擔任旗鼓拽剌詳穩。監督罩捕海東青鶻，抓獲白色的十三隻，賜給榾柮犀和玉吐鶻。任五蕃部節度使，去世。兒子陽阿，有傳。

耶律敵烈

耶律敵烈，字撒懶，采訪使吼五世孫。寬厚，好學，工文詞。重熙

耶律敵烈，字撒懶，采訪使耶律吼的五世孫。寬容厚道，愛好學習，善於寫文章。重熙末

末，補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

清寧元年，稍遷同知永州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敵烈赴援，力戰平之，遥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累遷長寧宫使。撿括户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大康四年，爲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傳赴闕，遣太醫視之。遷上京留守。大安中，改塌母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賜一品俸。八年卒。

年，補官爲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

清寧元年，漸漸升遷爲同知永州事，禁止偷盜有功，改任北面林牙承旨。九年，耶律重元作亂。敵烈趕去增援，奮力作戰而平定了叛亂，挂銜臨海軍節度使。十年，調任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幾經升遷任長寧宫使。稽查户部司乾州拖欠税賦，建立出納管理方法，公私兩便。大康四年，任南院大王。任期滿後，所部百姓請求留任，爲同知南京留守事。敵烈生病，皇上令他乘坐驛車赴京，派遣太醫爲他看病。升任上京留守。大安年間，改任塌母城節度使。因病退休，加官兼侍中，賜給一品官俸禄。八年去世。

姚景行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曆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隸漢人宫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興中縣。

景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

道宗即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勤王。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産。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上從容問治道，引入内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迨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言而止。

姚景行，初名景禧。祖父漢英，本來是後周將領，應曆初年來訪，使用敵國的禮節，皇帝惱怒，扣留了他，隸屬漢人宫分。等到景行貴顯後，纔脱離奴籍，以興中縣爲籍貫。

景行博學。重熙五年，考中進士乙科，任將作監，改任燕趙國王教授。没有幾年，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生性敦厚廉正，人們對他寄予期望。

道宗即位，景行多次爲皇上出謀劃策，擔任北府宰相。九年秋天，請假回家，途中聽説耶律重元叛亂，收集行旅得到三百多騎兵前去援助皇帝。等他趕到時，叛賊已經平定。皇帝嘉奬他的忠誠，把叛逆者的財産賞賜給他。咸雍元年，出任武定軍節度使。第二年，用驛馬召回任南院樞密使。皇上從容詢問治國之道，引進内殿，拿出皇帝和太子書寫的字給他看，賜給什物車仗。皇帝打算討伐宋朝，召見景行詢問説："宋人好生邊事，怎麽辦?"景行回答説："自從聖宗皇帝用威德懷柔遠方以來，宋朝年年納貢，至今將近六十年。如果因小事而用兵，恐怕會違背前朝皇帝達成的協議。"皇上贊同他的看法因而打消了原意。

致仕，不逾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上問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

景行退休後，不到一個月又恢復原職。遭逢父母喪事後，復職，兼中書令。皇上詢問古今儒士優劣，他隨口應答符合聖意，知興中府，改任

節度使。大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

朔方軍節度使。大康初年，調任鎮守遼興。因爲上京長期不能解决的積案較多，所以任命他爲留守，没有幾個月，以獄空聞名。

累乞致政，不從。復請，許之，加守太師。卒，遣使吊祭，追封柳城郡王，謚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

景行多次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再次請求，答應了他，加官守太師。景行去世，皇帝派遣使者祭吊，追封爲柳城郡王，謚號爲文憲。壽隆五年，下詔書爲他建立祠廟。

耶律阿思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寧初，補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渤海近侍詳穩。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寧初年，補官爲祗候郎君。因長於射箭，所以掌管打獵事務，晋升渤海近侍詳穩。

重元之亂，與護衛蘇射殺涅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徙契丹行宫都部署。大安初，爲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壽隆元年，爲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

耶律重元作亂，阿思和護衛蘇射倒耶律涅魯古，賜號爲靖亂功臣，調任契丹行宫都部署。大安初年，任北院大王，封爲漆水郡王。壽隆元年，任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

道宗崩，受顧命，加于越。録乙辛黨人，罪重者當籍其家，阿思受賂，多所寬貰。蕭合魯嘗言當修邊備，阿思力沮其事，或譏其以金賣國。

道宗逝世，阿思接受遺詔，加官爲于越。逮捕耶律乙辛的黨羽，罪行嚴重的應當將家産没收入官，阿思接受賄賂，所寬貸的人很多。蕭合魯曾經進言應當修整邊防，阿思竭力阻止這件事，有人譏諷他因愛錢而賣國。

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趙王。薨，年八十，追封齊國王。

阿思後來因中風不能説話，辭官，加封尚父，封爲趙王。去世，享年八十歲，追封爲齊國王。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勳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論曰：灤河事變中，耶律重元率兵侵犯行宫，没有耶律仁先等人，道宗大概就危險了！正當仁先阻止臨幸北院、南院，召集蕭塔剌軍來平息大難，功勞應居首位。耶律良把反叛的陰謀告訴太后，蕭韓家奴用逆順的道理勸降奚人，蕭德和耶律阿思斬殺耶律涅魯古，都有討伐叛賊的功勞。仁先和耶律休哥齊名，他的功勛和品德兼備，這大概是很重要的一點吧。

遼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耶律斡特剌　孩里　竇景庸　耶律引吉
楊績　趙徽　王觀　耶律喜孫

耶律斡特剌

耶律斡特剌，字乙辛隱，許國王寅底石六世孫。少不喜官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擅權，讒害忠良，斡特剌恐禍及，深自抑畏。

耶律斡特剌，字乙辛隱，許國王 寅底石的第六世孫。從小就不貪圖官祿，四十一歲時，纔補爲本班郎君。當時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權，讒害忠良，斡特剌害怕禍及自己，長期自我克制。

大康中，爲宿直官，歷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傅，徙左夷離畢。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帝賜詩褒之，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進討。會天大雪，敗磨古斯四別部，斬首千餘級，拜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加賜宣力守正功臣。尋拜南府宰相。復討閘古胡里扒部，破之，召爲契丹行宫都部署。

大康年間，斡特剌爲宿直官，歷任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元年，擢升燕王傅，調任左夷離畢。四年，改任北院樞密副使。皇帝賜給詩作褒獎他，升任知北院樞密使事，賜號翼聖佐義功臣。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叛亂，斡特剌率軍前去討伐。正巧天降大雪，斡特剌打敗磨古斯的四個分部，斬首級一千多，任西北路招討使，封爲漆水郡王，加賜爲宣力守正功臣。不久任南府宰相。又征討閘古胡里扒部，擊潰他們，應召任契丹行宫都部署。

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斡特剌奏請如舊，從之。壽隆五年，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討耶覩刮部，俘斬甚衆，獲馬、駝、牛、羊各數萬。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匡化功臣。

在此之前，北府、南府有訴訟，各州府都能前去查驗；近年來，没有樞密府的檄文，就不能審問，因此訴訟滯留不決。斡特剌上奏請求依照舊制，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壽隆五年，再任西北路招討使，討伐耶覩刮部，俘獲和斬殺的人很多，繳獲馬、駝、牛、羊各幾萬。第二年，抓獲磨古斯，加官守太保，賜號奉國匡化功臣。

乾統初，乞致仕，不許，止罷招討。復兼南院樞密使，封混同郡王。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薨，謚曰敬肅。

乾統初年，斡特剌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僅僅免去招討使。又兼任南院樞密使，封爲混同郡王。擢升北院樞密使，加官守太師，賜號推誠贊治功臣。退休，去世，謚號爲敬肅。

孩里

孩里，字胡輦，回鶻人。其先在太祖時來貢，願留，因任用之。

孩里，重熙間歷近侍長。清寧九年，討重元之亂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肅稱。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後乙辛再入樞府，出孩里爲廣利軍節度使。及皇太子被誣，孩里當連坐，有詔勿問。大安初，歷品達魯虢部節度使。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卒，年七十七。

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憒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孩里，字胡輦，回鶻人。他的祖先在太祖時前來朝貢，情願留下來，因而被任用。

孩里在重熙年間歷任近侍長。清寧九年，討伐耶律重元的叛亂有功，加官金吾衛上將軍，賜號平亂功臣。多次升官任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肅著稱。大康初年，加官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改任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適逢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去祝賀；等到商議再次召用時，孩里述説乙辛的不可召用。後來乙辛再度進入樞密府，貶孩里爲廣利軍節度使。等到皇太子被誣陷時，孩里應當連坐，下詔書不加追問。大安初年，歷任品達魯虢部節度使。壽隆五年，孩里生病，自己説自己的氣數已盡，不接受醫藥，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孩里向來信奉佛教。清寧初年，跟隨皇上打獵，落馬，昏迷後蘇醒。訴説最初看見兩個人領他到一座城市，宫室寬敞，有穿絳色袍子的人坐在殿上，左右兩旁排列侍衛。引導孩里登上臺階，拿木簡的人指給他看説："本來要捉大腹骨欲，錯抓了你。"木簡上寫着"官至使相，壽七十七"。一會兒返回，將他擠進大壑而醒來。道宗聽説後，命令記下這件事。後來全都應驗。

竇景庸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敏好學。清寧中，第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

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宫副部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决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謚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竇振的兒子。聰明好學。清寧年間，考中進士，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多次升官任少府少監。

咸雍六年，景庸被任命爲樞密直學士，不久爲知漢人行宫副部署事。大安初年，升任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號同德功臣，封爲陳國公。景庸患病，上表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加官太子太保，授任武定軍節度使。審理判决冤案和積案，輕重得當，以獄空聞名。七年，任中京留守。九年去世，謚號爲肅憲。兒子竇瑜，爲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雙古，鎮西邊二十餘年，治尚嚴肅，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親雙古，鎮守西部邊疆二十多年，處理政務崇尚嚴肅，不經

不殖貨利，時多稱之。

營錢財，當時很多人都稱贊他。

引吉寅畏好義。以蔭補官，累遷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蕭革、蕭圖古辭等以佞見任，鬻爵納賄。引吉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改客省使。時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户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數千餘户。

引吉恭敬而講究禮義。以恩蔭補官，多次升遷後任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當時蕭革、蕭圖古辭等因阿諛奉承而受到重用，出賣官爵，接受賄賂。引吉以正直置身其間，不阿諛逢迎。改任客省使。當時朝廷派遣使者搜求三京黑户，却没有成功，讓引吉替代他，查獲幾千餘户。

時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引吉爲輔導。樞密使乙辛將傾太子，惡引吉在側，奏出之，爲群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請賜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狹，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帝乃止。乙辛由是益嫉之，除懷德軍節度使，徙漠北滑水馬群太保，卒。

當時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拔引吉爲輔導。樞密使耶律乙辛準備排擠昭懷太子，討厭引吉在旁，上奏調出了他，擔任群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請求賞賜牧地，引吉上奏説："現在牧地狹窄，牲畜不能繁衍，怎麽可以分别賞賜臣下呢。"皇帝於是停止賞賜。乙辛因此更加仇視他，任命爲懷德軍節度使，調任漠北猾水馬群太保，去世。

楊績

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徙知涿州。

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考中進士，多次升官任南院樞密副使。和杜防、韓知白等擅自給進士堂帖，降爲長寧軍節度使，調知涿州。

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爲南府宰相。九年，聞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

清寧初年，楊績拜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擔任南府宰相。九年，聽説耶律重元叛亂，和姚景行一道勤王，皇上嘉獎了他。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年，入朝知樞密院事。二年，請求退休，没有批准，拜任南院樞密使。

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

皇帝因爲楊績是老臣，特别下詔設宴接見，談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皇帝説："當今臣僚們忠誠正直的，衹有耶律玦、劉伸罷了；但是劉伸比不上耶律玦的剛正。"劉績祝賀説："哪個朝代没有賢才呢，世道混亂就獨善其身，君主聖明就治理天下。陛下能細微地分辨奸邪和君子，提升和貶斥分明，天下幸運得很。"多次上表請求還鄉，都没有批准，封爲趙王。

大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太保，薨。子貴忠，知興中府。

大康年間，楊績依照慣例改封爲遼西王。退休，加官守太保，去世。兒子貴忠，知興中府。

趙徽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遷大理正。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考中進士甲科，多次升官任大理正。

清寧二年，銅州人妄毀三教，徽按鞫之，以狀聞，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爲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

後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謚文憲。

清寧二年，銅州人胡亂毀謗三教，趙徽審訊他們，以罪狀奏聞，符合聖意。歷經煩難重任，享有能幹的名聲。多次升官任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年，擔任度支使。三年，任參知政事。出任武定軍節度使，及至替换時，軍民請求留任。

趙徽後來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退休，去世。追贈爲中書令，謚號文憲。

王觀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

興宗崩，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爲民，卒。

王觀，南京人。博學而有口才。重熙七年，考中進士乙科。

興宗逝世，王觀充任去夏國的報哀使。返回後，任命爲給事中。咸雍初年，升任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任南院樞密副使，賜姓耶律，任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因爲假托朝命修造私房，削爵爲平民，去世。

耶律喜孫

耶律喜孫，字盈隱，永興宮分人。興宗在青宫，嘗居左右輔導。聖宗大漸，喜孫與馮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浞卜等謀逆事。及欽哀爲皇太后稱制，喜孫尤見寵任。

重熙中，其子涅哥爲近侍，坐事伏誅。帝以喜孫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孫無所出之部，因見馬印文有品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尋出爲東北路詳穩，卒。

耶律喜孫，字盈隱，永興宮分人。興宗在東宮時，喜孫曾在他身邊輔導。聖宗病危，喜孫和馮家奴舉報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浞卜等謀反的事。等到欽哀成爲皇太后代理國事時，喜孫特別受到寵愛和任用。

重熙年間，他的兒子涅哥爲近侍，因事獲罪而伏法。皇帝因爲喜孫有擁戴的功勞，并且傷感他的兒子因罪處死，準備讓他世襲官位，喜孫没有出身的部名，因爲看見馬印文上有品部名號，所以讓他隸屬該部，任南府宰相。不久出任東北路詳穩，去世。

論曰：孩里、引吉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二子有焉。若斡特剌之戰功，竇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論曰：孩里、耶律引吉作爲臣僚，當耶律乙辛專權、蕭革貪污之時，雖然和他們一起做官，却能够以正直自處，没有絲毫阿諛逢迎，他們遠遠超過了一般人！傳書上說："天氣寒冷纔知道松柏的最後凋零。"這兩個人就有松柏的品質。像耶律斡特剌的戰功，竇景庸的斷案，楊績的忠告，也可謂賢能的了。

遼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蕭兀納　耶律儼　劉伸　耶律胡呂

蕭兀納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嘗爲西南面拽剌。

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祇候郎君。遷近侍敞史，護衛太保。

大康初，爲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爲儲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納及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决。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游，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

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授殿前都點檢。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納輔導燕王，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越國公主，兀納固辭。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他的祖先曾經擔任西南面拽剌。

兀納魁偉莊重，長於騎馬射箭。清寧初年，兄長圖獨因事進見，皇帝詢問本族中可以任用的人，圖獨以兀納回答，補兀納爲祇候郎君。擢升近侍敞史，護衛太保。

大康初年，兀納任北院宣徽使。當時耶律乙辛已經害死太子，乘機聲言宋魏國王耶律和魯斡的兒子耶律淳可以做儲君。衆臣僚没有人敢説話，惟獨兀納和夷離畢蕭陶隗規勸説："捨棄嫡子不立，這是把國家讓給别人啊。"皇帝猶豫不决。五年，皇帝外出打獵，乙辛請求留下皇孫，皇帝打算聽從這個建議。兀納上奏説："臣聽説御駕出游，準備留下皇孫，倘若保護人不當，就怕有别的變故。果真要留下，臣下請求侍奉皇孫。"皇帝於是醒悟，讓皇孫跟着出去。從此，皇帝開始懷疑乙辛。

不久，兀納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貶出乙辛、耶律淳等人。皇帝嘉獎他的忠誠，封爲蘭陵郡王，有人説他近似於古代關係國家安危的大臣，於是任命爲殿前都點檢。皇上告訴王師儒、耶律固等人説："兀納無限忠誠，即使狄仁傑輔佐唐朝，耶律屋質擁立穆宗，也無法超過他。你們應當轉達燕王使他知道這點。"從此，讓兀納輔導燕王，更加受到優厚寵愛。大安初年，降詔讓他娶越國公主，兀納堅决推辭。改任南院樞密使，上奏請求掾史應當依年月升遷，朝廷聽從了這一

初，天祚在潛邸，兀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爲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兀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度使。

兀納上書曰："自蕭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觀其所爲，其志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江州，其孫移敵蹇死之，兀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與蕭敵里拒金兵于長濼，以軍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兀納殿，復敗績。後數日乃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兀納發府庫以賚士卒，諭以逆順，完城池，以死拒戰。章奴無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帥，尋爲契丹都宮使。

天祚以兀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勛，每延問以政，兀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儼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寧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榆州刺史。俄詔復舊職，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時樞臣乙辛等誣陷皇太子，詔仲

建議。壽隆元年，任北府宰相。

當初，天祚在藩王府時，兀納多次因忠言違犯旨意。天祚繼承皇位後，貶兀納爲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因佛殿小底王華誣陷兀納借用內府犀角，詔令審問此事。兀納上奏說："臣下在前朝時，下詔允許臣下每天取錢幣十萬作爲私費，我從來沒有亂拿一錢，肯借犀角嗎?"天祚更加惱怒，免去太傅之官，降爲寧邊州刺史，不久改任臨海軍節度使。

兀納上書說："自從蕭海里逃到女真後，他們有輕視朝廷之心，應當增加軍隊用來防備不測。"沒有上報。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任東北路統軍使，又上書說："臣下的轄區和女真接壤，觀察他們所做的事，他們的野心不小。應當搶在他們尚未出動以前，興兵謀取他們。"奏章上了幾本，全都不聽。及至金兵入侵，在寧江州交戰，他的孫子移敵蹇因此而死，兀納撤退進城。留下屬吏守禦，自己率三百名騎兵渡過混同江向西而去，城池於是失陷。後來和蕭敵里在長濼阻擋金兵，因軍隊潰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兀納殿後，再次戰敗。幾天後纔和官吏們一起進見，任命爲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亂，前來攻打京城，兀納打開府庫犒賞士兵，以逆順曉諭他們，修繕城池，拼命抵抗。章奴沒有得到便宜而離去。兀納因功被任命爲副元帥，不久擔任契丹都宮使。

天祚因兀納是前朝大臣，有擁立皇帝的功勛，常常向他詢問政事，兀納回答得很確切。皇上雖然優待他，却始終沒有重用。兀納因病去世，享年七十歲。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來姓李。父親仲禧，重熙年間開始做官。清寧初年，任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在鴨子、混同兩條河之間修建城池，任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年，因爲奏事錯誤，出任榆州刺史。不久降詔恢復舊職，擢升漢人行宮都部署。六年，賜姓耶律，封爲韓國公，改任南院樞密使。當時樞密大臣耶律乙辛等誣陷皇太子，下詔讓仲禧和乙辛審問此案，牽連無

禧偕乙辛鞫之，蔓引無辜，未嘗雪正。乙辛薦仲禧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爲南院樞密使，卒，謚欽惠。

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稱。大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群臣優劣，唯稱儼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讞詳平。明年，升大理卿。丁父憂，奪服，同簽部署司事。

大安初，爲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按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刮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以母憂去官，尋召復舊職。宋攻夏，李乾順遣使求和解，帝命儼如宋平之，拜參知政事。六年，駕幸鴛鴦濼，召至内殿，訪以政事。

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録》七十卷。

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思同受顧命。乾統三年，徙封秦國。六年，封漆水郡王。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薨，贈尚父，謚曰忠懿。

儼素廉潔，一芥不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三子：

辜，而未曾昭雪。乙辛推薦仲禧可以任用，拜任廣德軍節度使，再任南院樞密使，去世，謚爲欽惠。

耶律儼儀表俊秀整潔，愛好學習，有詩人的稱譽。考中咸雍進士，守著作佐郎，補官中書省令史，以勤懇敏捷著稱。大康初年，歷任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來樞密、宰相兩府奏事，評論衆官僚的優劣，惟獨稱贊耶律儼才能卓越。改任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色服。六年，擢升大理少卿，議定罪名周密公正。第二年，升任大理卿。遭逢父親的喪事，除去喪服後，任同簽部署司事。

大安初年，耶律儼擔任景州刺史。約束官府衙役，控制豪强奸人，安撫老人，救濟貧民，没有幾個月，好的政治措施便流傳開來，郡人刻石記頌其恩德。二年，改任御史中丞，奉詔查訊上京長期不決的積案，所平反的很多。任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天，改任山西路都轉運使。鏟除弊端，奏請確定税額，增加州縣的俸禄，事情都付諸實施。壽隆初年，任命爲樞密直學士。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不久應召恢復原職。宋朝進攻西夏，李乾順派遣使者請求調解，皇帝命令耶律儼前往宋朝平息此事，任參知政事。六年，御駕臨幸鴛鴦濼，召耶律儼到内殿，以政事相問。

皇帝晚年懶於治國，用人不能自己選擇，讓他們各自擲骰子，爲獲彩多的人加官。耶律儼曾得過勝彩，皇上説："上相的徵兆啊！"升任知樞密院事，賜號經邦佐運功臣，封爲越國公。編修《皇朝實録》七十卷。

皇帝病危，耶律儼和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共同接受遺詔。乾統三年，改封爲秦國公。六年，封爲漆水郡王。天慶年間，因爲有病，讓他乘坐小車上朝。病情加重，派遣太醫爲他診治。去世，贈爲尚父，謚號爲忠懿。

耶律儼向來廉潔，絲毫不取於人。書籍看一遍就能背誦。又善於窺伺皇上的心意。妻子邢氏有姿色，時常出入宫廷，耶律儼教導她説："小心不要失去皇上的愛意！"因此權勢和寵愛更加

處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府少監。

牢固。三個兒子：處貞，爲太常少卿；處廉，爲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爲少府少監。

劉伸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穎悟，長以辭翰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從小聰明，長大後以文采聞名。重熙五年，考中進士，歷任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上奏陳述罪案，皇上正在和近臣說話，沒有回頭，劉伸進言說："臣下聽說從古以來帝王都必定重視人命，希望陛下審察臣下的奏章。"皇上非常驚訝，擢升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

詔徙富民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爲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冤。升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爲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者衆，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改户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

下詔遷徙富人去充實春州、泰州，劉伸認爲不行，上奏阻止了這件事。升任大理少卿，人們得以沒有冤枉。擢升大理卿，改任西京副留守。因父親去世而離職，守喪期滿後，擔任三司副使，加官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因爲劉伸明瞭法律而又寬容，所以審查冤案保全性命的人很多，調任南京副留守。不久改任崇義軍節度使，處理政事務求簡明平靜，百姓因此不受騷擾，以致有烏鴉和喜鵲同巢的異事，特別下詔褒獎他。改任户部使，一年收入雜稅錢三十萬緡，任南院樞密副使。

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焰方熾，伸奏曰："臣於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銜之，相與排詆，出爲保静軍節度使。上終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乙辛以事徙鎮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

道宗曾經告訴大臣說："當今忠誠正直的人，衹有耶律玦、劉伸罷了！"宰相楊績恭賀皇上獲得人才，任參知政事，皇上告諭他說："你不要忌憚宰相。"當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勢力很大，劉伸上奏說："臣下對乙辛尚且不怕，爲什麼害怕宰相呢！"乙辛銜恨他，共同排擠詆毁，讓他出任保静軍節度使。皇上終究想要重用他，加官守太子太保，升任上京留守。乙辛藉故將他調任鎮守雄武，又以崇義軍節度使退休。

適燕、薊民飢，伸與致政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賻贈加等。

正逢燕、薊地區的百姓饑荒，劉伸和退休的趙徽、韓造每天用粥賑濟，救活的人不可勝計。大安二年去世，皇上沉痛哀悼他，賜給的安葬費用加倍。

耶律胡吕

耶律胡吕，字蘇撒，弘義宮分人。其先欲穩，佐太祖有功，爲迭烈部夷離董。父楊五，左監門衛大將軍。

耶律胡吕，字蘇撒，弘義宮分人。他的祖先欲穩，輔佐太祖有功，擔任迭烈部夷離董。父親楊五，爲左監門衛大將軍。

胡吕性謙謹，於人無適莫。重熙末，補寢殿小底。以善職，屢更華要，遷千牛衛大將軍。大安中，北阻卜酋磨魯斯叛，爲招討都監，與耶律那也率精騎二千討平之，以功爲漢人行宫副部署，兼知太和宫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胡吕生性謙恭謹慎，對人没有厚薄之分。重熙末年，補官寢殿小底。屢次擔當顯貴重要的職任，擢升千牛衛大將軍。大安年間，北阻卜酋長磨魯斯反叛，胡吕擔任招討都監，和耶律那也率領二千精鋭騎兵討伐平定了他們，因功擔任漢人行宫副部署，兼知太和宫事。退休，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去世。

論曰：兀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奸計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莅政，所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爲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户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并稱忠直，不亦宜乎！

論曰：蕭兀納正當道宗糊塗迷惑的時候，保護皇孫，使耶律乙辛的奸計不能得逞，遼朝得以延續。把他同耶律屋質的擁立穆宗相比，并非溢美啊。耶律儼以才能卓越做官任事，所到之處都有能幹的稱譽；編纂遼史，記載一代治亂之事，也算勤懇了。但他固守寵愛，不能依禮法整頓家風，可惜啊。劉伸三次任官於大理寺，人民没有冤枉；在户部任職，朝廷和百姓便全都富裕，以致和耶律玦并稱爲忠誠正直，不也恰當嗎！

遼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蕭巖壽　耶律撒剌　蕭速撒　耶律撻不也
蕭撻不也　蕭忽古　耶律石柳

蕭巖壽

蕭巖壽，乙室部人。性剛直，尚氣。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

上出獵較，巖壽典其事，未嘗高下于心，帝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鐫兩官。十年，討敵烈部有功，爲其部節度使。

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辛爲中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爲壽，乙辛因私屬白上："臣見奸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

乙辛復入爲樞密使，流巖壽於烏隗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恒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三年，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

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巖壽，乙室部人。生性剛直，崇尚氣節。重熙末年入仕。道宗即位，皇太后屢次稱贊他賢能，由此進用。

皇上參與打獵競賽，巖壽裁判此事，没有隨意偏袒，皇帝更加器重他。歷任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跟隨耶律仁先討伐阻卜，打敗了他們，有詔書令他留下屯守，而逃跑回來的人很多，因此削去兩官。十年，討伐敵烈部有功，擔任該部節度使。

大康元年，巖壽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升任北面林牙。秘密上奏説耶律乙辛因爲皇太子執掌國政，心中不能自安，和張孝傑多次來往，恐怕有陰謀，使太子不得安穩。皇上醒悟，讓乙辛出任中京留守。適逢乙辛生日，皇上派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祝壽，乙辛乘機私下囑托他轉告皇上："臣下看見奸臣在朝，陛下孤危。臣下雖然在外，但私下爲此寒心。"白斯本還朝，把這些話轉達了。皇上派人賜車子給乙辛，曉諭説："不必擔心不起用，即將召用了。"因此反而懷疑巖壽，貶出爲順義軍節度使。

乙辛再次入朝擔任樞密使，將巖壽流放到烏隗路，終身拘役。巖壽雖然被放逐，但始終以國家爲憂，當時的人由此説道："以狼牧羊，怎能久長！"大康三年，乙辛誣陷巖壽參與圖謀廢立皇帝的事，抓回來殺掉他，終年四十九歲。

乾統年間，贈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宜福

繪像宜福殿。巖壽廉直，面折廷諍，多與乙辛忤，故及於難。

殿爲他畫像。巖壽廉潔正直，當面指責并在朝廷争辯，多次和乙辛抵觸，因此遇難。

耶律撒剌

耶律撒剌，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清寧初，累遷西南面招討使，以治稱。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未幾，爲契丹行宫都部署。

耶律撒剌，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的孫子。天性忠直深沉。清寧初年，歷次升官任西南面招討使，以治績著稱。咸雍九年，改任北院大王。不久，任契丹行宫都部署。

大康二年，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群臣無敢正言。撒剌獨奏曰："蕭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爲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爲之震悚。乙辛復爲樞密使，見撒剌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剌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剌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爲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斡誣首，竟遣使殺之。

大康二年，耶律乙辛任中京留守，下詔讓官吏們在朝廷商議，打算重新召用他，臣僚們没有人敢於諫阻。撒剌獨自上奏説："蕭巖壽進言説乙辛有罪，不可擔任樞密大臣，所以陛下貶他出去；現在重新召用，恐怕天下人會生疑。"三次進言勸諫，没有采納，左右臣僚都爲之震悚。乙辛再任樞密使，見到撒剌，責備説："和你没有怨恨，爲何獨自反對我?"撒剌説："這是爲國家考慮，哪裏有怨恨呢!"乙辛誣陷撒剌和蕭速撒共同圖謀廢立皇帝，下詔審查，没有罪證，出任始平軍節度使。等到蕭訛都斡誣告時，竟然派遣使者殺害了他。

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乾統年間，追封爲漆水郡王，在宜福殿爲他畫像，照例追贈三個兒子的官爵。

蕭速撒

蕭速撒，字禿魯堇，突吕不部人。性沉毅。重熙間，累遷右護衛太保。蒲奴里叛，從耶律義先往討，執首亂陶得里以歸。清寧中，歷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爲北院樞密副使。咸雍十年，經略西南邊，撤宋堡障，戍以皮室軍，上嘉之。

蕭速撒，字禿魯堇，突吕不部人。生性沉静果斷。重熙年間，歷次升官任右護衛太保。蒲奴里反叛，速撒跟隨耶律義先前去征討，抓獲爲首叛亂的陶得里而返回。清寧年間，歷任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朝任北院樞密副使。咸雍十年，經管西南邊疆，拆掉宋朝的堡壘，讓皮室軍戍守，皇上嘉獎了他。

大康二年，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構速撒首謀廢立；按之無驗，出爲上京留守。乙辛復令蕭訛都斡以前事誣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鵲不敢近。

大康二年，速撒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乙辛的權勢和寵愛正盛，攀附的人大多成爲達官顯宦；速撒從没有登過他的家門。乙辛銜恨他，誣指速撒爲首圖謀廢立皇帝。審查此事却没有證據，貶出速撒爲上京留守。乙辛又指使蕭訛都斡用前件事誣告，皇上惱怒，不再加以審訊，派遣使者殺害了他。當時正當盛暑，陳尸在原野，容顏没有改變，烏鵲不敢接近。

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

乾統年間，追封爲蘭陵郡王，在宜福殿爲他

福殿。

畫像。

耶律撻不也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系出季父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間，破夏人于金肅軍有功，優加賞賚。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族系出自季父房。父親高家，官做到林牙，重熙年間，在金肅軍敗西夏人有功，賞賜從優。

撻不也，清寧中補牌印郎君，累遷永興宫使。九年，平重元之亂，以功知點檢司事，賜平亂功臣，爲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遷遥輦剋。

撻不也，清寧年間補爲牌印郎君，歷次升官任永興宫使。九年，平定耶律重元的叛亂，因功升知點檢司事，賜號平亂功臣，擔任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擢升遥輦剋。

大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奸，欲殺乙辛及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黨誣構撻不也與廢立事，殺之。

大康三年，撻不也被任命爲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道他的奸計，打算殺掉乙辛和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人。乙辛知道後，指使他的黨羽誣陷撻不也參與廢立皇帝的事，殺害了他。

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

乾統年間，追封爲漆水郡王，在宜福殿爲他畫像。

蕭撻不也

蕭撻不也，字斡里端，國舅郡王高九之孫。性剛直。咸雍中，補祇候郎君。大康元年，爲彰愍宫使，尚趙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蕭撻不也，字斡里端，是國舅郡王高九的孫子。生性剛正直爽。咸雍年間，補官祇候郎君。大康元年，爲彰愍宫使，許配越國公主，爲駙馬都尉。

三年，改同知漢人行宫都部署。與北院宣徽使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搒掠，誣伏。上引問，昏聵不能自陳，遂見殺。

大康三年，撻不也改任同知漢人行宫都部署。和北院宣徽使耶律撻不也友善，乙辛忌恨他，指使人誣告他圖謀廢立皇帝的事。撻不也經不起拷打，含冤服罪。皇上查問，他昏迷而不能自訴，於是被殺害。

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乾統年間，追封爲蘭陵郡王，在宜福殿爲他畫像。

蕭忽古

蕭忽古，字阿斯憐，性忠直，趫捷有力。甫冠，補禁軍。

蕭忽古，字阿斯憐，生性忠誠正直，矯健有力。剛剛二十歲時，補爲禁軍。

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爲護衛。

咸雍初年，忽古跟隨招討使耶律趙三討伐番中違抗命令者。到他們請求投降時，來使的手下有能够跳上駝峰的人，以輕捷相誇耀。趙三問部下誰有這個本領，忽古披着沉重的鎧甲出來，手掌没有碰到駝峰，一跳就上去了，使者大吃一驚。趙三把女兒嫁給了他。皇帝聽説後，召他爲護衛。

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

當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因狡詐阿諛而得到

幸，肆行凶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于獵所，爲親友所沮。大康三年，復欲殺乙辛及蕭得里特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太子廢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殺之。

乾統初，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寵愛，橫行殘暴。忽古埋伏在橋下，等他經過時，打算殺掉他。不一會兒，因暴雨毁壞橋梁，没有成功。後來又準備在打獵場所殺掉他，却被親友阻止。大康三年，又打算殺掉乙辛和蕭得里特等人，乙辛知道後，將他用刑具囚禁起來，拷打審問却不服罪，流放到邊疆。等到太子廢位移居上京，召忽古前來，殺掉了他。

乾統初年，追贈忽古爲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石柳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獨攧，南院大王。父安十，統軍副使。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父獨攧，爲南院大王。父親安十，爲統軍副使。

石柳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爲牌印郎君。大康初，爲夷離畢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奸黨，石柳惡其所爲，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柳附太子，流鎮州。

石柳生性剛直，有治理世事的志向。最初任牌印郎君。大康初年，擔任夷離畢郎君。當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陷并害死皇后，陰謀廢黜太子，貶斥忠良賢臣，引進奸邪黨羽，石柳厭恨他的所作所爲，乙辛覺察到了。太子廢位後，藉口石柳追隨太子，將他流放鎮州。

天祚即位，召爲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爲意。石柳上書曰：

臣前爲奸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

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奸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裏特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爲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

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爲實，則乙辛爲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黜逐孽后，詔陛下在左右，

天祚即位，召石柳爲御史中丞。當時正在懲治乙辛的黨羽，有關部門却不以爲意。石柳上書説：

臣下過去受到奸臣誣陷，被放逐到邊遠州郡。幸蒙召用，不敢沉默。

恩賞明確就能鼓勵賢良，刑罰恰當就能消除奸人。這兩件事健全後，天下不用辛勞就會得到治理。臣下認爲耶律乙辛出身寒微，位居顯要，竊弄權柄肆意作惡，不可勝計。蒙蔽先帝的明察，誣陷順聖，陷害忠良，敗壞國家，欺罔皇上，亘古未有。依賴宗廟國家的恩蔭，陛下得以繼承大業，多年冤枉，一朝洗雪。正是陛下英明決斷，完成孝道的時候。如蕭得裏特確實是乙辛的黨羽，耶律合魯也没有早作辨别，依賴陛下的英明，終於糾正了這件事。

臣下認爲陛下疑慮太多，所以有關部門回頭觀望，没有急於推問。乙辛在先帝一朝，權勢恩寵無與倫比。先帝如果把順聖皇父的事情當成事實，那麽乙辛就是功臣，陛下怎能得立呢？先帝黜斥寵愛的皇后，下詔

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仇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悦。今逆黨未除，大冤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爲沴。

把陛下留在身邊，這也是悔恨以前的過錯啊。陛下怎能遺忘父仇而不報，寬容亂黨而不殺呢。現在先帝的尸骨尚未找到，但是尋求却不急切。傳書上説："聖人的品德，没有比孝道更大的了。"從前唐德宗因混亂而失去母親，思慕悲傷，孝道更爲顯著。周公殺掉飛廉、惡來，天下的人十分高興。現在叛逆的黨羽尚未除去，大仇没有報復，上不能安慰順聖皇父的靈魂，下不能緩解天下之人的怨憤。怨氣凝結在上，旱澇相繼爲害。

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别録順聖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聞。

臣下希望陛下公開下詔，尋求順聖皇父的掩埋處所，全部拘捕叛逆的黨羽來執行國法，滿足天下忠臣義士的心願，顯示獎賞和懲罰的功用，然後達到太平盛世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并高舉了。謹具另外抄録的順聖逝世以及乙辛等事件，冒死奏聞。

書奏不報，聞者莫不嘆惋。

書奏上後没有回音，聽説此事的人没有不惋惜的。

乾統中，遥授静江軍節度使，卒。子馬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乾統年間，石柳挂銜静江軍節度使，去世。兒子馬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撒剌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説。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論曰：《易》説"踏到霜時，結冰的時候就要到了"，對事情的開端要小心謹慎啊。假如道宗能够聽從蕭巖壽、耶律撒剌的勸諫，皇后怎麽會被誣陷，太子怎麽會被廢位呢？蕭速撒、耶律撻不也因忠言而被殺，想要國家没有變亂，辦得到嗎？耶律石柳的書奏，也幸虧出現在耶律乙辛敗露以後，纔得以表述自己的看法。擁有國家的人，能够不瞭解人嗎！

遼史卷一百

列傳第三十

耶律棠古　蕭得里底　蕭酬斡　耶律章奴　耶律术者

耶律棠古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之後。大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强棠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爲西北戍長。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的後代。大康年間，補爲本班郎君，多次升遷到大將軍。生性坦率，喜好分辨黑白是非，別人有不對的地方，必定暢所欲言而毫無隱諱，當時號稱“倔强的棠古”。在朝廷多次議論宰相的得失，因此長時間得不到提升，後來出任西北戍長。

乾統三年，蕭得里底爲西北路招討使，以后族慢侮僚吏。棠古不屈，乃罷之。棠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悦，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棠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爲國破敵。”不納。

乾統三年，蕭得里底任西北路招討使，依恃皇后本族侮辱官吏。棠古不屈服，於是被罷免。棠古申訴到朝廷，没有受理。天慶初年，烏古敵烈反叛，召用棠古爲烏古部節度使。抵達任所，曉諭招降了他們。於是拿出自己的財産和散發富人的積蓄，用來賑濟那些貧窮困乏的人，所部百姓十分高興，加官鎮國上將軍。正好蕭得里底擔任都統率領軍隊和金人交戰失敗，棠古請求以軍法論處，并且説：“臣下雖然年老，但希望爲國家打敗敵人。”没有采納。

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謁於倒塌嶺，爲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

保大元年，棠古請求退休。第二年，天祚離京奔走，棠古到倒塌嶺拜見，爲皇上流淚，皇上安慰制止他，再次任烏古部節度使。及至到達任所，敵烈以五千人前來攻打，棠古率領家奴擊潰了他們，加官太子太傅。七十二歲時去世。

蕭得里底

蕭得里底，字紏鄰，晋王孝先之孫。父撒鉢，歷官使相。

蕭得里底，字紏鄰，晋王孝先的孫子。父親撒鉢，歷任使相。

得里底短而僂，外謹内倨。大康中，補祗候郎君，稍遷興聖宫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

得里底矮小而且佝僂，外貌謙恭，内心倨傲。大康年間，補爲祗候郎君，漸漸升任興聖宫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年間，燕王妃生

子，得里底以妃叔故，歷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宫使。壽隆二年，監討達里得、拔思母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

乾統元年，爲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之。

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遣使請和解，詔得里底與南院樞密使牛温舒使宋平之。宋既許，得里底受書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約歸，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既還，朝議爲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獨沮之，以至敗衄。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爲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爲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别。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鬥志。

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謀立晋王敖盧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離。金兵逾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侄，謂得里底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爲！"得里底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與其子麽撒。

得里底既去，爲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脱身亡歸，復爲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時淳已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

子，得里底因爲是王妃的叔父的緣故，歷任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宫使。壽隆二年，監督討伐達里得、拔思母兩個部落，俘虜很多人回來，改任同知南京留守事。

乾統元年，得里底擔任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奉詔和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究辦耶律乙辛的黨羽，阿思接受賄賂，大多開脱他們的罪名，得里底不能制止，也加以附會。

乾統四年，得里底知北院樞密事。西夏王李乾順被宋朝攻打，派遣使者請求調解，下詔讓得里底和南院樞密使牛温舒出使宋朝平息此事。宋朝答應後，得里底接受國書這天，竟然説："當初奉命取和約回去，没有看到信中的辭句，哪裏敢就這樣返回。"於是面對宋主拆封讀信。回國後，朝廷評議認爲做得對。天慶三年，加官守司徒，封爲蘭陵郡王。

女真剛剛興起時，朝廷大臣大多主張乘他們没有防備，興兵前去討伐，得里底獨自阻止這件事，因此導致戰敗。天祚因得里底不孚人望，所以貶出爲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任北院樞密使，寵愛和任用更加專一。這時，各路大亂，告急的奏章絡繹到來，得里底并不即刻奏聞皇上，對有功的人也不加甄别。因此將校怨怒，人人没有鬥志。

保大二年，金兵到達青嶺東面。恰逢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圖謀擁立晋王敖盧斡的事情敗露，皇上召見得里底商議説："造反的人必定用這個孩子作爲藉口，如果不除掉他，怎麽能够得到安定。"得里底連稱"是、是"，竟然没有一句申辯的話。晋王死後，人心更加離散。金兵翻過青嶺，天祚率領衛兵向西逃跑。元妃蕭氏是得里底的侄女，告訴得里底説："你執掌國政，使得君主到了這個地步，爲什麽還活着呢！"得里底衹是謝罪，不能對答。第二天，天祚惱怒，趕走得里底和他的兒子麽撒。

得里底離去後，被耶律高山奴扭送金軍。得里底等候看守懈怠時，脱身逃回，又被耶律九斤抓到，送交耶律淳。當時耶律淳已經冒用帝王的尊號，得里底知道自己不能免死，假意説："我

“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麽撒，爲金兵所殺。

不能侍奉冒牌的君主！”絶食幾天，去世。兒子麽撒，被金兵殺死。

蕭酬斡

蕭酬斡，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剌，終采訪使。父别里剌，以后父封趙王。

蕭酬斡，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的後代。祖父阿剌，官終采訪使。父親别里剌，因爲是皇后的父親而封爲趙王。

酬斡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時帝欲立皇孫爲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酬斡爲國舅詳穩，降皇后爲惠妃，遷于乾州。初酬斡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魯姐爲巫蠱，伏誅。詔酬斡與公主離婚，籍興聖宫，流烏古敵烈部。

酬斡體貌雄偉，生性平易。十四歲時，娶越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擔任祗候郎君班詳穩。十八歲時，封爲蘭陵郡王。當時皇帝打算立皇孫爲繼承人，擔心不能消除天下之人的懷疑，於是貶出酬斡爲國舅詳穩，降皇后爲惠妃，移居乾州。當初酬斡的母親入朝，擅自取用驛馬，到這時被發覺，削去了她的封號；又和妹妹魯姐使用巫術害人，伏法。下詔讓酬斡和公主離婚，户籍隸屬興聖宫，流放烏古敵烈部。

天慶中，以妹復尊爲太皇太妃，召酬斡爲南女直詳穩，遷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槩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斡率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天慶年間，因妹妹又尊爲太皇太妃，酬斡被召任南女真詳穩，升任征東副統軍。當時廣州渤海作亂，酬斡就和駙馬都尉蕭韓家奴一起乘他們没有防備時出擊，平定了他們，又在川州打敗敵將侯槩。當年，東京叛亂，遭到敵人偷襲，我軍潰散，惟獨酬斡率領部下數人奮力作戰，死在陣上，追贈爲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章奴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後。父查剌，養高不仕。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的後代。父親查剌，保養高尚的情操而不做官。

章奴明敏，善談論。大安中，補牌印郎君。乾統元年，累遷右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謹，降知内客省事。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

章奴聰明敏鋭，長於談論。大安年間，補官牌印郎君。乾統元年，多次升任右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因值宿不嚴謹，降官知内客省事。天慶四年，授任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爲同知咸州路兵馬事。

及天祚親征女直，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既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乃遣敵里、延留以廢立事馳報淳。淳猶豫未决。會行宫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

等到天祚親征女真，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過鴨子河，章奴和魏國王耶律淳的妻兄蕭敵里以及他的外甥蕭延留等人圖謀擁立耶律淳，引誘將士三百多人逃跑回來。不久天祚被女真打敗，章奴就派遣敵里、延留把廢立皇帝的事情飛馬報告耶律淳。耶律淳猶豫不决。恰遇行宫使者乙信拿着天祚的詔令到來，詳細訴説章奴的違反命令，耶律淳對着使者號啕大哭，

即斬敵里、延留首以獻天祚。

立即砍下敵里、延留的首級獻給天祚。

章奴見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僚屬告太祖廟云："我大遼基業，由太祖百戰而成。今天下土崩，竊見興宗皇帝孫魏國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會淳適好草甸，大事未遂。邇來天祚惟耽樂是從，不恤萬機；强敵肆侮，師徒敗績。加以盜賊蜂起，邦國危于累卵。臣等忝預族屬，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廟之靈，下欲救萬民之命，乃有此舉。實出至誠，冀累聖垂祐。"西至慶州，復祀諸廟，仍述所以舉兵之意，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稍稍屬心。

章奴見耶律淳不聽從，便引誘草寇幾百人攻打上京，劫取府庫中的財物。來到祖州，帶領屬吏禱告太祖廟說："我大遼的基業，是由太祖經過多次戰爭建成的。現在天下土崩瓦解，臣下認爲興宗皇帝的孫子魏國王耶律淳道德隆厚，可以治世安民，我們打算擁立他來主持國家。恰遇耶律淳到好草甸去了，大事未成。近來天祚一味追求玩樂，不理朝政；强敵肆意欺侮，我軍戰敗潰散。加上盜賊蜂起，國家危如累卵。我們位列親族，世代蒙受厚恩，對上想要安慰九廟的靈魂，對下想要拯救萬民的生命，纔有這一舉動。實出至誠，希望歷代聖祖保佑。"向西到達慶州，又祭告各廟，依舊述說興兵的意圖，移送檄文給州縣、諸陵官僚，士兵稍稍歸心。

時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耶律女古等暴横不法，劫掠婦女財畜。章奴度不能制，内懷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虜。順國女直阿鶻産率兵追敗之，殺其將耶律彌里直，擒貴族二百餘人，其妻子配役綉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脱者皆遁去。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當時饒州渤海以及侯槩等處相繼來響應，部衆達到幾萬，奔赴廣平淀。他的同黨耶律女古等人凶暴專横而不守法紀，搶劫婦女財畜。章奴估計不能制止，内心懷着悔恨；又攻打上京不下，逃向北方投靠胡虜。順國女真阿鶻産率兵追趕打敗了他，殺掉他的將領耶律彌里直，抓獲貴族二百多人，將他的妻子兒女編配給綉院役使，或者分給近侍爲婢；其餘得以脱身的人全都逃走。章奴冒充使者，打算投奔女真，被巡邏的人抓獲，捆縛押送皇上駐地，伏法。

耶律术者

耶律术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後。魁偉雄辨。乾統初，補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册，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斡里朵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糺將。

耶律术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的後代。身材魁偉，好雄辯。乾統初年，補授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册禮，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奉詔監督都統耶律斡里朵作戰。及至戰敗，貶爲銀州刺史，調任咸州糺將。

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爲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术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

术者曾和耶律章奴一起圖謀擁立魏國王耶律淳。及至聽説章奴從鴨子河逃走，就帶領部下數人前去和他會合。途中被散兵捉拿，扭送皇上駐地。皇上問道："我有什麽對不起你而要反叛?"术者回答説："臣下確實没有怨恨。衹因爲天下大亂，已經不屬遼朝所有，小人充滿朝廷，賢臣放逐貶斥，實在不忍心看到天皇帝艱難的基

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爲身計。”後數日，復問，术者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業一旦土崩瓦解。臣下痛入骨髓而有此舉動的原因，并非爲自身考慮。”幾天以後，再次詢問，术者厲聲數落皇上的罪過，述説國家危亡的原因，皇上於是處死了他。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并著。酬斡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爲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术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論曰：遼朝末年同在一處做事的臣僚，他們的善惡爲什麽相差如此懸殊呢！耶律棠古耿直而不向權貴屈服，兩次鎮守烏古，恩惠威嚴并著。蕭酬斡在渤海平定叛亂，又因討平叛亂力戰而死，他的忠誠值得崇尚啊。蕭得里底放縱女真而不加討伐，擱置急報而不予奏聞，他蒙蔽君主的聰明，給國家造成禍亂，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耶律章奴、耶律术者乘着多災多難的時候，陰謀廢立皇帝，打算求得寵愛，因此甘犯叛逆大罪，他們能够逃脱天下人的殺戮嗎！

遼史卷一百一

列傳第三十一

蕭陶蘇斡　耶律阿息保　蕭乙薛　蕭胡篤

蕭陶蘇斡

蕭陶蘇斡，字乙辛隱，突吕不部人。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祖里拔，奥隗部節度使。

蕭陶蘇斡，字乙辛隱，突吕不部人。曾祖因吉，頭髮長達五尺，當時稱爲“長髮因吉”。祖父里拔，爲奥隗部節度使。

陶蘇斡謹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聞重元亂，挈家赴行在。時陶蘇斡雖幼，已如成人，補筆硯小底。累遷祇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宫使。會有訴北南院聽訟不直者，事下，陶蘇斡悉改正之，爲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輒爲所沮。八年，歷漠北滑水馬群太保，數年不調，嘗曰：“用才未盡，不若閑。”乾統中，遷漠南馬群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徙天齊殿宿衛。明年，穀價翔踊，宿衛士多不給，陶蘇斡出私廩賙之，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陶蘇斡誠實，不亂結交。伯父留哥因事獲罪而免官，得知耶律重元作亂，携帶家眷趕到皇上駐地。當時陶蘇斡雖然年幼，但已經像成年人了，補授筆硯小底。屢次升遷任祇候郎君，調任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升任崇德宫使。有人控告北院、南院聽理訴訟不公正，事情轉達下來，陶蘇斡全部予以改正，因而受到耶律阿思的忌恨。皇帝打算召用他，總是被阿思阻止。八年，歷任漠北滑水馬群太保，多年没有升調，曾説：“才能没有全部發揮，不如賦閑。”乾統年間，升任漠南馬群太保，因大風損傷牧草，馬餓死很多，鞭打他三百下，罷官。九年，調任天齊殿宿衛。第二年，穀價飛漲，宿衛士大多不能飽食，陶蘇斡拿出自己的儲糧接濟他們，召任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天慶四年，爲漢人行宫副部署。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祚召群臣議，陶蘇斡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

天慶四年，陶蘇斡任漢人行宫副部署。當時金軍開始出動，攻克寧江州。天祚召集臣僚們商議，陶蘇斡説：“女真國雖小，但他們的人勇猛而長於射箭。自從收留我方叛徒蕭海里後，氣焰更加囂張。我軍長期没有訓練，如果遭遇强敵，稍有不利，各部落離心，就不可控制了。爲今之計，不如大規模調集各路人馬，用武力鎮壓他們，或許可以制服。”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説：

“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

“像陶蘇斡的設想，衹是示弱罷了。衹要調動滑水以北的軍隊，就足够抵禦他們了。”於是没有采用陶蘇斡的計策。

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斡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蘇斡與留守耶律大悲奴爲守禦。章奴既平，陶蘇斡請曰：“今邊兵懈弛，若清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摇。臣愚以爲宜罷此行。”不納。乃命陶蘇斡控扼東路，招集散卒。

幾個月中，邊防軍屢次失敗，人們更加不安。饒州渤海構造頭下城反叛，有步兵騎兵三萬多人。招納他們却不歸降，陶蘇斡率軍前去征討，抓獲他們的頭領，斬首幾千級，繳獲所搶財物，全部歸還物主。等到耶律章奴作亂時，陶蘇斡和留守耶律大悲奴擔當防禦。平定章奴後，陶蘇斡請求説：“當今邊防軍懈怠鬆弛，如果到青嶺以西避暑，漢人就會嘯聚，民心更加動摇。臣下以爲應當取消此行。”没有采納。於是命令陶蘇斡控扼東路，招集散兵。

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陶蘇斡後來以太子太傅退休，去世。

耶律阿息保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祖時徙居西北部，世爲招討司吏。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父胡劣，太祖時移居西北部，世代擔任招討司官吏。

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内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遁歸。

阿息保慷慨而有大志，十六歲時，以才幹補授内史。天慶初年，轉任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在邊境修建城池，皇上派遣阿息保責問他們，金人説：“如果遣返阿疎，哪敢不聽從命令呢?”阿息保將情況奏報。金軍攻占寧江州，邊防軍屢戰屢敗，於是派遣阿息保和耶律章奴等帶着書信東去，企圖脅迫他們投降。阿息保説：“臣下前次出使，按照詔旨啓發曉諭，他們却絲毫没有讓步。即將返回時，告訴臣下説：‘如果要求不能如願，不必再相見。’現在臣下請求獨身前往。”没有聽從。快要出發時，告别蕭得里底説：“不才前往異國，必定不能生還，希望你妥善輔佐國家。”到達後，阿息保被扣留。過了很久纔逃跑回來。

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疎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鞭之三百。尋爲奚六部禿里太尉。後阿疎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疎有舊得免。時阿疎頗好殺，阿

及至天祚戰敗，阿息保升任都巡捕使。六年，跟隨阿疎討伐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疎率軍東去，阿息保送别到軍中，然後返回。天祚惱怒他專權，鞭打三百。不久擔任奚六部禿里太尉。後來阿疎反叛，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落馬，被活捉。因和阿疎有舊情而得以免死。當時阿疎特别嗜好殺人，阿息保告訴他説：“想

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爲!"由是全活者衆。會阿疎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

要成大事，爲什麽要殺人呢?"因此而保全性命的人很多。等到阿疎失敗，纔返回。因作戰失利，在中京囚禁了幾年。

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敞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鋭，未可輕敵。"及石輦鐸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并怒爲淳所招，殺之。

保大二年，金軍到達中京，阿息保纔出獄。不久擔任敞烈皮室詳穩。這時，魏王 耶律淳冒用皇帝的尊號，屢次派人帶着書信來召見，阿息保將書信密封獻上，乘機勸諫説："東面的軍隊很精鋭，不可輕敵。"等到在石輦鐸戰敗，天祚逃竄，召見阿息保，没有按時到達，懷疑他有叛變之心，并且惱怒他曾受到耶律淳的招降，殺掉了他。

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當初，阿息保知道國家行將滅亡，前前後後的諫諍都很激切。等到無罪而死，人們尤其惋惜他。

蕭乙薛

蕭乙薛，字特免，國舅少父房之後。性謹愿。壽隆間，累任劇官。

蕭乙薛，字特免，國舅少父房的後代。天性誠實。壽隆年間，多次擔當重任。

天慶初，知國舅詳穩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爲行軍副都統，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留守。明年，討劇賊董厖兒，戰易水西，大破之。以功爲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爲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振恤，衆咸愛之。

天慶初年，乙薛知國舅詳穩事，擢升殿前副點檢。金軍出動，乙薛擔任行軍副都統，因交戰失利，罷官。六年，出任武定軍節度使，升任西京留守。第二年，討伐凶賊董厖兒，在易水西邊交戰，大敗他們。因功任北府宰相，加官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軍攻占上京，下詔讓他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處理政事寬猛恰當，對窮困百姓，常加以賑濟，大家都愛戴他。

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軍潰，左遷西南面招討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拜殿前都點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敗卒復聚上京，遣乙薛爲上京留守以安撫之。

保大二年，金軍大規模涌來，乙薛軍潰敗，貶爲西南面招討使。因所部百姓流散，没有赴任。等到天祚流離遷徙時，乙薛供給的侍從没有缺少，任殿前都點檢。凡是金軍所過之處，各軍營的敗兵重新聚集上京，於是派遣乙薛擔任上京留守以便安撫他們。

明年，盧彦倫以城叛，乙薛被執數月，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爲耶律大石所殺。

第二年，盧彦倫依據城池叛亂，乙薛被拘留幾個月，因在任上没有罪過，得以釋放。後來被耶律大石殺害。

蕭胡篤

蕭胡篤，字合术隱。其先撒葛只，太祖時願隸宫分，遂爲太和宫分人。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觀其

蕭胡篤，字合术隱。他的祖先撒葛只，太祖時希望隸屬宫分，於是成爲太和宫分人。曾祖敵魯，懂得醫術。人有病，敵魯觀望他的外貌和臉

形色即知病所在。統和中，宰相韓德讓貴寵，敵魯希旨，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横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者衆。

胡篤爲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大安元年，爲彰愍宫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宫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東征，爲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刺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耶律章奴，以籍私奴爲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

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悦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斡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踈之難，乙薛甘忍盧彦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哉！

色就知道病在哪裏。統和年間，宰相韓德讓位尊受寵，敵魯迎合旨意，進言德讓應當賜姓耶律，隸屬横帳，因此世代作爲太醫人選。子孫因此而進入仕途的人很多。

胡篤爲人巧言佞諛，與人無忤。清寧初年，補授近侍。大安元年，任彰愍宫太師。壽隆二年，轉任永興宫太師。天慶初年，歷次升官到殿前副點檢。五年，跟隨天祚東征，擔任先鋒都統，遇到事情猶豫不決，部隊都用圍場名編號。進軍到刺離水，和金軍交戰，敗退，大軍也後退。等到征討耶律章奴時，胡篤以在册的家奴充軍，升任知北院樞密使事，去世。

胡篤擅長騎馬射箭，看見天祚愛好出游打獵，每每進言追逐飛禽的樂趣，來迎合天祚的心意。天祚高興地聽從了他的建議。朝政敗壞廢弛，從此開始。

論曰：厲害啊，長期太平，朝廷上下拘泥於慣例真可怕！天慶年間，女真剛剛興盛，惟獨陶蘇斡準確預料敵情，擅長直言進諫，可惜天祚積習難改，没有受到信任和重用。耶律阿息保遭受阿踈之難而不死，蕭乙薛甘心忍受盧彦倫的扣押，大節已經喪失，即使有别的長處，又有什麽可取呢？蕭胡篤用出游打獵討好天祚因而敗壞朝政，罪名數不勝數啊！

遼史卷一百二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李處温　張琳　耶律余覩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寬内忌。因元妃爲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

蕭奉先，天祚元妃的哥哥。外表寬和内心狹隘。因元妃受到皇上寵愛，奉先多次升官至樞密使，封爲蘭陵郡王。

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鈎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謂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托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上乃止。

天慶二年，皇上到混同江釣魚。按照慣例，生女真酋長在一千里以内的都要到行宫朝拜。恰逢頭魚宴，皇上讓各酋長依次歌舞取樂，輪到阿骨打，衹是站立直視，推辭説不會。皇帝再三曉諭，都不聽從。皇帝秘密告訴奉先説："阿骨打如此跋扈，可藉口邊事除掉他。"奉先説："他是粗人，不懂禮義，況且没有大過，殺了會損傷向往教化之心。假使真有反叛的意圖，彈丸小國，又能幹什麽!"皇上於是作罷。

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乃潜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來襲。嗣先敗績，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先詣闕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鬥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

天慶四年，阿骨打起兵侵犯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作戰失利。皇上命令奉先的弟弟嗣先任都統，率領番、漢兵前去征討，駐扎在出河店。女真偷渡過混同江，乘我軍不備前來偷襲。嗣先戰敗，軍中將領紛紛逃走。奉先怕弟弟被殺，就上奏説："東征的敗軍逃散避罪，所到之處搶劫掠奪，如果不大赦，就將嘯聚而成爲禍患。"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嗣先到朝廷等候處罰，僅僅免官罷了。從此士兵没有鬥志，一遇敵人就潰散，丢失的郡縣日益增多。

初，奉先誣耶律余覩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晋王，事覺，殺昱。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覩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

當初，奉先誣告耶律余覩勾結駙馬蕭昱謀立他的外甥晋王爲帝，事情被察覺，殺掉了蕭昱。余覩在軍中聽説此事後感到害怕，投奔女真。保大二年，余覩任女真監軍，率兵突然來臨，皇上

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晋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體。

很憂慮。奉先説："余覩是王子班的後代，這次來其實没有滅亡遼朝之心，想要擁立晋王而已。如果爲國家考慮，不必憐惜一個兒子，殺掉他，就可不戰而退敵。"於是賜晋王死。宫廷内外没有人不流淚痛哭，人心更加涣散了。

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爲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并賜死。

當女真的軍隊尚未到來時，奉先討好天祚説："女真雖然能够攻打我們的上京，却終究不能遠離故地。"而當女真跨越三千里直擣雲中時，奉先一籌莫展，衹是請求流亡移居夾山。天祚方纔醒悟，回頭對奉先説："你們父子害我到這個地步，殺了你有什麽用處！你離開吧，不要跟我走。否則軍心憤怒，禍害必定牽連到我。"奉先父子大哭着離去，被左右將士扭送女真兵。女真兵斬殺他的長子蕭昂，把奉先和次子蕭昱送交女真國君。途中遇到我軍，搶奪回來，天祚將他們父子一并賜死。

李處温

李處温，析津人。伯父儼，大康初爲將作少監，累官參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温爲相，處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

李處温，析津人。伯父李儼，大康初年任將作少監，多次升官至參知政事，封爲漆水郡王，素來同北院樞密使蕭奉先友好。執政十多年，長於逢迎討好，天祚又寵愛重用他。李儼死，奉先推薦處温任宰相。處温因爲奉先援助自己出了力，所以一心阿附，藉以鞏固權位，而貪污尤其厲害，凡所接納引進的人，大多是小人。

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温與從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温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爲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

保大初年，金人攻占中京，衆將領都不能抵擋。天祚懼怕，逃奔夾山，兵力日減。處温和族弟處能、兒子李奭，外藉怨軍爲聲援，勾結都統蕭幹圖謀擁立魏國王耶律淳，召集番、漢屬吏到魏王府鼓動他登基。魏國王即將外出，李奭於是手拿赭色袍子給他穿上，命令官吏們跪拜、起舞祝賀。魏王堅決推辭不得，於是號稱天錫皇帝。以處温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李奭任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和親戚朋友參與這件事的人，都賜給大大小小的官職。

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温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

正逢魏國王生病，自知不能痊愈，秘密授任處温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有意將死後之事托付他。等到病勢危急時，蕭幹等假傳聖旨讓南面宰執入朝議事，惟獨處温托病不來，暗中聚集勇士

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爲太后，權主軍國事，衆無敢異者。幹以后命，召處温至，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毁元帥札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爲僧。

尋有永清人傅遵説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温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温問之，處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讒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温無以對，乃賜死，奭亦伏誅。

做準備，謊稱奉皇帝密令以防有變。魏國王去世，蕭幹掌握契丹兵，宣稱應當立王妃蕭氏爲太后，暫時主管軍國大事，大家都不敢反對。蕭幹以太后的命令，召處温來，當時正是多難之秋，不想立即殺掉他，衹是索要并毁掉任命他爲元帥的公文。處能害怕遭到禍患，削髮爲僧。

不久有永清人傅遵説跟隨郭藥師來到燕地，被抓獲，全面供述説處温曾給易州富人趙履仁書信，轉交宋將童貫，打算挾持蕭后交納領土歸降宋朝。太后拘捕處温加以詢問，處温説："臣下父子對宣宗有擁立的功勞，應當世世代代受到寬容，能够讓我們因讒言而獲罪嗎?"太后説："假使魏國王像周公一樣，就會在後世享有親近賢能的名聲。貽誤魏國王的都是你們父子，有什麽功勞!"并且清算其以往的罪惡。處温無言以對，於是被賜死，李奭也伏法。

張琳

張琳，瀋州人。幼有大志。壽隆末，爲秘書中允。天祚即位，累遷户部使。頃之，擢南府宰相。

初，天祚之敗於女直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舊制，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辭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進討，無不克者。"上許其半，仍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户産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甫集，尋復遁去。

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温佐魏國王淳守南京。處温父子召琳，欲立淳爲帝，琳曰："王雖帝胄，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人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勉從之。

淳既稱帝，諸將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

張琳，瀋州人。從小有大志。壽隆末年，任秘書中允。天祚即位，多次升官至户部使。不久，擢升南府宰相。

當初，天祚敗於女真，認爲是蕭奉先不懂兵法的緣故，於是徵召張琳把東征之事交付他。張琳依照過去的制度，凡軍國大事，漢人不得參與，所以不接受任命。皇上不許推辭，張琳上奏説："前些時候的失敗，失於輕舉妄動。如果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没有不能戰勝的。"皇上答應給他十萬漢兵，下詔讓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按照家産出人從軍。當時有一户要出二百人從軍的，生業蕩然無存，百姓苦不堪言。四路兵剛剛聚集起來，很快又逃散而去。

等到中京淪陷，天祚逃到雲中，留下張琳和李處温協助魏國王 耶律淳守衛南京。處温父子召來張琳，打算擁立耶律淳爲帝，張琳説："魏國王雖然是皇帝後裔，但是當初没有皇上的詔命；攝政還可以，真要即位就不行。"處温説："今日之事，是天和人共同賜與的，難道可以改變!"張琳雖然面有難色，還是勉强順從了。

耶律淳稱帝後，衆將領全都位居權要，惟獨張琳守太師，十天一上朝，平章軍國大事。表面

陽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鬱悒而卒。

上以元老尊崇他，實際是不讓他參政。張琳因此抑鬱而死。

耶律余覩

耶律余覩，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保大初，歷官副都統。

耶律余覩，一名余都姑，皇族的近系親屬。慷慨而崇尚義氣。保大初年，歷官副都統。

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爲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覩，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覩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覩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事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女直。

他的妻子是天祚文妃的妹妹，文妃生晉王，最爲賢明，國人都對他寄予希望。當時蕭奉先的妹妹也是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怕秦王不得立爲帝，深深忌恨余覩，打算暗中謀害他。正好耶律撻葛里的妻子在軍營中會見余覩的妻子，奉先暗示别人誣告余覩勾結駙馬蕭昱、撻葛里，陰謀立晉王爲帝，尊稱天祚爲太上皇。事情被發覺，斬殺了蕭昱和撻葛里的妻子，命令文妃自盡。余覩在軍中聽説此事，怕自己解釋不清被殺，就率領一千多名士兵，連同骨肉軍帳一齊叛投女真。

會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北宰相蕭德恭、大常衮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追捕甚急。至閭山，及之。諸將議曰："蕭奉先恃寵，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爲其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余覩矣。不如縱之。"還，紿云追襲不及。

恰遇連降大雨，道路阻隔而逗留。天祚派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北宰相蕭德恭、大常衮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加緊追捕。趕到閭山，追上了余覩。衆將領商議説："蕭奉先依仗寵幸，蔑視殘害官兵。余覩本是皇室的傑出人才，素來不肯在蕭奉先手下。如果捕獲了他，那麽有一天我們都成余覩了。不如放了他。"他們返回後，謊稱追趕不上。

余覩既入女直，爲其國前鋒，引婁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

余覩來到女真後，擔任女真國的前鋒，帶領婁室孛堇軍攻占州郡，出人意外地來臨。天祚知道不能抵敵，率領衛兵躲進夾山。

余覩在女直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游獵，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覩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

余覩在女真任監軍，長期没有調升，内心不安，於是假托出游打獵，逃到西夏。西夏人問："你帶來了多少兵?"余覩回答説有二三百人，西夏人不接納。余覩後來就死了。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温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

論曰：遼朝的滅亡，雖説是禍從天降，但也是掌權的大臣貽誤所致。從天慶以後，朝政歸屬於皇后一族。蕭奉先破壞天祚防微杜漸的謀略，陷害晉王無辜被殺，夾山的災禍已經顯露在這時。蕭處温逼迫魏王冒用帝號，勾結宋將出賣國

以賣國，迹其奸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娖娖守位，余覩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家，推究他們的奸詐佞諛，如出一轍。嗚呼！天祚依賴的都是這種人，想不亡國，可能嗎？張琳拘泥於保官，耶律余覩反覆自困，又有什麼好評議的呢！

遼史卷一百三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上)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内，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升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爲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爲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遼朝興起在松漠地區，太祖以兵開創天下，文化禮儀之事自然無暇顧及。等到太宗進入汴京，奪取後晋的圖書、禮器回到北方，然後典章制度纔逐漸制定建立起來。到景宗、聖宗時，則科舉興隆，儒士有從下僚擢升侍從的，可見急於推崇儒術的美意。衹是遼朝風氣剛勁，三面和敵國接壤，一年四季以打獵爲急務，因而典章文物比起古代還嫌不够。但是二百年的業績，如果没有這幾位君子的綜合整理，那麽後世從哪裏考訂評述呢。作《文學傳》。

蕭韓家奴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剌部人，中書令安搏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二十八年，爲右通進，典南京栗園。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剌部人，中書令安搏的孫子。從小好學，二十歲時到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曉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出仕。家中有一頭牛，不聽驅使，他的奴僕得到好價錢把牛賣了。韓家奴説："利己害人，不是我的願望。"於是還錢取牛。二十八年，任右通進，主管南京栗園。

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宫使。帝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托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

重熙初年，韓家奴同知三司使事。四年，升任天成軍節度使，調任彰愍宫使。皇帝和他交談，覺得他是人才，命爲詩友。曾經從容地問他説："你在外做官，有奇異見聞嗎?"韓家奴回答説："臣下衹知道炒栗子：小的熟了，大的必定還生；大的熟了，小的必定焦糊。要大小都熟，纔算完美。不知道别的。"原來他曾掌管栗園，所以藉栗子委婉進諫。皇帝大笑。奉詔作《四時逸樂賦》，皇帝説好。

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穀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爲民者惰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爲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韓家奴對曰：

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强，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渌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王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

當時下詔全國議論治理天下的要務，詔書問："徭役比過去没有增加，征戰討伐也不常有，年穀既已豐收，錢糧亦已滿庫，但是百姓還是困難，難道是因爲官吏的怠慢、百姓的懶惰嗎？當今的徭役哪項最重？哪項最苦？怎樣裁減纔能便利？補役之法哪些可以免除？盜賊之害怎樣可以消除？"韓家奴應對説：

臣下聽説近年以來，高麗尚未臣服，阻卜還很强横，征戰和戍守準備，確實不容忽略。從前，選取富人戍邊，自備乾糧。道路漫長難行，常常逗留很長時間；等到了屯駐地點時，費用已消耗過半；一頭牛一輛車，都很少有返回的。那些没有丁壯的人家，用加倍的錢雇傭，人們害怕勞苦，半路逃跑，因此戍邊士兵的糧食多不能滿足。求借於人，則要十倍的利息，以致有人出賣子女、割讓田地，都不能償還。有人逃避戍役不回來，或者在軍中死了，就重新補進青壯年。在鴨渌江以東，戍役大抵如此。况且渤海、女真、高麗合縱連衡，常常征戰討伐。富人從軍，窮人偵察。加上水旱，糧食歉收，百姓日益貧困。這些都是形勢促成的啊。

當今最繁重的勞役，莫過於戍守西部邊界。如果没有西部邊界的戍役，即使遇到災年，也不至於這樣困苦。如果能够把戍守西邊的處所稍稍移近，那麽往來就不再勞苦，百姓也没有大患了。議論的人説遷移戍邊處所没有好處：一是有損威名，二是招惹侵侮，三是丢棄了耕種放牧的場地。臣下認爲并非如此。阻卜各部落，自來就存在。從前北至臚朐河，南至邊界，人多分散居住，無法統一，惟有往來互相劫掠。等到太祖西征時，抵達流沙，阻卜望風而全部投降，西域各國都甘願進貢。因此遷移這一部族，在内地安置三個部落，以利我國，不修建城鎮，不設置守兵，阻卜歷代都不敢作亂。統和年間，王太妃出師西域，開拓疆土既已遼闊，歸順的部族也多。從此以後某一部族叛亂，

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況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絶。得不爲益，捨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内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

相鄰部族便去征討，使相同的力量互相牽制，真正懂得了駕馭邊遠部族的方法。等到修建可敦城，開拓疆域幾千里，西北地區的百姓，徭役不斷增加，謀生的職業逐漸枯竭。情況緊急不能救援，叛亂和歸順又反覆無常。空有拓廣領土的名聲，却没有獲取土地的實利。如果貪得土地毫無止境，漸漸消耗以至於國力空虛，這樣一來後患就數不清了。何況邊境的情況既不能深信不疑，也不能斷然否決。得到算不上有利，捨棄也不算受損。國家最大的敵人，衹在南方。現在雖然相互和好，但是難以確保今後。假如南方發生變故，屯田戍邊的軍隊相距遥遠，終究難以趕來增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擔憂啊。當今太平日久，正可用恩德籠絡各部族，赦免罪過而歸還他們的土地，對内遷移守軍，增加堡壘屏障，對外確立條約，劃定邊界。各個部族分别設置酋長，每年具禮進貢。反叛就加以征討，臣服就給予安撫。各個部族既已安定，就一定不會再起争端。如果這樣，臣下雖然不能保證他們永遠不會發生變故，却知道他們必定不會深入内地侵掠了。有人説，抛棄土地就有損威嚴。殊不知竭盡錢財，用來貪求没有用處的土地，使當地的小部落對抗大國，萬一我們有所失敗，損害威嚴難道小嗎？有人又説，肥沃的土地不可匆忙丢棄。臣下以爲土地雖然肥沃，但是百姓不能長期居住，一旦敵人到來，就不免遷居内地，難道可以指着自己的國土而惋惜嗎？

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游，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

錢庫糧倉雖然每個部落都有，但這僅僅是周濟部民的一點恩惠，并不能普遍救濟天下的百姓。如果想要普遍救濟天下的百姓，就應當知道百姓困苦的緣由，從而堵塞那些漏洞。節制游樂，精簡驛傳，減省賦斂，戒除奢侈。等到幾年以後，窘迫的人可以解脱困境，貧窮的人可以富裕起來。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軍隊是國家的警衛。軍隊不調發就

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户，則中户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

會曠廢兵役，調發就會耗損國本。而且各部族都有補役的法則。過去補役法開始推行時，留在家和去戍邊的人大抵都富裕，所以世世代代從軍戍邊，容易輪换。近年來邊患頻仍，百姓大多貧乏，已經承受不起兵役，所以隨補隨缺。如果没有上等户，就由中等户擔當兵役。曠日持久，百姓越加窮困，所以輪换就更難了。不僅補役是這樣，在邊境的守軍也是這樣。譬如用一抔土，怎能填滿一丈左右的大溝！想圖長久利益，不如讓戍守遠方的疲兵返回故鄉，減輕他們的徭役，使人人富足，那麽補役的方法就可以恢復舊貌了。

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盗。比年以來，群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盗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群臣治盗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内安静，則寇盗自止。"由此觀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

臣下又聽説，自古有國家，就不可能没有盗賊。近年以來，大批百姓貧窮困乏，很容易搶劫偷盗，良民也往往變成暴徒。更厲害的殺人無所顧忌，甚至逃亡在山林湖澤中，成爲禍亂的根源和元凶。所謂百姓因爲窮困，大都變成盗賊，正如皇上擔心的那樣。現在要消除禍根，希望陛下減輕徭役，使百姓專心種地。衣食既已豐足，就會安心接受教化，從而不輕易犯法，那麽百姓就會崇尚禮義，刑罰也就難得使用了。臣下聽説唐太宗問衆臣僚治盗的方法，大家都説："嚴刑峻法。"唐太宗笑着説："盗賊之所以産生，是因爲賦斂没有節制，百姓無法生活。現在我對内減少嗜好，在外取消游幸，使天下安静，那麽盗賊自然消失了。"由此看來盗賊的多少，完全是由於衣食的豐儉和徭役輕重的緣故啊。

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 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現在應當把可敦城遷到近處，和西南副都部署的烏古 敵烈、隗烏古等部族能够互相聲援。撤銷黑嶺二軍，合并開州、保州，全部隸屬東京；增加東北邊防軍和南京總管的兵員。增修堡壘，使哨所邊卡比鄰相望，修整瞭望臺，疏通城壕，以便構成邊境防綫。這是當前的急務，希望陛下裁决。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

擢升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下詔曉諭他

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録。"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

説："文章的職任，是國家的光彩，没有才能就不予任用。論你的文章學術，是當今的大儒，所以授予你翰林之職。我的起居，你都要如實記録。"從此韓家奴漸漸受到寵愛和信任，每逢入宫侍奉，都要賜給座位。遇到喜慶日子，皇帝和他飲酒賦詩，互相應酬，君臣之間無比投合。韓家奴知無不言，即使諧戲也不忘規勸諷諭。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聞先世遥輦可汗洼之後，國祚中絶；自夷離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爲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遥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昔我太祖代遥輦即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宫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後累聖相承，自夷離堇湖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離堇的魯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復舉矣。"疏奏，帝納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禮。

十三年春，韓家奴上疏説："臣下聽説先世遥輦可汗洼之後，帝位中斷；自從夷離堇雅里擁立阻午爲可汗，皇位纔確定下來。但是先世風俗淳樸，没有尊稱。臣下以爲三皇時禮節儀式尚未完備，正與遥輦氏時相同。後世的君主以禮樂治理天下，從而産生了崇尚本源、追溯遠祖的想法。較近的有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崇四代的祖先爲帝。從前我太祖取代遥輦即位，於是創立文字，編修禮法，建立天皇帝的名號，規整宫室以顯示威風，興利除害，統一天下。此後歷代皇帝相繼承，從夷離堇湖烈以後，都没有追加帝號，天皇帝的父親夷離堇的魯仍然稱呼名字。臣下認爲應當依照唐朝的制度，追崇四位祖先爲皇帝，那麽陛下不僅恢宏祖業有光彩，而且被破壞的制度又可以復興了。"疏上奏後，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開始舉行追册玄、德二祖的儀式。

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册。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

韓家奴每次看見皇帝打獵，没有不規勸的。正巧有關方面上奏皇帝在秋山打獵，熊和虎使幾十人或死或傷，韓家奴將此事寫進書册。皇帝看見，命令删去這條記載。韓家奴退出後，又重新記載下來。有一天，皇帝見到他説："記載歷史就該這樣。"皇帝問韓家奴："我們國家創業以來，誰是賢明君主？"韓家奴回答説是穆宗。皇帝責問他説："穆宗嗜酒，喜怒無常，視人命如草芥，你怎麽説他賢明呢？"韓家奴回答説："穆宗雖然凶殘，但輕徭薄賦，人人安居樂業。在整個穆宗朝，無辜被殺的人，還没有超過這次在秋山死傷的人數。臣下因此認爲穆宗賢明。"皇帝默然無語。

詔與耶律庶成録遥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禮

韓家奴奉詔和耶律庶成記録從遥輦可汗到重熙年間以來的事迹，彙集成二十卷，進呈。十五年，又下詔説："古人治理天下，講明禮義，修

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爲禮典。事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韓家奴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于古者，撰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

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問勞，韓家奴表謝。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訂法度。我朝的興盛，每代都有德行，雖然朝廷內外都向往教化，但禮書尚未編修，不能垂範後世。你可與庶成參酌古代對照當今，編成禮儀法典。事情或有疑難，就和北、南樞密院共同商議。”韓家奴接受詔書後，廣泛考查典籍，從天子到平民，禮儀制度可以推行，而又不和古代抵觸的，編成三卷，進呈。又下詔翻譯各種圖書，韓家奴想讓皇帝通曉古今成敗，翻譯了《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

當時皇帝因爲韓家奴年老，經不起朝會拜見的辛勞，所以任歸德軍節度使。韓家奴以善於治理著名。皇帝派遣使者慰勞，韓家奴上表感謝。召入朝修國史，去世，終年七十二歲。有《六義集》十二卷流傳於世。

李澣

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恟恟不定，澣與高勳等十餘人羈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翰林學士。

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汴爲翰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托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歸汴。至涿，爲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獄吏熟寢，以衣帶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爲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勳已爲樞密使，救止之，屢言於上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且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

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悦，釋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卒。

李澣，最初在後晉做官，任中書舍人。後晉滅亡後歸順遼國，正值太宗去世而世宗即位，紛擾不安，李澣和高勳等十多人滯留南京。過了很久，相隨回到上京，授任翰林學士。

穆宗即位，李澣累官升任工部侍郎。當時李澣的兄長李濤在汴京任翰林學士，秘密派人來召李澣。李澣得到書信，假托到南京求醫，更換服裝連夜出走，打算逃回汴京。逃到涿州，被巡邏隊查獲，送到南京，投進監獄。李澣乘獄吏熟睡時，用衣帶上吊自殺，没有死，被看守得更加嚴密。囚送上京時，他投進潢河中流，被鐵索牽掣，又不得死。到達上京以後，皇帝想要處死他。這時高勳已經擔任樞密使，爲救他而勸阻皇帝，多次進言對皇上説："李澣本來并非負恩，因爲母親年已八十，急於探視因而犯罪。況且李澣富有文學才能，當今很少有人和他匹敵，如果留他執掌詞章之任，就可以爲國增光。”皇帝的怒氣稍稍緩解，但仍然下令把他囚禁在奉國寺，總共六年，艱苦萬狀。

恰好皇上準備建立太宗功德碑，高勳上奏説："除了李澣無人可以執筆。”下詔聽從這一建議。李澣寫成文章獻上，皇上很喜歡，釋放了他。不久加官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去世。

論曰：統和、重熙之間，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百言，概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李澣雖以詞章見稱，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論曰：統和、重熙年間，致力於振興文治，韓家奴對策，洋洋灑灑數百言，大都可以具體施行，他就是遼的晁錯、賈誼啊。李澣雖然以詞章受到稱贊，但他的進退舉止就不足道了。

遼史卷一百四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王鼎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從小好學，居住太寧山幾年，博通經史。當時馬唐俊在燕、薊一帶很有文名，恰逢三月上巳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水濱洗濯以期除災求福，飲酒賦詩。王鼎偶然來到席上，唐俊見王鼎粗魯，便安排在下座。他想用詩難爲王鼎，就先拿出自己的作品來要求賦詩，王鼎提筆立刻寫成。唐俊驚異他文思的敏捷奇妙，因而和他結爲朋友。

清寧五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淶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

清寧五年，王鼎考中進士。調任易州觀察判官，改任淶水縣令，多次遷官升任翰林學士。當時的典章制度大多出自他的手筆。上書論述治理天下的十件事，皇帝認爲王鼎通達施政要領，遇事多向他咨詢。王鼎剛正不阿，别人有過錯，他必定當面加以指責。

壽隆初，升觀書殿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狀聞，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卒。

壽隆初年，王鼎升任觀書殿學士。有一天在公主宅第宴會，王鼎酒醉和客人爭執，埋怨皇帝不瞭解自己，因此被交付獄官審訊。罪狀奏聞，皇上大怒，將他杖打、刺面、免官，流放鎮州。過了幾年，發布赦令，惟獨不赦免王鼎。恰巧當地長官召王鼎寫賀表，他乘機把詩送給使者，其中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皇上聽了很憐憫他，當即召回，官復原職。乾統六年去世。

鼎宰縣時，憩于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

王鼎任縣令時，在庭院中休息，突然有暴風把卧榻捲到空中。王鼎毫無懼色，衹覺得枕榻都已升高，就説：“我是朝中正直之士，邪不得犯正，可慢慢放下。”不一會兒，榻回到原處，風

止。

耶律昭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

會蕭撻凜爲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撻凜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

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秕，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

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强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虚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

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

也停了。

耶律昭，字述寧，學識廣博，擅長寫文章。統和年間，因兄長國留的事而受牽累，流放西北部。

恰好蕭撻凜任西北路招討使，很喜愛他，上奏免去他的苦役，禮聘他到自己門下。朝廷打算召用他，耶律昭托病推辭。撻凜問他："現在戰争剛剛停止，三面邊界都平安無事，惟獨阻卜待機而動。要征討他，路途遥遠難以到達；放任不管，邊區百姓就被劫掠；增加守兵，糧餉又不能供給；想要苟安一時，又不能始終保證不生事端。應該采取什麽對策呢?"耶律昭寫信回答説：

私下聽説治理國家能得要領，那麽仇敵也可變成一家人；不得要領，那麽部下也會變成過路人。西北各部落，每當耕種時節，一人偵察放哨，一人整治公田，二人給糺官服役，大抵四個壯丁没有一個在家的。畜牧之事，全靠妻子兒女。一旦遭到搶劫，貧窮馬上到來。春夏救濟，官吏多混雜糠秕，加上苛税搜刮，不過幾月，百姓又陷入困境。况且畜牧是國家富强的根本。有關方面爲了防止隱匿和散失，把牲畜聚集在一處，不能各自到近便的水草之地。加上逃走和死去的戍兵，隨時徵補，却不服水土，所以日漸消瘦，以致精疲力竭。

眼前的對策，不如賑濟貧民減少賦税，給予牛和種子，使他們得以耕種和收穫。設立巡邏隊以防止偷盗搶劫，分發戰利品以資助伏日和臘日的祭祀，分散牲畜以便就近放牧。等到幾年以後，可望富强起來。然後訓練精兵，以充實軍隊，什麽守衛不能牢固，什麽動亂不能掃平呢?但是一定要消滅那些難以制服的部族，那麽其餘的部族便自知畏懼了。如果放過大的而圖謀小的，避開强者而攻打弱者，不但白費財力，而且也不足以用威力使之心服。這兩點是利害的關鍵，不可不看清楚。

我聽説古代名將安邊立功，在於品德而

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閤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

不在人多。因此謝玄用八千人馬打敗苻堅百萬大軍，耶律休哥用五隊人馬打敗曹彬十萬人，的確是因爲用恩德結交士兵的心，從而使得他們竭盡全力的緣故啊。閤下受到非同尋常的恩遇，承擔獨擋一面的重任，應當以古人爲師，以建成豐功偉業。上觀察天象，下竭盡人謀；考察地形的陡險平坦，推測敵情的虛虛實實。算無遺策，恩惠施與後世啊。

撻凜然之。

撻凜贊成他的看法。

開泰中，獵于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卒。

開泰年間，耶律昭在拔里堵山打獵，被羯羊衝撞，去世。

劉輝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大康五年，第進士。

劉輝，好學而長於寫文章，開朗而有遠大謀略。大康五年，考中進士。

大安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于鹽濼，實以漢户，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

大安末年，劉輝任太子洗馬，上書説："西邊各番部爲害，士兵遠道戍邊，國中百姓爲運送糧草奔走疲勞，不是長久的策略。作爲當今的急務，不如在鹽濼修建城池，用漢族人户充實其中，讓他們耕種田地屯聚糧食，作爲西北部的費用。"這一建議雖然没有施行，但有識之士却認爲是對的。

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迹，詳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

壽隆二年，劉輝又上書説："宋代歐陽修編修《五代史》，將我朝附在《四夷》，胡亂加以貶斥和詆毁。况且宋人仰仗我朝的寬大，允許互相和好，得以盡兄弟之間的禮節。如今反而讓臣下隨意編修史書，安然處之而不在意。臣下請求以宋朝趙氏初創時期的事迹，詳細附載於國史之後。"皇上贊賞他的言論，擢升禮部郎中。

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下詔讓賢良之臣對策，劉輝的言論大多切中時弊。擢升史館修撰，去世。

耶律孟簡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度使。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的五世孫。父親劉家奴，官做到節度使。

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奸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

孟簡生性聰明。六歲時，父親清晨出外打獵，讓他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後立即作成，父親大爲驚奇。長大後，擅長寫文章。大康初年，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奸詐險惡竊弄權柄，被貶出任中京留守，孟簡和耶律庶箴上表祝賀。不

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静之形。在物猶然，况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顔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奸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减價糶粟。事未畢，卒。

久，乙辛恢復原職，銜恨孟簡，貶他去巡守磁窯關。當時孟簡雖因讒言而被貶斥，但在言辭神色上并没有露出不滿。遇到林泉勝地，終日流連忘返。第二年，流放保州。等到得知皇太子被害，他不勝悲痛，用詩哀悼皇太子，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説："禽獸有悲哀和歡樂的聲音，螻蟻有躍動和静止的狀態。動物尚且如此，何况於人呢？然而仁人志士的悲歡，并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經》上説：'樂天知命，因此無憂無慮。'所以顔淵簞食瓢飲自得其樂，這就是知命而樂啊。我雖然被流放，但因知命而自在安樂，又有什麽疑慮呢？"

大康中期，孟簡纔得以返回故鄉。前往宫廷上表説："本朝的興起，快二百年了，應當有國史傳給後世。"於是編撰耶律曷魯、耶律屋質、耶律休哥三人的事迹進呈。皇上命令設置史局進行編修。孟簡告訴其他官僚説："史書記事是天下最可信的，一句話恰當與否，一百世都跟着這様説。假使没有高明的識見，褒貶衹是曲從私情，禍患就不可預料了。因此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全都遭到禍殃，能够不謹慎嗎！"

乾統年間，孟簡升任六院部太保。處理事情不拘泥於條文法令，當時人多笑他不合時宜。孟簡聽到後説："上古的時候，没有簿書法令，但天下太平。大抵簿書法令正好可以滋生奸佞，并非聖人達到天下大治的根本途徑。"改任高州觀察使，興修學校，招收學生。擢升昭德軍節度使。因中京饑荒，下詔讓孟簡和學士劉嗣昌减價出賣糧食。事情尚未完成，孟簡去世。

耶律谷欲

耶律谷欲，字休堅，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節度使。

谷欲冲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塌母城節度使。鞫霸州疑獄，稱旨，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爲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嘆風俗日頹，請老，不許。

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

耶律谷欲，字休堅，六院部人。父親阿古只，官做到節度使。

谷欲平和淡泊而有禮節，擅長寫文章。統和年間，任本部太保。開泰年間，逐漸升任塌母城節度使。審理霸州疑案，符合旨意，授任啓聖軍節度使。太平年間，再任本部太保。因病辭職回家，不久擢升南院大王。感嘆風俗的日益頹敗，以年老請求退休，没有批准。

興宗命他爲詩友，多次詢問治國的要領，谷

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録，未成而卒，年九十。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宫，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闓敏。孟簡疾乙辛奸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欲所匡正和建立的很多。奉詔和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纂遼國上世事迹以及各位皇帝的實録，尚未完成便去世，終年九十歲。

論曰：孔子説："誦《詩》三百篇，把政事交付他，却辦不好。即使讀得多，又有什麽作用呢?"王鼎忠誠正直通達政事，劉輝侍奉東宫皇太子，謀劃國家大計，耶律昭陳述邊防利害，全都通達明敏。耶律孟簡痛恨耶律乙辛的奸邪，被貶黜而不埋怨。誰説文學之士無益於政事啊!

遼史卷一百五

列傳第三十五

能　吏

漢以璽書賜二千石，唐疏刺史、縣令于屏，以示獎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傳。

遼自太祖創業，太宗撫有燕、薊，任賢使能之道亦略備矣。然惟朝廷參置國官，吏州縣者多遵唐制。歷世既久，選舉益嚴。時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賢否而進退之。是以治民、理財、决獄、弭盗，各有其人。考其德政，雖未足以與諸循、良之列，抑亦可謂能吏矣。作《能吏傳》。

漢朝用璽書賞賜薪俸二千石的郡守，唐朝把刺史、縣令的名字排列在屏風上，以示嘉獎和表率，所以兩朝的史書有《循吏傳》、《良吏傳》。

遼朝自從太祖創業，太宗擁有燕、薊地區後，任用賢能的方法也初具規模。然而衹有朝中官吏參照本國官制設置，州縣官吏則大抵遵從唐朝的制度。經歷時間長久，選舉更加嚴格。又常常分派大臣巡行四方，檢察官吏賢能與否而加以進升或貶斥。因此統治百姓、管理財務、判决案件、消滅盗賊，各方面都有主管官員。考察他們的德政，即使還不足以加入循吏、良吏的行列，或許也稱得上能吏了。作《能吏傳》。

大公鼎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以實中京，因家于大定。曾祖忠，禮賓使。父信，興中主簿。

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爲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悦。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

大公鼎，渤海人，祖籍爲遼陽率賓縣。統和年間，遷移遼東的豪强大族充實中京，他的祖先因而移居大定。曾祖大忠，任禮賓使。父親大信，爲興中縣主簿。

公鼎從小端重誠實，成年後愛好學習。咸雍十年，考中進士，調任瀋州觀察判官。當時遼東雨水毁傷莊稼，北樞密院大量調發沿河壯丁加固堤防。有關官署接受命令後急躁，惟獨公鼎説："邊防剛剛安定，大興勞役，并不是造福國家便利農業的方法。"於是上奏陳述這件事。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罷免了勞役，水也没有成災。沿河千里的地方，百姓没有不高興的。改任良鄉令，減省徭役，扶持農業和桑業，興建孔子廟學，所部百姓歸服教化。公鼎多次升官任興國軍節度副使。

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錢帛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

當時有隸屬鷹坊的差吏，以布設羅網爲名，騷擾和爲害鄉村。時間一長，百姓不能忍受。公鼎上奏皇上，當即下令禁止。正巧公鼎入朝，大臣把皇上誇獎并采納他建議的旨意告訴了他，公鼎說："一郡獲得安寧，的確非常幸運；其他郡類似情形很多，希望把這種幸運普遍賞賜天下。"聽從了他的意見。調任長春州錢帛都提點。皇帝春天去打獵，公主照例借貸錢財，公鼎說："怎麼可以用公家的錢徇個人人情呢？"拒絶借貸。聽到好些埋怨咒駡的話，公鼎說："這是我的職責，不敢廢棄啊。"不久拜任大理卿，平反的冤案很多。

天祚即位，歷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東京户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鬥。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内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爲之肆赦。

天祚即位，公鼎歷任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任東京户部使。當時盜賊殺害留守蕭保先，最初是貪圖他的財産，隨後作亂。百姓也互相猜忌，家人自相拼鬥。公鼎單人匹馬巡行郡中，陳説禍福，大家都拋棄兵器跪拜說："這不是騙我，不敢不聽從命令。"安定和睦如故。任中京留守，賜號貞亮功臣，乘坐驛站的馬車赴任。當時盜賊充斥，有人在途中遇到公鼎，就在馬前叩頭請求自新。公鼎發給證明，讓他回家就業，聽到此事的盜賊接踵而來自新。不到十天，轄境安寧。天祚聽説後，加賜保節功臣。當時人心不安，公鼎怕生變亂，請求布施恩惠來安定人心，因此大赦天下。

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欲謝事久矣。爲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洺州刺史；昌朝，鎮寧軍節度。

公鼎多次上表請求退休，没有批准。正巧奴賊張撒八率領無賴嘯聚，公鼎打算攻打他，但覺得很難有所作爲，感嘆說："我早就想退休了。却被世事牽累，不幸到了這個地步，難道是命運嗎！"因而憂憤成病。保大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兒子昌齡，爲左承制；昌嗣，爲洺州刺史；昌朝，爲鎮寧軍節度使。

蕭文

蕭文，字國華，外戚之賢者也。父直善，安州防禦使。

蕭文，字國華，是外戚中的賢才。父親直善，爲安州防禦使。

文篤志力學，喜慍不形。大康初，掌秦越國王中丞司事，以才幹稱。尋知北面貼黄。王邦彦子争廕，數歲不能定，有司以聞。上命文詰

蕭文專心致志地努力學習，喜怒不形於色。大康初年，掌管秦越國王中丞司事，以才幹著稱。不久知北面貼黄。王邦彦的兒子争奪恩廕，幾年都没有決斷，有關部門將此事奏報。皇上命

之，立决。車駕將還宫，承詔閲習儀衛，雖執事林林，指顧如一。遷同知奉國軍節度使，歷國舅都監。

令蕭文審訊此案，立即就判决了。皇上即將回宫，蕭文奉詔檢閲訓練儀仗隊，雖然參與的人衆多，但手指目視整齊劃一。升任同知奉國軍節度使，歷任國舅都監。

壽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後不知所終。

壽隆末年，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壤肥沃百姓富裕，在該郡做官的人，常常貪求財物，百姓特别苦惱。蕭文剛到任，就全部剔除舊的弊端，致力於農業桑業，推崇禮儀教化，百姓全都爲之感化。當時大旱，百姓特别憂慮，蕭文一祈禱就下雨。屬縣又有蝗害，商議捕捉消滅它，蕭文説："蝗蟲是天災，捕捉它有什麽用！"衹是反躬自責，蝗蟲都飛走；剩下的也不吃禾苗，分散在草叢中，被烏鵲啄食。恰逢久雨不停，蕭文一去禱告又隨之天晴。當年，大豐收。朝廷認爲蕭文可以重用，擢升唐古部節度使，高陽人刻石頌揚他。後來不知下落。

馬人望

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爲石晋青州刺史，太宗兵至，堅守不降。城破被執，太宗義而釋之，徙其族于醫巫閭山，因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淵，中京副留守。父詮，中京文思使。

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任石晋青州刺史，太宗的軍隊到來，胤卿堅守城池而不投降。城破被捕，太宗覺得他忠義所以赦免了他，將他的家族遷移到醫巫閭山，因而在那裏安家。曾祖廷煦，任南京留守。祖父馬淵，爲中京副留守。父親馬詮，爲中京文思使。

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

人望聰明。從小孤苦，成年後以才學著稱。咸雍年間，考中進士，任松山縣令。每年運送澤州的官炭，惟獨使用松山勞役，人望向中京留守蕭吐渾請求平均攤派給各縣。吐渾惱怒，將他下獄，關押幾乎一百天；又引來審問，人望毫不屈服。蕭吐渾高興地説："你如此衛護百姓，以後必定大有作爲。"把此事奏報朝廷，全部聽從了他的請求。

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近臣有聘宋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支司鹽鐵判官。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决，無一冤者。會檢括户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

調任知涿州新城縣。新城縣和宋朝接壤，驛道從這裏出境。人望處理政事清明而毫無騷擾，官吏百姓都敬畏和愛戴他。近臣有訪問宋朝回來的人，皇帝以朝外之事相問，他們大多推薦人望，擢升中京度支司鹽鐵判官。轉任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家和百姓全都富裕。升任警巡使。京城案件積壓，人望審理判决，没有一人冤枉。適逢檢查户口，不到兩旬便完成。同知留守蕭保

"民産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先覺得奇怪於是問他，人望説："如果把百姓的財産盡數登録，以後必定滋生横徵暴斂的弊端，大抵十成中能查到六七成就够了。"保先感謝説："你考慮長遠，我比不上啊。"

先是，樞密使乙辛竊弄威柄，卒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上京副留守。會劇賊趙鐘哥犯闕，劫宫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盗。尋擢樞密都承旨。

在這以前，樞密使耶律乙辛竊弄權柄，終究謀害了太子。等到天祚繼承皇位，打算報父仇，選拔人望和蕭報恩追究此事。人望平心論處，得以活命的人很多。改任上京副留守。恰遇大盗趙鐘哥進犯宫廷，搶劫宫女、御物，人望率領衆人追捕他們。右臂中箭，點燃艾絨熏烤後，奮力快速追趕，盗賊放棄搶掠的人、物逃跑。人望命令關防渡口稽查行人，全部抓獲這夥盗賊。不久擢任樞密都承旨。

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己異，遷南京諸宫提轄制置。歲中，爲保静軍節度使。有二吏凶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飢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遥授彰義軍節度使，遷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繦。徙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

宰相耶律儼怨恨人望和自己不同心，將他調任南京諸宫提轄制置。當年，任保静軍節度使。有兩個官吏凶暴，百姓害怕他們就像害怕猛虎一樣。人望假意對他們和言悦色，暗中讓人揭發他們的罪惡，予以黥面發配。這一年各地都饑荒，惟獨人望所轄區域不缺一粒糧食，道路上没有擊鼓報警的聲音。挂銜彰德軍節度使，升任中京度支使。剛剛到任時，府庫糧倉全都空虚；任職半年，庫存糧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袋。調任左散騎常侍，多次升官任樞密直學士。

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奸人黠吏莫得軒輊，乃以年老揚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逾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當與者。如曹勇義、虞仲文嘗爲奸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産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謚

不久，任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當時錢糧出納的弊端，衹有燕地最嚴重。人望用縑帛做成賬本，凡庫中財物出入，都派人分别登録，名叫"臨庫"。奸人猾吏無法作弊，於是到處公開宣揚説人望年老。朝廷不加考察，改任南院宣徽使，以表示優待老臣。第二年，天祚親手書寫"宣馬宣徽"四字下詔給他。人望到來後，皇帝曉諭他説："以爲你年老，誤聽人言啊。"於是任南院樞密使。人們不敢以私事相求，用人必定是公認爲應當任用的。如曹勇義、虞仲文曾被奸人排擠，人望推薦他們，全都成爲名臣。當時百姓特别憂患的是，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的差役，以致破産都不能供給。人望讓百姓出錢，官方自己募人供役，當時以爲便利。過了很久，以年老請求退休，以守司徒、兼侍中退休。去世，謚號爲文獻。

曰文獻。

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人望有品行志節，喜怒不形於色，未曾依附求進。剛擔任執政時，家人祝賀他，人望愀然說："得到不要高興，失去不要憂傷。舉得很高，排擠必慘。"他就是如此慎重。

耶律鐸魯斡

耶律鐸魯斡，字乙辛隱，季父房之後。廉約重義。重熙末，給事誥院。咸雍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乃賜詔褒獎。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爲北面林牙，遷左夷離畢。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初，致仕，卒。

耶律鐸魯斡，字乙辛隱，季父房的後代。廉正儉約，重義氣。重熙末年，給事誥院。咸雍年間，多次升官任同知南京留守事。鐸魯斡被召見，因所部百姓懇求留任，於是賜詔嘉獎。大康初年，改西南面招討使，任北面林牙，升任左夷離畢。大安五年，任南府宰相。壽隆初年，退休，去世。

鐸魯斡所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爲盜所殺。

鐸魯斡所到之處都有聲望，官吏百姓都敬畏和愛戴他。等到退居故鄉時，兒子普古任烏古部節度使，派人來迎接。鐸魯斡到達後，看見家中積蓄很多，就告訴普古說："辭別親人進入仕途，應當以富國安民爲職責。欺君不法，以取得財物，不是我的意願。"命令駕車回家。普古後來被盜賊殺害。

楊遵勗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 范陽人。重熙十九年考中進士，調任儒州軍事判官，多次升官任樞密院副承旨。

咸雍三年，爲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遵勗一目五行俱下，剖决如流，敷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户部逋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大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遵勗與燕哥按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

咸雍三年，遵勗任宋國賀正使，返回後，升任都承旨。天下之事，聚集到樞密府，簿册文書堆積。遵勗一目五行看完，剖决如流，陳述奏進明晰敏鋭。皇上嘉獎了他。奉詔徵集户部拖欠的錢，得到四十多萬緡，拜任樞密直學士，改任樞密副使。大康初年，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任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陷皇太子，下詔讓遵勗和耶律燕哥審查這件事，遵勗不敢直言其事，受到時論的指摘。不久任北府宰相。

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謚康懿。子晦，終昭文館直學士。

大安年間暴病而死，終年五十六歲。贈官守司空，謚號爲康懿。兒子楊晦，官至昭文館直學士。

王棠

王棠，涿州 新城人。博古，善

王棠，涿州 新城人。博通古事，擅長寫文

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之。遷東京户部使。大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賑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

棠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堤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斡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章。重熙十五年考中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策都是第一。屢經升遷任上京鹽鐵使。有人誣告他受賄，没有罪證，釋放了他。升任東京户部使。大康二年，遼東饑荒，百姓多死亡，王棠請求賑濟，朝廷聽從了這一建議。三年，召入任樞密副使，任南府宰相。大安末年，去世。

王棠幹練通達，處理政事毫不懈怠，在宰相任上整飭法度，有聲望。

論曰：孟子稱“百姓爲貴，國家爲次”，官吏應當如何盡心呢？大公鼎上奏阻止加固堤防的勞役而讓百姓休息，拒絶公主的借貸而堅守法紀，單人匹馬行走郡中，感化盜賊爲良民，差不多有召父杜母的美譽了。蕭文知易州，下雨天晴隨禱隨應，蝗蟲不爲災害。馬人望爲百姓不避囚禁，主持國家財政，公家百姓全都富裕，也卓越而不易企及了。耶律鐸魯斡受到官吏敬畏，百姓愛戴，楊遵勗處理案件像流水一樣，真是能幹的官吏啊。

遼史卷一百六

列傳第三十六

卓 行

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可以振頹風，激薄俗，亦足嘉尚者，得三人焉。作《卓行傳》。

遼朝共同承擔國事的，就是耶律、蕭兩個家族而已。兩個家族中間，有恬然自足，不因富貴而放縱，不因名利而屈服，可以振興頹敗的風氣，激勵淺薄的習俗，值得崇尚的人，在這裏得到三位。作《卓行傳》。

蕭札剌

蕭札剌，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澹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剌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蕭札剌，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的弟弟。生性孤高，不從事謀生之道。保寧年間，因爲是外戚族屬而進用，多次升官任寧遠軍節度使。任期滿後回家居住，淡泊自安。統和末年，召任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因病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升任夷離畢。又因病辭職，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進入頡山，閉門不出。皇上嘉獎他的操守，不再召用，札剌從此安家在頡山。親戚朋友間或來訪，他整天都不談及時事。凡是宴會游玩相請，他也不拒絕。一年中大半在山中居住，和世俗隔絕。耶律資忠器重他，稱爲頡山老人。去世。

耶律官奴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斡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期世系。嗜酒好佚。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斡魯的孫子。沉靜厚道學識廣博，熟知本朝世系。嗜酒而放蕩。

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

當初，召官奴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因病離職。皇上因爲官奴的族屬尊貴，打算促成他的志願，於是允許他自己選擇一路節度使。官奴推辭説："臣下愚鈍，不能擔任官職。"加官歸義軍節度使，立即請求退休。

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

官奴和歐里部人蕭哇友善，蕭哇告訴官奴説："做官不能致力君主造福百姓，建成豐功偉

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咏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奴卒。

績，爲什麽要勞碌不安呢！我和你退居林下，隨身携帶枕簟，舉杯歌咏自得其樂，即使不做官，也没有遺憾了。"官奴贊同這一看法。當時稱爲"二逸"。乾統年間，官奴去世。

蕭蒲離不

蕭蒲離不，字桵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毁逾禮，族里嘉嘆。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

蕭蒲離不，字桵懶，魏國王蕭惠的四世孫。很早就失去父母，由祖父兀古匿撫養。生性孝悌。十三歲時，兀古匿去世，蒲離不因爲早年失去依靠，又遭逢祖父去世，哀傷過度，族人鄉親爲之嘉嘆。蒲離不曾告訴别人説："我没有得到親人長久的撫養，現在誰來訓導我呢？如果自己不努力，怎麽報答養育之恩呢！"從此努力學習，對文藝無所不精。

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逾强壯，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

乾統年間，因兀古匿的緣故召見他，没有應召。常常和親戚知友在山水間游玩漁獵，没有多餘之物和奴僕的侍奉，欣然自得。有人説："你爲什麽不打算繼承先世的功名？"蒲離不回答説："我自認爲不足以繼承先世的功業，年過四十，怎能補益君主庇護百姓！"多次徵召，他都以病推辭。

晚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晚年，謝絶人事往來，卜居抹只山，戒吃魚肉，潛心研究佛書，延請得道高人談論終日。有人問起收獲如何，他衹是説："有深遠的樂趣！覺得喜、怒、哀、樂、愛、惡與我毫不相干，其他就不知道了。"有一天，更换服裝，無病而逝。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剌謝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蒲離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内外之分，甘於肥遁，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論曰：隱逸，固然不容易做到，但也不能輕易把隱逸之名給别人。像蕭札剌辭去官職而不談時事，耶律官奴兩度推辭節度使之官，蕭蒲離不被召見而不去，雖然還不足以稱他們爲隱逸；但在當時能够懂得在官與退隱的區别，甘心隱居避世，不是勝過爲追求富貴利達而讓妻妾蒙羞的人嗎？因此稱爲卓行是可以的。

遼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三十七

列 女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贊衛 共姜，《春秋》褒宋 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爲疏。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

男女同居一室，是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如得賢女。天下有烈女的名稱，并非幸運啊。《詩經》歌頌衛 共姜，《春秋》贊美宋 伯姬，大概是不得已的，是爲了强調人倫的異常啊。遼朝占據北方，風俗教化比中原粗疏。在整個遼代，共有賢女二人，烈女三人，可見人們心中的天理是不隨世道存亡的。

邢簡妻陳氏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

邢簡的妻子陳氏，營州人。父親陳陘，五代時多次升官至司徒。

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遷祔，遣使以祭。論者謂貞静柔順，婦道母儀始終無慊云。

陳氏剛剛十五歲，博通經義，凡是閲覽詩賦，往往能够記誦，尤其愛好吟咏，當時以女秀才稱呼她。二十歲時，嫁給邢簡。孝順公婆，閨門和睦，受到親族的推重。有六個兒子，陳氏親自用經書教授他們。後來兩個兒子抱朴、抱質都因爲賢能，官至宰相。陳氏在統和十二年去世。睿智皇后聞訊，嘆惜哀悼，追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彰她的品行。等到遷殯合葬時，又派遣使者來祭奠。評論者稱她貞静柔順，爲人之母，爲婦之道，始終没有缺憾。

耶律常哥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

耶律氏，太師適魯的妹妹，小字常哥。從小秀麗，有成年人的風度。等到成年後，操行高潔，發誓不出嫁。擅長寫作詩文，但不輕易寫作。閲讀《通曆》，見到古人的得失，一一都能品評。

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

咸雍年間，作文來評述時政。文章大略説：

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强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

“君主以百姓爲根本，百姓以君主爲中心。帝王應當任用忠良賢才，人臣應當去除結黨營私，就會政治太平，陰陽調順。要懷柔遠方，就要崇尚恩德；要富强國家，就要輕徭薄賦。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典是政治教化的根本，水、火、金、木、土、穀六府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是人民的命脉。淫侈可以作爲鑒戒，勤儉可以作爲老師。罷免奸邪則人們不敢詐騙，顯揚忠良則人們不敢相欺。不要沉迷佛教，大興土木；不要致力於邊界，虚耗金帛。飽滿時應當考慮有漫溢的可能，居安一定要思危。懲治應當治罪的人，百姓就會努力向善。不看重遠方的寶物，賢才就會到來。建立千秋萬世堅如磐石的基業，制服各部落强暴專横的野心。想要表率下屬，就先要端正自身；想要治理遠方，就要從朝廷開始。”皇上贊好。

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己，銜之。大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迹，獲免。會兄適魯謫鎮州，常哥與俱，常布衣疏食。人問曰：“何自苦如此？”對曰：“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當時樞密使耶律乙辛喜愛她的才華，屢次求詩，常哥就用回文詩相贈。乙辛知道她譏諷自己，因此銜恨。大康三年，皇太子因事獲罪，乙辛以罪名誣陷她，審查而没有罪證，得到赦免。兄長適魯貶到鎮州，常哥隨同前去，常常布衣蔬食。有人問道：“爲什麽這樣自討苦吃？”她回答説：“皇儲無罪被廢，我們怎能美食安寢呢？”等到太子被殺害，她不勝悲痛。七十歲時，在家中去世。

耶律奴妻蕭氏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斡之女。母胡獨公主。

耶律奴的妻子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斡的女兒。母親是胡獨公主。

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嘗與娣姒會，争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問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爲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慚。

意辛容貌秀美，二十歲時，纔嫁給耶律奴。侍奉尊親團結族人，以孝順恭謹聞名。曾經同娣姒聚會，争論祈禱鬼神來獲取丈夫寵愛的事情；意辛説：“祈禱鬼神不如用禮法。”大家詢問原因，意辛説：“修養自身要高潔，侍奉尊長要恭敬，服侍丈夫要温柔，撫養子女要寬和，不要讓君子見到其輕浮，這就是禮法，自然會取得丈夫的厚愛。用祈禱鬼神來獲取寵愛，難道不會於心有愧嗎！”聽到這些話的人非常慚愧。

初，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及皇

當初，耶律奴和樞密使耶律乙辛有仇。等到

太子廢，被誣奪爵，没入興聖宮，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絶婚。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

皇太子被廢，耶律奴被誣陷而免去官爵，將户籍没收進興聖宮，流放烏古部。皇上因爲意辛是公主的女兒，想讓她離婚。意辛推辭説："陛下因爲妾是親戚，所以讓我免除放逐，實在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然而夫婦的情義，是要生死與共的。妾從二十歲時跟隨耶律奴，一旦面臨危難，馬上背離，違反綱常之道，和禽獸有什麽不同？希望陛下哀憐，讓我和耶律奴同行，妾即使死也没有怨恨！"皇帝被她的話感動，答應了她。

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于舊。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

意辛長期住在流放地，親自操持僕役之事，即使勞累也没有難色。侍奉丈夫禮貌敬愛，比過去有增無減。壽隆年間，上書請求子孫任著帳郎君。皇帝嘉獎她的品節，將他們全家召回。

子國隱，乾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潢，謂諸子曰："吾度盧彦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兒子國隱，乾統年間開始出仕。保大年間，意辛在臨潢，告訴兒子們説："我估計盧彦倫必定叛亂，你們趕緊避開，我要死守此地。"反賊到來，意辛被害。

耶律术者妻蕭氏

耶律术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堇之女。性端慤，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术者。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

耶律术者的妻子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堇的女兒。天性正直誠實，有姿色，從小和别的女孩不同。十八歲時，嫁給术者。蕭氏恭謹寬厚，貞潔婉順，妯娌都尊重她。

及居术者喪，極哀毁。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术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等到爲术者守孝時，極其悲傷。安葬术者後，蕭氏告訴親近的人説："夫婦的道義，就像陰陽表裏。没有陽陰就不能成立，没有表裏就無處依附。我現在不幸失去丈夫，况且有生必定有死，是自然的道理。术者早年登朝，有才無壽。上天降禍我身，遭受如此殘酷的懲罰，還有什麽依仗呢。假使死去的人可以相見，我就跟隨丈夫；不能相見，也要和丈夫死在一起。"侍婢安慰勸解，蕭氏終究没有回心轉意，自殺而死。

耶律中妻蕭氏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挼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爲鑒。"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

耶律中的妻子蕭氏，小字挼蘭，韓國王蕭惠的四世孫女。聰慧誠實。二十歲時嫁給耶律中，侍奉丈夫恭敬柔順，親戚全都稱贊她的品德。耶律中曾告訴她説："你可以略微讀些書，以從前的貞節淑女爲榜樣。"蕭氏於是立志讀書，閲古通今。

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刃於

天慶年間，蕭氏被盗賊抓獲，悄悄把小刀放

屨，誓曰："人欲污我者，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爲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挼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挼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進鞋中，立誓説："有人想要污辱我，我就自殺。"到了夜晚，因盜賊逃走而獲免。過了許久，皇帝召耶律中任五院都監，耶律中告訴妻子説："我本來没有做官的心思，現在却不能解脱。我應當以死報國，你能追隨我嗎?"挼蘭回答説："謹遵教導。"等到金兵占領青嶺西部，全部遷走當地的百姓，耶律中守節而死。挼蘭的悲痛没有外露，别人覺得她奇怪。不一會兒跳上馬背衝出去，到耶律中死的地方自殺。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并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閫之内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論曰：陳氏用經書教授兩個兒子，都成爲賢明宰相，耶律氏潔身自好不出嫁，在閨房之内而不忘忠於君主，若非賢德能够做到這些嗎?三位蕭氏的節操，縱然是大男子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啊。

遼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八

方　技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卜是已。醫以濟夭札，卜以决猶豫，皆有補於國，有惠於民。前史録而不遺，故傳。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術和卜筮就是小道。醫術用來拯救生命垂危的患者，卜筮用來判斷猶豫不決的事情，全都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百姓。前代史書對醫卜都載録而不遺漏，因此在這裏作傳。

直魯古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

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針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脉訣》、《針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直魯古，吐谷渾人。當初，太祖打敗吐谷渾，有一名騎兵丟棄袋子，轉身放箭没有射中而逃走。等到追兵打開袋子來看，裏邊有一個嬰兒，就是直魯古。向俘虜詢問原因，纔知道射擊袋子的人是嬰兒的父親。世代擅長醫術，即使騎在馬上看病，也知道病情的表裏。他的意思是不願兒子被人得到，所以打算射死他。

因此直魯古被進獻給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了他。長大後也擅長醫術，專門從事針灸。太宗時，直魯古以太醫供職。曾經撰寫《脉訣》、《針灸書》，流傳於世。直魯古九十歲時去世。

王白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晋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

應曆十九年，王子只没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王，未能殺也，毋過憂。”景宗即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凡决禍福多此類。

保寧中，歷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中歌》行于世。

王白，冀州人。懂得天文，擅長卜筮，爲後晋司天少監，太宗進入汴京得到了他。

應曆十九年，王子耶律只没因事獲罪入獄，他的母親請求占卜，王白説：“這個人應當封王，不可能被殺，不要過分憂慮。”景宗即位，赦免了只没的罪過，封爲寧王，完全像他所説的一樣。凡是決斷禍福大抵與此類似。

保寧年間，王白歷任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寫《百中歌》流傳於世。

魏璘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

魏璘，不知是何地人。以占卜聞名於世，太宗在汴京得到了他。

天禄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察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

天禄元年，皇上命令跑馬比賽快慢，以決勝負。問王白和魏璘哪匹馬獲勝？王白上奏説："紅色的得勝。"魏璘説："臣下認爲，驄馬必勝。"跑完後，結果像魏璘説的一樣。皇上詫異地問他們，王白説："今天火爲王，所以得知紅色的獲勝。"魏璘説："不對，火雖然爲王，但上面有烟霧。根據烟霧來看，青色的必定獲勝。"皇帝嘉獎了他。五年，耶律察割陰謀反叛，私下向魏璘問卜。魏璘剛一占卜，就告訴察割説："大王的氣數，僅有一天，應當慎重啊！"及至作亂，果然失敗。應曆年間，後周軍侵犯燕地，皇上以勝敗詢問魏璘。魏璘説："周的國姓是柴，燕的分野屬火。柴入火中，必定焚毁。"他的話果然應驗。

璘嘗爲太平王罨撒葛卜僭立事，上聞之，免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魏璘曾替太平王耶律罨撒葛占卜僭立爲帝的事，皇上聽説後，免去死罪，將他流放烏古部。有一天，節度使召見魏璘，正巧有人獻上兩尾鯉魚，就調侃説："你占卜此魚何時能吃？"魏璘好一會兒纔回答説："公與僕人不出今日，有不測之禍，哪有閑暇食魚？"節度使急忙下令烹魚。還没來得及吃，敵寇就到了，節度使和僕人全部遇害。

耶律敵魯

耶律敵魯，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宫分，隸焉。

耶律敵魯，字撒不椀。他的祖先出自五院的部族，開始設置宫分時，隸屬宫分。

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

敵魯精通醫術，觀察容貌神色就能瞭解病情。即使不診脉，也有十治十愈的本領。統和初年，受到大丞相韓德讓推薦，官至節度使。

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沉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當初，樞密使耶律斜軫的妻子有久治難愈之疾，换了許多醫生都不能治療。敵魯診斷説："心臟有積熱，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應當用精神療法。乘她昏聵的時候，用噪音使她瘋狂，因而泄去火毒就可以了。"於是下令在她面前大聲擊鼓。第二天她果然瘋狂，叫呼怒駡，力盡而停，於是痊愈。治療方法大抵與此類似，别人不能揣測。八十歲時去世。

耶律乙不哥

耶律乙不哥，字習撚，六院郎君褭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

耶律乙不哥，字習撚，六院郎君褭古直的後代。從小好學，尤其擅長卜筮，不喜歡當官。

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啓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爲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濼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乙不哥曾經爲人選擇墳地説："三天以後，有牛騎人趕牛經過，就破土。"到期，果然有一個人背着初生牛犢，牽着母牛經過。墳地主人説："所謂'牛騎人'，就是這個了。"於是破土。安葬後，吉凶完全像乙不哥説的一様。又爲失鷹的人占卜説："鷹在你家東北三十里處湖泊西邊的榆樹上。"前去尋求，果然得到了鷹。當時占卜無不應驗。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耶律敵魯無大得失，録之宜矣。魏璘爲察割卜謀逆，爲罨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貰；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爲來者戒。

論曰：方技，就是技術之士。假使精通這一行業而不違背正道，君子必定會加以汲取。直魯古、王白、耶律敵魯没有大的得失，載録他們是恰當的。魏璘爲耶律察割占卜謀反，爲耶律罨撒葛占卜僭立，罪惡不可饒恕；即使略有長處，又有何可取之處呢。保存而不删削，作爲後人的鑒戒。

遼史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九

伶官　宦官

伶官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詼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伶官是卑微的官吏。《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他必定有可取的地方。遼朝的伶官在當時固然不少，然而能够藉詼諧委婉勸諫，消除潛伏的禍亂，就衹有羅衣輕罷了。孔子說："君子不因人廢言。"因此應當立傳。

羅衣輕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

羅衣輕，不知他的籍貫。滑稽變通，常常詼諧戲謔，多有規諫。

興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黄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

興宗敗給李元昊，單騎衝出，幾乎不能逃脫。在這以前，元昊抓獲遼人，就割掉他的鼻子，因此戰敗逃跑的人，都惟恐被追上。所以羅衣輕攔住皇上說："且看鼻子在不在?"皇上惱怒，用細繩把他捆在帳後，打算殺死他。太子笑着說："打諢的却不是黄幡綽!"羅衣輕應聲說："用兵的也不是唐太宗!"皇上聽說後赦免了他。

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痴，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清寧間，以疾卒。

皇上曾和太弟重元親昵，飲酒正酣，答應千秋萬歲後傳位給他。重元得意非凡，驕縱不法。又玩雙陸游戲，用居民城邑作賭注，皇帝屢次失手，前後已經賠償幾座城池。重元既依仗梁孝王一樣的寵愛，又多有鄭叔段一樣的罪惡，朝廷大臣没有人敢於直言，路上相遇以目示意。有一天皇帝和重元又玩雙陸，羅衣輕指着棋盤說："雙陸休要痴迷，連你都得輸掉啊!"皇帝方纔醒悟，不再賭博。清寧年間，羅衣輕因病去世。

宦官

《周禮》，寺人掌中門之禁。至巷伯詩列于《雅》，勃貂功著于晋，雖忠於所事，而非其職矣。漢、唐中世，竊權蠹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寵遇之過。遼宦者二人，其賢不肖皆可爲後世鑒，故傳焉。

《周禮》，寺人掌管宫中門的事務。至於巷伯詩列入《小雅》，勃貂之功著聞晋代，雖然忠於所侍奉的主子，却不是他們自身的職責。漢朝、唐朝中期，宦官竊弄權柄蠹害國政，有訴説不盡的禍事，這都是寵愛他們的過錯。遼朝的兩名宦官，無論是賢明還是不肖都可以作爲後世的借鑒，因此爲他們作傳。

王繼恩

王繼恩，棣州人。睿智皇后南征，繼恩被俘。

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凉陘，并使閹爲竪，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内謁者、内侍左厢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内庫都提點。

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王繼恩，棣州人。睿智皇后南征，繼恩被俘。

當初，皇后把公家和私人抓獲的十歲以下容貌清秀的近百名兒童，載到凉陘，全部將他們閹割而成爲小宦官，繼恩就在其中。他聰慧，精通書籍和遼語。升任内謁者、内侍左厢押班。聖宗親政，繼恩多次升任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内庫都提點。

繼恩愛好清談，不喜歡權勢和財利，每當得到賞賜時，就買書多達一萬卷，用車載着跟隨自己，誦讀不倦。每逢宋朝的使者來訪，繼恩大都充當宣賜使，後來不知下落。

趙安仁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爲黄門令、秦晋國王底祇候。王薨，授内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土，爲游兵所擒。

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静，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隕越。今爲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

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從小被俘。統和年間，任黄門令、秦晋國王底祇候。秦晋國王去世，安仁授任内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和李勝哥密謀逃往南朝，被巡邏隊抓獲。

當初，仁德皇后和欽哀皇后有怨恨，欽哀皇后暗中指使安仁窺伺皇后的動静，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仁德皇后的權勢增大後，安仁懼怕禍難，再次圖謀逃亡回去。仁德皇后想要處死他，欽哀皇后進言營救。聖宗説："小喜説父母兄弟都在南朝，每當思念的時候，神魂顛倒。現在因爲思念親人，冒死逃跑，也是孝子的用心，的確值得憐憫。"赦免了他。

重熙初年，欽哀攝政，打算廢棄皇帝，立小兒子重元。皇帝和安仁謀劃遷移欽哀太后到慶州守護陵墓，授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

充契丹漢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當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後不知所終。

任契丹漢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點。皇上思念太后，安仁親自駕車侍奉迎接，太后責備他説：“你身負萬死之罪，我曾經加以營救。不期望你報答，你爲什麽離間我們母子呢?”安仁不能回答。後來不知下落。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况宦者乎。繼恩爲内謁者，安仁爲黄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論曰：官爵是用來激勵天下人的，若非賢能而有功勞就不可授予，何况宦官呢。王繼恩任内謁者，趙安仁爲黄門令，就差不多了；何至於沉迷私愛，從而授任觀察使、大將軍呢?《易經》説：“背負東西的小人乘坐貴人的車輛，以致招來强盗。”這就是安仁不得善終，繼恩僥幸苟免的緣故吧?

遼史卷一百十

列傳第四十

奸臣(上)

《春秋》褒貶，善惡并書，示勸懲也。故遷、固傳佞幸、酷吏，歐陽修則并奸臣録之，將俾爲君者知所鑒，爲臣者知所戒。此天地聖賢之心，國家安危之機，治亂之原也。遼自耶律乙辛而下，奸臣十人，其敗國皆足以爲戒，故列于《傳》。

《春秋》經傳的褒貶，善惡一并記載，以示鼓勵或懲戒。因此司馬遷、班固爲佞幸、酷吏作傳，歐陽修則連同奸臣一并載録，打算使爲君主的人懂得鑒戒，爲臣下的人知道警惕。這是天地聖賢的用心，國家安危的關鍵，治亂的根本啊。遼朝從耶律乙辛以下，有奸臣十人，他們對國家的禍害都值得引以爲戒，所以列在《傳》中。

耶律乙辛

耶律乙辛，字胡覩衮，五院部人。父迭剌，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迭剌”。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汝後有子當王。”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涌泉。迭剌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榼，因祭東焉。

耶律乙辛，字胡覩衮，五院部人。父親迭剌，家境貧寒，服用都不够，部人稱他爲“窮迭剌”。當初，乙辛的母親剛懷孕時，晚上夢見徒手搏擊黑公羊，拔下羊角和羊尾。醒來後占夢，術士說：“這是好兆頭啊。羊去掉角尾是王字，你以後有兒子該當封王。”等到乙辛出生時，恰巧在路上，没有水洗，轉動車輛輾破車轍，忽然見到涌泉。迭剌自以爲得到了貴子，想用酒慶賀，就聞到酒香，在草棘中獲得兩榼酒，於是面向東方祭祀。

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剌視之，乙辛熟寢。迭剌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啖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

乙辛從小聰慧狡黠。曾經牧羊到太陽偏西時，迭剌去察看，乙辛正在熟睡。迭剌打醒了他，乙辛惱怒說：“爲什麽突然驚醒我！剛剛夢見有人手拿日月給我吃，我已吃掉月亮，吞食太陽剛好一半就醒了，可惜没有全部吃掉。”迭剌從此不讓他牧羊。

及長，美風儀，外和内狡。重熙中，爲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宫。皇后見乙辛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

等到成年後，風姿俊美，外表和善而内心狡詐。重熙年間，任文班吏，掌管太保印，陪同入宫。皇后見乙辛祥和雅静，就像賦閑的老官，讓他補任筆硯吏；皇帝也喜愛他，多次升官任護衛

宗即位，以乙辛先朝任使，賜漢人户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召决疑議，升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清寧五年，爲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趙王。

九年，耶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時駙馬都尉蕭胡覩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亂平，拜北院樞密使，進王魏，賜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絶。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

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并位，中宫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宫，尋册爲皇后。時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奸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巖壽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内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爲中京留守。乙辛泣謂人曰："乙辛無過，因讒見出。"其黨蕭霞抹輩以其言聞於上，上悔之。無何，出蕭巖壽爲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乙辛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撒剌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乙辛。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復召爲北院樞密使。

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顔色。乙辛黨欣躍相慶，讒謗沸騰，忠

太保。道宗即位，因乙辛是先朝任用的，賜給漢人四十户，同知點檢司事，時常應召參决疑難議案，升任北院同知，歷任樞密副使。清寧五年，任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爲趙王。

清寧九年，耶律仁先任南院樞密使，當時駙馬都尉蕭胡覩和耶律重元結黨，仇視仁先在朝，上奏説："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皇帝打算聽從這個建議。乙辛上奏説："臣下剛剛參預朝政，尚未懂得治國的規矩。仁先是先帝時的老臣，不可突然遠離朝廷。"皇帝同意他的看法。重元的叛亂平定後，乙辛任北院樞密使，進封魏王，賜號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咸雍五年，加官守太師。下詔天下有戰争，允許乙辛見機行事，威震中外，登門賄賂的人從不間斷。大抵阿附的人多受到薦舉，忠直之士遭到貶斥。

大康元年，皇太子開始參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能得逞，陰謀藉故誣陷皇后。皇后死後，乙辛不能安心，又想謀害太子。乘機進奏説："皇帝和皇后如同天地并列，皇后怎能空缺呢?"極力稱贊他的黨羽駙馬都尉蕭霞抹的妹妹美麗而又賢惠。皇上信以爲真，將她納進宫中，很快册立爲皇后。當時護衛蕭忽古知道乙辛的奸狀，埋伏在橋下，打算殺掉他。一忽兒暴雨毁壞橋梁，謀劃没有成功。林牙蕭巖壽秘密上奏説："乙辛自從皇太子參預朝政後，内心懷有疑懼，又和宰相張孝傑互相依附。恐怕會圖謀不軌，不能讓他位居要地。"乙辛出任中京留守。乙辛哭着對别人説："乙辛没有罪過，因爲讒言而被貶出。"他的同黨蕭霞抹把這些話奏聞皇上，皇上後悔這件事。不久，貶蕭巖壽出外任順義軍節度使，下詔讓近臣商議召用乙辛的事。北面官員無人敢於進言，耶律撒剌説："當初因爲蕭巖壽上奏，貶出乙辛。如果他的言論不當，就應該因此而治罪；如果恰當，就不應重新召用乙辛。"屢次諫阻却没有被聽從。於是重新召用乙辛任北院樞密使。

當時皇太子因爲母后的緣故，憂形於色。乙辛的同黨歡躍相慶，讒言毁謗甚囂塵上，忠良之

良之士斥逐殆盡。乙辛因蕭十三之言，夜召蕭得裏特謀構太子，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同謀立皇太子。詔按無迹而罷。又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詣上誣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連坐。"詔使鞫劾，乙辛迫令具伏。上怒，命誅撒剌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别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監衛者皆其黨。尋遣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卒聞，上哀悼，欲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以滅其口。

士被貶斥殆盡。乙辛因爲蕭十三的進言，連夜召見蕭得裏特陰謀陷害太子，指使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共同謀劃擁立皇太子爲帝。下詔審查，因没有罪證而作罷。乙辛又指使牌印郎君蕭訛都斡到皇帝面前裝出自首的模樣説："耶律查剌先前控告耶律撒剌等人的事情都是事實，臣下也參與了他們的謀劃。本來打算殺掉乙辛等人而擁立太子。臣下等如果不坦白，就怕事情敗露後連帶受處罰。"下詔派人審訊治罪，乙辛迫使他們伏罪。皇上惱怒，下令斬殺耶律撒剌和蕭速撒等人。乙辛害怕皇帝懷疑，就帶來幾人當庭審問，分别讓他們披戴沉重的枷鎖，用繩索勒緊他們的脖子，不得出聲，人人都不能忍受這種酷刑，衹求早死。反而禀奏説："此外没有别的言辭。"當時正是暑天，尸體不得埋葬，以致土地發臭。於是把皇太子囚禁在上京，監守的人都是乙辛的黨羽。不久便派遣蕭達魯古、撒把害死太子。乙辛的同黨非常高興，聚飲很多天。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太子去世奏聞，皇上哀悼，打算召見太子的妻子，乙辛暗中派人殺害了她，以便滅口。

五年正月，上將出獵，乙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同知點檢蕭兀納諫曰："陛下若從乙辛留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皇孫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頗知其奸。會北幸，將次黑山之平淀，上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闕入謝，帝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

五年正月，皇上準備出外打獵，乙辛啓奏留下皇孫，皇上打算聽從這一建議。同知點檢蕭兀納規諫説："陛下如果聽從乙辛而留下皇孫，皇孫還小，身邊無人，希望留臣下保護他，以防不測。"於是和皇孫一道出行。從此皇上開始懷疑乙辛，很瞭解他的奸詐。適逢皇上去北方，打算暫駐黑山的平淀，皇上剛好看到隨同的屬吏大多跟在乙辛後面，十分反感，就令他離京去任知南院大王事。當按規定削去一字王爵，改封乙辛爲混同王時，他的心中纔稍感安寧。等到乙辛前來宫中謝恩時，皇帝當天將他遣返，改知興中府事。

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於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乾統二年，發冢，戮其尸。

七年冬，乙辛因爲把禁物賣到外國，被送交有關部門議罪，按照法律應當處死。乙辛的同黨耶律燕哥獨自啓奏應當按八議論處，乙辛得以減免死罪，改用鐵骨朵擊打，囚禁在來州。後來陰謀投奔宋朝和私藏兵器鎧甲的事情被發覺，縊殺了他。乾統二年，挖開墳墓，斬殺他的尸首。

張孝傑

張孝傑，建州 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清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户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上以孝傑勤幹，數問以事，爲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

張孝傑，是建州 永霸縣人。家境貧寒，愛好學習。重熙二十四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清寧年間，多次升官任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年，因奏事失誤，貶出任惠州刺史。不久應召官復原職，兼知户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官工部侍郎。八年，封爲陳國公。皇上以爲孝傑勤快幹練，多次以事相問，任北府宰相。在漢人中顯貴寵幸無與倫比。

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詔孝傑坐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悦。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爲得人。"歡飲至夜，乃罷。

大康元年，賜給皇室的姓氏。第二年秋季打獵，皇帝一天射鹿三十頭，宴請隨從官員。飲酒正酣，命令孝傑賦《雲上于天詩》，下詔讓孝傑坐在御榻旁邊。皇上朗誦《黍離》詩："瞭解我的人説我心中憂愁，不瞭解我的人認爲我有什麽追求。"孝傑啓奏説："現在天下太平，陛下有什麽憂愁？富有天下，陛下還有什麽追求？"皇帝十分高興。三年，臣僚們陪同宴樂，皇上説："先帝任用仁先、化葛，是因爲他們有賢能和智謀。我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之下，確實得到了人才。"歡飲到深夜，方纔作罷。

是年夏，乙辛譖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薦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鶻。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傑奸佞，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尸，以族産分賜臣下。

這年夏天，耶律乙辛譖毁皇太子，孝傑鼎力相助。等到乙辛奉詔審查皇太子的黨羽，誣害忠良，孝傑的謀劃居多。乙辛推薦孝傑忠於國家，皇帝稱孝傑可以同狄仁傑媲美，賜名叫仁傑，於是允許他放海東青鶻。大康六年，貶出乙辛後，皇上也覺察到孝傑的奸佞，很快貶出任武定軍節度使。因私販廣濟湖鹽和擅改詔旨，削去爵位，貶到安肅州，幾年後返回。大安年間，死在家鄉。乾統初年，剖棺戮尸，把他的家産分别賞賜臣下。

孝傑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黄金，不足爲宰相家。"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風吹孝傑幞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孝傑久在相位，貪財無厭，常同親戚聚飲，曾説："没有一百萬兩黄金，不足爲宰相之家。"當初，孝傑中進士時，造訪佛寺，忽然有疾風颳起孝傑的幞頭，和塔頂一樣高，掉到地上摔碎。有老僧説："這個人必定迅速富貴，但也不得善終。"結果和他説的一樣。

耶律燕哥

耶律燕哥，字善寧，季父房之後。四世祖鐸穩，太祖異母弟。父曰

耶律燕哥，字善寧，季父房的後代。四世祖鐸穩，太祖的異母弟。父親叫豁里斯，官至太

豁里斯，官至太師。

燕哥狡佞而敏。清寧間，爲左護衛太保。大康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爲樞密使，以燕哥爲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亦以爲賢，拜左夷離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復何求，敢爲此事！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禱之甚懇。蕭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爲伏狀。”燕哥領之，盡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哥之謀，爲契丹行宫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

大安三年，爲西京留守，致仕。壽隆初，以疾卒。

蕭十三

蕭十三，蔑古乃部人。父鐸魯斡，歷官節度使。

十三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大康初，耶律乙辛復入樞府，益横恣。時十三出入乙辛家，以朝臣不附者輒使出之，十三由宿衛遷殿前副點檢。

三年夏，護衛蕭忽古等謀殺乙辛，事覺下獄。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是夜，召蕭得裹特謀所以構太子事。十三計既行，尋遷殿前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復令蕭訛都斡等誣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實，詔究其事，太子不服。别遣夷離畢耶律燕哥問太子，太子具陳所以見誣之狀。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款。”燕哥入，如十三言奏之。

師。

燕哥狡黠佞諛而又機敏。清寧年間，任左護衛太保。大康初年，轉任北面林牙。當初耶律乙辛由中京留守再任樞密使，以燕哥爲耳目，凡有見聞必定稟告。乙辛喜愛因而推薦他，皇帝也以爲他是賢才，任左夷離畢。等到皇太子被誣陷，皇帝派遣燕哥前去審訊，太子告訴燕哥說：“皇帝衹有我一個兒子，現在是儲君，還有什麽奢望，敢做這種事呢！你和我是兄弟輩，應當考慮我的無辜，把我的心意轉達皇帝。”哀求得很誠懇。蕭十三聽說後，告訴燕哥說：“應當把太子的話，改變爲認罪書。”燕哥點頭同意這樣做，全部按照蕭十三所教唆的上奏。等到太子被斥逐，乙辛殺害忠良，大多是燕哥的謀劃，任契丹行宫都部署。五年夏，任南府宰相，升任惕隱。

大安三年，燕哥任西京留守，退休。壽隆初年，因病死亡。

蕭十三，蔑古乃部人。父親鐸魯斡，歷任節度使。

十三謙卑狡黠，善於揣摩人意。清寧年間，以任職年限和勞績升任護衛太保。大康初年，耶律乙辛再度召入樞密府，更加專横放縱。當時十三出入乙辛家，建議將朝廷大臣中不歸附的人貶逐，十三由宿衛升任殿前副點檢。

大康三年夏天，護衛蕭忽古等謀殺乙辛，事情敗露後入獄。十三告訴乙辛說：“眼下太子還健在，臣子百姓歸心於他。大王素來没有强有力的支柱，又有誣陷皇后的怨仇。如果太子立爲帝，大王何地容身？應當仔細謀劃此事。”乙辛說：“我憂慮此事很久了！”這天晚上，召見蕭得裹特商議如何謀害太子的事。十三的計劃既已施行，很快升任殿前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又指使蕭訛都斡等人假裝自首誣告耶律查剌先檢舉耶律撒剌等人的事都屬實，下詔追究此事，太子不服。另外派遣夷離畢耶律燕哥審問太子，太子陳述遭受誣陷的前因後果。十三聽說後，告訴燕哥說：“這樣上奏，大事就完了！應該將他的言辭改成服罪。”燕哥入宫，就按照十三的話啓奏。

上大怒，廢太子。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車，遣衛卒闔車門。是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陳陰害太子計，乙辛從之。

皇上大怒，廢除了太子。太子即將離別時，說：“我有什麽罪而受到這種懲處！”十三喝令登車，派遣衛兵關閉車門。當年，十三升任北院樞密副使，又陳述暗害太子的計策，乙辛采納了他的辦法。

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爲保州統軍使，卒。乾統間，剖棺戮尸。二子：的里得、念經，皆伏誅。

等到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也貶出十三任保州統軍使，去世。乾統年間，剖棺戮尸。兩個兒子：的里得、念經，全都被處死。

遼史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奸臣(下)

蕭余里也

蕭余里也，字訛都椀，國舅阿剌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重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祗候郎君，尚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阿剌爲蕭革所譖，出余里也爲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冬，召爲北面林牙。

咸雍中，會有告余里也與族人朮哲謀害耶律乙辛，按無狀，出爲寧遠軍節度使。自後余里也揣乙辛意，傾心事之，薦爲國舅詳穩。大康初，封遼西郡王。時乙辛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余里也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及乙辛謀構皇太子，余里也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樞密事，賜推誠協贊功臣。以女侄妻乙辛子綏也，恃勢横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

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與乙辛黨，以天平軍節度使歸第。尋拜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蕭余里也，字訛都椀，國舅阿剌的次子。奸詐滑稽，擅長女工。重熙年間，因爲是外戚而進用。清寧初年，補任祗候郎君，娶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多次升官任南面林牙。因爲父親阿剌被蕭革譖毁，貶出余里也任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冬，召任北面林牙。

咸雍年間，有人控告余里也和族人朮哲謀害耶律乙辛，審查而没有罪證，出任寧遠軍節度使。從此以後余里也揣摩乙辛的心意，傾心逢迎他，被推薦擔任國舅詳穩。大康初年，封爲遼西郡王。當時乙辛專横放縱，凡不依附自己的人都貶出朝廷，於是引用余里也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等到乙辛謀劃陷害皇太子時，余里也大力促成此事，於是知北院樞密事，賜號推誠協贊功臣。把侄女嫁給乙辛的兒子綏也，倚仗權勢横行不法，以致有目無君主的言行，朝野爲之側目。

皇帝貶斥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余里也因爲和乙辛是同黨，以天平軍節度使退居家中。不久任西北路招討使。因遭逢母親的喪事離職，死去。

耶律合魯

耶律合魯，字胡都堇，六院舍利褭古直之後。柔佞，喜苟合。仕清寧初。時乙辛引用群小，合魯附之，遂見委任，俄擢南面林牙。乙辛譖皇太子，殺忠直，合魯多預其謀。弟吾也

耶律合魯，字胡都堇，六院舍利褭古直的後代。柔弱奸佞，喜歡隨意附和。清寧初年出仕。當時耶律乙辛引用群小，合魯依附他，於是受到委任，很快擢升南面林牙。乙辛譖毁皇太子，殺害忠良，合魯多次參與他的陰謀。弟弟吾也也依

亦黨乙辛，時號“二賊”。乙辛薦爲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附乙辛，當時號稱“二賊”。乙辛推薦合魯擔任北院大王，合魯死。吾也官至南院大王。

蕭得裏特

蕭得裏特，遥輦洼可汗宫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末，乙辛用事，甚見引用，累遷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蕭得裏特，遥輦洼可汗宫分人。善於察言觀色，阿諛奉承。清寧末年，耶律乙辛當權，得裏特特别受到引用，多次升官任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京。得裏特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圜堵囚之。大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

等到皇太子被廢，派遣得裏特將他押送上京。得裏特督促皇太子上路，不讓他下車，起居飲食多加凌辱，到達後就設置監獄將他囚禁起來。大康年間，升任西南招討使，歷任順義軍節度使，轉任國舅詳穩。

壽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闔門籍興聖宫，貶西北統軍司，卒。二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壽隆五年，得裏特因心懷不滿獲罪，由於他已年老，免處死刑，將他全家拘入興聖宫，貶往西北統軍司，死去。兩個兒子：得末、訛里，乾統年間因父親參與耶律乙辛的陰謀，被處死。

蕭訛都斡

蕭訛都斡，國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補牌印郎君。

蕭訛都斡，國舅少父房的後代。咸雍年間，補官牌印郎君。

大康三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頃之，訛都斡希乙辛意，欲實其事，與耶律塔不也等入闕，誣首：“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

大康三年，樞密使耶律乙辛圖謀不軌，於是指使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廢立皇帝的事。下詔審查却没有罪證，撒剌等全都補任地方官吏。不久，訛都斡迎合乙辛的心意，想要證實撒剌等廢立皇帝一事，就和耶律塔不也等人入宫，以自首的方式誣告：“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企圖擁立皇太子一事，臣下也參與了謀劃。現在不來自首，就怕事情敗露後受到連累。”皇帝果然震怒，將皇太子移居上京。

訛都斡尚皇女趙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銜之，復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訛都斡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訛都斡娶皇女趙國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後來和乙辛議論不合，乙辛銜恨他，又因車輿服飾越位模仿皇帝，被處死。訛都斡臨刑，告訴别人説：“先前控告耶律撒剌的事，都是乙辛教唆我的。他害怕事情敗露，因而殺我滅口罷了！”

蕭達魯古

蕭達魯古，遥輦嘲古可汗宫分人。性奸險。

蕭達魯古，遥輦嘲古可汗宫分人。生性奸險。

清寧間，乙辛爲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逆謀。達魯古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剌詳穩。乙辛欲

清寧年間，耶律乙辛任樞密使，竊取權力，專擅政事，圖謀不軌。達魯古依附他，於是受到提拔，漸漸升遷到旗鼓拽剌詳穩。乙辛打算謀害

害太子，以達魯古凶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以達魯古爲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

太子，因達魯古凶狠果敢可以利用，派遣他和近侍直長撒把前往上京，和留守蕭撻得連夜帶領力士來到囚室，謊稱有赦文，召太子出來，殺死了他，用匣子裝着首級回來，欺騙説因病逝世。以達魯古爲國舅詳穩。達魯古害怕殺害太子的事情敗露，出入常常佩刀，如果有緊急召見，就打算自殺。

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後以疾卒。

乾統年間，下詔讓樞密使耶律阿思大肆搜查乙辛的黨羽，達魯古由於賄賂而得以幸免。後來因病死亡。

耶律塔不也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後。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的後代。因爲擅長打馬球，受到皇上寵愛，凡縱馬奔馳，球都不離棍杖。

咸雍初，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内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斡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宫副使。壽隆元年，爲行宫都部署。

咸雍初年，補官祗候郎君。和耶律乙辛友善，所以宫廷内外的人都懼怕他。等到太子被誣陷，審查而没有罪證，塔不也附和乙辛，想要證實加給太子的罪名，和蕭訛都斡等人秘密上奏："太子謀反一事本是實情，臣下如不出首，就怕事情被發覺後受到連累。"皇帝相信了他的話，廢除了太子。塔不也改任延慶宫副使。壽隆元年，任行宫都部署。

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爲特免部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爲敦睦宫使。天慶元年，出爲西北路招討使。以疾卒。

天祚即位，因塔不也黨附乙辛，貶出任特免部節度使。等到樞密使耶律阿思大肆搜查乙辛舊黨，塔不也由於賄賂而得以幸免。調任敵烈部節度使，再任敦睦宫使。天慶元年，出任西北路招討使。因病死亡。

蕭圖古辭

蕭圖古辭，字何寧，楮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稱，累遷左中丞。

蕭圖古辭，字何寧，楮特部人。重熙年間爲官，以能幹著稱，多次升官任左中丞。

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辨敏，善伺顔色，應對合上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蕭圖古辭不能決。"眷遇日隆。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黄龍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爲北院樞密使，詔許便宜從事。

清寧初年，歷任北面林牙，改任北院樞密副使。辯論敏鋭，善於窺伺别人的臉色，應對符合皇上的心意。皇太后曾説："有大事，若非耶律化哥、蕭圖古辭就不能決定。"寵愛日益隆厚。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黄龍府。八年，任南府宰相。不久，任北院樞密使，下詔允許他先辦事後奏報。

爲人奸佞有餘，好聚斂，專愎，變更法度。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爲

圖古辭爲人奸佞有餘，喜好聚斂，專横剛愎，變更法度。擔任樞密使幾個月，所推薦的人

重元黨與，由是免爲庶人。後没入興聖宫，卒。

多是耶律重元的黨羽，因此被貶爲庶人。後來他被拘入興聖宫，死去。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奸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元，若真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奸臣殺之而不知，群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讜，廢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盛，僅削一字王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以養成之也。

論曰：舜流放共工，孔子誅殺少正卯，懲治奸邪的方法嚴厲啊。後世不能明察奸邪，反而當作忠誠信任他們，不到流毒國家不罷休。道宗對耶律乙辛就是如此。當乙辛挽留耶律仁先，討伐耶律重元時，就像真爲國家考慮一樣；却不知他包藏禍心，待機而發罷了。一旦專權，又得到張孝傑、耶律燕哥、蕭十三作爲心腹，因此大肆作惡而毫無忌憚。開始誣陷皇后，又殺害太子和他的妃子，禍害之慘，很可悲啊。唉！君主所親近的人，没有比得上皇后、太子的啊。奸臣殺害他們却不知道，臣僚們進言也不醒悟。當時忠誠正直的臣僚，差不多都被廢棄和殺害。即使在黑山親眼看見乙辛衆多的屬官，也僅僅削去一字王的封號。直到私藏鎧甲兵器，然後纔殺掉了他。唉！乙辛的罪惡，固然不是一死就可以向天下謝罪，但也是道宗曖昧而不能明察决斷，所以養成奸賊吧。

如蕭余里也輩，忘君黨惡，以饕富貴，雖幸而死諸牖下，其得免於遺臭之辱哉！

像蕭余里也一類的人，忘記君主而依附奸邪，貪圖富貴，雖然僥幸地老死窗下，但他們能够逃脱遺臭萬年的耻辱嗎！

遼史卷一百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逆臣(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貴賤位而後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後天地和，天地和而後萬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其慮深遠矣。歐陽修作《唐書》，創《逆臣傳》，蓋亦《春秋》之意也。

遼叛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則又有甚焉者，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傳》，所以公天下之貶，以示夫戒云。

耶律轄底

轄底，字涅烈衮，肅祖孫夷離菫帖剌之子。幼黠而辯，時險佞者多附之。

遥輦痕德菫可汗時，異母兄罨古只爲迭剌部夷離菫。故事，爲夷離菫者，得行再生禮。罨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遂取紅袍、貂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令黨人大呼曰："夷離菫出矣！"衆皆羅拜，因行柴册禮，自立爲夷離菫。與于越耶律釋魯同知國政。及釋魯遇害，轄底懼人圖己，挈其二子迭里特、朔刮奔渤海，僞爲失明。後因球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奔

《易經》說："天尊地卑，乾坤由此決定；由卑下到高貴排列，就形成貴賤不同的地位。"貴賤各就各位然後君臣的名分就確定了，君臣的名分確定然後天地調和，天地調和然後萬物的變化定形。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用的就是這個方法。三代以後，有臣下殺君主的人，也有兒子殺父親的人。孔子編撰《春秋》來寄寓帝王的法令，使死於前的惡人受到譴責，使生於後的人知道警懼，他的考慮深遠啊。歐陽修編修《唐書》，創作《逆臣傳》，大概也是《春秋》筆法吧。

遼朝叛逆的臣僚共有二十二人，考察他們的劣迹則又有特别突出的人，但這豈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啊。一一載入《傳》中，用來公開天下人的貶斥，用來表示鑒戒。

耶律轄底，字涅烈衮，肅祖的孫子夷離菫帖剌的兒子。從小狡黠而能詭辯，當時陰險奸佞的人大多依附他。

遥輦痕德菫可汗時，異母兄罨古只任迭剌部夷離菫。按照慣例，擔任夷離菫的人，可以舉行再生禮。罨古只剛剛到帷帳中更衣，轄底就取紅色袍子、貂蟬冠，騎着白馬出來。於是讓同黨大聲呼叫說："夷離菫出來了！"衆人都羅列下拜，舉行柴册禮，自立爲夷離菫。和于越耶律釋魯共同執掌國家政事。等到釋魯遇害，轄底害怕别人圖謀自己，携帶兩個兒子迭里特、朔刮逃往渤海，僞裝成瞎子。後來乘打馬球的機會，和兩個兒子搶奪好馬逃回國内。更加爲非作歹，常常

歸國。益爲奸惡，常以巧辭獲免。

以巧辯獲得赦免。

太祖將即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爲于越。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剌葛等亂，不從者殺之。車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剌葛俱北走，至榆河爲追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覦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迭剌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囚數月，縊殺之。

太祖將要即位時，禮讓轄底，轄底說："皇帝聖人，是由上天命定的，臣下怎敢擔當呢！"太祖任命他爲于越。等到太祖親自率軍討伐西南諸部，轄底引誘耶律剌葛等作亂，不順從的就殺掉。太祖返回抵達赤水城，轄底畏懼，和剌葛一起向北逃走，到榆河被追兵抓獲。太祖問他說："我當初即位時，曾經以國家相讓，叔父推辭不受；現在反而要立我的弟弟爲帝，爲什麼呢？"轄底回答說："當初臣下不知道天子的尊貴，等到陛下即位，侍衛隨從特別嚴整，和普通人大不一樣。臣下曾在啓奏事情時動心，開始有覬覦的意圖。估量陛下英武，必定不能奪取；衆兄弟懦弱，得到帝位就容易圖謀了。事情如果成功，難道能放過陛下的衆兄弟嗎？"太祖對衆兄弟說："你們竟然聽從這種人的話！"迭剌說："圖謀大事，必須用這種人；事情成功，必定除掉他。"轄底没有回答。囚禁幾個月，縊殺了他。

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剌部人衆勢强，故多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子迭里特。

臨刑，太祖告訴他說："叔父罪該處死，我不敢赦免。有利國家的事情，應當暢所欲言。"轄底說："迭剌部人口衆多勢力强盛，因此多次作亂，應該劃分爲二部，以便削弱他們的勢力。"兒子叫迭里特。

耶律迭里特

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蹶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睹物，莫不悉見。

耶律迭里特，字海鄰。有體力，擅長跑馬射箭，馬跌倒也摔不下來。在醫術上尤其神妙，察看别人的病情，就像隔着薄紗看物，没有看不清楚的。

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剌部夷離堇。太祖嘗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内厩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針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

太祖在即位以前，已經給予寵愛，等到即位時，任迭里特爲迭剌部夷離堇。太祖曾想用鹿肉醬醒酒，因山林中有鹿，詢問能捕獲的人。迭里特說："臣下能够抓到它。"騎内厩馬追逐鹿，射殺其中的一隻。想要再射時，馬倒地死去。迭里特跳起向前，弓尚未鬆弛，又獲取一隻。皇帝非常高興地說："我的弟弟是萬人纔能抵擋的！"適逢皇帝患心痛，召迭里特來看病。迭里特說："心的上面有瘀血像彈丸大小，但是藥物不能救治，必須針灸治療後纔能痊愈。"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吐出瘀血，疼痛消失。

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剌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皇帝因爲他是親戚，所以常給予賞賜；但是知道他的爲人，未嘗委任以職務。迭里特後來跟從耶律剌葛作亂，和他的父親轄底一起被縊殺。

耶律察割

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爲懦。太祖曰："此凶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

耶律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的兒子。長於騎馬射箭。外貌謙恭而內心狡詐，人們以爲他懦弱。太祖說："這是凶頑，不是懦弱。"他的父親安端曾派他來啓奏事情，太祖對近侍說："這小子眼睛就像瘋駝的一樣，面有反相。我如果獨居一室，不要讓他進門。"

世宗即位于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即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

世宗在鎮陽即位，安端聽說後，打算首鼠兩端。察割說："皇太弟忌刻，如果立他爲帝，豈能容忍我們！永康王寬厚，而且和劉哥互相友好，應當前去和劉哥商議。"安端就和耶律劉哥謀劃投奔世宗。等到和議成功，察割因功封爲泰寧王。

會安端爲西南面大詳穩，察割佯爲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托手疾，不操弓矢，但執煉錘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爲誠。

正當安端任西南面大詳穩時，察割僞裝被父親厭棄，暗中派人報告皇帝，立即受到召見。來到皇上面前，哭着訴說，不勝悲哀，皇帝憐憫他，讓他率領女石烈軍。出入宮廷中，多次受到恩寵。皇帝每次出外打獵，察割推說手有病，不操持弓箭，衹是拿着煉錘奔走。屢次把家中小事講給皇上聽，皇上以爲他誠實。

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奸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

察割因各族屬雜居，不能達到目的，漸漸把帳篷移近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覺他的奸邪，上表列舉他的罪狀。皇帝不相信，拿表給察割看。察割說屋質仇視自己，哽咽流涕。皇帝說："我本來就知道没有這些事，何至於哭泣呢！"察割時時口出怨言，屋質說："你既然没有這種居心，就算我過分疑心你，不要做不義之事就好了。"有一天屋質又向皇帝請示，皇帝說："察割捨棄父親而來侍奉我，可以保證没有别的居心。"屋質說："察割對父親既然不孝，對君主又怎能忠誠！"皇帝不接受他的看法。

天禄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群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

天禄五年七月，皇帝親臨太液谷，留下來暢飲三天，察割陰謀作亂却未能得逞。皇帝討伐後周，到詳古山，太后和皇帝在行宮祭奠文獻皇帝，臣僚們全都喝醉了。察割回來拜見壽安王，邀請他參與計議，壽安王不答應。察割把陰謀告

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内府物，見瑪瑙碗，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詫于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弒皇后於柩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弒逆，復將若何？"有夷離菫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籍此爲辭，猶可以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罨撒葛同往説之，察割從其計。

詐耶律盆都，盆都順從了他。這天晚上，共同率兵進去殺太后和皇帝，僭冒帝號。官吏們不順從的，就扣留他們的家屬。到深夜，查看内府物件，見到瑪瑙碗，説："這是稀世之寶，現在爲我所有了。"向他的妻子誇耀。妻子説："壽安王、屋質還在，我們没有一人能活下去，這種東西有什麽用處！"察割説："壽安王年幼，屋質不過帶領幾名奴僕，明早就要來朝見，實在不值得挂慮。"他的黨羽矧斯報告壽安王、屋質以兵圍在外面，察割很快派人在靈柩前弒死皇后，倉惶出陣。壽安王派人曉諭説："你們既已弒主作亂，又要幹什麽？"有夷離菫劃者丢下兵器投奔壽安王，其餘的人望見後，慢慢跟隨過去。察割知道不濟事了，就捆綁衆官吏家屬，拿着弓箭威脅説："大不過殺死這些人罷了！"喝令趕快出去。當時林牙耶律敵獵也在扣押的人群中，進言説："没有廢除皇帝，壽安王怎能興起。拿這點作爲藉口，還可以免罪。"察割説："確實和你説的一樣，誰可以出使？"敵獵請求和耶律罨撒葛一起前去游説，察割采納了他的計策。

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臠殺之。諸子皆伏誅。

壽安王又命令敵獵誘來察割，碎割了他。他的所有兒子都被處死。

耶律婁國

婁國，字勉辛，文獻皇帝之子。天禄五年，遥授武定軍節度使。及察割作亂，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婁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

耶律婁國，字勉辛，文獻皇帝的兒子。天禄五年，挂銜武定軍節度使。等到耶律察割作亂，穆宗和耶律屋質聽從耶律敵獵的計謀，引誘察割出來，婁國親手殺死了察割。改任南京留守。

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敵獵及群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説我，今日豈有虚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於可汗州西谷，詔有司擇絶後之地以葬。

穆宗嗜酒，不顧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引誘敵獵以及一群不得志的人謀反。事情被發覺，審查訊問却不服罪。皇帝説："我爲壽安王時，你多次用這種事勸説我，今天難道假得了嗎？"婁國不能回答。等到其餘黨全部服罪，便在可汗州西谷縊殺他，下詔讓有關部門選擇絶後的地方埋葬他。

耶律重元

重元，小字孛吉只，聖宗次子。材勇絶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

耶律重元，小字孛古只，聖宗的次子。才能和勇力勝過一般人，眉清目秀，很少説笑，人們望見他就感到畏懼。

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封爲皇太弟。歷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賜以金券誓書。道宗即位，册爲皇太叔，免拜不名，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

太平三年，封爲秦國王。聖宗逝世，欽哀皇后代理國政，密謀立重元爲帝。重元把她的陰謀報告給皇上，皇上更加器重他，封爲皇太弟。歷任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身居武職，未嘗離開京城。在這以前契丹人犯法，照例必須由漢人拘禁審問，受冤枉的人很多。重元上奏請求五京分別設置契丹警巡使，下詔聽從他的建議，賜給金券鐵書。道宗即位，册封重元爲皇太叔，免除下拜，不直呼其名，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又賜給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崇和寵愛前所未有。

清寧九年，車駕獵灤水，以其子涅魯古素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覩等凡四百餘人，誘脅弩手軍陣于帷宫外。將戰，其黨多悔過效順，各自奔潰。重元既知失計，北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

清寧九年，皇帝到灤水打獵，因他的兒子涅魯古長期謀劃，和同黨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覩等共四百多人，引誘脅迫弩手軍在帷宫外列陣。將要交戰時，他的黨羽大多悔過效順，各自逃散。重元既已知道失於算計，向北逃進大漠，感嘆説："涅魯古使我到了這種地步！"於是自殺。

先是重元將舉兵，帳前雨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子涅魯古。

在此之前，重元即將起兵時，帳前雨水殷紅如血，有識之士認爲是敗亡的徵兆。兒子涅魯古。

耶律涅魯古

涅魯古，小字耶魯綰。性陰狠。興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進王楚，爲惕隱。清寧三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説其父重元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弑逆。

耶律涅魯古，小字耶魯綰。生性陰險狠毒。興宗一見他，告訴别人説："這小子眼睛中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爲安定郡王。十七年，進封楚王，擔任惕隱。清寧三年，出任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勸説他的父親假裝生病，等到皇帝親臨探問時，乘機殺他。

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之計，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事泄，遽擁兵犯行宫。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詳穩渤海阿厮、護衛蘇射殺之。

清寧九年秋季打獵，皇帝采用耶律良的計策，派人緊急召見涅魯古。涅魯古以爲事情敗露，匆忙擁兵進犯行宫。南院樞密使許王耶律仁先等率領值宿衛士討伐他。涅魯古躍馬衝出，被近侍詳穩渤海阿厮、護衛蘇射死。

耶律滑哥

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之子。性陰險。初烝其父妾，懼事彰，與剋蕭臺哂等共害其父，歸咎臺哂，滑哥獲免。

耶律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的兒子。生性陰險。當初和他父親的小妾私通，害怕事情暴露，和剋蕭臺哂等共同殺害他的父親，怪罪臺哂，滑哥得以幸免。

太祖即位，務廣恩施，雖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惕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事平，群臣議其罪，皆謂滑哥不可釋，於是與其子痕只俱陵遲而死，敕軍士恣取其產。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亂，皆此人教之也。"

太祖即位，一心廣施恩惠，雖然知道滑哥凶殘叛逆，但暫且表示容忍，任命爲惕隱。六年，滑哥參與衆兄弟的叛亂。事情平息後，臣僚們議論他的罪名，都認爲滑哥不能赦免，於是和他的兒子痕只一起被處以極刑，下詔書讓將士任意占取他的財產。皇帝説："滑哥不怕上天，反叛君主殺死父親，他的罪惡不可勝言。衆兄弟作亂，都是這個人教唆的啊。"

遼史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逆臣(中)

蕭翰

蕭翰，一名敵烈，字寒真，宰相敵魯之子。

天贊初，唐兵圍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告急。翰受詔與康末怛往救，克之，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會同初，領漢軍侍衛。八年，伐晋，敗晋將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軍下馬而射。"帝從其言，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猝至，我軍失利。帝悔之曰："此吾用言之過至此!"及從駕入汴，爲宣武軍節度使。

會帝崩欒城，世宗即位。翰聞之，委事於李從敏，徑趨行在。是年秋，世宗與皇太后相拒於潢河 横渡，和議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初耶律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即囚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對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

天禄二年，尚帝妹阿不里。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亂，耶律石剌告屋質，屋質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屋質固諍以爲不可，乃詔屋質鞫按。翰伏辜，帝竟釋之。復與公主以書結

蕭翰，一名敵烈，字寒真，宰相敵魯的兒子。

天贊初年，後唐兵圍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告急。蕭翰受詔和康末怛前去救援，打敗了後唐軍，殺死敵將李嗣昭，攻克石城。會同初年，領漢軍侍衛。八年，討伐後晋，打敗後晋將領杜重威，追殺到望都。蕭翰啓奏説："可以命令士兵下馬射箭。"皇帝聽從他的意見，將士徒步前進。敵人手執短兵器突然來臨，我軍失利。皇帝後悔道："這是我誤用人言以至於此!"後隨從皇帝進入汴京，任宣武軍節度使。

皇帝逝世於欒城，世宗即位。蕭翰聽説後，把事情托付給李從敏，徑直奔赴皇帝臨時駐地。當年秋天，世宗和皇太后相持於潢河 横渡，和議尚未確定。太后詢問蕭翰説："你有什麽怨恨而要背叛呢?"回答説："臣下的母親無罪，太后殺了她，因此不能没有怨恨。"當初耶律屋質因依附太后而被拘捕，蕭翰聽説後幸災樂禍，前往囚禁的地方對他説："你曾説我們不如你，眼下却在牢獄中，爲什麽呢?"屋質回答説："但願你不至於像我這樣!"蕭翰默然無語。

天禄二年，蕭翰娶皇帝的妹妹阿不里爲妻。後來和耶律天德一起謀反，進了監獄。又勾結惕隱耶律劉哥和他的弟弟盆都叛亂，耶律石剌禀告屋質，屋質急忙進宫奏報此事，蕭翰等不服罪。皇帝不想揭發這件事，屋質執意規勸以爲不能這樣做，於是下詔讓屋質審問。蕭翰認罪，皇帝竟

明王安端反，屋質得其書以奏，翰伏誅。

然赦免了他。又和公主用書信勾結明王耶律安端謀反，屋質獲得他們的書信後上奏，蕭翰被處死。

耶律牒蠟

牒蠟，字述蘭，六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

天顯中，爲中臺省右相。會同元年，與趙思温持節册晋帝。及我師伐晋，至滹沱河，降晋將杜重威，牒蠟功居多。大同元年，平相州之叛，斬首數萬級。

世宗即位，遣使馳報，仍命牒蠟執偏將术者以來。其使誤入术者營，术者得詔，反誘牒蠟，執送太后。牒蠟亡歸世宗。和約既成，封燕王，爲南京留守。

天禄五年，察割弑逆，牒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之幕，因從之。明旦，壽安王討亂，凡脅從者皆棄兵降；牒蠟不降，陵遲而死。妻子皆誅。

耶律牒蠟，字述蘭，六院夷離菫蒲古只的後代。

天顯年間，牒蠟任中臺省右相。會同元年，和趙思温拿着使節册封後晋皇帝。等到我軍討伐後晋，到滹沱河，招降後晋將領杜重威，牒蠟的功勞居多。大同元年，平定相州的叛敵，斬殺數萬人。

世宗即位，派遣使者趕去報訊，并且命令牒蠟拘捕偏將术者前來。使者誤入术者的軍營，术者得到詔書，反過來誘捕牒蠟，押送太后。牒蠟逃跑投奔世宗。和約達成後，封爲燕王，任南京留守。

天禄五年，耶律察割犯上作亂，牒蠟剛好沉醉，他的妻子把他扶進察割的帳幕，因而順從察割。第二天早晨，壽安王討伐叛亂，凡是脅從的人都拋棄武器投降；牒蠟不投降，被凌遲處死。妻子兒女都被處死。

耶律朗

朗，字歐新，季父房奚古只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爲“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會同九年，太宗入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天禄元年，燕、趙已南皆應劉知遠，朗與汴守蕭翰棄城歸闕。先是，朗祖奚古只爲其弟轄底詐取夷離菫，自是族中無任六院職事者；世宗不悉其事，以朗爲六院大王。

及察割作亂，遣人報朗曰：“事成矣！”朗遣詳穩蕭胡里以所部軍往，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即位，伏誅，籍其家屬。

耶律朗，字歐新，季父房奚古只的孫子。生性輕佻，力氣大，人稱爲“虎斯”。天顯年間以才能勇猛進用，每逢作戰都獲勝，由此得享盛名。

會同九年，太宗進入汴京，命令他知澶淵，控制黄河渡口。天禄元年，燕、趙以南地區都響應劉知遠，耶律朗和汴京留守蕭翰棄城回京。在這以前，耶律朗的祖父奚古只被他的弟弟轄底騙取夷離菫，從此親族中没有擔任六院職務的人，世宗不知道此事，以耶律朗爲六院大王。

等到耶律察割作亂，派人告訴耶律朗説：“事情成功了！”耶律朗派遣詳穩蕭胡里率領所部士兵前去，命令説：“應當脚踏兩隻船，援助得勝的一方。”穆宗即位，耶律朗被處死，他的家屬被籍没爲奴。

耶律劉哥

劉哥，字明隱，太祖弟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凶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累遷西南邊大詳穩。

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晋，以病先歸，與劉哥鄰居。世宗立於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於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事平，以功爲惕隱。

天禄中，與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刺發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劉哥，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貰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爲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具服。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弟盆都。

耶律劉哥，字明隱，太祖的弟弟寅底石的兒子。從小驕横狠毒，好欺侮别人，長大後更加凶狠狡猾。太宗厭惡他，讓他戍守邊疆，多次升官任西南邊大詳穩。

會同十年，叔父安端跟隨皇帝討伐後晋，因病提前返回，和劉哥相鄰居住。世宗在軍中即位，安端議論該投奔的一方，劉哥首先提出依附世宗的策略，以本部兵援助世宗。當時太后命令皇太弟李胡率兵南下，和劉哥、安端在泰德泉遭遇。一經交戰，安端落馬。王子天德趕到，想用槍刺殺他。劉哥用身體護衛安端，射天德，射穿鎧甲却没有傷到體膚。安端得到馬匹再戰，皇太弟的軍隊戰敗。劉哥和安端到皇帝住所朝見。等到和議成功，太后問劉哥説："你有什麽怨恨而要反叛呢?"回答説："臣下的父親無罪，太后殺害了他，因此怨恨罷了。"事情平息後，劉哥因功任惕隱。

天禄年間，和他的弟弟盆都、王子天德、侍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刺揭發了這件事，劉哥以言辭掩飾而幸免。後來邀請皇帝博戲，想乘進酒的機會犯上作亂，被皇帝察覺，没有得逞，受到囚禁。一日，召見劉哥，鎖着脖子博戲。皇帝問："你果真謀反嗎?"劉哥發誓説："臣下如果有謀反之心，必定生千頂疽而死!"於是赦免了他。耶律屋質執意勸諫，以爲罪在不赦。皇上命令屋質審訊他，具狀服罪。下詔免去死罪，流放烏古部，果真因千頂疽而死。弟弟盆都。

耶律盆都

盆都，殘忍多力，膚若蛇皮。天禄初，以族屬爲皮室詳穩。二年，與兄劉哥謀反，免死，使於轄戛斯國。既還，復預察割之亂，陵遲而死。

異母弟二人：化葛里、奚蹇。應曆初，無職任，以族子，甚見優禮。三年，或告化葛里、奚蹇與衛王宛謀逆，下獄，飾辭獲免。四年春，復謀反，伏誅。

耶律盆都，殘忍而力大，皮膚就像蛇皮。天禄初年，因爲是親族而任皮室詳穩。二年，和兄長劉哥謀反，免除死罪，出使到轄戛斯國。返回後，又參預耶律察割的叛亂，被處以極刑。

異母弟二人：化葛里、奚蹇。應曆初年，没有職任，因爲是同族子侄，特别受到優待。三年，有人控告化葛里、奚蹇和衛王耶律宛謀反，被關進監獄，以言辭掩飾得以幸免。四年春，再度謀反，被處死。

耶律海思

海思，字鐸衮，隋國王釋魯之庶子。機警口辯。

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着靴行曠野射鴇。"帝大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海思即散于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

世宗即位於軍中，皇太后以兵逆於潢河橫渡。太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曰："汝見屋質勿懼!"海思見太后還，不稱旨。既和，領太后諸局事。

穆宗即位，與冀王敵烈謀反，死獄中。

耶律敵獵

敵獵，字烏輦，六院夷離堇术不魯之子。少多詐。

世宗即位，爲群牧都林牙。察割謀亂，官僚多被囚縶。及壽安王與耶律屋質率兵來討，諸黨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即詣囚所，持弓矢脅曰："悉殺此曹!"敵獵進曰："殺何益於事? 竊料屋質將立壽安王，故爲此舉，且壽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爲辭，庶可免。"察割曰："如公言。誰

耶律海思，字鐸衮，隋國王釋魯的庶子。爲人機警而有口才。

會同五年，下詔求直言。當時海思年方十八，穿着羊皮衣，騎牛赴京。有關官府詢問説："你爲什麽而來?"回答説："應詔言事。假使不因貧窮幼稚而被遺棄，也可作爲直言的人選。"官員以此事奏上。適逢皇帝要去打獵，派遣使者告訴他説："等我回來再召見。"海思説："臣下以爲陛下急於求賢，所以來了；現在反而不如打獵急切，請求就此返回。"皇帝聽説後，立即召見他，賜給座位，詢問治理國家的方法。命令明王耶律安端和耶律頗德考驗他，幾天後，安端等上奏説："海思的才能，臣下等都趕不上。"皇帝召海思詢問道："和你談論的人怎麽樣?"回答説："安端説話没有收斂，就像空車從高坡奔馳而下；頗德如同穿着靴子行走曠野中射鴇。"皇帝大笑。擢升宣徽使，屢次將事務委任他。皇帝知道他貧窮，用金器賞賜他，海思馬上分給親戚朋友。後來跟隨皇帝討伐後晋有功。

世宗在軍中即位，皇太后擁兵在潢河橫渡迎擊。太后派遣耶律屋質譴責世宗自立爲帝。屋質來到皇帝面前，傳達旨意毫不屈服；世宗派遣海思對答，也不謙遜，并且命令他説："你見到屋質不必懼怕!"海思拜見太后返回，不能讓皇上滿意。和解以後，海思領太后諸局事。

穆宗即位，海思和冀王耶律敵烈謀反，死在獄中。

耶律敵獵，字烏輦，六院夷離堇术不魯的兒子。從小多奸詐。

世宗即位，敵獵任群牧都林牙。耶律察割謀反，官僚大多受到囚禁。等到壽安王和耶律屋質率軍前來征討，各黨羽依次退走。察割估計事情不能成功，就到囚禁官僚的地方，手拿弓箭威脅説："全部殺掉這些人!"敵獵進言説："殺人對事情有什麽補益? 我預料屋質將要擁立壽安王，因此纔有這一舉動，况且壽安王未必知道。如果派人以此作爲藉口，或許可以幸免。"察割説：

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敵獵請與鼉撒葛同往説之。"察割遣之。壽安王用敵獵計，誘殺察割，凡被脅之人無一被害者，皆敵獵之力。

亂既平，帝嘉賞，然未顯用。敵獵失望，居常怏怏，結群不逞，陰懷不軌。應曆二年，與其黨謀立婁國，事覺，陵遲死。

蕭革

蕭革，小字滑哥，字胡突堇，國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智數。太平初，累遷官職。游近習間，以諛悦相比昵，爲流輩所稱，由是名達於上。

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爲北院樞密副使。帝嘗與近臣宴，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知，無以報萬一；惟竭愚忠，安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革怙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夷離畢耶律義先知革奸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銜之，佯言曰："公相謔，不既甚乎！"義先詬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詔革謂曰："義先無禮，可痛繩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咈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吴王。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帝大漸，詔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曠，朕若弗瘳，宜即令燕趙國王嗣位。"

"就聽您的。誰可以出使？"敵獵説："大王如果不疑心，敵獵請求和鼉撒葛一起前去勸説他們。"察割派遣他們前去。壽安王采用敵獵的計策，誘殺察割，凡是被挾持的官僚没有一人遇害，都是敵獵的功勞。

叛亂平息後，皇帝嘉獎他，然而没有重用。敵獵失望，時常怏怏不樂，勾結衆多不得志的人，暗中圖謀不軌。應曆二年，和他的黨羽圖謀擁立耶律婁國爲帝，事情敗露，被處以極刑。

蕭革，小字滑哥，字胡突堇，國舅房林牙和尚的兒子。機警聰明而多有智略。太平初年，多次升官進職。游走在君主親近的人中間，以諂諛取悦相互親近，受到同類人物的稱贊，因此聲名傳到皇上耳中。

重熙初年，任北面林牙。十二年，任北院樞密副使。皇帝曾同近臣聚宴，告訴蕭革説："我知道你的才幹，因此加以提拔，你應當努力！"蕭革説："臣下不才，誤蒙聖人知遇，不能報答萬分之一；祗有竭盡愚忠，怎敢懈怠呢？"第二年，任北府宰相。十五年，改任同知北院樞密事。蕭革恃寵專權，同僚有職無權而已。當時夷離畢耶律義先知道蕭革奸佞，乘陪宴的機會，陳訴蕭革的短處，任用他就要敗壞國事。皇帝不聽。一天，皇上命令義先同蕭革輪流擲骰，義先酒酣，説："臣下備位大臣，即使不能引進忠良摒棄奸邪，怎能同賊子博戲呢！"蕭革銜恨在心，假意説："您開玩笑，不是太過分了嗎！"義先詬罵不停。皇帝惱怒，皇后勸解他説："義先酒醉瘋狂，醒來後就可以調治了。"第二天，皇上下詔蕭革説："義先無禮，可以痛懲他。"蕭革説："義先的才能，怎能逃得過皇上的鑒察呢！然而天下人都知道他忠誠耿直。現在因酒後出錯而治罪，恐怕違背人們的期望。"皇帝因爲蕭革受到冒犯却不計較，對他的寵愛更加隆厚。蕭革矯情媚上大抵與此類似。任南院樞密使，下詔班列在諸王之上，封爲吴王。改知北院，進封鄭王，兼中書令。皇帝病危，下詔給蕭革説："皇位不可一天空缺，我如果不能蘇醒，應當立即讓燕趙國

王繼承皇位。"

清寧元年，復爲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撓，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剌爲東京留守。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帝訪群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悦，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縊阿剌于殿下。

清寧元年，再任南院樞密使，改封楚王。又調到北院，和國舅蕭阿剌共同執掌朝政。蕭革多次徇私枉法，阿剌常常加以糾正，因此有矛盾，貶出阿剌任東京留守。適逢南郊祭祀，阿剌照例趕到京城，皇帝向群臣詢問時事，阿剌陳述利病，言辭很激切。蕭革窺伺皇帝心中不高興，乘機誣陷説："阿剌倚仗寵愛，有蔑視皇上的野心，不合臣子的禮節。"皇帝大怒，在殿階下縊殺阿剌。

後上知革奸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帝以其子爲重元婿，革預其謀，陵遲殺之。

後來皇上察覺蕭革的奸計，漸漸失去對他的寵愛。八年，退休，封爲鄭國王。九年秋，皇帝因爲他的兒子是耶律重元的女婿，蕭革參與了重元的陰謀，極刑處死了他。

遼史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逆臣(下)

蕭胡覩

蕭胡覩，字乙辛。口吃，視斜，髮鬈，伯父孝穆見之曰：“是兒狀貌，族中未嘗有。”及壯，魁梧桀傲，好揚人惡。

重熙中，爲祗候郎君，俄遷興聖宫使。尚秦國長公主，授駙馬都尉。以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主，爲北面林牙。

清寧中，歷北、南院樞密副使，代族兄朮哲爲西北路招討使。時蕭革與蕭阿剌俱爲樞密使，不協，革以朮哲爲阿剌所愛，嫉之。朮哲受代赴闕，先嘗借官粟，留直而去。胡覩希革意，發其事，朮哲因得罪。

胡覩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産于革，二人相愛過于兄弟。胡覩族弟敵烈爲北剋，薦國舅詳穩蕭胡篤于胡覩，胡覩見其辨給壯勇，傾心交結，每遇休沐，言論終日，人皆怪之。會胡覩同知北院樞密事，奏胡篤及敵烈可用，帝以敵烈爲旗鼓拽剌詳穩，胡篤爲宿直官。及革構陷其兄阿剌，胡篤陰爲之助，時人醜之。

耶律乙辛知北院樞密事，胡覩位在乙辛下，意怏怏不平。初，胡覩嘗與重元子涅魯古謀逆，欲其速發。會車駕獵太子山，遂與涅魯古脅弩手

蕭胡覩，字乙辛。口吃，斜視，鬈髮，伯父孝穆見到他説：“這小子的相貌，本族中從未有過。”等到長大後，魁梧桀驁，喜歡宣揚别人的醜事。

重熙年間，任祗候郎君，不久升任興聖宫使。胡覩娶秦國長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後因不諧離婚，再娶齊國公主，任北面林牙。

清寧年間，歷任北院、南院樞密副使，替代堂兄朮哲任西北路招討使。當時蕭革和蕭阿剌都擔任樞密使，不和，蕭革因爲朮哲受到阿剌喜愛，所以仇視他。朮哲受到替代奔赴京城，早先曾借公糧，走時留下錢財抵債。胡覩迎合蕭革的心意，揭發了這件事，朮哲因此獲罪。

胡覩又想求取權勢，一年四季饋送珍寶器玩、家畜禽獸給蕭革，兩人相互友愛超過兄弟。胡覩的堂弟敵烈任北克，推薦國舅詳穩蕭胡篤給胡覩，胡覩見他能言善辯雄壯勇猛，傾心結交，每逢例行休假時，談論終日，人們都爲之詫異。等到胡覩同知北院樞密事，禀奏胡篤和敵烈可以任用，皇帝以敵烈爲旗鼓拽剌詳穩，胡篤任宿直官。及至蕭革誣陷他的兄長阿剌，胡篤暗中幫助蕭革，當時人都鄙視他。

耶律乙辛知北院樞密事，胡覩位在乙辛之下，心中怏怏不平。當初，胡覩曾經和耶律重元的兒子涅魯古謀反，想要他儘快發動。恰巧皇帝在太子山打獵，胡覩就和涅魯古脅迫弩手軍進犯

軍犯行宮。既戰，涅魯古中流矢而斃，衆皆逃散。時同黨耶律撒剌竹適在圍場，聞亂，率獵夫來援。其黨謂胡覩等曰："我軍甚衆，乘其無備，中夜决戰，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誰從我?"胡覩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内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胡覩之計，令四面巡警待旦。是夜，同黨立重元僭位號，胡覩自爲樞密使。

明日戰敗，胡覩被創，單騎遁走，至十七濼，投水死。五子，同日誅之。

蕭迭里得

蕭迭里得，字胡覩堇，國舅少父房之後。父雙古，尚鈿匿公主，仕至國舅詳穩。

迭里得幼警敏不羈，好射獵。太平中，以外戚補祗候郎君，歷延昌宮使、殿前副點檢。重熙十三年伐夏，迭里得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遷都點檢，改烏古 敵烈部都詳穩。十八年，再舉西伐，迭里得奏："軍馬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爲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帝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迭里得失利還，復爲都點檢。十九年，夏人來侵金肅軍，上遣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至河南三角川，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宫都部署事，出爲西南面招討使。

族弟黄八家奴告其主私議宫掖事，迭里得寢之。事覺，决大杖，削爵爲民。清寧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爲南京統軍使。至是，從重元子 涅魯古等亂，敗走被擒，伏誅。

行宮。交戰中，涅魯古中流箭而死，脅從們都逃散。當時同黨耶律撒剌竹恰巧在圍場，聽到叛亂的消息，率領獵人趕來支援。他的同黨告訴胡覩等説："我軍人馬衆多，乘他們没有防備，半夜决戰，事情可望成功；如果等到明天，誰會追隨我呢?"胡覩説："匆忙中，黑白不分。如果軍隊裏應外合，我們的事情就完了。黎明時出動，有什麽遲緩的呢!"重元聽從胡覩的策略，命令四面巡察等待天亮。這天晚上，同黨擁立重元僭冒帝號，胡覩自任樞密使。

第二天戰敗，胡覩受傷，單騎逃走，來到十七濼，投水而死。胡覩有五個兒子，同一天被處死。

蕭迭里得，字胡覩堇，國舅少父房的後代。父親雙古，許配鈿匿公主，官至國舅詳穩。

迭里得從小機警而不受約束，喜好射獵。太平年間，因爲是外戚而補授祗候郎君，歷任延昌宮使、殿前副點檢。重熙十三年討伐西夏，迭里得率領偏師最先進入敵境，獲得很多戰利品，升任都點檢，改烏古 敵烈部都詳穩。十八年，再度西征，迭里得上奏："軍馬器械的事情，主要在於選擇將領，西夏人難道不容易制服嗎？衹要嚴密布置偵察兵，不用掩襲的計策，哪怕不能取勝呢?"皇帝説："你趕快前進，不要貽誤軍期。"不久迭里得失利而回，再任都點檢。十九年，西夏人入侵金肅軍，皇上派遣迭里得率領輕兵督戰，來到河南三角川，斬殺八名間諜，抓獲觀察使，因功委任知漢人行宫都部署事，出任西南面招討使。

堂弟黄八的家奴控告主人私下議論後宫之事，迭里得隱瞞不報。事情被發覺，判處大杖之刑，削爵爲平民。清寧年間，皇上因爲連累受罪的事情不是迭里得犯下的，起用他爲南京統軍使。到這時，迭里得跟隨耶律重元的兒子涅魯古等作亂，戰敗逃跑而被抓獲，伏法。

古迭

古迭，本宫分人，不知姓氏。好戲狎，不喜繩檢。膂力過人，善擊鞠。

古迭，原是宫分人，不知姓氏。喜好戲耍狎昵，不樂意受約束。體力過人，擅長打馬球。

重熙初，爲護衛，歷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古迭爲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歿，乃單騎突出。遇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甚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晡乃還營。改興聖宫太保。

重熙初年，古迭爲護衛，歷任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古迭爲先鋒。西夏人伏兵掩殺，古迭奮力作戰，部下士兵大多戰死，於是單騎衝突出來。遇西夏王李元昊前來圍困，形勢更加危急。古迭跑馬射箭，敵人應弦而倒；躍馬徑直衝擊中軍主力，西夏士兵不能抵擋，傍晚方纔返回軍營。改任興聖宫太保。

清寧九年，從重元、涅魯古亂，與扈從兵戰，敗而遁，追擒之，陵遲而死。

清寧九年，跟隨耶律重元、耶律涅魯古作亂，和侍衛親軍交戰，戰敗逃跑，被追趕捕獲，以極刑處死。

耶律撒剌竹

撒剌竹，孟父房滌洌之孫。性凶暴。

耶律撒剌竹，孟父房滌洌的孫子。生性凶暴。

清寧中，累遷宣徽使，改殿前都點檢，首與重元謀亂。會帝獵灤河，重元恐事泄，與扈從軍倉卒而戰。其子涅魯古既死，同黨潰散。撒剌竹適在畋所，聞亂，劫獵夫以援。既至，知涅魯古已死，大悔恨之，謂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殞滅？今行宫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携貳。一失機會，悔將無及。"重元、蕭胡覩等曰："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備！"不從。

清寧年間，多次升官任宣徽使，改任殿前都點檢，最先和耶律重元圖謀作亂。恰巧皇帝在灤河打獵，重元怕事情泄露，和侍衛親軍倉促交戰。重元的兒子涅魯古死後，同黨逃散。撒剌竹正在打獵場所，劫持獵夫前來增援。抵達後，知道涅魯古已死，十分悔恨，告訴重元説："我們衹有死戰，爲什麽如同兒戲，自取滅亡呢？現在行宫没有防備，趁夜晚襲擊他們，大事可以成功。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他們就有了防備，哪能知道我方衆人不懷貳心呢。一旦失去機會，後悔就來不及了。"重元、蕭胡覩等説："今晚衹要四面包圍他們，不要讓外來軍隊進去，他們哪能防備呢！"不聽他的建議。

遲明，投仗而走，撒剌竹戰死。

天將亮時，衆人丢棄武器逃走，撒剌竹戰死。

奚回離保

奚回離保，一名幹，字授懶，奚王忒鄰之後。善騎射，趫捷而勇，與其兄鼈里剌齊名。

奚回離保，一名幹，字授懶，奚王忒鄰的後代。擅長騎馬射箭，矯捷勇猛，和他的兄長鼈里剌齊名。

大安中，車駕幸中京，補護衛，稍遷鐵鷂軍詳穩。天慶間，徙北女直詳穩，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東京統

大安年間，皇帝前往中京，回離保補授護衛，逐漸升任鐵鷂軍詳穩。天慶年間，調任北女真詳穩，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任東京統軍。不

軍。既而諸蕃入寇，悉破之，遷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

保大二年，金兵至，天祚播遷，回離保率吏民立秦晋國王淳爲帝。淳僞署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淳死，其妻普賢女攝事。是年，金兵由居庸關入，回離保知北院，既箭笴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建官。

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群情大駭。會回離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其甥乙室八斤等殺之，僞立凡八月。

蕭特烈

蕭特烈，字訛都椀，遥輦洼可汗宫分人。乾統中，入宿衛，出爲順義軍節度使。天慶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馬事。五年，以兵敗奪節度使。

保大元年，遷隗古部節度使。及天祚在山西集群牧兵，特烈爲副統軍。聞金兵將至，特烈諭士卒以君臣之義，死戰于石輦鐸。金兵不戰，特烈伺間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嬪御諸子登高同觀，將詫之。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勁兵直趨奮擊，無敢當者，天祚遁走。特烈所至，招集散亡，尋爲中軍都統，復敗于梯己山。

天祚決意渡河奔夏，從臣切諫不聽，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兀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奔西北諸部，僞立爲帝，特烈自爲樞密使。

雅里卒，欲擇可立者。會耶律兀直言术烈才德純備，兼興宗之孫，衆

久諸蕃入侵，回離保全部打敗他們，升任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

保大二年，金兵到來，天祚流離遷徙，回離保帶領官吏和平民擁立秦晋國王耶律淳爲帝。耶律淳僭冒職權簽署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次打敗宋軍。耶律淳死，他的妻子普賢女代理政事。當年，金兵從居庸關進入，回離保知北院，到箭笴山自立爲帝，號稱奚國皇帝，改年號爲天復，設立奚、漢、渤海三個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立部門設置官員。

當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領兵攻打附近的契丹部落，搶劫人畜，大家十分驚恐。正巧回離保被郭藥師打敗，全軍離心，他的黨羽耶律阿古哲和外甥乙室八斤等殺掉了他，回離保冒用帝號共八個月。

蕭特烈，字訛都椀，遥輦洼可汗宫分人。乾統年間，入宫爲宿衛，出任順義軍節度使。天慶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馬事。五年，因兵敗被免去節度使。

保大元年，升任隗古部節度使。等到天祚在燕山西面集結群牧軍隊，特烈任副統軍。聽説金兵就要到了，特烈用君主和臣下的道義曉諭士兵，在石輦鐸拼死作戰。金兵不戰，特烈伺機打算進攻他們。天祚非常高興，召集皇妃和兒子們登上高處一同觀戰，打算誇耀一番。金兵望見日月旗，知道天祚在旗下，用精兵徑直奮勇衝來，沒有人敢於抵擋，天祚逃跑。特烈所到之處，召集逃散的士兵，不久擔任中軍都統，在梯己山再度戰敗。

天祚打定主意渡過黄河投奔西夏，隨從官吏極力勸諫也不聽從，人心惶惶不知怎麽辦。特烈暗中告訴耶律兀直説："形勢如此，許多人離心，正是我們效死盡忠的時候。如不早作打算，國家怎麽辦呢？"於是共同劫持梁王耶律雅里，跑到西北各部，非法擁立爲帝，特烈自任樞密使。

雅里死後，又想選擇可以擁立爲帝的人。恰巧耶律兀直稱耶律术烈德才兼備，又是興宗的孫

皆曰可，遂僭立焉，特烈僞職如故。未三旬，與术烈俱爲亂兵所殺。

子，衆人都説可立，於是非法擁立爲帝，特烈非法竊取的職務照舊。不到三旬，和术烈都被亂兵殺死。

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爲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論曰：遼國把持國家重任，掌握兵權，控制各部帳，不是宗室或外戚就不予任命，難道不是爲了萬年之計嗎！等到肆意作亂，以致使國家滅亡，也都是這些人啊。擁有國家的人，能够不深加鑒戒嗎！

遼史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二國外記

高麗

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久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志，然高麗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

自太祖皇帝 神册間，高麗遣使進寶劍。天贊三年，來貢。太宗 天顯二年，來貢。會同二年，受晋上尊號册，遣使往報。

聖宗 統和三年秋七月，詔諸道各完戎器，以備東征高麗。八月，以遼澤沮洳，罷師。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 鴨渌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二年，入貢。三月，王治遣使請所俘生口，詔續還之，仍遣使撫諭。十二月，王治進妓樂，詔却之。十三年，治遣李周楨來貢，又進鷹。十月，遣李知白奉貢。十一月，遣使册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表乞爲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下嫁之。六月，遣使來問起居。自是，至者無時。

十五年，韓彦敬來納聘幣，吊駙馬蕭恒德妻越國公主薨。十一月，治薨，其侄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遣使致祭，詔其侄誦權知國事。十六年，遣使册誦爲王。二十年，誦遣使

高麗自從有國家以來，由遠古流傳到近代，人民、疆土，各代分别都有記載，而高麗和遼國自始至終共存二百餘年。

自從太祖皇帝 神册年間，高麗便派遣使者進貢寶劍。天贊三年，前來進貢。太宗 天顯二年，來進貢。會同二年，接受後晋上尊號的册封大禮，派遣使者前去報訊。

聖宗 統和三年秋七月，下詔各道分别修繕兵器，準備東征高麗。八月，因遼河泛濫，撤軍。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討伐高麗。十一年，王治派遣朴良柔上表請罪，下詔割取女真國鴨渌江以東幾百里的土地賞賜高麗。十二年，來進貢。三月，王治派遣使者索求被俘掠人員，下詔陸續遣還他們，派遣使者安撫曉諭。十二月，王治進貢歌舞妓，下詔不予接收。十三年，王治派遣李周楨來進貢，又進獻鷹。十月，派遣李知白奉送貢品。十一月，派遣使者册封王治爲王。高麗派遣兒童十人來學契丹語。十四年，王治上表請求聯姻，把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的女兒下嫁給他。六月，派遣使者來問候請安。從此，不時有人前來。

統和十五年，韓彦敬來交納聘禮，并祭吊駙馬蕭恒德的妻子越國公主逝世。十一月，王治去世，他的侄子王誦派遣王同穎來報喪。十二月，派遣使者前去祭悼，下詔讓他的侄子王誦暫時處理國事。十六年，派遣使者册封王誦爲王。二十

賀伐宋之捷。七月，來貢本國《地里圖》。二十二年，以南伐事詔諭之。二十三年，高麗聞與宋和，遣使來賀。二十六年，進龍鬚草席，及賀中京城。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以國哀。二十八年，誦遣魏守愚等來祭。三月，使來會葬。

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八月，聖宗自將伐高麗，報宋，遣引進使韓杞宣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大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追奔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祐等復還。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于城西佛寺。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失來降。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京西，敗之，詢棄城遁走。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嶺谷，大雨連日，霽乃得渡，馬駝皆疲乏，甲仗多遺棄。次鴨淥江，以所俘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内戚、大臣。

開泰元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八月，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之地。二年，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地，未幾還。三年，資忠復使，如前索地。五月，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四年，命北府宰相劉慎行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

年，王誦派遣使者來祝賀討伐宋朝的勝利。七月，前來奉獻本國《地里圖》。二十二年，將南伐一事告知王誦。二十三年，高麗得知遼朝和宋朝講和，派遣使者來祝賀。二十六年，進貢龍鬚草席，以及恭賀中京建成。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去世，派遣使者去報國哀。二十八年，王誦派遣魏守愚等來祭吊。三月，使者來參加葬禮。

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君主王誦，擅立王誦的從兄王詢爲王。八月，聖宗親自率兵討伐高麗，通知宋朝，派遣引進使韓杞傳旨責問王詢。王詢上表請求撤軍，没有批準。十一月，大軍横渡鴨淥江，康肇在銅州抵抗，打敗了他。康肇又出戰，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抓獲康肇等人，追趕幾十里，繳獲拋棄的糧餉、鎧甲兵器，銅、霍、貴、寧等州都歸降。王詢上表請求來朝見，同意了他的請求，禁止將士掠人搶物。讓政事舍人馬保祐任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任副留守。太子太師乙凜率領騎兵一千，護送保祐等趕往京城。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韓喜孫等十人，率兵出城迎擊，保祐等原路退回。乙凜率兵進攻，思正逃往西京。包圍他五天，没有攻克，興宗暫時駐扎在城西佛寺中。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失前來投降。派遣蕭排押、耶律盆奴進攻開京，在京城西面遭遇敵人，打敗了他們，王詢棄城逃跑。焚燒開京，到清江而回。統和二十九年正月，撤軍，所降服的各座城池又叛變。到貴州南嶺谷，大雨連日，天晴纔得以渡過，馬匹駱駝都很疲乏，鎧甲兵器遺棄很多。抵達鴨淥江，將俘虜分别安置在各陵廟，剩下的賜給内戚、大臣。

開泰元年，王詢派遣蔡忠順來請求依舊稱臣，下詔讓王詢親自來朝拜。八月，派遣田拱之上表，托病不能來朝拜。下詔重新索取六州的土地。二年，耶律資忠出使高麗索取土地，不久返回。三年，資忠再度出使，依舊索取土地。五月，下詔讓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在鴨淥江上建造浮橋，在保州、宣義州、定遠州等地修建城池。四年，任命北府宰相劉慎行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都統，殿前都點檢蕭

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慎行挈家邊上，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虛烈總兵伐高麗。五年，世良等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六年，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宫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進討。蕭合卓攻興化軍不克，師還。七年，詔東平郡王 蕭排押爲都統，蕭虛烈爲副統，東京留守耶律八哥爲都監，復伐高麗。十二月，蕭排押與戰于茶、陀二河之間，我軍不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没溺者衆，天雲軍詳穩海里、遥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等皆没于陣。八年，詔數排押討高麗罪，釋之。加有功將校，益封戰没將校之妻，録其子弟。以南皮室有功，賜衣物銀絹有差，出金帛賜肴里、涅哥二奚軍。八月，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諸部兵，會大軍同討高麗。詢遣使來乞貢方物。九年，資忠還，以詢降表進，釋詢罪。

太平元年，詢薨，遣使來報嗣位，即遣使册王欽爲王。九年，賜欽物。十一年，聖宗崩，遣使告哀。七月，使來慰奠。

興宗 重熙七年，來貢。十二年三月，以加上尊號，來賀。十三年，遣使來貢。十四年三月，又來貢。十五年，入貢。八月，王欽薨，遣使來告。十六年，來貢。明年，又來貢。十九年，復貢。六月，遣使來賀伐夏之捷。二十二年，入貢。二十三年四月，王徽請官其子，詔加檢校太尉。

興宗崩，道宗即位，清寧元年八月，遣使報國哀，以先帝遺留物賜之。十一月，使來會葬。二年、三年，皆來貢。四年春，遣使報太皇太后哀。五月，使來會葬。咸雍七年、八年，來貢。十二月，以佛經一藏賜

虛烈爲都監。慎行携帶家小到邊疆，以致延緩軍期，被勒令回來；讓世良、虛烈率軍討伐高麗。五年，世良等和高麗在郭州西面交戰，打敗了他們。六年，樞密使蕭合卓任都統，漢人行宫都部署王繼忠任副都統，殿前都點檢蕭虛烈任都監進軍征討。蕭合卓進攻興化軍没有取勝，軍隊退回。七年，下詔東平郡王 蕭排押任都統，蕭虛烈任副都統，東京留守耶律八哥任都監，再度討伐高麗。十二月，蕭排押和高麗在茶河、陀河之間交戰，我軍失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淹死的人很多，天雲軍詳穩海里、遥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等都死於戰場。八年，下詔追查排押征討高麗時的過失，赦免了他。爲有功將校加官晋爵，加封戰死將校的妻子，讓他們的兒子和兄弟爲官食禄。因南皮室軍有功，賞賜衣物銀絹不等，拿出金帛賞賜肴里、涅哥兩支奚軍。八月，派遣郎君曷不吕等率領各部族兵，會合大軍一同討伐高麗。王詢派遣使者來請求進貢土産。九年，資忠返回，將王詢的降表呈進，赦免了王詢的罪過。

太平元年，王詢去世，派遣使者來禀告繼承王位的事，於是派遣使者册封王欽爲王。九年，賜給王欽寶物。十一年，聖宗逝世，派遣使者去報喪。七月，使者來慰唁祭奠。

興宗 重熙七年，前來進貢。十二年三月，因加上尊號，前來慶賀。十三年，派遣使者來進貢。十四年三月，又來進貢。十五年，來進貢。八月，王欽去世，派遣使者來報喪。十六年，來進貢。第二年，又來進貢。十九年，再次進貢。六月，派遣使者來祝賀討伐西夏的勝利。二十二年，來進貢。二十三年四月，王徽請求給他的兒子加官，下詔加封檢校太尉。

興宗逝世，道宗即位，清寧元年八月，派遣使者去報國哀，用先帝的遺物賞賜王徽。十一月，使者來參加葬禮。二年、三年，都來進貢。四年春，派遣使者去通知太皇太后的喪事。五月，使者來參加葬禮。咸雍七年、八年，來進貢。十二月，用佛經一部賞賜王徽。九年、十

徽。九年、十年，來貢。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報哀。六月，使來吊祭。四年，王徽乞賜鴨渌江以東地，不許。九年八月，王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十二月，勳薨。大安元年，册勳子運爲國王。二年，遣使來謝封册。三年，來貢。四年三月，免歲貢。五年、六年，連貢。九年，賜王運羊。十年，運薨，子昱遣使來告，即賻贈。壽隆元年，來貢。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顒權知國事。二年，來貢。三年三月，王昱薨。五年，王顒乞封册。六年，封顒爲三韓國公。

七年，道宗崩，天祚即位，改爲乾統元年，報道宗哀，使來慰奠。十二月，遣使來賀。五年，三韓國公顒薨，子俣遣使來告。八年，封俣爲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爲國王。十二月，遣使來謝。九年，來貢。天慶二年，王俣母薨，來告，遣使致祭，起復。三年，遣使來謝致祭，又來謝起復。十年，乞兵于高麗以禦金，而金人責之。至是遼國亡矣。

年，來進貢。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去世，派遣使者去報喪。六月，使者來祭吊。四年，王徽請求賞賜鴨渌江以東的土地，没有批准。九年八月，王徽去世，以王徽的兒子三韓國公王勳暫時處理國事。十二月，王勳去世。大安元年，册封王勳的兒子王運爲國王。二年，派遣使者來感謝册封。三年，來進貢。四年三月，免除每年進貢。五年、六年，一同進貢。九年，賜羊給王運。十年，王運去世，兒子王昱派遣使者來報喪，賞賜安葬費用。壽隆元年，來進貢。十一月，王昱生病，命令他的兒子王顒暫代國事。二年，來進貢。三年三月，王昱去世。五年，王顒請求册封。六年，封王顒爲三韓國公。

壽隆七年，道宗逝世，天祚即位，改年號爲乾統元年，通知道宗的喪事，使者來慰唁祭奠。十二月，派遣使者來賀喜。五年，三韓國公王顒去世，他的兒子王俣派遣使者來報喪。八年，封王俣爲三韓國公，追贈他的父親王顒爲國王。十二月，派遣使者來謝恩。九年，來進貢。天慶二年，王俣的母親去世，來報喪，派遣使者致哀，讓王俣節哀任職。三年，派遣使者來感謝致哀，又來感謝讓他節哀任職的恩典。十年，向高麗借兵來抵擋金人，金人因而譴責高麗。到這時遼國快滅亡了。

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静五州，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鑑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

其俗，衣白窄衫，氈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縷貼，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禿髮，耳重環，紫

西夏，本是北魏拓跋氏的後裔，其發祥地就是赫連國。遠祖思恭，在唐代被賜姓爲李，經五代到宋朝，世代占有這塊土地。到李繼遷纔開始擴張，占據夏、銀、綏、宥、静五州，沿邊有七鎮，東西方向長達二十五驛站路程，南北方向寬有十多驛站路程。兒子德明，懂得佛書，通曉法律，曾經觀摩《太一金鑑訣》、《野戰歌》，編制番書十二卷，又製造文字如同符籙篆書。

西夏的習俗，穿白窄衫，戴氈帽，帽後垂着繫結的紅帶子。自號嵬名，設置官職分爲文武兩班。帽子用金絲裝飾，中間隆起如雲，用銀紙黏貼，緋紅的衣服，鍍金的銀帶，佩戴蹀躞、解錐、短刀、弓箭，穿靴子，禿頭，耳戴子母環，

旋襴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緑。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厮”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鷄猪犬血和酒，貯於髑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紫旋襴六套。出入乘馬，張青蓋，用兩面旗幟在前引路，隨從的有一百多騎兵。平民百姓穿青色和緑色的衣服。改音樂的五音爲一音，裁減禮的九拜爲三拜。凡是出兵都先占卜，有四種方法：一是炙勃焦，用艾燒灼羊胛骨；二是擗算，把竹籌摔在地上來計算數目，就和揲蓍的方法一樣；三是咒羊，當晚牽羊，焚香禱告，又在郊外焚燒穀火，第二天早晨殺羊，腸胃通就吉利，羊心有血就會戰敗；四是用箭擊弦，來聽弦聲，瞭解勝負和敵人到達的時間。病人不用醫藥，召巫師送走鬼神，西夏語稱巫爲“厮”；或者移居别的房間，稱爲“躲病”。愛好報仇，有喪事就不攻擊别人，負甲葉在背上作爲標志。怨仇和解，就用鷄、猪、狗血和酒，放在髑髏中喝下去，於是起誓説：“如果再報仇，穀麥没有收穫，男女禿癩，六畜死亡，蛇入帳中。”有力氣小不能報仇的人，就招集健壯的婦女，用牛羊酒食加以犒勞，趕到仇家放火，燒毁他的房屋。風俗説抵擋女兵不吉利，往往避開。向衙門起訴，衙門選擇嘴巧氣直的人任和斷官，判斷事情的曲直。殺人的人，交納抵命價錢一百二十千。

土産大麥、蓽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蓯蓉苗、小蕪荑、席鷄草子、地黄葉、登厢草、沙葱、野韭、拒灰蓧、白蒿、鹹地松實。

土産有大麥、蓽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蓯蓉苗、小蕪荑、席鷄草子、地黄葉、登厢草、沙葱、野韭、拒灰蓧、白蒿、鹹地松實。

民年十五爲丁。有二丁者，取一爲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爲抄，四丁爲兩抄。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鬥。正軍馬駝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匹，槖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棓、粆袋、雨氈、渾脱、鍬、钁、箭牌、鐵笊籬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駝，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炮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郎”。齎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烟、揚塵，夜則篝火爲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

百姓年滿十五爲丁。家有二丁的，取一丁參加正軍。負擔隨軍雜役的一人爲一抄，四丁中有兩抄。餘下的人得以請求其他丁役，全都練習作戰。正軍有馬駝各一匹，每户人家自立一帳。團練使以上，帳、弓、箭各有一副，馬五百匹，駱駝一匹，旗幟戰鼓各五面，槍、劍、棍棓、乾糧袋、雨氈、渾脱、鍬、钁、箭牌、鐵笊籬各有一隻；刺史以下，每人各有一匹駱駝，三百支箭，毛料帳幕一座；此外士兵三個人同住一座帳蓬。有炮手二百人，號稱“潑喜”。勇敢健壯的人號稱“撞令郎”。携帶的糧食不超過一旬。白天生起烽烟，揚起塵土，夜晚點燃柴火作爲信號。如果抓獲敵人，就射殺他們，號稱爲殺鬼招魂。或

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爲前鋒，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

其民俗勇悍，衣冠、騎乘、土産品物、子姓傳國，亦略知其大概耳。

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追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十月，遣使來貢。六年，入貢。七年，來貢，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八年正月，來謝。三月，又來貢。九月，繼遷遣使獻宋俘。十月，以敗宋軍來告。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來告，遣使封繼遷爲夏國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來謝封册。七月，復綏、銀二州，來告。十月，繼遷以宋所授敕命，遣使來上。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潛附于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十年二月，韓德威還，奏繼遷托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西夏遣使來奏德威俘掠，賜詔撫諭。十月，來貢。十二年，入貢。十三年，敗宋師，遣使來告。十四年，又來貢。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來告，封繼遷爲西平王。六月，遣使來謝封册。十六年，來貢。十八年，授繼遷子德明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遣李文貴來貢。六月，奏下宋恒、環、慶三州，賜詔褒美。二十年，遣使來進馬、駝。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八月，德昭遣使來謝

者射用草扎的人。出軍用單日，避開月末的一天。多立虛假的營寨，設置伏兵。穿着厚厚的鎧甲，騎好馬，以鐵騎爲前鋒，使用鉤索絞聯，即使死在馬背上也落不下來。

西夏的民俗勇悍，衣帽、騎乘、土産物品、子姓傳國，也祇是略知大概罷了。

當初，西夏臣服宋朝多年，賜姓爲趙。到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背叛宋朝，開始來依附遼朝，被任命爲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於是重新姓李。十月，派遣使者來進貢。六年，來進貢。七年，來進貢，將王子帳耶律襄的女兒封爲義成公主，下嫁繼遷。八年正月，前來謝恩。三月，又來進貢。九月，繼遷派遣使者進獻宋朝的俘虜。十月，將打敗宋軍的消息來報告。十二月，攻下宋朝的麟、鄜等州，來報告，派遣使者封繼遷爲夏國王。九年二月，派遣使者來報告討伐宋朝的勝利。四月，派遣李知白來感謝册封。七月，收復綏、銀二州，來報告。十月，繼遷將宋朝授予的敕命，派遣使者來獻上。這個月中，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歸順，被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爲西平王，賜號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暗中依附宋朝，派遣韓德威拿着詔書曉諭他。十年二月，韓德威返回，上奏説繼遷藉故不出見，所以到靈州擄掠後返回。西夏派遣使者來奏告德威擄掠，賜詔加以安撫和曉諭。十月，來進貢。十二年，來進貢。十三年，打敗宋軍，派遣使者來報告。十四年，又來進貢。十五年三月，將打敗宋軍的消息來報告，封繼遷爲西平王。六月，派遣使者來感謝册封。十六年，來進貢。十八年，封繼遷的兒子德明爲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派遣李文貴來進貢。六月，上奏説攻占宋朝的恒、環、慶三州，賜詔嘉獎。二十年，派遣使者來進貢馬匹、駱駝。六月，派遣劉仁勗來報告攻克靈州的消息。二十一年，繼遷去世，他的兒子德昭派遣使者來報喪。六月，追贈繼遷爲尚書令，派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去弔唁。八月，德昭派遣使者來感謝弔唁和封贈。二十二年三月，德昭派遣使者獻上繼遷的遺物。七月，封德昭爲西平王。十

吊贈。二十二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留物。七月，封德昭爲西平王。十月，遣使來謝封册。二十三年，下宋青城，來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吊祭，起復。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爲夏國王。開泰元年，德昭遣使進良馬。二年，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太平元年，來貢。十一年，聖宗崩，報哀于夏，德昭遣使來進賻幣。

月，派遣使者來感謝册封。二十三年，攻克宋朝的青城，來報告。二十五年，德昭的母親去世，派遣使者去祭吊，讓德昭節哀任職。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去世，派遣使者去西夏報喪。二十八年，派遣使者册封德昭爲夏國王。開泰元年，德昭派遣使者進貢好馬。二年，派遣引進使李延弘賞賜夏國王李德昭和義成公主車馬。太平元年，來進貢。十一年，聖宗去世，到西夏報喪，德昭派遣使者來進獻安葬費用。

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重熙元年，夏國遣使來賀。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國公元昊爲王。二年，來貢。十二月，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七年，來貢。李元昊與興平公主不諧，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之。九年，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十年，夏國獻所俘宋將及生口。十一年，遣使問宋興師伐夏之由。十二月，禁吐渾鬻馬于夏，沿邊築障塞以防之。十二年正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元昊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遣使報宋。四月，夏國遣使進馬、駝。七月，元昊上表請伐宋，不從。十月，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讓之。十三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詔徵諸道兵討之。六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來。八月，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謝罪，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進方物，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降，詰其納

興宗即位，將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重熙元年，夏國派遣使者來賀喜。李德昭逝世，册封他的兒子夏國公元昊爲王。二年，來進貢。十二月，禁止夏國的使者沿路私自購買金鐵。七年，來進貢。李元昊和興平公主不和睦，興平公主去世，派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拿着詔書去責問元昊。九年，宋朝派遣郭禎來報告討伐西夏。十年，夏國進獻所俘獲的宋將和俘虜。十一年，派遣使者詢問宋朝興師討伐西夏的緣由。十二月，禁止吐谷渾賣馬給西夏，沿邊建築堡壘來加以防備。十二年正月，派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都承旨王惟吉勸諭夏國和宋朝講和。二月，元昊因加上尊號，派遣使者來慶賀。耶律敵烈等出使夏國返回，禀奏元昊退兵，派遣使者告知宋朝。四月，夏國派遣使者進獻馬匹、駱駝。七月，元昊上表請求討伐宋朝，没有聽從。十月，西夏人侵略党項，派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譴責他們。十三年四月，党項和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投西夏，下詔徵調各道兵討伐他們。六月，阻卜酋長烏八派遣他的兒子押送元昊所派的求援使窊邑改到來。八月，西夏使者不以實情應對，扣留了他。使者又來，詢問事情不據實回答，鞭打了他。十月，元昊上表謝罪，打算收集叛黨來進獻，聽從了他的建議；又來進貢土産，命令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迎接他們。元昊親自率領党項三部來歸降，譴責他接納叛黨背棄盟約，元昊認罪。當初，西夏人扣留蕭胡覩，到這

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執蕭胡覩，至是，請以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覩來歸，又遣使來貢。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上其父遺留物。鐵不得國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十八年，復議伐夏，留其賀正使不遣，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國遣使來貢，留之。七月，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蕭惠爲夏人所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屬。遇其軍三千來拒，殪之；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殁于陣。十九年正月，遣使問罪于夏。夏將洼普等攻金肅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軍戰于三角川，敗之。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帥師伐夏，都部署别古得爲監戰。五月，蕭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敵，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洼普來降。十月，李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臣。十二月，諒祚上表如母訓。二十年二月，遣使索党項叛户。五月，蕭爻括使夏回，進諒祚母表：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鎮，仍乞罷所建城邑。以詔答之。六月，獲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于蘇州。二十一年十月，諒祚遣使乞弛邊備，遣爻括賫詔諭之。二十二年七月，諒祚進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賫詔撫諭。二十三年正月，貢方物。五月，乞進馬、駝，詔歲貢之。七月，諒祚遣使求婚。十月，進誓表。二十四年，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

道宗即位，清寧元年，遣使來賀。九月，以先帝遺物賜夏。四年四

時，請求將被扣押的人送回來。下詔將扣留的西夏使者也遣送回國。十二月，胡覩歸來，元昊又派遣使者來進貢。

重熙十七年，元昊逝世，他的兒子諒祚派遣使者來報喪，獻上他父親的遺物。鐵不得國請求用本部兵幫助攻打夏國，没有同意。十八年，又商議討伐西夏，扣留西夏的賀正使不遣還，派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把討伐西夏的消息告訴宋朝。六月，夏國派遣使者來進貢，扣留了他。七月，皇帝親自出征。八月，渡過黄河，西夏人逃跑。九月，蕭惠被西夏人打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領阻卜軍到賀蘭山，抓獲元昊的妻子及其官僚家屬。遭到三千敵軍來阻擋，敵古消滅了他們，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死在陣上。十九年正月，派遣使者到西夏問罪。西夏將領洼普等攻打金肅城，耶律高家奴等打敗了他們，洼普受傷逃走，斬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和西夏軍在三角川交戰，打敗了他們。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率領軍隊討伐西夏，都部署别古得任監軍。五月，蕭蒲奴等進入西夏國境，没有遇到敵人，放任軍隊擄掠而回。夏國 洼普來投降。十月，李諒祚的母親派遣使者請求照舊稱臣。十二月，諒祚上表遵從母親的訓導而稱臣。二十年二月，派遣使者索取党項反叛的人户。五月，蕭爻括出使西夏返回，進獻諒祚母親的表章：請求代替党項暫時進貢馬匹、駱駝、牛、羊等物品；又索求唐隆鎮，請求拆除所修建的城鎮。用詔書回答他們。六月，將抓獲的元昊妻子和俘虜的西夏人安置在蘇州。二十一年十月，諒祚派遣使者請求减少邊境的防備，派遣蕭爻括捧着詔書去曉諭他。二十二年七月，諒祚進獻降表，派遣林牙高家奴捧着詔書前去安撫曉諭。二十三年正月，進貢土産。五月，請求進貢馬匹、駱駝，下詔每年進貢。七月，諒祚派遣使者來求婚。十月，進獻誓表。二十四年，興宗逝世，派遣使者到西夏報喪。

道宗即位，清寧元年，派遣使者來慶賀。九月，將先帝的遺物賞賜西夏。四年四月，派遣使

月，遣使會葬。九年正月，禁民鬻銅于夏。咸雍元年五月，來貢。三年十一月，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十二月，諒祚薨。四年二月，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即遣使吊祭。秉常上其父遺物。十月，册秉常爲夏國王。十二月，來貢。五年七月，遣使來謝封册。閏十一月，秉常乞賜印綬。九年，遣使來貢。大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以皇太后遺物賜之。遣使來吊祭。五年，來貢。八年二月，遣使以所獲宋將張天益來獻。大安元年十月，秉常遣使報其母哀。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十二月，李乾順遣使上其父秉常遺物。四年七月，册乾順爲夏國王。五年六月，遣使來謝封册。八年六月，夏爲宋所侵，遣使乞援。壽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壁壘于要地，遣使來告。四年六月，求援。十一月，遣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夏復遣使來求援。五年正月，詔乾順伐拔思母等部。十一月，夏以宋人罷兵，遣使來謝。六年十一月，遣使請尚公主。七年，道宗崩，遣使告哀于夏。遣使來慰奠。

者來參加葬禮。九年正月，禁止百姓賣銅給西夏。咸雍元年五月，來進貢。三年十一月，派遣使者來進獻回鶻僧人、金佛、《梵覺經》。十二月，諒祚逝世。四年二月，諒祚的兒子秉常派遣使者來報喪，立即派遣使者去祭吊。秉常獻上他父親的遺物。十月，册封秉常爲夏國王。十二月，來進貢。五年七月，派遣使者來感謝册封。閏十一月，秉常請求賞賜印綬。九年，派遣使者來進貢。大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去世，派遣使者到西夏報喪，將皇太后的遺物賞賜他們。派遣使者來祭吊。五年，來進貢。八年二月，派遣使者將所抓獲的宋將張天益來進獻。大安元年十月，秉常派遣使者來報告他母親的喪事。二年十月，秉常逝世，派遣使者下詔讓他的兒子乾順代國事。十二月，李乾順派遣使者獻上他父親秉常的遺物。四年七月，册封李乾順爲夏國王。五年六月，派遣使者來感謝册封。八年六月，西夏受到宋朝侵犯，派遣使者來求救。壽隆三年六月，因宋人在要地設置堡壘，派使者來報告。四年六月，請求增援。十一月，派遣樞密直學士耶律儼出使宋朝，規勸他們與西夏講和。西夏再度派遣使者來請求支援。五年正月，下詔讓乾順討伐拔思母等部族。十一月，西夏因宋朝撤軍，派遣使者來謝恩。六年十一月，派遣使者來請求許配公主。七年，道宗逝世，派遣使者到西夏報喪。派遣使者來吊唁。

天祚即位，乾統元年，夏遣使來賀。二年，復請尚公主。又以爲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來求援。三年，復遣使請尚公主。十月，使復來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順。六年正月，遣牛溫舒使宋，令歸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來謝。八年，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九年，以宋不歸地來告。十年，遣李造福等來貢。天慶三年六月，來貢。保大二年，天祚播遷，乾順率兵

天祚即位，乾統元年，西夏派遣使者來慶賀。二年，又請求許配公主。又因爲受到宋朝侵犯，派遣李造福、田若水來求援。三年，又派遣使者來請求許配公主。十月，使者又來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來求援。將族女南仙封爲成安公主下嫁乾順。六年正月，派遣牛溫舒出使宋朝，讓他們歸還侵占的西夏領土。六月，派遣李造福來謝恩。八年，乾順因成安公主生子，派遣使者來報喜。九年，因宋朝不歸還領土而來報告。十年，派遣李造福等來進貢。天慶三年六月，來進貢。保大二年，天祚流離遷徙，乾順率兵來增援，被金軍打敗，乾順請求天祚前往他的

來援，爲金師所敗，乾順請臨其國。六月，遣使册乾順爲夏國皇帝，而天祚被執歸金矣。

國家。六月，派遣使者册封乾順爲夏國皇帝，天祚却被捉拿而去金國。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婚下嫁，烏足以得其固志哉？三韓接壤，反覆易知；凉州負遠，納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往，事釁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取勝固多，敗亦貽悔。昔吴趙咨對魏之言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尚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論曰：高麗、西夏的臣服遼國，雖然曾經求婚下嫁，但哪裏能够獲取他們的忠心呢？三韓接壤，他們的反復無常是一目瞭然的；凉州依仗邊遠，接納叛黨侵犯邊疆，一有機會就出動；進貢的使者剛剛前去，事端跟着挑起。興師問罪，屢次煩勞皇帝親征。取勝固然很多，戰敗也帶來後悔。從前吴國的趙咨回答魏國的話說："大國有征伐的軍隊，小國有堅固的防禦。"難道真是這樣嗎？先王籠絡遠方，用恩德而不用武力，高明啊。遼朝滅亡，向兩國求援，雖然能够出兵，但哪裏是金兵的對手呢。

遼史卷一百十六

國語解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衡諸儒，訓詁音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

史書從司馬遷、班固，到《晉書》、《唐書》，他們撰寫史書，雄奇深奥，浩瀚淵博，讀者未必能够全部弄懂。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衡等學者，解釋詞義、注明字音，然後制度、名物、方言、怪字，一看就可以明白。這種做法對後學的幫助是很多的。

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遥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宫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爲之稱號。不有注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遼國剛剛興起時，與奚、室韋靠近，風土習俗語言近乎鄙俚。到太祖、太宗時，統一了北方，他們治理國家雖然參照運用了漢人的制度，但是前輩奇首、遥輦的制度保存下來的還有很多。子子孫孫相繼承，也遵守前朝制度而不加改變。因此史書上記載的官制、宫衛、部族、地理，都用本國話作爲它的名稱。如果不作注解用來辨明它，那麽當代人從哪裏去瞭解它，後世的人又如何去考證它呢？現在就本書之中互相參照研究，編撰《遼國語解》用來附在本書的後面，或許能爲讀者解除語意不通的困難。

帝紀

《太祖紀》：

耶律氏、蕭氏　《本紀》首書太祖姓耶律氏，繼書皇后蕭氏，則有國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謂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爲耶律，故國族皆以耶律爲姓。有謂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者，爲宣武軍節度使，其妹復爲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爲姓。其説與《紀》不合，故陳大任不取。又有言以漢字書者曰耶律、蕭，以契丹字書者曰移剌、石抹，則亦無可考矣。

霞瀨益石烈　鄉名。諸宫下皆有

《太祖紀》：

耶律氏、蕭氏　《本紀》首先寫太祖姓耶律氏，接着寫皇后蕭氏，那麽建國初期，已經分爲兩個姓了。有人説遼國開始發迹的地方叫世里，譯者把世里説成耶律，因此皇族都把耶律作爲姓。有人説述律皇后兄長的兒子名叫蕭翰，是宣武軍節度使，他的妹妹又是皇后，因此皇后一族都把蕭當作姓。這些説法與《紀》不符合，所以陳大任没有采納。又有人説用漢字書寫時稱耶律、蕭，用契丹字書寫時稱移剌、石抹，也就無從考定了。

霞瀨益石烈　鄉名。各宫下面都有石烈，設

石烈，設官治之。

彌里 鄉之小者。

撻馬狘沙里 撻馬，人從也。沙里，郎君也。管率衆人之官。後有止稱撻馬者。

大迭烈府 即迭剌部之府也。初，阻午可汗與其弟撒里本領之，及太祖以部夷離堇即位，因强大難制，析爲二院。烈、剌音相近。

夷離堇 統軍馬大官。會同初，改爲大王。

集會堝下窩、陀二音。 地名。

阿主沙里 阿主，父祖稱。

惕隱 典族屬官。即宗正職也。

奚、霫下音習。 國名。中京地也。

黑車子 國也。以善製車帳得名。契丹之先，嘗遣人往學之。

于越 貴官，無所職。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鷹軍 鷹，鷙鳥。以之名軍，取捷速之義。後記龍軍、虎軍、鐵鷂軍者，仿此。

嗢娘改上音丸。 地名。

西樓 遼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歲時游獵，常在四樓間。

阿點夷離的 阿點，貴稱。夷離的，大臣夫人之稱。

糺轄 糺，軍名。轄者，管束之義。

夷離畢 即參知政事，後置夷離畢院以掌刑政。宋刁約使遼有詩云"押宴夷離畢"，知其爲執政官也。

射鬼箭 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

置官吏管理它。

彌里 鄉中比較小的。

撻馬狘沙里 撻馬，就是有人跟隨。沙里，就是郎君。是管轄衆人的官員。後來有僅稱撻馬的。

大迭烈府 就是迭剌部的官署。當初，阻午可汗同他的弟弟撒里本統領此部，等到太祖以迭剌部夷離堇即位，因爲迭剌部過於强大不容易控制，所以把它分爲兩個院。烈、剌的讀音相近。

夷離堇 統領軍馬的大官。會同初年，改稱大王。

集會堝末尾一個字有窩、陀兩個讀音。 地名。

阿主沙里 阿主，父親和祖父的稱謂。

惕隱 主管皇族宗系的官員。相當於宗正的官職。

奚、霫下面一個字的讀音是習。 國名。在中京一帶。

黑車子 國名。以善於製造車帳得名。契丹的祖先，曾經派人前去學習製造車帳。

于越 貴官名，没有具體的職責。它的品秩在北、南大王之上，没有大功德是不授予的。

鷹軍 鷹，鷙鳥。拿它來給軍隊命名，取它迅捷快速的含義。後面記載的龍軍、虎軍、鐵鷂軍，仿效此例。

嗢娘改上面一個字的讀音是丸。 地名。

西樓 遼朝有四樓：在上京的叫西樓；在木葉山的叫南樓；在龍化州的叫東樓；在唐州的叫北樓。一年四季巡游打獵，常常住在四樓之中。

阿點夷離的 阿點，高貴的名稱。夷離的，大臣夫人的稱謂。

糺轄 糺，軍隊的名稱。轄，是管束的意思。

夷離畢 就是參知政事，後來設置夷離畢院用來掌管刑政。宋人刁約出使遼國有詩説"押宴夷離畢"，可見夷離畢是執政官。

射鬼箭 大凡皇帝親自出征，穿戴上鎧甲和頭盔，祭祀列祖列宗，出發時就提取一名死囚，放在一定的方位，用亂箭射他，稱爲射鬼箭，藉

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因爲刑法之用。

暴里　惡人名也。

大、小鶻軍　二室韋軍號也。

神纛　從者所執。以旄牛尾爲之，纓槍屬也。

龍眉宫　太祖取天梯、蒙國、别魯三山之勢于葦淀，射金齪箭以識之，名龍眉宫。神册三年，築都城于其地，臨潢府是也。齪，測角切，箭名。

峭里　室韋部名。

君基太一神　福神名。其神所臨之國，君能建極，孚于上下，則治化升平，民享多福。

撻林　官名。後二室韋部改爲僕射，又名司空。

舍利　契丹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乃給官名曰舍利。後遂爲諸帳官，以郎君繫之。

阿廬朵里一名阿魯敦。　貴顯名。遼于越官兼此者，惟曷魯耳。

選底　主獄官。

常衮　官名。掌遥輦部族户籍等事；奚六部常衮掌奚之族屬。

諲譔　渤海國主名。

剋釋魯　剋，官名。釋魯，人名。後剋朗、剋臺哂仿此。

烏魯古、阿里只　太祖及述律后受諲譔降時所乘二馬名也，因賜諲譔夫婦以爲名。

《太宗紀》：

箭笴山笴音簳。　胡損奚所居。

柴册　禮名。積薪爲壇，受群臣玉册。禮畢，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

遥輦氏九帳　遥輦九可汗宫分。

北剋、南剋　掌軍官名，猶漢南北軍之職。

以去除不吉利。等到勝利歸來時，就射俘虜。後來就作爲刑法使用。

暴里　惡人的名字。

大、小鶻軍　兩支室韋軍隊的名稱。

神纛　隨從人員執舉的東西。用旄牛尾做成，屬於纓槍類。

龍眉宫　太祖在葦淀取天梯、蒙國、别魯三座山的形勢，射金齪箭用來識别它，取名龍眉宫。神册三年，在這個地方建築都城，就是臨潢府。齪，測角切，箭名。

峭里　室韋部名。

君基太一神　福神名。該神降臨的國家，君王如能建立法令，使上面下面的人都信服，就會政治清平，百姓享福。

撻林　官名。後來兩支室韋部將它改名爲僕射，又名司空。

舍利　契丹富豪中要纏頭巾的人，繳納牛、駝十頭，馬一百匹，就授給官職，名叫舍利。後來就成了諸帳官，以郎君聯屬其下。

阿廬朵里一名阿魯敦。　達官顯宦的名稱。遼朝于越官兼阿廬朵里的人，衹有耶律曷魯。

選底　監獄長。

常衮　官名。掌握遥輦部族户籍等事；奚六部常衮掌管奚的族屬。

諲譔　渤海國君主的名字。

剋釋魯　剋，官名。釋魯，人名。後面的剋朗、剋臺哂仿效此例。

烏魯古、阿里只　太祖和述律皇后接受諲譔投降時乘坐的兩匹馬的名字，就賜給諲譔夫婦作爲他們的名字。

《太宗紀》：

箭笴山笴的讀音是簳。　胡損奚居住的地方。

柴册　禮名。把柴火堆積成壇，接受臣子們用玉製成的簡册。完成禮儀後，點燃柴火，祭祀昊天。這是阻午可汗制訂的。

遥輦氏九帳　遥輦九位可汗的宫分。

北剋、南剋　主管軍事的官名，如同漢朝南北軍的官職。

祭麃鹿神　遼俗好射麃鹿，每出獵，必祭其神以祈多獲。

林牙　掌文翰官，時稱爲學士。其群牧所設，止管簿書。

瑟瑟禮　祈雨射柳之儀，遥輦蘇可汗制。

再生禮　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夷離堇得行之。又名覆誕。

神速姑　宗室人名，能知蛇語。

蒱割顊下乃頂切。　公主名也。

三剋　統軍官，猶云三帥也。

詳穩　諸官府監治長官。

梯里已　諸部下官也，後升司徒。

達剌干　縣官也，後升副使。

麻都不　縣官之佐也，後升爲令。

馬步　未詳何官，以達剌干升爲之。

牙署　官名。疑即牙書，石烈官也。

世燭　遥輦帳侍中之官。

敞史　官府之佐吏也。

思奴古　官與敞史相近。

徒覩古　邊徼外小國。

《世宗》、《穆宗紀》：

蹛林上音帶。　地名，即松林故地。

閘撒狘　抹里司官，亦掌宫衛之禁者。

撻馬　扈從之官。

濃兀　部分名。

葉格戲　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

《景宗》、《聖宗紀》：

飛龍使　掌馬官，亦爲導騎。

祭麃鹿神　遼國的習俗喜好射殺麃鹿，每逢去打獵時，一定要祭祀麃鹿神來祈求多捕獲一些。

林牙　主管公文書信的官員，當時稱爲學士。如果是群牧司設置的，就僅僅主管簿書。

瑟瑟禮　祈求降雨時射柳樹的禮儀，是遥輦蘇可汗制訂的。

再生禮　遼國的習俗，每十二年一次，舉行誕生的典禮，稱爲再生。祇有皇帝和太后、太子以及夷離堇能够舉行這個典禮。又名覆誕。

神速姑　宗室人名，能懂蛇語。

蒱割顊下面一個字音爲乃頂切。　公主的名字。

三剋　統領軍隊的將官，如同三帥。

詳穩　各官府監治長官。

梯里已　各部屬官，後來升爲司徒。

達剌干　縣官，後來升爲副使。

麻都不　縣官的助理，後來升爲令。

馬步　不知是什麽官職，由達剌干晋升就是馬步。

牙署　官名。可能就是牙書，是石烈官。

世燭　遥輦帳侍中之官。

敞史　官府的助理官吏。

思奴古　官職和敞史相近。

徒覩古　邊境外的小國。

《世宗紀》、《穆宗紀》：

蹛林上面一個字的讀音是帶。　地名，就是松林故地。

閘撒狘　抹里司官，也是掌管宫廷護衛官員。

撻馬　隨從官員。

濃兀　分部名。

葉格戲　宋人錢僖公家中有葉子揭格的游戲。

《景宗紀》、《聖宗紀》：

飛龍使　主管馬匹的官員，也是騎兵的嚮

導。

橫帳　德祖族屬號三父房，稱橫帳，宗室之尤貴者。

著帳　凡世官之家及諸色人，因事籍没者爲著帳户，官有著帳郎君。

杓窊印　杓窊，鷙鳥總稱，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略同。

國舅帳剋　官制有大國舅帳，此則本帳下掌兵之官。

拜奥禮　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奥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奥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禮。

拜山禮　祀木葉山之儀。

敞穩　諸帳下官。亦作常衮，蓋字音相近也。

萬役陷河冶　地名。本漢土垠縣，有銀礦。太祖募民立寨以專采煉，故名陷河冶。

合蘇衮　女直别部名，又作曷蘇館。

執手禮　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在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優遇之意。

阿札割只　官名。位在樞密使下，蓋墩官也。

四捷軍　遼以宋降者分立二部：一曰四捷軍，一曰歸聖軍。

山金司　以陰山産金，置冶采煉，故以名司；後改統軍司。

《興宗紀》：

别輦斗　地名。

虎骷下北潘切。　婆離八部人名。

解洗禮　解裝前祓，飲至之義。

獨盧金　地名。六院官屬秋冬居之。

横帳　德祖族屬號稱三父房，叫做横帳，是宗室中最尊貴的。

著帳　凡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以及其他人，因爲犯事被没籍的人就是著帳户，職官中有著帳郎君。

杓窊印　杓窊，鷙鳥總稱，用它作爲印紐，取敏捷迅速的含義。凡是調發軍馬都要使用它，與金魚符、銀牌大略相同。

國舅帳剋　官制中有大國舅帳，國舅帳克就是國舅帳下掌管軍隊的官員。

拜奥禮　凡是迎娶皇后，就在皇族中選一位尊長坐在堂屋西南角，主持婚禮，稱他爲奥姑。送皇后的人跪拜致敬，所以稱做拜奥禮。

拜山禮　祭祀木葉山的禮儀。

敞穩　各帳屬官。又寫作常衮，大概是字音相近。

萬役陷河冶　地名。原來是漢朝的土垠縣，有銀礦。太祖招募百姓建立寨栅來專營采煉，所以叫陷河冶。

合蘇衮　女真另外一支的名稱，又作曷蘇館。

執手禮　將帥有戰勝敵人的功勞，皇帝親自握手慰勞；如果將官在軍隊中，就派人代行執手禮。是優待寵遇的意思。

阿札割只　官名。職位在樞密使之下，大概就是墩官。

四捷軍　遼國用宋朝投降過來的人分别建成兩支部隊：一支叫四捷軍，一支叫歸聖軍。

山金司　因爲陰山出産金子，設置冶煉司采煉，所以用山金司作爲冶煉司的名稱；後來改作統軍司。

《興宗紀》：

别輦斗　地名。

虎骷下面一個字音是北潘切。　婆離八部人名。

解洗禮　解除行裝前祈福去災，到宗廟共同飲酒的儀式。

獨盧金　地名。六院官屬秋冬時節住在這裏。

行十二神纛禮　神纛解見前。凡大祭祀、大朝會，以十二纛列諸御前。

南撒葛栢　地名。

合只忽里　地名。

拖古烈　地名。

曷里狘　地名。

《道宗紀》：

塔里捨　地名。

撒里乃　地名。

三班院祗候　左、右班并寄班爲三班。祗候，官名。

高墩　遼《排班圖》，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

《天祚紀》：

候里吉　地名。

頭魚宴　上歲時鈎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

訛莎烈　地名。

漚里謹　地名。

懽撻新查剌　地名。

射粮軍　射，請也。

女古底　地名。

落昆髓　地名。

阿里軫斗　地名。

忽兒珊　西域大軍名。

起兒漫　地名。

虎思斡魯朵　思亦作斯，有力稱。斡魯朵，宫帳名。

葛兒罕　漠北君王稱。

志

《禮志》：

祭東　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官。

旗鼓拽剌　拽剌，官名。軍制有拽剌司；此則掌旗鼓者也。

爇節　歲時雜禮名。

行十二神纛禮　神纛的注解參見前面。凡是大祭祀、大朝會，用十二支纛排列在皇帝的位置前面。

南撒葛栢　地名。

合只忽里　地名。

拖古烈　地名。

曷里狘　地名。

《道宗紀》：

塔里捨　地名。

撒里乃　地名。

三班院祗候　左班、右班和寄班統稱爲三班。祗候，官名。

高墩　遼朝的《排班圖》，有高墩、矮墩、方墩的序列。從大丞相到阿札割只，都是墩官。

《天祚紀》：

候里吉　地名。

頭魚宴　在豐收之年釣魚，得到第一尾魚，就擺酒設宴，跟頭鵝宴一樣。

訛莎烈　地名。

漚里謹　地名。

懽撻新查剌　地名。

射粮軍　射，請求。

女古底　地名。

落昆髓　地名。

阿里軫斗　地名。

忽兒珊　西域大軍名。

起兒漫　地名。

虎思斡魯朵　思也作斯，有力量的意思。斡魯朵，宫帳名。

葛兒罕　漠北君王的稱呼。

《禮志》：

祭東　遼國習俗，凡是祭祀都面向東方，所以叫祭東。

敵烈麻都　掌管禮儀的官員。

旗鼓拽剌　拽剌，官名。建軍的制度中有拽剌司；旗鼓拽剌就是掌管旗鼓的官員。

爇節　一年四季中多種多樣的禮儀的名稱。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羖之次　大行殯出，群臣以羖羊祭于路，名曰食羖之次。

瓛祭上於琰切。　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瓛，詛敵也。

勘箭　車駕遠歸，閤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宫。

檐床　一人肩任曰檐，兩人以手共舁曰床。

攢隊　士卒攢簇，各爲隊伍。

方裀、朵殿　凡御宴，官卑，地坐殿中方墩之上；其不應升殿，則賜坐左右朵殿。

地拍　田鼠名。正旦日，上於窗間擲米團，得隻數爲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乃捏咿唲　正月朔旦也。

忡里尀　忡讀作狎，尀讀作頗。二月一日也。六月十八日宴國舅族，亦曰忡里尀。

陶里樺　上巳日，射兔之節名。

討賽咿唲　重午日也。

賽伊唲奢　日辰之好也。

捏褐耐　犬首也。

必里遲離　重九日也。

戴辣　燒甲也。

炒伍侕尀　戰名也。

卓帳　卓，立也。　帳，氈廬也。

《百官志》：

石烈辛衮　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名。

彌里馬特本　官名，後升辛衮。

麻普　即麻都不，縣官之副也，初名達剌干。

知聖旨頭子事　掌誥命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宫典兵官。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羖之次　皇帝出殯，臣僚們用黑公羊在途中祭祀，名叫食羖之次。

瓛祭上面一個字音是於琰切。　凡是出征，都要用雌麃和雄麃各一頭來祭祀叫瓛，是用來詛咒敵人的。

勘箭　皇帝從遠方回來，閤門使拿雄箭，勘箭官拿雌箭，對比勘驗相符合，然後進入宫庭。

檐床　一個人用肩挑叫檐，兩個人用手抬叫床。

攢隊　戰士聚集，各成隊伍。

方裀、朵殿　凡是皇帝設宴，官職卑下的人，衹能坐在宫殿中方墩上面；那些不該進入宫殿的人，就在左右兩旁的朵殿中賜座。

地拍　田鼠名。正月初一，皇帝從窗户中擲米團，得到單數是不吉利的，就要燒烤土地，拍打老鼠來消除災禍。

乃捏咿唲　正月初一早晨。

忡里尀　忡讀作狎，尀讀作頗。二月一日。六月十八日宴請國舅族，也叫忡里尀。

陶里樺　三月三日，射兔子的節日名。

討賽咿唲　五月初五日。

賽伊唲奢　日子時辰好。

捏褐耐　狗頭。

必里遲離　重陽日。

戴辣　炙燒盔甲。

炒伍侕尀　戰鬥名。

卓帳　卓，立。　帳，氈廬。

《百官志》：

石烈辛衮　石烈官的首領。

令穩　官名。

彌里馬特本　官名，後來升爲辛衮。

麻普　就是麻都不，縣官的副職，最初叫達剌干。

知聖旨頭子事　掌管誥命和奏事的官員。

提轄司　各宫中掌管軍事的官員。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黄皮室，皆掌精兵。

廳房 即工部。

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瓦里司之官。

先離撻覽 奚、渤海等國官名，疑即撻林字訛。

《營衛志》：

象吻 黄帝治宫室，陶蚩尤象置棟上，名曰蚩吻。

瓦里 官府名，宫帳、部族皆設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没入於此。

抹里 官府名。閘撒狘亦抹里官之一。

算斡魯朵 算，腹心拽剌也。斡魯朵，宫也。已下國阿輦至監母，皆斡魯朵名；其注語，則始置之義也。

國阿輦 收國也。

奪里本 討平也。

耶魯碗 興旺也。

蒲速碗 義與耶魯碗同。

女古 金也。

孤穩 玉也。

窩篤碗 孳息也。

阿斯 寬大也。

阿魯碗 輔佑也。

得失得本 孝也。

監母 遺留也。

《地理志》：

屬珊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户有技藝者置之帳下，名屬珊，蓋比珊瑚之寶。

永州 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間，故名永州，蓋以字從二、從水也。

鄚頡上慕各切，下胡結切。 渤海郡府名。

皮室 軍隊編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和黄皮室，都掌管精鋭部隊。

廳房 就是工部。

梅里 皇親國戚的官名。述律皇后親族中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但不清楚是什麽職位。

抹鶻 瓦里司的官吏。

先離撻覽 奚、渤海等國的官職名，可能就是撻林的筆誤。

《營衛志》：

象吻 黄帝建造宫室，用陶鑄造蚩尤像放在棟梁上，取名叫蚩吻。

瓦里 官府名，宫帳、部族都設置瓦里。凡是宗室、外戚、大臣犯罪的人，家屬被籍没後進入瓦里。

抹里 官府名。閘撒狘也是抹里官之一。

算斡魯朵 算，心腹拽剌。斡魯朵，宫殿。以下從國阿輦到監母，都是宫殿名；它的注釋詞語，就是當初設置時的涵義。

國阿輦 收取别國。

奪里本 討伐平定。

耶魯碗 興旺。

蒲速碗 意思與耶魯碗相同。

女古 金子。

孤穩 玉。

窩篤碗 滋生繁養。

阿斯 寬大。

阿魯碗 輔助。

得失得本 孝。

監母 遺留。

《地理志》：

屬珊 應天皇后跟隨太祖征討，將俘虜的人户中有技藝的安置在帳下，取名屬珊，大約是要比擬珊瑚的寶貴。

永州 該地位居潢河、土河二條河流之間，所以名叫永州，大約是因爲永字從二、從水的緣故。

鄚頡上面一個字音是慕各切，下面一個字音是胡結切。 渤海郡府名。

且慮皆平聲。　興中府縣名。

貕養上音奚。　幽州澤藪名，見《周·職方》。

菑、時　幽州浸名，出同上。

墮瑰　門名，遼有墮瑰部。

野旅寅　野謂星野，旅謂躔次；寅者，辰舍。東北之位，燕分析津之所也。

《儀衛志》：

金叉下祖叢切。　馬首飾也。

果下馬　馬名。謂果樹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實里薛袞　祭服之冠，行拜山禮則服之。

鞊韘帶上他協切，下徒協切。　武官束帶也。

捍腰　即拄腰，以鵝項、鴨頭爲之。

胡木鍪　胄名。

驏馬上音誕。　馬不施鞍轡曰驏。

白氉音餌。　以白鷺羽爲綱，又罽也。

《兵衛志》：

捉馬　拘刷馬也。

欄子軍　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候敵人動静。

弓子鋪　遼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稍爲弓，以爲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旁簽置木稍弓，以充欄楯。

《食貨志》：

云爲户　義即營運，字之訛。

《刑法志》：

鐘院　有冤者擊鐘，以達于上，猶怨鼓云。

楚古　官名。掌北面訊囚者。

表

《皇子表》：

且慮兩個字都是平聲。　興中府縣名。

貕養上面一個字的讀音是奚。　幽州水泊名，參見《周·職方》。

菑、時　幽州湖泊名，根據出自前引書。

墮瑰　門名，遼國有墮瑰部。

野旅寅　野指星野，旅指日月星辰運行的軌迹；寅是辰星所在的方位。東北的方位，是燕的分野析津的處所。

《儀衛志》：

金叉下面一個字音是祖叢切。　馬頭的飾物。

果下馬　馬名。意思是在果樹下面都可以乘坐的馬，形容它的矮小。

實里薛袞　祭祀時戴的禮帽，舉行拜山儀式時就戴上它。

鞊韘帶上面一個字音是他協切，第二個字音是徒協切。　武官的衣帶。

捍腰　就是拄腰，用鵝脖子、鴨頭做成。

胡木鍪　胄名。

驏馬上面一個字的讀音是誕。　馬不裝鞍轡叫驏。

白氉音餌。　用白鷺的羽毛做網，又叫罽。

《兵衛志》：

捉馬　收繳馬匹。

欄子軍　在先鋒前面二十多里，偵察敵人的動静。

弓子鋪　遼朝軍馬駐扎，不設置營壘塹壕，而是砍樹梢做成弓，作爲聚集的地方。還有各國使節到來時，就在路旁放置木梢弓作標志，用來充當欄杆。

《食貨志》：

云爲户　意思就是營運，字寫錯了。

《刑法志》：

鐘院　有冤枉的人敲鐘，來向皇上鳴冤，如同怨鼓。

楚古　官名。掌管北面審訊罪犯的官員。

《皇子表》：

五石烈　即五院。非是分院爲五，以五石烈爲一院也。

六爪　爪，百數也。遼有六百家奚，後爲六院，義與五院同。二院，即迭剌部析之爲二者是也。

裂麃皮　麃，牡鹿。力能分牡鹿皮。

《世表》:

莫弗紇　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

蠕蠕而宣切。　國名。

俟斤　突厥官名。

《游幸表》:

舐鹹鹿　鹿性嗜鹹，灑鹼於地以誘鹿，射之。

女瓌　虞人名。

列傳

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

忒里蹇　遼皇后之稱。

耨斡麽　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稱。麽，母稱。

乙室、拔里　國舅帳二族名。

《諸功臣傳》:

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傍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

撒刺　酒樽名。

遥輦糺　遥輦帳下軍也。其書永興宮分糺、十二行糺、黄皮室糺者，仿此。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秃里同。吐，秃字訛。

寢殿小底　官名。遼制多小底官，餘不注。

雜丁黄　禮，男幼爲黄，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五石烈　就是五院。不是將院分爲五個，而是把五石烈作爲一個院。

六爪　爪，百位數。遼國有六百家奚，後來成爲六院，含義和五院相同。二院，就是由迭剌部分成的兩個院。

裂麃皮　麃，雄鹿。力量能够扒下雄鹿的皮。

《世表》:

莫弗紇　各部族酋長的稱謂，又叫莫弗賀。

蠕蠕而宣切。　國名。

俟斤　突厥的官名。

《游幸表》:

舐鹹鹿　鹿的性情喜歡鹹味，將鹼灑在地上來引誘鹿，用箭射它。

女瓌　虞人的名字。

可敦　突厥皇后的稱謂。

忒里蹇　遼朝皇后的稱謂。

耨斡麽　麽，也寫作改。耨斡，后土的稱謂。麽，母親的稱謂。

乙室、拔里　國舅帳中兩個部族的名稱。

《諸功臣傳》:

龍錫金佩　太祖的堂兄鐸骨札因爲自己帳篷下有蛇鳴叫，命令懂蛇語的神速姑解釋它的話，知道蛇説洞旁樹中有金子，就前去覓取，果然得到了金子，用這些金子製成衣帶，取名爲龍錫金。

撒刺　酒樽名。

遥輦糺　遥輦帳下的部隊。該書中永興宮分糺、十二行糺、黄皮室糺，依仿此例。

吐里　官名。和奚六部秃里一樣。吐，秃的錯别字。

寢殿小底　官名。遼國官制中小底官較多，其餘的不作注解。

雜丁黄　按照禮法，男子年幼叫黄，四歲叫小，十六歲叫中，二十一歲叫丁。軍隊中幼弱混雜，用來迷惑敵人。

遥輦剋　遥輦帳下掌兵官。

柢枑　官衛門外行馬也。

榾柮犀　千歲蛇角，又爲篤訥犀。

珠二琲下蒲昧切。　珠五百枚爲琲。

題里司徒　題里，官府名。

座中上阝矣栗切。　地名。

堂印　博之采名。

臨庫　以帛爲通曆，具一庫之物，盡數籍之，曰臨庫。

堂帖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旨，出給告敕。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録》。

夷離堇畫者　畫者，人名，爲夷離堇官。

虎斯　有力稱。《紀》言"虎思"，義同。

遥輦剋　遥輦帳下主管軍事的官員。

柢枑　宫衛門外的行馬。

榾柮犀　千年蛇角，又寫作篤訥犀。

珠二琲下面一個字音是蒲昧切。　珍珠五百枚爲一琲。

題里司徒　題里，官府名。

座中上面一個字音是阝矣栗切。　地名。

堂印　賭博的彩頭名稱。

臨庫　用帛做成通連的登記簿，開具全庫貨物，盡數登録，就叫臨庫。

堂帖　遼國的制度，凡是任命宰相，都要傳送頭子堂帖權差，等到再次領取聖旨，纔發給任命文書。因此官吏中有知頭子事。這制度見於《陰山雜録》的記載。

夷離堇畫者　畫者，人名，擔任夷離堇官。

虎斯　有力量的意思。《紀》中所謂"虎思"，意思相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辽史　第二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页数＝９１９
ＳＳ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下载地址＝
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４／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４／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９１９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５３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２－Ｘ　／　Ｋ２０４．１／Ｚ１５９
【原书定价】　１９２．００（全二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辽代　纪传体　辽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辽史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